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亚森·罗平探索全集(6)

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



## 亚森·罗平自序

我想在此指出，对过去我的传记作者所写的我的冒险故事，我予以适当重视并证明其描写符合事实，但对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方式却持有某种保留。

一次真实的冒险活动可以有上百种叙述方式，以适应读者的口味。也许最佳的方式不是把我置于最有利的方面，最突出最前面的位置。我的传记作者不但忽略了我生平的许多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我受到局势的控制，被敌人所伤害或被权力当局可敬的官员粗暴对待——而且通过不违背事实的编排、缩小或夸大或展开，把这些事件整理得那么妥贴，使我有时感到有点言过其实，有些尴尬。

这种叙述方式我并不赞成。不知是谁说过：“应当了解并喜爱自己的局限。”我了解自己的局限，甚至在感觉到这些局限时感到满意，因为我讨厌一切超凡、异常、过分和不相称的东西。我满足于自己的现状：超出现状，就变得让人难以置信，变得荒唐可笑。我的一个弱点就是害怕变得荒唐可笑。

无疑，我落入了这种境地——这就是撰写这篇简短序言的主要原因——因为公众看到的我总是处于一种不变的，予人以刺激的风流情种的处境。的确，我不否认我敏感多情，随时可能一见倾心。我也不否认，女人对我，一般而言，总是殷勤而且充满同情。我有一些得意的回忆，我曾使一些女人爱我爱得发昏。换了别人，一定会自豪地加以利用。但要让我因此扮演唐璜或不可抗拒的色鬼角色，这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受过粗暴的对待。人家更喜欢一些可鄙的情敌，而不喜欢我。我也受过耻辱，被人背叛过。要是想使我的形象显得十分真实，那就应当记下这些不可理解的失败。

这就是我希望本篇冒险故事采用这种叙述方式的理由。但愿它秉笔直书，不隐讳粉饰。我并不总是令人厌烦地正确无误。我的爱情不会损害我的理性。我的魅力奇怪地遭到挫折。这一切也许会使我得到一些人的宽容。他们对过分描述我的优点和成功感到恼火并非没有道理。

最后还有一句话要说。我二十岁时曾热恋约瑟芬·巴尔莎摩，她自称是十八世纪著名骗子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的女儿，声称自己拥有永葆青春的秘诀。这位女人在本故事中没有出场。她没有出场的理由，读者自己会完全理解。但另一方面，又怎能不把她的名字和本故事的标题串接起来呢？因为她的形象给本故事投上了如此悲惨的阴影，使本故事中的爱情夹杂着如此深重的仇恨，报复笼罩着如此浓厚的黑暗。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第6卷：  
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复仇记

## 第一部 两部悲剧中的第二部

### 一 跟踪交战的线索

当寒冷的空气中充满已经暖人的阳光时，一月份那些上午便成了最让人焕发活力的时刻。在冬天的寒冷中，人们开始预感到春天的气息。下午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年的青春时期使我们变得年轻。这天上午十一点钟，亚森·罗平在大马路上闲逛时显然就有这种感觉。

他步子轻快地前行，踮起脚尖，昂首挺胸，好像是在做体操。的确，他左脚前进一步，肺部就深呼吸一次，似乎在增加那已引人注目的胸廓的容量。

他的头部稍向后仰，腰部向内收缩，没有穿外套，身上披着一件盛夏穿的灰衣，臂下挟着一顶软帽。

他的脸似乎在对过路的人，尤其是漂亮妇女微笑。从脸上看，这位男士即使没有五十，也离五十不远了。但是从背后或远处看，他步履矫健，身材单瘦，非常时髦，有权对任何估计他的年龄超过二十五岁的人提出抗议。

“还不止呢！”他对镜观看自己优雅的体形时说，“还不止呢！有多少年轻人羡慕我呀！”

无论如何，他那有能力和自信的神气，以及平衡的肌体，健康的心理，还有胃口好，肠胃功能健全，良心无可指责这三件得意的事，确实引人羡慕。一个人有了这些条件，就能够昂首挺胸，勇往直前了。

我们还要指出，他的皮夹装满了钱，在他放手枪的口袋里有不同银行不同姓名的四本支票簿；而且，几乎在法国各地，在可靠的藏物处，如河床、无人知道的洞穴、无法攀登的峭壁窟窿，他都藏有一块块金砖和一袋袋宝石。

各个社会阶层对他的信任，我们就不提了。他以不同的名字在这些阶层出现。有时叫拉乌尔·当德·莱齐，有时叫拉乌尔·达皮尼亚克，有时叫拉乌尔·德内里斯，有时称为拉乌尔·达韦尔尼，姓都是外省小贵族那种极平常的姓氏，名却都是拉乌尔。这时他正好经过外省银行门前，他要在这银行兑付一张由拉乌尔·达韦尔尼支取的巨额支票，就走了进去，办完手续，接着走下银行地下室，在登记簿上签了名，就到自己的保险箱去取一些文件。

当他在挑选需要的文件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位服丧的先生，样子像外省从前的老派公证人。这人从邻近的保险箱里取出几包捆得很好的东西，剪断小绳子，逐一数着一扎扎用大头针别起来的钞票。每扎都是十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这人近视得很利害，不时不安地向周围望望，但没有觉察亚森·罗平能够看见他的一举一动。他继续数着，直到把八十或九十扎钞票，也就是说八十或九十万法郎放进皮包里为止。

亚森·罗平一边跟着他数着，一边想道：“这位可敬的吃利息的家伙会是个什么角色呢？是银行的收帐员？国库的主计官？难道不更像是一个‘贪污公款’的无耻之徒？我憎恶这样的人……挖国家的墙角……多么卑鄙！”

那人做完事，用一条带子仔细地把皮包捆起来。

接着他上楼走了。

亚森·罗平跟在他后面走。因为最无可指责的良心也不能阻止你跟踪一个携带着一百万现款的人。这样大的数目有一股气味吸引嗅觉灵敏的猎狗。亚森·罗平就是这样一只猎狗，具有永远不会出错的嗅觉。就这样，他出发

追踪猎物，样子也许并不招摇，因为不能引人注目，但还是快乐得微微颤抖。再说，他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没有半点私下的盘算。对一个良心无可指责，手上有大量财富的人，一沓钞票算得了什么？

那人走进勒阿弗尔街的一家糕饼店，带着一包糕点走了出来，然后朝圣拉札尔火车站走去。

“见鬼！”亚森·罗平心想，“难道他要去乘火车，把我带到什么鬼地方去？”

那人登上火车。亚森·罗平虽然感到不满，但也登上火车。在那挤满旅客的车厢里，他们一起在圣日耳曼线上行进。那人把皮包紧紧抱在胸前，像母亲抱着孩子似的。

过了夏图小城后，那人在维齐纳站下车。亚森·罗平感到高兴，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维齐纳这个地方，或者说维齐纳这一区，离巴黎有十二公里，被塞纳河的一个河湾环绕，在建筑布局上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只好围着一个在树木下沉睡的湖泊发展。宽阔的林荫大道坐落着一座座花园和华丽的别墅。这天上午，树枝上残留的夜露，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地面坚实，步声响亮。像这样走着，除了关心别人的财产，再不要操心别的事儿，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儿！

在一个较为狭小和隐蔽的池塘畔，坐落着一栋栋漂亮的房屋。池塘岸上便是属于这些别墅主人的产业。房屋外围，是一条林荫大道。

走过玫瑰园别墅和桔园别墅之后，那人走到一所被称为铁线莲别墅的房子去敲门。

亚森·罗平继续前行，但闪到一边，以免受人注意。房门打开了，两个少女欢快地奔出来：

“叔叔，你迟到了！午饭已准备好。你带了什么好东西给我们？”

亚森·罗平觉得愉快。带来糕点的叔叔受到的热烈欢迎，两个侄女奔放的感情，房子低矮过时的外形，这一切都引起很大的好感。深入这美满和睦的家庭，置身于这温馨的氛围，真令人愉快。

从这房子走过去五百米，就是大湖。那里景色优美。一座木桥连接着湖上的小岛。岛上有一家极好的饭馆。亚森·罗平很欣赏这里的菜肴。饱餐一顿后，他沿湖面行，一边欣赏大路外侧一些漂亮的别墅。这些别墅大部分在冬季关闭。

其中有一栋吸引了他的注意，不仅是因为它有一个布置得很好的花园，惹人喜爱，而且因为铁栏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明净居待售。要求看房者可与本处联系；欲了解情况者请去铁线莲别墅。”

铁线莲别墅！这正是“叔叔”午餐的地方！的确，命运在捉弄人。确实，叫人怎么可能不把那装钱的皮包和明净居放在一起联想呢？

入口的栅门一边有一座小屋。园丁住在右面小屋。亚森·罗平上前去按铃。立即就有人带他去看房子。亚森·罗平马上就喜欢上了。这座房子实在可爱，虽然有点破旧，甚至某些地方倾塌了，但布局恰当，容易修复！

“正是这样的房子……我需要的正是这种房子。”他想，“我一直想在巴黎附近找一个落脚点，经常安静地过过周末！我要的正是这样一所房子！”

再说，多么出奇的事！多么意外的收获！命运一方面为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住宅，另一方面又给他提供了不掏腰包获取这房子的办法。那个皮包不

就可以提供购房的资金么？一切安排得多么好！

五分钟后，亚森·罗平让人递进他的名片。于是拉乌尔·达韦尔尼先生就被引进屋见到了菲利浦·加维雷先生。两个漂亮的少女也在楼下的客厅兼书屋里。她们的叔叔把她们介绍给来客。

加维雷一直挟着用带子捆着的皮包。他肯定进午餐时也没有解开身上的重负。

亚森·罗平阐述来访的目的：打算购买明净居。菲利浦·加维雷提出了条件。

亚森·罗平思索了一会儿。他看看两姐妹。这时有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和她们呆在一起。三个人都在笑。他正在追求那位姐姐，而且被她接受为未婚夫。亚森·罗平感到尴尬。他一直有些顾虑，自问廉价购买房子的计划会在什么程度上损害两姐妹的利益。

最后，亚森·罗平要求允许他过四十八小时再作决定。

“同意，”加维雷回答。“但您最好和我的公证人商洽，因为我一会儿就要动身到南部去。”

加维雷解释说，他丧偶已八个月，儿子刚在尼斯结婚，他要去看儿子，和新成立的小家庭一起住几个月。

“再说，我并不住在这里。这是我侄女的家。喏，旁边那栋桔园别墅才是我的。我们两家的花园是联在一起的。我家的房子讨人喜欢，但您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关闭着，百叶窗都关紧了。”

亚森·罗平还逗留了一个小时，和两个少女聊天，开玩笑，给她们讲述许多冒险经历和故事，听得她们开心极了。但他一边讲，一边用眼梢观察加维雷。

大家在铁线莲别墅和桔园别墅的花园中散步。菲利浦·加维雷挟着皮包，对他的仆役作了些吩咐。这仆人把箱子和袋子装在货车上后，就先到里昂火车站去。

“叔叔，你带着皮包走么？”侄女中的一个问。

“当然不带走。”加维雷说，“这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商业文件。我从巴黎带来。带回家去整理。”

的确，他走入自己的房子。二十分钟后他走出来，再也没有挟着皮包，口袋也不鼓，看不出他身上带着那些钞票。

亚森·罗平心想：“他把钞票藏在屋里了。他大概认为收藏的地方可靠。可以肯定，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在清算妻子的遗产上做了手脚。对待这类人不必客气。”

亚森·罗平把他拉到一边，说：

“先生，我想好了，买房子。”

“很好。”加维雷说，同时把他的别墅钥匙交给两个侄女。

两人一起动身走了。加维雷绝对没有带皮包。

两星期后，亚森·罗平签了一张支票。这不过是给房主的预付款，藏在桔园别墅的钞票超过明净居的价钱好几倍。完全可以从那里支出。但他甚至并不急于进行必须的搜查，因为他认为那钞票的主人如此放心的地方，肯定是极为稳当的。藏东西的地方的性质，就是不让人知道藏在那里的财富。可是亚森·罗平却知道。

不管怎样，他得寻找一位建筑师来修理明净居。出于偶然的机会有找到

了。有一天，他接到一位医生的信。这位医生曾帮过他的忙，了解他的真实身分，一直知道他的身分变化和地址。这位德拉特勒医生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朋友：

要是您能关照年轻的费利西安·夏尔，我将非常高兴。这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很有才能。我对他很关心.....

亚森·罗平把这位年轻人请来。这人显得腼腆、持重，很想讨人喜欢但又不知如何做到。此外，他长得相当漂亮，约二十七八岁，聪明而且有艺术鉴赏力。他很清楚对他要求的一切，甚至提出对这住宅进行装修，并把花园布置好。他将居住在左面那个小屋里。

几个月过去了。

亚森·罗平只来过三四次。他把费利西安·夏尔介绍给两姐妹认识，通过这位建筑师了解她们家发生的事。再说他本人乐于上她们家串门。做姐姐的由于患严重的支气管炎，推迟了婚期。

婚礼最后定在七月九日举行。加维雷叔叔将来参加。亚森·罗平正在荷兰旅行，便决定赶在那叔叔归来前八天回来，以便窃取那些钞票。

他的计划很简单。他注意到，在两堵院墙之间有一条走道，一直通到池塘，从走道尽头可以把邻居的小艇拉过来。通过这个办法，他可以在晚上进入桔园别墅的花园，再从那里进入别墅。

把一捆捆钞票拿出来后，他将照原来的外形，包上一包东西留在原处。毫无疑问，菲利浦·加维雷打算在两个侄女家中过一天，不会住在桔园别墅，因此只会满足于看到那包钞票放在原处，原封未动，而不会去检查其内容。因此，失窃之事要到十月初才会被发现。

但当亚森·罗平一天早上乘着汽车到达时，一场情节十分悲惨的惨剧，前一天在平静的池塘畔发生了。

## 二 残杀

首先应当说明，悲剧是在十二小时里发生的。而在此之前在铁线莲别墅举行的午餐，为命运如此逼近威胁的两个少女和两个青年却轻松愉快，无忧无虑，亲密友好，情致温柔。即将来临的风雨没有半点预兆，犹如晴空霹雳，那些惊慌失措的遭难者心里没有任何预感。

这些人又说又笑，快乐地谈论他们即将付诸实行的计划，以及翌日和下周的计划。自从双亲在七八年前去世后，两个少女一直住在铁线莲别墅中，由看着她们出生的家庭教师阿梅利老太太和她丈夫——仆人爱德华照看和抚养。

两姐妹中的老大伊丽莎白是一个身材高大、金色头发的少女，脸色像大病初愈的病人，有点过于苍白，脸上常挂着天真迷人的微笑。对她的未婚夫热罗姆·埃勒玛笑得尤其动人。热罗姆是一个漂亮的健壮男子，表情坦率，目前还没有工作，丧失双亲后仍住在母亲从前居住的小房子里。房子在维齐纳居民点，靠近巴黎国家公路。在成为伊丽莎白的未婚夫之前，他已是她的朋友。在妹妹罗朗年纪很小时他就与她玩熟了，和她亲密随便。他经常在铁线莲别墅吃饭。

比姐姐年轻很多的罗朗表情更丰富，长得更美，特别具有一种更动人更神秘的魅力。大概，另一个青年男子费利西安·夏尔就是受她吸引而来的。这青年不断偷眼观察她，好像不敢过于正面看她。他是否爱上了她？罗朗也说不准。他是那种令人失望的人，表面不动声色，其实城府很深，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从不表露出来。

吃完饭，四人一起进入书房。那是一个宽敞的房间，但由于家具、小玩意和书籍布置得当而显得亲切。一扇很大的英国式窗子朝别墅和池塘之间的狭长草坪打开。塘水平静，没有一点涟漪，倒映出茂盛的树木。树木下垂的枝条与水中的枝影相连。人们弯下身来就可以在右边六十米处看见另一座房子，那就是菲力浦叔叔居住的桔园别墅。一道很矮的篱笆标志着两个花园的界限，但是那一长条草坪却沿着池塘不断地伸延。

伊丽莎白和罗朗这时手牵着手。两人似乎亲密无间。特别是罗朗，显得十分愿意对姐姐尽心尽力，而且还对她的情况十分担心。伊丽莎白病后的健康状况还需要当心。

罗朗让姐姐和她的未婚夫呆在一起，自己坐到钢琴边上，并把费里西安·夏尔唤到身旁。但这人起先却想溜掉。

“小姐，请原谅，今天我们午餐吃得较晚，而我每天要按时开始工作。”

“您的工作让您没有一点儿自由了么？”

“正是因为我有自由，才应该按时。尤其是达韦尔尼先生明天一大早就到了。他今宵乘汽车来。”

“再见到他多幸运啊！”罗朗说，“他是多么讨人喜欢，多么有趣！”

“您理解我很想使他满意。”

“还是坐一坐吧……只要一会儿功夫……”

他服从了，但沉默无言。

“对我说话呀。”罗朗说。

“我应当说还是听您说？”

“两者都要。”

“我只能在您不弹琴时才能跟您讲话。”

朗朗不作回答，只是弹出几个使人认为是吐露爱情的甜美、放松的乐句。她是否试图使他知道某种秘密，或者想强使他吐露感情和激动起来？可是他沉默不语。

“您走吧。”她命令道。

“让我走……为什么？”

“我们今天谈够了。”少女开玩笑地说。

他感到惊愕，犹豫起来，既然她再次下了令，他就走了。

朗朗微微耸耸肩，继续弹琴，同时观察着伊丽莎白和热罗姆。这对男女紧靠在一起，坐在长沙发上低声谈话，彼此注视。琴声抚慰着他们，使他们更加亲近。这样二十分钟过去了。

最后伊丽莎白站起来，说道：

“热罗姆，我们每天兜风的时间到了。在水上划船，在那些枝叶间穿行，多么惬意。”

“伊丽莎白，这样做谨慎么？您还没有完全康复哩。”

“康复了，康复了！这是一种休息，它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

“可是……”

“亲爱的热罗姆，就这样吧。我去找小艇，把它拉到草坪前。热罗姆，您在这里等着。”

她上楼进入她的房间，像平时一样，打开写字台，按照习惯，在日记本上写了几行字。这几行字就成了她的遗言。

热罗姆似乎有点心不在焉，心事重重。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想错了。我再问，他还是同样地回答，只是态度更含糊些。

“伊丽莎白，我没什么。我还有什么更大的想头呢？既然我们就要结婚，我做了快一年的梦即将实现。只是……”

“只是什么？”

“我有时为前途担心。您知道我并不富有，而且快三十岁了，我还没有工作。”

我把手放在他嘴上，笑着对他说：

“我有钱……当然，我们不能乱花……但为什么您还不满足呢？”

“伊丽莎白，我只是为您着想。对我自己，我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需要。”

“热罗姆，我也没什么需要！”我笑着对他说，“我用不着什么就会满足，只要幸福就够了。我们不是同意在这里简朴地生活下去，直到好心的仙女给我们带来应得的财富么？……”

“啊！我可不相信什么财富！”他说。

“热罗姆，您怎么不相信？我们的财富的确存在……您记得我曾对您说过……我们的父母有一位老朋友，是一位远房的表亲，虽然多年没有见面，也没有消息，但他很爱我们……多少次我的老家庭教师阿梅利对我说：‘伊丽莎白小姐，您将来会很富有。您的老表亲乔治·杜格里瓦尔一定会把他的全部财产留给您。是的，留给您伊丽莎白，据说他现在已生病。’热罗姆，您看……”

热罗姆低声说：

“钱财……钱财……算啦。我想要的是工作。伊丽莎白，我想为您做到的，是一个使您幸福的丈夫……”

他没有再说下去。我只是微笑着。热罗姆……我亲爱的热罗姆，当人们像我们那样相爱时，会想到将来么？

每天的知心话写完了，伊丽莎白便搁下笔，开始打扮，扑粉，用一点儿胭脂擦红她的脸，检查她得自母亲而且从未离身的漂亮珍珠项链是否扣牢，然后下楼走到菲力浦叔叔家的花园和旁边系着小艇的三级木阶。

热罗姆在伊丽莎白走后一直坐在长沙发上没有动。他不留意地听着罗朗的即兴弹奏。

罗朗停下来对他说：

“热罗姆，我很高兴。您呢？”

“我也一样。”他说。

“可不是吗？伊丽莎白真是好极了！要是您知道您未来的妻子是多么善良和高贵就好了！热罗姆，您会认识这一切的。”

她重新转向键盘，用力弹奏一首表现非凡幸福的胜利进行曲。

但她突然又停下来。

“有人呼喊……热罗姆，您听见么？”

他们两人留心静听。

从外面，从安静的草坪，从宁静的水塘，传来一片沉寂。肯定是罗朗听错了。她又全力弹奏起那胜利和欢乐的和音。

接着，她突然抬起身子来。

有人呼喊，她可以肯定。

“伊丽莎白……”她结结巴巴地说，同时向窗口冲去。

她哽塞地大声说：

“救命！”

热罗姆这时已在她身旁。

他弯下身子，看到池塘岸边木阶上有一个人似乎扼住伊丽莎白的喉咙。她横躺着，两腿浸在水中。热罗姆也惊骇地大叫起来，跳起来赶上在草坪上奔跑的罗朗。

那人转过头来看见他们，立即放了手上的受害者，拾起一件东西，从桔园别墅的花园逃掉。

这时热罗姆改变了主意。他走到隔壁房间，取下一支短枪，来到俯瞰花园的草坪上。由于两位少女经常练习射击，他也学会了使用。

那人在逃跑，到了房子前面，显然想跑到桔园别墅的菜园里。那里有一个直接通向环形大道的出口。

热罗姆端起短枪瞄准。一声枪响：那人头往下一栽，滚到一丛花叶之中，跳了几跳后，便动也不动了。热罗姆急忙冲向前。

“她还活着么？”他走到跪在地上紧抱着姐姐的罗朗身旁，大声问。

“心脏不跳了。”罗朗哭着说。

“不可能！让我们瞧瞧……我们可以把她救活的……”热罗姆惊骇地说。

他向那动也不动的躯体扑去，但甚至还没看出她是否活着，他就目光惊恐地结结巴巴道：

“啊！她的项链……不在了……那人扼住她的喉咙把她的珍珠项链拿走了……啊！多可怕！……她已经死了……”

他像疯子一般跑起来。老仆爱德华跟随着他。罗朗和女教师阿梅利留在死者的身旁。热罗姆发现那人俯卧在花丛中。子弹从他的肩胛之间打进去，大概击中了心脏。

在爱德华的协助下，热罗姆把那人翻过来。这人约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穿得破旧，戴着一顶肮脏的鸭舌帽，苍白的脸上蓄着一圈散乱的灰胡子。

热罗姆搜查了这人的身体。肮脏的皮夹子里有几张纸，其中有两张上面用手写着：巴泰勒米。

在这人外套的一个口袋里，仆人搜出了从伊丽莎白身上抢走的那串用精美大珍珠穿成的项链。

两座别墅周围的近邻听到了呼喊和枪响，立即跑来打听消息，有的从墙头观望，有的打开栅门，敲响铁线莲别墅的门铃。有人打电话到夏图警察局和宪兵队报警。人们组织起来维持秩序，赶开擅自闯入的人，进行初步侦察。

热罗姆倒在死去的未婚妻身旁，两只紧攥的拳头捂着眼睛。当人们把伊丽莎白抬回室内时，他也不动。罗朗派人去叫他，他也不愿回来。罗朗这时打起精神，克服痛苦，替伊丽莎白穿上新娘的衣服。热罗姆不愿来，不愿让所爱的人在他心里留下一个与过去那光艳照人的形象完全不同的、损毁的、没有那么美丽的形象。

费利西安·夏尔得知发生了悲剧后，来到铁线莲别墅，但罗朗没有接见他。夏尔试图使热罗姆不完全沉溺于悲痛，决心让他参加调查，把他带到躺在一个担架上的凶手的尸体前，问他是否见过此人，并询问他悲剧发生的经过。但什么都不能使热罗姆感兴趣，也不能使他振作精神。

最后，警察向他提出一连串问题，使他精疲力竭，他躲进书房，再也不出来了。他最后一次看见伊丽莎白，就是在这书房中。

晚上，罗朗仍留在姐姐住的房间里。热罗姆让仆人爱德华送了些食物来，胡乱吃了。接着他疲乏不堪地睡着了。过了一些时候，他走到花园里，在月光下散步，接着躺在草坪上，在花丛和湿草中睡着了。

由于天上下起了雨，他便进屋来，在楼梯脚遇见了罗朗。她身体摇晃，心情绝望，正走下楼梯。两人沉默无言地握握手。对他们来说，似乎除了痛苦，什么都不存在了。大约凌晨一点钟，他离开了别墅。

罗朗上楼来到伊丽莎白的房间，在女教师陪伴下继续守灵。蜡烛不断地滴落。池塘吹来的冷风使烛焰摇晃不定。

雨下得相当大。后来太阳在浅蓝色的天空升起。空中还有几颗星星闪烁。几小朵云彩在太阳初露的光芒下逐渐变为金黄色。

就在这时候，在通往夏图的一条横道上，一个划船人发现热罗姆半晕倒在一个斜坡背面，全身被雨打湿，不断地呻吟，颈上染有血迹。

不久，在另一条因为天色尚早还没有行人的路上，一个送牛奶的人发现了一个胸部挨了一刀的受伤者。这是一个年轻人，得体地穿着黑色天鹅绒的裤子和同样颜色的上衣，打着起白点的大花结领带。他身材高大强健。样子像艺术家。

这人的伤势比热罗姆严重，已不能动弹，但还有微弱呼吸，心跳很弱。

### 三 拉乌尔参与破案

在平时宁静的维齐纳，这天早上人来人往，武装警察、便衣侦探、穿制服的警察纷纷赶来。汽车隆隆奔驰，交通阻塞，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到处奔跑。人们相互打听，最奇怪最矛盾的消息不径而走。

唯一安静的地方是铁线莲别墅的花园和房子。这里作了严格规定：除了警察，任何人不得入内。看热闹的人和新闻记者都被挡在门外。大家尊重死者 and 罗朗的悲伤，都低声说话。

有人把热罗姆受伤的消息告诉了罗朗。她嚎啕大哭说：

“我可怜的姐姐……可怜的伊丽莎白……”

她吩咐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去治疗。另一个受伤者也送到了同一家医院。扼死伊丽莎白的凶手巴泰勒米的尸体也放在车库里，等着人们把它运到公墓的停尸间。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预审法官鲁塞兰坐在花园里一把舒服的椅子上，挨着检察官，一边抵抗瞌睡，一边听古索探长仔细分析维齐纳这四重惨案的案情。

鲁塞兰身材矮小，大腹便便，腰粗腿圆。当然他有时消化不良。他在外省当预审法官已有十五年，懒懒散散过日子，毫无雄心壮志。他喜欢钓鱼，迷上了这个地方，想尽方法留了下来。不幸的是，最近在侦破奥尔莎克城堡发生的案件中，他表现得极为聪明，有洞察力，引起上面注意，尽管他极不情愿，还是被调到巴黎工作。他穿着一件黑色羊驼毛织的外套，一条皱皱巴巴的灰布裤子，这副打扮表明他对衣着全不在乎。尽管外表如此，他却是一个聪明灵敏的人，行动十分独立自主，甚至经常有点别出心裁。

至于古索探长，他是名气大于实绩。他大声作结论，声音惊醒了鲁塞兰：

“总的看来，加维雷小姐是在弯腰拉小艇时受到袭击的。袭击非常猛烈，把伸入水中的三级木阶都踩断了。的确，应当注意到加维雷小姐腰部上都浸了水。这之后，他们在岸边搏斗。凶手抢走珍珠项链后，逃跑了。凶手的双腿也浸湿了。凶手的尸体摆在车库里，医生已作过检查。除了巴泰勒米这个名字外，无法知道其他情况。这人的面貌和穿着像一个流浪汉，是抢劫杀人。我们所知的仅此而已。”

古索探长吸了口气，像一个表达自由流畅的人那样得意地说：

“现在谈谈其他两个人。热罗姆先生一枪把凶手打死了，否则那人大概就逃掉了。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这一点。至于其他，热罗姆在病床上在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对我说的话，全都含糊不清。首先，他不认识杀他未婚妻的凶手。其次，他也不认识夜间袭击他的人，并且不知道他为什么受害。还有，对第二个受伤者的身分我们一无所知。他是怎样受的伤也不清楚。我们最多能推测的是，两个受伤者受到了同一个人的袭击。”

有人打断探长的话说：

“探长先生，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那晚不是三个人——即一个袭击者和两个受害者——的悲剧，而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悲剧。热罗姆受到那人的袭击，但在自卫时也把那人打伤了，那人受伤后还跑了三四百米远，直至摔在地上。”

大家饶有兴趣地听了这位先生十分引人注意的推测，十分诧异地看着他。这人是谁？大家得知他是从铁线莲别墅出来的，而且听了古索探长作的

结论。但他有什么权利闯进来并且插嘴呢？

探长见有人另提出一种推测，很不高兴，便问道：

“您是谁？先生。”

“拉乌尔·达韦尔尼。我的房子离这不远，正对着湖。我离开巴黎几个星期了，今早才回来。这里发生的事，我是从住在我家为我装修别墅的年轻建筑师那里得知的。费里西安·夏尔是两位加维雷小姐的朋友，昨天还跟她们一起进午餐。一个钟头前，我陪他去探望罗朗小姐，顺便就到花园里走走，听到了探长先生高明的推测。那一番话显出您是侦探大师。”

拉乌尔·达韦尔尼脸上浮出难以形容的微笑，带着某种嘲讽的意味，除了古索探长，别的人都会觉得受到了嘲弄。但古索探长自视甚高，确信自己才华横溢，也就感觉不到这一点。他对最后的恭维十分满意，弯弯腰，对那讨人喜欢的业余侦探取代自己作出推测也就不以为忤。

“先生，我也作过这种推测，”古索探长微笑说，“我甚至问了热罗姆·埃勒玛。他的回答是：‘我用什么武器去伤他呢？我并没有武器在身。我只是用拳脚自卫。’

“‘我用拳头击敌人的脸。我虽已受伤，还是把敌人打跑了。’埃勒玛是这样对我说的。先生，这种回答不容置疑，可不是么？但我检查第二个受伤者时，看到他脸上或其他地方都没有被打的痕迹。这样……”

这时轮到拉乌尔·达韦尔尼欠身了：

“说得十分有理。”

但预审法官鲁塞兰先生却对拉乌尔有了好感，问道：

“先生，您没有别的看法向我们提么？”

“噢！没什么大不了的看法。我怕过分……”

“说罢，说罢……我请您说。我们面临的这个案件看来错综复杂，哪怕前进一小步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听您说……”

拉乌尔·达韦尔尼说：“那好，伊丽莎白·加维雷遭袭击时正在水中，这是无可争议的，对么？这是因为木阶坍塌的缘故。我插查了木阶，它们是由插入水塘深处的两根相当坚实的木桩支撑着的。这些木桩一受力就倒了，是因为它们不久前都被锯断了四分之三。”

这番话一出，立即引起一阵低微的悲叹。罗朗靠在费里西安·夏尔手臂上走出了书房。她身体摇摇晃晃地站着，听着达韦尔尼说话。

“这可能么？”她结结巴巴说。

古索探长急跑到木阶前，拾起达韦尔尼捞起放在岸上的木桩之一，带回来：

“一点不错。锯痕很清晰，很新。”

“一星期来，我姐姐每天同一时间去拉小艇。这么说，那凶手知道这一点？他事先作好了准备？”罗朗说。

拉乌尔·达韦尔尼摇摇头。

“小姐，我认为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凶手不需要为抢她的项链而把她推到水中。只要突然袭击，在岸边搏斗两三秒钟……然后逃掉……就够了。”

预审法官十分感兴趣，说：

“那么，按您的看法，这可怕的陷阱可能是另一个人设的？”

“我认为是这样。”

“这人是谁？为什么设这陷阱？”

“那我不知道。”

鲁塞兰先生微微笑道：

“事情变复杂了。可能有两个凶手：一个有犯罪意图，一个有犯罪事实。后者只是利用了一个机会。不过，他是从哪里进入别墅的？藏在哪儿？”

“就是那里。”拉乌尔指着菲力浦·加维雷叔叔的桔园别墅。

“在那别墅？不可能，您看看：楼底下所有的窗和门都是关闭的，而且配备着关得很紧的护窗板。”

拉乌尔漫不经心地回答：

“全都配备着关得很紧的护窗板，但并未全都关好了。”

“这话怎么说？”

“最右边的那个落地窗并没有关好。两扇窗子肯定从里面打开的，并靠在一起。探长先生，您去看看。”

“但那人是怎样进入别墅的呢？”鲁塞兰问。

“大概是通过朝向外环大道的正门进来的。”

“这样看来，这人有配制的钥匙。”

“大概是的。”

“他选择这个地点来盯住加维雷小姐并袭击她，真是奇怪。”

“预审法官先生，这只是我对此事的想法。最好是等加维雷先生到来。罗朗小姐昨天已发电报通知他了。他会从夏纳回来。他在儿子那儿度假。小姐，可不是么，大家一直在等他。”

“他应当已经到了。”罗朗肯定地说。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达韦尔尼的话使所有听者信服。他所说的一切似乎是真实的，虽然有些矛盾，有些似乎不可能，但大家都当作事实来接受。

古索探长站在桔园别墅前观察那个落地窗。的确，它没有关闭。几个司法官员低声地讨论。罗朗轻轻地哭泣。费里西安时而看看她，时而看看达韦尔尼。

最后，达韦尔尼说：

“预审法官先生，您刚才说过，案情错综复杂。的确异乎寻常地复杂。换了别的类似的情况，我会怀疑自己看见的和理解的东西，会倾向于简化，因为现实往往归并为几条线索。在生活中，没有这样同时发生几个事件的复杂情况。这种现象难以存在。命运不会乐于几个戏剧性的情节集中在一起。在十二小时中，发生了埋伏、溺水、扼杀、抢劫、死亡等一系列事件，接着又发生了两起埋伏，两起可能，应该导致另外两人死亡的埋伏！这一切显得茫无头绪、愚蠢、荒谬、不合情理。不，这确实太……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想，在这一团乱麻中是否可以找到头绪，理清线索，把一些事实分到右边，把另一些分到左边……简而言之，我想这是否不是一件非常杂乱无章的事，而是两件正常的事，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偶然碰到了一起。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只要找到接触点，就可以看出点眉目了。”

“嗨！嗨！”鲁塞兰先生微笑说，“我们进入幻境了。您有什么证据作为根据么？”

“没有。不过证据有时比不上逻辑有说服力。”拉乌尔·达韦尔尼说。

他不作声了。人们都在思索。这时铁线莲别墅后面传来汽车停车的声音。

罗朗冲出去迎接她的叔叔加维雷。

叔侄俩一起上楼到了死者的房间，接着加维雷去会见司法官员们。

人们简短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拉乌尔把他的别墅打开的落地窗指给他看，并说：

“先生，可能有人潜入了您家。”

加维雷脸色变得煞白：

“有人？什么目的？”

“偷窃。您是否留下贵重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

罗朗的叔叔站立不住：

“东西？……有价值的？……没有……还有，人家怎么会知道？不，不，我不能相信……”

突然，他发疯似地向桔园别墅跑去，同时大声地说：

“不！……你们不要来……什么人也别来。”

他直接朝桔园别墅底楼走去，推开半掩的门，进入里面。

大家在门前等他出来。两分钟后，大家听见他的惊呼。再过一会儿，加维雷跑出来，双臂乱挥，摔倒在门前石级上。

他含糊不清地说：

“是呀……是这样……有人偷了我的东西……发现了我藏东西的地方……这真可怕……我破产啦……有人发现了我藏东西的地方……这可信么？全都偷走了……”

“偷了很多东西么？”预审法官问道，“估计损失多少？……”

加维雷站起来，脸色灰白，好像害怕吐露真情。

“很多东西，是的……不过这和我有关……法院只要管一件事：我失窃了……希望把贼找到！……把我失窃的东西还给我……”

拉乌尔·达韦尔尼和古索探长这时走进来。他们走到前厅，看到朝向大道的正门的锁被撬坏了，只是从里面插了保险门，正如达韦尔尼所预料的那样。

他们回到花园，拉乌尔问罗朗道：

“小姐，您曾经告诉我，昨天您跨过书房窗口时，看见杀害您姐姐的凶手在逃走时拾起什么东西，对么？”

“对……是这样……”

“这东西是什么样子？”

“我当时看不清……”

“一包东西？”

“对……我想……小小的一包……他一边跑一边藏在上衣里。”

这包东西到哪里去了？有人把仆人爱德华唤来。他肯定说在凶手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对这仆人大家没有怀疑。

那些警察或其他的人也都宣称：不论昨天，还是今早，他们都没有拾到任何包裹。

菲利浦·加维雷又生出了希望……说：

“会找到的……我相信警察会找到的。”

“要找到那包东西，”鲁塞兰先生反驳他说，“还得知道它的特征。”

“一个灰布包。”

“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加维雷生气起来：

“这和我有关……这是我的事……如果我认为应当把钞票或文件藏起来，这是我的事。”

“到底是不是钞票？”

“不是，不是，我没有这样说过，”加维雷越来越不耐烦地说，

“为什么您想是钞票？不是的……是一些信件……一些对我价值连城的文件。”

“扼要地说吧？”

“扼要地说，一个灰色的小布袋。这就是我要求的東西。司法部門只要把这个灰色小布袋找回来就行了。”

“不管怎样，证据已经有了。”拉乌尔沉默长久后说，“前天晚上，盗贼老巴泰勒米潜入这所房子。经过搜查后，他找到布袋。怎样离开呢？从前厅和朝向外环大道的大门出去？不行，大白天里，他会被人发现。于是他打开这个落地窗，认为在一个没人居住的房子花园里，是不会碰到人的，而且他可以利用菜园的出口。正在这时候，伊丽莎白从铁线莲别墅走出来。两人意外相遇。伊丽莎白大叫一声，在别墅里的人隐约听到了。这时发生了什么事？盗贼向她扑去。她想逃走，跳到木阶上。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古索探长再次耸耸肩膀。

“很可能是这样……不过当时我不在场。”

“我也不在场……”

“因此，没有任何证明表明老巴泰勒米准备谋杀加维雷小姐。”

“的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这样。”拉乌尔承认。

这时天色已晚。代理检察长必须返回巴黎，鲁塞兰先生也开始饿得难受。他低声问仆人，附近是否有好饭馆。

“预审法官先生，”拉乌尔·达韦尔尼说，“如果您肯屈驾接受我的邀请，我相信我家的饭菜还不坏……”

他也邀请探长，但探长谢绝了，因为他不想中断调查。罗朗把拉乌尔拉到一旁，激动地说：

“先生……我相信您……我姐姐的仇可以报，对么？……我很爱她。”

“您姐姐的仇是会报的，”拉乌尔肯定地说，“我特别觉得您能够……”

他直视她的眼睛，再次说：

“小姐，您明白，我特别觉得您能够帮助我……有一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点也不清楚。请时刻想着这个问题。想想您姐姐是否有敌人，一生中是否有什么事引起别人妒忌或仇恨……如果有，请告诉我。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竭诚为您效劳……我们会成功的。”

#### 四 古索探长发起攻击

拉乌尔提供的、由费里西安作陪的午餐使鲁塞兰先生十分高兴，赞叹不绝。

“啊！这龙虾多鲜！……啊！这索泰尔纳的葡萄酒多美！……还有这小母鸡多肥！……”

“我知道您的爱好，预审法官先生。”拉乌尔·达韦尔尼对他说。

“唷！从谁那里得知？”

“从一位朋友布瓦热内那里知道的，他参与过奥尔莎克城堡案件的调查。在那件事上您表现出色。”

“我？我只是顺乎自然罢了。”

“对，我知道您的理论。发生情感悲剧时，悲剧演员是通过感情的释放逐渐地驱走黑暗，廓清案情。”

“完全是这样。可惜今天发生的不是那种情况。抢钱，抢项链……没什么意思。”

“谁知道呢？也许有人设陷阱害伊丽莎白。”

“对，锯断木阶的那个陷阱。但您真的认为这是个阴谋？您认为这是两件事？”

“预审法官先生，千万不要把我看作有点小聪明的业余侦探……不是的……我读了不少书……绝不是读侦探小说。我见了那些小说就厌烦……而是读《法庭公报》……读真实的犯罪叙述。我从自己阅读的材料中取得一些经验和看法……有时正确，有时完全错误……这些经验和看法，有机会时，使我可以随便闲聊……吓住那些二流警察……例如那位老实的古索探长。其实一切都不清楚！只有一件事除外。”拉乌尔·达韦尔尼笑着补充说，“这就是菲利浦·加维雷不想让人家知道他藏有钞票。但是，即使灰布袋能找回来，里面东西没有了，去找还有什么意义？”

“的确，”鲁塞兰先生说，“窃贼首先想到的是解开口袋，取出里面的东西。因此，那些钞票恐怕难得找回来了。”

费里西安一直沉默不语，在席上他留心听拉乌尔·达韦尔尼说话，一直没有插嘴。

下午三点钟左右，鲁塞兰先生把两个同伴又带到铁线莲别墅花园里，再见到古索探长。

“探长先生，怎样，有消息么？”

“啐！没什么要紧消息。我到医院去打听热罗姆·埃勒玛先生的情况，和医生们谈了谈。虽然他的生命没有危险，医生却不让我刨根究底问他。他告诉我的，只是那个尾随他袭击他的人，似乎是从通向池塘的那条死路出来的。”

“那作案的刀呢？”

“不可能找到。”

“另一个受伤者呢？”

“一直很严重，还不敢去找他谈。”

“没有一点有关他的情况吗？”

“没有。”

探长停下不语，然后心不在焉地说：

“不过……我终于证实了一件有关他的事……”

“嗨！什么事？”

“是这样，那晚上被袭击的人，昨天进过这花园。”

“您说什么？进过这花园？”

“就是这里。”

“怎么进来的？”

“是这样，他趁费里西安·夏尔进来时首先潜入房子里，因为费里西安在伊丽莎白小姐被害后，来看她的妹妹罗朗。”

“后来呢？”

“后来他和那些听到枪声赶来的人和趁乱进来的人混在一起。”

“肯定是这样么？”

“我在医院里询问的人都证明是这样。”

“大概他是偶然和您同时进入别墅的。”预审法官对费里西安说。

“我没注意到。”

“您没注意到么？”古索说。

“完全没有。”

“那就奇怪了。有人看见您和他说过话。”

“那有可能。”年轻人坦然说，“我跟警察和看热闹的人都谈过。”

“您没有注意到一个身材高大、一副蹩脚画家模样、打着起白点的大花结领带的年轻人？”

“没有……也许见到过……我弄不清……当时我心里正难过。”

沉静了片刻。古索探长继续说：

“您住在这位达韦尔尼先生的一栋房子里？”

“是的。”

“您认识园丁么？”

“认识。”

“那好，这园丁说，昨天响枪时，您坐在外面……”

“是这样。”

“您当时和一个看过您两三次的人坐在一起。这人正是那家伙。不久前园丁在医院里把他认出来了。”

费里西安一脸通红，揩揩额头的汗，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说：“我不知道是他。我再次对您说，当时我心里难受，记不起他是否和我一起到了铁线莲别墅，是否和我一起混在人群中。”

“您这朋友叫什么名字？”

“他不是我的朋友。”

“这无关紧要！他叫什么名字？”

“西门·洛里安。有一天，我在湖畔绘画时，他走过来和我交谈。他对我说，他也是画家，但目前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代销他的作品。他正在找工作。后来他想认识达韦尔尼先生，我答应替他介绍。”

“您经常看见他么？”

“见过四五次。”

“他住什么地方？”

“我只知道他住在巴黎。”

费里西安恢复了镇静。预审法官因而低声说：

“这一切都说得通。”

但古索侦探并不放松追问：

“昨天您看见他么？”

“是的，在我住的小房子附近。那时我认为达韦尔尼先生将回来，我可以介绍西门·洛里安认识他。”

“后来呢？我下令让花园里的人都离开以后呢？”

“没有再见到他。”

“但是，他继续在池塘边的房子周围转悠，在附近一个下等小酒店吃了晚餐。有人几乎肯定昨晚就在这里附近看见他。他隐藏在暗处。”

“这我就不清楚了。”

“您昨夜干些什么？”

“我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吃晚餐，像平日一样，由达韦尔尼先生的门房替我做的。”

“后来呢？”

“后来我看了一阵书，就上床睡觉。”

“几点钟？”

“十一点钟左右。”

“您没有再出去么？”

“没有。”

“您肯定？”

“肯定。”

古索探长转向他已问过的四个人，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走上前来。

古索问他：

“您住在邻近一间别墅里，对么？”

“对，菲利浦·加维雷先生的菜园过去一点。”

“这别墅的一侧有一条公共通道，通到池塘边，对么？”

“对的。”

“您曾对我说，晚上十二点三刻左右，您站在窗口呼吸新鲜空气时，看见有人在池塘上划船，后来到这通道的一端登岸。这人把您的小艇拉过来，并把它系在平时的木桩上。他使用的是您的东西。您认出那个划船的人，对么？”

“对。当时云分开来了。月光照在那人脸上。他急忙躲到阴暗处。这人就是费利西安·夏尔。他在通道上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后来呢？”

“后来的事我不知道。我上床睡着了。”

“您肯定是这位费利西安·夏尔么？”

“我认为可以肯定，不会错。”

古索探长对费利西安说：

“如此看来，您是在外面过的夜，不是在床上。”

费利西安坚决反驳道：

“我没有离开房间。”

“要是您没有离开房间，人家怎么可能看见您从小艇下来，待在那条死路上呢？后来埃勒玛先生认为袭击他的人是从那条死路上出来的。”

“我没有离开房间。” 费利西安反复说。

鲁塞兰先生保持沉默，为自己曾和这年轻人同桌吃饭而感到有些尴尬。这小子为自己的辩护也太糟糕了。他望望拉乌尔·达韦尔尼，后者也是一声不吭地听着，一直在打量费利西安。

拉乌尔不久插话说：

“探长先生，在等着调查查证这些传言之前，我可以知道您打算怎样对待费利西安·夏尔么？”

古索回答：

“除了搜集证据，我别无其他目的。”

“探长先生，人们总是根据自以为预感到的真相来搜集证据。”

“我还没预感到真相。”

“不可能。比如眼前的情况，可以从您的讯问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您特别注重第二个惨剧，也就是钞票失窃和夜间两次袭击；第二，费利西安昨夜在外面，利用小艇进入桔园别墅的花园，寻找那藏着钞票的灰布包，接着，在清晨一点钟左右，他躲在暗处，不久尾随伊丽莎白的未婚夫热罗姆·埃勒玛先生并袭击了他。原因不详。显然，您心里在寻思，袭击另一个受伤者西门·洛里安的人是不是也是他。”

“我没有寻思什么，先生。”古索冷淡地说，“我不习惯被人讯问。”

“我只是想冒昧地指出，”拉乌尔·达韦尔尼继续说，“您似乎怀疑费利西安·夏尔与西门·洛里安是结伙作案。若真是这种情况，费利西安·夏尔怎么可能又是西门·洛里安的同谋，又去袭击他呢？”

古索不作回答。拉乌尔耸耸肩。

“这样的推断是站不住脚的。”

探长的沉默结束了这场对话。罗朗穿着丧服，显得极为美丽，站在台阶上听他们谈话。

她挽了叔叔的手臂，两人到医院去探望热罗姆·埃勒玛。

拉乌尔不再坚持谈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对费利西安说：“我们回去吧。”

他向预审法官打了个招呼。

在路上，拉乌尔·达韦尔尼一直保持沉默。走到他的别墅门前，他把年轻人带到客厅后面一间小工作室里，外面是被树篱隔开的花园一角。

他请年轻人坐下并说：

“您从未问过我，为什么我写信要您来看我。”

“先生，我不敢问。”

“这样，您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您装修这别墅并住下来。”

“不知道。”

“您不觉得好奇么？”

“我怕冒失。您没有问过我。”

“问过的。我问过您的过去。您对我说，您父亲去世多年，您生活相当艰苦。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我感到您说话有保留，不想说自己的事。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谈过。这样一来，我就不了解您的情况。今天……”

他停了一下，似乎犹豫不决，又突然下了决心说：

“今天，您似乎卷入一件糟糕的案子里，或者至少您难以解释您也许不知不觉地扮演的角色。您愿对我开诚布公么？”

费利西安解释说：

“先生，您也许不相信，您对我所作的一切，我是多么感激。但我没有什么隐情要向您坦白。”

“您的回答并不使我反感，”拉乌尔说。“像您这样的年纪，处于现在的形势，是应该善于单独摆脱困境。要是您犯了什么罪，那该您倒霉。要是您清白无辜，生活会给您补偿的。”

费利西安站起来，走近拉乌尔·达韦尔尼。

“先生，您认为我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

拉乌尔观察了他好一会儿。年轻人眨眨眼睛，脸上缺少坦率的表情。拉乌尔说：

“我说不清。”

翌日，举行了伊丽莎白·加维雷的葬礼。罗朗鼓起勇气一直走到墓场，眼睛盯着那掘开的坟墓。

她扶着棺材，低声说些人们听不清的话。她肯定是告诉姐姐她绝望的心情，向姐姐发誓永远不忘记她。

她挽着叔叔的手臂走了。这位叔叔曾和鲁塞兰先生作了一次长谈。虽然心情十分沮丧，但他仍一口咬定没有钞票：

“预审法官先生，布包里没有一张钞票，不过是些信件和重要文件。我交给司法机关的任务是寻找包着这些东西的灰布包。因此，在我去南部之前，我将写一份诉状给检察院。”

拉乌尔·达韦尔尼沿着池塘散步，接着坐在塘边看完早上的几份报纸。

其中有一份显然是某位大胆能干的记者写的。这记者前一天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听到并看到了这一切，提供了预审的全部详情，叙述了古索对费利西安·夏尔的使人心慌的讯问。

“要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达韦尔尼心绪恶劣地抱怨一句。

他回到自己的院子里，看到费利西安在那里工作。进了别墅他穿过前厅，走入平时喜欢去那里思考事情或者作遐想的小房间。

一位妇女在那里等他。她没有戴帽，穿着一件朴素的衣裙，颈上围着一条红围巾——一位陌生女人站在那里，漂亮的脸上现出各种表情，有痛苦、绝望、愤怒、敌意……

“您是什么人？……”

“西门·洛里安的情妇。”

## 五 福斯蒂娜·科尔蒂纳和西门·洛里安

她的口气咄咄逼人，好像拉乌尔·达韦尔尼要对西门·洛里安的不幸遭遇负责似的。

“我想今早您看到了《法兰西回声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似乎指控我的客人费利西安·夏尔。您不知到哪儿去找他，就找我来了，对么？”

刚一交锋，那少妇就发起气来，不住地哭泣，还显得十分恐惧。看来她性情暴躁、忧郁，有时不能控制自己。

“我所爱的人失踪三天了。到处找他，发疯一般四面奔跑，却是枉然。突然一下，今早在这张报纸上——我担心他遇到了事故，就阅读所有的早报——就是在这张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他受了伤，几乎死去。也许他现在已经死了……”

“那么您为什么到这里来而不去医院呢？”

“在去医院之前，我想见您。”

“为什么？”

她不回答问题。她向拉乌尔走去，气势汹汹，但样子很美，大声说：

“为什么？因为您是这一切的主使。对，是您！一切都是您造成的。看看这张报纸就明白了。费利西安·夏尔么？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主使者是您！策划一切的是您！我凭直觉知道，我肯定……我看了报纸后就对自己说：‘就是他！’”

“谁？是我么？您并不认识我。”

“认识，我认识您。”

“您认识我？认识拉乌尔·达韦尔尼？”

“不对，您是亚森·罗平！”

拉乌尔愣住了。他没料到她会直接攻击，也没想到她会说出他的真实姓名。这个女人怎么会知道呢？……

他粗暴地抓住她的手。

“您说什么？亚森·罗平……”

“哼！您不要说谎！说谎有什么用？我早就知道了，西门经常和我谈起您，谈起达韦尔尼这个假名！……上星期一天晚上，您不在家，我悄悄来这里看过，没让别人知道……西门想让我看看亚森·罗平的家。啊！我早就警告过他！‘不要试图认识这个人。你会吃亏的。你还指望从这冒险家那里占得什么便宜？……’”

她对拉乌尔伸出拳头。她用目光和因为蔑视而颤抖的声音骂他。拉乌尔沉着地听着。从哪里冒出了这桩怪事？他去医院看过西门·洛里安。西门不认识他。西门想和他来往，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怎么可能猜出拉乌尔·达韦尔尼就是亚森·罗平呢？他是出于什么偶然原因得知了这个秘密？

这些问题，拉乌尔感到那少妇无法回答，或者不想回答。她表情固执，眼神坚定不屈。她直立不动，显得热辣辣地，但尽管如此，她那有点粗野的魅力分毫未减，她的姿态保留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高贵气派。她懂得——出于本能还是出于习惯？——利用自己的美貌并且使它突出。她的上衣是用软缎做的，勾勒出她的形体，现出她肩膀的圆润线条。

见到拉乌尔显然在欣赏自己，她脸红起来。她坐在扶手椅上，低下头，两臂交叉，两手贴着双颊，半捂着面孔。她突然支持不住，哭了起来。

“您不知道他对我是如何重要……他是我的命根子……要是他死了，我也会死……我从没爱过别的男人……我完全拜倒在他的脚下……为了免除他的痛苦，我宁可杀死自己。他爱我如此深切……只要有钱，我们会结婚，就会动身……对，动身……”

“谁不让你们动身呢？”

“要是他死了呢？”

一想到他会死，她就又激动起来。几秒钟之间，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会儿思绪纷乱，一会儿感情冲动。

她向拉乌尔扑去。

“是您害了他……我不知是怎样干的……但是您干的……我老家在科西嘉，我将像老家的人那样报仇。我要让他确知有人替他报了仇以后才闭眼。他受的袭击来自亚森·罗平，我将到处喊叫您这个名字……对，我要向警方揭发。再也不拖延！应当让人们知道您是什么人……亚森·罗平，坏人，盗贼……亚森·罗平！”

她推开房门，准备逃走，同时像疯子般大喊大叫。他用手掩住她的嘴巴，把她强行拖回房间。两人猛烈地搏斗。她疯狂地自卫。他不得不抓住她的双臂，把她按在扶手椅上，不许她动。但当他感到她的身体紧靠着他颤抖着，虽然被制服了，但仍然充满愤怒和仇恨时，不由得一阵心旌摇荡，很想伸手去拥抱她。

但他立即站了起来，对自己这种愚蠢的姿态感到气恼。这时，她却狂怒得大笑起来。

“啊！您也是这样！您和别的男人一样！一个女人……又要抓住她又要摆脱她……像对一个妓女……当然，亚森·罗平，自以为可以无所不为！……所有的女人都属于他……啊！蹩脚的演员，只要您轻轻碰一碰我的嘴唇，我就要把您当一条狗那样杀死。”

拉乌尔勃然大怒。

“蠢话说够了！您到这儿来不是为揭发我或杀死我的，对么？见鬼，您说罢！您想干什么？说罢！”

他又抓住她的双臂，使她面对着他，声音激动说：

“我跟这件事完全无关……不是我袭击了西门·洛里安……我向您发誓不是我干的……好罢，您说……您想怎样？”

“救出西门。”她被控制住了，低声回答。

“我赞成。等他身体好一点，我就让他溜走。您不用担心，他不会进监牢。”

她打了个哆嗦。

“他，进监牢！他什么也没干，要进监牢！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不，只有我才能救他。只有我能通过护理他来救他。”

“那怎么办？”

“我想进医院工作，日夜照料他，不离开他一步。我当过四年护士，没有别的人能像我那样照料他。不过今天就要开始……马上。”

他耸耸肩膀。

“为什么您不早对我说呢？反而浪费时间毫无道理地指控我……”

“那么您同意了？”她粗鲁地说。

“对。”

“马上就办，对么？”

他想了一想答应了：

“好，我去见医院院长。他不会拒绝的。我甚至想办法叫他无法拒绝，还要他保守秘密。不过，要让我自由行事。您叫什么名字？”

“福斯蒂娜……福斯蒂娜·科尔蒂纳。”

“您在医院里用另一个名字，丝毫不要透露您和西门·洛里安的关系。”她仍然不信任他。

“要是您背叛我们呢？”

“走吧。”他不耐烦地把她推向小花园。

小花园连着车库。司机当时不在。拉乌尔打开一辆敞篷汽车的门，吩咐道：

“把您的红围巾取下，免得惹人注意。上车吧。”

她上了车。

他开车从别墅的另一个门出来，向塞纳河驶去，在帕克过了河。汽车急速地爬上山坡。

“我们哪儿去？”她说，“要是设下陷阱，倒霉的是您！”

他没有回答。

到了圣日耳曼，他在一间大服装店前停下，购买了一件护士穿的外衣和一条头巾。

一小时后，福斯蒂娜作为护士进了医院，被派去特别护理受伤的人。西门·洛里安烧得迷迷糊糊，伤得精疲力竭，认不出她。

她脸色苍白，表情紧张，但还能控制自己，穿着护士的制服，身体笔挺地听人家介绍病人情况，低声地说：

“我的宝贝，我会救你……我会救你的……”

从医院出来，拉乌尔遇到罗朗·加维雷。她刚从姐姐坟上采来一些鲜花，带到热罗姆·埃勒玛的病房里。热罗姆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和罗朗一起哭了一场。高烧已退。翌日将讯问他。

罗朗和拉乌尔一起走，问他：

“您思索过了么？……”

“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件事。弄清案情的意愿鼓舞我调查。”

“到现在为止，您知道了什么？”

“到现在为止，还没知道什么。我在自己的回忆，在对伊丽莎白的回忆中寻找。什么也没找到。”

到了铁线莲别墅，罗朗把姐姐的日记拿给他看。几个月以来，日记记载的都是温柔而喜悦的爱情，有时也夹杂有患病的忧郁，但这种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病初愈，即将为人之妻的欢乐。

“请看最后一页，”罗朗说，“她多么平静和无忧无虑！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这对未婚夫妻过上幸福生活。”

在别墅外面，鲁塞兰先生作完现场的最后调查。他对走近来的拉乌尔打了个手势。

“形势对小费利西安不利呀。”

“预审法官先生，为什么不利？”

“罪证越来越明确了。最后的罪证是仆人爱德华和您的园丁向我提供的。他们两人是在这里才成为朋友的。两星期前，一天傍晚，爱德华来和他

的朋友闲聊。他们在您的花园和苗圃之间的树篱旁边谈话。谈到了两位小姐的叔叔。仆人爱德华犯了错误，说了菲利浦·加维雷先生的一些闲话。‘一个不停积聚钱财的家伙！……’他说。‘一个守财奴！过去曾经和税务机关扯过麻烦的事。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他把钱藏在家中……这会让他倒霉的。’过了一会儿，两人透过树篱看见一点火光，接着闻到烟草味。有人在另一边吸烟……是费利西安·夏尔和西门·洛里安两个。那些话他们全听到了。”

拉乌尔问道：

“您怎么知道？”

“我刚和费利西安·夏尔谈过此事。他并不否认。”

“您就得出结论了么？”

“噢！一个预审法官不会那么匆忙作结论的。在作结论之前，要经过一些步骤。最多我们有理由这样考虑，采取行动的想法可能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头脑中产生的。他们让老巴泰勒米去干，他干惯了这种事，但在此案是个胁从……”

“后来呢？”

“后来，第二天晚上，那灰布袋子被窃，接着又丢了，后来又在花园里让两个朋友中的一个找到了。两人持刀争抢起来。”

“热罗姆·埃勒玛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是个过路人，妨碍了两人的活动，因此要被除掉。”

过了两天，拉乌尔得知西门·洛里安伤势恶化，便赶到医院。

鲁塞兰先生已经在那里了。古索探长也已到来。福斯蒂娜把背向着他们，稍为避开。拉乌尔看见她脸部显出痛苦和绝望的表情。

西门·洛里安发出垂死的喘息。一时间，他在床上坐起来，目光清醒地扫视在场的人们。看见情妇，便对她投以微笑。

但是，他不久又糊涂了过去，像一个小孩呻吟般低声胡言乱语。

大家听见他说：‘藏钱的地方……老头找到袋子……后来……我去找……我再也不知道……费利西安……’

他反复说了几次：“费利西安……费利西安……干得真漂亮……费利西安……”

接着，他的头落在枕上，失去了知觉。

长久的沉默。拉乌尔碰到了福斯蒂娜仇恨的眼光。杀死她情夫的人，不就是刚由垂死者诚实的声音说出姓名的人么？

鲁塞兰先生把拉乌尔拉到外面。古索探长跟了出来。鲁塞兰对拉乌尔说：

“达韦尔尼先生，我很遗憾，费利西安·夏尔是您的客人。您是他的保护人。但是，种种推测确实是有力的……”

鲁塞兰先生似乎仍然有点犹豫。拉乌尔仍想着福斯蒂娜那绝望的表情，心想，逮捕会使费利西安——不论是有罪与否——免于遭到报复，因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我赞同您的意见，预审法官先生。费利西安现在在我家的小屋子里。”

拉乌尔的主张使鲁塞兰先生作出决定，并说：

“古索探长，请您把费利西安带到看守所，好好看押，随时都可能传讯。”

## 六 塑像

晚上，吃完晚餐后，拉乌尔从仆人那里知道费里西安是被秘密地逮捕的，大家都不知道，于是到年轻人住的小房子里去。这小房子只有一层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另一个作为卧室，内中有一间浴室。

他在工作室坐下，让房门和大门敞开着。

夜色悄悄地来临，越来越浓。过了一个钟头，他听见花园栅门吱嘎一响。这栅门从不上锁。有人小心翼翼地从小房子走来，走上草地，又登上台阶，进了前厅。

拉乌尔走上前去迎接福斯蒂娜。她似乎没看他，就让他带到一张椅子前坐下。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问：

“他在哪里？”

“费里西安么？”

“在哪里？”

“在监牢里。您不知道么？”

她漫不经心地重复：

“在监牢里？”

“是的。刚才在医院里我无意中看见您一脸仇恨的表情，怕出意外，就同意人家把他收进监牢。我做得好，对么？”

她沮丧地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在查找……谁袭击了西门·洛里安？……啊！要是我知道就好了！”

“您认识费利西安么？”

“不认识。”

“既然如此，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为了问他，我很想知道是否是他……”

她说话声音那么低沉而且疲惫不堪，拉乌尔很难听清楚。他接着说：

“您肯定知道某些事情……例如有关巴泰勒米的事，警察还未查出他是谁。还有西门·洛里安……他家的地址还未找到。有人在蒙马特尔的某些地方，在认识他的一些蹩脚画家常去的咖啡馆追踪他。可是他晚上睡在什么地方呢？他的证件在哪儿？他和费里西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我卷入这件事里？您听见西门最后说的话……在临死前说的胡话中他暴露了自己：那藏东西的地方……老头找到那个袋子……我去寻找了……’由此看来，他们都是同谋……对么？他们是同谋……费利西安也在内。”

她摇摇头，似乎是说西门不是盗贼，他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些事。拉乌尔不耐烦地大声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西门·洛里安一直缠着我，在我四周转来转去！福斯蒂娜，回答我。”

他碰到的是一片沉默。福斯蒂娜在哭。双颊上流着绝望的眼泪。她绞着双手反复诉说她的痛苦。

“我只爱过他……现在他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死了。是谁打死他的？要是不为他报仇，我怎么活下去？我必须为他报仇……我向他发过誓……”

她一晚上都在哭泣，复仇的誓言吵醒了坐在不远处的拉乌尔。

早上，教堂的钟声响起。这是为死者作弥撒的钟声。

“这是为他敲响的钟声。”她说，“昨天在医院里说好的……我将单独为他祷告。我要求他原谅我还没有为他报仇。”

她走了。她的步伐匀称有力。她的腿细长，腰肢左右摆动。

这个时期，拉乌尔动荡不定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时候，他觉得休息是惬意的。当然不是永远的休息。他还太年轻，而且还非常渴望行动，不能放弃对冒险生活的热烈爱好。但是，在法国各地，在蓝色海岸或诺曼底，在萨瓦或巴黎附近，他都准备了一些宜人的住所，伸手就可以得到一时的休息。他在维齐纳的别墅就是这种宜人住所之一。他在这里，像在其他产业一样，安置了一些旧日的伙伴，一个仆人兼司机、一个厨娘和一个园丁兼看门人。他念着这些人过去的功劳，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宁静的退休生活。可突然间，命运再一次把他投入，既非他所寻求也非他所渴望的可怕斗争之中。

拒绝么！他做不到。无论怎样，他得采取行动。而且首先他得弄清——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这样一个无辜者，住在平静的维齐纳的一个安分守己的公民为什么会卷入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好像是由外人策划，甚至是冲着 he 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偶然来解释是说不通的。只有依据事实才能作出解释。但哪里可以找到事实呢？怎样找到事实呢？

拉乌尔一个多星期在明净居闭门不出，什么人也不见，除了阅读所有的报纸，不作任何活动。他从报上得知费利西安最后被控告了，但没有得到其他消息。

拉乌尔越来越考虑的是，他到底是怎样卷进这令人害怕的事件的。他努力寻求答案，作出种种假设，往各个方向琢磨，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遇到障碍，走进死胡同。

同样的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在这件事中，我干什么？要是两个惨剧是有关联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为什么我在其中一个惨剧扮演了角色？为什么我在维齐纳的隐居生活受到打扰？是谁打扰了它？”

有一天，当他偶然又向自己提出后面这个问题时，不得不回答自己说：

“谁？当然是费利西安！”

又补充说：

“他是怎样到这里来的？是德拉特尔医生介绍来的，在我眼里医生的面子很大，却没打听这个人的来历就收下了！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父母是什么人？难道我不知不觉被人牵着鼻子走了？”

他查阅地址簿：“德拉特尔医生，阿尔波尼广场。”他拨了电话。医生在家。拉乌尔跳上汽车。

德拉特勒医生是一个身材高大瘦削的老头，胡子全白了。虽然有一大群病人在候诊，他还是立即接见了拉乌尔。

“身体一直好么？”

“医生，非常好。”

“那么，有什么事？”

“来打听一件事。费利西安·夏尔是什么人？”

“费利西安·夏尔么？”

“医生，您没有看报么？”

“我没时间。”

“就是那个年轻的建筑师，七八个月之前您给我介绍的。”

“对，对……我记起来了……”

“您觉得他很好么？”

“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那也是人家介绍的？”

“大概是吧……谁介绍的呢？等一等，让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这件事甚至有点奇怪。是这样！那时有一个仆人，很叫我满意……那人上了年纪，聪明稳重，有时还当我的秘书。我接到您最新的名片那天，叫他登记您的地址，他好奇地端详这张名片，好像认识上面的笔迹。他说——我现在完全记起来了：

“‘这位达韦尔尼先生是一个慷慨的先生。有个年轻建筑师，我曾跟大夫您提起过。要请大夫您介绍给他。我从前侍候过这年轻人的父母……这个年轻人我曾对您谈起过。’”

“他在打字机上打了一封介绍信，请我签了名。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拉乌尔问道：

“这仆人您不再用了么？”

医生笑了起来。

“我发现他偷了我一大笔钱，不得不辞退他。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那副绝望的样子：‘大夫，我求求您，不要把我赶到街上去……在这里我已变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害怕离开您……不要赶我走。不然，我又会过上那种偷鸡摸狗的日子。’”

“医生，他叫什么名字？”

“巴泰勒米。”

拉乌尔听了不动声色，他料到会听到这个名字。

“这位巴泰勒米没有家人么？”

“有两个儿子，两个不成器的东西。他有一天向我唉声叹气地承认。其中有一个特别坏，老是在跑马场和格莱纳尔的酒吧里混。”

“他儿子到这里来看过他么？”

“从来没来过。”

“没有人来看他么？”

“有的，有几次我撞见他和一个女人谈话。一个中产阶级妇女……样子高雅，十分漂亮。十八个月前，有一天，她有些发疯似地跑来找我，把我带到附近一个受伤者身旁。”

“医生，您是否对我说明白？”

“这没有什么秘密要透露，因为报纸都谈到了。这关系到著名的雕刻家阿勒瓦尔，您知道，去年他在艺术沙龙中展出了出色的菲里尼<sup>1</sup>的塑像。不过，”医生笑笑地说，“我希望您的调查没有不可告人的意图。”

拉乌尔一边思考一边走了出来。他终于抓住了线索，已经可以推测在老巴泰勒米、科西嘉女人和费利西安之间有共谋。这共谋把费利西安引到了维齐纳。

经过一番打听，拉乌尔到雕刻家阿勒瓦尔家中拜访，递上名片。他家离

---

<sup>1</sup> 古希腊以美貌闻名的一位妓女。

医生家不远，走路也就五分钟而已。

他在一个宽敞的工作室里见到一个年纪还轻、样子高雅、黑眼睛、十分漂亮的人。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个艺术品爱好者，到法国来购买艺术品。

他以行家的眼光细看并欣赏堆满工作室的那些粗坯、胸像、半身像、未完成的全身像，同时不断地观察雕刻家。这位稍带女人气的优雅而敏感的艺术师与那科西嘉女人有什么关系？她爱过他么？

他购买了两尊美丽动人的玉石小雕像。接着，他指着一尊立在底座上蒙着白布的大雕像说：

“这座呢？”

“这不出卖。”雕刻家说。

“这就是有名的菲里尼像么？”

“是的。”

“我可以看看么？”

阿勒瓦尔揭开蒙布。在塑像显现的那一刻，拉乌尔惊叫了一声。在雕刻家听来，这是入迷的惊叹，其实它更含有诧异和惊愕的意味。毫无疑问，这塑像表现的是福斯蒂娜·科尔蒂纳。这是她的表情，她的脸型，甚至是她柔软的衣服凸现的身体的线条。

拉乌尔被这美丽的雕像迷住了，好久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叹了一口气，说：

“哎！像这么美丽的女人，世上没有。”

“就有这么一个。”阿勒瓦尔笑眯眯地说。

“对，但要由您这样的大师来表现。事实上，在奥林匹斯女神和古希腊名妓以后，这样完美的女人再也不存在了。”

“存在。而且不用我去表现，只要复制就行了。”

“什么？这女人是一个模特儿么？”

“就是一个模特儿，每次出场都得付钱的。有一天她来看我，告诉我她曾为我的两个同行当模特儿，结果引得她的情夫大为妒忌。她对我说，要是我同意，她就偷偷地来，因为她很爱情夫，不想使他痛苦。”

“为什么她要当模特儿呢？”

“因为需要钱。”

“她的情夫从未知道这件事么？”

“他监视她。有一天，她工作完穿衣服时，那家伙撞开我工作室的门，把我揍了一顿。她跑到附近找了一位医生来。幸好伤不重。”

“您后来又见到她么？”

“只是近来才见到。她为情夫戴孝，向我借钱为他塑像。”

“她重新当模特儿么？”

“有时当头部模特儿。别的不干。她向情夫发过誓。”

“她以后怎样生活呢？”

“我不知道。这不是一个甘愿堕落的女人。”

拉乌尔长久地看着那美丽的菲里尼雕像，低声问：

“那么，不论什么价钱您都不肯出售么？”

“不论什么价钱都不行。这是我用生命塑出的作品。我将来对女人的美貌，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激情和信心了。”

“是对您曾爱过的一个女人的美貌。”拉乌尔开玩笑地说。

“我可以承认，我是曾经渴望得到她，但我徒劳无功。她另有所爱。我不觉得遗憾……我要保存菲里尼。”

## 七 庄记酒吧

几年之前，这家店铺招牌上写着这几个字：“老牌酒家”。今天招牌上漆上了更现代的店名“庄记酒吧”。但油漆下面，有些地方还可以模糊看出老店的痕迹。不过酒店虽然改名，却一直处在格莱纳尔平民区人迹稀少的死胡同里，在工厂区中间，靠近刚刚流经圣母院到战神广场这一段巴黎最壮丽景区的高贵的塞纳河。

这酒吧的常客都是住在这一带靠跑马场为生或欠债的人，跑马场草坪上的赌客、未注册的赌注登记人和出卖赛马结果预测的人。

中午和下午五点钟工厂下班时，这里顾客盈门，大家都来结帐。

晚上，这里便成了一个地下赌场。有人有时在这儿打架。有人经常在这里醉酒。每逢这时候，“勒博客”——这是“赌注登记人”的法语简称——“勒博客”托马斯就神气起来了。他赌得很豪爽，而且总是赢。他喝酒也很豪爽，但是很难醉。他样子长得憨厚，但表情冷酷，头脑清醒，外表能干，口袋充实，穿着像一位绅士，戴着一顶从来不脱下的圆顶礼帽。他被人认为是一个“懂行”的人。懂什么行呢？大家都不明说。这天晚上，大家看到他表现，对他的敬重更是大增。

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有一个人来到酒吧的柜台上。这人脸色苍白，双腿发软，似乎刚刚喝了不少酒，支持不了。他的外套虽然破旧肮脏，仍令人想起上乘的剪裁。衬衫上的活硬领积满油垢，但还算有一条活硬领。他的手很干净，下巴剃得光光的。总之，一个失去社会地位的人。

他吩咐说：

“茴香酒！”

老板不放心地说：

“要先付钱。”

那人拿出一个小本子，里面露出几张十法郎的钞票。

托马斯毫不犹豫向他建议：

“玩‘四A’怎样？”

他接着自我介绍：

“勒博客托马斯。”

那个人以同样的礼貌回答，带着一点美国人口音。

“‘绅士’，我不玩骰子。”

“那玩什么？”

“一打一。”

结果是选择了“一打一”，其实与“四A”差不多。

“绅士”输了，要扳回来。经过几个回合，他输了二百法郎。

玩牌中间，他付了酒钱，喝了第二杯茴香酒。输钱是由于茴香酒还是手气不好？他唉声叹气起来。后来他摇摇晃晃地走了。

大家欢呼托马斯获胜，但有点不安。失败的“绅士”给人以好感。他出身贵族。

翌日，他又来了，醉得连纸牌也拿不住。大家看得很清楚，让他难受的不是输钱，而是茴香酒。他又哭哭啼啼起来，同时结结巴巴说一些含糊的话，其中有几句使托马斯感到很奇怪，于是连续给他斟了三杯茴香酒，自己也喝了三杯，虽然喝了别的酒再喝这种酒他也受不了。

两人摇摇晃晃地离开酒吧，在埃米尔——左拉大马路一张长凳上坐下，睡着了。

醒来后，两人说起话来，话语连贯一点了。托马斯比较清醒，而且另有想法，便搂着伙伴的脖子，作出亲热的样子。

“怎样，伙伴，一切都好么？你喝得太多了，嘴上把不严，会要坐牢的。”

“我，坐牢！”“绅士”言语困难地提出异议。

“可不是！你在小酒馆里老是说维齐纳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维齐纳？”

“不错，是维齐纳。警察办的一个案子。报纸议论纷纷。你在那里偷了钞票么？”

“没有偷，是人家给的。”

“真的？”

“一个人给的。”

“一个维齐纳人给的么？”

“不是。”

“你到底去没去过维齐纳？”

“去过。”

“什么时候？”

“大战前。”

“你骗我们……你现在拿的不是战前的钞票，对么？”

“不错。”

两人乱争了二十分钟后，“绅士”终于说：

“勒博客，你有道理。是前些日子。”

“也许是十多天前，对么？”

“也许是。”

“那人叫什么名字？”

“勒博客，这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能么？”

“是的，那人不许我说出来。”

“为什么他把钞票给你？”

“作为报酬。”

“作为你干的一件事的报酬么？”

“不是的，作为一件应该干的事的报酬。”

“哪一件事？”

“我记不清了。”

两人又没完没了地争起来。他们逛到大道上，进了一家酒吧，在那里“绅士”又喝了两杯茴香酒，硬要勒博客也喝两杯。接着他们唱着歌离开小酒店，一直走到塞纳河码头。

他们走下沿河的低堤，那里靠着一些驳船。“绅士”陷入了沙滩之间。托马斯到河边去洗脸，浸湿手帕来揩“绅士”的脸。

“绅士”呼吸顺了一些，于是托马斯继续努力，急于获得回答。但这次他换了一种方式，首先尝试唤醒这醉汉头脑中的思想。

“让我给你解释……有人在维齐纳一栋别墅里，偷了一个价值贵重的灰布袋。可又把这袋子弄丢了。人家给你五张钞票让你去把它找回来，对么？”

“不对。”

“对的，一个戴着起白点大花结领带的高个年轻人给的。”

“不是这样……没有袋子也没有白点领带的事……”

“你说谎！那为什么人家给你五百法郎？”

“人家没有给我五百法郎。”

“那给了什么？”

“五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五千法郎！”

“勒博客”托马斯显得异常兴奋。五千法郎！但他无法抓住事实，它像水一般从他的指缝间漏走。这时他醉得更利害，更糊涂了。轮到他唉声叹气，把心里话在不知不觉间像呻吟似地流露出来。

“听着，老朋友……他们像强盗那样对我……是的，老巴泰勒米和西门……是这样……他们总不让我参加他们的行动。他们只是吩咐我：‘去租一辆小货车，到夏图桥附近等候我们……我们干完了就去和你会合……’但后来他们被杀死了。这一切，我并不在乎。别再谈了……还有别的事……”

“绅士”在暗处用一只手慢慢把身体支起，用清醒的眼光仔细看在朦胧的月光下托马斯流着泪的脸。

“别的事？什么事？”他低声说，“你说的别的什么事，勒博客。”

“他们共谋的一件事，”托马斯结结巴巴说，“一件可怕的事。我知道不少，但不是一切。我知道他们共谋对付的是谁，但他们没有告诉我那个人现在用的姓名和住在什么地方……要不是这样，我们会获得几十万的钱……几十万……啊！要是我知道……”

“对……”“绅士”低声说，“要是我们知道……我，我会好好帮你忙。”

“你会帮我忙，是么？”勒博客嘟囔地说。

“当然，我可以帮你忙。有些地方是专门解决难题的……一些代办机构……”

“你认识么？”

“我怎么不认识。就是因为认识，我才有五千法郎……”

“你告诉我是一个人给你的。”

“是一家代理机构的人……他对我说：‘绅士’，有一个人想知道刚被关进监牢的名叫费利西安的是什么人。你去打听打听。你要是摸到了情况，还会得到同样数目的钱。”

“勒博客”托马斯听了惊跳起来。费利西安这名字使他从酒醉中惊醒过来。他说：

“你说什么？要你去打听一个名叫费利西安的人么？”

“是的，在监牢里的那个人。我得亲自去见那位先生。”

“那位让人付你五千法郎的先生么？”

“是的。”

“你和他约好了么？”

“和他的司机约好，到时用汽车带我到那位先生那里。”“在什么地方约定见面？”

“协和广场斯特拉斯堡雕像前。”

“什么时候？”

“三天后……星期四上午十一点钟。司机手里拿着报纸作为记号……你

看，钱能够帮你忙。”

托马斯用两个拳头压着头部，好像想把他的想法留住，给它们一种形状，以便理解。费利西安？……给五千法郎的那位先生……这不就是线索？

他问道：

“这位先生住在什么地方？”

“绅士”说：

“好像住在维齐纳……对……住在维齐纳……”

“当然，人家把他的名字告诉你？”

“是的……报纸上谈了这件事……好像叫塔韦尔尼……不，是叫达韦尔尼……”

“绅士”的声音似乎十分疲倦。他不再说话。

托马斯竭力使头脑里的杂乱声音平静下来，把乱糟糟的思绪理清。一切都模糊不清。虽说他听不出人家叙述中的矛盾之处，但还是在黑暗中看见两三点比较固定，比较明亮的光点。他的思想围着这些光点盘旋。

在他旁边，“绅士”头耷拉在胸前睡着了。闷热的夜晚，天上层云密布，夜色更浓。驳船泊在水上不动，灯光在河面闪烁。在河的另一侧，可以看见一排漆黑的房子、特罗卡代罗大饭店的黑影和一个个桥拱。码头上没有任何行人。

托马斯轻轻地把手伸到“绅士”的外套和背心之间，摸摸他的口袋。背心的内袋用一个英国扣针扣着，他费力地把它解开，摸到了结实的钞票纸。他把钞票抽出来，不幸让扣针尖刺痛了，引起一点轻微的反应。

“绅士”醒了，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把身体弯下去，两手抓住托马斯那只手。托马斯也不再拘束，竭尽全力想把那只手抽出来。

对方的抵抗比托马斯预料的要利害得多。他的指甲抠进对方皮肉，直至把对方的皮肉撕开。对方开始呼救。

托马斯害怕起来。他用尽全力摇对方。把他拖到地上。对方精疲力竭，忽然松了手。但托马斯狂怒不止，停不下手来。酒醒了一些，他明白自己透露了秘密，虽然不清楚是什么秘密，但他非常生气。当他终于抽出自己的手时，两人像角斗士一般面对面跪在河边。托马斯向周围望一望。

没有人。

托马斯推了“绅士”一把，使他摔下河堤。有一阵他惊恐不安，对自己几乎不自觉作出的事感到害怕。为什么这样干？是想偷“绅士”的钱么！或是为了阻止他去会见那位给五千法郎的先生？

他看到“绅士”在水里挣扎，沉下去又浮上来，最后消失了。

于是他返回家中……

在水底，“绅士”顺流游了一分钟。确信不会给托马斯看到以后，他才浮出水面。他是个游泳高手，沿着码头迅速游过去，在离格莱纳尔桥不远的地方上了岸。

就在这附近，他的司机在等他。他登上汽车，换了衣服，朝维齐纳驶去。

凌晨三点钟，拉乌尔睡在了明净居的床上。

## 八 “勒博客” 托马斯

预审没有进展。拉乌尔翌日遇见预审法官，觉得他心情愉快。平时每次看到他，他都是这副神气，好像不久就能把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归档似的。

“ 请注意， ” 预审法官说， “ 我们还没有到解决问题的地步。绝对没有！还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一些线索有待核实。古索很有信心。而我就像安娜修女站在塔顶上，还看不到什么希望。 ”

“ 对于老巴泰勒米，还没有查出什么情况么？ ”

“ 没有。一个尸体的照片在报纸上印出来，只能隐约让人认出他生前的模样。还有，巴泰勒米生前常去的都是暧昧可疑的地方，那里的人从来都不热心协助警察。即使有人认出他的模样，也怕连累自己而保持沉默。 ”

“ 没有发现巴泰勒米和西门·洛里安之间的关系么？ ”

“ 一点也没有。特别是西门·洛里安用的是假名，而且不知他是从哪里来的。 ”

“ 但是，调查发现他经常去某些地方，而且有人在一些咖啡馆看见过他……一家报纸甚至说他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

“ 这一切都相当含糊不清。至于那个女人，我们没有获得明确的情况。显然，这类角色隐蔽在暗处，而且经常改变身分。 ”

“ 我那个年轻的建筑师呢？ ”

“ 费利西安·夏尔么？也没有查清。没有找到证件，没有户籍。有一本正规的军籍簿，上面登记的体格特征正确无误，但对出生日期和地点这些惯常问题的回答却是一句话‘不知道’。 ”

“ 他本人是怎么回答的呢？ ”

“ 他不作回答。他对自己的过去保持绝对的沉默。 ”

“ 对自己的现在呢？ ”

“ 同一态度。总是说：‘我没有杀人，没有偷窃。’要是我反驳说：‘那您怎么解释那件事呢？’他说：‘我没有要解释的。我否认一切。’还有，已经证实，他在您家没有接到过任何信件。 ”

“ 是没有， ” 拉乌尔说， “ 我对他的生平和过去一无所知。我需要一位建筑师和装修专家时，一位朋友——我现在记不起是哪一位——把他的姓名和地址给了我。地址是他临时寄住的一户人家。我写了信，他就来了。 ”

“ 达韦尔尼先生，应当承认，在费利西安·夏尔四周围总是一团迷雾。 ” 鲁塞兰先生最后说。

第二天，拉乌尔到铁线莲别墅来，门口的仆人说小姐在花园里。

他看见她在屋前静静地做缝纫。离她不远，热罗姆躺在一张长椅上看书。他一直在医院治疗，但已开始可以出外了。他瘦了很多。眼睛有黑圈，双颊凹陷，表明他很疲惫。

拉乌尔没有停留多久。他觉得罗朗变了很多，也许精神上比生理上变得更利害。她似乎总是陷入沉思，对一切无动于衷。她几乎不回答问题。热罗姆也不比她多言。他宣称不久就要去外地。医生要他到山上去度过夏天。还有，他没有勇气再留在维齐纳了。这个地方唤起他的痛苦。

这样，达韦尔尼不论转向哪一边都碰到障碍。首先是调查停滞不前。其次是那些人的沉默和不信任。费利西安·夏尔、福斯蒂娜、罗朗·加维雷、热罗姆·埃勒玛全都向后缩，保留秘密，拒绝说出他们的印象或协助查明真

相。

不管怎样，接下来的星期四上午，他要赌一局大的。“勒博客”托马斯会来么？他有没有什么预感，什么考虑，觉得“绅士”的身分可疑，设法引他到明净居来的方式暧昧呢？这两天，他的头脑清醒些了有没有发现陷阱呢？

达韦尔尼希望他没有发现。到了约定时间，达韦尔尼打发司机到约定地点，相信托马斯不会怀疑一个醉鬼的胡言乱语，会按时赴约。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会使托马斯来赴约。他把“绅士”杀了。他犯这样的罪行难道仅仅是想从被害者口袋中掏几张钞票，而不想得到别的东西么？

不错，有一阵拉乌尔熟悉的汽车声响传来。汽车驶入花园。拉

乌尔立即来到书房，作了一番吩咐，就等客人进来。他渴望并费大力安排的会见即将实现。托马斯是唯一能向他透露这场针对亚森·罗平而策划的阴谋的人，是继续执行巴泰勒米和西门拟定的计划的人。托马斯来了。

拉乌尔把手枪从裤子口袋放到外衣口袋里，一伸手就可以拿到。这是必要的措施：那是个危险人物。

“请进。”仆人一敲门，他就说。

房门推开了。托马斯走进来，像是换了一个人，一个社会阶层较高的人，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裤线笔直，头上戴一顶精精致致的帽子。他身子笔挺，肩宽腰圆，两腿稳稳地站着。

宾主两人彼此打量了一会儿。拉乌尔立刻相信托马斯认不出他就是庄记酒吧那个“绅士”。在被他推到水中的没有社会地位和明净居主人拉乌尔·达韦尔尼之间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我通过一个代理机构找人调查费利西安·夏尔的身世，您就是那人吧？”

“不是。”

“哦！……那您是谁？”

“我是代那人来的。”

“出于什么意图呢？”

托马斯说：

“这里只有我们两人么？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吧？”

“您怕受打扰？”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要谈的事，只应让一个人听到。”

“谁？”

“亚森·罗平。”

托马斯提高声音说出这几个字来，好像期望产生使人惊愕的效果。一开头，他就采取敌对的姿势，开始进攻。他的语调和姿态都明显表示出这一点。亚森·罗平毫不犹豫。在这个地方，福斯蒂娜曾向他提起托马斯这个名字。而她与西门·洛里安和托马斯都有关系。

拉乌尔简单地回答：

“您要是来看亚森·罗平，那就碰得正巧。我正是亚森·罗平。您呢？”

“我的名字对您没什么意义。”

托马斯看到拉乌尔出乎意料地镇静，便有点窘迫，于是寻找另一种方式

进攻。

拉乌尔按了一下铃。他的司机走进来。拉乌尔对司机说：

“把这位先生头上戴的帽子脱下来。”

托马斯明白这是教训他，便把帽子递给仆人拿走，但立即又生气地大声挖苦说：

“耍大老爷的派头，嗯？的确，亚森·罗平……古老的贵族！……口袋里总是装着头衔。我可不是这类人。我不是大老爷，我没有头衔。因此，请您屈尊，降一点身分。我们谈话也可少点拘束。”

他点燃一支香烟，又冷笑地说：

“这使您大吃一惊，嗯？当然！当人们和侯爵公爵打交道，当人们发现面对一个大胆的家伙时……”

拉乌尔镇静地回答：

“当我和侯爵公爵打交道时，我尽可能做到彬彬有礼。当我和一个杀猪的打交道时，我对待他……”

“怎样对待？”

“用亚森·罗平的方式。”

他一举手，把托马斯嘴上的香烟打落，突然说道：

“好啦，别再废话。我没有时间。你要什么？”

“钱。”

“多少？”

“十万。”

拉乌尔装作惊讶：

“十万！那你是有重要情况提供？”

“没有。”

“那是恐吓么？”

“不止是恐吓。”

“是勒索，对么？”

“正是。”

“这就是说，如果我不照付，你就会对我采取行动，是吗？”

“是的。”

“什么行动？”

“我揭发你。”

拉乌尔摇摇头说：

“糟糕的打算。我从来不会接受的。”

“你会接受。”

“我不会接受。怎么样？”

“那么，我写信给警察总署，告诉他们，卷入维齐纳案件的拉乌尔·达韦尔尼就是亚森·罗平。”

“然后呢？”

“然后，亚森·罗平会被逮捕。”

“然后呢？你拿得到十万法郎么？”

拉乌尔耸耸肩膀说：

“笨蛋！只有我是自由的，怕你会害我的时候，你才能吓住我。想别的办法吧。”

“全都想了。”

“什么？”

“那就是费利西安。”

“你有对他不利的证据么？他是盗贼的同谋？凶杀犯的同谋？他会坐牢？上断头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不在乎，何必给人家五千法郎去了解他的情况呢？”

“这是另一回事。不论他是在监狱还是在其他地方，我都不在乎。你知道是谁让人逮捕费利西安的？就是我。”

在静默中，拉乌尔听见托马斯发出窃窃笑声。他感到有点不安。

“你为什么笑？”

“不为什么……我回忆起一件事。”

“什么事？”

拉乌尔的不安心情消失了。他觉得有些事情终于即将从过去冒出来了，他就要了解自己为什么被卷入这样一件不明不白的案子的原因了。

“什么事？你说。”

托马斯一字一句说：

“你认识德拉特勒医生吧？”

“认识。”

“过去你的同谋曾经把他绑架，送到外省一个小旅馆。你在那里生命垂危，是他替你做了手术，救了你的命，对么？”

“啊！这老八辈的事，你居然知道。”拉乌尔相当惊讶地说。

“我还知道别的事。是德拉特勒医生把年轻的费利西安介绍给你的，对么？”

“对。”

“你知道，德拉特勒医生并不认识这年轻人，介绍信是由医生的仆人巴泰勒米写的。这人后来在桔园别墅被杀了。”

“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对我说什么。”

“耐心点。用不着等很久。你得确切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巴泰勒米安排费利西安进入你家的。”

“和费利西安串通好的。”

“当然。”

“这种小阴谋意图何在？”

“敲你一笔。”

“但事情失败了。巴泰勒米死了，费利西安入了狱。”

“对，但我为自己的利益把这件事重新捡了起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秘密。”

“这秘密我一点也不清楚。说实在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耐心点。我要用倒叙——就是追溯过去——告诉你。十五六年以来，巴泰勒米远远地关注着费利西安的生活，当时这年轻人正在为获得建筑师的文凭而工作。以前他曾当过杂货店的店员，行政机关的小职员，外省汽车修理厂的学徒。我们由此可追溯到巴泰勒米在普瓦图一个农庄里遇见他的时期，那时费利西安是和农庄的孩子一起养大的。”

拉乌尔对这段叙述越来越感兴趣，不无担心地想知道对方到底要说些什么。他问道：

“当然，费利西安知道这些详情，为什么他拒绝提供给预审调查呢？”

“他也许知道。”

“巴泰勒米怎么知道呢？”

“通过刚死去丈夫而成为他的朋友的农妇。她秘密告诉他，从前一位妇女把一个小孩交给她抚养，并交给她一大笔钱作为日后的用费。”

拉乌尔开始感到不安，但说不出原因。他低声说：

“这是哪年发生的事？”

“我不清楚。”

“但可以通过那位女人知道。”

“她已去世。”

“巴泰勒米会知道。”

“他也死了。”

“既然你知道，他一定说出过。”

“是的，他对我说过一次。”

“既然如此，说个清楚。这女人是谁？小孩的母亲？……”

“不是他母亲。”

“不是他母亲！”

“不是的，是她把他拐走了的。”

“为什么？”

“我想是为报仇。”

“这女人的样子怎么样？”

“很漂亮。”

“很有钱么？”

“她似乎很有钱。她出门坐汽车。她说过她要回来，但永远也没再来。”

拉乌尔更加不安了，大声说：

“什么！她告诉了小孩家的情况么？比如小孩的名字？是叫费利西安么？”

“费利西安这名字，是农妇起的……她给他起了费利西安和夏尔两个名字……有时用一个……有时用另一个……”

“真正的名字呢？”

“农妇不清楚。”

“但她知道别的事么？”拉乌尔大声说。

“也许……也许……但她什么都没说……”

“你说谎！我看得很清楚，你在说谎。她知道别的事，而且她说了。”

“她什么也不知道。但巴泰勒米和她有私情时，曾调查过这女人。有一次，她乘坐的汽车开出村庄十公里抛了锚，她不得不在邻近一个小镇停下来等待调换零件。在修理车间里，修理工在一个坐垫下面发现一封信。那妇女名为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

达韦尔尼听了惊跳起来：

“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

“对。”

“那封信怎样了？”

“巴泰勒米从修理工那里偷了。”

“你看见信了么？”

“巴泰勒米念给我听过。”

“你还记得么？……”

“不大记得了。”

“有什么记得的？”

“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小孩父亲的名字。”

“快说！一分钟也不要延误，快说。”

“拉乌尔。”

拉乌尔·达韦尔尼跳起来抓住那人的两个臂膀。

“你说谎。”

“我可以发誓。”

“你说谎！你凭空捏造，拉乌尔这个名字并不意味着什么。在法国有十万个叫拉乌尔的。拉乌尔什么？”

“拉乌尔·当德莱齐……几乎和你的姓名拉乌尔·达韦尔尼一样。亚森·罗平式的名字。”

拉乌尔站立不稳。从前他就叫拉乌尔·当德莱齐！啊！可怕！

他一生中一个可怕的时期从暗处显现出来。难道费利西安可能是？……

他对这样的假设发生反感，低声说：

“说谎！你随便编的。”

“我编不出当德莱齐这个名字。”

“谁告诉你这名字的！”

“巴泰勒米。”

“巴泰勒米是骗子。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认识的。”

“怎么说！”

“他曾经在你手下干过。”

“你说什么？”

“他是你从前的一个同伙。”

“巴泰勒米？”

“他过去不叫这名字。”

“叫什么？”

“奥居斯特·代勒隆，当亚森·罗平当保安局长时，把他安排在总理府当接待室主任。”

## 九首 领

拉乌尔低下头，回忆。在他早期的冒险生涯中，这个奥居斯特·代勒隆曾是一个最积极的同伙，曾毫无二心地参与他许多最秘密的活动。但自从发生了总理府那件事以后，他再也没有听人提起过这个人。

现在，奥居斯特·代勒隆变成了巴泰勒米，而且组织了这阴谋诡计来对付以前的老板！

看到拉乌尔的态度，“勒博客”托马斯胆子大起来。他得意洋洋地说：

“现在要二十万，少一个铜板也不行。”

他接着态度更放肆，好像还吃了亏似地说：

“你很清楚，对么？如果事情牵涉到你，你不肯付钱。但事情牵涉到你儿子，哎呀，那就难办了！你要是不付我三十万……（我开价是三十万，值这个价），我就向预审法官详细透露费利西安的身世，而且用清楚明白的方式证明他是拉乌尔·达韦尔尼的儿子，也就是说，亚森·罗平的儿子。一箭双雕，嗯？达韦尔尼就是亚森·罗平，而费利西安是亚森·罗平的儿子。这位亚森·罗平以当德莱齐男爵的名义娶了一位小姐……”

拉乌尔抬起头来，专横地命令：

“闭嘴，我禁止你说出她的名字。”

但这个名字，拉乌尔在内心深处却说出来了。他脑海里再现了全部悲剧的遭遇：起初他对克拉里斯·德蒂格清纯动人的爱情，接着是他对约瑟芬·巴尔莎摩——即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这个残忍无情的女人毫无节制的激情……经过激烈的斗争后，他最后与克拉里斯·德蒂格结了婚。结局如何？五年之后，他们生下一个男孩，在户籍登记簿上正式登记为若望·当德莱齐。孩子出生后第二天，母亲在坐月子时死了。小孩被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的手下拐走了。

那可怕的女人，仇恨和报复的精灵，有一天交托给普瓦图的农妇的孩子，就是若望·当德莱齐么？他为纪念那温柔的克拉里斯·德蒂格费尽全力寻找的若望，就是那个面目不清、不可思议的费利西安么？他到家里来是为了谋害他的么？他让人投到监牢里去的就是他的儿子，他亲生的儿子么？

拉乌尔巧妙地说：

“我想卡格利奥斯特罗夫人已经死了。”

“但小孩并没有死，他就是费利西安。”

“你有证据么？”

“法庭会找到的。”“勒博客”冷笑说。

“你有证据么？”拉乌尔重复说。

“有的，而且是确凿的证据。是巴泰勒米耐心地收集起来的。你在这里会看见的。这是这家伙一生中利害的一击！他把小孩安置到你家中，就把你抓在手里了。我今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来干的事，他本想带着贪婪的欢愉自来干。他本想来当面对你说：赶紧逃避不幸吧，要不然我把你和你儿子……你和你儿子都交给司法机关！”

“你有证据么？”拉乌尔第三次重复问。

“有一天，巴泰勒米把一个小纸袋给我看。里面是他多年来调查收集得来的证据。”

“这小纸袋在哪儿？”

“我想他交给西门的情妇，一个科西嘉女人了。他和那女人很合得来。”

“这女人可以找到么？”

“很难。自从巴泰勒米死后，我没见过她。我想警察在寻找她。”

拉乌尔长久沉默不语。后来他按铃召仆人来。

“中饭准备好了么？”

“好了，先生。”

“多摆上一副餐具。”

他推着“勒博客”进入饭厅。

“坐下。”

窘迫的“勒博客”服从了。他相信交易成功了。他毫不犹豫地把价钱定在四十万。在意外袭击下支持不住的拉乌尔·达韦尔尼是不会斤斤计较的。

拉乌尔吃得很少。即使他不像敌人推测的那样支持不住，但的确心事重重。问题似乎十分复杂，他要从各方面加以考虑之后才定下解决方案。有关费利西安那事情的解决办法尚有待寻找。当务之急，是想法对付“勒博客”托马斯的严重威胁。两人从饭厅走进书房。

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勒博客”倒在扶手椅上，痛快地吸着一支他从一盒哈瓦那雪茄中选出的大雪茄。拉乌尔走来走去，双手肯着，沉思默想。

最后，“勒博客”提出：

“经过再三斟酌，少于五十万法郎我不让步。这是合理的价格。还请注意，我已采取预防措施。要是你对我耍花招，一位朋友将把揭发信投邮。因此，你别无办法。你是卡在齿轮中间。不要再讨价还价了。五十万。少一个铜板也不行。”

拉乌尔没有回答。他似乎很冷静，不再陷于沉思之中，像一个已下决心的人，什么也不能使他改道。

十分钟后，他看看桌上的小座钟。接着他在电话机前坐下，拿下听筒，拨了电话号码。

当他接通电话时，他问道：

“是警察总署么？请接鲁塞兰先生的办公室。”

没过一会儿，他接着说：

“我是拉乌尔·达韦尔尼。您是预审法官先生么？很好，谢谢……是的，有新消息。在我家里，就在我身旁，有一个人积极参加了维齐纳发生的事件……他还没有招供，但从情况看来，他不得不招供……喂！……就是这件事……最好是您派人来逮捕……派古索探长来么？很好。啊！用不着担心，他逃不了。他已被绑住手脚，躺在地上……谢谢，预审法官先生。”

拉乌尔放下听筒。

“勒博客”托马斯越听越惊愕。他脸色灰白到难以辨认。他结结巴巴说：

“你发疯了！这是什么意思？把我交给……就是同时把你和费利西安交给警察。”

拉乌尔似乎没有听见他说话。他已采取行动，而且继续行动，好像“勒博客”不在场，好像他在执行一个与“勒博客”无关的行动计划。一切仅与拉乌尔·达韦尔尼有关，与托马斯无关。

“勒博客”不禁掏出手枪，上了子弹，瞄准对方。

“对疯子只有枪杀。”他说。

但他没有放松。枪杀了达韦尔尼，他就达不到目的，拿不到钱了。还有，

拉乌尔为了把“勒博客”投入火中，会自己扑入火中么？这说不过去。这或是虚张声势，或是误会，或是错误。不管怎样，还有半个小时可以解释清楚。

“勒博客”点燃第二支雪茄烟，开玩笑道：

“亚森·罗平，你玩得很高明。的确，你是名副其实，比巴泰勒米说的还利害。好利害，这巧妙的反击！但吓不倒我。亚森·罗平，好好想一想，即使你把我交出去，你也不过是交出一个想敲诈同类的人。而且这个同类是亚森·罗平。吃亏的是你！说到底，你并不了解我。为什么你认为我有什么事要怕警察？我？我清白得很。没犯过一点小过失。”

“那么，你为什么脸色发青？为什么偷眼看小座钟？”拉乌尔对他说。

“老朋友，我跟你一样。我对你再说一遍，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诚实的人，转过身来。拿这钥匙去打开写字台。你看到那一格上有一个卡片匣么？把它递给我，谢谢。我有一些时刻准备好或几乎准备好的卡片匣。你的卡片就在这个匣子里。”

拉乌尔按照字首顺序寻找。“找到了。你是属于下这一格。”

“下这一格？”

“当然……我是按照托马斯这个名字来分类的。”

他拿过卡片，高声念起来。

“‘勒博客’托马斯就是说勒博马客托马斯。身高：一米七十五公分。胸围：九十五公分。刷子状的胡子，前额光秃。表情庸俗，有时粗野。家中地址：格雷尼勒哈尔德沃街二十四号，楼下是他的情妇，一个卖肉类食品的女人。喜欢的气味：白丁香味。在他的衣框里，有两条天蓝色的丝衬裤，四双丝短袜。托马斯，没有意见吧？”

托马斯惊愕地望着他。

“我继续念下去，”拉乌尔说，“该托马斯是蹩脚画家西门·洛里安的兄弟，两人是桔园别墅行窃的老巴泰勒米的儿子。”

托马斯站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全是流言蜚语！”

“这是事实，警察马上会进行搜查的，很快就可以证实。或是在你居住的地方，或是在卖肉类食品的女人家里，或在你常去的庄记酒吧进行搜查。”

“那又如何？”“勒博客”虽然忧虑不安但仍想充好汉，大声说道，“那又如何？你想这会把我怎样？你以为搜得出什么定我的罪的东西么？”

“至少可以把你关进监狱。”

“那就和你同时关进去。”

“不会的。这一切，不过是我为司法机关准备的犯罪记录。表面和并不重要的部分，我们把它留在桌子上，直至古索探长到来。但还有更重要的。”

“什么？”“勒博客”问道，声音里缺乏自信。

“你的秘密生活……有些细节……你干的某些事……我很容易把警察引到这些事上面去。我掌握了全部材料。”

托马斯用抽搐的手摆弄着小手枪，慢慢朝着汽车库旁的花园的落地窗退去，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胡扯！……亚森·罗平式的诡计……没有一句真话。没有任何证据。”

拉乌尔走近他，客气地说：

“放下你的小手枪……别想逃走……我们不争吵！好好谈。还有十五分钟。听着，我的确还没有时间收集真正的证据。这将留给古索和他的同事去

干。再说，你最近干了一件事。嗯？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事了？只有三天……这可不是小过失！”

托马斯脸煞地白了。那谋杀罪是刚犯下的，他不可能忘记那可怕的情景。拉乌尔明确地说：

“你没有忘记人们称为‘绅士’的那个汉子以及雇佣他调查我的代理机构吧？为什么你替代他到这里来？”

“是他要求的……”

“不是事实。我给代理机构打过电话。几天来没人看见过他……对，星期天晚上以后……于是我进行了调查，我到了你常去的庄记酒吧。星期天晚上，你们两人喝醉了，一起出去的。从此以后，没有他的消息。”

“这不足以证明……”

“足以证明。有两个证人在码头上遇见你和他。”

“后来呢？”

“后来么？人家听见沿着塞纳河……你们打起架来……那个汉子大声呼救……这两个见证人，我知道他们的名字……”

“勒博客”没有提出反驳。他本可以问为什么这不露面的证人没有出现，甚至没有显示他们的存在。但他什么也不再想了，惊慌得气喘吁吁。

“既然如此，”拉乌尔不让他匀过气来，接着说，“你应当向证人解释你对同伴干了什么，他是如何淹死的。他实在是淹死了，昨夜人家找到他的尸体……在远一点的地方……在天鹅岛附近。”

“勒博客”用袖子的翻口擦擦额头。无可怀疑，他想起罪行发生时可怕的情景，醉汉落下堤坝，挣扎、消失在黑沉沉的河水中的情形。尽管如此，他试图抗议：

“人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

“也许是这样，但将来有一天总会知道的。‘绅士’曾通知他的雇主和代理机构的同事们。就在出事的那天早上，他对他们说：‘要是我遇到不幸，就去问一个名叫托马斯的人。我怀疑这个人。在格雷尼勒的庄记酒吧就可以找到他。’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你的……”

拉乌尔感到对方精神垮了。任何抵抗都结束了。托马斯完全为他所控制，无力反抗，想不到，猜不出拉乌尔要凭意志的专横力量把他如何处治。他已准备好不管人家怎么吩咐，他都照办不误。他怀有的不仅是杀人凶犯的惶恐，而更是在一个发号施令、调动千军万马的首领面前的溃败。拉乌尔把手搭在他肩上，强制他坐下，宽厚温和地对他说：

“你不逃跑，对么？我的仆人都在监视你。相信我，你不是亚森·罗平的对手。要是你听我的话，你可以脱身，而且决不会吃亏。只是你得服从我，而且不要不乐意。勇敢坦率些，回答问题。你不没有犯罪记录？”

“没有。”

“没有干过偷窃或欺诈勾当？”

“没有干过。”

“没有人怀疑你，没有人能控告你么？”

“没有。”

“在人体检测处没有留下身体特征记录么？”

“没有。”

“你能发誓么？”

“我向你发誓。”

“这样，你是我的人。过几分钟，古索和他的手下会来到。你让他们逮捕你。”

“勒博客”害怕地拒绝，眼神惊恐。

“你发疯了！”

“你已被我抓住。这比被警察抓住要严重得多。落在警察手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不过是换换手罢了。这样你还可以为我效劳。”

“为你效劳！”托马斯眼睛发亮地说。

“当然，而且这样的效劳会得到报酬的。而且是重酬！是这样！我想知道费利西安是否我的儿子，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问他。我得不惜一切代价看着他。还有，如果他是我儿子，你想我会让他留在监狱里么？”

“这件事没有补救的办法……”

“有。直到现在警方只有一些推测。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你被逮捕，向他们招供，将推翻他们指控的理由。”

“招供什么？”

“在老巴泰勒米行窃那一天，你兄弟西门受伤那一夜，你干了什么？”

“在他们两人同意下，我租了一辆小货车，在夏图附近等着，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我。晚上十二点半左右，我以为他们已从另一条路回家，就走了。”

“好。你回去的时间，你能证实么？”

“能。因为我把小货车开回车库里，和守夜的人说了话。那时是早上一点多钟。”

“好极了。就这样，你把这一切确切地告诉预审法官。你说你曾在夏图附近等候。但将近午夜时，你听清楚，将近午夜时，你担心起来，到桔园别墅那一侧的维齐纳去转了一圈，进了池塘边的死胡同，拖了那条小艇。而且你还看见在桔园别墅前发生的一切。你由于没有见到老巴泰勒米和西门，也没有在大道上遇见他们，就回到小货车旁。完了，就这样说。”

托马斯留神地听着。他摇摇头。

“太危险！人家会控告我是同谋。想想看。提到桔园别墅和乘小艇溜达，这等于说我知道发生的事件。”

“你不过是盲从，最多坐六个月的监牢。对你来说，要紧的是你能说明你兄弟和热罗姆·埃勒玛受袭击的时候你回到巴黎了。”

“是的，但我少说也得坐两三年牢。而费利西安却将得到释放。”

“正是这样。一旦预审不能肯定在小艇里被人看见的是费利西安，而认定在桔园别墅周围转悠寻找钞票的是你，那头指控费利西安的不可靠的推测就会被推翻了。”

最后一次犹豫后，“勒博客”说：

“就这样吧，只是……”

“只是什么？”

“要看出什么价钱。我冒的风险比你所想的要大得多。”

“你将得到的报酬，也比你所值的要大得多。”

“多少？”

“费利西安获释之日给你十万。你获得自由时给十万。你一下子获得两笔巨款。”

“勒博客”眨眨眼睛，结结巴巴说：

“二十万……是个大数目。”

“这是诚实的价值。用这笔钱，你可以到外省或国外买一个肉类食品店了。你知道，亚森·罗平的诺言，等于法兰西银行的签字。”

“这我相信。只是，不管怎样，可能会有麻烦。”

“什么麻烦？”

“要是有人发现我过去干过的一些事，把我送到监牢里去呢？”

“我使你逃走。”

“不可能！”

“傻瓜！你父亲当总理府接待室主任时，我揭发了他，我不就是在我公开宣布救他的那一天让他在巴黎城中逃走了么？”

“那是事实。不过，你有足够的钱么？”

“这话真幼稚！”

“越狱要花很多钱。”

“你不用担心。”

“要成千上万！越狱的费用和你答应给我的补偿……数目很大。你有把握么？……”

“你再转身……伸手到写字台深处，和卡片匣同一格……找到了么？”

托马斯遵命拉出一个布袋。

“这是什么？”

“灰布袋。”他结结巴巴说。

“好好瞧瞧……我在布上开了一个口……你看见一叠叠的钞票么？这是加维雷大叔的钞票，是老巴泰勒米在桔园别墅盗出来的。”

“勒博客”站立不稳，倒在一张椅子上。

“我的天！我的天！你这家伙是什么人！”

“必须过好日子，”拉乌尔冷笑说，“还得资助手头拮据的朋友。”

“但你是怎么找到的？……”

“这不难！第二天早上，我想西门·洛里安可能在花园或其他地方找到了袋子，也许还没有被人家取去，因此我马上跑到他受伤的地方。我没有估计错。袋子滚到相当远的草丛里，没有人看到……我不想让它丢了。”

托马斯一时震惊，不再用不尊敬的“你”称呼拉乌尔了：

“啊！您真是一个首领。”

他自发地伸出两个拳头。

“警察的汽车快到了。首领，把我捆绑起来吧。你有道理。我是你的手下。父亲是这样，儿子也一样。我们居然向您进攻，真是愚蠢！”

“这是事实……不过，你父亲是个老实人，过去……我从别处得知，他曾想方设法重新变成诚实人。”

“是这样，但费利西安的事使他烦恼。西门强迫他把这件事翻出来，还强迫他去桔园别墅行窃。他说：‘去偷窃，行，我接受。去敲诈，也行，我觉得有趣。我们以后会变得富有。但不要杀人，对么？’”

“但他杀了人。他扼死伊丽莎白·加维雷。”

“首领，您同意我说出我的看法么？是这样，老头并不是有意杀人的。当少女掉在水里时，他还追上去救她。是的，是去救她……老头是会产生这样的冲动的。但在把她救出水后，他看到珍珠项链，于是失去了理智。”

“我也是这样想。”拉乌尔说。

他听到汽车声时又说：

“特别是，不要说出你父亲的真实姓名。把从前在总理府接待室的事和今天的事混和起来，就会引起对亚森·罗平的注意。我希望不至于这样。在现在这件案子中，我的处境已够困难了。因此，你要谨慎，不要偏离我们定好的说法。不要多添一句话。受人怀疑时，最好的回答是沉默。请相信我，老朋友。”

他走近“勒博客”，友好地说：

“还有一句话：对你杀死‘绅士’的事，不要过于担心忧虑。”

“啊！为什么？”

“那‘绅士’就是我。”

托马斯高高兴兴地让古索探长逮捕他。灰布袋的换手，亚森·罗平扮演“绅士”的胆量和完美，得知自己没有杀人的意外欢喜……这一切都使他愉快、轻松。有了这么一位保护人，他还怕什么呢？他到明净居来本是捣乱的，而他走向监狱时却像一个大获全胜的人，一个要把司法机构打翻在地，为恩主效劳，以获取更大胜利的人。

“达韦尔尼先生，祝贺您，”古索探长高兴地对拉乌尔说，“看来，这家伙卷入了我们的案件，对么？”

“当然！这是西门·洛里安的兄弟！”

“嗯！什么？他兄弟！您是靠什么奇迹把他逮住的？”

“哦！”拉乌尔谦逊地说，“我没什么功绩。这蠢东西是自投罗网。”

“他想干什么？”

“对我敲诈……”

“什么原因？”

“有关费利西安·夏尔的事。他来对我说，费利西安是西门的同谋，为了从西门那里偷得灰布袋，把西门杀了；这件事他有证据。如果我想保守秘密，就要付给他一大笔钱。作为回答，我打电话给鲁塞兰先生。探长先生，审问他吧，我相信您会获得对您有用和使您光荣的供词。”

托马斯被警察拖到门口，转过身来对着拉乌尔，装作愤怒和仇恨的样子：

“好先生，您得付出代价！”

“同意。还加上利息！”

“勒博客”吹着口哨走了出去。

拉乌尔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汽车开了。

与习惯相反，拉乌尔没有作出任何动作来表示胜利的喜悦。尽管把托马斯送入监牢是多么漂亮的胜利！但他还是一声不吭，陷入沉思。他想到关在牢房里的费利西安。这是他的儿子么？他能把这年轻人从监牢里救出来么？这个身分不明的儿子，是巴泰勒米和西门·洛里安的同谋么？

## 十 “我，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命令……”

一个闷热的星期天，拉乌尔来到邻近维齐纳的小城夏图，在一条街道上停下步子。在这条街和沿塞纳河的一个园圃之间有一栋两层楼房，里面有带家具的房间出租。他经过一个女老板开的咖啡店，登上二楼，沿着半明半暗的走廊走到第五号房间。钥匙插在门上。他敲了门，没人答应，于是他悄悄地进入里面。

福斯蒂娜坐一张破旧的铁床上睡着了。这张床和一个五斗橱、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就是这个阁楼间的全部家具。

她没有离开维齐纳。她那决不改变的报复意愿使她留在西门·洛里安去世的地方。在医院里，人们留她当护士助理。由于地方有限，她在外面租了一个房间。每天晚上她回来睡觉，星期日住在这里。

这一天，她大概在缝补衣服时睡着了，因为她的肩膀裸露着，衣服搁在膝上，手上还戴着顶针，拿着穿在针上的线。从窗口望出去，透过园圃里的树梢，可以看见平静的河面。

有许多报纸摊在她周围的床上和桌上。这表明她十分关注最近几日发生的事情。拉乌尔从远处可以看到一些标题：《西门·洛里安的兄弟被捕。第一次审讯》《两兄弟可能是老巴泰勒米的儿子》。

他再次端详福斯蒂娜，觉得她和兴奋冲动时一样美，也许更美，因为面相平和下来，显得纯洁。他想起雕刻家阿勒瓦尔塑造的菲里尼像。

这时候，一线阳光在云缝间漏下来，从窗户射入。拉乌尔一直盯住她，轻轻地走近她，等待阳光照射到她睡着的脸上，闭起的眼睛上。当她感到不舒服时，会慢慢打开长着长睫毛的眼皮。

她还来不及醒过来，拉乌尔已经抓住她的肩膀。让她躺在床上，替她盖上被子，不让她的手脚动一动。

“不要叫喊！不要说话！”拉乌尔小声命令道。

“放手！放手！”她生气地嘟哝着，试图挣脱。

他把手按着她的脸。

“别作声。我不是作为敌人来的。你只要服从我，用不着害怕。”

她猛烈地挣扎，继续骂他，虽然那只有力的手封住了她的嘴巴。但是她的抵抗变弱了。他俯身向着她，反复说道：

“我不是作为敌人来的……我不是来袭击的。我只希望你听我说话，回答我的问题。不这样做的话，倒霉的是你。”

他再次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按在床上，又俯身对她低声说：

“我看见了西门的兄弟托马斯。我和他谈了很久。他向我透露了他所知道的关于费利西安的事实。其余的有待你告诉我了。福斯蒂娜，你知道我的为人，我不会让步的。要就是你说出来，立即说，你明白，立即说……或者……”

他的脸朝那张愤怒而惊惶的脸凑过去。福斯蒂娜避开那两片压下来的嘴唇。

“福斯蒂娜，说呀，说呀。”他的声音变了。

她看见眼前拉乌尔那无情的眼睛，大为惊骇。

“放开我。”她被制服了，低声说。

“你说么？”

“说。”

“现在就说？……不绕弯子，毫无保留？”“是。”

“以西门·洛里安的头发誓。”

“我发誓。”

他立即放开了她，朝窗口走去，把背向着她。

等她穿好衣服，他走回来，带着遗憾的心情细看了一会儿，好像美丽的猎物逃脱了。两人迅速而明确地对起话来。

“托马斯认为费利西安是我的儿子。”

“我不认识托马斯。”

“但通过西门·洛里安，你认识他父亲老巴泰勒米，是么？”

“是的。”

“老头信任你么？”

“信任。”

“你对他的秘密生活知道些什么？”

“不知道。”

“对于西门·洛里安的生活呢？他的计划呢？”

“不知道。”

“甚至他们对付我的阴谋也不知道？”

“不知道。”

“但他们告诉过你，费利西安是我儿子。”

“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

“没有提供证据么？”

“我没有要他们提供证据。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但与我有关。”拉乌尔面容紧张地说，“我得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儿子，他们是否利用偶然收集的某些材料来演出一场喜剧，或者企图利用一事实以威胁我？我不能在这种含糊不清的情况下生活……我不能……”

他的口气表明，他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她似乎觉得惊讶，更强调地说：

“我不知道。”

“也许是这样。但你有办法知道，或至少使我知道。”

“什么办法？”

“托马斯肯定巴泰勒米把一个小纸袋交给了你，那里面放了有关这件事的文件。”

“是的，不过……”

“不过什么？……”

“有一天，他重新读了这些文件，就当我的面把它们烧掉了，也没有说出原因。他只是保留着其中的一份，并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封好，交给了我。”

“有什么吩咐么？”

“他只是对我说：‘把它搁在一边。以后再说。’”

“你可以让我看看么？”

她犹豫起来。

“为什么不让我看呢？”拉乌尔坚持说，“巴泰勒米已经死了。西门·洛里安也死了。托马斯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她皱起眉头，思索良久，眼光有些茫然。然后她在五斗橱的一个抽屉里

找出一个夹有吸水纸的垫板，里面有一些信件。她从中找出一个信封，毫不踌躇地拆开，抽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

她想先知道这纸上几行字的意思，再决定是否可让别人看。

一读之下，她吓了一跳。但她不作声，把纸片递给拉乌尔。

上面写的是一句话——更确切地说是两句——像是专制暴君或集团头目对下属的专横命令。字迹傲慢、滞重、臃肿、十分用力。拉乌尔一眼就认出是他从前称为地狱的那个女人的字迹。她下达残忍命令时那种傲慢粗暴的方式，他怎么认不出呢？

他三次重读那可怕的字句：

“如果可能，把孩子培养成盗贼，罪犯。日后与其父作对。”

高傲的花押画的是两把剑。

拉乌尔苍白的脸色引起少妇的注意，这种脸色是由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复苏的恐惧，过去的不安加上现在最可怕的威胁所引起的。这时候，她十分好奇地、几乎带着同情心看着他那痛苦的脸和他为控制情绪所作的努力。

“仇恨……报复……”他强调地说，“你理解么？福斯蒂娜……这个女人，除了仇恨和报复，没有别的……她需要的，渴求的是作恶……这是怎样一个傲慢而邪恶的怪物！……你到今天还看到了她的恶行……为了反对我，竟要把这孩子拐走，培养成一个罪人……我一生无所畏惧，但我一想到她就感到害怕。想到又得开始那可怕的斗争……”

福斯蒂娜走近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低声说：

“过去不会重新开始……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已经死了。”

拉乌尔向她跳过去，急切地问：

“你说什么？……她死了……你怎么知道的？”

“她是死了。”

“光肯定是不够的。你看见她了么？你认识她么？”

“是的。”

他大声说：

“你认识她！这可能么？多么奇怪！有两三次我怀疑你是不是她的密使……你是否继续她毁灭性的工作来对付我。”

她摇摇头。

“不是的。她从来没对我说过话。”

“说下去吧。”

“十五年前，当我还是小孩时……有人把她带到我的科西嘉村庄，安顿在一个小屋子里。她那时已经半疯了，不过还温和平静……她亲热地引我到她家里。她从不说话……老是哭，也不擦眼泪。那时她还漂亮……但很快就被一种疾病毁了身体……六年前，有一天……死了，我还守了灵。”

“这话可靠么？”拉乌尔感情激动地说，“她的名字是谁告诉你的？”

“村里人都知道，……还有……”

“还有什么？”

“我从老巴泰勒米和西门·洛里安那里晓得的。他们到处找她，在她死前不久在村庄里找到她。就是在那几个星期中，西门和我相爱了。后来他把我带到巴黎……”

“为什么他们要找她？”

她犹豫了一会儿，解释道：

“我已告诉您，我不知道西门和他父亲的秘密生活……今天我才知道他们干了坏事。他们一直瞒着我。但是，慢慢地，一点一点，我猜出了费利西安的历史……不是全部，连西门和他的父亲也不知道全部。”

拉乌尔问道：

“巴泰勒米真的是在普瓦图一个农庄里找到他的么？”

“是的。”

“是卡格利奥斯特罗安置的么？”

“不能十分肯定……西门认为，那封汽车修理工找到的信，也许是他父亲捏造的。”

“但是，你手上这道命令……肯定是卡格利奥斯特罗夫人写的，它从何而来？”

“西门也不知道。”

“但这命令关系到农妇养大的那个小孩，就是费利西安·夏尔。”

“这还有可疑之处。巴泰勒米对此事没有说清楚。西门和他曾找到卡格利奥斯特罗夫人的踪迹，乘船到了科西嘉，不过毫无效果。”

“他们目的何在？”

“我现在了解到，巴泰勒米的目的是向您出示一份文件，证明费利西安是您的儿子。”

“然后从我身上榨取钱财。在这项计划中，费利西安是同谋么？他是否像托马斯所说的，和他们串通一气，同意到我家里来？他是否如卡格利奥斯特罗夫人所希望的那样，变成了一个骗子，一个罪犯？”

“我不知道。”她诚恳地说，“我从来没有和费利西安·夏尔讲过话。”

“只有他能向我提供情况。”拉乌尔说，“我只有问他才能了解全部细节。”

停了一下，他继续说：

“是我让人逮捕托马斯的，不过得到他的同意。”拉乌尔说。“让他搞乱预审，推翻对费利西安的指控。要是费利西安自由了，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福斯蒂娜，他不会有被你报复的危险吧？”

“不会有，”她明确地说，“不会有，如果他没有害死西门的话。我只认这一点。我活在世上，不可能放弃复仇的念头。我认为罪行得到惩罚，西门才能安息。”

谈话结束，拉乌尔把手伸给福斯蒂娜，但她拒绝握手。

“好吧，”他说，“我知道您不会给我信任或友谊，但是，福斯蒂娜，我们不要作仇人。至于我，我感谢你说出了……”

拉乌尔回到明净居以后，除了到维齐纳作短途散步或到附近走走外，再也不出门。好几次他看见热罗姆·埃勒玛走向铁线莲别墅或从那里出来，似乎已经放弃到山上去疗养的计划了。他甚至看见罗朗·加维雷陪伴着他。两个年轻人并排在一条大道上沉默无言地走着。

拉乌尔从远处向他们打招呼。他觉得罗朗不想和他谈话。

有一天，拉乌尔被预审法官召去。这位法官觉得困惑。因为托马斯不越出拉乌尔指定的十分狭小的辩护范围。他一点儿也不犯错误，他一口咬定所干的事，再不改口。鲁塞兰再精明，也抓不到他的空子。他只是说：“这件事是我干的……那件事是我干的……其余的不知道。”

“他们一申述就把什么都说了，托马斯和费利西安都是如此。”鲁塞兰

说，承认自己的尴尬，“要不翻来覆去总是那么一套，一成不变，就像背课文。要不就是打定主意，决不开口，没有半点儿空子可钻。达韦尔尼先生，您知道我的印象么？我觉得这一切就像有一种超人的力量试图用托马斯来替换费利西安·夏尔。”

鲁塞兰望着正在想事的拉乌尔。拉乌尔心想：

“这法官并不那么笨。”

鲁塞兰继续说：

“这很奇怪，嗯？我开始认为费利西安无罪了。不过托马斯说他那晚上在池塘边转悠，这点我还接受不了。我曾把小艇的主人召来，让他与费利西安和托马斯对质。他没有以前那么肯定了。怎么办？”

他一直盯着拉乌尔。后者点点头，表示同意。最后，预审法官突然转换话题说：

“达韦尔尼先生，您知道么，上层对您的评价很高。”

“唔！”拉乌尔说，“我曾有机会为上层人士效劳过。”

“对，我听说过这些事……不过不知详情。”

“法官先生，等您哪天有空，我会详细告诉您的。我的一生并不缺少有趣的事。”

总之，事情似乎在朝好的方面转化。某些问题弄清楚了。福斯蒂娜所扮演的角色也明朗化了。过去她与卡格利奥斯特罗夫人有一些不算密切的联系，她与西门·洛里安偶然发生的爱情使她来到法国，不知不觉地稍稍卷入了者巴泰勒米和他儿子的阴谋。她只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唯一的目的是为爱人报仇。

此外，卡格利奥斯特罗夫人肯定死了，这使拉乌尔高兴。她从前签发的恶毒命令看来也不可能加害于费利西安了。对付拉乌尔的行动，本来只有在卡格利奥斯特罗夫人的领导下才可能成功，现在由巴泰勒米和他的儿子那种次要人物来施行，得到的当然只能是否定的荒唐的结果。确实，拉乌尔突然面对着一个也许是也许不是他儿子的年轻人，却没有任何办法得知真相。因为在命运除掉了巴泰勒米和西门·洛里安后，看来没有人知道事实真相了。这样过了三个星期。一天早上，拉乌尔得知费利西安得到法庭不予起诉的判决。

十一点钟时，费利西安打电话来，要求允许他当天来取东西。

中饭以后，拉乌尔在大湖周围散步时，看到罗朗和热罗姆坐在岛上一张长凳上。时值八月，天气晴朗，刮起微微的北风，风很小，甚至连树枝也不摆动。

拉乌尔第一次看到两个年轻人在谈话。热罗姆兴奋地讲着，罗朗认真听着，简短地回答，然后又认真听，眼睛看着她手里拿着的花。

他们俩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热罗姆转身对着少女，又再说了几句话。她点点头，望着他微笑。

拉乌尔从容不迫地回到明净居，但想到再见这个突然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位置的陌生人，仍然有点激动。虽然对这个人他并不感到冲动，心并不觉得十分同情。相反，因为这年轻人可能会要求得到父爱的权利，他反而少了一些好感。

总之，费利西安如果只是来取东西，并和他握握手，拉乌尔是不答应的。他首先要跟他把事情说清楚，然后一起生活，这样他可以从容研究这年轻人。

问题还不在于知道费利西安是否他的儿子，而是在于他是否以他的儿子出现。总而言之，到底费利西安是不是巴泰勒米和西门·洛里安的同谋？是否参加了阴谋？全部证据作的都是肯定的回答。至于确凿的证据，只有这年轻人的言行才能提供。

“费利西安先生来了么？”他问园丁。

“先生，他来了一刻钟。”

“身体好么？”

“费利西安先生似乎相当不安。一来就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

“奇怪……”达韦尔尼低声说。

他跑到小房子门口。

门已关上。

他不安地围着房子转，摇着房间的窗户，却无法打开。他侧耳细听。

房子里面发出呻吟声。

他打破一扇窗玻璃，扭开插销，跳过去，把窗帘一下子拉开。

费利西安靠着一把椅子跪着，耷拉着脑袋，一条浸透鲜血的手帕紧贴在颈上，身边的地上有一把小手枪。

“受伤了！”拉乌尔大声说。

年轻人想回答，但昏了过去。

拉乌尔急忙跪下，听听他的心脏，检查他的伤口，摸摸小手枪，心想：

“他想自杀。他的手臂还在抖动，伤势不是十分严重。”

拉乌尔一边照料他，一边看着他那灰白的脸。一连串的问题涌到嘴边：

“你是我和克拉里斯·德蒂格的儿子么？你是盗贼和罪犯，是两个已死的大盗的同谋么？你这不幸的人，为什么想自杀？”

五分钟后，仆人们都来到受伤者周围。

“不要透露风声，懂么？”拉乌尔命令道。

他在一页信纸上写了几行字：

福斯蒂娜：

费利西安企图自杀。不要让人家知道。快来照料他。我不想请医生。您告诉医院有人需要一个护理人员。

他封好信封，打发司机送到医院。

当汽车带回福斯蒂娜时，拉乌尔正在小房子门前等候。“你们两人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面，对么？”

“没有见过。”

“西门·洛里安没有向他谈过您么？”

“没有。”

“在西门与死神作斗争的那几天里，他不是到医院里去么？”“是的。但他没有注意到我，正像对其他护士一样。”“好。不要向他透露您是谁，也不要让他知道我是谁。”她走进小房子。

## 第二部 两场惨剧中的第一场

### 一 订 婚

就这样，在六星期中，形势逐渐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正如拉乌尔·达韦尔尼一开始就本能地感觉到的那样，两部截然不同的惨剧混在一起，两条道路偶然地交汇在一起。一方面，是拉乌尔·达韦尔尼有一天跟踪一个携带成摞钞票的人，到了维齐纳，并用偷来的钞票购买房子和支付搬迁费用。这一连串行动把巴泰勒米和他儿子也引到同一地方，两人在准备对拉乌尔敲诈勒索时，下手偷了藏在桔园别墅中的钞票。

另一方面，同一天——这是两条道路的交汇处——一场与此毫无联系的惨剧，在巴泰勒米行动得手时，把伊丽莎白·加维雷引到桔园别墅前面。于是两场惨剧混在一起，错综复杂，神秘难测，司法机关像陷入黑暗的森林一样，根本摸不清方向。

“今天，”拉乌尔心想，“至少对我来说，这一切是简单明了的。”

两场惨剧彼此分清了。第二场惨剧（巴泰勒米敲诈的事）由于巴泰勒米和西门死了，托马斯被逮捕了，福斯蒂娜又作了供认，现在已经了结。第一场惨剧（加维雷姐妹的事只和我有间接关系）仍未了结，而且还看不到解决方案。剩下费利西安，他难以确定的行为似乎与两场惨剧都有关。”

他沉思般地重复说：

“剩下费利西安；他是敲诈勒索的对象和主要条件，不过敲诈者已经死了……这是个暧昧人物，令人不安，外表冷漠，巴泰勒米案子的神秘性都在他身上，对于这个人，我只有弄清两姐妹的惨剧才有望揭开他的真面目。在这场惨剧中，他干了什么？他是个什么人？他不会无缘无故自杀，一定有什么事使他烦乱不安，使他滚到死亡的边沿。这人是谁？他想要我干什么？”

现在，每次拉乌尔到小房子来，都用犀利的目光打量这年轻人。他多想和他谈话！年轻人高烧已经退了。福斯蒂娜不再替他包扎了。可是费利西安仍然浑身无力，意气消沉，好像他企图自杀的原因仍使他感到痛苦。

一天早上，睡在工作室的福斯蒂娜把拉乌尔叫到一旁说：

“昨夜有人来看他。”

“什么人？”

“我不知道。我听见声音，想进去，但门闩上了。两人低声谈了很久，有时沉默。后来那人走了。我没能当场发现什么。”

“那么您没了解什么情况？”

“没有。”

“可惜！”

不管怎样，拉乌尔在以后几天看到了这次晚间会见的结果：费利西安变了，脸上有了新生的表情，有了微笑。他和福斯蒂娜聊天，甚至想为她画像，而且计划开始工作。

拉乌尔不再犹豫。三天以后，在年轻人休息的小房子里，他坐到他身旁，开始说：

“费利西安，看见您康复了，我很高兴。希望我们的关系会恢复得像从前那样。但为了使这关系更友好，我们得开诚布公。是这样：鲁塞兰先生作出的决定，表明您与他办的案子无关。但并不说明您与我之间的事情就弄清

楚了。”

接着他友好地问道：

“费利西安，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您曾经生活在普瓦图一个农庄里，由一个好心的农妇养大？”

年轻人脸一红，低声说：

“一个人不容易承认自己是捡来的孩子……”

“可是……在那之前呢？……”

“对那之前的事，我记不起什么了。我的养母——她像亲生母亲一样——没有告诉我什么就死了。她把一笔钱交给了我。这些钱是一位夫人留下的……这位夫人似乎是我的生母。”

“您可记得，后来几年中，有个人在农庄里住了下来？”

“对……一位朋友……一位亲戚，我想……”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清楚，至少，我是记不起来。”

“他叫巴泰勒米。”拉乌尔肯定说。

费利西安不由自主地一跳。

“巴泰勒米？……那盗贼？……那凶手？……”

“是的，就是西门·洛里安的父亲。这个人一直在跟踪您。他知道您在巴黎和其他地方干些什么。最后是他通过我一位朋友把您介绍给我的。”

费利西安十分惊愕。拉乌尔一直盯着他，注意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反应，窥视他诚实或伪装的表现。

“为什么？”年轻人说，“他目的何在？”

“我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巴泰勒米把您安置在我身旁是怀有某种目的的。而他儿子西门到这里来是为帮助您实现某项对付我的计划。但那是什麼目的？什麼计划？我还未搞清楚。西门·洛里安没有向您暗示过么？”

“没有……对这一切，我不明白。”

“这样看来，您的计划只是在装修这房子？”

“难道我还会干别的什么事？”费利西安问道。

拉乌尔很高兴。费利西安说的是真话。他不是诈骗的同谋。即使他知道点什么，他也无论如何不会提出什么要求。

“费利西安，还有一件事。托马斯供认自己有罪么？他承认发生杀人和盗窃案那天晚上他是那小艇上的人。您不觉得这招供奇怪么？”

“为什么奇怪？”费利西安说，“既然这个人不是我。那时候我在睡觉。”

但这一次，他的语气变了，眼光躲躲闪闪，缺乏诚意，面颊发红。

“他说谎。”拉乌尔想着，“要是这件事他说谎，其他的一切也会说谎的。”

拉乌尔重重地在房间里踱步。这年轻人显然心里有鬼。他是个狡猾的人，是骗子。有一天，他会要求他作为儿子的权利，而且会像他的同谋一样进行威胁。拉乌尔怒不可遏，便向门口走去。但费利西安走过来拦住他，焦虑地说：

“先生，您不相信我，是的……是的……我很清楚……在您看来，我仍是那个夜里来打听那袋钱的下落的人，那个也许因此而打伤和杀死同谋西门·洛里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走开为好。”

“不要走。”拉乌尔粗暴地说，“正相反，我要求您留下，直到在我们

之间发现不能驳倒的事实……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的事实。”

“既然预审法官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这种事实也会是否定的。”

拉乌尔激烈地说：

“鲁塞兰先生的决定没有什么意义，它是凭托马斯的假招供作出的。而托马斯是被我寻到，出了钱才这样做的。从一开始，您的行为一直难以解释。我始终未在您身上发现过照亮本性深处的坦率或反抗的闪光。您不让人知道为什么要做出那最严重、最暴烈的行为。比如，您自杀便是一例。您回到这里来是为了向我告别，对么？是来对我说清楚事情。可是我发现您时，您手里拿着手枪，几乎要死了。那是为什么？”

费利西安不回答。达韦尔尼十分恼火。

“沉默……总是沉默……不然就是转弯抹角，避实就虚，像对付预审法官那样。该死的，回答！把我们隔开的，就是您用沉默和保留砌筑的高墙。如果您想获得我的信任，那就把它推翻！要不然，怎么办？我只有寻找，怀疑，推测，想象，到头来可能把情况弄错，冤枉您。这是您想得到的结果么？”

拉乌尔拉着他的手臂。

“您这种年纪的人自杀是为了爱情。您企图自杀那天，我调查了您当天干的事。您从远处跟着罗朗·加维雷和热罗姆·埃勒玛，他们俩从别墅走出，走向湖边。在岛上一张长凳上坐下。您看到……我也看到，他们两人出乎意料地亲密。您装作若无其事地询问我的园丁，得知他们每天都相见。一小时后，您拿起小手枪。是这样吗？”

费利西安面容紧张地听着。

“我继续说下去。”拉乌尔说，“我不知道罗朗是怎么知道了您的企图。她害怕了，三天前的晚上来看您，求您活下去，肯定您的怀疑是不对的。她说服了您，因而从那天晚上起，您高兴起来，病也好了。是这样么？”

这一次，年轻人似乎不能够也不愿意逃避这些恳切的问题。但他对于如何回答仍然踌躇不决。最后，他说：

“先生，从发生悲剧那天起，我一直没有再看见罗朗。另一天晚上到我家来的人不是她。我和罗朗只是朋友关系，她不会采取这种步骤。还有，她作了决定，并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这封信刚由她的仆人送来。”

费利西安把这封信递给拉乌尔。后者越看越惊讶。

费利西安：

不幸把热罗姆和我联系在一起。我们一起为可怜的伊丽莎白而哭泣，感到我们除了两人一起纪念她，别无其他慰藉。我深深感到，是她使我们俩接近，是她要求我们在她曾如此幸福并憧憬更加幸福的地方建立一个家庭。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难道我需要告诉您，我遇到许多阻力，怕犯错误，直到最后一刻仍犹豫不决吗？但怎样生活下去呢？我再也没有力量单独面对自己了。

费利西安，您是熟悉这种力量的。我要求您明天到铁线莲别墅来，告诉我这力量赞同我的做法。

罗朗

拉乌尔低声重读了信，慢慢地说：

“荒唐的爱情！”他嘲笑说，“这少女纪念姐姐的方式真是独特！费利西安，去看她吧，给她以支持。这里的活儿不紧迫，而且您需要休息几天。”

思索了一会儿后，他俯身向着年轻人说：

“我经常闪过的一个念头，不能不告诉您：就是两个订婚者串通一气的问题。”

“当然，”费利西安惊讶地说，“他们订了婚，自然心心相印。”

“是的，但是他们早已如此了，对吗？”

“早已如此？什么时候开始的？”

拉乌尔逐字逐句说出这可怕的话：

“在伊丽莎白还活着的时候。”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伊丽莎白结婚前两个月有人就对她设下了陷阱。这十分奇怪。”

费利西安作了一个生气的姿态，大声说：

“啊！先生，您的推测是站不住脚的！我了解这两个人，我知道罗朗爱她姐姐……不，不，我们没有权利指责她犯了这样卑鄙的罪行。”

“我不是指控。我是提出一个不能不提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不提？”

“费利西安，由于这封信。这封信字里行间显得是那样头脑不清！……”

“罗朗是一个诚实高尚的人。”

“罗朗是一个女人……一个正忘乎所以的女人。”

“我可以肯定，她没有忘乎所以。”

“对，但她建立家庭的条件……大概她不会觉得不愉快。”拉乌尔开玩笑地说。

费利西安严肃地站起来说：

“先生，我请您不要再说下去了。罗朗不是您怀疑的这种人。”

拉乌尔把信递还给他，在草坪上走了几步。他感到只要坚持下去，是可以深入了解这个隐秘的人的内心的。他已经发现了让年轻人激动和反感的事情。他想再问下去时，听到了栅门打开的声音。

“哎呀！”他低声说，“是古索探长来了。这兆头不祥的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探长走近他们两人站着的灌木丛旁边，握握拉乌尔的手。拉乌尔向他笑着说：

“怎么！探长先生，我们的事儿还没完？”

“完啦，完啦！”古索用一种他不习惯的开玩笑的口气说，“只是，当司法机关与谁有事的时候，还是有权对他……”

“监视。”

“不是的。是有人关心。因此，在进行调查工作的同时，我是来打听我们的病人的消息。”

“费利西安完全康复了，不是么？费利西安。”

“那再好也没有了，再好也没有了。”古索说，“这地区传说听到了枪响、有人自杀等。我们甚至接到一封匿名信，举报这件事。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总之，一大堆谎话，我一句也不相信。一个已宣布无罪的清白人是不会自杀的。”

“当然不会。”

“除非他不是清白的。”古索暗示说。

“这个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人在考虑。”

“有人在考虑。”

“那请说！”

“好的。我知道——请原谅警察的做法——您的年轻朋友离开监狱时曾打电话……”

“给我，确实如此。”

“接着还打给罗朗·加维雷小姐，要求当天去看她。”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这位小姐拒绝见他。”

“这意味着这位小姐不相信他是清白的……不然不会这样，对么……”

拉乌尔嘲讽地说：

“探长先生，这就是您胡乱调查的全部结果么？”

“对，确实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

拉乌尔向他指着通向栅门的小路。古索转过身，又扭过头来：

“啊，我刚才忘记了。在巴黎一个火车站的寄存处发现了西门·洛里安的一个小提箱。在一件衣服口袋里，我找到了这张名片。您看，名片后面，用铅笔画了一座房子的一层楼的平面图，并用红墨水画了一个十字。这层楼是西门·洛里安的父亲，费利西安的朋友偷窃菲利浦·加维雷先生的钞票的地方。”

“名片印的是什么名字？”

“费利西安·夏尔。”

探长一副嘲笑的样子向拉乌尔和费利西安随便告辞，说：

“这是间接得来的文件，我只是留作备忘而已。不过，也许还有下文……”

拉乌尔冲过去，在栅门赶上了他。

“探长，什么下文？”

“达韦尔尼先生，有什么可为您效劳的么？”

“没有。是我为您效劳。您看见这栅门的两根柱子么？”

“当然！”

“那好。我劝您再也不要越过这道号线。”

“我有警察的工作证……”

“您只有像您的同事那样有礼貌有教养，而不是像恶毒的充满怨恨的小狱吏时，您的证件才有价值。听懂话的人是有好处的。再见！”

拉乌尔转身向着一直不动也不说话的费利西安，说：

“您肯定对我说没有再看见罗朗。”

“她拒绝见我。”

“您还一直说您不是为她自杀的，是么？”

年轻人没有回答。

“还有，”拉乌尔继续说，“这名片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西门·洛里安有一天在您到来前在这里拿走的。”

“还有这桔园别墅的平面图呢？”

“可能是他画的。我跟此无关。”

“这一切表明您在警察眼中一直是可疑的。您不担心么？”

“先生，不担心。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对待我。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既然

没有犯罪，我就不害怕。”

## 二 暗 访

拉乌尔只好停止问下去。跟费利西安作任何解释都不会有结果。任何危险的威胁也不能改变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许是表面上的，但自有一种坚强不屈的抗拒力量。用语言是不能套出他的秘密的。

因此，只有采取行动。

但开头不适于采取行动。福斯蒂娜回医院工作了。费利西安本来和她在小房子同进午餐，现在到铁线莲别墅去午餐并在那里度过下午的时光。

到了第五天，拉乌尔为了弄清情况，也到这别墅里来了。

厨娘来开门并对他说：

“我想小姐是在草坪上。先生该穿过饭厅去见她。”

门厅有两道门。拉乌尔进了饭厅，但没有去花园，而是透过挂在书房玻璃门上的罗纱窗帘看了一眼，意外地看到一个景象。

房间左边，在充足的亮光中，福斯蒂娜摆出姿势，让坐在画架前的费利西安作画。她的肩膀大部分露出，双臂裸露。

拉乌尔感到气恼，又感到一丝妒忌，心想：

“这婊子，她在这里干什么？还有这个小厮，想从她那儿得到什么？”

他正面看着福斯蒂娜，但她却稍稍望偏一点，从开向草坪和池塘的宽阔门洞望出去。被光线照射着的肩膀显得丰满、和谐，洁白带点金黄。他再次想起雕刻家创作的光彩照人的菲里尼塑像。这回忆时常浮现在他脑海。

他悄悄地推开一点门，很想听见他们说话。他看见罗朗和热罗姆两个订婚的人坐在窗台上，腿部摆在窗外。

他们俩低声交谈。费利西安不时转过头来看他们。

拉乌尔深深相信，铁线莲别墅和桔园别墅所发生的惨剧，即两部惨剧的第一部，就是由书房里这四个人物演出的。用不着在这四个演员之外去寻找。爱情的、仇恨的、野心的、妒忌的悲剧都在这有限的场景中上演。这四个人物似乎很平静，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目前的活动中。但是，过去和将来，犯罪和惩罚，生与死像誓不两立的敌人一般对抗着。

在这冲突中每个人物演出什么呢？那无疑爱上罗朗的费利西安，在这两个订婚的人中间扮演什么角色呢？

作为护士的福斯蒂娜是怎样进入这里来的？出身完全不同的罗朗出于什么原因同意她进来呢？这都是难以解答的问题！

两个订婚的人在花园里消失后，拉乌尔悄悄地走进书房。当福斯蒂娜的眼睛转向画架时，从画架和费利西安的上方看到了他。

她立即感到尴尬脸一红，拿一条围巾盖住身体。

“费利西安，不要耽搁您的工作。”他说，“天哪，您有一个多么漂亮的模特儿！”

“值得赞美，只是我不配。”年轻人承认。

“您没有别的意图么？”

“对着这样美的模特，不会有别的意图了。”

拉乌尔冷笑起来。

“您呢？福斯蒂娜。您觉得这样的穿着摆出这样的姿态让人作画，比在医院里照料病人有趣吧？”

“目前医院里病人很少，我下午闲着没事。”她说。

“您黄昏和晚上都有空吧。福斯蒂娜，尽量利用吧，利用您的青春。”

拉乌尔到花园里去见两个订婚的年轻人，恭贺他们不久将举行婚礼。他的眼睛一直打量着罗朗。当然，他觉得她没有福斯蒂娜那样光彩夺目，那样艳丽，但她更动人，而且像福斯蒂娜一样，面貌体型有一种性感的魅力，比美更迷人，热罗姆端详着她，带着充满激情的仰慕。

热罗姆这一天要到巴黎去，罗朗和拉乌尔陪他朝桔园别墅的菜园走去。他要从那里出门。他们经过那不样的木阶。这木阶的断裂曾使伊丽莎白落水死亡。两个年轻人似乎一点也不留意，每天都在这附近散步，若无其事地停下来，看着在死胡同附近池塘另一端摇荡的小艇，古索探长和两个警察在上面，其中一人在水底搜索。

“调查在继续进行。”热罗姆说，“他们在找袭击西门·洛里安和我的武器。”

罗朗打了个哆嗦，低声说：

“这恶梦永远不能完结么？”

热罗姆向她告别。罗朗和拉乌尔转身慢步走向铁线莲别墅。拉乌尔问罗朗：

“您结婚以后还继续住在这别墅里么？”

口气中流露出他的内心想法。

她回答说：

“是的，我想……我们将作一些必要的修理……”

“不过，大概是出门旅行以后吧？……一次长时间的旅行？”

“还没有决定下来……”

他向她提出其他问题。罗朗三言两语，含糊地作了回答，然后立即打断他的询问，说：

“有人在大门口按铃。但我并没有约人来访。”

他们走到台阶，听见一阵争吵，不久争吵的两方就骂起来。他们听见仆人爱德华发怒地叫道：

“您不能进来！只要我活着，您的脚就不能踏进这个家。”

罗朗跑过饭厅。费利西安和福斯蒂娜已经在前厅里。那站在门边的老仆试图阻拦一个老人进入。这老人温和地说：

“请您克制一点。我想跟罗朗小姐说话……请您通报我的来访。”

罗朗停在门口，细看来客，说道：

“我不曾有幸认识先生……”

那人不吭一声，递给她一张名片。她看了一眼，局促不安。

那人好像担心遭到粗暴的拒绝，再三地说：

“我想和您谈谈，罗朗……这会谈是不可少的……您不能拒绝……这甚至是对您有利的……”

他有点驼背，头发全白，面相文雅高贵，过度苍白的面色显出病态和衰弱。

犹豫了一下后，罗朗对仆人说：

“爱德华，不要阻拦我们了……是的，我希望您让我们谈谈。”

爱德华生气地走出去。这时罗朗对那人说：

“很遗憾我的未婚夫不在这里，否则我可以介绍给您认识。”

“罗朗，我知道您订婚了。”

“是的，与热罗姆·埃勒玛。”

“我知道……他本应娶您姐姐的，对么？”

“他本应和她结婚。”

那人继续说：

“以前我认识他母亲。那时他还小。”

但罗朗似乎不愿在众人面前谈话，对他说道：

“先生，请上楼去我的小客厅。那里更方便谈话。我带您去。”

她带他去。他吃力地慢慢上楼。

拉乌尔只看了一眼就知道福斯蒂娜和费利西安和他一样感到困惑，都不明白这人是为什么事来访。

三个人默默地等待着，各自按自己的想法作着揣测。

两小时后，那人才由罗朗扶着下楼。罗朗眼睛发红，面容激动。

“罗朗，您的婚礼……是在哪一天？”那人问道。

她清楚地回答，好像突然作出了决定。

“十二天后，公布结婚预告需要的时间。”

“罗朗，愿您幸福。”

那人吻吻她的额头。罗朗忍不住哭了，接着她轻轻地挣脱了拥抱，把他带到门口。

“我可以陪您去么？”她说。

“不用了，车站离这里不远。我宁可独自去。罗朗，再见。我将很高兴看见您到我家里来。您已答应了。罗朗，不要拖延太久。”

他径直走了。罗朗目送着他，重新关上门，若无其事地走进书房。拉乌尔不再等下去，从饭厅里走出来，离开了铁线莲别墅，想跟踪那陌生人，了解一点情况。不久他看见这人上了大马路，由一个穿司机制服的仆人挽着手臂行走。在国家公路附近，停着一辆汽车。司机扶他上车后就开走了。拉乌尔只看见车身上满是灰尘，好像走了很远的路似的。

晚上七点左右，当福斯蒂娜离开医院时，拉乌尔迎上前去和她交谈。

“对那老头子的情况，您一无所知么？罗朗什么也没说么？”

“没有。”

“当然！”他说，“即使人家对您说了，您也不会透露一句的！好吧，我独自设法打听吧，这并不难。不过是让我多发现一点真相罢了。福斯蒂娜，我们会有进展的。”

他的声音变得粗暴刺耳一些，说：

“还有，您在铁线莲别墅玩些什么把戏？您现在是这家的朋友了。凭什么？你们四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您施展魅力，是为了迷惑费利西安么？姑娘，要停手了。不然，我把这年轻人打发走，您得付出代价的。”

她一点也不生气，微笑道：

“我要为讨您喜欢付代价么？”

“不用！”

“但我讨您喜欢。”

“甚至是极为喜欢！”他变得温和了，也笑了起来。“这也许是我有点欠理智的原因……”

当晚和翌日早晨，拉乌尔作了一项调查。汽车驶了二十分钟把他带到加尔榭附近一所养老院。在他的要求下，人家把斯塔尼斯拉斯老头请到客厅里

来。这老头身体摇摇晃晃，弯腰驼背。拉乌尔向他说明来访目的。

“您是维齐纳镇的人，您曾在那里当仆役居住了四十多年，其中有三十年住在东家家里。这东家就是现在桔园别墅的主人菲力浦·加维雷先生的父亲。我没有弄错，对么？维齐纳市镇当局把您当作救济对象，我受委托来把一百法郎交给您。”

作了五分钟的感情交流，又对维齐纳这市镇及其居民，对经常来桔园别墅的人，对居住在邻近别墅的人聊了一个钟头以后，拉乌尔清楚地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事。

特别是，他知道伊丽莎白和罗朗两姐妹的父亲，菲力浦的哥哥亚历山大·加维雷与妻子不和。他是个好色的人，使妻子郁郁不乐。他还是一个爱妒忌的人，不过他大概有妒忌的原因，因为他妻子的一位远亲经常到家里来。

“总之，夫妻间发生争吵，从桔园别墅的花园里可以听到。”斯塔尼斯拉斯说，“有一天——对，伊丽莎白小姐刚满三岁时——亚历山大先生把这位远亲赶出门，他们甚至在前厅里打了起来。仆人爱德华——那时是我的同事——帮了主人一手。他们大喊大叫。在厨房里，人们说伊丽莎白小姐的生父是这位远亲乔治·杜格里瓦尔。”

“但加维雷夫妇后来又和好了，对么？”拉乌尔说。

“勉强强强。他们三四年后生了一个女儿，即罗朗小姐。只是亚历山大又开始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有一天，在巴黎和朋友们吃喝作乐一番后，他中风死了。”

“那位远亲，再没有见到了么？”

“没有。只是亚历山大夫人每年都带着两个女儿到卡堡海边去度过夏天。卡堡离冈城二十公里。亚历山大夫人的远亲乔治·杜格里瓦尔先生就住在那里。在厨房里，人们说好几次看见他和亚历山大夫人一起在卡堡海滩上，当然两个小女孩不在旁边。桔园别墅的厨娘曾说过：‘你们等着瞧，他会把全部财产留给伊丽莎白小姐的。这是意料之中的。这件事他已与亚历山大夫人谈妥。啊！伊丽莎白小姐，她将得到一大笔嫁妆……’”

拉乌尔对这次出行很满意。他越想越觉得所了解的情况十分重要。家庭冲突成了事情的焦点。他感到许多隐晦的行动都是由这冲突引起的。这些行动在他看来开始有了某些意义。

这天下午和翌日，他都到了铁线莲别墅。在那里虽然受到友好的接待，但他感到和第一次一样孤独，觉得气氛和第一次一样凄凉。每个人怀着自己的思想，特有的目的生活。这些人在想什么呢？罗朗和热罗姆不时交换亲热的眼光。费利西安的眼睛不时离开福斯蒂娜和笔下的肖像，向罗朗和热罗姆看去。

在沉静中罗朗对她的未婚夫说：

“热罗姆，您的文件准备好了么？”

“好了。”

“我也准备了。今天是七号星期二。把我们的婚礼定在十八号星期六，您同意么？”

热罗姆拿起她的手，热烈地吻，表现出炽热的爱情。她闭起眼睛微笑。

费利西安集中注意力作画。

拉乌尔想：

“九月十八，就是十一天后。在此期间，得赶快行动，让他们俩的感情

把还那么遥远和复杂的事实真相暴露出来。”

还有罗朗那次与那老头的神秘会见。那次会见是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起先罗朗如此反对，后来老头儿离开时又显得那么温柔和感动？热罗姆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么？

九月十一日星期六，拉乌尔被罗朗请到铁线莲别墅，因为古索探长下午三点钟来，有要事通知，罗朗希望达韦尔尼先生和费利西安·夏尔在场作证。

拉乌尔准时到达。费利西安也一样。但福斯蒂娜没有来。

古索探长的话很简短。他装作没有注意到拉乌尔和费利西安在场，只是对罗朗和热罗姆说：

“是这样：我们接到几封匿名信，都是打印的，而且打得不高明，全都是晚间在维齐纳投邮的。大概有人知道我在调查谁有打字机，因为今早有人在离这里三公里的一堆垃圾里找到一架旧式打字机。但昨天有人用这架打字机打出最后一封信，并在晚上寄到了警察局。我请你们好好听我念：

在出事那天晚上，西门·洛里安被袭击的大道旁，有几幢几个月来没人居住的房子。这些房子的矮墙上都有铁栏。通过铁栏的横栏，有人看见小树的叶子下面有一条手帕。也许检查手帕的来源是有好处的。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探长继续说，“这条手帕显然被雨水和露水打湿弄脏了。但很容易分辨出一条有棱角的红棕色长痕。这是用手帕揩一把沾了鲜血的刀留下的。手帕上绣有一个字母，像在商店里卖的大部分手帕一样。这字母是F。费利西安先生，既然您在场，您愿拿出手帕来看看么？”

费利西安从命，递过他的手帕。古索拿过来作比较。

“您这条没有绣字母，但可以看到布料同样精细，大小完全一样。谢谢您。这两条手帕将交给预审，实验实将检查那些棕红色的斑点是否是血迹。如果是的，那就会对那袭击西门·洛里安和首先袭击埃勒玛先生的人提出更严重的起诉。”

探长没有再说什么，向两个订婚者告辞后就走了。

“我亲爱的费利西安，”拉乌尔站起来说，“事情发展得很快。警察对您的问题毫不怀疑了。几天后，鲁塞兰先生不得不召您到他的办公室，那时候……”

费利西安没有回答。他似乎在想着别的事。拉乌尔对他很反感。

晚上，拉乌尔晚餐后从花园暗处经过时，听到大道上传来一声轻微的口哨，又看到一个女人身影沿着大湖，朝左边与铁线莲别墅相反的方向走去。

拉乌尔想，口哨大概是一个暗号。果然，费利西安马上从小屋子里出来。他轻轻地打开栅门，也朝左边走去。

拉乌尔则从明净居里面和汽车间的出口走出。

他在沿湖的小径上看见两个人影越走越远。夜色还不是很浓。他认出和费利西安一起走的是福斯蒂娜。这两人正在热烈交谈。

他远远地跟随着他们。

他们走过一道桥，在他曾看见罗朗和热罗姆坐过的那条长凳上坐下。

由于他们背向着他，他放心大胆地走到离他们二三十米的地方。

他清楚地看到费利西安被福斯蒂娜抱在怀里，头靠在她的肩上。

### 三 绑 架

拉乌尔本能的粗暴反应本来会使他去袭击两个情人，把费利西安投到水中并扼死福斯蒂娜，以解心头之恨。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朝桥走了两三步后，就停下不动了，其原因事后才发觉。

他安静下来。现在不是大怒或轻率地出击的时候。他对福斯蒂娜从来只感到一种欲望而没有一点爱情。在种种迹象表明暴风雨和结局即将来临之时，他不能为了满足自尊心而顺从一时的疯狂，这会危害一切。在他的脑子里，案件的头绪开始理清了，尽管有些事实还交错在一起。如果他贸然行动，那就会把事情重新搞乱。

还有，卡格利奥斯特罗夫人的形象出现在他眼前。如果他们父子为了同一个女人而对立，而斗争，那么那死女人该会如何得意呵！她托付给命运实施的报复会可怕地不折不扣地完成！

拉乌尔回到家里，把栅门关上，安上从未用过的装置。这装置当栅门打开时会发出电铃声。

半小时后，电铃响了。费利西安回来了。拉乌尔睡着了。

第二天，整个上午他都在埋怨费利西安。他越来越不喜欢这小伙子。在这时候，根据各种矛盾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他倾向于肯定罗朗和热罗姆有同谋。这两个订婚的人的计划大概与杜格里瓦尔的遗产那尚未得到核实的故事有关。拉乌尔散了一会儿步，吃了午饭，决定到冈城去进行调查，打听乔治·杜格里瓦尔的情况，也许还要亲自见这个人，无论如何，当晚，要到他家去作一次有意义的拜访。

但当拉乌尔正准备上汽车时，电话铃把他唤回屋里。热罗姆恳求他立即到他那里去。年轻人似乎十分沮丧。

两分钟后，拉乌尔到了。热罗姆和仆人在门口等着。一见面他立即哽咽着结结巴巴说：

“被绑架了！……”

“谁？”

“罗朗。给那坏人绑架了。”

“哪个坏人？”

“费利西安·夏尔。”

“怎么回事？”拉乌尔反驳，他不久前还看见费利西安在福斯蒂娜怀里。

“罗朗会同意么？”

“您发疯了！”热罗姆生气地大声说，“是强行绑架的！坐着汽车！我给您慢慢解释……我马上想到，只有您能够……”

他跳上汽车。

“朝哪条路走的？”拉乌尔问道。

“圣日耳曼那边。爱德华，对么？您看见的么？”

“对，圣日耳曼。”仆人肯定说。

拉乌尔的汽车开动了。

驶了三百米后，他们的汽车转到右边的国家公路上，并过了塞纳河。一九  
国道是朝着鲁昂和诺曼底方向去的……

热罗姆控制不住自己，咬着牙说：

“她一点也不怀疑……我也是这样……他从巴黎带回一辆据说是他想买

的汽车，趁我在花园里时向她建议试试汽车……她上了车。但当他发动汽车时，她大概想下车，被他拦住了，因此她大声叫喊。爱德华和我都听见了。当爱德华跑出来时，汽车已开远了。”

“什么样的汽车？”

“一辆软篷汽车。”

“有什么特征？”

“车体是浅黄色的。”

“走了多久？”

“最多十分钟。”

“我们会赶上的。费利西安开不好车。”

拉乌尔本来是朝圣日耳曼那边开去，但忽然转了向，朝凡尔赛方向开去。

“直线十到十二公里。我们全速行驶。”

“但是，为什么改变方向？”

“想到一件事！……费利西安是在普瓦图长大的。既然我们没有明确的根据，那就得少犯错误。可应该推测他会到熟悉的地区去躲藏起来。走一九号国道可能是对的。”

“要是您弄错了呢？”

“那就该我们倒霉。”

他们飞快地穿过凡尔赛的检阅场，直开到圣西尔和塔拉佩。

“费利西安肯定开足了马力，不然我们应当看见那辆车了。”

“您肯定么？……”

“绝对肯定。我们每小时走一百一十公里。这样的速度，我们肯定可以在朗布伊埃之前赶上他……”

拉乌尔想到即将获得的胜利就高兴起来。这对该死的费利西安是怎样一种报复呵！什么也不能把他从失败和耻辱中挽救出来。

“您肯定么？您肯定么？”热罗姆说，“要是您选错了路呢？”

“不可能……瞧，那边不是他们么？……他们进入树林里去……”

“对！对！”热罗姆大声说。

他忽然激动起来，忍不住骂道：

“这坏蛋！我知道他一直爱她……我曾告诉罗朗多次……他一直爱着她……从一开始，他就围着她转。甚至可怜的伊丽莎白活着时……是她注意到这种情况。先生，我告诉您，他爱罗朗……啊！这蹩脚的画家……他掩饰这件事，装作关心福斯蒂娜，不过我感到他恨我……他强烈地妒忌我。当罗朗告诉他她将结婚时，他想硬充好汉，却又气得发抖。他爱她……他爱她而且他要得到她……啊！要是他逃脱……您明白，他要是逃脱了，罗朗就逃不出他的魔掌了。啊！真可怕！……快走吧！我们简直没有动……”

拉乌尔内心深处感到隐隐满足。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觉得有味。老实说，费利西安有时是有气派的。警察在追捕他，他处在惶惶不安之中，却在忙什么？忙的是征服福斯蒂娜，劫走罗朗！他不是保护自己，避免危险，而是进行战斗，甚至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主动进攻。这坏蛋，好大的胆子！

到了朗布依埃，有一条长街，铺的是石块，又弯弯曲曲，更有两条岔路，分别通向夏特爾和图尔，他们不得不放慢速度。

“我们随便选一条。”拉乌尔说。

热罗姆害怕起来，完全失去控制。

“这卑鄙家伙 我对罗朗说过要当心！一个阴险家伙……一个伪君子……不算别的……别的一切……我对桔园别墅发生的一切有我的想法……啊！要是我能抓住他多好啊！”

他向前伸出拳头。拉乌尔想，他身材高大、结实、匀称、活跃，很容易压倒看上去瘦弱的费利西安。但没有任何力量阻止拉乌尔追到底，并且逮到逃跑者。他只有打败逃跑者才能泄愤。

一个转弯以后，黄色汽车突然在三四百米远处出现了。拉乌尔的汽车在一瞬间加快了速度，像赛马似地作最后的冲刺。任何障碍，任何距离都不能使绑架者逃脱了。

两车甚至不是逐步接近的。距离几乎是一下子就消失了。拉乌尔的汽车很快就超过另一辆汽车，强迫它放慢速度以免撞碎。那辆汽车驶了五十米后，在路旁停下来。

前前后后都没有人。

“我们两人来拼！”热罗姆从车上跳下来大声说。

费利西安也在车门口出现。在路中央，罗朗摇摇晃晃地下了车。

热罗姆首先跑上前去，站好桩子，像拳击者一样准备进攻。

费利西安不动地站着。

罗朗想冲到他们两人之间。拉乌尔抓住她的肩膀，拉住她。

“别动。”

她想挣脱出来。

“不！他们要打起来。”

“那又怎样？”

“我不想这样……热罗姆会把他杀死……”

“不要担心……我想知道……”

“这太可怕……让我……”

“不行，”拉乌尔说，“我想知道他是否害怕……”

罗朗在他怀里挣扎，但他抓得很牢，并且热切地看着费利西安。

费利西安并不害怕。甚至奇怪的是，他好像在微笑，一种挑衅的，讥刺的，充满蔑视的微笑，一种将安危置之度外的微笑。这是可能的么？

离他两米远，热罗姆停下来，大声吼道：

“快滚……快滚……要不然……”

费利西安耸耸肩膀。微笑更加明显。他甚至不作防御的姿态。

热罗姆向前走了一步，又走一步，强壮的身体借势一冲，将拳头向对方的脸上击去。

费利西安头一闪，避开了这一击。

热罗姆扑了个空，转过身来大声说：

“罗朗，不要动，事情要解决。”

一场拳击开始了，迅猛而激烈。费利西安努力站稳桩子，一步也不后退。打了一个回合后，热罗姆大概感到这样下去占不到便宜，于是冲向敌手，拦腰把他抱住，用全身的力量和重量把他往后扳。

费利西安身体往后倒，腰部几乎要折断，抵抗了一会儿，终于摔倒在地，把热罗姆也带倒在他身上。

罗朗一直在挣扎，呼喊。拉乌尔堵住她的嘴。

“别叫……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要是他们有人拿出武器，我会管的。”

一切有我负责。”

“真讨厌。”她结结巴巴地说。

“不……这场争吵总得结束……应当结束……”

斗争不久就结束了。两个人抱成一团，在地上和充满灰尘的草上打滚。费利西安显得力气不支。结局即将到来。但与人们预料的完全相反，费利西安重新站了起来，用手掸掸自己的衣服，而热罗姆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呻吟。

“哎呀，”拉乌尔嘲笑说，“演得不错嘛。”

他跑到被打败的人那里，俯下身，看到他只不过臀部受了点小伤。

“过两分钟，您就能站起来了。”拉乌尔对他说，“但我劝您和这样一个家伙留下来……”

费利西安慢慢走开了，脸上既不显得激动，也不显得高兴，叫人难以相信他刚刚打倒了那个像是他的仇敌的人。他从罗朗身旁经过。她没有责备他。而他也没有对她说话……

罗朗被拉乌尔放开之后，似乎焦虑不安，犹豫不决。她看看两个对手，又看看拉乌尔，还环顾四周。

不远处，有一辆汽车慢慢驶来。这是一辆回朗布依埃的出租车，没有载客。她招呼司机，和他说好就上了车。

热罗姆站起来，打了个手势，上车坐在她身旁。出租车开了。

费利西安甚至显得没有注意这一个插曲。当他准备坐上他的汽车时，拉乌尔叫住他：

“祝贺您。一招漂亮的柔道……而且是古典式的……使得太好了……扭臂……您从哪儿学来的？好高强的本事！我再次祝贺您，特别是热罗姆在身材和重量上本来占了优势。”

费利西安作了一个不在乎的手势，打开车门。但拉乌尔拉住了他。

“费利西安，您常使我惊奇。多奇怪的性格！您爱罗朗爱得发狂，甚至劫持她，可现在您把她放弃给对手，再也不关心她。”

费利西安低声说：

“他们订了婚。”

“是呀！正因为这样，当您占上风时，就要斗争到底。”

费利西安面对拉乌尔，声音清晰、彬彬有礼地说：

“如果不是您站在热罗姆一边，我会斗争到底，也许我会胜利。先生，您也把他们作为窃贼来追捕。现在只有让事情自然发展……不管怎样，干您该干的事！……”

这一番话，就像三个年轻人的行为，像罗朗的态度，令人难以理解。费利西安走了。拉乌尔寻思良久。这些新的事实与他已早明白其秘密意义的事实连接在一起，肯定或者改变了原来的事实。新的推测在他心中形成。事实真相变得更确实、更合乎逻辑。没有比拨开云雾更可喜的事了！

拉乌尔没有回巴黎，而是继续向西北方向行驶。他感到轻快，不时忍不住笑起来，而且低声快活地独语：

“什么！一个运动员？一个全面发展的体育健将？在他那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建筑师外表下，还有肌肉、神经、意志、勇力和胆量。这年轻人很有魅力！通过个人教授的柔道、拳击和法国拳术，我会把他造就成一个体面的人物。老罗平，说说看，作为儿子，他并不像您想的那样差劲！等着瞧，老罗

平。”

拉乌尔加快车速。生活前景明朗起来。总之，年轻的费利西安的信用提高了。

经过诺南古尔……埃夫勒……利兹厄……晚上八时左右，拉乌尔到达冈城的一家大旅馆，他叫人从他汽车的行李箱拿出一个常备的小箱子后，就去进晚餐。

当晚，他开始调查加维雷夫人从前的情人，人们推测的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杜格里瓦尔的情况。

这天是九月十二日星期日。下个星期六，罗朗将嫁给热罗姆。

#### 四 蓝色珠宝盒

乔治·杜格里瓦尔一直过着宽裕的生活。他的财产来自在诺曼底的矿业公司和冶金工厂占有的巨大股份。这份财产使他能够对畜牧业发生兴趣，且拥有一个种马场和举办地区性赛马会的小马厩。

他单独和仆人们住在一幢老房子里。这种房子我们今天还可以在古老和风景如画的冈城看到。房子的前部装饰着摄政时代的雕像。那些高大的窗户也显出那个时代的式样。房子前面对着一一条行人稀少的安静街道。拉乌尔到达当晚就在这条街上走过几次。这些窗子中的三个直到半夜一点钟仍透出灯光。一个窗子是门房间的，其余两个是在二楼，一部分被窗帘遮住，大概是卧房的窗子。

拉乌尔最初想去拜访乔治·杜格里瓦尔，并对他说明情况。但第二天早上他得知乔治·杜格里瓦尔患了难以治好的肝病，不能见任何人。那有灯光的房间正是他住的地方。两个护士昼夜看护他。门房也不睡觉，随时准备去请医生。“只好作夜访了。”拉乌尔心想，“但从哪里进去呢？”这幢房子很深，背面朝着一个花园院子，一堵高墙把它与一条平行的街道隔开。一个大门使它与外界相通。墙高五米。街道是城里最热闹的道路之一。要从这里进去，即使能做到，也是十分困难的。

心情忧郁的拉乌尔返回旅馆，当他从前厅走进餐厅时，立即停下来。一幕奇特的景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透过玻璃，他看见费利西安和福斯蒂娜坐在饭厅里，一边进午餐，一边热烈地交谈。这两个人到这里来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合伙做了什么事情？这两个人由于形势，大概也由于他所看到的亲密关系而结成了一伙。

拉乌尔本想坐到他们桌上，点上饭菜，但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会用怎样挖苦的口气，带着怎样恶意的笑声和他们说话。为什么他们也到乔治·杜格里瓦尔周围来转悠？

他赶紧回房间去吃饭，同时机智地询问楼层服务员。服务员说这对男女是乘夜车到的，要了两个房间。由于旅馆几乎客满，女的住在三楼，男的住五楼。

今天一早，男的单独外出。女的留在房间里。

拉乌尔又下了楼。那对男女一直在交谈，脑袋凑在一起，像在讨论一件事务或一起寻找最好的解决办法。

在他们还没有谈完话之前，拉乌尔在离旅馆不远的公园里守候着。

二十分钟以后，费利西安单独出来了。

透过公园栅栏的间隙，拉乌尔注意到他脸上坚决的表情。显然，费利西安清楚将要干的事情，而且准备好逐步实行。他知道自己的目的和最可靠最迅速达到目的的办法。他一分钟也不会浪费。他朝着乔治·杜格里瓦尔居住的那部分城区走去，但他不直接朝房子走，而是走通向花园院子外边那条平行街道的小路。

“怎么回事！”拉乌尔心想，“他不会在大白天，在路人和附近的商人面前爬墙吧！我想他口袋里不会有梯子，还有，他也不会在这种时候砸锁。这是很复杂的工作，会引人注意，一般会把他带到警察局去。”

费利西安似乎一点也没想这些问题，也不担心障碍或要作出选择。他步履迅速，并不过度以致引人注目。他沿着高墙行走，来到大门前，手里拿着一把钥匙。

“妙极了！”拉乌尔想，“这是个早有准备的人！他认为开门的办法，最简单最平常的，就是用钥匙，于是他就准备了这把钥匙。事情就那么简单，这位先生是回家。谁会为这种事大惊小怪呢？”

果然，那年轻人把钥匙在锁里转了两圈，又把另一把打开内门的钥匙转了两圈，然后进入门内不见了。

拉乌尔想，费利西安可能只把门掩上了。如果是这样，把门重新打开不是不可能的。打开一扇没上内门的门并不难，只要有一个小钩子和丰富的经验就行。他自己就两样都有。他于是采用费利西安用过的方法，穿过街道，把小钩子插入锁里，勾开锁舌……第二位先生也轻而易举地回了自己的家。

院子左边的一半是一幢平房，因此从房子里看不见进出底层的人。

拉乌尔悄悄地走进去，首先看到一个小前厅，它的侧边是挂着几件大衣的衣帽间，正面是一间单独的房间，是杜格里瓦尔专用的，里面摆着一张大书桌、书架和书橱。全部铺上地毯。

在这房间一角，一个藏着保险柜的壁橱打开着。费利西安跪在前面。

他全神贯注地工作，因此不知道拉乌尔悄悄来了。再说，拉乌尔站在门口也没作声，只把头从半掩着的门中伸进去。

费利西安在保险柜前迅速行动，毫不犹豫地转动三个键钮，好像他熟知密码，同时他也有可以正大光明地打开这保险柜的钥匙。

保险柜沉重的钢门打开了。

里面有许多文件，但费利西安连标题也不看，显然他在寻找别的东西。

他把上面的文件推开，然后把中间那一格的挪开，把手伸到纸堆后部。第二次尝试之后，他拿出了一个相当大的蓝色珠宝盒。这就是他寻找的东西。

他稍为转向窗口，好看得清楚一些。这样拉乌尔也看清了他的动作。

他把盒盖打开。蓝色珠宝盒里装着五六枚钻戒。他逐一细看后，以同样冷静的动作，逐一放在自己口袋里。

这种冷静使拉乌尔感到惊奇。这表明年轻人事先准备得非常充分，情报收集得十分完备，措施采取得那么恰当，因而可以镇静地行动。他甚至不去留心细听院子和房子里的声音。他知道在这种时候不会有外来的干预来打扰他。

“把小孩培养成盗贼……”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曾这样嘱咐。要是费利西安就是她所指的小孩，那这项任务就完成了。费利西安偷盗，行窃，而且本领多大！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既冷静又有方法。深思熟虑。亚森·罗平不比他强。

当他把珠宝盒里的东西全拿走以后，又检查是否有双重底，盒子的下格是否只装着文件，然后才把盒子重新合上。

拉乌尔避免碰见他，便钻入衣帽间，躲在挂着的衣服后面。费利西安走出时，一点也不害怕，一刻也不怀疑自己被人监视。

他穿过院子的一端，走了出去，从外面用钥匙上了锁和门闩。

这时拉乌尔回到大房间。费利西安安全地出去了，他感到轻松，便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自在地冥想。

“把孩子培养成盗贼。”卡格利奥斯特罗夫人的意愿实现了。费利西安

入室行窃，而且是在他父亲的眼皮下行窃。多么可怕的报复！

“对，真可怕，”拉乌尔心想，“如果他真是我的儿子的话。我的儿子是盗贼，我能同意？罗平，你一向对自己很坦率，可不是么？没有人在听你说话，你用不着装腔作势。如果你良心深处曾有一瞬间相信这庸俗的骗子可能是你儿子，你不感到痛苦得要死么？痛苦，对么？可是你看见费利西安行窃时你并不痛苦。这样看来，费利西安不是你儿子。这就像石头上的水一样清澈，我不相信有人敢于证明他是我儿子。显然，费利西安，你的信誉下跌了！你可以行窃，如果你高兴，我对此毫不在乎。”

他又高声说：

“现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

但拉乌尔却没有提出另一问题。他有比不着边际地假设推测更重要的事要干，他要搜查大书桌的抽屉。

他撬开抽屉上的锁，嘲弄地想，他自己搜查抽屉时，对偷窃这种职业不感到厌恶，而别人行窃时，他却极为厌恶。

在目前情况下，重要的是干得成功。他成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使他得到报偿。

在暗屉深处，在同一个纸盒里，他看到两打左右的信。信上是女人的字迹，没有署名，其中有些细节表明信是伊丽莎白和罗朗的母亲写的。这些信证明，不论表面如何，加维雷夫人在两个男人决裂时，还是忠于丈夫的。

只是到了后来，凭信中隐蔽的暗示和亲切的口气推测，她接受了乔治·杜格里瓦尔的爱情。如果两姐妹中有一个是乔治·杜格里瓦尔的女儿，那只能是罗朗。但这件事无人知晓，也无人有权肯定。无疑，罗朗也不知道她的出生的秘密，而且一直不知道。这也是她母亲的一桩心事，有一句话很明显：“我求您，让她永远也不知道……”

拉乌尔寻思很久，以致无法从进来的地方出去了。不得不等到黑夜来临。

晚上七时左右，他走上通向房子底层的四个台阶。首先他看见一个大客厅，窗户拉上了斜纹窗帘，家具、钢琴都蒙上罩子，显得阴暗。接着是一个前厅，那里有一道宽阔的楼梯。楼梯上有一个小圆窗可以看到门房。

八点钟左右，房子里一片忙乱。有两个人从楼上下来。有人去请医生。医生到后，和那两个人说了几句话就立即上楼。

这两个人穿着相当褴褛，和看门人低声交谈一阵后，坐在靠近大厅的半开着的前厅里等候，又重新低声交谈起来。拉乌尔听到几句话。他们是乔治·杜格里瓦尔的堂兄弟。他们谈及病人的健康情况，在一两星期内会发生的结局。他们还暗示应当在书房贴上封条，因为“保险箱里有珠宝盒，里面有贵重的钻戒”。

医生下楼来了。当两个堂兄弟陪着他到隔壁房间去取帽子时，拉乌尔像熟客般从大厅里出来，和医生握握手，当看门人从门房开门时，他从从容容地走了出去。

晚上十时，他离开冈城。在路上意外遇到狂风暴雨，只好在利兹厄住宿一夜，第二天上午很晚才越过圣日耳曼山坡下面的佩克桥。

他的司机在那里等候。

“怎样，有什么事？有什么消息？”拉乌尔问。

司机急速坐到他旁边。

“老板，我担心您从另一条路回来！……”

“什么事？”

“今早，古索探长来搜查。”

“到我家？到明净居？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是到您家，是到小房子……”

“费利西安住的地方？他在那里么？”

“是的，他是昨夜回来的。警察是当着他的面搜查的。”

“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

“他被带走了么？”

“没有。别墅被包围了。禁止费利西安外出。别墅里的人员外出得经警察批准。我预见了这一着，事先走了出来。”“这一切，有关系到我的事么？”

“有。”

“有逮捕证么？”

“我不清楚……无论如何，古索有警察总署的一张纸，与您有关。他们在守候您回来。”

“见鬼！你半路截住我干得很好。他们别想把我投进牢笼。”他咬牙说：

“他们想要干什么？逮捕我？不会，不会……他们不敢。但是……但是，他们很可能搜查……过后呢？”

过了一会儿，他作出决定：

“回去吧。除了明天上午，我会一直待在拉纳拉那座房子里。下午我会打电话给你。”

“但是古索呢？还有他的人呢？……”

“如果这时候他们还没有走，那就完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应付吧。啊！还有……福斯蒂娜怎样？……”

“他们谈到她……他们大概到医院去了……不久前去的，我想。”

“噢！噢！事情变得严重了……快走。”

司机赶快走了。拉乌尔为了绕开国道和维齐纳，取道塞纳河上的克罗西，沿着半岛绕了个圈子，一直往上走到夏图。他在邮局打电话到医院。

“请找福斯蒂娜小姐。”

“谁打来的？”

他不得不报上自己的名字。

“达韦尔尼先生。”

人们把少妇叫来。

“福斯蒂娜，是您么？我是达韦尔尼……是这样……您受到威胁……相信我……您得躲起来。把您旅馆的帐结清，到夏图城外的克罗西公路上等我。不用着急，您有时间。”

她没有答话。半小时后，她提着小行李箱走出来了。

他们没有说话，开动汽车，朝布吉瓦尔和马尔梅宗急驶而去。

到了讷伊，拉乌尔问道：

“在什么地方下车？”

“马伊沃门。”

“这地址很空泛，”他嘲笑道，“您总是不信任我，是吗？”

“是的。”

“愚蠢！我们全部的烦恼都是由于您对所有人不信任。这有什么好处呢？您认为这就可以阻止我昨天在冈城您住的那家旅馆里和您同时进午餐，阻止

我看到费利西安在杜格里瓦尔家行窃么？您相信这就会阻止我对您取得胜利，从您那里获得我不断想得到的东西么？再见，宝贝！”

拉乌尔在他巴黎拉纳拉的一个隐居所住下来。吃过午饭，睡了一下午加一整夜。

翌日，他到警察总署，叫人递了他的名片给鲁塞兰预审法官。

这天是九月十五日星期三。

罗朗和热罗姆将在星期六结婚。

## 五 婚礼？

拉乌尔走进预审法官的办公室有好几分钟了，却还看到鲁塞兰露出的惊讶模样。达韦尔尼先生会来自投罗网，这可能么？预审法官还觉得不大可能。

拉乌尔伸出手。困惑的鲁塞兰握住它。

“这就是人家称为强迫握手。”拉乌尔笑着说。

见对方微笑起来，他便开玩笑说：

“再说这也有点像我们这案子的特点。有人想再次强迫您对付费利西安·夏尔。今天又想强迫您对付我。”

“对付您？”鲁塞兰说。

“当然！我听说古索探长口袋里有什么证据与我有关。”

“最多不过是传唤通知书。”

“预审法官先生，这也太过分了。对我，您只要来个电话说：‘先生，我需要您指教。’我就会奔来。瞧，我来了。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么？”

鲁塞兰恢复了镇静，被这个人逗趣了。这人几句话就扯出了合作的气氛。于是鲁塞兰命记录员到司法警察局去，让他们立即把他刚才要的人送来。接着他口气轻快地回答：

“有什么要您为我效劳？天哪，就是把您知道的事情告诉我。”

“今天，特别是星期六或星期日，我会告诉您一部分。从现在起，希望让我随意行动。”

“达韦尔尼先生，您随意行动已快两个月了。您操纵事件，使人监禁费利西安，后来还用托马斯代替他……这还不够么？”

“不够。再给我三天时间。”

“让我们再考虑考虑。首先让我们谈谈费利西安。昨天早上，受我委托去传唤您的古索探长在明净居没有找到您，认为可以趁您不在，到费利西安房里再搜查一次。在一个隐蔽的藏物处发现了两件东西：一把刀和一条锯片。我们可以认为这把刀……”

“法官先生，原谅我打断您的话，”拉乌尔说，“我可不是来为费利西安辩护的。”

“那是为谁辩护呢？”

“为我自己。是的，为我自己。您似乎在对我进行责备。这些责备其实是真正的指控。我想知道您指责我什么。我是否弄错了？”

鲁塞兰取笑着说：

“达韦尔尼先生，您总是心血来潮。引导我们谈话的不是我而是您……简单地说，我应当告知您什么？”

“您责备我什么。”

“好吧，”鲁塞兰清楚地说，“是这样：这件事的全部波折，我的预审的全部进展，托马斯的交代和缄默，都使我感到——这话不确切——使我深信您直接参与了这件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能具体指出来。我冒昧地问您一句：我是否弄错了？”

“我用同样坦率的态度来回答：没有，您没有弄错。但我是为您工作。”

“同时也给我添乱，对么？”

“有例子吗？”

“是您让人逮捕托马斯的。是您授意他如何回答的，不是么？”

“我承认。”

“这是为什么？”

“我想解救费利西安。”

“目的何在？”

“为了弄清他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这是司法机关办不到的。”

“您弄清了吗？”

“星期六或星期日我会弄清，只要您让我自由行动。”

“我不能同意您这样，因为您这样做违背了我的决定。”

“您还举得出例子么？”

“举得出。昨天发生的事。”

“什么事？”

“我们有理由相信，福斯蒂娜小姐是您安置在医院作护士看护西门·洛里安的。她是西门·洛里安的情妇，对么？”

“对。”

“但古索到医院去讯问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中午时她接到达韦尔尼先生的电话。古索跑到她住的公寓也没找到她。她走了！十二点半钟，她上了一辆汽车。大概是您的车。”

“是的。”

这时，有人敲鲁塞兰办公室的门。他说：

“请进。”

一个身体壮健如同大力士的年轻人进来。

“预审法官先生，您要我来是么？”

“是的，想打听一件事。不过，首先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司法警察局专员莫莱翁。达韦尔尼先生，您认识莫莱翁专员么？”

“莫莱翁专员在国防债券失窃案中是亚森·罗平的死对头。”

“您呢，莫莱翁，”鲁塞兰接着说，“您认识达韦尔尼先生么？”

莫莱翁好像在发愣，两眼盯着拉乌尔，一声不吭。最后，他跳起来，结结巴巴说：

“当然……当然认识……见鬼，这是……”

预审法官打断他的话，抓住他的手臂拖到一旁。他们激动地交谈了一会儿，接着鲁塞兰把门打开，并说：

“莫莱翁，留在过道上。叫几位同事来陪您。不论怎样，保持静默！不要讲话，嗯？”

他转回来，走得很快。肚子在两条短腿上跳动。温厚的脸盘紧皱着。

拉乌尔看着他，心想：

“完啦，我被认出来了。说到底，虽然他并不刻意大肆宣扬，但逮住亚森·罗平总会使他高兴的……多么光荣啊！但他敢负责么？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他采取行动，在逮捕证上签字，那就无人能禁止他……无人！”鲁塞兰突然坐下来，用镇纸敲打桌子，情绪激动声音哽塞地说：“您提出什么作交换？”

“交换什么？”

“少废话。您很清楚您掌握了什么。”

的确，拉乌尔很清楚这交换意味着什么。这场交易包含什么。当鲁塞兰再问一次之后，他断然回答：

“我提出什么作交换？那就是锯断木阶两条木桩，导致伊丽莎白死亡的人的名字，以及袭击——也就是说杀死西门·洛里安的人的名字。”

“这里有笔和纸。把它们写下来。”

“过三天吧。”

“为什么？”

“因为那时会发生一件事，使我确定凶手是谁。”“您还没有确定是谁么？”

“是的。”

“凶手是谁？我不允许您保持沉默。是谁？”

“凶手或者是费利西安……或者是……”

“或者是谁？”

“或者是热罗姆和朗朗这一对。”

“嗨！”气喘吁吁的鲁塞兰叹了一口气，“您说什么？您说的事情是什么？”

“是星期六早上将举行的婚礼。”

“但这婚礼与案子无关……”

“有关。我认为如果犯罪者是费利西安，这婚礼不可能举行。”“为什么？”

“因为他疯狂地爱着朗朗。为了她，他也许两次杀人，而且曾绑架了她。对于这样一个女人，他永远也不会同意她嫁给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他曾经袭击过……您记得发生惨案的晚上……还有，不仅是爱情的问题……”

“还有什么？”

“钱财。朗朗在不久的将来会继承一大笔财产，这是她的一位远亲——事实是她的生父留下的。这位远亲晓得朗朗是他的亲生女儿。”

“费利西安要是同意呢？”

“如果同意，那我就看错他了。凶手就是从谋杀中得益的人。这就是朗朗和热罗姆。”

“福斯蒂娜呢？她扮演什么角色？”

“我不清楚。”拉乌尔承认说，“但我知道她活着是为情夫西门·洛里安报仇。要是她围着费利西安、朗朗和热罗姆这三个人转，那是由于女人的本能使她接近他们……让我们不要再追寻下去了。啊！我不能说一切都弄清楚了！不是的，还有一些说不清的事，只能随着事情的发展才能弄清楚。不论怎样，只有我才能把情况弄清。要是司法机关插进来，一切就完了。”

“为什么？您给我们指出的线索……”

“这线索不能使您得到确凿的证据。事实真相在我的头脑里。这问题的全部资料都在我头脑里。没有我，您将继续瞎摸瞎撞，就和两个月来的情况一样。”

鲁塞兰踌躇不定。拉乌尔走近他，友好地说：

“预审法官先生，不要多虑；作出决定之前，应当知道会引出什么后果。”

鲁塞兰回敬道：

“一个预审法官想作出什么决定，就可作出什么决定，先生。”

“对，但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当让人晓得将作出决定。”

“让谁晓得？”

拉乌尔没有回答。鲁塞兰非常激动，又一冲一冲地走来走去。显然，他

不敢独自走上他的意识指示的道路。最后，他走到门口，把门打开。拉乌尔看见莫莱翁专员和五六位同事在聊天。

鲁塞兰放了心。有这些人看着，是不会出问题的……于是，他走了出去。

拉乌尔单独留下来。

一会儿，他把门半推开。莫莱翁很快走上前来。拉乌尔用手向他作了一个亲切的表示，接着对着他把门关上。过了十分钟。鲁塞兰刚才请示了一些或一个地位很高的上级。大概这位上级的意见很专横，因为他返回办公室时面带愠色，这是少见的。他说：

“结论是……”

“结论是：到星期六前暂不动手。”拉乌尔笑着说。“但费利西安不仅是嫌疑犯……”

“我负责看管他。要是他想动，我就把他手脚捆上交给您。要是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钟以前您没接到我的电话，那就是婚礼举行了。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到明净居来一趟。那是星期天，不工作。我们好好谈谈。要是您赏光共进午餐……”

鲁塞兰耸耸肩膀并低声说：

“我带古索和他的人来。”

“您爱怎样就怎样。但完全用不着这样，”拉乌尔笑道说，“我只在把商品包好捆好以后才交货。啊！我忘记了。请您给古索写几个字，让他暂时在维齐纳停止任何行动。在这个周末，那里要保持安静。”

鲁塞兰同意了，拿了一张信纸。

“用不着，”拉乌尔说，“我已写好了。您只要签名就行了……”

对，信在这里。”

这一次，鲁塞兰的恶劣心绪消失了。他开心地笑起来。但他没有签名，而是打电话给古索。接着他把拉乌尔送到过道尽头。拉乌尔从莫莱翁和一群警察面前走过时，微微地摇摆着身子，友好地点点头。

星期四和星期五，拉乌尔和费利西安没有走出明净居装有铁栏的围墙。他们好像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不感兴趣。别人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们既不想知道，也不一定要参与。

他们经常见面，但只是为了商量装饰和安置设备的事情。他们一句也没有提及前一天发生的或第二天将发生的事。搜查，新的指控，警察咄咄逼人的威胁，突然的行动自由，罗朗和热罗姆的婚礼……一切都没有提到。

其实，拉乌尔也没有想到这些事。事实是突然也好，神秘也好，对他来说都失去了一切意义。在他心中，只是从心理角度提出了问题。他所以坚持完全弄清楚问题，那是因为他对惨剧中三个演员的性格还有部分不清楚。

两个月以来，他几乎目睹了费利西安的全部生活，但由于他不清楚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和深层的本能，他无法猜出他暗中的行为。对于罗朗和热罗姆的内心，他又知道些什么呢？这两个遥远的人物，像幽灵似地消失在雾中。

拉乌尔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是装出肯定的样子，他就是用这种态度与鲁塞兰说话的。而鲁塞兰也受到这种态度的压力，就像那些被他的权威慑服的人一样。其实，拉乌尔只能肯定一件事，而且是通过掺有大量直觉的合情合理的推论来肯定的。这就是热罗姆和罗朗的婚姻本身就是一个结局，费利西

安、热罗姆和罗朗将各自作出自己的解释。

但是，直到最后一刻，费利西安仍显得无动于衷。当然，他绑架罗朗的企图使他再也不能进入铁线莲别墅，也使他不能到市政厅和教堂去参加婚礼，但星期六早上，当在市政府签署婚约的时刻到来时，他脸上的肌肉一点也不紧张，当教堂的钟声敲响时，他的情绪一点也不激动。但是，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他失去了罗朗。她用上了另一个男人的姓氏，她的手指戴上了结婚戒指。

费利西安是想隐瞒自己的感情么？是绝对控制了自己的神经么？是完全压下了自己的爱情么？拉乌尔热切地注意着他，但看不到半点这方面的迹象。这年轻人忙于工作，执行他的装修计划，好像没有任何要紧事扰乱他的生活。

在九月晴朗安宁的气氛中，整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几片枯叶静静地脱落，无声地落地。

整个白天，整个夜晚，拉乌尔都在寻思。

“你难道不感到痛苦么？你难道没想到等一会就会发生的事么？怎么你爱的女人就要属于另一个男人了，你能接受么？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绑架她呢？”

夜幕降临。等夜色一变浓——这是个漆黑、闷热、充满奥秘的夜晚——拉乌尔就悄悄地经车库走出明净居，在房子四周转了一圈，来到栅栏附近的暗处站住。他思绪纷乱，回忆起费利西安在冈城乔治·杜格里瓦尔家中跪在保险柜前，把蓝色珠宝盒里的钻戒放到口袋里的情形。他回想起这年轻人在罗朗面前与热罗姆搏斗，罗朗结结巴巴地说：“他会杀死热罗姆的。”他还回想起福斯蒂娜的谜一般的行为。福斯蒂娜下落如何？四个人演的惨剧，有一个没有到场。福斯蒂娜这个女人会放弃她在暗中扮演的角色么？

在什么地方，一座挂钟敲响了十下。从仆人那里，拉乌尔得知罗朗的叔叔菲力浦·加维雷从南部带了儿子媳妇一起来参加婚礼。费利西安也知道此事。家宴已经结束。没人留在铁线莲别墅，除了新婚夫妇。费利西安是否甘心认输？他不会出来袭击敌人，消灭罗朗的丈夫？

又过去了一刻钟，然后半小时的钟声敲响……

拉乌尔藏在林荫大道一株树后，听见小径上的砂砾沙沙直响。有人小心翼翼地缓慢走过来。栅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接着又关上了。

有人向前走。这是费利西安的身影。

他刚走过大树，拉乌尔趁他没有发觉，朝他扑过去，抱着他的腰把他摔倒。

搏斗没有持续多久。费利西安受到意外袭击，抵抗不住，被一块布包住头，一条绳子牢牢地绑住。

拉乌尔把他抱到明净居，用另一条绳子缚在前厅一根柱子上，并用一块窗帘把他裹得更紧。就这样把他扔在那里，有气无力，不能动弹。

拉乌尔走了，自由行动走了……

“四个人物中的一个被抓住了！”他心里在想。

## 六 仇 恨

要是拉乌尔假设有一天会去某座房子作夜访，会在很久之前就作准备。因此他早就准备了桔园别墅花园右边的菜园钥匙。此外，他还记下了那些铁钩在什么地方。这些铁钩支撑着铁线莲别墅侧面贴墙爬行的植物。

他进入菜园，沿着桔园别墅前面的池塘走过去，注意到园里全部的灯光都熄灭了。他走到铁线莲别墅。饭厅和上面的房间没有亮光。书房里灯光通明，但里面没有一个人。罗朗和热罗姆大概在楼上的房间里。那里可以看见灯光。那几间房本来是罗朗的小客厅和她的卧房。楼梯间后，有一个大房间，连着伊丽莎白从前住的房间。拉乌尔知道那里已布置为新房。

他摸索着，在房子侧面的棚架上找到那些铁钩，没有多大困难就爬到屋角上的房间。这就是浴室。从墙角他爬到连接浴室和小客厅的阳台。小客厅的百叶窗放下了，但没有关。窗子半开着。他看见罗朗坐在沙发上背对窗口。她已脱下婚服，穿上睡衣，肩上披着一条平纹细布的方巾。

热罗姆穿着室内穿的上衣，显得潇洒文雅。他走来走去，两人都没有说话。

“好了，”拉乌尔心想，“幕布掀开了。”

在他动荡的一生中，很少怀着这样激动的，几乎是痛苦的心情盼着戏开演。因为头几个场景，头几句台词，一下就会使他看到两夫妇所处的氛围，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的情感交流，甚至他们生活的秘密。他过去未能确切知道的事情，现在就要知道了。

过了相当久，热罗姆在罗朗面前停下来对她说：

“你觉得怎样？”

“好一些了。”

“那么，罗朗……”

“你想说什么？”

“为什么你刚才不到那里去……到我们的房间去……和我在一起呢？”

“忍耐一下。”她低声说，“等我完全恢复平静。”

热罗姆沉默了一会儿。他坐下来，双肘撑在膝上，眼睛盯着她说：

“真奇怪！我们已经结婚了，我还不明白……”

“你不明白什么？”

“我们的婚姻……这一切是那么不平常。不知不觉从友谊发展到了爱情……当我向你求爱时，我以为你会拒绝，因此发抖……后来，我爱你，用的是那样的方式，似乎我向你奉献爱情时并不爱你。”

他继续低声说：

“我不是在向你表白心事……我告诉你这一切是因为我不得不如此，而且怀着某些说不清的痛苦。”

他等待着回答，但没有等到，正要继续说时，忽然转过身来，倾耳细听。

“我似乎听见……你房间里……”

“什么！”

“有声音……”

“不可能。仆人们在房子另一边睡觉，而且是在顶楼上。”

“是有声音……有声音，你听。”

他站起来。但她抢在他之前，探头看了看她的房间，把门重新关上，拿

了钥匙并大声说：

“没有人。谁会在那里面？”

热罗姆想了一想并说：

“你一直不愿让我进你的房间……”

“不愿。这是我当姑娘时的房间。”

“以后呢？”

她带着厌烦的心情，重新坐下。他在她旁边跪下，长久看着她，接着通过难以觉察的动作，轻轻地抓住她的手，慢慢地把头向她裸露的手臂倾去。但当他的嘴唇将要触到手臂时，她突然立起来。

“不行，不行……我不许你……”

两人面对面，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热罗姆很想知道这个躲避他的心灵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他还是忍住了，用温柔亲切的声音说：

“亲爱的罗朗，不要生气。今早出了你知道的那件事以来，你一直没有恢复镇静。可那是我们之间说好的，我告诉过你我母亲的心愿……你记得么……我母亲不富有，她只留下了她订婚时的戒指，她一直不想卖掉，总是对我说：‘你结婚时，对你妻子要像你父亲对我一样。在教堂举行婚礼之后而不是之前把这枚戒指给她，把它戴在她的婚戒之上……’你知道，就是这样……我们已经说好的。但是……但是……当我给你这枚戒指时，你却突然晕倒了……”

罗朗慢慢地说：

“这只是出于偶然……情绪激动……疲劳过度……”

“但是……你真心诚意接受它么？……”

她伸出手。一只手指上戴着一枚婚戒和一枚爪形金托镶钻的漂亮戒指。

“婚戒和钻戒，”他微笑地说……“婚戒是我选的，钻戒是我母亲选的，是我送给你的……因此，罗朗，这只手是属于我的……当我向你求婚时，你把这只手放在我手里……”

“没有。”她说。

“怎么没有？你没有把自己的手放在我手里？”

“没有。你只是对我说：‘我能够希望有一天你愿意嫁给我么？’”

“你曾回答：愿意。”

“我回答愿意，但我没有把手放在你手里。”

两人面对面站着。热罗姆低声说：

“这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你像一个陌生人……今晚……今晚……你离我更远了。这可能么？”

他生气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得把事情搞清楚……罗朗，把手给我，你那戴着婚戒和钻戒的手，把你的手放在我手里……我有权握着它……我有权吻它。”

“你没权利。”

“怎么！这真难以理解。”

“你吻过我的手么？我同意你碰它么？同意你吻我的嘴唇，我的双颊，我的额头或我的头发么？”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他说，“但你对我说的理由，是因为伊丽莎白……她在我们之间还活着，为了纪念她，你出于腼腆，不愿意……你

不愿意我表示亲热……我很理解……我甚至赞同……但现在……”

“有什么要改变的么？”

“罗朗，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那又怎样？……”

他显出惊愕，声音都变了。

“那你要怎样？……你是怎样考虑的？……”

罗朗严肃地说：

“你认为我能够同意在这房子里……在她生活过的地方……在你爱过她的地方……”

他发起怒来。

“离开这里吧！让我们去你愿意去的地方！但我要再说，你现在是我的妻子，你将来也是我的妻子。”

“不是的。”

“怎么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突然搂住她的脖子，极力要吻她的嘴唇。她用意想不到的气力推开他，并大声说：

“不要……不要……不要摸我……不要碰我……”他还想强行吻她，但发现她拼命抵抗，只好一下让步了。他大惑不解，觉察到不可制服，就颤抖着说：

“还有别的理由，对么？如果只是这种理由，你不会是这样。还有别的理由。”

“还有许多别的理由……尤其有一条会使你看清处境。”

“什么理由？”

“我爱另一个男人。他没做我的情人，是因为他尊重我。”

她大声说出这句坦白的話，眼睛也没垂下，而且声调傲慢像一种挑衅，更加重了侮辱的意味。

热罗姆强装出笑容，脸部的肌肉直抽搐。

“你为什么撒谎？我怎么想得到，你，罗朗，竟会……”

“热罗姆，我对你再说一遍，我爱另一个男人，而且爱他胜过一切。”

“闭嘴！闭嘴！”他突然控制不住自己大声说，对她举起拳头。“闭嘴……我知道这是假的，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激怒我，是为了我想象不出的原因……不过，不管怎样，你使我失去了理智。你，罗朗！”

他使劲跺脚，并像疯子一样挥着手臂，接着他又朝她走去。

“罗朗，我了解你，要是这是真的，你就不会戴这枚戒指。”

她脱下戒指，扔到远处。

他大声责骂她。

“这太可怕了！你干什么？你的婚戒，你也要扔掉么？这婚戒是你接受的，是我给你戴到手指上的。”

“是另一个人给我戴上的。这婚戒不是你的。”

“你撒谎！你撒谎！我们两人的名字：罗朗和热罗姆刻在上面。”

“不是这两个名字。”她说，“这是另一枚，刻的是另外的名字。”

“你撒谎！”

“是刻着另外的名字……罗朗和费利西安。”

他向她冲过去，抓住她的手，粗暴地脱下金戒指，惊慌地看着它。

“罗朗……费利西安……”他有气无力地低声说。

他不能接受这现实，他拼命想摆脱它，他拒绝相信它，但四面受着压力，无法脱身。

“这实在是发疯了……为什么你要和我结婚？……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无法改变……你是我的妻子……我对你有权利……这是我们新婚之夜……我是在我的家里……我的家里……和我的妻子在一起……”

她激烈地回答，但镇静而执着。

“你不是在你家里……这不是我们新婚之夜……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敌人……某些话一说出来了，你就要离开。”

“我，离开？你发疯了！”

“你得让位给另一个人，给主人，这里是他的家。”

“那就让他来吧。”热罗姆说，“只要他敢来！”

“他已经来了，热罗姆。伊丽莎白死去那天晚上，他就来找我了……我在他怀抱里哭泣……我当时很伤心，向他承认我对他的爱情。后来，他来过这里两次……热罗姆，他现在就在我的房间里，这房间也将是他的……刚才你听到的就是他……他不会离去，这新婚之夜，是属于他的……”

热罗姆向房门冲去，企图把它打开或用拳头砸坏。

“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罗朗镇静得可怕，“我有钥匙。我会打开……但你得先后退，后退十步……”

热罗姆不听命，他犹豫不决。接着沉默了很久。拉乌尔站在阳台上，隐蔽在半掩的百叶窗后，观看着如此惊人的悲剧场。看到罗朗如此无情，而又如此克制，他感到困惑，寻思道：

“她怎么肯定费利西安在房间里呢？他不可能在那里，因为不到一刻钟之前，我把他捆绑着留在明净居了……”

在这种危机中，任何推理都立不住脚，一切都超出了逻辑。拉乌尔看到热罗姆极度痛苦，紧张得心脏突突直跳。他会抓住罗朗的手，夺过钥匙，野蛮地袭击费利西安么？

罗朗举起小手枪对着他，反复地说：

“退后……退后十步……”

热罗姆向后退着。这时罗朗走向前，一边拿武器威胁他，一边把房门打开。

费利西安出现了。拉乌尔“捆绑好”留在明净居的费利西安……

他从房间里走出来，微笑地说：

“罗朗，您的武器没有用。像他那样穿着漂亮的家居便服的人，是没有理由打斗的。再说，他也没想到要打。”

费利西安的神情比平时更加洒脱。拉乌尔觉得他表情坦率，眼睛闪亮，像罗朗那样镇静严肃。

“他怎么会在这里？”拉乌尔不断地想，“他怎样挣脱出来的？”

费利西安俯身从地毯上拾起戒指，把它放在梳妆台上，说出一句令人迷惑的话：

“罗朗，再不要脱下它，您知道戴它是您的权利。”

接着，他对热罗姆说：

“是罗朗希望作这次会面。我同意了。因为她总是有道理。而且我们三

人之间需要有一番解释。”

“是我们四人之间。”罗朗说，“伊丽莎白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自从她去世后，伊丽莎白没有离开我。我做什么事都征求她的意见。热罗姆，你是否开始明白我想说什么了？”

热罗姆脸色苍白，板着脸，面容紧张。

“罗朗，要是你希望害我，那你成功了。”他说，“这场婚姻，我原以为可以获得幸福，谁知只是个可怕的陷阱。”

“对，是一个陷阱。从我预感到事实真相的那一刻开始，就冒出了这个想法，设一个和你相同的陷阱……这个陷阱是致命的。你明白，对么？你明白么？……”

她稍微弯下腰来，仍然被她保持镇静的意志所控制，但满腔的仇恨使她激怒。

“不，我不明白……”热罗姆说。

她从壁炉上取下她姐姐的一张照片，突然伸到他面前：

“看呀，看呀！这是最温柔最可爱的女人……她爱你，你却杀了她。啊！多卑鄙的人……”

这种指控，正是拉乌尔从看到罗朗和热罗姆不和那一刻起就期待着的。但使他惊讶的，是以前他在怀疑时从来没有把罗朗和热罗姆分开，从来没有假设过凶手只是热罗姆，而罗朗并没有份，虽然有些细节可以让他这样假设。罗朗的手段是那么高明，连他这样的观察家都被瞒过了。热罗姆在昏头昏脑堕入爱河时，怎么会不第一个上当呢？

但是热罗姆并不泄气。他耸耸肩：

“现在，特别是现在，”他说，“我明白你为什么变得反常了。”

为了替你姐姐报仇，你需要找一个受害者，你要指控的就是我。但是，罗朗，我有一句话要说。我认为，你和我，我们两人亲眼看见你姐姐是被老巴泰勒米杀死的……你知道，我一枪打死巴泰勒米，正是为她报仇……”

罗朗也耸耸肩。

“不要寻找借口或遁辞。我通过调查你的过去，观察你的现在，慢慢了解到的情况，我所了解到的你的为人，是那样清楚了，以致根本用不着你来供认。瞧，”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装本子，说，“我在伊丽莎白的日记后面，写下了你那充满谎言和虚伪的一生……当司法机关知道这一切以后，你在它眼里，就和在我眼里一样，是唯一的杀人犯。”

“啊！”他做了个怪相，脸都变了形，“你真打算……？”

“我打算首先把对你的起诉状拿给你看。”

“然后再审判我。”他嘲笑道，“这么说我是站在法庭前面啦……”

“你是站在伊丽莎白前面。听着。”

热罗姆看看她，再转眼望望费利西安，大概感到这两个对手应该都有武器在身，如果他执意下去，会把像狗一样打死。于是他坐下来，满不在乎地叉起二郎腿，好像是出于好意，才打定主意听一番讨厌的教训似的，叹气道：

“你说吧。”

## 七 某人死了

罗朗说起话来，声音很有节制，既不激动也不生气。她不是作指责，只是扼要叙述事情经过，既未加评论，也未对热罗姆·埃勒玛的本性作心理上的分析。

“热罗姆，你害的第一个人是你母亲。你用不着抗议，你曾经几乎向我承认了。她是由于你的过错而死的。这些过错，你周围没有人知道，因为她出于母亲的担心隐瞒了一切……假签字、空头支票、欺诈……没有人知道这些事，因为她付出了代价，直至破产……直至死亡。这些我们不再谈了。”

“那就更好，”他笑着说，“不过我要警告你，如果你叙述的事情全是这样凭空瞎想的，那你就白费时间了。”

罗朗继续说：

“后来的几年中，你的情况如何，我不清楚。你生活在外省或外国。但偶然的机使你遇见了伊丽莎白，你便又住回维齐纳的房子里，经常到铁线莲别墅来。这时候，你就起了念头。”

“什么念头？”

“娶伊丽莎白的念头。当然那时还不是十分明确，因为伊丽莎白的嫁妆还不能满足你的野心；但在她不慎把一件秘密告诉你之后，你这念头就明确了。”

“什么秘密？”

“她有一天告诉你，她的嫁妆会大为增加，因为我们母亲的一位表亲会留给她一大笔财产。”

“完全是无中生有，”热罗姆说，“我从来不知道这回事。”

“你为什么撒谎？伊丽莎白在日记上正式说明了这一点。出于本能的谨慎，我没有让你看这日记，但我告诉了别人。由于财产得到保证，同时知道这位表亲生病了，你变得急迫起来。你得到了伊丽莎白的爱情，接受了你的求婚要求。伊丽莎白感到幸福，你也如此——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在这期间，你却作了调查。”

“调查什么？”

“调查这位表亲遗赠财产的原因。你调查过去的事情，四处打听——不要否认，人家多次告诉我——你收集了过去的闲话，得知我们的父亲和这位表亲曾经闹过、吵过、传出过丑闻，还得知在他们失和期间，那些造谣生事的家伙断言伊丽莎白是乔治·杜格里瓦尔的女儿。我所以把这位表亲的名字说出来，是因为这完全是一种卑鄙的诽谤。”

“的确是诽谤。”

“不管怎样，你坚持要打听清楚。你想知道乔治·杜格里瓦尔的打算是否确实。当伊丽莎白在这里生病，受苦时，你却去冈城调查。一天晚上，我不知你怎样进了乔治·杜格里尔的房间。你打开了他的镜框，看到他十年前写下的遗嘱，这样你才知道伊丽莎白不会继承什么东西，因为继承人是我。这一来，伊丽莎白就死定了。”

热罗姆摇摇头。

“即使你编造的故事中有一句半句真话，伊丽莎白也不必死嘛！我只要和她断绝关系就行了。”

“要是你和她断绝关系，又怎么娶得到我呢？你断绝关系也好，背叛也

好，都等于丧失希望，失去那一笔遗产。于是你犹豫起来。随着时日的推移，你心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残酷的计划……一个卑鄙伪善的计划……谋杀，是一种可怕的而且如此危险的解决办法！为了脱身，你需要杀人么？不需要，但你需要获得时间，通过阴险、隐藏、不露面的办法阻止婚姻。伊丽莎白当时已经患病，肺部很不好，如果让她发一场重病，生命危险，她就会改了婚期，最后结不成婚，你就会逐步获得自由，就有可能哪天回转来找我，不需要决裂或谋杀。也许会造成死亡，但这是事故引起的死亡，你用不着负责。于是你躲在暗处捣鬼。你大概不想把事情做绝，想靠偶然的时机，不过你还是行动了，锯断了木桩，破坏了伊丽莎白每天同一时刻走下的木阶。”

罗朗说到这里精疲力竭，声音几乎听不见，只好停下来。

热罗姆在她对面，显然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似乎完全不把他不得不听的故事当一回事。

费利西安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

拉乌尔躲在百叶窗后，仔细听着，留神看着。罗朗的指控具有无情的逻辑性：只有一点没有说清楚：罗朗没有提到为什么不是伊丽莎白而是她有可能继承乔治·杜格里瓦尔的遗产。这些原因，即使她已预先知道，难道不也应当像不知道那样说话行事么？

罗朗继续说：

“那场谋杀就在你眼前发生，而且你负有罪责，你当时肯定慌了手脚。有几个钟头你感到惊慌甚至绝望。但在巴泰勒米的尸体旁找到的灰布袋，使你又振作起来。

“当天下午，现场一片混乱，你在人来人往之中，成功地拿到那个袋子，并把它藏在一个地方，大概是书房里。但是，你的行动被人看见了。这就是西门·洛里安。他混在进入铁线莲别墅的人中间，从外面窥视着你。当夜他跟在你后面，朝你扑过来。你们打起来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在你们打斗的地方发现了袋子。打斗的结果，西门·洛里安受了伤，后来死了。你也受了伤，但还是跑掉了。这是你当天的第二次犯罪。”

“现在说第三次犯罪吧。”热罗姆打趣道。

“你不久就准备第三次犯罪。这关系到避免怀疑，转移视线。转向谁呢？偶然的时机对你有利。当时费利西安乘小艇横渡池塘来见我，安慰我。他在我身旁待了两个钟头，当他离开这里，在池塘那边上岸时，有人看见他在死胡同里，而且认出他来。这时候大概你从铁线莲别墅出来，后面跟着西门·洛里安。人家讯问你这件事时，你是怎么回答的？‘袭击我的人是从死胡同里出来的。’从此，调查便转到费利西安身上，他既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他如果说明为什么在塘边出现，就肯定要说出我曾在房间里接待他，他不愿这样做，便予以否认，一口咬定他待在家里未动，于是被捕了。这样，你前面的道路扫清了。只是……只是我开始思索……”

她低声重复一句，句子更为短促：

“是啊，我开始思索……不停地思索……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件事。在坟场，我把手伸向伊丽莎白的棺材，发誓要为她报仇……我向她发誓，我此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牺牲一切替她复仇。这就是我不久就牺牲了费利西安的原因……达韦尔尼先生曾对我说……‘看看您四周，看看您自己，不要在任何指控前却步……’在我四周么？在我四周我只看到费利西安和你。费利西安没有罪，他没有道理要杀伊丽莎白。我是否应该想到是你热罗姆？……”

我在仔细阅读伊丽莎白的日记当中，引起了注意。当她去找那条小艇和你一起去水上荡桨时，你心事重重，坐立不安。你抱怨自己没有社会地位，你为前途担忧，我可怜的姐姐不得不以她继承财产的前途来安慰你……那时我还没有起疑心……没有任何疑心，但我不信任任何人，甚至达韦尔尼先生。他已发现木阶被人事先锯断。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也不关心西门·洛里安和巴泰勒米的事情。当你身体康复，从医院出来，回到我身边时，你该记得，我们之间沉默无言。我既不想问你，也不想怀疑你……对你既没有预感，也没有私下的想法。但有一天……”

罗朗沉思片刻，走近热罗姆一点说：

“有一天，我们在草坪上一起读书。到下午五点钟，你要离去，握起我的手道别。但你握我手的时间比平常长。这不是表示友谊，不是表示对伊丽莎白的怀念。不是的，是另一种，是一个男人想表达未被对方所察知的感情。这几乎是一种爱情的吐露，同时也是一种呼吁。热罗姆，这种表示多么冒失！这种表示应当等一两年再作尝试，可是伊丽莎白才死了一个月！从那天起，我就认准了，要是在我周围，在我接近的人中间有一个是罪犯，那就只可能是曾与伊丽莎白订婚，但在她死后一个月就转而追求她妹妹的男人。这举动始终像谜一般。可谜底在你身上，在你灵魂深处，在你所知道的和所希望的事中。我不再思索了，只是不断地仔细观察你，琢磨一切与我们俩和伊丽莎白有关的事件，好像已经查明你就是罪犯似的。我还更进一步。为了使你堕入陷阱，使你信任我，我接受了你装出来的爱情。你可能以为我也生出了这种感情。最终你真的爱上我了，从此失去了理智。”

她压低声音说：

“对！你看，虽然我的日子过得可怜，但由于我一天比一天确信会成功，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让人振奋。现在，我肯定能为伊丽莎白报仇了。我很怕人家猜出我的秘密。我把它像财宝那样紧紧地抱着。费利西安从监狱里出来时，我起先甚至拒绝见他，我让他以为我背叛了他，也背叛了伊丽莎白。只是后来，当我知道他想自杀时，我才惊慌起来，有一晚跑去看他，把一切都对他说了。后来，福斯蒂娜信任我，向我说出了她的仇恨和复仇计划。我则告诉她我对杀死她情人的凶手的怀疑。怀疑？我应当说是确信。福斯蒂娜也是这样判断的。但我们缺乏具体证据。你生活在你害死的人家中，在她家的花园中散步，在你破坏的木阶前面，你向我——伊丽莎白的妹妹献殷勤，对我说几个星期前对她说过的话。啊！蹩脚的演员，你怎么做得出？……”

罗朗眼看就要发怒了，但又一次控制住自己，继续说下去：

“即使你为人精明，行事细心，也没有察觉我们的合作。我们非常小心谨慎！既然你妒忌费利西安，认为早就觉察到他对我的爱恋，费利西安和福斯蒂娜就形影不离，使你麻痹大意。你继续害费利西安，写了一些匿名信寄出去陷害他，又在离你袭击西门·洛里安不远的地方，在花园里扔下一条沾着鲜血的、和费利西安常用的一样的手帕。但这是否我需要的确凿证据呢？最后，事情发生了。偶然的时机终于对我有利了。有一天，乔治·杜格里瓦尔来看我，恰巧你不在铁线莲别墅。这对我是个好机会。”

热罗姆抖动起来，掩饰不住他的不安。脸上的肌肉由于忧虑而紧缩。

“是的，他来看我。”罗朗肯定地说，“起先我拒绝见他，因为我知道以前他和我父亲不和。但他说有要事坚持要见我。就在这房间里我接待了他。他对我谈起他对我母亲友好、尊敬的感情。突然间，他向我说明他来访的真

正目的：‘罗朗，’他对我说，‘近日我生病了，我房间里的镜框被撬开了。我留给你部分财产的遗嘱被打开了，一个保藏家传金银珠宝、戒指、耳环的皮制珠宝盒也被人偷了。一对戒指也被偷了一只。几天之后，我接到维齐纳一封来信——那里我有一些朋友，经常向我通报消息——告诉我您要举行婚礼了，并且对您的未婚夫热罗姆·埃勒玛说了一些很坏的话。所以，罗朗，我认为应当提醒您……’

“热罗姆，我们的谈话，需要进一步告诉你么？我要求他撕掉遗嘱，因为我没有理由作他的继承人，但我接受他送我的一些珠宝。他同意让费利西安到冈城去看他。预见到他病情会加重，乔治·杜格里瓦尔把钥匙交给我，以便费利西安必要时能不被人看见或打扰而进入他的房子，并且打开放着皮制珠宝盒的保险柜。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费利西安打开了保险柜。现在珠宝盒就在这里，在这抽屉里，里面放着那一对戒指剩下的一只。从此，我可以行动了。只要你声称是你母亲留下的在结婚那天送给我的戒指和珠宝盒里的这只一样，那就是你偷来给我作结婚礼物的，那就说明你是杀害伊丽莎白和西门·洛里安的凶手。只是，为了获得这项证据，我不得不与你结婚。费利西安极力反对这种做法。他忍受不了我得跟你姓，哪怕只是一天，因此他绑架了我。这种阻拦没起作用。该发生的事发生了。今早，你送给我这枚戒指。你知道么，尽管我确信不疑，尽管我满腹仇恨，但我看见这枚戒指——因为两枚戒指是一样的，同样的托架，同样的钻石——看见你犯罪的不容置疑的证据，还是感到十分难过。现在，坏蛋，明白了么？……”

罗朗的声音越来越刺耳。由于蔑视和仇恨，她浑身发抖。她使出全身力气，来威胁和责骂对方。

但这些威胁和责骂有什么用？她突然意识到热罗姆并没在听。

他茫然地看着地上，使人感到他被控诉状抓住了要害，狼狈地看到整个事件暴露了真相，自己的假面具被揭穿，于是放弃为自己辩护。

他抬起头来低声说：

“以后呢？”

“以后？”

“对，你打算怎样！你指控我，也行。但你还打算告发我么？”

“对，告发信已经写好。”

“寄出去了么？”

“没有。”

“什么时候寄出？”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他辛酸地说，“对，让我有时间逃到国外去。”

过了一会，他抗议说：

“为什么要告发我？你认为把我驱逐出你的生活还不够报复么？要是你要增大我的绝望，何必又要让我爱上你呢？”

“费利西安不是受到怀疑，追究么？他是无罪的，如果不揭发那有罪的人，又怎样去救他？还有，我想得到保证……我要确信你再也不会回来……一切真正结束了……因此这封信将交给司法机关。”

她踌躇了一下又说：

“这封信将交给……除非……”

“除非什么？……”热罗姆说。

“在这张桌子上来写几句话，”罗朗说，“你坐下，写下你是唯一的罪人，是你害伊丽莎白，西门·洛里安。你诬告了费利西安，对他也犯了罪……然后签上名字。”

热罗姆思索长久，脸上表现出痛苦和无限的沮丧。他低声说：

“斗下去有什么用？我已疲惫不堪了。罗朗，你有道理。我怎么会演这样一出戏？我几乎已经做到使自己相信，伊丽莎白无论如何不是由于我的过错而死的，我回击西门·洛里安是为了自卫。这是多么卑鄙！不过，你看得出来，我越是爱你，就越害怕我做过的事……你意识不到……但我逐渐变了……你本来能够救我的……我们不再谈这些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

他坐到桌子旁，拿起笔来写。

罗朗在他头上看着。

他签了名。

“这是你想要的么？”

“是的。”

他站起来。一切正如罗朗想望的结束了。他逐一看看他们俩。他还等什么？道别？一句原谅的话？

罗朗和费利西安没有动，保持沉默。

最后，热罗姆忽然气得跳起来，作了一个憎恨的手势，但又忍住了，走了出去。

他们俩听见他走到他的房间——新婚的房间里，大概是去取一些东西。几分钟后，他下了楼梯。前厅的门悄悄地打开后又关上了。他走远了……

当屋里剩下两个年轻人时，他们握着手，眼睛充满泪水。

费利西安吻罗朗的前额，像吻最受敬爱的未婚妻一般。

罗朗微笑地说：

“费利西安，这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对么？我们作为未婚夫妻来度过，您在您家，我在这房子里。”

“罗朗，有两个条件。第一是我留在您身边至少一两小时，以便保证他不会再回来。”

“另一个条件呢？”

“未婚夫妻有权利互吻，至少一次在额头以外的地方……”

罗朗满脸通红，看看自己的房间那一边，不好意思地说：

“好吧，但不要在这里……到楼下去，”她愉快地说，“到书房里，我曾在那里以音乐向你初次表白我的爱情。”

她把热罗姆签了字的文件放在珠宝盒里。两人一起下楼。

拉乌尔几乎立即进入房间，从珠宝盒拿出文件，放进自己的口袋。

接着他回到阳台上，爬到房子侧面的檐口，走到菜园的出口。

清晨三点钟，费利西安回到小房子里。拉乌尔在沙发上躺着，等他回来，他朝年轻人伸出手。

“费利西安，请原谅。”

“先生，原谅什么？”费利西安问。

“原谅我不久前袭击了并捆绑了您。我是想阻止您做出傻事。”

“先生，什么傻事？”

“怎么说……由于这新婚之夜……”

费利西安开始笑起来。

“先生，我怀疑是您。不论怎样，我们两清了。我也请您原谅。”

“原谅什么？”

“我解脱了……”

“独自解脱的么？”

“不是的。”

“谁帮的忙？”

“福斯蒂娜。”

“我猜想是这样。”拉乌尔喃喃地说；福斯蒂娜一直在那里转来转去……但愿她不会让人抓住！……”

然后说：

“总之，走着瞧……费利西安，请您尽早打电话给罗朗，叫她放心，热罗姆签了字的那份文件没有丢。预审法官今早九点半钟来看我，为了避免您和罗朗遇到新的麻烦，我认为从珠宝盒里取出这文件是有好处的。”

“怎么！”费利西安一愣，大声说，“您不可能吧……”

“这样她就不必担心了。”拉乌尔一边走一边说，“请通知她我不久会去看她。我会在那里见到您，对么，费利西安？”

## 八 菲里尼

鲁塞兰先生准时赴约。早上九点半钟，拉乌尔刚吃完早餐，他就来了，但不是以预审法官的身分而是以钓鱼者的身分来的，说是到克罗地亚西岸边来钓欧帕鱼。他头戴一顶钟形的旧草帽，穿一条黄色粗麻布裤子，脚穿绳底帆布鞋……

“预审法官先生，祝贺您！”拉乌尔大声说，“天气非常好，真是个消遣的好机会，可以忘掉我们那令人忍受不了的案件。”

“您认为是这样么？……”

“当然！我想是这样。”

“可是，您邀请我来是来告诉我结局如何的。事情应该在昨夜了结了。”

“已经了结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证据。我就是十分看重这东西，才让您自由行动的。”

“明天就可以看见……您觉得不满意么？”

“明天，太晚了。”

拉乌尔仔细观察他。

“法官先生，有新情况么？”

鲁塞兰先生笑起来。

“对，达韦尔尼先生，是有新情况。一反我们的习惯，这回由我来告诉您。”接着鲁塞兰先生逐字逐句说：

“一个半钟头前，夏图的警察分局长打电话报告警察总署，热罗姆的女佣人发现他死在维齐纳他家的前厅。是自杀，对着心脏开了一枪。他才回家不久，家门还敞开着。古索探长正在现场。我是下火车时知道这件事的。”

拉乌尔毫不犹豫说：

“法官先生，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罪犯畏罪自杀。”

“不幸的是，经过初步搜查，热罗姆没有留下任何信件可以使人相信他是有罪的。自杀并不等于供认。还有，热罗姆这年轻的新郎离开新婚寓所跑到老屋自杀，人们也有理由觉得奇怪。”

“这正是他在罗朗、费利西安和我面前所作的招供的结果。”

“大概是口头的招供吧？”

“是书写的。”

“您手上有么？”

“就在这里。”

拉乌尔把热罗姆签字的文件递给法官。

“这一次，我相信问题差不多解决了。”鲁塞兰先生带着明显满意的神气大声说。“为了使问题完全解决，要把案件完全搞清，达韦尔尼先生，您还得向我提供某些说明……也许还要作某些交代。”

“我完全同意，”拉乌尔痛快地说，“但是，我是对谁说话呢？是对预审法官鲁塞兰先生，司法机关的代表呢，还是对老实、宽容、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的钓鱼人鲁塞兰先生？对于前者，我不得不采取保留态度；而对于后者，我会坦率地说话。我们一起商量决定什么可以公开，什么该多少作点保密。”

“达韦尔尼先生，举个例子说好吗？”

“例如，费利西安和罗朗·加维雷的相爱。两个月前，惨剧发生的黄昏，

费利西安乘小艇过池塘去见罗朗。他让自己受到指控，是不想牵累罗朗。这个秘密难道不应当继续保守么？”

鲁塞兰先生是个心软的人，眼角立即涌出一点泪水。他大声说：

“达韦尔尼先生，在这里的是钓鱼人鲁塞兰。有话尽管直说，千万不要拘束。尤其是警察总署里有人告诉我，您作为我们的临时合作者，起过不小的作用，帮过我们的大忙。尽管您过去……您在警察总署却是一个……”

“我过去不太清白，对么？……”

“是这样。尽管您仍然破坏法规，但在警察总署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说吧，达韦尔尼先生。”

鲁塞兰先生充满了好奇心。拉乌尔为这好奇心提供了许多食品，以致鲁塞兰先生不再想他钓鱼的事。他接受邀请在明净居吃了午餐，就接着听拉乌尔讲那些掺有亚森·罗平的隐情的事，一直听到下午三点。

离去时，他还激动得声音发颤地说：

“由于您，达韦尔尼先生，我度过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现在，我把这个案件各方面都摸清了。我同意您的看法：我们只应当谨慎地有区别把案情披露出去。这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虽然凶杀和追逐物质利益的行为使它变得复杂。但这首先是一个情与仇，犯罪与报复的动人故事！天啊！我们美丽的罗朗是怎样坚持到底的！多大的毅力！多强烈的感情！”

“预审法官先生，您没有什么要问我的么？”

“有，有两三点需要补充说明。完全出于好奇。”

“请说。”

“第一。您对费利西安有什么打算？首先，您相信他是您的儿子么？”

“我不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即使他是我的儿子，我对他也是一样的。我不会告诉他什么。最好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丢失的孩子，这比知道自己是谁……比知道是什么人的儿子要好些……您同意我的看法么？”

“当然，”鲁塞兰先生很感动地说，“第二点：福斯蒂娜下落如何？”

“仍是个谜。但我会找到她的。”

“您坚持找到她？”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她很美，我忘不了她被当作菲里尼而作的那尊塑像。”鲁塞兰先生点点头，表明他理解这种感情和意愿。他最后说：“第三点：达韦尔尼先生，您是否注意到，在这乱糟糟的事件中，再没有人提到那灰布袋子和内中放着的许多钞票？总之，这笔财产不会彻底丢失了吧？”

“我看不会。肯定有得益者。”

“谁？”

“唉，我可说不出来。但我推测某个人可能比别的人聪明机灵些，会到西门·洛里安和袭击他的人打斗的地方去寻找。两个打斗的人都受了伤，那口袋会在草地上滚到沟里。”“某个人可能比别的人聪明机灵一些，”鲁塞兰先生重复道，“我看不出有谁足够聪明机灵的……”

“有……有……”达韦尔尼从桌上拿起一支香烟，点燃，若有所思地低声说。

其实，鲁塞兰先生只是随口提出这个问题。但看到拉乌尔的神态，他突然一下明白了。无疑，他的对话人认为把菲力浦·加维雷无用的财产……掉

到沟里的东西……顺便捡起来据为己有是对的。

“真是个怪人！”鲁塞兰先生看着拉乌尔，似乎在说，“为人正直，但窃贼的本性却又不改。为了挽救他人不惜拿出生命来冒险，而一有机会却又不放过别人的钱包。等下走时我和他握手么？”

拉乌尔好像回答他的犹豫态度似的，笑着说：

“预审法官先生，在我看来，应当原谅干这一手的人。也许这是一个十分诚实的人，从来没有想到掠夺同类，但菲力浦·加维雷这个逃税的家伙的行为使他失去了顾虑。”

他又快活地补充说：

“预审法官先生，不管怎样，我相信这是我最后一次冒险了……是的，我需要呼吸更新鲜的空气，关心更高尚的工作。还有，我为别人做了那么多事，现在很想多为自己想想了。当然，我绝对没有打算到隐修院去……不过……对……您知道，我希望当我死去时人们会这样谈我：‘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诚实的人……也许是一个表现不好的臣民，但是一个诚实的人……’”

鲁塞兰先生离去时向他伸出了手。

“我来向您告别，罗朗小姐，也向您费利西安告别。是的，我要走了……去周游世界或差不多是这样……我几乎到处都有朋友，他们都希望见到我……还有，罗朗，我向您表示歉意，顺便也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没有责备我……是的，是的，我承认，我做过一些错事。我在珠宝盒里拿走了那张签了字的文件。我需要交给预审法官……还有，我不止干了这件事。罗朗，您新婚之夜发生的事，我都知道……这可能么？当然，我当时处在最有利的地位，在阳台的沙发上，我看到一切，听到一切。还有，您费利西安在乔治·杜格里瓦尔的保险箱里取东西时，我就在那里，还有许多或多或少是偷偷干的事……或冒失的事。

“不过，我的朋友，你们要看到，这一切都是由于你们的过错。罗朗，您记得么，您一开始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以为我们会携手前进。但突然一下，就没有下文了……您转身不理那自告奋勇帮您的朋友了……再见吧，拉乌尔，各走各的路！而您，费利西安，我曾经要求您信任。但您明明坐船过了池塘，却不坦率地告诉我：‘是的，我去找我所爱的人’，宁可让自己被捉进监牢。

“这一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分为两个阵营，每一边都干不成事。哎！是啊，我们常常磕磕绊绊。有时我和鲁塞兰先生合作，有时却与他发生矛盾。最后，我相信费利西安是清白无辜的，但又认为罗朗和热罗姆是同谋。真是疯了头！罗朗，我怎么想得到您的一切行为全是出于仇恨呢？仇恨不是一种平常的感情。仇恨到这种程度是反常的，结果必然做出一些蠢事。小罗朗啊，您干了怎么样的蠢事啊！”

“喂，罗朗，”拉乌尔坐到她身旁，温柔地抓着她的手。“您认为把事情干到结婚这一步是明智的么？别忘了，您现在是结了婚的人，您姓热罗姆·埃勒玛，您是埃勒玛夫人。为了获得您真正的新婚之夜，您作了几个月荒唐无益的蠢事。

“要是您赐予我友谊，我永远也不会让您作出这样愚蠢的事。对您来说，有十种途径达到同样的目的，用不着在市长之前举行婚礼。举个例子，谁能阻止您对情人说：‘亲爱的费利西安，您曾经乘船来到我的窗下，爬上我的

阳台，希望您想办法进入热罗姆家，偷回他盗窃的戒指。这样，我们就可以作比较。’他会办到的。尤其是，罗朗，您并不愿把热罗姆交给警察，使他上断头台，而只是使他狼狈，让他倒楣，那么，您不如真心诚意地承认，要是把事情交给拉乌尔去办就好了。”

罗朗想作回答，而且她的微笑表明会怎样回答，但拉乌尔不让她开口。

“我不是来要求您说实话，而是来说出我的心里话，来送给您一个解决办法，来祝贺您。是的，罗朗，我祝贺您与费利西安结婚。我过去看错了他，以为他会干出许多坏事。他对爱情特别忠诚。这是个勇敢执著的年轻人，我很想用友谊为他提供保护，但他不愿意我管他的事。这对他有好处。他会使您十分幸福，您也应当幸福。

“现在，我要送你们一件新婚礼物……这是我特殊的赠予，你们必须接受。明净居的工程即将完成。但费利西安，我还有别的工程要交给您做……我在尼斯有一座古老房子，带有一大片橄榄林。在那里您有充裕的时间，按您的趣味为我搞装修。再过两个星期，你们见过鲁塞兰先生，得知案件了结了，就到尼斯去，你们需要远离此地，在那里过一段日子。罗朗，我可以拥抱您么？”

他拥抱了罗朗，其亲切程度使他自己也感到惊讶。接着他拥抱费利西安。然后他双手握着他的手，盯着他看了几秒钟。

“费利西安，我也许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您。但我们以后再说，如果诸神保佑……诸神会保佑我的，因为我值得保佑。”

他再次拥抱他，然后走了出去，把两个惊讶不已，相当感动的年轻人留在屋里。

拉乌尔出外旅行了一年多。他经常和两个年轻人通讯。费利西安给他寄去设计图并征求意见，逐渐习惯了更随便更信任地给他写信。但拉乌尔想，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不会更亲密。

“也许这是克拉里斯·德蒂格和我生的儿子。但我是否非得弄清这件事么？就算是，我对他会有父爱么？”

不过，他还是高兴。卡格利奥斯特罗夫人报了仇，但没有打中目标。拉乌尔不时讽刺她几句。

“约瑟芬·巴尔莎摩，你失败了。不但那孩子——如果是费利西安的话——没有变成盗贼或罪犯，而且他和我融洽得很。约瑟芬，你失败了。”

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铁线莲别墅和桔园别墅的案件结束了。不幸的托马斯运气不好。查出真正的罪犯以后，他被投入了监牢。另外，调查还发现他犯有严重罪行。要不是一场重感冒，他会被直接送去服苦役。

十五个月后，拉乌尔回到法国，定居在蓝色海岸他那座漂亮房子中。他开出了一大片花圃，扩大了产业的面积。

有一天，在蒙特卡洛赌场，他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妇人，四周围着一群为她的美貌所吸引的爱慕者。他挤到她后面坐下，低声说：

“福斯蒂娜……”

她很快转过身来。

“啊！是您。”她微笑地说。

“对，是我……我到处寻找您，拼命地寻找您！”

他们走到外面，面对着如画的美景散步。拉乌尔告诉她那件案子最后的情节，并询问她那天晚上见她搂着费利西安坐在一张长凳上的事。

“不是搂着他，”福斯蒂娜说，“是他靠在我肩上。当时他在哭。”

“他在哭？”

“是的，不管怎样，他妒忌热罗姆·埃勒玛，他觉得那场婚姻是可恨的。他当时十分沮丧，因此有一晚我去亲切地安慰他。”

拉乌尔接着告诉她新婚之夜发生的事，因为她不知详情。突然间，他转过身来对她说：

“是您，对么，福斯蒂娜？……”

“谁，是我？”

“是您，您一直认为热罗姆是罪犯，您那时已知罗朗会赶走他，您预见到他害怕揭发，会先回家然后逃跑。”

“那又怎样？”

“于是您藏在他家门后等他。当他打开门时，您开了枪……是这样，对么？因为热罗姆毕竟不是个会自杀的人……”

她没有回答，只是指着模糊的天边……

“那边，就是我的故乡……科西嘉……在某些日子里，从这里可以隐隐看到。在那里人受了冒犯，只有报了仇才会快活。”

“福斯蒂娜，您现在快活么？”

“十分快活。由于过去，由于事情的结局，也由于现在的处境。”

一位富有的意大利贵族爱上了我，并献给我一座在热那亚的粉红色大理石宅邸。”

“结果您嫁给他了？”

“是的。”

“您爱他么？”

“他已七十五岁了。您呢，拉乌尔，您也快活么？”

“如果我的幸福不缺少某种东西，我会快活的。”

“缺少什么呢？”

他们俩的眼光碰在一起，她脸红起来。他低声说：

“我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做到的事。”

“过去没有做到的事，”她说，“并不等于将来有可能实现。”

拉乌尔从头到脚细看她。

“我什么也没忘记。”他重复说。

过了一会儿，她大胆地说：

“您给我证明。”

“给您证明么？”

“对，证明您还记得过去没有做到的事，还感到遗憾。”

“福斯蒂娜，这不正是遗憾。”

“给我证明。”

“您能给我一天时间么？明天，这个时间，我带您到这里来。”

她跟着他上了汽车。他们一起走了，一点钟后，他开车带她到亚斯普雷蒙村庄附近俯瞰尼斯的高地上。

一座别墅的大门打开了。她看见两条柱石上刻着别墅的名字：

“福斯蒂娜别墅。”

她十分感动，低声说：

“这只证明您记着往事，而不是觉得遗憾。”

“这证明我怀着希望，”他说……“希望有一天在这座别墅看见您。”  
她摇摇头。

“拉乌尔，像您这样的人，应当送给我比刻在两条石柱上的名字更好的东西。”

“我有更好的，好得多的东西，您不会失望的。但在此之前，福斯蒂娜，我有一句话要说。为什么从一开始，您对我是那样仇视，不但怀疑而且怀着怨恨和愤怒。请坦率回答。”

她又脸红起来，低声地说：

“拉乌尔，说真的，我恨您。”

“为什么？”

“就因为无法深深地恨您。”

他热切地抓住她的手臂。

他们沿着向上攀的道路，一层层平台往上走，脚下不时出现一些幽深的小路，通到阿尔卑斯山那些干燥的山头和覆在山顶的积雪。

他们走到山顶，来到一个花棚的两列廊柱环绕的高层平台。

平台中央，立着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的菲里尼雕像。

“呀！”福斯蒂娜大为感动，结结巴巴说：“我！……我！……”

福斯蒂娜在以她命名的别墅里逗留了十二个星期。

## 走钢丝的姑娘

杨元良 译

### 一 罗伯莱庄园

满天星斗，挂着半片残月，一辆大篷车停卸在路边的草地上，车上的百叶窗关着，车辕像两只伸直的手臂。在沟渠的阴暗处，一匹马呼呼地喘着气。

远处，黑黝黝的岗顶上方，一线鱼白预示着黎明即将来临。教堂的大钟敲了四下。鸟儿醒了，由此及彼，开始叽叽喳喳地歌唱。天气温和宜人。

突然，在大篷车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喊道：

“圣康坦！圣康坦！”

接着，从对着驾驶座，篷檐下方的气窗里伸出一个脑袋。

“肯定是这样，不出我的预料！这个坏蛋在夜里溜出去了。畜生！你干的好事！”

又有几个和她说话的声音。时间过了两三分钟。然后，车的后门打开了，一个人影走下五级踏脚，与此同时，在旁边的窗子里伸出来两个头发蓬松的小脑袋。

“多罗泰！你去哪里？”

“去找圣康坦！”这个叫多罗泰的女人回答说。

“他昨晚去散步，不是和你一起回来的么，我看着他睡的。”

“卡斯托尔，你看他不在了。”

“他去哪儿了？”

“不要着急！我找到他，要揪着他的耳朵回来。”

但是，两个孩子身上穿着单衣，从大篷车上跳了下来，央求着说：

“不要去，多罗泰妈妈……，天这么黑，不要一个人出去，太危险……”

“波吕克斯，你胡说什么？危险！这事也用你管？”

她轻轻地给了他们几巴掌，又踢上两脚，急急地把他们送回车上。他们很快钻进车里，她踩在一张小板凳上，用脸贴着两个孩子的脑袋，温柔地亲了又亲。

“不要怕，孩子。危险什么？不用半个钟头，我就把圣康坦找回来。”

“他干的好事！……圣康坦……还不到十六岁……”

“波吕克斯和卡斯托尔都二十岁了，不过是两个人加起来！”多罗泰说。

“他干嘛老在夜里东游西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不知道他闯到哪儿去了？”

“去套野兔了吧，”她说。“反正，不是什么大事……好啦，大家都说够了。去睡吧，孩子。千万不要打架，卡斯托尔，波吕克斯，听清了吗？不要做声！上尉还在睡，他不喜欢别人吵醒他的！”

她离开大篷车，越过沟渠，穿过一片草地，脚下踩着一滩滩积水，发出啪达啪达的声音。接着，她走上一条小路，两旁的小树比她矮一个脑袋。前一天，她和她朋友圣康坦一起散步，来回两次走过这条开辟得并不太好的小路，所以她大胆地往前走，一点儿顾忌都没有。她穿过两条大路，来到一条小河前，布满白色小石子的河床在平静的水面下闪闪发光，她走进河里，逆水而上，好像有意不让人找到她的足迹。当万物的形状在黎明的光线中开始

显示时，她再次穿越树林，体态轻盈，优美，灵巧，裙子很短，露出没有穿袜子的双腿，几条彩带在她身后飘扬。

她跑得很轻松，尽量小心不要扭伤脚踝，地上是枯叶和早春的野花，铃兰，紫色的银莲，白色的水仙。

她黑色的头发留得很短，左右分开，跑动中好像两只扑打的翅膀。她的笑容，微启的嘴巴，翕动的鼻翼，半眯的眼睛，显示出她喜欢跑步和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灰色的粗布褂子，衣领上围着一条橙色的丝巾，露出一截细长柔软的脖子。看上去约摸十五六岁的样子。

走出树林。两面石壁夹着山谷突然转个急弯。多罗泰戛然停步。她要到的地方到了。

在她前面，在不超过三十米高、切割整齐的花岗岩基座上，耸立着圆形城堡的主体部分。城堡本身毫无风格可言，但是就它所处的位置和建筑群的铺排来看，很有一种贵族宅第的气派。在左右两侧，山谷收拢成一条沟壑，好像旧时的护城河一样围着城堡。但是，多罗泰面前的空间还相当大，形成一个轻微起伏的开阔地，到处是一块块突兀的大石，荆棘丛在石间蔓延，再往前便是花岗岩基座几乎垂直的峭壁。

“大钟敲五点三刻，”姑娘心想，“圣康坦应该出现了。”

她在一棵连根拔起的大树干后面蹲下来，两眼紧紧地盯着城堡和岩石基座之间的分界线。在底层的窗户下，有一条与分界线平行的凸出的边，横贯峭壁的一条很窄的切口，就像墙上的一道裂缝，一直延伸到窗户下的凸边上。

前一天，他们在散步的时候，圣康坦曾经指着那个狭窄的切口说：

“有些人自以为万无一失，其实，要爬上那些窗子还不容易……瞧，有一扇窗子还半掩着……厨房的窗子……”

多罗泰相信，圣康坦已经有了爬上城堡的想法，而且会在当晚偷偷地采取行动。不知道现在他怎么样了？他闯进去的房间里没有人吗？他既不熟悉他去冒险的地方，也不了解城堡主人的生活习惯，是不是给人抓住了？或者，他在等着天亮吧？

她心乱如麻。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虽说小山沟里没有路，但是，当圣康坦冒险下来的时候，这比向上攀登要困难得多，谁能保证附近没有农民经过呢！

突然，她打了个寒战。好像愈是怕危险，愈是惹来危险似的。沿着山沟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好像是从庄园的正门过来的。多罗泰赶紧躲在树根后面，大树遮住了她的身体。她看到一个人，身穿长大衣，灰色的大围巾裹着脸，手戴一副毛皮手套，腋下夹着一杆枪。

她想这是一个猎人，或者是一个偷猎者，因为他神色鬼祟，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生怕被人发现似的，而且时时改变步子以防万一。他走到墙边站下来，距离圣康坦爬上去的地方大约五六十米，他看看地下，绕过几块平坦的石板，然后猫下腰。

终于，他下定决心，选准其中一块石板，抓住比较薄的一端，把它竖起来像史前的巨石建筑一样放稳。石板下面是一个大窟窿。在窟窿旁边有一把铲子。他拿起铲子把窟窿稍稍挖大一点，挖土的动作十分小心，不让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又过了几分钟，多罗泰既着急又害怕，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圣康坦昨晚爬进去的窗子，窗扇被推开了，一个长长的身影爬上窗台。他身穿

燕尾服，头戴高筒帽，老远看去，可以看出他的衣服和帽子油腻发亮，打满了补丁。

身子紧贴着墙，圣康坦慢慢地从窗口滑下来，两只脚踏到檐口。这时，多罗泰躲在那个穿长大衣男子的身后，差点儿要站起来，打手势叫她的伙伴小心。其实，打了手势也没有用。因为，那个人已经看见趴在峭壁上的鬼影，他放下铲子，钻进了窟窿。

再说，圣康坦埋头做着他的事，根本顾不到下面发生的事，而且要转过身来才能看到手势，此时此刻的他也根本无法做到。他放出一根绳子，显然是他在城堡里捡的，把它套在窗子的栏杆上，就像套着滑轮一样，绳子的两端顺着峭壁垂下来。这样，靠着这两股绳子，从城堡上下来就毫不困难了。

多罗泰因为不见了那个穿大衣的人，放心不下，便即刻朝前爬过去。到窟窿边上一看，她差点儿喊出声来：在下面，就像是在战壕里一样，那人正对准圣康坦的方向，把枪架在面前的土堆上。

喊不喊？警告圣康坦？这只能加速事情的发展，并且暴露自己，和一个带枪的人进行一场势单力薄的搏斗。但是，必须采取行动才行。在前方，圣康坦钻在峭壁上的一条缝隙里，就像在烟囱的管道里一样。瘦骨嶙峋的黑影暴露无遗，包括那顶压得折叠起来，一直盖着耳朵的高筒帽。

那人举着枪瞄准了很久。多罗泰猛地跑上前，使尽全身力气一推竖在他身后的大石板。那石板本来就不太稳。她一用力，石板便倒下了，就像盖子一样盖住了窟窿。石板压住了枪，把穿大衣的人关了起来。姑娘只见那人的脑袋一低，连着肩膀缩进了窟窿。

她很清楚，反击只是迟早的事，敌人很快便会逃出这口棺材。于是，她赶紧朝峭壁的缝隙跑过去，圣康坦恰好也同时着地。

“快……快点……”她说，“快跑……”

他一愣，抓住绳子的一端收起绳子，一边嘟嘟囔囔地说：

“干嘛？什么事？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她一把抓住他。

“快跑，笨蛋！……有人看见你啦……他拿枪瞄准你……快，他要追上来了……”

“你说什么？追我们？谁？”

“一个化装成农民模样的人，在那里，在窟窿里。他用枪瞄准你，把你当斑鸠一样，我用石板把他压住了。”

“可是……”

“听我的话去做，白痴，把绳子带上。不能留下脚印。”

在石板被举起来之前，他们两个沿着山谷拼命地跑，谁也不说话，很快跑进了小树林。

二十分钟以后，他们到达小河，淌着河水走了好一会，到了一处布满碎石的地方才上岸，以免留下任何痕迹。

上岸以后，圣康坦拔腿要跑，多罗泰站在原地，前俯后仰地笑了起来。

“你怎么啦？”他问道，“什么事？出什么事啦？”

她笑得说不出话来。双手抱在胸前，浑身直打颤，满脸通红，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小牙齿。最后，她一只手指着她，断断续续地说：

“你的高帽子……燕尾服……两只光脚丫子……实在太滑稽了！你从哪里偷来这套行头的？……天哪！你真是太好笑了！”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树叶在轻轻摇动，她的笑声显得特别清脆响亮。面前是笨手笨脚，转眼之间长高了的小伙子圣康坦，他的脸色很白，头发很黄，嘴巴很大，耳朵招风，但是，他的一对黑眼睛充满柔情。他很高兴，笑眯眯地望着姑娘，他本来害怕姑娘会发脾气，这么一来似乎全解决了。

事实是，她突然扑向她的朋友，拳头像鼓槌似的落在他身上，一面不停地责怪他，但是并不认真，加上一边笑个不停，使她的行动完全失去了惩罚的意义。

“坏蛋！无赖！你又偷东西了，嗯！出场费已经满足不了先生啦！你现在要偷钱偷珠宝买高筒帽啦？这回偷到什么了，你这只老鼠？嗯？快说！”

她一边打一边笑，心中的怒气终于全消了。她继续往前走，圣康坦觉得很惭愧，吞吞吐吐地说道：

“要我说？说它干吗？和以往一样，你都猜到了……唔，不错，我昨晚从窗口爬进去……那是洗脸间，在走廊的尽头，走廊通到楼下的各个房间……一个人影都没有……主人们在吃饭……一道仆人们用的楼梯把我带到另一条圆形的走廊，各个房间的门都对着走廊。我都看了。什么都没发现。或者说只有一些画，一些太大太笨重的东西。于是，我钻进一间储物室，从里面看见一个小客厅，一个房间，最漂亮的一个房间。他们跳舞跳得很晚，然后各自回到楼上……都是风度翩翩的人……我是从气窗里看见的……太太们袒胸露肩，男人们衣冠楚楚……最后，一位太太走进小客厅。取下首饰放进盒子，把盒子放进小保险箱，打开保险箱的时候，口中还念着锁上的三个字母：R. O. B. ……当她离开客厅去房间的时候，我用这三个字母就……随后，我一直等着天亮……我不敢下来……”

“给我看看，”她命令说。

他伸出手，手心里是两个镶着蓝宝石的耳坠。她拿过来看了看，脸上抽搐了一下，眼睛突然一亮，口中喃喃地说道，连声音都变了：

“真漂亮啊，这些蓝宝石！……晚上，天空有时候就是这种颜色……蓝得发黑，光芒四射……”

这时，他们恰好穿过一片农田，田里插着一个简陋的稻草人，光穿一条裤子，两柄扫把权当手臂，其中一只手臂上挂着一件上衣。这是圣康坦的衣服，是他在前一天晚上挂在这里的，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他向这个稻草人借了燕尾服和高筒帽。他脱下燕尾服，给稻草人重新穿上，给它重新戴上帽子，然后，他穿上自己的衣服，紧追两步赶上了多罗泰。

她久久地看着宝石，一脸赞赏不已的神色。他俯身对她说：

“你留着吧，多罗泰。你知道我不是小偷，我是为你才这么做的……让你看着它们高兴……摸着它们……看你像个穷人整天忙个不停很难过，我心里很难过！让你在钢丝绳上演出！你，多罗泰！你，你本来应该享受荣华富贵！……唉！多罗泰，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帮你做！”

她朝他抬起头，说：

“你说，你什么都肯帮我做？”

“什么都肯，多罗泰。”

“那好，我要你做个诚实的人，圣康坦。”

他们继续朝前走，姑娘又说：

“圣康坦，做个老实人，这是我对你的全部要求。你，以及大篷车的其他孩子，我收留你们，因为你们和我一样都是战争遗孤。两年来，我们一起

东奔西走，快乐多过痛苦，我们一起玩，总而言之，我们都还可以吃饱肚子。不过，在我们之间不要有误会。我只喜欢干净明白的东西，像太阳一样闪光的东西。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呢？你为了讨我欢喜，这是第三次偷东西了。是不是到此为止？如果是的，我就原谅你。否则的话，我们各奔东西。”

她说得非常认真，为了加重语气，说一句话点一下头，她那像翅膀一样的两撮头发也同时扑打一下。

圣康坦大吃一惊，哀求道：

“你不要我了？”

“要。但是，你必须保证不再重犯。”

“我保证。”

“那就算了。我听得出来，你说的是实话。把宝石收起来，藏在大篷车下面的篮子里。下星期，你从邮局把它寄回去。那叫夏尼庄园，是吗？”

“是的，我在卡片上看见女主人的名字：德·夏尼伯爵夫人。”

他们手牵着手继续往前走，其间，为了避免和农民相遇，找地方躲了两次。最后，拐过几个弯，他们离大篷车不远了。

“你听，”圣康坦竖起耳朵说。“唔，不错，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又在打架了。这两个坏蛋！”

他朝大篷车冲了过去。

“圣康坦，”姑娘喊道，“不准打他们！”

“你自己呢，你少打他们了！”

“不错，不过他们喜欢我打呀。”

不等圣康坦走近，刚才还拿着木刀决斗的两个孩子，一下子掉转矛头共同对敌了，一边大声地嚷嚷：

“多罗泰！多罗泰妈妈！不要让圣康坦过来。他不是人。救命啊！”

接着，是东一个嘴巴，西一个嘴巴，加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拥抱。

“多罗泰，轮到抱我了！”

“多罗泰，该掴我的脸了！”

但是，姑娘呵斥道：

“上尉呢？你们肯定把他吵醒了？”

“上尉？他睡得像死猪一样，”波吕克斯说，“你听，他是不是在打呼噜！”

在大路边，两个孩子烧着一堆柴火，锅子挂在三脚铁支架上。汤滚了，四个人吃过热气腾腾的浓汤、面包和干酪，各人又喝了一杯咖啡。

多罗泰稳稳当当地坐在板凳上。三位伙伴都不让她操心，争着站起来为她递吃的，一个个都很用心，很殷勤，互相嫉妒，甚至互抱敌意。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之间的战斗往往就是因为争宠引起的。两个孩子——两个胖乎乎的男孩，穿同样的衣服，一条短裤，一件衬衣，再加一条背带裤。尽管他们相亲相爱如兄弟，却常常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充满敌意地扭打在一起，原因无非是姑娘对其中一个说了句特别好听的话，或者是对另一个特别亲昵地看了一眼。

至于圣康坦，他从心底里讨厌他们。当多罗泰抚爱他们的时候，他恨不得冲上去扭断他们的脖子。多罗泰好像从来没有和他吻过。他只能满足于一种好朋友的关系，充满友谊和信任，至多表现为友好地握握手，或者会意地笑一笑。年轻人觉得，像他这么一个穷光蛋，这已经是他唯一配得上的报偿。

圣康坦是一个有爱心而且忠诚的人。

“现在上算术课，”多罗泰说。“圣康坦，你去睡上一个钟头。”

卡斯托尔拿来课本。波吕克斯取出本子。算术课以后，紧接着是多罗泰讲解墨洛温王朝诸国王，然后是一堂天文课。

两个孩子津津有味地听课，圣康坦打足精神，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多罗泰的教学方法充满了幻想，又不会使你分散注意力。她一边教，好像也一边在学。她教的内容，用她甜蜜的声音说出来，显示出相当的学问，有判断力，以及灵活的讲求实际的智慧。

十点钟，姑娘命令套上马具。去邻近的一个乡镇的路程相当远，他们得及时到达，才能在乡公所前面占一个好位置。

“上尉还没吃饭呢！”卡斯托尔大声说道。

“那不更好，”她说。“上尉平时吃得太多。这样，他可以休息一下。再说，这个上尉，给人吵醒了会大发脾气的。不如让他睡吧！”

大家出发了。独眼喜鹊拉着大篷车，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这是一匹瘦骨伶仃的老马，不过身子结实，而且还挺有劲，因为毛色黝黑，瞎了一只眼，所以叫做独眼喜鹊。大篷车很重，架在两只大轮子上，一走起来就咣当咣当地响个不停。车上放着箱子，工具，梯子，木桶，绳索。车子刚刚油漆过，车厢两侧挂着十分夸张的大牌子：多罗泰马戏团经理部，使人以为随后还有大队的车辆到达，包括马戏团的演职员、器材、行李和猛兽。

圣康坦走在队伍前头，手中拿着一根鞭子。多罗泰身边带着两个孩子，边走边采路旁的野花，或者一起唱进行曲，或者讲故事给他们听。半个钟头以后，他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她突然下令说：

“停一停！”

“什么事？”圣康坦看到她读着一块路牌，问道。

“你瞧，”她说。

“有什么可瞧的。一直走就是了，我已经看过地图啦。”

“你瞧”，她又说了一遍。“夏尼，两公里。”

“显然，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庄园在这个村子里。只不过我们当时走的是树林里的一条近路。”

“你没有读完整个路牌。夏尼，两公里，罗伯莱庄园。”

她似乎忽有所触，小声地重复道：

“罗伯莱……罗伯莱。”

“也许村子叫夏尼，”圣康坦估摸着说，“庄园叫罗伯莱吧。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没什么……”她说。

“不过，你好像有心事似的。”

“不……只是巧合罢了。”

“什么巧合？”

“罗伯莱这个名字。”

“唔？……”

“唔，这是一个深深刻在我脑海里的名字……一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说出来的名字。”

“什么特殊情况，多罗泰？”

她一边琢磨，一边慢慢地解释说：

“圣康坦，你好好想一想。你知道，战争初期，我父亲在夏特勒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伤重不治。我得到通知，但是到得太晚了……我只知道，同病房的两位伤员告诉我，他在去世前不停地重复着一个名字：罗伯莱……罗伯莱……他不断地念叨，像是念经一样，仿佛他自己对此毫无意识。在他临终的一刻，嘴里还在嘀咕：罗伯莱……罗伯莱……”

“是的，”圣康坦说，“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件事。”

“后来，我老是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可怜的父亲临终前想起什么事情，竟然使他如此耿耿于怀。似乎还不仅仅是耿耿于怀的问题……而是害怕……恐惧……为什么呢？我始终得不到解释。所以，你明白吧，圣康坦，我一看见面前的这个名字，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知道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庄园……”

圣康坦吓坏了：

“嘿！你不会是想去那儿吧？……”

“为什么不想？”

“多罗泰，你简直疯了！”

姑娘陷入了沉思。但是，圣康坦知道她不会放弃这个不寻常的计划，他得找个理由阻止她，这时，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跑了过来：

“妈，前面来了三辆大篷车！”

果然，三辆大篷车，一辆接着一辆，从夹在陡壁之间通向十字路口的小路上驶出来，然后上了去罗伯莱庄园的大道。三辆车分别是三个游艺摊档，一辆“打木偶”，一辆“卡宾枪射击”，还有一辆“乌龟转盘”，当它们经过圣康坦和多罗泰面前的时候，其中一个管射击的人打招呼问道：

“你们也去那里吗？”

“哪儿啊？”

“去庄园，那里举行游园会。要不要给你们留一个位置啊？”

“行，谢谢你啊，”姑娘回答说。

赶会的那一行人远去了。

“你怎么啦，圣康坦？”多罗泰低声问道。

他的脸色比平时更加苍白。

“你怎么啦？”她又问了一遍。“你嘴唇发抖，脸都青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

“警察……”

从凹陷在陡壁里的小路上走出来两个骑警，他们经过十字路口，头也不回地从他们面前过去了。

“你瞧，”多罗泰笑着说了，“他们不是来找我们的。”

“不管，不过他们也去庄园。”

“见鬼！那里举行庆祝活动，来两个警察总是应该的。”

“除非他们发现耳坠子不见了，给警察局打电话了，”他绝望地说道。

“不可能！女主人要到今晚穿衣服的时候才会发现。”

“不管怎么说，还是不去吧，”可怜的小伙子哀求道……“这等于是自投罗网……而且，还有那个人……那个躲在窟窿里的人……”

“他是在自掘坟墓，”她笑着回答说。

“如果他也在呢？如果他认出我呢？”

“你当时化了装。他能做的，最多是去抓那个穿燕尾服，戴高帽子的稻

草人！”

“如果有人告发我呢？如果有人搜查呢？如果他们搜到耳坠子呢？”

“我们一到那里，就把耳坠子扔进花园的树丛里。我给庄园的人算命，在我的帮助下，让女主人找回耳坠子。我们也发财了。”

“但是，万一……”

“啐！我就是想去那里，看看在叫做罗伯莱的庄园里发生的事。所以，我去定了。”

“好吧，但是，我担心……也是为你担心……”

“那你留下吧。”

他耸了耸肩。

“听天由命了！”他大声说道，同时甩了一个响鞭。

## 二 多罗泰马戏团

庄园位于风景如画的奥恩省最崎岖不平的一个地区，离栋夫龙不远，到十八世纪才叫罗伯莱庄园。从前，它叫夏尼庄园，与紧挨着它的村庄同名。村里的大广场实际上是庄园大院的延伸。由于大门总是打开的，所以两边合在一起，在从前的壕沟上人工筑成了一片空地，从左右两边的陡壁可以走下沟底。两道护墙围着圆形的院子，一直伸展到庄园的楼群，院子里有一个美丽的，以海豚和美人鱼装饰的古老喷泉，一座式样粗俗的假山上放置着一个日晷。

多罗泰马戏团以音乐开路穿过村子，就是说，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在前面声嘶力竭地吹喇叭，调子完全没个准儿。圣康坦穿一件黑缎子短上衣，肩扛一把令猛兽心怵的三齿耙，一块预告三点钟演出的节目牌。

多罗泰站在大篷车的车顶上，手牵缰绳，威风凛凛，仿佛她驾的是王家大马车一样。

广场上挤满了十几辆马车，前来赶会的人忙着搭帐篷，或者架设各种游乐设施、秋千架、木马等等。

马戏团没有做什么准备功夫。女经理径直去了村政府办演出签证，圣康坦为独眼喜鹊卸鞍，两位小音乐家一改行当，做起厨师来了。

上尉则一直在睡觉。

将近中午，人群开始从四面八方的村庄涌来。圣康坦、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在大篷车旁边打盹。多罗泰吃过饭以后又走了，她一直来到谷地，查看了石板下面的窟窿，然后混在四乡的农民中间，到花园里转了一圈，凡是能去的地方都走到了。

“怎么样？”她回来的时候，圣康坦问道，“调查得怎么样了？……”

她似乎挺担心的样子，慢慢地解释说：

“这座庄园属于夏尼—罗伯莱家族，很久没有人住了，家族里最后一位继承人奥克塔夫伯爵，大约四十岁光景，十二年前娶了个非常有钱的女人。战后，伯爵和伯爵夫人重修和改造城堡，将它现代化了。昨天，他们请来许多客人庆祝乔迁之喜，客人们在晚上走了。今天是面向公众的入住仪式。”

“关于罗伯莱这个名字，一无所获吗？”

“一无所获。我始终不明白父亲念叨这个名字的原因。”

“这么说，我们演出一结束就可以走了？”圣康坦问道，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

“不知道……到时再说吧……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和你父亲有关吗？”

“无关……”她犹豫了一下说，“不……毫无关系……不过，我很想弄清楚。凡是黑暗的地方，说不定就暗藏着什么东西……我想……”

她沉思了好久，最后，她两眼直直地望着圣康坦，很严肃地说：

“你听我说，你信我吧，是不是？你知道，从本质上讲，我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一个很谨慎的人。你知道，我有某种直觉……我能看到别人往往看不到的东西……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必须留下来。”

“因为罗伯莱这个名字吗？”

“是的，也因为别的一些原因，它们可能迫使我随机应变，采取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的决定……圣康坦，到那个时候，你必须和我在一起……”

而且要勇敢。”

“说吧，多罗泰。是怎么一回事？”

“没什么……没什么……只有一句话……今早用枪瞄准你的那个穿大衣的人，他也在这里。”

“嗯？你说什么？他在这里？你见到他了？和警察在一起吗？”

她微微一笑。

“还没有。不过，是很有可能。你把耳坠子放哪儿了？”

“我把它放在小纸盒里，用橡皮筋套好，塞在藤篮底下了。”

“好。演出一结束，你把它放到仓库和大门之间的杜鹃花花坛里去。”

“他们发现耳坠子不见了吗？”

“还没有，”多罗泰肯定地说。“根据你所说的情况，我想保险箱应该在德·夏尼伯爵夫人的小客厅。不过，我听伯爵夫人的侍女们聊天，没有说丢了什么东西。”

她又说：

“瞧，庄园的人都到射击台前了。就是那个金头发、派头十足的漂亮太太吗？”

“是的。我认得出是她。”

“照仆人们的说法，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慷慨大方，对穷苦人总是有求必应。周围的人很喜欢她，远远超过她丈夫，好像他不太讨人喜欢。”

“哪一个是她丈夫？那里有三个男人。”

“最胖的那个，穿一身灰衣服，腆着个大肚子。瞧，就是举枪的那一个。伯爵夫人身边的两个人，是他们的远房亲戚。那个高个子，灰白的络腮胡子一直长到玳瑁眼镜架边，来城堡已经一个月了。年轻一些，穿呢绒猎装和绑护腿的那一个，是昨天到的。”

“好像他们两个人都认识你似的？”

“是的，我们说过话了。大胡子还挺殷勤的。”

圣康坦做了个气愤的举动，但是被她马上制止了：

“镇静点，圣康坦。我们过去。战斗开始了。”

人们纷纷聚集到临时搭起的木屋后面，观看城堡主人的绝技，他的本领是众所周知的。他射出十二发子弹，在纸靶的中心团团围成一圈，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伯爵假惺惺地谦让道：

“不，不……打得不好。没有一枪打中靶心的黑点。”

“枪法生疏了，”他旁边有个声音说道。

多罗泰已经悄悄地钻到前排，这话是她说的，而且还带些行家的口吻，结果引来了一片哄笑。大胡子绅士向伯爵和伯爵夫人介绍说：

“马戏团的经理，多罗泰小姐。”

奥克塔夫伯爵夫人向她表示欢迎。伯爵开玩笑地说道：

“小姐是以马戏团经理的身分作评判的吧？”

“以业余爱好者的身分。”

“啊！小姐也玩射击吗？”

“有机会也玩玩。”

“打美洲豹吗？”

“不，打打烟斗的烟锅而已。”

“小姐没有打歪的时候吗？”

“从来不会。”

“不用说，一定是百里挑一的枪。”

“完全不是。好射手用什么枪都一样……像这种被淘汰的枪也行。”

她顺手拿起一把破枪，向人要了六发子弹，然后对着已经被德·夏尼伯爵打得一个个窟窿的靶纸。

第一枪正中黑点。第二发子弹挨到黑圈，第三枪又中黑点。

伯爵惊呆了。

“简直神了！……她甚至不用瞄准……您有什么感想，德·埃斯特雷谢？”

被多罗泰叫做大胡子绅士的人兴奋极了，他大声喊道：

“前所未有！难以置信！小姐，您会大有前途的……”

她没有回答，用剩下的三发子弹，打断了两个烟斗，打掉了一个在水柱上方跳动的蛋壳。

接着，她推开为她叫好的人，冲着目瞪口呆的人群大声宣布说：

“太太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向大家宣布，多罗泰马戏团继续演出。在射击以后，还有赏心悦目的舞蹈节目以及以徒步和骑马的形式，在地上和空中表演力量、技巧和平衡。还有焰火，竞渡，赛车，斗牛，扒火车，总之是应有尽有。先生们，太太们，演出开始。”

说完，多罗泰便施展出她的灵巧、奔放和热情。圣康坦在大篷车的车门前面划了一个大圈，插了几根小铁棍，用绳子圈出一块空地。演出场地四周摆放着给庄园主人坐的椅子，其他人则层层叠叠，有的站在板凳上，有的站在梯子上，还有的见到能站的东西都站了上去。

多罗泰开始表演。先是走钢丝，钢丝绷紧在两根柱子中间。她高高地跳起，好像一只羽毛球，落在拍子上以后，弹得比刚才还要高。她一会儿躺在钢丝上，像在吊床上一样左右摇晃，一会儿向前走，一会儿往后退，或者转身向两边的观众致敬。接着，她跳下钢丝，开始跳舞。

这是各种舞蹈的大杂烩，你看不出一点儿刻意雕琢的痕迹，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姿势，都像是无意的，是一连串突如其来的灵感的创造。她一会儿是伦敦的舞女，一会儿成了手执响板的西班牙人，一会儿又是旋转跳跃的俄罗斯姑娘，或者和圣康坦共舞，变成了跳野性的慢拍子探戈的酒吧女郎。

每一次，只需要一个细小的动作，比如稍微移动一下头巾或改变帽子的戴法，她就会摇身一变，从头到脚变成西班牙人，俄罗斯人，英国人或阿根廷人。而且，始终让人感到优雅和妩媚无比，和谐健康的青春气息，既开放又自爱，既令人开怀又有节制。

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对着一面旧鼓，用手指敲击出低沉的伴奏音乐。观众们只顾看，只顾欣赏表演，没有人交谈，没有人叫喊，面对如此丰富如此变化莫测的舞姿，无不为之倾倒。你以为她只是一个踮着脚尖旋转的小姑娘，她却突然变成了穿着长袍，手执扇子，跳小步舞的贵妇人。她是个孩子？是个女人？不到十五岁，或者已经过了二十了？

她的舞步嘎然而止，观众中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跳上大篷车的车顶，以一个坚决的手势，让大家静下来：

“安静！我们的上尉被吵醒了。”

在车把式的位置后面，有一个狭长的篮子，样子像是关上门的岗亭。她提起篮子的一端，将盖子打开一半，大声说道：

“唔，蒙福贡上尉，睡得好吗？喂，该出操了，我们迟到啦。罚款，上尉！”

她打开篮子，把它竖了起来，观众看见里面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好像躺在一个舒适的摇篮里一样。这孩子一头金色的卷发，红扑扑的面颊，张开大嘴打着呵欠，似醒非醒地朝多罗泰伸过手。多罗泰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地吻了吻。

“德·圣康坦男爵，”她喊道，“我把上尉交给您了。他的蛋糕准备好了没有？那好，演出继续进行，由蒙福贡上尉表演军操。”

蒙福贡上尉是马戏团的丑角。他穿一件美国大兵的旧军装，上衣拖到地上，裤子扭成一团，裤脚一直卷到膝盖，这么一套衣服使他行动非常不便，走不了十步路就会摔个跟斗。蒙福贡上尉的滑稽表演，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摔跟斗，以及站起来以后无动于衷的表情。当他一手抓鞭子，另一只手拿蛋糕，满脸果酱，向观众介绍独眼喜鹊的时候，引来了一阵哄笑。

“换腿，”他向马儿发出命令。“原地打转……跳波尔卡舞。站住，独安喜鹊（他不会发“眼”字这个音）。现在，走西班牙舞步。好，独安喜鹊，非常好。”

独眼喜鹊晋升为马戏团的演员之一，傲然无物地只顾绕着场子转圈，并不理会上尉的命令，而上尉本人则跌跌撞撞，摔倒了又站起来，一边还要捡他的蛋糕，也不管马儿听不听话了。小家伙旁若无人，马儿不停地转圈，这个滑稽的场面令多罗泰哈哈大笑，她的笑声又传染给观众，使他们的乐趣倍增。大家看到，虽然这种演出天天如此，小姑娘总是那么高兴，情绪始终是那么高昂。

“很好！上尉……”她大声地为他打气，“好极了！……上尉，我们现在绕场四周，表演抢掠妇女这场戏。德·圣康坦男爵，您演可恶的强盗。”

可恶的强盗一把抱住她，嘴里嗷嗷直叫，将她放在马背上用绳子绑好，然后他自己跃上马，独眼喜鹊在沉重的负担压迫下，慢慢地朝前走，德·圣康坦男爵则拼命地吆喝：

“快跑！快跑啊！”

与此同时，上尉镇静地给他的玩具枪装上子弹，瞄准可恶的绑架者。

啪的一声。圣康坦滚落马背，姑娘感激不尽，不停地吻她的救命恩人。

除此之外，还有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参加的表演。所有的节目都蓄意夸张。所有的节目都以真正的漫画的方式，将给人娱乐或者引人入胜的故事搬上舞台，显示出丰富的想象力，自发的观察力，极其生动和滑稽。

“蒙福贡上尉，拿起袋子向各位求财吧。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你们把锣鼓擂得响一点，为滚滚而下的金币伴奏。德·圣康坦男爵，小心扒手！”上尉拖着个大袋子走在人群里，人们纷纷将硬币和又脏又皱的纸币放进袋子。在大篷车车顶上，多罗泰向人群说着告别的话：“谢谢，谢谢大家，各位老乡，各位居民！我们就要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慷慨的地方了。在走之前，我们要告诉大家，多罗泰小姐（她说着鞠了一个躬）不仅仅是马戏团的团长和第一流的演员。多罗泰小姐（她又鞠了一躬）还证明她具有目光独到和感觉超人的本领。掌纹，纸牌，咖啡渣，笔迹或星相等，她样样通晓。她能拨开迷雾，解答疑难。她用她的魔棍，可以探查地下的清泉，特别是在最难

探测的地方，在古老城堡的岩石底下，在不为人知的地牢里，发现人们想象不到的神奇的宝藏。你们听明白我的话，会大有好处的！希望有机会报答大家。”她很快走下车顶。三个孩子已经在收拾道具了。

圣康坦向她走过来。

“我们快走吧，嗯！快！那几个警察盯着我不放哩。”她回答说：

“你没有听完我的演说吗？”

“怎么样？”

“怎么样？唔！马上就会有人上门求教了。多罗泰，独具慧眼的预言家……啊，顾客上门了……一个是绅士，一个穿呢子衣服……穿呢子衣服的人挺招人喜欢。彬彬有礼，一对牛皮裹腿实实在在的。一个标准的乡村绅士。”

满脸胡子的绅士显得很拘谨。他对姑娘说了一大堆肉麻的恭维话，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她，令人感到局促不安。他自我介绍是“马克西姆·德·埃斯特雷谢”，接着介绍了同来的伙伴“拉乌尔·达韦尔努瓦”，最后他代表奥克塔夫伯爵夫人邀请多罗泰共进茶点。

“只请我一个人吗？”

“当然不是，”拉乌尔·达韦尔努瓦赶紧说明，一边谦恭地欠了欠腰，“表姐要向你们每一位朋友表示祝贺。就这样定了吧，小姐？”

多罗泰答应了。说她换换装便去城堡。

“不，不必换装了！”德·埃斯特雷谢大声说。“现在这样就行了……这套有点儿袒胸露臂的衣服，您穿着合适极了。您现在这样就够漂亮了！”

多罗泰脸一红，毫不客气地回应说：

“先生，请不要说恭维话了。”

“小姐，这不是恭维，”他带着嘲笑的口吻说道，“这是很自然的对美的赞美。”

说完，他拉着拉乌尔·达韦尔努瓦走了。

“圣康坦，”多罗泰看着他们离去，小声说道，“你要小心这个人。”

“为什么？”

“他就是早上差点儿一枪打翻你的那个穿大衣的人。”

圣康坦身子一晃，好像真的中了一枪似的。

“你肯定吗？”

“差不多吧。走路的姿势一模一样，右腿不太灵便。”

他嘟囔着说了一句：“他认出我了吗？”

“我想是吧。刚才表演的时候，看到你欢蹦乱跳的样子，一定想起了在峭壁上表演杂技的黑影。他从你又想到把大石板压在他头上的我。这是今天下午，我从他的眼神和姿态里看出来的。只要看他和我说话的态度……看他嘲弄人的怪模样就知道了。”

圣康坦非常生气：

“那我们还不走！你还敢留下来！”

“我敢。”

“那个人呢？”

“他不知道我已经认出他了，只要他不知道……”

“你的意图是……？”

“我的意图很明确。我要去给他们算命，逗逗他们，让他们吃一惊。”

“什么目的？”

“让他们说话。”

“说什么？”

“说我要知道的事情。”

“什么方面的事？”

“那我也不知道。得让他们告诉我才行。”

“如果他们发现丢了东西怎么办？如果他们问起来怎么办？”

“圣康坦，拿着上尉的木枪，去大篷车前面放哨。老兄，如果有警察走过来，你就开枪！”

她打扮完毕，带着圣康坦朝城堡走去，边走边问他昨晚的事。在他们身后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再后面是上尉，他用绳子拖着一辆装满了小包裹的玩具车。

他们在城堡的大客厅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正如多罗泰所说，伯爵夫人是个非常和蔼可亲，非常美丽动人的人。她往孩子们的口袋里塞满了糖果，对姑娘更是体贴入微。姑娘在主人们面前也表现得很自然，与在大篷车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一条黑色的大披巾遮住了她的短裙和胸衣，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她举止自如，声音动听，谈吐得体，偶尔夹杂一两句行话更为她增添了风趣。她喜悦的情绪，炯炯的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智慧，所有这一切令伯爵夫人赞叹不已，在座的三个男人也为之倾倒。

“小姐，”德·埃斯特雷谢大声说道，“您能够预言未来，其实，我的眼光也一点儿不差，我可以肯定您这个人大有前途。呵！如果您信得过我，让我带您去巴黎的话！我在那里上上下下都有关系，我保证您能够大红大紫。”

她摇摇头，说：“我不需要任何人。”

“小姐，”他说，“应该承认，您对我没有好感。”“不存在好感不好感的问题。我不认识您。”“如果您认识我，您会信任我的。”

“我不相信。”

“为什么？”

她握住他的手，将手心向上，低头仔细观察他的手掌，一边说道：

“放荡……贪心……没有良心……”

“小姐，我要抗议！没有良心，说的是我吗？我做事向来严肃认真！”

“但是，您的掌纹所显示的刚好相反，先生。”“它说我没有运气吗？”

“没有运气。”

“怎么！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发财吗？”

“我怕是这样。”

“见鬼！……我的命呢？我的命还长吗？”

“不会太长了。”

“死得痛苦吗？”

“痛苦几秒钟吧。”

“这么说是死于意外了？”

“是的。”

“哪一类意外？”

她用手指着说：

“您看这里，食指的指根部位。”

“怎么样？”

“这里有一个绞刑架。”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德·埃斯特雷谢乐了，奥克塔夫伯爵也鼓起掌来。

“太好了，小姐。让这个放荡的东西上绞刑架，您的眼光真是厉害。所以，我也要直截了当地……”

他看了夫人一眼，继续说道：

“所以，我也要直截了当地告诉您……”

“你们请我来这里的原因。”多罗泰狡黠地说完了他要说的话。

伯爵争辩道：

“小姐，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请您来这里，只是想见一见您。”

“也为了试一试我这个巫婆的本领吧。”

奥克塔夫伯爵夫人插话了：

“唔，是的，小姐，您最后说的那些话使我们感到好奇。当然，我要说明一句，我们对这些事情是不大相信的，或者说主要是出于好奇心，我们想问您几个问题。”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那些小玩意儿，那就把它们撇在一边好了，不过，我将尽量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用什么方法？”

“仔细思考你们说的话，我再决定。”

“怎么！”伯爵夫人说道。“您不做诱导的动作吗？不用催眠吗？”

“不用，夫人，起码暂时不需要。至于以后，到时再说吧。”

多罗泰把圣康坦留在身边，打发几个孩子到外面去玩，接着，她坐下来说道：

“太太，您说吧。”

“就这么说？没有什么规矩吗？”

“没有。”

“小姐，是这样的。”

伯爵夫人说了，语气很随便，好像有点儿言不由衷：

“是这样的。小姐，您说到什么无人知晓的地牢，古老的岩石，埋藏的财富。话说回来，罗伯莱庄园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大概也是发生无数风流艳事和悲惨事件的场所，会不会有庄园的某个主人，偶然间在某个角落里遗落了什么您说的稀世珍宝，如果真是这样，让我们知道知道也是挺好的。”

多罗泰静默了好久，然后才说：

“别人对我愈是信任，我的回答也愈是准确。如果有保留，不是原原本本地提出问题……”

“什么保留？您放心，小姐……”

姑娘坚持说：

“太太，您向我提问，好像是出于一种突然的好奇心，好像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可是，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在城堡里进行过挖掘工作。”

“这是很可能的，”奥克塔夫伯爵回答说，“不过，这是几十年前，是我父亲或者祖父那辈子的事了。”

“这是最近的事，”多罗泰肯定地说。

“可是我们住在城堡才一个月啊！”

“这不是一个月的问题，而是几天之内……几个钟头前的事……”

伯爵夫人赶紧说明道：

“小姐，我可以证明，我们没有进行过任何挖掘的工作。”

“那么说，寻找工作不是你们做的，而是另有其人。”

“是谁呢？在什么情况下做的？在什么地方？”

又隔了一段时间，多罗泰说：

“太太，如果我管了不该我管的事，请多多包涵。这是我的缺点之一。圣康坦常常对我说：你就喜欢钻来钻去多管闲事，尽给自己找麻烦。不过，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因为离演出还有一个钟头，我就出去走了走，我东游西逛，东看西看，总之，我发现了一些特别的地方，而且觉得有一定的重要性。比如……”

伯爵和客人们互相看了看，显然很想听她说下去。

她继续说道：

“比如，我在观察和欣赏大院里古老美丽的喷泉的时候，看到喷泉的四周，在贮水的大理石水池下面有挖过的痕迹。勘探工作是否有成果？那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泥土已经被细心地覆盖回去，但是无法完全恢复旧貌，看得出地面稍稍有点隆起。”

伯爵和他的客人又互相看了看，显得十分惊讶。

其中一位提出了异议：

“也许是修理过水池吧？……或者是建引水渠呢？……”

“不会的，”伯爵夫人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我们没有动过水池。小姐，您大概还在别处发现了同类的痕迹，是不是？”

“是的，”多罗泰并不隐讳，“稍远的地方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就是在安放日晷的基座底下。在那儿，有人还对假山石进行了探测。有一根铁棒被撬断了。现在还留在那里。”

“这是干什么？”伯爵夫人不安地问道。“为什么在这两个地方，而不是在其它地方呢？他们找什么？他们想干什么？您有线索吗？”

多罗泰立即作了回答，她说得很慢，好像是为了强调这正是她调查的重点所在：

“挖掘的动机已经写在喷泉的大理石座上了。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到喷泉吧？美人鱼围绕着顶上雕刻着花饰的柱子，是不是？柱头上有一面刻着几个字……几乎已经被磨光了……”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字！”伯爵夫人大声说道。

“它们确实是存在的，”多罗泰肯定地说。“只不过受风雨侵蚀，它们和大理石的纹路混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有一个词……完整的一个词……我们可以重组起来……而且很容易读。”

“是哪个词儿？”

“财富。”

财富这两个字在空中回荡，经久不息，在场的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伯爵的目光始终盯着多罗泰，口中小声地重复着这个词，多罗泰接着又说：

“是的，是财富这两个字。这个词儿，在安放日晷的柱子上也能见到。只是更加模糊罢了，读不出来，但是能猜出来。确实是这个词。一个字母都不缺。不存在任何疑问。”

伯爵不等她说完，已经出了大厅，从打开的窗子看去，大家看到他朝着喷泉跑去。他在那里看了看，然后跑到日晷前，又急急忙忙地跑了回来。

“小姐说的话一句不假。有人在那两个地方挖过了……财富这两个字，

我一下子看出来，我真的从来没有留意过，它们可以证明挖掘的动机……有人来找过……也许找到了也说不定……”

“不可能，”姑娘镇定地回答说。

“为什么说不可可能？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她犹豫了一下。她的目光遇到了德·埃斯特雷谢的目光。无疑，他知道他自己已经暴露，也开始明白姑娘的用意所在。但是，她敢坚持到底，敢和他作对吗？还有，这场意料之外的斗争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用眼神向她发出了挑战，并且重复了一遍德·夏尼夫人的问题。

“是啊，为什么您肯定什么都没找到呢？”

多罗泰毫不示弱地接受了挑战：

“因为挖掘还在继续。因为在庄园围墙外面的谷地里，从峭壁上滚下来的碎石中间，有一块古老的石板，原来显然是某座毁坏了的建筑物的一部分。石板底上也有财富这个词儿。搬开这块石板，可以发现一个新挖的洞，里面还有用手抚平掩饰过的脚印。”

### 三 独具慧眼……

最后这几句话令德·夏尼夫妇方寸大乱，他们和德·埃斯特雷谢、拉乌尔·达韦尔努瓦两位表兄弟，小声地商量了一下。听到她提起谷地及穿大衣的人藏身的地方，圣康坦一下子瘫在圈椅的软垫上。多罗泰简直疯了！说出穿大衣的人的行踪，不就等于说出她和圣康坦，他们自己的行踪。太大意了！

可是她，在一片惊慌和不安之中，依然是那么平静。她似乎轻车熟道，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其他人则在她的带领下，跌跌撞撞，提心吊胆地走着。

“小姐，”伯爵夫人说，“您揭露的事令我们感到诧异。它证明您眼力过人，是您提醒我们，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您才好。”

“太太，您这么热情地接待我，”她回答道，“如果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我感到很高兴。”

“您真正地帮了大忙，”伯爵夫人真诚地说道，“我希望您能够继续帮助我们。”

“怎么帮法？”

“把您所了解的事全告诉我们。”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您也许还可以知道得更多一些？”

“有什么办法吗？”

伯爵夫人微微一笑：

“就用您刚才所说的巫婆的本领。”

“太太，您不是不相信这些玩意儿的么？”

“我现在开始相信了。”

多罗泰点点头。

“我愿意试试……不过，不是次次都能成功的。”

“试试看吧。”

“行。我们试试看。请诸位千万不要见笑。”

她从圣康坦的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巾，蒙住自己的眼睛。

“蒙上眼睛，才能做到心明眼亮。”她说。“眼睛愈是看不到东西，心里愈是明白。”

接着，她严肃地补充道：

“太太，请您提问题吧。我将尽力回答。”

“就这样醒着问吗？”

“是的。”

她将双肘支撑在桌子上，两手按着额头。伯爵夫人问了第一个问题：

“是谁在挖掘？是谁在喷泉和日晷下寻找东西？”

一分钟过去了。大家感觉到姑娘聚精会神，慢慢地脱离周围的一切。她最后深思熟虑地说，与巫婆或者梦呓者的腔调毫不相干：

“我在广场上什么都没发现。在这一边，应该有好几天了，所有的痕迹都被掩盖了。但是在谷地里……”

“在谷地里？”伯爵夫人问道。

“竖着一块石板，有个人在用铲子挖土。”

“有个人？是谁？他有什么特征？”

“他穿一件很长的大衣……”

“脸呢？”

“脸上裹着一条围巾，连头上耷拉着帽檐的帽子都包住了……也看不见他的眼睛。他干完活，放下石板，带着铲子走了。”

“没有带走别的东西吗？”

“没有。他什么都没找到。”

“您肯定吗？”

“绝对肯定。”

“他走哪一条路？”

“他沿谷地回来……一直到庄园的栅门前。”

“栅门是锁着的啊！”

“他有钥匙。他走进庄园……大清早……还没有人起床……他朝柑橘园走去……那里有一间小屋子……”

“不错，是园丁放工具的屋子。”

“那人放下铲子，脱了大衣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不可能是园丁！”伯爵夫人大声说道。“脸呢？……您有没有看见他的脸？”

“没有……没有……他始终裹着头……”

“衣服呢？”

“衣服？……我没有注意……他走远了……不见了。”

姑娘停住不说了，仿佛她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个人的身影渐渐模糊，像幽魂一样消失在黑暗中了。

“我看不见他了，”她说，“……什么都看不见了。啊！不，城堡的石阶上……门轻轻地关上……然后……然后有一道楼梯……长长的走廊，靠几扇小窗勉强有些光线……但是，我看到几幅画……飞奔的马匹……穿红衣服的猎人……啊！那人……是那个人，他跪在门前……他找到锁孔……走进……”

“是仆人，可以肯定……”伯爵夫人低声说道，“……走廊里有画，说明这是二楼的房间。这间房间是什么样子的？”

“百叶窗关着。那人打开手电筒，在四周找了找……在壁炉上有一本日历……今天是星期三……柱子镀金的帝国时期的大挂钟……”

“我客厅里的大挂钟，”伯爵夫人小声说道。

“钟上指的是五点三刻……手电筒的光立即转向钟的对面，照着两扇门对开的红木柜子。那人打开两扇门，从中取出一个保险箱。”

大家十分焦急，静静地听着多罗泰说话。因为紧张，个个都绷着脸。这个姑娘从来没有来过城堡，没有跨进过小客厅的门槛，可是，她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她根本不可能见过的事物，谁能不相信她所描写的幻觉呢？

伯爵夫人大惊失色，说：

“保险箱是锁着的……我肯定……我把首饰放回去以后上了锁……我记得保险箱的门咔哒响了一声……”

“锁上了，是的。但是，钥匙在箱子上面。”

“那也没关系！我已经把锁上的几个字母弄乱了。”

“没有，因为钥匙转动了。”

“不可能！”

“钥匙转动了。我看见有三个字母。”

“三个字母！您看见了？”

“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一个是R，一个是O，还有一个是B，也就是罗伯莱这个名字的前三个字母。保险箱被打开了，里面有一个小盒子。那人的手在里面搜索……拿走了……”

“什么？什么？他拿走了什么？”

“两个耳坠子。”

“是不是两颗蓝宝石？两颗蓝宝石？……”

“是的，太太，两颗蓝宝石。”

伯爵夫人十分慌张，手忙脚乱地走出大厅，后面跟着她丈夫和拉乌尔·达韦尔努瓦。多罗泰听见奥克塔夫伯爵说：

“如果是真的话，达韦尔努瓦，您得承认，她的未卜先知的本领实在是太神了。”

“确实太奇怪了。”德·埃斯特雷谢附和道。他跟在后面送他们出去，然后关上门，往回走了几步，他显然有话要和姑娘说。

多罗泰取下手巾，揉了揉眼睛，好像一个人刚刚从黑暗中走出来一样。大胡子绅士和她，两个人对视了片刻。接着，经过一阵犹豫，他又朝门口的方向走过去。但是，走到门口，他再次改变主意，对着多罗泰转过身，一只手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脸上得意地露出一丝冷笑。

说到笑，多罗泰从来是有来有往的，她像大胡子绅士一样笑了笑。

“您笑什么？”

“我笑，因为您先笑了。但是，我不知道您高兴什么。能告诉我吗？”

“当然，小姐。我笑，因为我觉得十分有趣。”

“什么事情这么有趣？”

德·埃斯特雷谢朝前走了两三步，接住话头说道：

“把两个人混为一个人，这个主意很有趣，其中一个人在石板下挖掘，另一个人在深夜潜入城堡偷首饰。”

“您的意思是……？”姑娘问道。

“我的意思是，说得明白一点，要把圣康坦先生偷东西这件事……”

“嫁祸于德·埃斯特雷谢先生。”多罗泰帮他说完了他要说的话。

大胡子绅士抑制住心中的不快，没有借题发挥。他只是接着说道：

“正是这样。不如大家都开诚布公，好不好？您我都不是睁眼瞎子。昨天晚上，我看见一个黑影从窗口滑下来，您看见，您……”

“有位先生头上挨石板砸了一下。”

“完全正确。我再说一次：您把两者混在一起，实在是很厉害的一招。很厉害……也很危险。”

“有什么危险？”

“有进攻必有反击。”

“我没进攻啊。但是，我想让人知道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包括给我栽上偷耳坠子的罪名？”

“也许吧。”

“噢！噢！那我得赶快证明耳坠子在您手里，是不是？”

“您就抓紧时间吧。”

他又一次在门口停下来，说：

“这么说，我们是敌人了？”

“为什么是敌人？您都不认识我。”

……

“我不需要认识您，就知道您是什么人。”

“怎么，我是什么人？我是骑士马克西姆·德·埃斯特雷谢。”

“可能的。不过，您还是瞒着亲属，偷偷摸摸地寻找……寻找他无权寻找的东西的那位先生。如果不是为了占为己有，不知还有什么目的？”

“这也关您的事？”

“是的。”

“凭什么？”

“您很快会知道的。”

他做了个手势，不知是愤怒，还是蔑视。但是，他马上克制住自己，咕哝了一句：

“该您倒霉，该圣康坦倒霉。回头见。”

说完，他点个头，转身就走了。

奇怪的是，在这场可以说突发和激烈的决斗中，多罗泰竟然行若无事，出于少女的本性，大门刚刚关上，她就用拇指顶着鼻尖，做了个表示轻蔑的手势，踮着脚尖在原地转了几圈。她对自己对事情都相当满意。接着，她打开一个玻璃柜，取出一瓶嗅盐，走近躺在椅子上的圣康坦：

“来，老朋友，闻一闻。”

他吸了一口气，打了个喷嚏，嘟嘟囔囔地说道：

“我们完蛋了。”

“你开玩笑，圣康坦。为什么我们要完蛋？”

“他会去检举我们的。”

“不错，他会把矛头指向我们。但是，检举我们，说出他今天早上见到的事，料他没有这个胆量。否则的话，我一样可以说我见到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多罗泰，没有必要牵涉到首饰的事。”

“反正迟早会发现的。我先说出来，可以转移目标。”

“也可能引火上身，多罗泰。”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指证大胡子绅士。”

“必须有证据才行。”

“我会有的。”

“你这么憎恨他啊！”

“不是憎恨，是要他完蛋。这是个危险的人物，圣康坦。我凭直觉可以这么说，你知道我是很少出错的。这是个无恶不作，不择手段的人。他背叛他的亲戚德·夏尼夫妇。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摆脱他。”

圣康坦努力使自己放下心来。

“你真是了不起。策划，计算，行动，预测，使人感到你按部就班，有一个非常周全的计划。”

“小伙子，我完全没有计划。我是走一步算一步，随机应变。”

“不过……”

“我的目标很明确，仅此而已。我的面前站着四个人，毫无疑问，一个共同的秘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然而，因为‘罗伯莱’这个名字，我父亲临死时反复说的这几个字，使我有权搞清楚他是否是其中的一分子，看看他的女儿是否有资格继承他的位子。到目前为止，这四个人齐心协力排斥我。虽

然我尽了一切努力，争取他们信任，让他们说出真话，结果却是零。但是，我会成功的。”

她突然一跺脚，表现出这个笑咪咪的美人儿的全部决心和力量，接着又说：

“我会成功的，圣康坦，我向你保证。我还有可以揭露的事实。其中有一个可以使他们更加信任我。”

“是什么事，多罗泰？”

“我心中有数，小伙子。”

她停住不说了。她的视线转到窗外，窗子开着，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在窗下打架。急促的脚步声在城堡里回响。有人发出惊叫的声音。一名仆人快步穿过院子关上大栅门，庄园里还剩下小部分人，以及三四辆大篷车，其中包括多罗泰马戏团这一辆。

“警察……警察……”圣康坦结结巴巴地说道。“在那里……正在检查射击摊子。”

“德·埃斯特雷谢和他们在一起，”多罗泰告诉他说。

“呵！多罗泰，瞧你干了什么好事？……”

“我无所谓，”她沉着地回答说。“这些人有个秘密，他们的秘密或许也是我的秘密。我要知道这个秘密。惊惶失措，风云突变，所有这一切都对我有利。”

“但是……”

“讨厌，圣康坦。我这一辈子就看今天了。你不要发抖，开开心才对……来，朋友，让我们来跳小步舞。”

她揽住他的腰，像抱着一个双腿软绵绵的假人，强迫他转了起来。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从窗台爬进屋里，跟着是蒙福贡上尉，他们围着这一对舞伴，一边唱歌，一边跟着跳了起来，先是在客厅里，后来一直跳到了宽大的前厅。但是，圣康坦又一次摇摇晃晃，使大家十分扫兴。

多罗泰不耐烦了。

“又怎么啦？”她问道，一边使劲地扶住他，不让他倒下来。

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怕……我怕……”

“咳，怎么搞的！我还没见过你这么窝囊。你怕什么呀？”

“首饰……”

“笨蛋！你不是扔到树丛里了么……”

“没有。”

“你没有扔掉？”

“没有。”

“那，它们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按你的指示，我把篮子翻遍了，我知道是我亲自放进去的。篮子里找不到。硬纸盒不见了。”

多罗泰听他解释，神情变得愈来愈严肃。她突然感到了危险。

“你为什么不早点对我说？如果你说了，我就不这么干了。”

“我不敢。我不想让你烦恼。”

“啊！圣康坦，你这个小家伙，你可是大错特错了。”

她没有再责怪他，继续说道：

“你估计是什么原因？”

“我估计是我记错了，我没有把耳坠子放进篮子里……而是放在别的什么地方了……放在大篷车里的另外什么地方……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找到。但是，他们，他们会找到的，那些警察……”

姑娘被惊呆了。让他掌握耳坠子，按法定手续正式立案，结果将是逮捕坐牢。

“不要管我，你走吧……，”圣康坦呜呜咽咽地说，“我是个笨蛋……我是个罪犯……不用救我了……把什么都推给我，反正这也是事实。”

此时，穿制服的警察队长在仆人的带领下，出现在前厅门口。

“你不要做声，”多罗泰小声说道，“不准说一句话。”

队长走上前来：

“多罗泰小姐……”

“我就是，队长。有什么事吗？”

“请跟我来，有必要……”

这时，奥克塔夫伯爵夫人在丈夫和拉乌尔·达韦尔努瓦的陪同下，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她的到来把队长的话给打断了。

“不，不，队长，”她大声说道，“我坚决反对任何对小姐表示怀疑的行动。这是一场误会。”

拉乌尔·达韦尔努瓦也表示反对。但是，奥克塔夫伯爵说：

“亲爱的，您知道这是个普通的手续，警察队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发生了盗窃案吗？因此，对所有的人进行调查是很自然的事……”

“可是，是小姐告诉我们盗窃案的。是她在刚才的一个小时里，揭露有人在策划针对我们的阴谋。”

“为什么不能像大家一样，也问问她呢？正如德·埃斯特雷谢刚才所说的那样，您的耳坠子很可能不是从保险箱里偷走的，或者是您在今天无意中戴上它们，丢在外面什么地方了……然后，被什么人捡去了……”

警察队长，一个很诚实的人，看到伯爵和伯爵夫人各说一套，显得非常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还是多罗泰帮他解了围。

“伯爵先生，我同意您的意见。你们觉得我这个角色可疑，大家也有权提出疑问，我怎么知道保险箱上的字母的，巫婆的本领是不是足以解释我的洞察力。所以，没有任何理由给我特别的优惠。”

她在伯爵夫人面前鞠了个躬，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手：

“太太，您不要参加搜查了。这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些卖艺人经常遇到麻烦，对我来说，这只是多一次罢了。您看了一定会难受的。不过，一会儿他们问话的时候，请您千万来一下，到时候您会明白为什么……”

“我一定会来的。”

“队长，请吩咐吧。”

她和她的四位朋友走了，还有那位队长。圣康坦一脸颓丧，好像一个被人送上断头台的囚犯。蒙福贡上尉，双手插在口袋里，手腕上套一条绳子，拖着那辆满载包裹的小车，口里嘘嘘地吹着一首美国歌曲，好像他知道根本不会有事似的。

在院子外面，打开的大栅门旁边守着一个乡村巡警，最后一批农民已经走了。在柑橘园里，游乐摊档的档主们聚集在他们临时搭建的木棚周围，另一位警察在检查证件。

多罗泰一行来到大篷车前，她发现德·埃斯特雷谢在和两个仆人聊天。

“是您指挥搜查啊，先生，”她快活地说道。

“不错，小姐……为了您的利益。”他以同样的语气回答说。

“是这样啊，我对检查结果毫不怀疑。”

她又转身对队长说：

“我没有钥匙可以给您。多罗泰马戏团没有锁。一切都是公开的。手里没有东西，口袋里也没有东西。”

队长似乎并不喜欢这份差事。但是，两个仆人却干得风风火火，德·埃斯特雷谢在旁指手画脚。

“很对不起，小姐，”他把姑娘拉到一边，说。“为了还您清白，我想我们应该一丝不苟地查一查。”

“太严重了，”她挖苦地回答说。

“严重什么？”

“真的！您想想我们的谈话吧。一个罪犯：不是我，就是您。”

德·埃斯特雷谢肯定把姑娘当成了个可怕的对头，而且非常害怕她的威吓。因为，虽然他摆出和气的样子，甚至可以说相当殷勤，一边还和她开开心玩笑，但是，搜查工作一点儿都不马虎。在他的指示下，仆人从车上搬下了所有的篮子和箱子，掏出一件件又旧又破的衣服，和姑娘喜欢用来打扮的围巾头巾相比，在色彩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搜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

他们又仔细检查大篷车的四壁和天花板，垫子，独眼喜鹊的鞍辔，装燕麦的袋子，储备的食物。还是一无所获。

他们又对四个孩子搜身。一个女佣人搜了多罗泰的衣服。结果还是白花气力。耳坠子始终没有找到。

“这个呢？”他指着在大篷车车底摇晃，装满坛坛罐罐的大篮子问道。

圣康坦又站不稳了，多罗泰暗中朝他的踝骨轻轻踢了一脚，叫他站直一点。

“我们快逃吧，”他结巴地说道。

“你真蠢，明知道耳坠子不在了，还怕什么。”

“我可能搞错呢。”

“你真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搞错的。”

“那，纸盒子去了哪儿？”

“你的眼睛瞎了？”

“你，你看见啦？”

“当然看见咯！就像看见你脸上长着鼻子一样。”

“在车上？”

“不是。”

“在哪儿？”

“在地上，离你十步远，在大胡子的两腿中间。”

她用目光指指蒙福贡上尉的小车，这时，小孩子已经放下车子，在一旁打陀螺玩，车上的小包裹，小箱子，小行李，小袋子，在德·埃斯特雷谢的脚跟后面撒得满地都是。

其中一个小箱子正是装着耳坠子的纸盒，那天下午，蒙福贡上尉把它放进了他所说的车队里。

多罗泰向圣康坦暗示她的意外发现，想不到她要打击的人具有如此细微和深入的观察力，结果犯下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德·埃斯特雷谢在一副黑眼镜的遮掩下，暗中注视的不是姑娘，而是她的朋友圣康坦，他早已注意到小伙子慌张和虚弱的表现。多罗泰一直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圣康坦最终会不会露马脚呢？

事情果然如此。圣康坦认出用红色橡皮筋捆住的小纸盒，松了一口气，立即放下心来。他想，小孩子的玩具散乱在泥沙上，唾手可得，但是，谁会想到去打开它们呢。德·埃斯特雷谢在无意中不止一次地踢到这些小玩意儿，车轮也绊了他好几次，而且次次都招来上尉毫不客气的指责：“哎呀，先生，如果这是你的汽车，让我撞它几下，你觉得怎么样？”

圣康坦摇摇头，在一旁耻笑。德·埃斯特雷谢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下子明白了。耳坠子就在那里，它受到意外的保护，而上尉则不自觉地做了同谋。但是，到底在哪个包裹里呢？他觉得那个纸盒子特别可疑。他一言不发，突然猫下腰捡起小盒子，然后站起身，悄悄地打开一看，在白色的小石子和贝壳中间有两颗蓝宝石。

他看看多罗泰。她的脸色煞白。

## 四 审 问

“快逃吧，”圣康坦又说一遍，其实，他坐在箱子上，双腿发软，连一步都跑不了。

“好主意，”多罗泰小声说。“套上独眼喜鹊，五个人统统挤进大篷车里。快马加鞭去比利时边境！”

她的眼睛始终盯着对手。她感到自己输了。只要他一开口，就可以将她送上法庭，将她投入监狱，使她原来发出的一切恐吓统统落空。一个小偷的指控有多少分量呢？

他手里拿着纸盒，摇头晃脑，两只脚轮流支撑身体，称心如意之余，还在嘲弄对方，好像在等她屈服和求情。他太不了解她了！相反，她保持着藐视和挑战的姿态，似乎在大胆地向他说：

“如果你敢说，你就完了。”

他耸耸肩膀，转身对队长说，队长看不到他们在互相较劲：

“队长，很高兴有了结果，事实对小姐有利。该死！真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本来就不应该这么做，”德·夏尼伯爵夫人说，她刚刚和伯爵及拉乌尔·达韦尔努瓦走过来。

“还是应该的，嫂夫人。您丈夫和我，我们感到疑惑。搞清楚了也是好的。”

“什么都没发现吗？”奥克塔夫伯爵问道。

“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过有一件挺奇怪的小玩意儿，蒙福贡先生正在玩，是多罗泰小姐交给我的。是吗，小姐？”

“是的，”多罗泰回答得很干脆。

他拿出小纸盒，他重新把橡皮筋弄整齐，把它交给伯爵夫人：

“请您将它保管到明天早上，好吗，亲爱的朋友？”

“为什么要我保管，您自己不保管呢？”

“这是不同的，”他说，“把它交给您的手里，就好像给它盖上火漆印一样。明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打开它。”

“您真的认为有必要吗？”

“是的……”

“好吧，”德·夏尼夫人最后说，“如果小姐同意，我就这么做了。”

“我也有这个请求，太太，”多罗泰赶紧说，她知道危险已经被推迟到第二天。“纸盒里没什么好东西，几颗白色的小石子和几个贝壳而已。既然能使先生开心，加上他需要有人监督，您就满足他这个小小的要求吧。”

不过，最后还有一个手续要办，对队长来说，这在类似的检查中是一个关键的步骤。检查身分证，核对资料，与规定相符；在这些事情上，他是不开玩笑的。另一方面，多罗泰嗅到了在德·夏尼夫妇和表兄弟之间有某个秘密，可以肯定，罗伯莱庄园的主人们，面对几个钟头以来控制他们，给他们带来惶恐不安的奇怪人物，同样地感到疑惑不解。她究竟是谁？她从什么地方来？她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一个机灵聪明，敏锐高雅的姑娘，带着四个孩子到处流浪，这怎么解释呢？

她早已从大篷车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个硬纸夹。柑橘园里的人已经走光了，她腋下夹着硬纸夹，跟着大家进入园里的大屋子，从纸夹里拿出一张纸

递给队长，纸上签满了名，贴满了印花。

“就这么多了？”过了一会，队长问道。

“这还不够吗？今天早上在村公所，那位秘书都说够了。”

“他们是什么都行，村公所的这些人，”他鄙夷不屑地答道……“这，这些名字是什么意思？……有叫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的么！……还有这个，德·圣康坦男爵，杂技演员！……”

多罗泰笑了笑。

“这是他的名字和职业。”

“德·圣康坦男爵？”

“是的，他父亲是水电工，住在圣康坦，名字叫男爵。”

“那么，请出示他父亲的同意书。”

“不可能。”

“为什么？”

“他父亲在占领时期死了。”

“母亲呢？”

“也死了。他没有家。英国人收养了这个孩子。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他在巴勒杜克的一间医院当厨房小工，我是那里的护士。我收留了他。”

队长咕嚕一声表示同意，然后继续审问。

“那么，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呢？”

“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地方人。一九一八年，德国人涌向夏隆的时候，他们被卷进了逃亡潮，后来在大路上被法国士兵收容，他们的名字就是法国士兵给取的。他们受刺激太大，甚至于在此之前那几年发生的事情完全记不得了。他们是不是两兄弟？他们原来认不认识？他们的老家在哪里？谁都不知道。我收留了他们。”

“啊！”队长愣了一下。

他看着那页纸，以开玩笑的口吻读道：

“只剩下蒙福贡先生了，美军上尉，荣膺战争十字勋章。”

“到，”有个声音响应道。

蒙福贡挺直身子，摆出一副军人的姿势，脚跟并拢，小指压在宽大的裤子的裤缝上。

多罗泰将他抱在膝盖上，重重地亲了一下。

“又是一个不知身世的孩子。他四岁的时候，和十几名美国兵生活在一起，他们为他做了一个皮袋子当摇篮。在美国人大举进攻的那一天，一名士兵将他背在身上，在所有的人中间，这名士兵冲在最前面，第二天，人们在蒙福贡峰附近发现他的尸体。在他身旁的皮袋子里，孩子还在睡觉，只受了一点轻伤。在战场上，团长为孩子挂上战争十字勋章，命名他为美军的蒙福贡上尉。稍后，他撤到我所在的医院，使我有机会为他治伤。三个月以后，团长要将他带去美国。蒙福贡拒绝了。他不愿意离开我。我就把他留下了。”

多罗泰讲述了这个故事，声音有点低沉，充满了同情心。伯爵夫人眼泪汪汪的，小声说道：

“很好，您做得对，小姐，很好。不过，您收养了四名孤儿。您靠什么养活他们呢？”

多罗泰笑着回答说：

“我们有钱。”

“有钱？”

“是的，多亏了蒙福贡。那位团长临行前，给他留下了两千法郎。我们买了一辆大篷车和一匹老马。就这样把多罗泰马戏团建立起来了。”

“这是一个需要拜师学艺的困难行业吧？”

“学艺是在一名英国老兵指导下进行的，他原来是马戏团的丑角，他训练我们，告诉我们干这一行的各种窍门和噱头。再说，我天生就有表演细胞。在绷紧的绳索上跳舞，我多年来已经做熟了。从此，我们走南闯北。生活有点艰难，但是我们个个身体健康，我们从不烦恼，总而言之，多罗泰马戏团成功了。”

“但是，你们这个马戏团符合规定吗？”队长问道，关心规章制度压倒了他内心的同情。他又说：“因为，话说回来，您这张纸只有参考价值。我要看的是您的执照。”

“我有执照，队长。”

“哪里发的？”

“是夏隆警察局发的，夏隆是我故乡的省会。”

“拿给我看看。”

显然，姑娘有些犹豫。她看看奥克塔夫伯爵，又看看伯爵夫人。她请他们来，是让他们来旁听这次审问，让他们来听她的回答，但是在最后这一刻，她感到有些后悔。

“要不要我们回避一下？”伯爵夫人主动提出。

“不，不，”她赶紧阻止道，“相反，我要你们知道……”

“那我们呢？”拉乌尔·达韦尔努瓦问道。

“你们也留下，”她微微一笑。“在此我要向大家透露一件事。唔！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终究……”

她从硬纸夹里取出一张卷了角，污迹斑斑的执照。

“看吧，”她说。

队长仔细认真地检查执照，以容不得人说假话的口气说道：

“但是，上面不是您的名字啊……这是个假名，显然……和您那些小朋友一样，是吧？”

“完全不是，队长。”

“哦，哦，您不会让我相信……”

“这是我的出生证明，队长，上面有阿尔戈纳村的公章。”

德·夏尼伯爵大叫起来：

“怎么！您是阿尔戈纳村的？”

“伯爵先生，应该说从前是这个村子的。这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以它的名字命名了整个地区，但是，它已经不复存在。战争将它夷为平地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伯爵说道，“我们在那里有个朋友……一位亲戚……是不是，德·埃斯特雷谢？”

“可能是让·德·阿尔戈纳吧？”她问道。

“不错……让·德·阿尔戈纳，他在夏特勒的医院伤重不治……中尉德·阿尔戈纳亲王……您认识他吗？”

“认识。”

“在哪儿认识的？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天哪！”她说，“很平常的情况，认识一个很亲近的人罢了。”

“怎么，您和让·德·阿尔戈纳有……有亲戚关系？”

“十分亲近的关系。他是我父亲。”

“您的父亲，让·德·阿尔戈纳！您说什么来啦？怎么可能呢。嗯……得了，让的女儿叫约朗达。”

“约朗达—伊莎贝尔—多罗泰。”

伯爵从队长手中一把夺过执照，颠来倒去看了又看，然后大声读道，显得十分愕然：

“约朗达—伊莎贝尔—多罗泰，德·阿尔戈纳公主。”

她笑着补充说：

“玛莱斯戈女伯爵，德·拉埃特莱、德·博格勒瓦尔等地的女男爵。”

伯爵同时抓住出生证明，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读道，脑袋里愈来愈糊涂：

约朗达—伊莎贝尔—多罗泰，德·阿尔戈纳公主，一九 年十月十四日生于阿尔戈纳，德·阿尔戈纳亲王让·玛莱斯戈和杰西·瓦莱纳的婚生女儿。

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姑娘自称的身分有文件为证，而且，这一出乎意料的事实，恰恰说明了多罗泰的外表和举止中原来难以解释的东西，更使人们想不到要提出异议。

伯爵夫人按捺不住了。

“约朗达？您是让·德·阿尔戈纳经常提到的，他疼爱的小约朗达！”

“他很爱我，”姑娘说。“我希望和他生活在一起，但是，环境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我爱他，好像他每天都在我眼前一样。”

“是的，”伯爵夫人说。“大家都喜欢他。我只见过他两次，那是在巴黎，战争才开始不久。但是，他给我留下了多美好的回忆啊！一个充满欢乐和热情洋溢的人！像您一样，多罗泰！而且，我在您身上见到他了……眼睛……特别是微笑。”

多罗泰从证件中抽出两张相片，指着说：

“太太，这是他的照片。您还认得出来吗？”

“当然认得出！另一位呢，这位太太是谁？”

“她是我母亲，过世很久了，父亲非常疼惜她。”

“是的，是的，我知道……她从前演过戏，是不是？我记得的。我们慢慢地谈，好吗？谈您的生活，谈迫使您这么生活的种种苦难。首先，您是怎么来这里的？为什么来这里？”

多罗泰讲到她在路牌上偶然看见罗伯莱这个名字，这是她父亲在临终时念念不忘的几个字。但是，奥克塔夫伯爵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他是一个通常不出头露面的人，但是，一有机会便郑重其事地，扮演他的出身和财富赋予他的重要角色。他形式上征求过两位表亲的意见，不等他们答复，便摆出大财主的款儿，把警察队长打发走了。接着，他把圣康但和另外三个孩子叫出去，小心地关上门，请两位妇人坐下，他自己背着手，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一脸沉思的样子。

多罗泰很高兴。她成功了，终于迫使主人们说她希望听到的话了。德·夏尼太太紧紧地抱着她。拉乌尔似乎成了朋友。一切都很顺利。当然，另一边

还有大胡子绅士，怀有敌意而且令人生畏，他凶狠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她。她对自己信心十足，大无畏地准备接受挑战，虽然随时随地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但是，哪怕是天大的危险压下来，她也决不屈服。

“小姐，”德·夏尼伯爵郑重地说道，“我们觉得，包括这几位兄弟和我，既然您是已经去世的让·德·阿尔戈纳的女儿，我们觉得，我说，我们应该把他的遭遇告诉您，如果不是死亡阻止他的话，他自己早已告诉您了……我们知道，他很希望有人跟您谈一谈。”

他停顿片刻，对这一套开场白很满意。在类似的场合之中，他总是言辞庄重，字斟句酌，努力遵守语法规则，该用虚拟式的时候也一应用上。他继续说道：

“小姐，我父亲弗朗索瓦·德·夏尼，祖父多米尼克·德·夏尼，曾祖父加斯帕尔·德·夏尼，他们坚信有一笔巨大的财产……怎么说呢？……他们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会得到一笔巨大的财产，他们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这笔财产的受益者。由于大革命彻底地毁灭了德·夏尼伯爵的家产，所以，人人都欢欣鼓舞，一心一意地期待着这希望成真。这一信心的基础是什么？不论是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抑或是加斯帕尔·德·夏尼，反正是谁都不知道。它来自一些含糊的传说，既没有说明财富的性质，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出现，但是，所有的传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提到了罗伯莱这个名字。而且，这些传说不可能是太遥远的事，因为这个从前叫夏尼的庄园，到了路易十六时代才改名夏尼—罗伯莱的。是不是这个名字使这里盗掘成风？可能性是很大的。虽说如此，我在战争时期已经决定修复罗伯莱庄园，当时，这里只不过是来乡下打猎的会合点罢了，而且决定以后在这里常住下来——我不怕说出来见笑大方，我最近娶德·夏尼太太为妻，所以，并不急于得到所谓的这笔财富。”

伯爵以此暗示他重整家业的办法，狡猾地一笑，接着又说：

“战争期间，奥克塔夫·德·夏尼伯爵尽了一个好公民的责任，这不必跟您说了。一九一五年，我是轻步兵中尉，我在巴黎休假，战争造成的一系列巧合，使我和三个原先不认识的人交上了朋友，而且在偶然之中知道了它们和夏尼—罗伯莱家族的亲缘关系。第一个是拉乌尔的父亲，乔治·达韦尔努瓦少校。接着是马克西姆·德·埃斯特雷谢。最后认识了让·德·阿尔戈纳。我们四个人原来都是姑表兄弟，大家都在休假或者养伤。就这样，我们在交谈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在我们四个家庭里流传着同一个传说。和我们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乔治·达韦尔努瓦，德·埃斯特雷谢和让·德·阿尔戈纳，都等待着一笔已经允诺的可观的财富，以便偿还钱未到手却已借下的债务。除此之外，四个人可以说一无所知。没有丝毫证据，没有丝毫线索。”

为了加强说话的效果，伯爵停了停，然后说：

“不过，有一条线索。让·德·阿尔戈纳记得有一枚金质奖章，他父亲对他说过这枚奖章非常重要。他父亲在说过这件事以后几天，死于打猎时的一桩意外，没有能够告诉他更多的东西。但是，让·德·阿尔戈纳肯定，在这个奖章上镌刻着一行字，他突然记起来，说其中有罗伯莱三个字，不用说，我们的希望全集中在这几个字上面了。他告诉我们，一九一四年八月，在他的领地即将遭受抢掠之前，他曾经抢救出二十几箱东西，藏在巴勒杜克的一个货仓里面，他打算去好好清查清查。我们都是教养的人，因为战争谁都不知道以后的去向，所以，我们在此之前曾经庄严地发过誓，有关这笔财富

的任何发现，都将由我们四个人共同享有。从那时候开始，这笔财富，如果上天同意我们得到它，它将属于我们四个人共同所有。接着，让·德·阿尔戈纳的假期结束，他离开我们走了。”

“当时是一九一五年年底，是吗？”多罗泰问道。“我们在一起过了一个星期，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了。”

“确实是一九一五年年底。”德·夏尼先生肯定地说。“一个月以后，让·德·阿尔戈纳在诺尔省受伤，撤到夏特勒后一段时间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一封很长的……没有写完的信……”

德·夏尼太太做了个手势，好像不乐意丈夫提起这件事。

“不，不，我要把信交出来，”伯爵说得很坚决。

“也许您是对的……”德·夏尼太太说道。“可是……”

“太太，您担心什么啊？”

“我担心他们白白地让您难过，多罗泰。这封信的结尾说了一些非常痛心的事情。”

“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事情告诉她，”伯爵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他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并且展开印有红十字符号的信纸。多罗泰的心感到一阵阵痛楚。她认出是父亲的笔迹。伯爵夫人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拉乌尔·达韦尔努瓦同情地望着她，她自己满脸惶惑，既想听明白每句话的意思，更想推测这封信如何结尾，她就这样听着。

亲爱的奥克塔夫：

首先请您放心，我的伤势并不重。区区小事，不足挂齿。没有并发症的危险。晚上稍稍有些热度，使医务官颇为紧张，但是一切都会好的，不讲这些了，我马上跟您说说上次去巴勒杜克的事。

奥克塔夫，我第一要说的是我这次没有白去，经过耐心寻找，我终于在一堆靴子里，在逃命时匆忙带走的一大堆无用的东西里，找到了那枚珍贵的奖章。我康复以后路过巴黎，一定带来给你们看看。我暂时保密，不说刻在奖章其中一面上的字，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在奖章的另一面上有以下几个拉丁字：因·罗伯尔·福尔图纳。翻译出来的意思是：财富全在顽强的生命力。其中罗伯尔三个字，即所谓的生命力，虽然写法不同，无疑是指罗伯莱庄园，就是传说中隐藏财富的地方。

亲爱的奥克塔夫，我们不是朝事实迈进了一步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我们还能得到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非常好奇的年轻人帮助，我刚刚和她在一起度过了令人陶醉的几天……我说的是我亲爱的小约朗达。

您知道，亲爱的朋友，我时时感到遗憾，没有按自己的心愿做一个真正的父亲。我对约朗达母亲的爱，她的去世带来的悲伤，随后几年四处飘泊的生活，使我远离那个微不足道的田园，你们所说的贵族领地，我相信，它今天只剩下一片废墟了。

在这段时间里，约朗达由农民们照管，她自己成长成人，跟本堂神父或小学教员读书，特别是在大自然中增长知识，热爱动物，种植花草，精力充沛而且善于思考。我回阿尔戈纳探望她，好几次，她的实际经验和智慧令我感到惊讶。这一回，我在巴勒杜克的野战医院遇见她，一个小姑娘，全凭自己的毅力成了一名医助。刚十五岁，您们想象不到她对周围的人产生的巨大影响。她像大人一样判断着战事，按自己的想法作出决定，她对现实的看法总是那么正确，不是人云亦云的现实，而是在表象掩盖下的现实。

我对她说，你看得很清楚，你的眼睛像猫一样在黑暗中洞察一切。

亲爱的奥克塔夫，战争结束以后，我要带约朗达一起来，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几个

朋友在一起，我们将于出一番漂亮的事业……

读到这里，伯爵停住了。多罗泰露出一丝悲哀的笑容，信中表达的亲情和赞赏令她感动。她问道：

“还没完吧，是不是？”

“这封信本身到此结束了，”伯爵回答说。“信上署的日期是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但是一直到三十日才寄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是在三个星期以后收到的。我后来知道，一月十五日晚上，让·德·阿尔戈纳突发高烧，来势之猛令军医官措手不及，病情显示伤口急性发炎，并最终导致了您父亲的死亡……或者起码……”

“起码什么？”姑娘问道。

“起码，官方是这么说的。”伯爵压低声音说完了他要说的这句话。

“您说什么？您说什么？”多罗泰大声说道。“我父亲不是伤重不治死的吗？”

“不能肯定……”德·夏尼先生说。

“那，他是怎么死的呢？您的看法是什么？您怎么认为呢？”

## 五 德·阿尔戈纳亲王遇害

伯爵没有做声。

多罗泰焦虑不安，有些话说出来让人害怕，她说得很小声：

“这可能吗？……有人杀害……有人杀害我父亲？……”

“所有的迹象使人相信这是事实。”

“怎么害的？”

“用毒药。”

姑娘受到沉重的打击。她哭了。伯爵俯身对她说：

“您读吧，我认为，您父亲在两次高烧谵妄之间，草草写下了这最后几页信。他死的时候，野战医院的行政部门找到一封信和一个写好收信人姓名和地址的信封，他们没有看就给我寄来了。您看看信的结束部分……这是病人的笔迹……用铅笔胡乱画的……凭着顽强的意志，随时可能支持不住……”

多罗泰擦干眼泪。她要知道实情，自己做出判断，小声地读了起来：

多可怕的梦啊……但是，真的是梦吗？我在昨晚见到的事情，是在恶梦中见到的吗？还是确实确实的亲眼所见呢？其他伤员……我的邻床……没有一个人醒来……但是，那个人……那些人发出响声……是两个人……他们低声交谈……在花园里……在窗户底下……因为天气热，窗子肯定半开着……接着，窗子被推开……为此，一个人……一定踩着另一个人肩膀……他想干什么？他尽力伸手进来……但是窗前是一个床头柜……他脱掉上衣……起码，他的上衣袖子被什么东西挂住了，只有一只手臂……伸进来一只手臂……他的手朝我这个方向搜索……朝抽屉这里……我明白了……奖章在抽屉里……啊，我真想喊出来！但是，我的喉咙透不过气来……接着，另外一样东西把我吓坏了。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床头柜上有一杯水，我吃的药……那手往杯子里倒了小瓶子里的几滴东西。呵！多可恶啊！……毒药，可以肯定。但是，我一定不喝这杯水，不，不……今天早上，我把这件事写下来，一定要好好记住……我写到那手，它打开抽屉……当它取走奖章的时候……我看见……我看见他裸露的手臂上……在肘部上方……纹着一行字……

多罗泰不得不将眼睛更加贴近信纸，字迹抖得非常厉害，变得更加难以辨认，她好不容易才一个一个字读了出来：

一行字……纹身……像水手一样……一行字……啊！天哪，这一行字……奖章上的一行字……因·罗伯尔·福尔图纳……

整封信到此为止。这页没有写完的纸上，剩下的只是一些互不相关的符号，多罗泰连猜测一下的努力都放弃了。

她久久地弯着身子，半闭的眼睛任由眼泪一滴滴地往下掉。在场的人都感觉到，父亲临终时种种可能的处境，重新勾起了她内心的痛楚。

此时，伯爵又说了：

“后来，热度再次升高……他重又陷入谵妄状态……在无意识之中喝下了毒药。起码说，这个假设是可信的……因为，那手能倒些什么东西到杯子里去呢？但是，我承认，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证据。拉乌尔的父亲和德·埃

斯特雷谢一接到我的通知，就陪我去夏特勒。可惜，医院的行政人员、医务官和两位护士全都换了，我只见到一份官方文件，称他的死因是感染和并发症。有没有必要作进一步追究？两位兄弟认为没有必要，我自己也这样认为。谋财害命……有什么办法证明？凭病人叙述他做恶梦的这几行字吗？不可能的。小姐，您的意见怎么样？”

多罗泰没有回答，这使德·夏尼先生有点不知所措。好像要为自己辩护，他颇为不快地说：

“小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战争，我们遇到了难以计数的困难。可以说毫无办法！我们必须考虑唯一确凿的事实，而不是超越现实去冒险，这个事实就是：在我们四个人之外，确切地说是在我们三个人之外，因为德·阿尔戈纳，可惜，他已经不在了，还有第四个人企图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这个人甚至比我们大大地走前了一步。出现了一个竞争者，一个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敌人。这个敌人是谁？”

“事态的发展使我们管不了这件事，也没法按我们的意愿去找您。我写去巴勒杜克的两封信犹如石沉大海。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乔治·达韦尔努瓦在凡尔登阵亡，德·埃斯特雷谢在阿尔图瓦受伤，我被派去萨洛尼卡，到停战以后才回来。第二年，这里的修缮工作开始。昨天举行落成仪式，今天，偶然的把您带来了这里。

“小姐，我们从您的口中得知，在瞒着我们的情况下，这里进行过挖掘工作，而且挖掘的地方与‘财富’这两个字有关，您父亲在金奖章上和偷奖章的人手臂上读到的那句话的一部分，您知道，这接二连三的消息令我们非常愕然。我们对您的非凡的洞察力有十足的信心，所以，德·夏尼太太和拉乌尔·达韦尔努瓦，都认为必须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您。应该承认，德·夏尼太太的直觉和判断非常正确，因为我们信任的人，恰恰是德·阿尔戈纳推荐的他的女儿约朗达。

“因此，小姐，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请您与我们共同努力。您取代德·阿尔戈纳的位置，就像拉乌尔·达韦尔努瓦代替乔治·达韦尔努瓦一样。我们的合作将继续下去。”

德·夏尼对这一大套话和他作出的慷慨建议感到很满意，但是他也感觉到一丝阴影：多罗泰始终一言不发。她的眼睛望着空中。她的身体纹丝不动。她不会认为伯爵没有尽力寻找他的亲友德·阿尔戈纳的女儿，使她避免目前的生活吧？他们怀疑她偷耳坠子，她不会受此屈辱而耿耿于怀吧？德·夏尼太太和颜悦色地问道：

“多罗泰，您怎么啦？这封信让您伤心了，是因为父亲的死吗？……”

“是的，”过了一会，多罗泰才声音低沉地回答说，“……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您也认为有人害他吗？……”

“自然，否则不会找不到奖章的。再说，信里白纸黑字写着。”

“那么，按您的意见，我们早应该付诸法律，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姑娘说道。

“如果您这么认为，我们可以重新提出来的。我们一定全力支持您，请您放心。”

“不，”她说，“我要一个人干。这样更好一些。我要找到凶手，他一定会受到惩罚。我答应我的父亲……我向他发誓……”

她伸出一只手，审慎严肃地说了这些话。

“我们会帮助您的，多罗泰，”伯爵夫人肯定地说。“我希望您留在这里……这里就是您的家。”

多罗泰摇摇头。

“太太，您真好心。”

“不是好心，是真心。您一下子赢得了我的心，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太太，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但是……”

“怎么！您拒绝留在这里！”德·夏尼先生生气地说。“我们希望让·德·阿尔戈纳的女儿，我们的侄女，过一种与她的姓氏和出身相符的生活，可是，您宁愿过这种贫穷低下的日子！”

“可以肯定，先生，我们过的日子并不贫穷低下。四个孩子和我，我们已经习惯了，而且他们也需要……”

伯爵夫人坚持说道：

“行了。这不是理由！肯定还有什么秘密的原因。”

“没有，太太，真的没有。”

“那么，您就留下，哪怕是几天也好，从今天晚上开始，您就在庄园里吃饭和睡觉。”

“对不起，太太，我有点儿累……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

确实，她突然之间有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仿佛微笑已经不能给她忧郁紧张的面部带来生气。

德·夏尼太太没有坚持。

“好，明天再作决定吧。把四个孩子送来吃晚饭。让我们见一见，好好招待他们一次，我们会很高兴的……从现在起到明天，您考虑一下，如果您坚持要走，我也不勉强您。就这样，好吗？”

多罗泰已经站起身。然后，在德·夏尼夫妇的陪同下朝门口走去。她正要跨出门槛，突然犹豫了一下。内心极度痛苦，但是，在几个钟头里知道的这个神秘故事，可以说仍不知不觉地缠着她不放，她终于大声说道，在黑暗当中划出了第一道火花：

“我完全相信，在我们几个家庭中代代相传的这些传说，是有事实根据的。肯定在什么地方埋着或藏着许多财产，它们迟早将属于掌握法宝的人，这个法宝就是从我父亲手中夺走的金质奖章。因此，我想知道，除了我父亲，您们当中还有谁听说过与传说有关的金奖章的事？”

拉乌尔·达韦尔努瓦回答说：

“小姐，我在这方面可以为您提供一个材料。两个星期前，我曾经看见我祖父手里拿着一枚大金币，我和他一起住在旺代的岗顶山庄，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但是，一见到我就把它放进了珠宝盒，显然是不想让我知道。”

“他没有作任何解释吗？”

“没有。不过，在我临走前一晚，他对我说：你下一次回来，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告诉你。这件事已经拖了太久了。”

“您觉得它和我们现在说的事有关系吗？”

“我想是的。所以，我一到罗伯莱庄园，便立即说给德·夏尼和德·埃斯特雷谢两位兄长听了。他们答应在七月底来看我，到时我再把我的发现告诉他们。”

“事情就这样完了？”

“完了，小姐。我觉得，这一切都肯定了我们的假设；就是说存在着一个法宝，而且这个法宝有好几个复制件。”

“是的……是的……显然是这么一回事，”姑娘小声地说道，“我父亲的死，正是因为他掌握了其中一件法宝。”

“但是，”拉乌尔·达韦尔努瓦提出了质疑，“谋财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害命呢？”

“你们还记得吧，因为奖章上有提示。再说，杀了我父亲，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瓜分财产的人就少了一个。谁知道还有没有犯下其它罪行，或者正在阴谋中的罪行？”

“其它罪行？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我祖父有危险了？”

“不错，先生，”她毫不含糊地回答说。

伯爵显得有些不安，勉强地笑了笑：

“那么，我们呢？罗伯莱庄园也有刚刚挖掘过的痕迹啊。”

“你们也一样，伯爵先生。”

“那我们也得小心啦？”

“我建议你们提高警惕。”

德·夏尼先生脸色煞白，提心吊胆地说道：

“怎么警惕法？用什么办法？”

“我明天告诉你们，”多罗泰说。“该担心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事情来自卫，你们明天就知道了。”

“您说的话当真？”

“当真。”

德·埃斯特雷谢一直置身局外，用心地听着谈话的每个段落，这时，他走前一步说道：

“小姐，我们等着明天见面，因为我们同时要解决与小纸盒有关的一个附带的小问题。您没有忘记吧？”

“先生，我怎么会忘记呢。”她说。“明天，到了时候，这件小事以及其它事情，特别是耳坠子失窃这件事，都将真相大白。”

说完，她就出去了。

太阳开始下山。庄园的大栅门已经重新打开，拆卸了各自的摊档以后，赶会的商贩们业已纷纷离去。多罗泰找到圣康坦和三个孩子，大的正焦急地等着她，三个小的在生火。庄园里敲响晚餐的钟声，多罗泰把他们送进城堡，独自一个人留下来吃她的晚饭，包括浓汤和水果。孩子们还没回来，她趁黑来到俯视山谷的护墙，双肘支撑在墙上。

天上看不见月亮，但是，在空中飘浮的薄云泛出一片片亮光。她久久地侧耳细听万籁俱寂的世界，头上没有戴帽子，滚烫的额头和闪亮的头发尽情地享受夜晚的清凉。

“多罗泰……”

有人在轻轻地叫她的名字，在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那人已经悄悄地走近她的身边。但是，不管这个声音多么细微，却着实使姑娘吓了一跳。甚至在认出他的身影之前，她已经猜到是德·埃斯特雷谢。

这个人实在令人心寒，如果不是护墙太高，如果不是山谷太深，她或许已经逃跑了。但是，她立即挺直身子，尽量保持镇静，从气势上压倒对方。

“先生，您想干什么？”她冷冷地问道。“德·夏尼先生和太太十分体贴我，让我好好休息。我很奇怪会在这里见到您。”

他没有理睬，但是，看到他的身影愈逼愈近，她又说了一遍：

“你想干什么？”

“说几句话罢了。”他小声说道。

“明天在城堡里说不迟。”

“不行，我要对您说的话只能让您一个人听到。小姐，我向您担保，您听下去，我不会得罪您的。虽然从一开始，您就对我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敌意，可是，我对您依然充满友谊，赞赏，尊敬。所以，您不必怕我说的话，也不必怕我做的事。我不是对一个漂亮迷人的姑娘说话，而是对一个以其智慧令我们今天晕头转向的女人。您听我说……”

“不，我不想听，”她说。“您的话只会弄脏我的耳朵。”

他提高嗓门——我们可以感到，他的本性与温柔有礼完全格格不入——又说：

“听我说！我命令您听我说……并且立即回答我。我不是一个说空话的人，我开门见山，必要时还有点儿粗暴，甚至得罪您也在所不惜。是这么一回事。您出于偶然的原因插足其中的这件事，我有一切理由认为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事情。我们周围全是一些可有可无的人，我的决心已定，时候一到就将他们一脚踢开。所有这些人，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笨蛋。夏尼滑稽可笑，死要面子……达韦尔努瓦是个乡巴佬……全是些行尸走肉，是背在您我身上的负担。所以，干吗要为他们卖命？……为我们自己干，为我们两个，好不好？您和我，既做合伙人，又做朋友，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干啊！我的精力，我的力量，为您的智慧和英明服务！还有……还有……我知道来龙去脉！因为，问题在于，我，我知道问题所在！您花上几个星期可以找到的东西，您很可能永远找不到的东西，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手中掌握着这件事的全部资料，剩下的少数材料，我一定可以收集到的。您帮助我，我们一起寻找，这是发大财的机会，我们将发现难以计数的财富，无边的权力……您愿意吗……您愿意吗？”

他的身子过于靠前，他的手碰到了姑娘身上的披巾，多罗泰一直静静地听着，希望了解对方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给他这么一碰，她震怒了。

“滚开……不要烦我……不准您碰我……您，做朋友？……您！您！”

多罗泰竟然如此厌恶他，他怒不可遏，气得浑身发抖，狠狠地说：

“这么说……这么说……您是拒绝了？您不管我发现了您的勾当，您不管我会干什么……您不管我马上会干什么，您还是拒绝了。总之，偷耳坠子不光是圣康坦。您当时也在那里，在山谷里，您在暗中注视着他的行动。刚才，您保护了您的同谋犯。可是，证据还在，可怕而且确凿的证据。盒子在伯爵夫人手里。好大的胆子，您这个小偷！”

他朝她伸出双臂。多罗泰一蹲，身子顺着护墙一缩。但是，他还是抓住她的手腕，将她拉到了自己的怀里。突然，一束光柱照射在他的脸上，他眼睛一花，同时松开了手。

蒙福贡趴在护墙上，打开手电筒对准他的脸直射过来。

德·埃斯特雷谢逃跑了：手电筒像瞄准精确的探照灯紧追着他。

“混小子！”他咬牙切齿地说，“……我非得逮住你不可……你也是，小姑娘……如果你不认输，明天两点钟，就在城堡里当着警察的面打开盒子。”

你自己挑选吧，坏蛋。”

他逃进树丛不见了。

将近半夜三点钟，像前一天清早一样，大篷车里开向驾驶座的小窗口打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推推裹着被子睡觉的圣康坦。

“起身。穿上衣服。不要出声。”

他抗议道：

“多罗泰，你要做的事太荒唐了。”

“讨厌。”

圣康坦服从了。

他跳下车，发现多罗泰已经准备就绪。在月光的映照下，他看见她肩上斜挂着一个布袋和一捆绳子。

她领着他来到护墙和大栅门的连接处。他们将绳子系在一根铁栅上，扯着绳子慢慢滑下去。然后，圣康坦爬上去解下绳子。

他们从斜坡进入山谷，沿着峭壁来到圣康坦在前一夜曾经爬过的缝隙前面。

“爬上去，”多罗泰说，“把绳子慢慢放下来，帮我也爬上去。”

往上爬并不特别困难。厨房的窗子开着。他们潜入厨房，多罗泰打开手电筒。

“把屋角的小梯子带上，”她说。

但是，圣康坦又争辩道：

“荒唐。我们疯了。我们是往虎口里掉啊。”

“照我的话做就是了。”

“但是，多罗泰……”

他的肚子上挨了一拳。

“别说了。告诉我，你肯定走廊左边最后一间是德·埃斯特雷谢的房间吗？”

“肯定。按你的指示，昨天吃完晚饭，我不动声色地问过仆人了。”

“你把我给的药粉倒进他的咖啡里了？”

“倒了。”

“那么，德·埃斯特雷谢一定睡死了，我们放心去吧。不要再说话。”

走到半路，他们在一扇小门前停下来。这是与伯爵夫人的小客厅相连的储物室。

圣康坦支好梯子，从气窗爬进去。

三分钟以后，他从里面爬出来。

“找到纸盒了？”多罗泰问他。

“找到了，就在桌子上。我拿出耳坠，盒子用橡皮筋套好放回原处了。”

他们继续朝前走。

每一间房都有自己的盥洗室和用来挂衣服的储物室。他们来到最后一扇气窗前。圣康坦爬进去，为多罗泰打开盥洗室的门。

盥洗室和房间之间有一扇门。多罗泰微微打开门，用手电朝里面小心地扫了一遍。

“他睡着了。”她说。

她从布袋里取出大手巾，打开一个小瓶子，往手巾上洒了几滴氯仿。

德·埃斯特雷谢和衣斜躺在床上，好像困倦得支持不住，突然之间倒下

似的，他睡得很熟，姑娘大胆地打开电灯。接着，她轻轻地将蘸着氯仿的手巾盖在他的脸上。

睡梦中的人叹了一口气，稍稍动弹几下，接着便不动了。

圣康坦和多罗泰小心翼翼地将他的双臂分别套上一个活结，把绳子的两头拴在两根床柱上。然后，他们放开手脚，迅速地用床单和被子裹住他的双腿和身体，用桌布和窗帘的系绳将他绑得个结结实实。

德·埃斯特雷谢终于醒来了。他想反抗。但是，为时已经过晚：多罗泰用一条毛巾裹住了他下半个脸。

第二天早上，德·夏尼夫妇和拉乌尔·达韦尔努瓦正在城堡的大厅里喝咖啡，门房走来报告，说天刚亮的时候，多罗泰马戏团的经理叫人打开栅门，他们的大篷车已经走了。经理临行前留下一封给德·夏尼伯爵的信。三个人一起上楼到伯爵夫人的小客厅。信上是这么说的：

表哥（伯爵感到不快，不由自主地身子一抖，继续读道）：

表哥，我发过誓，我要遵守誓言。在城堡挖掘和昨晚偷耳坠子的人，正是五年前偷奖章，毒死我父亲的人。

我把他交给您处置。但愿正义得到伸张……

多罗泰，德·阿尔戈纳公主

德·夏尼夫妇和他们的客人面面相觑。这是什么意思？罪犯是谁？她把他交在哪里？怎么个交法？

“可惜德·埃斯特雷谢还没有出屋子，”德·夏尼先生说。“他一定有好主意的。”

伯爵夫人从壁炉上取下德·埃斯特雷谢交给她的盒子，不假思索地打开一看。盒子里装的正是多罗泰所说的东西：一些白色的石子和贝壳。德·埃斯特雷谢好像特别看重这个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小客厅的门。原来是城堡的管家，德·夏尼先生的心腹。

“什么事，多米尼克？”

“伯爵先生，昨晚有人潜入城堡……”

“不可能！”德·夏尼先生一口咬定。“所有的门都关着。从哪里进得来？”

“我不知道。但是，我看见走廊里竖着一把梯子，正对着德·埃斯特雷谢先生的房间，储物室的气窗有破坏的痕迹。坏人进入盥洗室，干完事情以后是从走廊的门出来的。”

“干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伯爵先生。我不敢冒昧，没有继续调查下去。我把东西都放回去了。”

德·夏尼先生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

“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多米尼克。看住走廊，不要让别人来打搅我们。”

他走在前面，夫人和拉乌尔跟在后面。盥洗室和德·埃斯特雷谢的房间之间的门也开着。房间里弥漫着氯仿的气味。

伯爵大叫了一声。

德·埃斯特雷谢躺在床上，塞住了嘴巴，全身被绑得严严实实。他的眼珠子骨碌骨碌地打转，充满了愤怒，嘴巴里不停地哼哼。

他身边有一条大围巾，和多罗泰描写过的，那个进行盗掘的人所戴的围巾一模一样。

桌子上放着的一对耳坠子十分引人注目。

但是，一样可怕的东西，一样令人震惊的东西，同时出现在他们三个人的眼前，一样可以证实杀害让·德·阿尔戈纳和偷盗奖章的罪犯的证据。赤裸的右臂挂在床边，手腕被绑在柱脚上。他们看见手臂上纹着一行字：因·罗伯尔·福尔图纳。

## 六 大路上

随着独眼喜鹊漫不经心的步伐或者不紧不慢的小跑，多罗泰马戏团四处转移，一天一个地方，他们下午演出，其它时间在法兰西的古老城镇里转悠，姑娘尽情地领略如画的美丽景色：栋夫龙，莫尔坦，阿夫朗什，富热尔，维特雷，围着防御工事或者耸立着古代炮楼的封建庄园，……多罗泰以一个内行人的澎湃心情，一路参观，一路回顾着历史。

她独自一个人参观，在大路上独自一个人走路，很显然，她希望和大家离开一段距离，所以，其他人只是不安地注视着她，可怜巴巴地乞求妈妈能看他们一眼，谁都没有和她说话。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对孩子们来说非常凄惨的一个星期。脸色苍白的圣康坦驾着独眼喜鹊，好像拉的是一辆枢车。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不再打架。至于上尉，他专心致志地读他的课本，绞尽脑汁做他的加法和减法。他知道，多罗泰，整个马戏团的文化教员，通常对学生发奋读书是很敏感的。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多罗泰想着别的事情。

清早，经过第一个村庄，她买了一份报纸，一目十行地浏览一遍，然后，气愤地将它揉成一团，好像是找不到她期望找到的消息。圣康坦立即捡起报纸，他也翻阅一遍。没有。没有她曾经简要地讲过的那个罪案。他们已经把罪恶滔天的德·埃斯特雷谢绑在床上，但是没有逮捕他的消息。

终于，到了第八天，就像绵绵阴雨后阳光普照一样，她的脸上出现了笑容。没有任何外部的原因。生活就是这样。姑娘的思想摆脱了父亲死于非命这个遥远的悲剧。她重新变成了轻快、热情和温柔的多罗泰。她和卡斯托尔、波吕克斯、蒙福贡热烈亲吻，和圣康坦拍肩握手。在维特雷的城墙下演出时，她表现的活泼和兴致令人惊讶。观众散开以后，她推着四个小伙伴加入到一个狂热的舞蹈圈子里，对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最高的犒赏。

圣康坦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我以为你不爱我们了，”他说。

“我怎么能不爱你们四个小家伙呢？”

“因为你是公主。”

“笨蛋，我以前不是公主吗？”

说着，她领着他走进维特雷古城的狭窄街道，在铺着粗石板的屋顶，鳞次栉比的木屋之间，她断断续续地第一次讲到她童年的生活。

她一直生活得很幸福，从来没有受过阻力，束缚，处罚，这都是压制自由天性和扭曲人性的东西。她渴望学习，她向别人学习她希望学到的东西，从阿尔戈纳善良的神父那里学了她的拉丁文，而把教理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她向老师学会了许多东西，从别人借给她的书里学会了许多别的东西，父母将他扔给一对老农，他们在他们身边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欠他们的最多，”她说。“没有他们，我连什么是小鸟，植物，树木，什么是万物的意义都不会知道。”

圣康坦开玩笑说：

“走钢丝不是他们教的吧。”

“跳舞是我固有的东西。是母亲传给我的，她不是什么大明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舞蹈员而已，歌厅和英国马戏团里的一个‘舞女’！”

虽然她受的教育很不正规，缺乏导师的指导，眼前只有父母亲得过且过

的生活可以借鉴，她却接受了很高尚的道德观，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自尊，对良心上的是与非十分敏感。坏的就是坏的。这方面绝无进退的余地。

“和正直善良的人心心相印，我们才能得到幸福。”她说。“我自己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她滔滔不绝地表达着对自己的看法。圣康坦听得傻了眼。

“天哪！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话？多罗泰，你一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还有，你怎么次次都能猜中你猜的事情的呢？那天，在罗伯莱庄园，我简直不明白，完全不明白！”

“啊！那，那是另一回事，”她说。“策划，组织，指挥，还有行动和成功，这都是一种需要。小时候，我把村里的孩子集中起来，将他们分成一个个小组。我们联合在一起对付坏蛋，我们帮可怜的女人找回被偷走的羊或鸭子，或者在一起动脑筋进行调查。啊！调查破案，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在警察得到消息之前，我已经把案子破了。所以，附近的农民都来找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他们说我是‘一个真正的小巫婆’。天哪，这可是冤枉！你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圣康坦，我有时候虽然装神弄鬼，帮人看相或者用纸牌算命，但是我对大家说的话，无不来自观察和分析事实……应当说，也有一部分来自直觉，使我从别人不能马上看到的一个侧面看到事实的真相。是的，我常常先看到事实，然后才慢慢明白过来。于是，有些很复杂的事情，对我来说，一看就觉得相当简单。我总是感到奇怪，有些细节明明反映了事实真相，可是别人就是注意不到。”

圣康坦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又想，点点头说：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你想得很周到。所以，本来是圣康坦偷了耳坠子，却让德·埃斯特雷谢变成了小偷。去坐牢的是德·埃斯特雷谢，不是圣康坦，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

她笑了。

“或许是我的计划吧。但是，法律好像不肯服从我的意志。报纸上只字不提。根本没有提到罗伯莱庄园的事。”

“不知这个混蛋去哪儿了？”

“不知道。”

“真的没有办法知道吗？”

“会知道的。”她肯定地回答说。

“用什么办法？”

“通过拉乌尔·达韦尔努瓦。”

“你要去见他吗？”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寄到哪里？”

“罗伯莱庄园。”

“他回信了吗？”

“回了，我在演出前去过邮局，收到一份电报。”

“他来找我们？”

“是的。他离开罗伯莱回家，三点钟，到维特雷找我们。三点钟了。”他们来到城里的一个高处，看到在草地和树林之间逶迤而行的路。

“唔，”她说，“他的汽车很快就会出现的……是这条路……”

“你真的有把握？……”

“我相信，这个正直的年轻人不会错过机会来见我的。”她笑笑说。圣康坦多少有点嫉妒心，碰到一点儿小事就不痛快，他叹了一口气：

“和你说话的人，个个都那么……客气……殷勤。”

他们等了几分钟。在两排矮树中间开来一辆汽车。他们迎着汽车走去，同时也走近了三个孩子在旁边玩耍的大篷车。

过了一会。汽车爬上坡，从一个拐弯处钻出来，驾车的是拉乌尔·达韦尔努瓦。多罗泰冲上去，用手势告诉他不要下车，同时大声喊道：

“喂，怎么样？抓起来了没？”

“谁？德·埃斯特雷谢吗？”拉乌尔问道，类似的接待方式使他愣了一下。

“那还用问，德·埃斯特雷谢……把他交给警察了，是不是？关起来了没？”

“没有。”

“为什么？”

“给他跑了。”

这个回答给了她当头一棒。

“德·埃斯特雷谢跑了！……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啊！可怕！”

接着，她咬着牙说：

“天哪……天哪！我为什么不留下呢？我可以阻止他逃跑……”

但是，光是抱怨于事无补，多罗泰也不是一个喜欢叫苦的女人。她立即询问年轻人：

“您为什么留在城堡呢？”

“正是……正是因为德·埃斯特雷谢的缘故。”

“就算这样。但是，他逃跑以后，您应该在一小时之内出发回家呀。”

“为什么？”

“您的祖父……我在罗伯莱庄园已经提醒过您了。”

拉乌尔·达韦尔努瓦争辩道：

“我已经写信要他小心了，等我回去再给他解释为什么。说实话，是否有危险还多少是个问题。”

“怎么！他掌握着金奖章这个必不可少的宝物。德·埃斯特雷谢是知道的。您还不相信有危险。”

“但是，这件宝物，德·埃斯特雷谢自己也有，他杀死您父亲那一天已经偷到手了。”

姑娘站在车门前面，抓住把手不让拉乌尔打开车门，语气坚决地说：

“快走，我请求您快走。不错，有些事我也不大明白。德·埃斯特雷谢已经有一枚奖章，他会不会偷第二枚呢？他从我父亲手中偷去的奖章，会不会被同党夺走了呢？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我敢肯定，今后真正的战场在那里，在您的家里。所以，我正想赶往那里。好，拿着，这是一张道路图。岗顶庄园，离克里松不远……还有一百五十公里。大篷车去那里有八站路。去吧，您今天晚上可以到达。我过一个星期就到。”

他完全被镇住了，除了服从没有别的出路。

“也许您是对的。我应该想到这些事情。尤其是今天晚上，我祖父孤零零一个人在家。”

“一个人？”

“是的。有个仆人在邻村结婚，其他人都去参加婚礼了。”

她紧张得跳了起来。

“德·埃斯特雷谢知道吗？”

“我想他是知道的。我在罗伯莱庄园，好像在他面前提起过这件事。”

“他什么时候逃跑的？”

“前天。”

“就是说两天了？”

她话都没有说完，便飞快地跑去大篷车，从车上拿来一个小箱子和一件衣服。

“我马上去，”她说。“我陪您一起去。不能再耽搁了。”

她亲自发动汽车，同时命令说：

“圣康坦，我把大篷车和三个孩子交给你。你照地图上画的红线前进。两站路并成一站走，取消演出。五天之内，你可以到达那里。”

他在达韦尔努瓦旁边坐下来。汽车已经开动，她抱起向她伸过手来的上尉，把他放在了汽车后座的行李堆里。

“呆在那里……不要动……再见，圣康坦。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你们两个不准打架。”

她再次挥挥手向他们告别。

整个过程前后不到两三分钟。

拉乌尔·达韦尔努瓦的汽车，有点儿像我们通常所说的“老爷车”。拉乌尔很高兴带着这位亲戚，一位迷人的小姐旅行，一连串意外事件突然将他们的关系变得如此密切。车子走得不是太快，他趁此机会详细地叙述了事情的前后经过，他们怎样找到德·埃斯特雷谢，以及抓到他以后发生的变故。

“他这次逃命，全靠头上的一个伤口，”他说，“那天，他被绳子捆得严严实实的，他拼命挣扎，一头撞在铁架上，撞出了一个很深的口子。他流了许多血，接着开始发烧，德·夏尼先生，您肯定了解他胆小怕事的性格，他马上对我们说：

“这为我们争取了时间。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您明白，这将造成前所未有的轰动，为了我们的家庭的名誉，最好是避免发生这种事情。

“我反对任何拖延。我要求立即打电话通知警察局。但是，作主的应该是夏尼，是吧？时间过去了，我等着他的决定，但是他迟疑不决。话说回来，囚犯已经那么虚弱！怎么想得到要防范个受伤的人呢？”

多罗泰问道：

“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

“他没有解释，存心不让我们问他。”

“他没有说到我吗？他没有试图指控我吗？”

“没有。他扮出一副被高烧和疼痛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模样，其间，夏尼给巴黎写了信，打探有关他的情况。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和夏尼拉上关系是一九一五年以后才有的事。三天前，我们收到一份电报：

此人极度危险，警方正加紧追缉。

“夏尼下了决心，前天早上，他给警察局打电话。等队长赶到，为时已经太晚。德·埃斯特雷谢从一个小房间开向山谷的窗子逃跑了。”

“那么，有关他身分的情况呢？”

“十分严重。安托万·德·埃斯特雷谢，曾任海军军官，因为情节恶劣的盗窃罪被除名。稍后，他被控参与一桩谋杀遭到追究，因证据不足获释。他在战争初期开了小差。时至今日，充分的证据显示——两个星期前预审已经开始——他在战争期间，借一个死了多年的亲戚的身分，改用马克西姆·德·埃斯特雷谢这个新的名字，目前警方在追缉的人正是他。”

多罗泰耸了耸肩。

“真可惜！这么一个强盗！抓到手的货色，又让他跑了！”

“我们还能抓住他的。”

“当然，但愿不要太晚就是了！”

拉乌尔加快车速。他们开得相当快，全速穿过一个个村庄，也不顾城镇里石子路的颠簸。当他们在南特停下来加油时，天色渐渐黑了下來。

“还有一个钟头。”拉乌尔说。

一路上，她要求拉乌尔准确地介绍岗顶山庄的地形，穿过果园通向住宅的那条路的方向，前厅和楼梯的位置。他还得详细介绍祖父的生活习惯，他的年龄（七十五岁），他的狗戈利亚（一头牧羊犬，看上去很凶恶，吠叫的声音很吓人，但是没有攻击性，保护不了主人）。

一进入克里松这个大市镇，便到了旺代省。拉乌尔想绕道先去仆人们举行婚礼的村庄，带上两个山庄里的人。但是，多罗泰反对这么做。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大声说道，“您担心什么啊？”

“我什么都担心，”她回答说。“我担心那个人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们没有权利浪费任何一分钟。”

他们离开大路，走上一条乡间小路，确切地说不是路，只是两条很深的车辙印而已。

“前面到了，”他说……“从窗户可以看到房间里有灯光。”

几乎同时，车停住以后他跳下车。一扇大门，两座墙角塔，都是很久以前遗留下来的历史陈迹，竖在环绕山庄的高墙中间。门是关着的。正当拉乌尔开门的时候，除了低沉的马达声之外，又传来了一阵阵狗吠的声音。根据声音的远近强弱判断，拉乌尔断定戈利亚不在屋里，而是在屋外的石阶下，它在紧闭的屋子外面狂吠。

“喂！”多罗泰对他喊道，“打不开吗？”

他赶紧走了回来。

“这下子麻烦了。上了保险销，有人拧过钥匙了。”

“平常不是这样的吗？”

“从来不会。肯定是外人搞的……还有，你听见狗吠吗？”

“怎么啦？”

“离这里两百米还有一扇门。”

“如果它也关上了呢？不行，我们得马上行动。”

她抓住方向盘，将车子朝门的右边靠过去，使之与墙平行。然后，她把四个皮坐垫叠在一起，站了上去。

“蒙福贡！”她喊道。

上尉立即明白了。三两下功夫，他先是登上多罗泰的膝盖，接着爬上她

的肩膀。他的双手很快便摸到了墙头。

在多罗泰的帮助下，他紧紧抓住不放，再慢慢地往上爬。等他骑上墙头以后，拉乌尔抛给他一根绳子，他把绳子系在腰上，姑娘手里拉着绳子的另一端。不用几秒钟，孩子便着了地，没等拉乌尔回到大门前，钥匙已经在锁孔里发出咔咔的响声，保险销打开了。

拉乌尔冲进果园。

多罗泰跟在他后面，对蒙福贡说：

“你绕着屋子转一圈，看见靠墙有梯子立着，你就放倒它。”

果然，他们看见戈利亚在石阶前，它正用爪子抓着紧闭的大门。他们让它安静下来，在一片寂静之中，听见从楼上传来搏斗和呻吟的声音。

说时迟，那时快，为了阻吓暴徒，年轻人开了一枪。接着，他用钥匙打开门，他们急忙跑上楼梯。

前面的一个房间里开着两盏电灯，只见拉乌尔的祖父面孔向下躺在地板上，身上还在抽搐，口中发出一声声嘶哑的喘息。

拉乌尔赶紧跪下来，多罗泰拿起一只手电，看见走廊对面的一个房间开着门，马上跑了过去。

房间里没有人。窗户上可以见到一把梯子的上端。

多罗泰俯身朝窗外喊道：

“蒙福贡！”

“我在这里，妈。”孩子回应道。

“你看见有人爬下梯子逃跑吗？”

“我刚刚转到这一边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

“你认得出那个人吗？”

“是两个人，妈。”

“啊！有两个人吗？”

“是的……另一个人……还有那个坏蛋……”

拉乌尔的祖父没有死，也没有致命的危险。从搏斗的某些情形来看，可以相信德·埃斯特雷谢曾经要挟过老头儿，并且动武强迫他说出他知道的秘密，当然还要他把金奖章交出来。他的脖子上尤其留下了手指掐出来的血印。那个强盗和他的同谋有没有得逞呢？

仆人们很快回来了。医生接到通知也赶到了，他说不必担心会发生并发症。但是，整整一天，人们发现不管问什么，老头儿都不回答，似乎什么话都听不见，嘴巴里叽叽咕咕的，但是谁也不明白他想说些什么？

由于震惊、恐惧、伤痛……他疯了。

## 七 日期临近

岗顶山庄四周绿树掩映，地势平缓，曼恩河河谷像个环，箍着草场、果园和山庄的建筑物。在山庄的范围里，一个个呈半球形的小山丘上种满杉树，随处可见裸露在外的山石。曼恩河在一处分流，形成一个婀娜多姿的池塘，切断了箍住山庄的圆环，也使山庄独居一方，水中倒映出古老的住宅黝黑的基石，粉红的砖墙和灰白的石板瓦。

今天，它仅仅是一座村舍而已。楼下的一部分是食物储藏室和粮仓，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很兴旺，生产范围很广的农场，但是在拉乌尔的祖父当家以后，情形已经一落千丈。

老男爵，别人这么称呼他——他在大革命前取得爵位和封地，达韦尔努瓦的男爵领地——老男爵，打猎的尖子，饮酒的高手，风流倜傥，尤好渔色，对农事不屑一顾，他的儿子，拉乌尔的父亲继承了他无忧无虑的习性。

“我复员回来，能做的都做了，”拉乌尔对姑娘说，“为的是扭转颓势重整家业。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父亲和祖父只有一个念头，显然是因为这个您知道的传说：我们迟早会发财的。何苦与自己过不去呢？他们没有和自己过不去。现在，我们落入了一个高利贷者的手心里，他赎买了所有的债权，我在罗伯莱庄园时获悉，祖父签了一份出售合同，不出半个月，这个放高利贷的人将把我们赶出山庄！”

这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头脑不很灵活，举止有点局促，但是，他为人正直，认真而审慎。他的心已经被多罗泰的优雅气质所征服，难以克服的胆怯心理使他无法通过言语表达他极其强烈的情感，但是，他也没有掩盖他的钦慕和急切。只要是她说的，事事都做得妥妥贴贴。

在她的建议下，他向警方报告了祖父遭到袭击的事，对那个陌生人提出了起诉。他公开地对周围的人说，他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一笔财产，也告诉大家正在进行寻找金奖章的工作，以及找到奖章是获得财产的先决条件等等。最后，他没有说出多罗泰的名字，但是，也没有掩饰他和多罗泰的远亲关系，以及姑娘来山庄的理由。

圣康坦逼着独眼喜鹊日夜兼程，三天以后，他带领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到达山庄。多罗泰只肯住在她至亲的大篷车里，不愿接受任何住处，大篷车停在院子的中央，五个人重新开始共同的、幸福而随意的生活。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虽然还打打架，但是不再像从前那么猛烈。圣康坦去池塘钓鱼。上尉还是那么目空一切，担负起保护老男爵的任务，向老人和戈利亚讲他那些没完没了的故事。

至于多罗泰，她四处用心观察。别人觉得她神秘秘，对一些想法和做法守口如瓶。她每天花几个钟头和她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或者指导他们练习技巧。除此之外，她的工作就是盯着男爵。老人目光呆滞，双腿颤悠，在忠实的戈利亚的陪伴下，不时地来到果园里背靠一棵果树。她暗中留意，希望发现任何本能的反应或者岁月的痕迹。

她在亭子间里连续呆了好几天，里面有几个书架，堆放着旧文件，旧卷宗，上个世纪印刷的小册子，地方志，乡事报告，教区档案等等。

“唔，”拉乌尔笑着问道，“有进展吗？我感到您的眼睛更明亮了。”

“可能吧……我不否认……”

多罗泰的眼睛！她脸上样样都美，最令人着魔的地方是眼睛。拉乌尔通

过它们观察周围的事物，只关心它们所表达的信息。多罗泰任由他注视自己，或许也有一定的满足感。这个腼腆的大小伙子爱她也尊重她，她很感动，因为至此为止，她所见的都是别有用心的莽撞的恭维。

一天，她把他带到泊在湖边的小船上，然后任其顺水漂流，她对他说：

“我们快到了。”

“到哪儿？”他不安地问道。

“快到那个日子了，那么多周折一直在预告这一天的到来！”

“您这么想么？”

“拉乌尔，您那天看见男爵手里拿着金奖章，它是归结全部的传说的核心，我想您没有搞错。可惜的是，您还来不及了解真相，可怜的老人已经神志不清了。联系过去和将来的线索从此断绝。”

“那么，如果找不到金奖章，还有什么希望呢？什么地方都找了，在他的房间里，在他的衣物里，在屋子里，在果园里。一无所获。”

“他不可能永远保守谜底的。即使脑子坏了，他的本能还存在。多个世纪形成的本能，那是很强的啊！他可能把奖章放在伸手可及，或者是目光可及的地方了：时候一到，一个无意识的动作将会揭开事实的真相。”

拉乌尔提出疑问：

“如果德·埃斯特雷谢抢走了奖章呢？”

“不会的，否则的话，就不会听见他们打斗的声音了。您的祖父坚持到了最后，因为我们的出现，德·埃斯特雷谢逃跑了。”

“啊，这个强盗！”拉乌尔狠狠地说道。“让我抓到了饶不了他！”

小船在水面轻轻地滑行。多罗泰没有动，小声地说了一句：

“别做声！他在听我们说话。”

“嗯！您说什么来着？”

“我说他躲在那里，他听得见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拉乌尔愣住了。

“哦，哦，这是什么意思？您看见他了？……”

“没有，我猜他就在附近。他看得见我们。”

“从什么地方看我们？”

“从岗顶山庄的某个地方。我一直在想，岗顶山庄里面一定有个隐蔽的难以进入的地方，我在一本旧书里找到了证据，书上恰好讲到旺代的保皇党人藏身的一个地洞，大约是在蒂福日和克里松附近。”

“但是，他怎么会知道呢？”

“您回忆一下，在案发的那天，您祖父一个人在家，或者说，您祖父以为只有自己在家。他在山岗上散步，暴露了其中一个出口。可是，德·埃斯特雷谢一直在窥探他的行动。从那时起，这个混蛋就利用了这个庇护所。您看看那里的地势，高岗下洼。不论是左边还是右边，近处还是远处，在岩洞里，到处是可以用来做观察哨所的地方，把下面山庄里发生的事情，看得听得一清二楚。德·埃斯特雷谢就在那里。”

“他在那里干什么？”

“他在找东西，”她肯定地说道，“除此之外，他还在监视我的调查。他也一样（虽然我无法猜测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他想得到金奖章，怕我捷足先登。”

拉乌尔说：

“那，我们得赶快报告警察！”

“还没到时候。他藏身的洞穴不止一个出口，可能有些穿过河底的通道也说不定。如果打草惊蛇，他就跑啦。”

“那么，您怎么打算呢？”

“把他从洞穴里赶出来，让他掉进我们的陷阱。”

“怎么干法？什么时候？”

“愈早愈好。我去见放高利贷的瓦兰先生，他把出售合同给我看。他这一辈子朝思暮想就为了得到岗顶山庄，如果到七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仍然收不到三十万法郎的现金或国家债券，山庄就属于他了。”

“我知道，”拉乌尔说，“一个月之内，我是怎么都富不起来的……”

“不，有希望的，那个始终支撑着您祖父的希望。他说：瓦兰，您不要高兴得太早。到七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我一定把欠您的债一笔还清。拉乌尔，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如此明确的话。在此之前，只是捕风捉影，只是真伪难辨的传说。现在有了一个事实。按照您祖父的说法，这个事实证明，围绕着大笔财产的这些传说，将在七月的某一天得出结果。”

小船靠岸了。多罗泰轻盈地跳上岸，同时大声说道，一点儿不怕被人听到她说的话：

“拉乌尔，今天是六月二十七日。过不了几个星期，您要发财了。我也要发财了。我的预言即将实现，德·埃斯特雷谢将被送上高高的绞刑架。”

那天傍晚，夜幕徐徐降下，姑娘悄悄地步出山庄，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上一条小路，两旁的树篱很高。不到一个钟头，她来到一座小花园前面，花园深处亮着灯光。

多罗泰以其独特的调查方法，发现有一位叫做朱利埃特·阿泽尔的老太太，据说是男爵从前的一位女朋友。虽说她耳聋，体弱，头脑已经不是太清楚，男爵在病倒之前还不时去看望她。此外，圣康坦问过伺候她的女仆，据这个口没遮拦的女人说，朱利埃特·阿泽尔也有一个奖章，与大家在山庄寻找的奖章一模一样。姑娘的想法是利用女佣人一周一次放假的机会，亲自登门直截了当地问一问朱利埃特·阿泽尔。但是，事与愿违。门没有上锁，老妇人所在的房间低矮舒适，多罗泰刚跨进门槛，就见她在灯光下呼呼大睡，耷拉的脑袋对着手中的绣花绷子。“我自己找一找怎么样？”多罗泰心想。

“问了也不一定回答，又何必问她呢！”

她环视四周，仔细地察看挂在墙上的画，玻璃罩里的挂钟，枝形的大烛台等等。

稍远一些，一道楼梯通向楼上的各个房间。她朝楼梯走去，突然从门边传来嘎吱一声。虽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但是，她肯定德·埃斯特雷谢即将出现。或许，他一直在跟踪她？或许，是他用一连串的阴谋诡计把她吸引来了……她感到害怕，只想逃跑。楼梯？楼上的房间？已经来不及了。在她旁边有一扇玻璃门，好像是通向厨房的门，从厨房再到什么地方，或许也是一条逃生的路。她进了玻璃门，很快便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这是一间黑咕隆咚的储藏室，或者说是一个壁柜。她的身体必须紧紧地贴着壁板，才能将玻璃门重新关上。她变成了一个囚徒。

与此同时，大门被轻轻地推开。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来，过了一会，其中一个人低声说：

“老太婆睡了。”

透过破布帘遮掩的玻璃，多罗泰很容易便认出了德·埃斯特雷谢。他的衣领高高竖起，两只帽耳朵紧紧地系在下巴底下。他的同谋也用一条围巾遮着半个面孔。

“瞧你为了这个小妞做的蠢事！”后者说道。

“蠢事，不，”德·埃斯特雷谢没好气地应道。“我得监视她，就这么简单。”

“算了吧，你老是跟在她的屁股后面。昏头昏脑的……一直要让她摘了你的脑袋才肯罢休。”

“我不否认。她在罗伯莱庄园差不多已经成功了。但是，我需要她。”

“为什么？”

“为了得到那枚奖章。只有她能够找到奖章。”

“不管怎么说，她在这里找不到，我们在屋子里搜过两次了。”

“肯定搜得不够仔细，不然为什么她也来了。我们看见她的时候，她正朝这里走来。她一定从罗罗嗦嗦的女佣人那里探得口风，而且选择了老太婆独自在家的日子。”

“啊！你是盯住这个装腔作势的女人不放了！”

“我盯住她不放了，”德·埃斯特雷谢恶狠狠地说。“如果掉入我的手心，我告诉你，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多罗泰打了个寒噤。在这个人的口气中，同时包含着仇恨和誓不罢休的决心，她感到恐惧。

接着，他不再做声，守在门背后，竖起耳朵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过了几分钟，朱利埃特·阿泽尔继续在睡，脑袋朝着手里的活计，垂得愈来愈低。

最后，德·埃斯特雷谢嘀咕道：“她不会来了。一定是在路上改变主意了。”“唔，撤吧。”他的同谋建议说。“不行。”

“你有办法了？”

“我有决心……我决心要找到奖章。”“但是，既然前两次都一无所获……”“那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头，必须改变方法才行。老太婆活该倒霉！”

他一拳打在桌子上，差点儿吵醒了朱利埃特·阿泽尔。“怎么搞的，我们真是太愚蠢了！女佣人说得很明白：这个家里有一枚奖章，和他们在山庄里找的一模一样的奖章。所以，就利用这个机会吧，嗯？在男爵那里没有做成功的事，在今天做成功它。”

“怎么！你想……？”

“是的，我要她说实话，就像我们要男爵说实话一样。不同的是，这一个女人。”

德·埃斯特雷谢脱下帽子。丑恶的嘴脸暴露出凶残和野蛮。他先走到门口，关上门而且将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圈，然后把钥匙放进口袋。接着，他一直走到老太婆睡觉的椅子，注视一阵以后，突然扑上前去，紧紧掐住她的喉咙，将她仰面压在椅背上。那个同谋冷冷一笑。

“不需要使那么大的劲吧！掐得太紧，可怜的老东西就没命啦！”

德·埃斯特雷谢稍稍松开手。老太婆睁开双眼，发出有气无力的呻吟。

“说，”德·埃斯特雷谢命令道。“男爵交给你一枚奖章。你把它放哪儿了？”

朱利埃特·阿泽尔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拼命挣扎。另一个气急败

坏，抓住她又推又拉。

“哼，你还罗嗦什么？奖章在哪里，你那个旧情人的奖章呢？他交给你了，嗯？不准抵赖，你这个老家伙。你的女佣人逢人就说这件事。行了，快点说。否则的话……”

他从石板炉底的火炉里拿起一根包着铜头的铁柴架，一边高高举起，一边大喝：

“一……二……三……我数到二十下，就砸烂你的脑袋！”

## 八 走钢丝

多罗泰躲在壁柜门背后，门不是关得很紧。她轻轻一推，除了朱利埃特·阿泽尔的脸以外，听见也看见了整个场面。她并不太担心强盗的威吓，因为她知道他不会付诸行动。实际上，德·埃斯特雷谢一直数到二十，老太太始终不吭一声。但是，无声的反抗更使他暴跳如雷，他扔掉手中的铁家伙，抓住朱利埃特·阿泽尔的手用力一拧，朱利埃特·阿泽尔疼得直喊救命。

“哈！哈！”他冷笑道。“你开始明白了吧，这下子该回答了吧……奖章在哪里？”

她不做声。

他又使劲一拧。

老太太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语无伦次地向他求饶。

“说！快说！”他喊道。“我要拧到你说为止……”

她含含糊糊地说了几个字。

“你说什么？说清楚一点，嗯！是不是要我再用点力？”

“不……不……”她哀求道……“在……在山庄里……在河里……”

“在河里？开什么玩笑！你们会把它扔进河里？你敢嘲笑我，嗯？”

他把她压在地上，膝盖顶着可怜的老太太的胸口，一只手紧紧地拽住她的一只手。多罗泰从自己所处的地方看到此情此景，不禁义愤填膺，面前有两个男人，她确实感到无能为力，只好忍住不动。

“怎么样，我拧啦，嗯？”强盗大骂道。“你宁可受罪也不说吗？……我拧啦？”

他一使劲，朱利埃特·阿泽尔大叫一声。接着，她突然站起身，让人看到一张惊骇万分而变形的脸，嘴唇哆嗦，结结巴巴地吐出几个字：

“壁柜……壁柜……石板……”

虽然嘴巴还在神经质地翕动，她的话却没有说完，奇怪的是，那张可怕的脸慢慢地平静下来，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安详，满足，微笑。朱利埃特·阿泽尔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受伤的手腕不再疼痛，她甜甜地笑着，十分自然，面露安详的神情。

她疯了。

“你真是没运气，”那个同谋开玩笑地说道。“你次次教人唱歌，次次都唱走了调。男爵傻了。他的女朋友疯了。你真有能耐。”德·埃斯特雷谢恼羞成怒，一把推开老人，横眉怒目地大叫大喊起来，老太婆打个踉跄，连跌带撞地摔在一张椅子后面，刚好背对着多罗泰。

“没运气，这是你说的。但是，这一回也许有苗头了。她在脑子失灵之前提到壁柜和石板。是哪一个壁柜呢？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两个壁柜下面都铺着石板。”

一个是多罗泰藏身其中的像储藏室的壁柜，另一个是位于壁炉左侧的壁柜，他指来指去，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我先搜查这个柜子。你负责那一个，”他说，“不如这样吧……喂，来帮我一下，我们搜查完这一个再说。”他在壁炉旁蹲下来，打开柜门，用拨火的铁条插进石板与石板之间的缝隙里，他的同伙则出力撬起石板。

多罗泰不再犹豫。她知道，他们很快便会来搜查这个壁柜，如果不马上离开就完了。老太太躺在她旁边发出阵阵笑声，声音愈来愈低，那两个人则

在紧张地搜索。

在椅子的掩护下，她静悄悄地伸手从朱利埃特·阿泽尔的头上取下镶花边的帽子，把它戴在自己头上。接着，她取下她的眼镜，解开她的头巾披在自己肩上，然后用一条黑色的哗叽围裙遮住自己的腰部和短裙。这时候，朱利埃特没了笑声，结果轮到多罗泰继续发出均匀而快乐的笑声。那两个人正加倍努力搜寻。她站起来，像老太太一样弯着腰，一边笑，一边小跑着穿过房间。德·埃斯特雷谢咕嘈说：

“她在干什么，这个疯婆子？别让她跑了，嗯？”“怎么跑得了？”他的同伙说。“钥匙不是在你口袋里吗？”“窗户呢？”

“窗户太高，老实说，她根本不想离开这座茅屋。”姑娘来到窗前，窗台很高，与她的眼睛平齐，百叶窗没有关。她慢慢地转动窗上的把手。接着，她歇了歇。她知道，窗子一打开，外面的风和嘈杂的声音就会呼啦啦地吹进来，两个家伙就会立即警惕起来。她利用几秒钟时间，计算和分解了即将要做的几个动作。她对自己有十分的把握，对自己的技巧有十分的信心，朝对手的方向看了一眼以后，她毫不犹豫地，迅速地，分毫不差地打开窗子，跳越窗台，落在了花园里。

在她身后传来两声叫喊，气急败坏的呼喊。两个人还得花时间醒悟，检查，摸一摸真正的朱利埃特……姑娘利用了这个时间。她非常机智，知道从花园和大门是出不去的，所以，她绕到房子背后，越过一道土坡，穿过带刺的绿篱笆，最后来到了外面。这时，传来了枪响。德·埃斯特雷谢和他的同伙，正朝着模糊的影子胡乱地开枪……

拉乌尔和孩子们找不到她，一个个十分担心，大家聚集在大篷车附近等她。多罗泰回到他们身边，简单地讲述过这次行动以后说：

“事到如今也该结束了。确切地说，一个星期之内将要决出胜负。”

对两个年轻人来说，这是十分温馨的几天。拉乌尔依然态度谨慎，但是说起话来大胆多了，更显示出他既严肃又热烈的本质。多罗泰感受到这份真情实意的爱，高高兴兴地沉醉其中。只有圣康坦和他的小兄弟们心神不定，情绪低落。

上尉不住地摇头。

“多罗泰，我憎恨那个坏蛋，但是我觉得更加不喜欢这个人，如果你肯听我说……”

“孩子，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套上独眼喜鹊，马上离开这里。”“那些珍宝呢？你知道我们在寻找珍宝呀。”“珍宝，妈妈，你就是珍宝。我怕有人夺走我们的珍宝。”

“小鬼，放心吧。我的四个孩子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四个孩子并不放心。一种危机感压迫着他们。在这个四周有围墙的地方，在岗顶山庄，他们感觉到一种令人心烦意乱的沉重气氛。显然，危险来自拉乌尔，也来自其它东西，而且在他们的脑子里慢慢地明确起来，因为他们在晚上曾两次见到一个黑影在山岗上的树林子里出没。

六月三十日，她请求拉乌尔第二天给手下人放一个白天的假，因为在克里松将举行盛大的宗教庆典。其中三个经过挑选的最强壮的仆人配备了长枪，得到命令必须在下午四点赶回山庄，在离开山庄大约五百米左右，一家名为马松的小客店附近集中。

第二天，多罗泰显得比平时更加神采奕奕。她在院子里，又是跳英国舞，

又是唱英国歌。她带拉乌尔去划船，在船上也大唱特唱，欢蹦乱跳，甚至于好几次差点儿翻了船。她拿着三只珊瑚手镯玩杂耍，结果掉了一个在水里。她想把手镯捞回来，她的手臂伸进水里，水一直没到肩膀，她低头看着池底一动不动，好像专注地看着什么似的。

“您这是在看什么呀？”拉乌尔问道。

“很久没下雨了，水位下降了不少，水底的石子和砂砾看得清清楚楚。我注意到其中一些石子排列得很有秩序。您瞧。”

“果然，”他说。“而且都凿得整整齐齐。好像排成一个个巨大的字母似的。”

“是的，我们可以猜出来它们排成的字：因·罗伯尔·福尔图纳。我去乡公所查过地形图。我们所在的地方，从前是一个低洼的大花园的主草坪。在草坪上，您的一位祖先用石块镶嵌了这一句格言。后来，引来了曼恩河的水。池塘取代草地。格言也被水淹没了……”

多罗泰小声地补充说：

“格言下方还有一些文字和数字，但是我看不清。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文字和数字。您看见了？”

“看见了，但是看不清楚。”

“只能是这样咯。因为我们离得太近。应该从高处往下看才行。”

“我们到山岗上去。”

“不行，斜的往下看，水面会使图像走样的。”

“那，”他笑着说道，“那我们坐飞机吧。”

他们吃午饭的时候分手。吃完饭，拉乌尔看着大板车拉着山庄里的人员去克里松，然后，他回到池塘边，见多罗泰那班人正忙个不停。离开水面三四米高，已经扯起一条相当粗的钢丝，一端固定在仓库的山墙，另一端缩一个圈，牢牢地套在山岗上的一块大石上。

“见鬼！”他说道。“你们准备练杂技，是不是？”

“正是，”她很开心地回答说。“没有飞机，只好演出走钢丝了。”

“怎么！”他大声说道，显得非常不安。“您是想……但是，肯定会掉下去的。”

“我会游泳。”

“不，不，我绝对不准这么做。”

“您凭什么不准？”

“您连保持平衡的杆子都没有。”

“杆子？”她有意不正面回答，“还有什么？还要拉网吗？还要救护绳吗？”

她从仓库里的扶梯爬上去，出现在屋檐上。就像往常面对观众进行表演一样。她笑容可掬，身穿一件红白条子相间的粗布裙子，色彩鲜艳的丝绸方巾交叉地系在胸前。

拉乌尔显得坐立不安。

上尉朝他走过来。

“您想帮助多罗泰妈妈吗？”他的口气像是说知己话儿一样。

“自然咯。”

“唔。先生，那您离开这里就行了。”

此时，多罗泰已经迈开脚步。她光脚穿一双在大脚趾旁边开着口子的布

鞋，试探性地踩踩钢丝，就像游泳的人用脚试探水温一样。没有多久，她双脚站在钢丝上，向前滑行几步，接着停了下来。

她向左右分别鞠了个躬，好像真的面对着无数观众一样。她继续向前滑步，双腿的动作很有节奏，上身和双臂摆动，仿佛小鸟扑打着翅膀。她一步一步地走到池塘上方。钢丝绷得没有两端那么紧，她的重量使它向下弯，并且产生一种向上的弹力。她到达池塘中央，再次停了下来。

这是她要做的事情中最困难的一步。可以说，她的目光已经无法注视山岗上的某个地方，她的平衡已经失去任何稳定的支撑。而且，她还得低下头在流动和闪光的水中寻找，不受阳光反射的干扰读出水底的数字和文字。多么危险的任务啊！她试了好几次，在几乎要失去平衡的时候重新挺直身体。过了一两分钟，真正叫人心惊肉跳的一两分钟，她姿势优美地张开双臂，向下面敬礼致意，同时兴奋地大喊一声，表示已经大功告成，然后继续朝前走去。

拉乌尔已经穿过在池塘一端的小桥，当她到达山岗上固定钢丝的石头平台时，他已经等在那里。他苍白的脸色使她吃惊，他的紧张使她感动。

“怎么样？”他说。

“我看清楚那句格言了，下面是我们看不清的那个日期：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由此可知，今年的七月十二日是早已宣布了的伟大日子。但是还有更好的东西，我想……”

她叫来圣康坦，小声地对他说了几句话。圣康坦赶紧向大篷车跑去。过了一会儿，他身穿一件杂技服从大篷车回来。他和多罗泰登上小船，姑娘把船儿划到池塘中心。一会儿工夫，他下船潜到水底，冒出头来，把一样沉甸甸的东西扔到船上，多罗泰一把接住，他们回到山岗上，她把那东西交给了拉乌尔。

这是一个圆形的金属块，长满了铁锈或铜锈，大小如一个茶碟，中间鼓起如一只大怀表，好像是四周焊接在一起，无法打开的两块金属板。

多罗泰用手抹干净圆盘的一面，让拉乌尔看上面刻得很粗糙的几个字：福尔图纳。

“我没有搞错吧，”她说，“朱利埃特·阿泽尔老太太没有说谎，她最初说的是小河。在他们最后几次见面的时候，男爵把奖章连同金属盒扔在这里了。在必须用到奖章之前，还有比池塘底下更保险的地方吗？随便找个孩子都可以帮他捞起来的。”

她高兴极了，用金属饼子加上三粒石子耍起了手技。但是，上尉提醒说在克里松有庆祝活动，大家应该去那里好好贺一贺胜利。

他们赶紧回到山庄。圣康坦换服装。拉乌尔发动汽车，把它开出车库。三个孩子坐好以后，他们来到屋前的空地接多罗泰上车，她当时正坐在一张小桌子前休息。

“您不和我们一起去吗？”他说。

从早上开始到现在，他始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所发生的事情似乎不大自然。一件一件事秩序井然，具有数学般的逻辑性和准确性，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不知道多罗泰玩什么花样，但是猜得出姑娘要捕捉的目标，她要德·埃斯特雷谢束手就擒。到底她用的是什么计策呢？

“不要问我。”她说，“有人在偷看我们。所以，不要做任何手势，不要有任何表示异议的举动。您听着。”

她一边在桌子上转着圆饼子，一边冷静地解释她的部分计划和行动。

“是这样的，我在几天前以您的名义给总检察官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正受警方追缉的德·埃斯特雷谢先生，企图谋害达韦尔努瓦男爵和朱利埃特·阿泽尔夫人的罪犯，今天将出现在山庄的范围之内。我请他派两名警察，四点钟在马松客店和您会合。现在是两点差一刻。行了，拉乌尔，您的三名仆人到时也在那里。”

“我去干什么？”

“您带两名警察和三名仆人赶紧回这里来，不能走直路，要走圣康坦和他的小朋友指的山路。在这些地方已经准备好梯子，你们将它们靠墙竖起来。德·埃斯特雷谢和他的同谋会在这里出现，你们只需用枪指着他们，让警察来抓他们。”

“如果德·埃斯特雷谢真的藏身岗顶，您肯定他会走下来吗？”

“绝对肯定。这是奖章。他知道奖章在我手里。离大结局的时间已经不远，他怎么能不乘机把它夺回去呢？”

说话的人神色不动，听话的人却不知如何是好。可以预见，即将展开的这场战斗会十分激烈。她把所有的危险统统揽到自己身上，却一点没有身处险境的样子。不仅如此，她镇定自若，看见老男爵从面前经过并且进入山庄，忠实的戈利亚跟在他身后，还把自己的观察所得告诉了拉乌尔。

“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您的祖父特别烦躁？出于他深层的本能，他同样感觉到大事临近，他也想采取行动，他在挣扎，他在与阻止他行动的病痛作斗争。”

尽管如此，拉乌尔还是犹豫不决。想到留下她一个人应付德·埃斯特雷谢，他心里只觉得难以忍受。

“您今天布置得十分周全，”他说，“通知警方。安排我的仆人。确定会合的时间和地点，不错。但是，您怎么知道恰恰在会合之前一小时会发现这个金属块呢？”

“拉乌尔，照我说的去做吧。您知道我不轻举妄动，您得马上回来，因为德·埃斯特雷谢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奖章，而且也为了另一件他一心想得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呀，拉乌尔！”

这个理由使年轻人立即下了决心。汽车开动了。它穿过果园。圣康坦打开大门，汽车过后随即关上大门。

剩下多罗泰一个人。

她就这么一个人坐着，孤立无援，大约要坚持十二到十五分钟左右。

她背对着山岗，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好像专心致志地拨弄着金属块，检查它的焊口，如同一个人在研究某个机器的奥妙或突破口一样。但是，她的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她的每一根神经都高度紧张，她在努力探听微风传来的任何响动或者树叶的沙沙声。

不可动摇的信心和怀疑气馁轮流地支持她或侵袭她。可以肯定，德·埃斯特雷谢会来的。他不来，他不可能不来。奖章就像不可抗拒的诱饵，一定会吸引他来的。

“不过，不来也是可能的，”她心想，“我的小小计谋实在太幼稚。早不发现，迟不发现，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现首饰盒和奖章，拉乌尔和孩子

们恰好在这个时候离开。还有，我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山庄里。与此相反，我此时的唯一考虑应该是如何保护我的发现不被敌人夺去……说真的，我做的这一切非常生硬做作。德·埃斯特雷谢这个老狐狸是不会上当的。”

与此同时，另一种意见不甘示弱，也冒出来争辩了。

“他会来的。也许他已经出洞了也说不定。这是必然的。他当然会发现危险，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目前，由不得他干与不干。他已经身不由己。”

就这样，再次凭着她对事物的敏锐感觉朝前走，多罗泰已经顾不得理智可能对她的劝告。一个个事实按照逻辑的次序，严格的方法呈现在他的眼前，它们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她已经看见了它们的结局。别人处事的动机，对她来说始终是一目了然的。她凭直觉知道他们的动机。凭敏锐的智慧知道他们在什么环境下会采取什么行动。

最后，正如她先前说过的那样，德·埃斯特雷谢确实受到双重的诱惑。即使他能够逃脱奖章的陷阱，他能放弃多罗泰这个如此美妙、而且唾手可得的猎物吗？

她微微一笑，站起身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脚步声。好像是在池塘那边横跨小河的木桥上。

敌人逼近了……

但是，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她听见从右边传来了另一个声音。接着，从左边也传来一个声音。德·埃斯特雷谢有两个帮手。她被包围了。

她手表上的指针指着四点差五分。

## 九 短兵相接

“如果他们冲上来，”她想，“如果德·埃斯特雷谢企图当场绑架我，那就毫无办法。在得到救援之前，他们已经把我带进地洞，从那里再去哪儿，只有天知道了！……”

有什么理由不出现这种情形呢？因为，这个强盗一旦夺得奖章，一旦逮住多罗泰，他只要跑得掉就行了。

突然之间，她明白了自己失策的地方。无论是迫使德·埃斯特雷谢冒险出洞，或是趁他出洞的机会抓住他，她设想的一整套太细太烦，往往会受挫于现实或命运和我们开的小小玩笑。如果一场战斗的胜负仅仅取决于分秒之间的得失，那是很危险的。

她立即退到屋里，把金属盒塞进小储藏室里的一大堆杂物底下。敌人要花气力寻找，他逃跑的时间就会推迟。但是，她正想离开储藏室，德·埃斯特雷谢已经站在门口，面露挖苦的神气，加上一副眼镜和浓密的大胡子，在对着她做鬼脸。

多罗泰从不携带手枪。她这一辈子只相信勇气和智慧。在这个的可怕时刻，面对这个有杀父之仇的人，她感到有点后悔。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一枪打得他脑袋开花。

他猜到了她的仇恨心理，一把揪住她的手臂，再向后一拧，就像他对付朱利埃特·阿泽尔老太太一样。接着，他俯身对着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快说……你把它放哪儿了？”

她疼得没想到要抵抗，把他领到小杂物房指了指那堆东西。金属盒立即找到了，他拿在手上掂了掂，带着满意的神情审视一番后，说：

“一切顺利。大获全胜！二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除此之外，还有你，多罗泰，最美好最令人神往的奖赏。”

他搜了搜她的裙子，确信她没有武器，然后一把抱住她，看不出他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力气，将她双腿朝后头朝前地扛上了肩。

“你还真让我不放心，多罗泰。”他冷冷地笑着说道。“怎么！一点也不抵抗？真聪明，姑娘！这里面肯定有圈套。所以，我得赶快撤……”

到了外面，她看见那两个人守着大门。其中一个是她认识的，在朱利埃特·阿泽尔家里见过。另一个脸贴着窗口的铁丝网，注视着大路上的动静。

德·埃斯特雷谢对他们喊道：

“两位朋友，留神点啊，不要在羊圈里给人抓了。我一吹口哨，你们就赶紧往山岗上撤。”

他自己大步地朝山上走去，重负之下仍然健步如飞。姑娘闻着他衣服上散发出山洞里的霉味。他揪着她的脖子，长满老茧的手捏得她青一块紫一块。

他们到达木桥准备过去。地洞的一个出入口可能就在离桥一百米处的矮树丛和岩石堆里。德·埃斯特雷谢已经把哨子放进嘴巴。

这时，多罗泰很机灵地抓住从他口袋里露出一角的金属盒，把它扔进了池塘里。圆盒子在地上滚了几下，顺着河岸往下掉进了水里。

“臭婊子，”那人将她用力地摔在地上，大骂道。“你敢动一动，我就把你的头拧下来。”

他走下斜坡，在河边的烂泥中一脚高一脚低的往前走，一边监视着多罗泰，一边破口大骂。

姑娘没有想逃跑，她一次又一次地张望院墙的墙头，警察和仆人们随时都会在那里出现的。

时间起码已经超过五分钟了，但是不见人影。她依然信心十足，希望失去冷静的德·埃斯特雷谢露出破绽，正好给她利用。

“不错，不错，”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你想拖延时间，小东西。那又能怎么样？你以为我会放了你吗？你这辈子休想！我把两样东西拿到手，一个是金奖章，一个是你，拉乌尔这个乡巴佬别想我会放弃。再说，他来了也是活该。我的手下已经得到指示：见到他就给我狠狠地敲脑袋……”

他继续找了一阵子，突然发出胜利的欢呼，他站直身子，手里拿着那个金属盒。

“找到了，亲爱的。运气显然在我这一边，你的希望落空了。上路吧，多罗泰表妹。”

姑娘朝院墙瞟了一眼。毫无人影。可恶的东西又走近来，她本能地后退一步，那人笑了起来，任何抵抗都显得是荒唐的。

他伸出硬梆梆的双臂，粗暴地重新将她扛在肩上，动作之中既有仇恨，也包含着同样强烈的欲火。

“多罗泰，和你的情人说声再见吧，因为他爱你，这个老实的拉乌尔。跟他说再见吧，即使你还能见到他，那时候，已经发生让我欢喜让他愁的事情啦。”

他过桥后爬上山坡。

这下完了。再过三十秒，即使发动攻击，拿枪的人出现在墙头上也看不见德·埃斯特雷谢了，他将有足够的时间进入地洞。多罗泰打输了。拉乌尔和警察来得太晚了。

“你是体会不到的，”德·埃斯特雷谢小声说道，“感觉到你在我的背上打哆嗦，背着你，你的身体紧挨着我，你想躲避都躲避不了，这种感觉多好啊。你怎么啦？你哭了？不要哭，小姑娘。不管怎么说，不是么？你想有一天会躺在英俊的拉乌尔的怀抱里撒娇……没有理由说我一定比他讨厌吧，嗯？嗨！居然有这样的事，嗨！”他大声说道，显然被激怒了，“你还没有哭完啊。”

他将她在肩上转个身，扭过她的脸一看。

他给闹糊涂了。

多罗泰在笑。

“怎么啦？你笑什么？亏你笑得出来，到底怎么啦？”

他好像是受到危险的威胁一样，多罗泰的笑声使他害怕。这个叫化子，有什么好笑的？他突然火冒三丈，把她靠在一棵树上以后，毫无人性地举起拳头就打，他手上带着戒指，加上力气之大，姑娘额前的头发底下顿时鲜血直冒。

她还是笑，虽然嘴上封着布条，还是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

“瞧您多野蛮！”

“如果你再笑，我就咬掉你的嘴巴，婊子，”他弯下腰对着她鲜红的嘴唇，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这么说，但是还不敢轻举妄动，表面上甚至不得不装出尊敬的样子，可以说，他已经被多罗泰吓坏了。其实，她也害怕，很快便收住笑重新变得严肃起来。

“怎么啦？怎么啦？”他反复问道。“你不但不哭，反而在笑，为什么呀？”

“我笑，”她说，“是因为那两个盘子。”

“什么盘子？”

“做奖章盒的两个盘子。”

“这两个？”

“是的。”

“唔？”

“唔，它们是多罗泰马戏团的盘子，是我表演转盘用的……”

他愣住了。

“你胡说什么？”

“是的，一点不错，”她解释说，“圣康坦和我，是我们在一起焊的。我用刀刻了神奇的格言，我们是昨晚把它扔进池塘里的。”

“你疯了……我不明白。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阿泽尔老太太在您的折磨下，含含糊糊地交待了几句话，其中说到小河，所以，我相信您会中计的。”

“中什么计？”

“我要把您从这里请出来。”

“你知道我在这里吗？”

“当然咯！我还知道您在看我们打捞。所以，我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很有把握。这个盒子是您亲眼看见从水里捞起来的，您以为里面是奖章，您以为拉乌尔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山庄里，您是不可能不来的。您果然来了。”

他嘟囔道：

“金奖章……这么说，它不在盒子里？”

“不在，盒子是空的。”

“拉乌尔呢？……拉乌尔，你在等他吗？”

“是的。”

“就等他一个人？”

“还有警察。他们约好了。”

他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这个混蛋，你把我告发了？”

“我把您告发了。”

在德·埃斯特雷谢的头脑里，绝对相信她说的是真话。他手里拿着的金属盒，如果他愿意的话，用刀尖插进去，焊口是很容易撬开的。撬开了有什么用呢？金属盒是空的。他已经知道了。他突然明白她在池塘上演的那出戏的用意，看到一件件事情发生，他也曾感觉不可思议，现在，他能够解释当时那种不舒服不放心的情绪了。

然而，他已经来了。他盲目地一头栽进了她大胆布置的陷阱里。她到底掌握着什么神奇的力量？他怎么才能钻出收得愈来愈紧的大网呢？

“我们走，”他说，一心想着尽快摆脱危险。

但是，他的全部意志力好像已经瘫痪，他没有重新背起受害人，相反，还向她提了一个问题：

“好，盒子是空的。但是，你知道奖章在哪儿吗？”

“当然咯！”多罗泰说，她只想争取多一点时间，目光始终在悄悄地探

视墙头。

他的眼睛一亮。

“啊！你知道……你承认知道，可是太不谨慎了！既然你知道，姑娘，你就得给我说出来。否则的话……”

他拔出手枪。

她开玩笑说：

“就像对付朱利埃特·阿泽尔一样，是吗？您数到二十，不必了，这是没有用的。”

“我保证，见鬼……”

“空话！”

不，可以肯定，这一仗还有得打。多罗泰尽管已经精疲力竭，脸上流着血，仍然以无比的毅力抓住每一个机会。她清楚地感觉到，德·埃斯特雷谢在一怒之下会杀了她。但是，她同样清楚地感觉到他极度慌乱，自己完全控制着他。他没有勇气一走了之，放弃他为之疯狂的那枚决定命运的奖章。让他再犹豫几分钟，拉乌尔就到了！

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似乎使姑娘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她还特别弯下腰去想看个清楚。老男爵提着一只箱子正要离开山庄，身上穿的不是平时那件长大衣，而是一件呢子短上衣，头上戴一顶毡帽，说明这是他特意挑选过的，也就是说，是动过脑筋的。还有一件事。戈利亚不在他身边。他等了一会，不停地跺脚，他的狗来了以后，他抓住颈圈，搞清楚方向以后朝大门口走去。

那两个同伙挡住他的去路。他叽哩咕噜了几句，坚持要过去。那两人推他，他非常光火。最后，他离开他们走进树林，抓住项圈的手没有松开过，但是把箱子丢下了。

他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多罗泰和德·埃斯特雷谢都知道，老人肯定是去寻找财宝。虽然他疯了，却始终没有忘记寻宝这件事。神圣的日子邻近了，在他自己定好的这一天，他锁上箱子，就像一个上紧发条的机器人，在指定的时间出发上路了。

德·埃斯特雷谢叫唤他的同伙，对他们大喊：

“搜查他的东西。”

由于在老人身上什么都没找到，没有奖章，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他在多罗泰面前绕了几个圈，好像不知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最后走到她的身边。

“你回答我。拉乌尔爱你。好在你不爱他。否则的话，我在两个星期前就制止你们谈情说爱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奖章和财产问题上，你对他还是很认真的，你们合作共谋。愚蠢，小姑娘，我让你高兴高兴吧，因为有一件事是你不知道的，是必须由我来告诉你的。我可以肯定，等我说给你听以后，你也会说说实话了。所以，你要回答我的问题。这枚奖章，你一定感到奇怪，我怎么还在寻找这枚奖章，因为按你所知，我已经从你父亲那里偷到手了，你作何解释？”

“我的解释是，它又被别人偷走了。”

“确实如此。但是，你知道是谁偷的吗？”

“不知道。”

“是拉乌尔的父亲，是乔治·达韦尔努瓦。”

她浑身一震，随即反驳说：

“您撒谎。”

“我没有撒谎。”他用力地强调说。“你还记得你父亲的最后一封信，夏尼先生在罗伯莱庄园读的那封信吧？德·阿尔戈纳亲王讲述他在医院的一个晚上，他听见两个人在窗下说话，他看见一只手朝桌子伸过来扒去了奖章。但是，在下面的那个人，那个陪另一个人干这件事的人，他就是乔治·达韦尔努瓦。多罗泰，这个混蛋在第二天晚上抢了他的朋友。”

多罗泰因为愤怒和反感，浑身发抖。

“撒谎！拉乌尔的父亲！他会干这种勾当？他会做小偷？”

“多罗泰，还不止这些呢。因为，这次行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偷东西……两个人里，其中一个放了毒药，德·阿尔戈纳亲王看见他的手臂上纹着字，他不否认自己的行为，但是，他也忘不了毒药是另一个人提供的。”

“您撒谎！您撒谎！罪犯只有您一个！我父亲是您一个人杀的！”

“你不相信我吗？喏，这是他给老男爵的一封信，即他的父亲。你读一读我在男爵的字纸堆里找到的这封信吧：

不可或缺的金奖章终于得到了，我下一次休假时把它带回来。

“看一看日期！德·阿尔戈纳亲王死后一个星期！你相信了吧，嗯？你不认为我们可以撇开拉乌尔这个胆小鬼，携手合作吗？”

这件事令姑娘痛苦万分。但是，她很快挺起胸膛，泰然自若地问德·埃斯特雷谢：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金奖章交给男爵以后，有一段时间，他把它托付给了他以前的相好，后来就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奖章是属于你的。拉乌尔没有任何权利碰这个奖章。我再跟你买奖章。”

“什么价钱？”

“你说吧……如果你不肯让步，获利的一半也可以。”

多罗泰立即发现形势对她有利。这又是一个赢得几分钟时间的机会，而且是关键的几分钟。不过，因为要交出宝物，也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事到如今，她还能犹豫吗？德·埃斯特雷谢正在失去耐心。他如惊弓之鸟，想着随时威胁着他的攻击，万一他本能地说跑就跑，后果将是无法弥补的。

“我们合伙，绝不可能！利益均分……让我做你的同盟军，不行，一万个不行，我憎恨您。但是，搞个临时的协议，或者可以商量。”

“你的条件是什么？”他说。“快点。我让你提条件，你快提吧。”

“很简单。您的目的是两个。奖章和我。您得作出选择。您的第一选择是什么？”

“奖章。”

“这样的话，我就自由了，我把奖章给您。”

“你以名誉担保，你知道它在哪儿。”

“我以名誉担保。”

“知道多久了？”

“五分钟。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一件事提醒了我。”

他相信她说的是真话。他也不能不相信。她说话的时候，如果眼睛紧紧

地盯着您，那么，她说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真的。

“那你说吧。”

“现在轮到您了。您得保证，我一旦实践诺言，我就自由了。”

强盗眨眨眼睛。说话算数，这种想法对他来说是十分可笑的，多罗泰也知道让他发誓毫无意义。

“我保证，”他说。

接着，他又重复一遍：

“那你说吧。我不清楚你在打什么主意，但是我总觉得有点靠不住。所以，我提防着呢。美人儿，你可不要忘了。”

他们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而且具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斗争的双方都非常明白对方的意图。多罗泰坚信，拉乌尔在意外受阻以后，正在赶来山庄的路上，德·埃斯特雷谢对此绝不怀疑，他知道多罗泰的行动完全依仗即将到达的增援。但是，一件小小的事使胜利的天平基本上持平。德·埃斯特雷谢相信自己的处境绝对安全，因为他的两名同伙寸步不离大门口的监视窗，注意着大路上的动静，等待着汽车的到达。然而，姑娘巧妙地预防在先，嘱咐拉乌尔放弃汽车，选择隐蔽的道路。多罗泰的全部希望就在于这一点上。

于是，她十分平静地解释了一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量拖延他们之间的谈话。

“我一直相信，”她说，“我肯定您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男爵可以说没有离开过奖章。”

“我到处都搜过了。”德·埃斯特雷谢提出异议。

“我也是。但是，我不是说他把奖章带在身上，我的意思是，他一直保存着奖章，现在还保存着，保存在他唾手可得到的地方。”

“怎么？”

“是的，他一直是这么做的，只要伸伸手就可以拿到奖章。”

“不可能。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早就见到了。”

“不，比如刚才，您就什么都没看见。”

“刚才？”

“是的，他刚才在本能的支使下离开庄园，这是他在变成傻子之前定下的日子。”

“他走了，但是没有带走奖章。”

“带走了。”

“他们搜了他的箱子。”

“他走的时候，不仅仅带着箱子。”

“那，还带着什么，见鬼！你离他一百多米远。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他还带着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戈利亚。”

这个简单的名字及其全部的含义，令德·埃斯特雷谢顿时哑口无言。

“戈利亚，”多罗泰继续说道，“与他寸步不离的戈利亚，他伸手可及的戈利亚，他走的时候牵着，现在还牵着的戈利亚。您注意看。他的五只手指紧紧地拽着项圈。您听见了，拽着项圈！”

德·埃斯特雷谢再次感到心服口服。他立即发现姑娘所说的与呈现在眼

前的事实完全相符。多罗泰再次带来了光明。在此之外则仍然是一片黑暗和充满矛盾。

德·埃斯特雷谢镇静下来。他决定立即行动，他同时清楚地看到为排除任何不测而必须采取的一切安全措施。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条细绳绑住多罗泰，用一块头巾封住她的嘴巴。

“如果你搞错了，亲爱的，该你倒霉。你要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

接着，他以挖苦的语气补充说：

“如果你没有搞错，同样该你倒霉。我可是抓住猎物不放的人。”

他对两个同伙大喊道：

“你们两个小心！路上有人吗？”

“没有。”

“多留意一点！再过三分钟，我们就可以走了。听到我的口哨声，在地道入口处会合。我带小姑娘一起走。”

虽然受到严厉的恫吓，姑娘却依然故我。她只看到在德·埃斯特雷谢和男爵之间的一场好戏正在前面，在她的眼皮底下展开。

德·埃斯特雷谢跑下山岗，越过小河，朝着老头儿冲去，男爵坐在空地上的一个凳子上，戈利亚的脑袋依靠在他的膝盖上。

多罗泰感到心跳得厉害。原因不是她害怕对方发现奖章。金奖章藏在戈利亚的项圈里，她是知道的。关键是这争取时间的最后努力不要白费才行。

“如果一分钟之内墙头上还不见有枪，我就逃不出德·埃斯特雷谢的魔爪了。”

她是个宁死不屈的姑娘，所以，这一分钟，实际上是决定她生与死的一分钟。

实际的时间超过了一分钟。德·埃斯特雷谢朝着狗扑过去，意想不到会遇到男爵的抵抗。老头儿愤怒地推开他。戈利亚在一旁狂吠，使劲地挣脱强盗的双手。

战斗在继续。多罗泰注视着整个过程，一会儿担心，一会儿满怀希望，从内心里鼓励着拉乌尔的祖父，诅咒强盗的蛮横和顽固。最后，老男爵体力不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好像在突然之间撒手不管了。

戈利亚同样显示出无心恋战的疲惫状态。它趴在主人脚下，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碰它。德·埃斯特雷谢的手指兴奋得发抖，抓住在浓密的颈毛下的项圈，顺着布满钉头的皮带往下摸。项圈上的卡子被打开了。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到此为止。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出现了。一个细瘦的黑影从墙头上冒出来，大喝一声：

“举起手来！”

多罗泰重新面露笑容，感到一种难言的喜悦和解脱的心情。她的计划受到阻延，最后还是成功了。第一个出现的人是圣康坦，在他旁边露出了第二个黑影，长长的枪管对准前方。

德·埃斯特雷谢放下手中的活计，惊慌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与此同时，传来另外两声命令

“举起手来！……举起手来！”

在姑娘指定的地方，又有两支枪瞄准过来，三位枪手直接瞄准着同一个目标：德·埃斯特雷谢。

然而，他还在犹豫不决。一颗子弹掠过他的耳朵。他举起双手。因为没

有人理会两个同伙，结果让他们逃跑了，他们过桥以后，径直朝叫做“迷宫”的孤山飞奔而去了。

山庄的门突然大开。拉乌尔冲进来，后面跟着两个多罗泰不认识的人，据估计应该是依她的检举派来的警察。

德·埃斯特雷谢一动不动，一直高举着双手，如果不出现失误，给他乱说乱动的机会，看来他是不会抵抗的。三个冲进来的人将他团团围住，有两三秒钟的时间，遮住了瞄准他的仆人们的视线。他利用这个机会，突然拔出手枪连开四枪。其中三枪打飞了，第四枪打在了拉乌尔的腿上，他疼得啊呀一声，倒在了地上。

显然，此类狗急跳墙之举是毫无用处的。几个人一拥而上，缴下德·埃斯特雷谢的武器，他被制服了。

他们将他铐上锁链。与此同时，他的目光在四处搜寻多罗泰，眼睛里充满深仇大恨，姑娘已经悄悄地钻到树丛后面，一个几乎无人发现的地方。

圣康坦发现了多罗泰，后面跟着蒙福贡，看到她满脸鲜血，他们大吃一惊，立即七手八脚地为她忙乎起来。

“安静！”她命令道，不让他们问这问那。“是的，我受伤了。但是不要紧的。上尉，你赶紧去男爵那里，想办法接近戈利亚，轻轻抚摸它，解下它的项圈。上面有一块刻着它名字的金属牌，金属牌下面衬着一个小盒，里面放着我们寻找的奖章。你去把它给我拿来。”

孩子去了。

“圣康坦，”多罗泰又说，“警察有没有见到我？”

“没有。”

“你要让所有的人相信我离开山庄，你们要去省会伊翁河边的拉罗什找我。我不想介入调查。他们会来找我问话，这是浪费时间。”

“但是，达韦尔努瓦先生呢？”

“你一有机会就通知他。告诉他我已经走了，他以后会知道原因的，有关我的一切，请他完全保守秘密。再说，他受伤了，在一片慌乱之中，他们也顾不到我。他们会去搜查山庄，抓同谋犯。不能让人看见我。用树枝把我遮起来，圣康坦。好……现在，今天晚上，你们四个人一起来找我，把我抬上大篷车，我们明天一清早就出发。也许我会病上几天。劳累过度，紧张过度。你们不要担心。就这样定了，孩子？”

“是的，妈妈。”

不出她的所料，两个警察把德·埃斯特雷谢关进山庄以后，在仆人的带领下，从她的身边不远的地方经过上山去了。

她听见他们惊呼的声音。毫无疑问，他们发现了迷宫的出入口，两个同谋犯就是从这里逃跑的。

“追也没用，”多罗泰小声说道。“兔子已经走远了。”

她感到十分疲倦。但是，在蒙福贡回来之前，她绝对不能松劲。她问圣康坦为什么推迟了进攻的时间。

“发生意外了，是不是？”

“是的，”他回答说。“警察搞错了客店，三个仆人也在婚礼上耽搁了……等到所有的人集合起来，汽车又发生了故障。”

蒙福贡跑回来了。多罗泰又说：

“圣康坦，奖章上也许会有一个城市的名字，或者是城堡的名字。在这

种情形下，你得去打听打听，按着打听到的消息驾大篷车前往那里，上尉，找到了吗？”

“是的，妈妈。”

“给我，亲爱的。”

多罗泰摸着这枚人人垂涎三尺，被人视为最珍贵的吉祥物，保证万事如意金奖章，心里万分激动。

奖章有两个五法郎的硬币那么大，但是要厚得多，形状不如现在的奖章那么有规则，铸造得比较粗糙，金色暗淡，没有光泽。

在奖章的一面刻着那句格言：因·罗伯尔·福尔图纳

在另一面有下面两行字：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中午

拉罗什—佩里亚克城堡的大钟前

“七月十二日。”多罗泰低声自语道，“还来得及。”说着，她晕过去了。

## 十 朝金羊毛进发

体力的疲惫加上发烧，使多罗泰彻底倒下了，过了三天才算略有恢复。四个孩子在南特郊区演出一场。蒙福贡顶替团长成了压台的主角，整场表演非常平淡，但是，由于上尉使出浑身解数搞得滑稽可笑，结果还是成功的。

圣康坦要求多罗泰继续休息两天。着急什么呢？拉罗什—佩里亚克镇离开南特至多一百二十公里，只要提前六天出发就行了。

她听凭他们指挥，在发生这么多彼此对立，刺激感情的事情以后，她累得好像动弹不了似的。她心里挂着拉乌尔·达韦尔努瓦，但是，在亲密相处的几周里对小伙子的柔情蜜意，已经被愤怒和厌恶所代替。不管他与德·阿尔戈纳亲王之死如何无关，他始终是德·埃斯特雷谢执行犯罪计划的帮凶的儿子。这能忘得了吗？能原谅吗？

愉快的旅程使姑娘的心情慢慢平复。她热情和快乐的天性战胜了痛苦的回忆和昔日的劳累。随着目标愈来愈近，她渐渐恢复了体力，兴趣，童真，以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圣康坦。”她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去寻找金羊毛啊。日子一天天过去，你体会到其中的重大意义吗？还有四天……还有三天……还有两天……金羊毛就将属于我们所有。圣康坦男爵，再过两个星期，您就要穿得像个花花公子啦。”

“你才像个公主呢，”圣康坦回答说，发财的前景预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将要变得疏远，他对此并不感到高兴。

她相信，新的考验正在等着她，她还要克服许多障碍，或许还要对付新的敌人。但是，她目前可以休息一下。整出戏的前半场已经结束。新的冒险正在开始。她好奇，生气勃勃，微笑着迎接在面前慢慢展开的神秘的未来。

第四天，他们渡过维莱纳河，在右岸俯视小河的山坡上前进。这一带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他们在烈日下行而行，独眼喜鹊变得愈来愈举步艰难。

最后，又过了一天，七月十一日，他们终于见到了这块路牌：

拉罗什—佩里亚克二十公里

“今晚去那里过夜，”多罗泰宣布说。

这是困难的一段路……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路上，他们收容了一个在尘埃滚滚的草地上呻吟的流浪汉。前面一百米的地方，走着一个女人和一个跛脚的孩子，但是，独眼喜鹊怎么都追不上他们。

四个孩子和多罗泰轮流坐在大篷车上，旁边是那个流浪汉。这是一个孤苦的老人，贫病交加，穿的是用线连在一起的几块破布片。在乱草堆一样的头发和放荒的胡子之间，一双眼睛还相当有神，多罗泰问他的身世，他说的话令多罗泰大吃一惊：

“不要怨天尤人。我父亲是走南闯北的磨刀工，他常常对我说：亚森特（这是我的名字），亚森特，只要有勇气，一个人是不会穷的。我把你祖父告诉我的秘密传给你：财富全在你的勇气。”

多罗泰掩饰住内心的震动，说：

“这笔遗产不算丰厚。他只给你留下了这个秘密？”

“是的，”流浪汉很自然地回答说，“是的，他另外还有一个劝告：每

年七月十二日去拉罗什—佩里亚克教堂前面，等人施舍成百成千的钱。我每年都去。但是，我从来只得到几个铜板。虽说如此，这个劝告还是支持着我。我明天可以到那里，就像去年一样……明年也一样。”

老头儿重新陷入沉思。多罗泰也默默无言。过了一个钟头，他们终于追上母子两人，她把大篷车上的位置让给了那个女人和她跛脚的孩子。她问那个女人，得知她在巴黎做工，也是去拉罗什—佩里亚克教堂，希望能够治好她孩子的腿疾。

“我父亲和祖父健在的时候，”女工说，“我们家已经这么做了：遇上孩子有病，就在七月十二日这一天带他去拉罗什—佩里亚克的圣福尔蒂纳小教堂。孩子的病好像就好了。”

可见，有关的传说通过不同的途径，甚至传到了这个普通的妇人和这个流浪汉的耳中。但是，这是一个走了样的传说，只剩下本来面目的一些碎片。教堂代替了城堡。圣福尔蒂纳代替了福尔图纳。不计年分，唯有日期是算数的。

人人都去朝圣，无数的家庭在祈求神明的援助。但是，没有人提到金奖章。

晚上，一行人到达村里，多罗泰立即向人打听有关拉罗什—佩里亚克城堡的消息。

人们只知道在九公里之外，濒临大海的偏僻半岛上，有一处废墟叫这个名字。

“就在这里过夜，”姑娘决定了。“明天一早出发。”

他们没有一早出发。半夜里，在他们停大篷车的车库里，圣康坦被一股烟味和一阵噼啪声惊醒了。

他赶快起身，看见库房已经着火。他大声呼叫。他大叫救火。幸好有几个农民从大路上经过，一齐跑来帮忙。

实在太险了！他们刚把大篷车从棚子里拖出来，屋顶就塌了下来。多罗泰和她的伙伴们没有受伤。但是，独眼喜鹊半边身子被火燎了，由于车辕碰撞伤口，它死都不肯套上车子，直到七点钟，大篷车才套上一匹租来的劣马，东摇西晃地行动起来，后面跟着独眼喜鹊。

穿过教堂前的广场，他们看见那个女工和她的孩子跪在门廊下，那流浪汉在乞讨。这些人的追求到此为止。

一路无话。除了圣康坦坐在驾驶位上，其他人昏昏沉沉地挤在大篷车里睡觉。车子在九点半钟停下来。他们到达一间挂着招牌的茅屋，门上写着：阿穆鲁寡妇为行人、马夫和车夫提供食宿。

在几百米开外的地方，陡坡突然断裂，形成一堵不太高的峭壁，小小的佩里亚克半岛的五条岬角像手指一样伸入海里。左边是维莱纳河的入海口。

对孩子们来说，一路行程到此结束。他们在一间半明半暗，有一个镀锌的小柜台，兼作咖啡室的饭厅里吃饭。饭后，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去照料独眼喜鹊，多罗泰向阿穆鲁寡妇打听有关拉罗什—佩里亚克废墟的情形，她刚刚开口，生性快乐和多嘴的大块头农妇就大叫起来：

“啊！您也去那里啊，漂亮的小姐？”

“我不是第一个吗？”多罗泰问道。

“您还真的不是第一个。已经有一位老先生和老太太走在前面了。那位老先生，我在前几年见过。还在这里住过一次。他也是来找东西的。”

“什么人？找什么东西？”

“天知道！据说是找宝贝。本地人谁都不相信。但是，从远方来了许多人，他们在树林子里搜来搜去，大大小小的石头都翻了个底朝天。”

“允许这么做吗？”

“有什么不允许？佩里亚克岛属于几个僧人所有，我说是岛，因为一涨潮就把路给淹了，他们的寺院在两法里之外的萨尔佐。听说，僧人们准备卖掉废墟和四周的土地。只不过谁愿买啊？除了荒丘野地，什么都没有。”

“还有没有第二条路？”

“有，还有一条石子路，从峭壁出发，连接去瓦纳的公路。但是，我告诉您，漂亮的小姐，这里地处偏僻，荒无人烟。一年见不到十个外人。只有几个牧羊人，就这么多。”

他们在十点钟安顿完毕，尽管圣康坦苦苦哀求，想陪她一起出去，但是多罗泰还是把几个孩子交给他以后，穿上最漂亮的裙子，披上最鲜艳的头巾，着手干她的事去了。

重要的一天开始了。是胜利的一天，还是失望的一天？是黑暗的一天，还是光明的一天？不管怎么样，对一个像多罗泰这样始终头脑清醒，时时非常敏感的人来说，这是十分美妙的一刻。她凭着想象，在眼前筑起了一座宏伟的宫殿，成百成千洞开的窗户，住着无数善良和凶恶的精灵，风度翩翩的王子和心地善良的仙女。

阵阵轻风从海上吹来，清凉的气息和阳光揉合一片。多罗泰往前走，将五条岬角以及它们依托的半岛尽收眼底，海岸线犬牙交错，树木林立，岩石上布满青苔。一座坍塌了只剩半截的古塔，在树梢之上子然而立，到处可见一些灰色的残砖断瓦。

但是，斜坡变得愈来愈陡峭。去瓦纳的公路和海岸相连，恰好是在峭壁的一个缺口，多罗泰看到了大海，潮水涨得很高，几乎来到峭壁脚下，浅浅的平静的海水淹没了半岛的顶端。

在峭壁上方，站着阿穆鲁寡妇提到过的那位老先生和他的太太。多罗泰大吃一惊，她认出是拉乌尔·达韦尔努瓦的祖父和他的老朋友朱利埃特·阿泽尔。

老男爵！朱利埃特·阿泽尔！他们怎么离开山庄，避开拉乌尔，长途跋涉，一直来到废墟的呢？

她走到他们身边，他们似乎没有发觉她的出现。两个人目光茫然，惊奇地看着阻止他们前进的海水。

多罗泰感到一阵心酸。两个世纪的希望和幻想为老男爵留下的指令，甚至在他失去思想以后仍然是那么明确无误。他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顾旅途劳累，无声无息地摸索，付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超人毅力，身边陪伴着另一个像他一样痴呆的人。他们站在一点点海水面前，好像遇到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她和气地对她说道：

“您跟着我来，好吗？从这里走过去一点都不困难。”

他两眼看着她，一言不发地摇摇头。旁边的女人也没有做声。她和他，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与其说他们是两个有生命的人，不如说是两具由外来的意志驱动的机器人。他们不知不觉地来到这里，他们站在这里，同样会不知不觉地回去。

时间不多，多罗泰不再坚持。她撩起裙摆，在两腿中间用别针夹住，然后脱下鞋子和袜子，光脚踏进水里，海水很浅，连她的膝头都不到。

她走到对面，那一对老人始终没有挪动一步，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没有料到的障碍。多罗泰很同情他们，脸上带着微笑，不自觉地又向老人伸出双手。老男爵还是摇头。朱利埃特·阿泽尔还是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再见，”多罗泰说道，见他们没有反应，也因为自己可以独自行动，反而好像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进入佩里亚克半岛，必经一个两边由沼泽地扼守的咽喉地带，据阿穆鲁寡妇说，以危险著称的沼泽地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干地，它是唯一的路径。这条岩石小路随后爬上树木葱茏的谷地，一块破木牌上写着“鬼门关”几个字，然后，到达荆棘丛生的高地。二十分钟以后，多罗泰越过一道断墙，显然这是旧城堡的围墙了。

她放慢脚步。每走一步，她都感觉到自己在神秘的领域里深入了一步，愈是往前，时间积聚的静寂和孤独也愈多。树与树靠得愈来愈紧密。枝叶交错，浓荫之下花草不生。从前，是谁住在这里？是谁建造了这些墙垣？是谁种下了这些树木？其中有些还是十分名贵，或者来自异域的品种。

一条路分成了三条羊肠小道，树枝低垂，有时还得低头弯腰才能通过。她随意选择了中间一条路，穿过几道干垒的石墙。在盘根错节的常春藤下，可以看见建筑物的地基。

她相信目的地不远了，因为心情过于激动，不得不坐下来歇了歇，就像一个朝圣者，从他生命的第一天起就在努力前进，终于圣地在望了一样。

在内心深处，她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会不会搞错了？所有这些东西会不会毫无意义呢？不错，我口袋里有个小皮包，里面放着一个奖章，上面刻着城堡的名字，有年分，有日期，这里就是城堡的遗址，今天就是规定的日子，但是，凭什么证明我的推测一定正确，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多长的时间啊！其间发生了多少事情，可以洗刷掉我自以为窥探到的阴谋啊！”

她站起来，一步一步地继续前进。地上有一幅砖砌的图画。一扇孤立的光秃秃的大门，高高的门拱还保留着。多罗泰走进门，里面的院子很大，在院子尽头，她一眼看见——而且仅仅看见——一个挂钟的钟面。

这时，她的手表的指针指着十一点半，在废墟里没有一个人。

除非是哪个无知的旅行者，或者是为羊群寻找鲜嫩的牧草的牧羊人乱闯乱撞，在世界的这个偏僻角落里，真的好像没有任何人来过似的。说是废墟，实际上是在常春藤和荆棘丛的掩盖下废墟的废墟。东一处门廊，西一处拱顶，远一些的地方是壁炉台，再远一些是一座亭子的残骸。

年代的古老见证，说明当年这里有一所住宅，前面是院子，两侧是附属性建筑，四周是花园，只有一些美丽的大树至今屹立不动，或者成群，或者成行，其中主要是树冠宏大，古老而雄伟的橡树。

从倾塌的建筑物的布局可以看出院子的形状，在其中一侧，旧房子正面的墙壁在一堆瓦砾的支撑下保持着原状，大约在低矮的二楼那么高的地方，挂着一个神奇般地未受人为破坏的大钟。

两根指针伸出铁锈色的箭头。与一般的钟不同，钟面上用的是罗马数字，大部分字已经褪色。钟面的石头缝里长满了青苔和墙草。再靠里一些，圆形壁龛的披檐下有口小钟，还在等着钟锤敲打。

一个死钟，它的心脏早已停止跳动。多罗泰觉得时间挂在静止不动的指针上，留在不再敲击的钟锤上，躲在小窝里哑了的小钟上，已经凝固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在钟的下方的一块大理石板上，她看到有几个不可辨认的字，她于是爬上一堆石头，读出上面的字：因·罗伯尔·福尔图纳！

因·罗伯尔·福尔图纳！这个在罗伯莱庄园，在岗顶山庄，在拉罗什—佩里亚克城堡，在金奖章上，随处可见的美丽和高尚的格言啊！多罗泰做对了吗？金奖章上给予的指示真的有价值吗？真的是经过时空的考验，邀请大家来这座死钟前面约会吗？

她控制住情绪，笑着对自己说：

“我独自一个人的约会。”

不管她多么有信心，仍然不太相信其他受到邀请的人会来这里赴约。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巧合，使她渐渐深入这个谜一般的故事的中心，从逻辑上说，这样的巧合是不可能重复出现在别的幸运者身上的。代代相传的传说在别的家族会中断，或者变得残缺破碎，就像那个流浪汉和那个女工的例子一样。

“不会有人来了，”她在心里重复着。“现在是十一点二十五分。

因此……”

她心里的这句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从陆地的方向有声音传来，而且相当近，不会让人误以为是海浪或者大风的声音。她竖起耳朵。那个声音节奏匀称，愈来愈清晰。

“农夫……渔民……”她想。

不，都不是。随着那个声音的走近，她完全听清楚了……这是缓慢而有节奏的马蹄声，是马蹄铁敲击坚硬的路面发出的声音。

多罗泰听着它在旧城堡里渐渐走近，一直来到铺砖的地方，还不时地听见骑士驱赶马匹，用舌头发出的哒哒声。

多罗泰双眼望着洞开的大门，十分好奇地等待着。

突然，骑士出现了，是一个怪模怪样、身材高大的骑士，相形之下，他的坐骑却显得非常瘦小，让人感觉到是他悬着的两条长腿在走路，而那匹小马只是他拖着前进的玩具马。他穿一件格子上衣，一条短裤，一双粗羊毛袜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嘴上叼着烟斗，态度冷漠，种种迹象表明他是一个英国人。

他见到多罗泰，并不显得吃惊，只是自顾自地说了一声：

“噢！”

如果不是那个挂钟的话，他还会继续往前走。他拉了拉缰绳：

“站住，乖乖！站住！”

他踮直脚尖就着了地，小马很自然地从小腿中间走了出来。他将缰绳系在一棵树上，看看手表，然后来到离挂钟不远的地方，就像走去站岗一样。

“一个不愿多说话的先生。”多罗泰想道。“肯定是个英国人……”

过了一会儿，她清楚地感觉到英国人在看着她，就像遇到一个女人，觉得漂亮便多看几眼一样，并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在特别的环境下必须对话的人。

烟斗已经熄灭，他将它重新点着，他们就这样呆了三四分钟，互相离得不很远，神色庄重，一动不动。烟顺着微风朝她飘来。

“这可是太愚蠢了，”多罗泰心想。“因为，沉默寡言的绅士和我，我们很可能都是来赴约的。毫无疑问，只好这样了，我得自我介绍一下……用什么名字呢？”

这个问题一时把她难住了。应该让人知道自己是德·阿尔戈纳公主呢，还是走钢丝的多罗泰呢？当时的严肃气氛要求她讲究礼节，不能忽略头衔之类的东西。但是，在另一方面，花花绿绿的衣服和过短的裙子，又要求她不能太夸张。显然，“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已经足够了。

连她自己都感到这些考虑有点滑稽，她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而且被年轻人注意到了。

他也笑了笑。两个人同时张开嘴，正要吐露点什么心声，却被突然发生的一件事阻止了。有个人从小路进了院子。这个人徒步而来，面目白净，一只胳膊斜挂在胸前，外面套一件过分肥大的外衣，头戴一顶俄国土兵的帽子。

来人也一样，一见到挂钟就停住了脚步。看见多罗泰和她的伙伴，他笑了笑，嘴巴一直咧到耳根边，然后脱下军帽，露出一个齐刷刷的平顶头。

与此同时，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达声，而且变得愈来愈响，接着从拱门的方向冲进来一辆摩托车，地面不平，车子蹦了一下以后紧急刹住。开车的人看见了那个挂钟。

车手很年轻，很健壮，一副旅行的装束显出他匀称的身材，高高瘦瘦，满脸喜气，和第一个人一样，显然也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族。他停好摩托车以后，径直朝多罗泰走过来，手里拿着手表，似乎是对大家说：

“你们看到了，我没有迟到啊。”

但是，没等他说话，又先后来了两个人。

第二个骑马的人疾步而来，不过，这一匹马高大干瘦，骑士看到那么多人围在挂钟前，不觉一惊，一边用力勒住缰绳，一边吆喝：

“慢点，慢点……”

这个人的身影纤细，面容和善，他安置好牲口以后，恭恭敬敬地向人群走来，就像趋前向哪个贵妇人致敬一样。

第五个人是骑驴子来的，方向也与众不同，他站在院子门口，显出目瞪口呆，傻头傻脑的样子，眼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怎么可能！”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怎么可能！……真的有人来了！……还真的有这么回事！”

他六十多岁的模样。身穿燕尾服，头戴黑草帽，两颊长满胡子，腋下夹着一个破旧的黑皮包，他愣愣地重复着那句话：

“真的有人来了！……他们来赴约了！……简直难以相信……”

至此为止，有人连声称奇，有人走来走去，多罗泰一直没有做声。周围的人愈来愈多，她也愈是觉得不再需要解释和说话。她变得很严肃很认真。她那沉思的眼神表现出内心无比的激动。每来一个人，她都觉得像发生奇迹一样不可思议。和那个穿燕尾服和夹着皮包的先生一样，她也暗暗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真的有人来赴约了！”

她看了看手表。

正午十二点钟。

“你们听，”她伸出手指说，“你们听……什么地方敲中午的钟了……是村里的教堂……”

大家脱下帽子，听着断断续续地传来的钟声，仿佛听见那座死钟重新启动，把逝去的分分秒秒和眼前的一刻联系在了一起。

多罗泰跪在地上，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 十一 德·博格勒瓦尔侯爵的遗嘱

这叫喜极而泣，流的是令她紧张的神经得到松弛，令她倍感甜蜜的泪水。五个男人无所措手足，不知道做什么说什么才好。

“小姐……怎么啦，小姐？”

面对流泪的姑娘，看到在姑娘周围的自己，他们好像一个个全愣住了，此情此景令多罗泰突然破涕为笑，而且在本性的驱使下，她就地起舞，也不管他们会说她是公主，抑或是走钢丝艺人了。

这突如其来的表演闹得在场的人如堕烟海，她却愈加显得兴高采烈。凡丹戈舞，快步舞，奥弗涅舞，一个接着一个，令他们目不暇接，还有摹拟的响板，英国歌曲和奥弗涅的民歌伴唱，特别是她爽朗的笑声响彻了拉罗什—佩里亚克的天空。

“你们五个人，大家一起开心啊！”她指着他们说。“怎么就像五个木乃伊似的。一起笑呀！我请你们一起笑，我叫多罗泰，走钢丝的艺人，德·阿尔戈纳公主。”她又对穿燕尾服的先生说，“公证人先生，加油，脸上再多点笑容。我向您保证，我们完全有理由好好地高兴一下。”

她疾步走到老先生面前，握着他的手说，好像是为了证实他的身分：

“您是公证人，是不是？负责执行遗嘱的公证人？但是，所有这一切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复杂……我会给您解释的……嗯，您是公证人吗？”

“不错，”老先生嘀咕着说，“我是德拉吕先生，南特的公证人。”

“南特？好极了，我们没有异议。事关一枚金奖章……每个人都收到一枚金奖章，算是这次约会的邀请书，是吗？”

“是的！……是的……”他说道，神色愈来愈惊讶，“一枚金奖章……一个约会……”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是的……是的……一九二一年……”

“是中午吗？”

“是中午。”

他想看看手表，但是被多罗泰阻止了。

“不必看了，德拉吕先生，我们已经听见念中午经的钟声。您准时赴约了……我们也很准时……一切都合乎规定……每个人都有一枚金奖章……他们会给您过目的。”

她把德拉吕先生拉到挂钟前，对着在场的年轻人，愈说愈激动：

“好吧……这位是公证人德拉吕先生……你们听得懂吗？听不懂？我会说英语，大家听到了，意大利语也行……还有爪哇国的……”

他们全都说不必了。四个人都听得懂法语。

“好极了。”她说。“这样互相沟通会更容易一些。就是说，这位是公证人德拉吕先生，这次聚会的主持人。在法国，公证人代表死者。因为我们是死者召集在一起的，所以，大家应该明白德拉吕先生的责任多么重大……你们不明白？真是怪事！我觉得这一切非常清楚，非常有趣！非常离奇！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有意思的奇遇……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一次。你们想一想！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是姑表姐妹兄弟的关系吧。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好好高兴才是，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尤其因为……对了，我没有搞错……你们四个人都授了勋！……法兰西军功十字章！……这么说，你们四个人都

打过仗吗？在法国打过仗？……你们保卫过我亲爱的祖国？”

她和每个人握握手，向他们投去感激的目光，美国人和意大利人给予了她同样的回报，她突然不假思索地踮起脚，亲吻了他们的双颊。

“嗨，美国表哥……嗨，意大利表哥，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国家。还有你们两位，你们也一样，我拥抱你们……嗯！大家没有意见吧，我们是战友是朋友，是不是啊？”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欢乐的气氛之中，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像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家庭成员久别重逢，心情格外畅快。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初次见面的拘谨。好像他们已经互相认识了很多年很多年（几百年了！多罗泰拍着手叫道）。四个青年人团团围在她的身边，既为她的绰约多姿和热情奔放所吸引，也因为这个将他们一下子团聚在一起的故事，故事本身已经神秘莫测，她的说明更加令人感到十分意外。所有的障碍都已消除。不存在缓慢的感情渗透，使人慢慢地获得信任和同情，相反，每个人都全身心地立即投入了自己的友情。每个人都力图给人好感，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别人的友善。

多罗泰将他们分开，让他们排成一行，就像进行检阅一样。

“大家轮着来，各位朋友。请您原谅，德拉吕先生，我来点名和检查委托书。喂，一号，美国先生，您是谁？请问您的名字？”

美国人回答说：

“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我从费城来。”

“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从费城来，是您父亲给了您一枚金奖章吗？”

“是我母亲给的，小姐，我的父亲很早去世了。”

“那您母亲是从哪儿得到奖章的呢？”

“我父亲的父亲。”

“是这样一代一代推上去吗？”

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用非常地道的法语作了肯定的回答，而且，好像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迫使他回答姑娘的问题：

“是的，确实如此，小姐。我们家有个传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说我们的祖籍是法国人，要求长子将一枚金质奖章代代相传，而且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奖章这件事。”

“但是，按您的意见，这个传说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母亲告诉我，金奖章可以使我们分得一笔财产。不过，她是笑着说这些话的，她把我送来法国，主要是出于好奇。”

“请出示您的奖章，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

美国人从背心口袋里取出金奖章。它和多罗泰拥有的奖章一模一样。同样的字，同样的大小，同样暗淡的颜色。多罗泰让德拉吕先生过目，把它还给美国人，然后继续问话。

“二号……英国人，是不是？”

“乔治·埃灵顿，从伦敦来。”

“讲一讲您知道的情况，从伦敦来的乔治·埃灵顿。”

英国人甩了一下烟斗，清掉里面的烟末子，同样以流利的法语回答说：

“我所知道的也就如此。本人一出生就是孤儿，三天前从监护人，也就是我的叔叔手中得到一枚奖章。他告诉我，依照我父亲的遗言，事关一笔财产，按他的说法，这件事并不太实在，不过我得照着办就是了。”

“伦敦的乔治·埃灵顿，您照办是对的。请出示您的奖章。好，您的手

续完备无误……三号，您好像是俄国人吗？”

头戴士兵帽的人听得懂法语，但是不会说。他咧开嘴笑笑，递上一张污迹斑斑的纸，纸上写着下面这几个字：

库罗别列夫。法兰西战争。萨洛尼卡。跟随弗兰格尔作战。

“奖章呢？”多罗泰问道。“很好，我的朋友。通过了。四号，意大利先生的奖章？”

“马可·达里奥，来自热那亚。”他边说边展示他的金奖章。“有一天我和父亲在香槟地区并肩作战，这是我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他从来没有和我提起过。”

“那您就来这里了，可是……”

“我本来不打算来的。后来，我去香槟地区为父亲扫墓，谁知鬼使神差，坐上了来瓦纳的火车……”

“不错。”她说，“和其他人一样，您听从我们共同的祖先的指示做了。是哪一位祖先？为什么他发出这个指示？在座的德拉吕先生将向我们解释这些问题。来吧，德拉吕先生，全部符合规定。所有的人都知道口令，现在，我们有权要求您给我们作出解释。”

“解释什么？”公证人问道，那么多令人吃惊的事情闹得他晕头转向，至此仍没有清醒过来。“我也不太清楚……”

“怎么！您不知道！”她大声说道……“您带着皮包干什么？……您为什么从南特赶来拉罗什—佩里亚克？来吧，把它打开，您的羊皮公文包，里面肯定放着文件，您给我们读一读这些文件。”

“您真的相信吗？……”

“我当然相信！我们五个人，这几位先生和我，来这里办妥了应该办的手续，向您表明了我们的身分。现在该您完成您的任务了。我们洗耳恭听。”

姑娘的活泼表现在身边营造出一种诚挚的气氛，连公证人德拉吕先生也深受感染。总而言之，事情已经摆清楚。姑娘在看上去错综复杂的乱树丛里已经开辟出一条道路，他只需跨前一步，放心地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行了。

“不错……”他说，“不错……，没别的事了……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们……通统告诉你们……请原谅……这件事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他定了定神，摆出一个公证人应有的派头。地面凹凸不平，有一处地方特别高，形成一个自然的台阶，在场的人为他准备了一个荣誉席。他坐下来。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圈。按照多罗泰的提示，神气活现地打开皮包。这是一个习惯于受人注目，让人侧耳细听他说话的人，不等别人开口便开始了早已准备好的演讲。按照估计和逻辑的推断，是不会有别人出席这次预定的约会的。但是，他作了以防万一的准备。

“我的开场白很简短，”他说道，“我想尽快谈一谈这次聚会的缘由。十四年前，我在南特买下公证人事务所，开张的那一天，我的前任在交待了好几桩比较复杂的案子以后，突然大叫起来：嗨！我差点儿忘了……呵！当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说，亲爱的同行，这是事务所里最陈旧的一份材料。一份很单薄的材料，因为只是一封信而已，正如您见到的这样，一封盖了封印的普通信件，上面有一段按语，我马上读给您听：

本信件交由公证人巴比埃先生及其继承人妥善保管，并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中午，在拉罗什—佩里亚克城堡的挂钟前开启，向所有持本人监制的金质奖章的人宣读。

“就这些话，没有别的解释，把事务所出让给我前任的人没有作别的解释。他至多还告诉我说，根据他对佩里亚克教区的各类卷宗的调查研究，公证人巴比埃先生（伊波利特—让）生活在十八世纪初。他的事务所什么时候关门？为什么材料会转移到南特？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由于某些原因，拉罗什—佩里亚克城堡的主人离开了本地，带着家具、马匹、下人，甚至村里的公证员，举家迁到了南特。然而，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这封委托公证人巴比埃先生及其继承人妥善保管的信，一直静静地躺在抽屉和文件架里，没有人想到要揭开写信人希望保守的秘密！根据各种可能，打开这封信的封蜡的人应该是我！”

德拉吕先生停下来，看看面前的听众。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一个个伸长脖子，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话。他对此效果十分满意，拍拍皮包继续说：

“我常常想到这一天，我也极想知道这么一封信的内容，这大概不用说了吧？我个人找遍了本地区所有村镇的文书档案，甚至已经来过这里一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启发。

“期限快到了。我首先去咨询民事法庭的庭长。因为，确实有一个问题。如果这封信与遗嘱有关，也许我只能当着他的面才能打开。这是我的看法。但是他不这样认为。庭长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件事简直荒诞（他甚至用了恶作剧这个词），与法律完全无关，由我自己处置就可以了。

“他开玩笑地说道，写信的人约你们在树桩旁边见面，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中午。您就去等着吧，德拉吕先生，按信封上的指示打开信，然后回来向我报告。我答应您，如果您两手空空回来，我绝对不笑话您。

“就这样，我思想上十分怀疑，搭上来瓦纳的火车，然后换乘马车，接着不知在什么地方骑上驴子，来到了这片废墟。你们可以理解，我看到赴约的不只是我自己，你们几个人在遥遥无期地等在树桩旁边，不，是在挂钟下面，我是多么惊异。”

四个年轻人会心地一笑。从热那亚来的马可·达里奥说：

“不管怎么说，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了。”

伦敦来的乔治·埃灵顿补充说：

“珍宝的事也许并非无稽之谈。”

“德拉吕先生的信会告诉我们答案的。”多罗泰说道。

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公证人身边的圈子缩小了一些。年轻人轻松愉快的面容上多了一分郑重。当德拉吕先生将一个旧时用厚皮纸自制的正方形大信封展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的神情变得更加凝重。信封已经褪色发亮，只有时间才能使纸张产生类似的效果。上面有五个封印，从前或许是红色的，现在已变成暗紫色，布满了皱纹一样的裂痕。左上方是多次交接的记录，公证人巴比埃的继承者们添上了不少的墨水。

“封印保持得完整无缺。”德拉吕先生特别指出这一点。“大家还可以认出用拉丁文写的格言……”

“因·罗伯尔·福尔图纳。”多罗泰说。

“啊！您已经知道了？……”公证人问道，觉得十分诧异。

“是啊，是啊，德拉吕先生，和我们在金奖章上见到的字一模一样，我刚才在挂钟的钟面上也发现了，虽然半隐半现很难辨认。”

“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公证人这么认为，“它将一件事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并且证明这件事是真实的……”

“打开吧！快打开，德拉吕先生，”多罗泰急不可耐地说。

扯掉三片封蜡，信封打开了，里面是一大张，断裂成四片的羊皮纸，互相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牵连，所以，一下子就散开了，必须拼在一起才能读。

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羊皮纸上写满了笔画独立的大字，可以肯定，用的是永久性墨水。行与行之间靠得很紧，字母之间没有什么空隙，给人一种古代大字印刷的印象。

“我来读一读，”德拉吕先生低声说道。

“谢谢老天爷，请您不要再拖时间啦！”多罗泰大声嚷道。

他拿出第二副长柄眼镜，和原来的一副眼镜对好距离，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写于今日，一七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两个世纪了！”公证人叹口气，立即回到信上：

写于今日，一七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我复活的第一日宣读。

德拉吕先生没有往下读。几个年轻人面面相觑。费城来的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说：

“这位绅士疯了。”

“或许，复活这个词用的是象征意义，”德拉吕先生解释说。“后面就知道了。我继续读：

孩子们……

他再次停了下来，用自己的话说：

“孩子们……这是对你们几个人说的……”

“哎！德拉吕先生。”多罗泰大声说道，“我求求您，请您不要再读读停停好吧！实在太吸引人啦。”

“不过……”

“不，德拉吕先生，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我们只想尽快知道；各位朋友，是不是啊？”

四位年轻人热烈地支持她的意见。

于是，公证人继续读信，碰到难读的地方，常常出现犹豫和重复：

孩子们：

应德·封特乃尔先生的热情邀请，我参加了巴黎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从会场出来，这位《谈世界的多元性》的著名作者挽住我的胳膊，对我说：

“侯爵，有一件事您似乎十分避讳，您对我不会见外吧？您的左手是怎么受伤的？第四个手指怎么整个儿没了？有人说，您因为做实验，在拉罗什—佩里亚克城堡的围墙里

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把手指留在曲颈甌里了，侯爵，大家都认为您多少是个炼金术士。”

“德·封特乃尔先生，”我回答说，“我不需要找，我有灵丹妙药……”

“真的？”

“真的，德·封特乃尔先生，如果您愿意我送您一小瓶，无情的生死女神帕尔卡就得等您到一百岁了。”

“我真心诚意地接受您的馈赠，”他笑着说道，“但是有一个条件，您得陪我到一百岁。我们两个人同庚，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美美地活上四十年。”

“对我来说，德·封特乃尔先生，活得久一些并没有什么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新东西可以使我们感到惊喜，新来的一天和过去的一天毫无二致，赖在这里又何苦呢？我希望能够死而复活，过一两个世纪后再重新回到世上，见见我的子孙的子孙，看看在您我之后的人做了些什么。世上一定发生了许多变化，无论是帝国的管治，还是日常的事物。我想知道这些事情。”

“好极了，侯爵！”德·封特乃尔先生愈听愈兴奋，大声说道，“好极了！有这么神奇的功效，这是另一种神药吧？”

“是另一种药，”我肯定了他的想法。“是我从印度带回来的，您知道，我在那里度过了十年的青春岁月，和许多伟大的祭司交了朋友，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我们所有的宗教和发现都是从那里传过来的。他们向我传授了其中几个奥秘。”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奥秘传授给您呢？”德·封特乃尔先生问我，口气当中带着讥诮的意味。

“有一些奥秘，他们不愿意告诉我，比如，与您阐述得很清楚的别的世界的沟通，德·封特乃尔先生，又比如死而复活的本领，等等。”

“但是，侯爵，您不是说知道这个奥秘吗？……”

“这个奥秘，德·封特乃尔先生，我是偷来的，为了惩罚我，他们判我斩手指的酷刑。斩掉第一个手指后，他们说如果我交出偷走的一小瓶药，他们就饶了我。于是，我讲出藏瓶子的地方，不过，在此之前我已经偷梁换柱，把药水装到另一个瓶子了。”

“就这样，您用一只手指的代价，换来了长生不老的方法……您还准备亲自试用，是吗，侯爵？”

“等我把所有的事务处理完毕，”我回答说，“大概过两年左右吧。”

“什么时候复活呢？”

“耶稣基督纪元一九二一年。”

这件事令德·封特乃尔先生非常开心，他在同我告别的时候，说要把它写进他的回忆录里，证明我想象力极其丰富……大概也证明我的疯狂，他私下一定是这么想的……

德拉吕先生停下来喘口气，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听众。从热那亚来的马可·达里奥笑着点点头。俄国人听得入神，张口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两位盎格鲁撒克逊人似乎觉得非常好笑。“Good joke！”伦敦的埃灵顿似笑非笑地说。“是的，恶作剧。”费城的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翻译说。多罗泰目光深沉，什么都没说。

等大家安静下来，德拉吕先生继续读道：

孩子们，德·封特乃尔先生笑错了。事情与想象力和疯狂毫不相干。印度的大祭司们知道许多我们不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情，他们有许多最不可思议的奥秘，我手里就掌握着其中的一个。现在，使用这个奥秘的时候到了。我的决心已定。去年，我的妻

子，拉罗什—佩里亚克女侯爵，在一次事故中去世，给我留下了辛酸的怀念。我的四个孩子，他们像我一样喜欢冒险，在国外做事或经商。我独自一个人生活。我就这样毫无用处毫无乐趣地活下去吗？不，出发的准备已经就绪……也包括回来的准备。我的两个老仆人，乔弗鲁瓦和他的女人，忠心耿耿地陪伴我一辈子，他们知道我的计划，并且保证服从我的决定。我现在向我生活的这个世纪告别。

孩子们，请记住随后在拉罗什—佩里亚克城堡里发生的事情。我在下午两点钟昏迷。乔弗鲁瓦领来的医生证实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按照人类现有的知识，说明我已经死亡，我的仆人将把我放进停放在一旁的棺材。

天黑以后，乔弗鲁瓦和他的女人会把我从棺材里搬出来，用担架抬我去科克赞塔的废墟，这是佩里亚克的庄园主们拥有的最古老的塔楼。然后，他们在棺材里装上石头，重新上盖。

另一方面，我的遗嘱执行人和庄园的法定管理人巴比埃先生，会在我的抽屉里找到我留下的指示，我请他将我的死讯报告四个孩子，将我的遗产一分为四，分给他们每人应得的一份。此外，他还要通过特种邮件，寄给每人一个崭新的金质奖章，我请人在上面镌刻了我的格言，落款的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即我复活的日子了。

奖章将通过长子和长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人知道这个秘密。最后，这封信交由巴比埃先生保存，我过一会儿在信封上加盖五个封印，公证人们也把这封信往下传，一直到规定的日子为止。

孩子们，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中午的钟声已经响过了。你们集合在城堡的挂钟下，离我选择休息的地方科克赞古塔几百步远，我在塔里睡了两个世纪，即使可以预见的革命将会摧毁私人住宅，我相信，它起码会尊重已经成为废墟和瓦砾的历史陈迹。

你们顺着橡树大道一直走到塔楼，这些树是我父亲种下的，塔楼和现在的模样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你们在拱门前停下来，从前这里是一座吊桥，一个人从狼牙闸门的槽口开始，往左数到第三块大石，将它轻轻地往上推，另一个人往右数到第三块大石，也从狼牙闸门开始，像第一个人一样轻轻地往上推。两个人同时用力，直立的墙壁中央会向里翻形成一个斜坡，你们走上去，可以见到在厚实的墙壁里有一道楼梯。

带上一把火炬，你们登上一百三十二级阶梯，到达一堵白粉墙前，这是乔弗鲁瓦在我死后砌的。在最高一级阶梯上有一把铁镐，你们用铁镐把墙挖倒，可以见到一扇厚实的小门，注意，要同时踩住阶梯上的三块砖头，钥匙才能转动。

这样，你们可以进入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前面用布帘遮住。拉开帘子，我就睡在那里。

孩子们，如果见到我比画像上年轻，你们不必惊奇，那是御用画家尼古拉·德·拉吉利埃尔先生去年为我画的，挂在我的床头上方。睡上两个世纪，几乎不再跳动的的心脏得到充分休息，我毫不怀疑，这将平复我脸上的皱纹，使我的容貌恢复青春。你们见到的将不是一个老头儿。

孩子们，小瓶子放在床边的凳子上，外面用布包着，纯蜡封口。你们立即打烂瓶颈。一个人用刀尖撬开我的牙齿，另一个人把药水倒进我的口里，不是一滴一滴地倒，而是像一条线似地，让它一直流入喉咙。过几分钟，我的生命就会慢慢恢复。我的心跳会加快。胸膛开始起伏，眼睛渐渐睁开。

孩子们，也许你们应该小声一点说话，不要用强光突然照射我，使我的眼睛和耳朵避免突然的刺激。反之，也许我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你们，模模糊糊地听见你们，因为我的器官衰弱得很厉害。我也不太清楚。我预计会有一个迟钝和不适应的阶段，其间，就像一个人早上刚刚醒来一样，我的头脑需要逐渐地集中各种思想。

当然，我不着急，我只是请求你们不要让我一下子太出力。平静的日子，丰富的食物，有了这两样东西，将使我在不知不觉之中恢复甜蜜的生活。

千万不要害怕我会成为你们的累赘，孩子们。家里人谁都不知道，我从印度带回来四颗其大无比的宝石，四颗戈尔孔德红宝石，它们藏在一个难以进入的地方，我靠它们到处可以借到钱，足以维持我的地位，大大地享受人生的乐趣。

我想到万一会忘记收藏宝石的神秘地方，所以把这个秘密另外用纸记了下来，把它套在另一个信封里，信封上有“追加遗嘱”这四个字。

这份追加遗嘱，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仆人乔弗鲁瓦和他的女人在内。主要是因为人性的弱点，他们为自己的子孙留下片言只字，泄漏了有关秘密，他们也讲不出匿藏这四颗神奇宝石的地方，他们确实经常欣赏到宝石的光彩，但是，在我走后，他们想找也找不到。

因此，等我恢复知觉以后，你们要把里面的信封交还给我。如果出现万一的情况，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考虑到你们的利益，我不得不作这个最坏的设想，如果命运的抛弃我，或者你们根本找不到我的踪影，请你们自己打开信封，一旦知道保藏宝石的地方，宝石就属于你们所有了。

从现在起，我确认，凡能出示金质奖章的后人将完全拥有这些宝石，至于他们之间的公正分配，任何人不得干涉，我只要求他们凭着良心，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孩子们，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马上就要进入寂静的世界，并将等待你们的到来。在金奖章的召唤下，毫无疑问，你们将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你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你们要像兄弟姐妹一样。庄重地走近我这个睡着的人，把我从黑暗王国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以上是我亲笔所写，身体和精神完全健康，今天是一七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我以我的姓名担保。让—彼埃尔—奥古斯丁·德·拉罗什，德·……侯爵

德拉吕先生停了下来，将脑袋凑近信纸，过了一会儿，低声说道：

“签名不太清楚……第一个字母不知是 B 还是 R……？龙飞凤舞的签名，所有的字母都缠在了一起。”

多罗泰慢慢地将它读了出来：

“让—彼埃尔—奥古斯丁·德·拉罗什，德·博格勒瓦尔侯爵。”

“是的，是的”公证人立即大声地附和道，“是这个名字……德·博格勒瓦尔侯爵。您是怎么读出来的？”

“这是我们家族的姓氏之一。”

“你们家族的姓氏？……”

## 十二 起死回生的仙水

多罗泰没有回答，依然一心想着侯爵的这封怪信。同伴们眼睁睁地看着她，似乎在等着姑娘发表意见，由于她一声不响，从伦敦来的乔治·埃灵顿重复了他的看法：

“恶作剧！”

她摇摇头：

“表哥，您肯定这是在开玩笑吗？”

“哦！小姐，您想想看！起死回生！……灵丹妙药！……藏匿的宝石！……”

“我不说这些，”多罗泰微笑着应道，“我觉得老人有点儿精神错乱。尽管如此，他写给我们的信是真的，两个世纪以后，我们前来参加他安排的约会，这是他预言中的事，还有，说到底，我们确实是一家人。”

“我想，我们应该再拥抱一次，小姐……”

“天哪，”多罗泰马上回应说，“只要老祖宗同意，我没有问题。”

“他当然同意啦！”

“我们得去问问他……”

可是，德拉吕先生不同意：

“小姐，我把话说在前面，你们自己去，千万不要把我扯在里面，你们要明白，我可不去看让—彼埃尔—奥古斯丁·德·拉罗什，德·博格勒瓦尔侯爵是不是活到了二百六十二岁！”

“但是，德拉吕先生，他没有这么老。那睡着的两百年不能算。所以，喏，六十二岁，完全是正常的嘛。他的朋友德·封特乃尔靠长生不老药活到了一百岁，德·博格勒瓦尔先生的预言是正确的。”

马可·达里奥问道：

“小姐，您其实并不相信，是吗？”

“不相信。不过，这里面应该有点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眼下，有件事不大好意思，我想先

……”

“什么事？”大家问她。

她笑了起来。

“唔，是这么回事，我饿了！好像两百年没吃东西似的。和德·博格勒瓦尔侯爵经受的考验差不多。你们谁有……”

三个年轻人跳起来。一个奔向摩托车，另外两个朝着马儿跑去。每个人都背回来满满几挎包食物，摆在多罗泰面前的草地上。俄国人库罗别列夫只有面包，他推过来一块大石板给大家当桌子用。

“喔！真是太好了，”她拍着手说道。“家庭式午餐！德拉吕先生，我们邀请您参加。还有您，弗兰格尔的士兵。”

气氛非常好，还有安茹的好酒助兴。大家举杯祝可敬的绅士身体健康，是他出的好主意，使大家有机会在城堡里相聚，韦伯斯特还建议有节奏地鼓掌向他致意。

但是，老实说，什么宝石，什么追加遗嘱，绅士的生存与复活与否，所有这些无稽之谈，被他们统统抛到脑后了。对他们来说，读完信，加上临时凑合的这餐饭，本次奇遇到此终结。而且，也已经够离奇的了！

“真有趣！”多罗泰笑个不停，她说。“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从来没有过！……”

她的四位表兄，她这么称呼他们，对她大献殷勤，十分留意她的一举一动，她一说话，他们或者哈哈大笑，或者为之惊讶。转眼之间，他们就互相熟悉了，免去了从未谋面的人通常在交往时必经的一个阶段。在他们眼中，她是优雅，美丽，机智，纯真的化身，是这个美丽的故乡的代表，他们在此与她重逢，既找到了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妹妹，也遇到了他们人人都想夺得的一个女人。

既然已成对手，抬高自己压低别人的争斗就势在必然了。

埃灵顿、韦伯斯特和达里奥，他们三个人比力气，斗平衡，比赛摔跤和跑步。他们只求一种奖赏，就是希望多罗泰，主持比赛的女皇，用她那对魅力无穷，他们在突然之间发现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睛多看他们一眼。

但是，比赛的最后胜利者是多罗泰。她一上场，其他人只有坐在一旁看她表演，拍手叫好的份儿了。

残留的一面墙，墙头很窄，好像削尖了一样，被她用来走钢丝。然后，她爬上树，从这一树枝跳到另一树枝，她接着跳到达里奥那匹马的马背上，指挥它做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最后，她同时抓住两匹小马的缰绳，用两匹马表演马上特技，一会儿跨骑，一会儿躺，一会儿站。

所有的表演都极有分寸，优雅之中显得自爱和端庄，绝无轻浮卖弄风情之嫌。几个年轻人看得如痴似醉。杂技女艺人令他们神魂颠倒。但是，姑娘也令他们肃然起敬，没有人敢有非份之想。她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笑着称呼她公主，但是，笑声中包含着敬重。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他们才决定完成这次活动的最后一部分。大家一起出发，好像参加一次轻松愉快的郊游一样。德拉吕先生喝了安茹名酒，感到有点上头，他宽衣解带，高筒帽向后歪斜，骑上驴子走在前面，一边唱着歌颂拉扎尔侯爵复活的小调。热那亚的达里奥模仿曼陀铃为他伴奏。埃灵顿和韦伯斯特举着用蕨草和野花做成的大伞，为多罗泰遮挡太阳。

队伍绕过挂钟后面旧城堡的断墙颓垣，沿着数百年的老树簇拥的美丽大道，来到一处圆形的路口，路中心耸立着一棵高大的橡树。

德拉吕先生以雄辩的语气宣布说：

“这是德·博格勒瓦尔侯爵的父亲种下的树。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树多么茁壮有力。在树木当中也算是值得敬仰的长者了！这一棵是橡树王。一代又一代的人得过它的庇荫。先生们，请脱帽致敬！”

随后，他们到达长满荆棘的山坡，上山必经一道环形的堆积物，像是内墙的遗迹，山顶上耸立着一座椭圆形塔楼的残骸。

“科克赞古塔，”德拉吕先生愈来愈兴奋，他说。“令人肃然起敬的古迹啊！封建领主的城堡主塔！沉睡林中的侯爵，德·博格勒瓦尔老爷正等着我们，我们要用冒着泡沫的仙水救醒他！”

透过没有框子的窗户可以看到蓝天。围墙整段整段地倒塌，不过，右过的一部分好像完好无缺，如果真的如侯爵所说有一道楼梯和某个住人的地方，那只能在这里了。

现在，从前收拢吊桥的拱形门展现在他们面前。周围荆棘丛生，让人寸

步难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才走到拱门前，即德·博格勒瓦尔侯爵说过有几块石板的地方。

这是新的障碍，为了向两边开出一条路，他们又费了一番气力。

“可以了，”指挥大家干活的多罗泰终于说。“可以肯定，没有人在我们之前来过这里。”

在按指示行动之前，他们先走上拱顶。它对着塔楼的大殿，楼层尽毁，天空做了屋顶。四个壁炉的炉膛依稀可见，它们从上到下，各有一个长满野草的石刻炉台。

地面像古罗马竞技场的椭圆形戏台，四周是一连串拱形天花板的小房间，一个个张着大口，狭窄的走廊明显地将它们分成几个部分。

“来拉罗什—佩里亚克探险的旅行者可以从那里进来，”多罗泰说道。

“四乡的居民偶尔会在这里举行婚礼。看，地上有油纸，还有沙丁鱼罐头。”

“这就怪了，”韦伯斯特说道，“怎么不清除一下吊桥顶上的杂物。”

“谁来清除？您以为来散步的人会浪费时间，做我们刚才做的事吗？何况，对面就有天然的出入口……”

他们似乎并不急于继续工作，来验证侯爵的说法，只是，为了良心上有个交待，能够坦荡荡地对自己说：“这次奇遇正式结束”，才对着拱顶的墙壁动起手来。

多罗泰和其他人一样疑心重重，漫不经心地重新行使她的指挥权。

“上啊，各位兄弟。你们不远万里从美国从俄国来这里，不是来袖手旁观的吧。我们应该向祖宗证明我们的诚意，然后才心安理得地将金奖章塞进抽屉。从热那亚来的达里奥，从伦敦来的埃灵顿，请你们各自往上顶第三块石头……是的，就是那两块，这里是狼牙闸门的凹槽……”

石头的位置相当高，意大利人和英国人伸长手臂才够得着。在多罗泰的建议下，他们骑上同伴韦伯斯特和库罗别列夫的肩膀。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埃灵顿和达里奥回答说。

“行，轻轻地往上顶，不要停。一定要有信心！德拉吕先生没有信心。所以，我什么事情都不要他做。”

两位年轻人用手掌顶着石头，慢慢地出力。

多罗泰跟他们开玩笑说：

“加油，先生们，再使点劲！侯爵的话就是福音书。他在信上说：右边的石头要摇动。事就这样成了！”

“我这块石头动了，”左边的英国人说。

“我的这一块也动了，”右边的意大利人说。

“这怎么可能呢？”多罗泰大声说道，对他们说的话表示怀疑。

“真的，真的动了，”英国人肯定地说道，“上面这一块也活动，两块石头正在往里倒。”

话还没说完，两块石头一股脑儿塌了，露出楼梯的一个平台，在暗处还可以看见几级阶梯。

英国人发出了胜利的欢呼。

“可敬的绅士没有撒谎。里面有楼梯。”

大家一时之间无言以对。不是说这件事本身有多么意外，而是因为它第一次证实了德·博格勒瓦尔侯爵所说的话，他们在心里不禁会问，其它的预

言会不会也这么准确地实现呢。

“如果真的有一百三十二步梯级，”埃灵顿说，“我就彻底信服了。”

“什么！”德拉吕先生似乎也十分震动，“您敢说侯爵……”

“我是说相信侯爵等着我们，就像他知道我们前来拜访他一样。”

“您胡说八道，”公证人忿忿地说，“小姐，您说是不是？”

年轻人将他抬上楼梯的平台。多罗泰也爬了上去。两只手电筒代替了德·博格勒瓦尔侯爵所说的火炬，大家开始爬楼梯，楼梯很高，在很狭窄的空间里盘旋而上。

“十五……十六……十七……”达里奥边走边数。

德拉吕先生唱起《严阵以待》这首歌给自己壮胆，爬到第三十级，他不得不停下来歇了一会。

“爬楼梯很辛苦，是不是？”姑娘问道。

“是的，是的……尤其是想到要去见一个死人。我的腿都软了。”

走到第五十级，墙上有个洞，光线从外面照进来。多罗泰凑到洞口，看见拉罗什树林，但是，因为外墙的一处檐口，看不见主塔的塔基。

大家继续往上走。德拉吕先生嘴里哼着歌，但是声音抖得愈来愈厉害，最后更成了一丝丝喘息。

达里奥还在数：

“一百……一百一十……一百二十……”

数到一百三十二，他宣布说：

“楼梯被一堵墙挡住了。在这一点上，老祖宗也没有撒谎。”

“梯级上真的有三块砖吗？”多罗泰问道。

“一点不错。”

“有铁镐吗？”

“在这儿。”

“很好，一切都与遗嘱相符。”她爬上楼梯，仔细巡视了周围的环境。

“我们就照着善良的老人的吩咐做吧。”

她又命令道：

“韦伯斯特，您把墙拆了。只不过是一块石膏板罢了。”

果然，他稍稍一碰，那墙就倒了。露出一扇又矮又宽的门。

“见鬼，”公证人喃喃地说，他不再掩盖内心的惊慌，“整个计划在一步一步地实现。”

“哈！哈！”多罗泰狡黠地笑道。“德拉吕先生，您的怀疑态度已经有所改变，就差说这扇门会自动打开了。”

“我完全肯定。这个老疯子曾经是一个能干的机械师，而且是第一流的导演。”

“您这么说他，好像他已经死了似的。”多罗泰故意刺了他一句。

他挽住多罗泰的胳膊。

“是这样啊。不管怎么说，是的，我承认他在里面，但是，他不可能活着！不，不可能活着！”

她一只脚踩在其中一块砖上。埃灵顿和达里奥踩住另外两块砖。那扇门猛地往上一弹，晃几下以后，门轴转动了。

“圣母啊！”达里奥在私下里嘀咕。“我们见到奇迹了。会不会见到撒旦啊？……”

靠着手电筒的光柱，看得出这是一间相当大的卧室，没有窗户，拱形的天花板。石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室内没有任何家具。但是，可以见到另一个矮一些的房间，应当是放床的凹室，前面遮着一块马马虎虎地挂在梁上的壁毯。

五个男人和多罗泰，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德拉吕先生脸色煞白，好像不大舒服似的。是酒醉呢，还是眼前的这个谜令他恐慌呢？

没有人再笑了。多罗泰两眼紧盯着壁毯。可以说，这次奇遇不只限于侯爵的继承人们在城堡邂逅，也不是宣读他那些异想天开的遗愿。它还要延续到古塔上这个从未有人到过的角落里，一直到外人不得入内，侯爵在里面喝下催眠的……或者说致命的药水的地方。壁毯后面到底是什么？一定有一张床……几件衣服，或许还保持着它们原来覆盖的身体的形状……然后，还有一堆骸骨地向同伴们转过头，对他们说：

“要我走在最前面吗？”

他们还是站着不动，既犹豫不决，又有点儿尴尬……

于是，她朝前走了一步，接着是第二步。

差不多碰到壁毯了。她迟迟疑疑地伸出手，抓住壁毯的一角慢慢地向上提，几个年轻人同时走上前来。

手电筒的光射向前方。

在房间靠里的地方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

不管怎么样，眼前的景象完全出人意料，有几秒钟时间，多罗泰感到眼前天昏地暗，她的手放开了壁毯。

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虽然也心慌得很，但是，他立即重新撩起壁毯，径直朝那个睡梦中的人走过去，好像要去推他，一下子叫醒他似的。另外几个人立即跟在后面。可是，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站在床前，垂着双手，吓得动弹不了了。

这个人看上去六十岁上下，脸色苍白，皮肤完全没有血色，连一滴血的影子都不见，苍白之中有一种不属于任何年龄的东西。他的脸剃得精光。没有眉毛，没有睫毛。鼻骨隆起，好像有些肺病病人的鼻子。身上瘦得没有一点儿肉。一副颌骨，两块颧骨，加上其它几根骨头，布满皱纹的大眼皮低垂，两只招风耳朵，光秃的脑壳向前延伸到宽阔的额头，这就是他的整个面孔。

“手指……手指……”多罗泰低声说。

左手缺第四只手指，在连接手掌的地方被齐根斩断，和遗嘱上所说的完全一致。

他穿一件栗色呢子服，黑色的丝绸背心上用绿线绣着花，下身是一条短裤。一双细羊毛编织的袜子。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破旧不堪，几乎被虫蛀去了一半，脚上没有穿鞋子。

“他已经死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小声地说道。

为了肯定这一点，照理应该弯下腰，用耳朵贴着他的胸口，听听他的心脏。但是，人人都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只要碰一碰这个人样的东西，它就会化作尘土，所有这一切都将像幽魂一样化为乌有。

再说，尝试这么一次经验，算不算亵渎神灵呢？怀疑死亡，查问一具尸体，没有人敢这么做。

姑娘浑身发抖，她的女人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德拉吕先生在一旁恳求说：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这与我们无关……这是魔鬼干的事……”

但是，乔治·埃灵顿出了个主意。他从口袋里取出一面镜子，将它对着那人的嘴巴。

过了一会儿，玻璃镜变得有些模糊起来。

“哦！”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想他还活着呢！”

“他活着！他活着！”几个年轻人交头接耳，心情更加无法平静。

德拉吕先生在床边坐下来，双腿抖得已经不听使唤，口里不断重复：

“魔鬼干的事……我们没有权利……”

大家非常惊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想到这个死人还活着——因为，他确实已经死了！毋庸置疑地死了！——这个死人还活着，这个思想像个怪物撞击着他们的头脑。

而且，活着的证据和死亡的证据不是同样地确凿吗？他们相信他死了，因为起死回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因为违反逻辑的见证，他们就可以否认亲眼目睹的事实吗？

多罗泰说了：

“你们看……你们看……他的胸膛鼓起来，缩下去。呵！几乎……不管怎么说，他没有死。”

有人反对说：

“不……这是不可能的……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慢慢地说道。“就像是嗜睡症……一种催眠效果……”

“长达两百年的睡眠？”

“我也不知道……我不明白……”

“那怎么办？”

“那，应该继续行动。”

“往哪个方向行动？”

“往遗嘱指示的方向行动。上面正正式式地写着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任务是不加考虑，不假思索地执行这些指示。”

“怎么执行？”

“想办法用遗嘱上所说的灵丹妙药弄醒他。”

“药水在这里，”马可·达里奥从凳子上拿起用布包着的一样东西，取出一只式样古老粗笨的水晶瓶子，突肚细颈，顶上是一个蜡封的大塞子。

他把瓶子交给多罗泰，姑娘在凳子边上清脆地一敲，瓶颈敲断了。

“你们谁有小刀？”她问道。“谢谢，韦伯斯特，您把小刀打开，照着信上说的方法，用刀尖撬开他的牙齿。”

他们行动起来，就像医生面对一个不知道该怎么治疗的病人，但是手脚麻利，照章办事一样。效果如何，到时便可知晓。关键是照着指示办事。

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好不容易才完成任务。那人的嘴巴咬得很紧，上面一排牙齿，大部分又黑又烂，用力地咬住下面的牙齿，任凭你用多少力气也没法将刀尖插进去。你必须从下往上插，然后向上扳刀柄，才能撬开上下两个牙床。

“就这样，不要动，”姑娘命令道。

她弯下身子。右手拿着药瓶，将它轻轻地侧向一边。几滴和绿色查尔特勒酒一样颜色和气味的液体，落在两片嘴唇中间，然后，药水像一条细线徐

徐流下，瓶子很快便空了。

“ 没了。 ” 多罗泰说道，一边站起身。

她看看同伴们，尽量面带笑容，但是，他们全都注视着那个人。

“ 我们等一会儿吧。不可能马上就有效果的。 ”

她一边说这些话，心里却在想：

“ 怎么，我真的相信会有效果，这个人会醒过来么？或者说是活过来……不，实际上，这是一种集体幻觉……不，那面镜子并没有变模糊，心脏也没有跳动……不，肯定不会，人是不可能复活的！ ”

“ 三分钟过去了， ” 马可·达里奥说。

他手里拿着表，在旁计着时间。又过了五分钟，随着又是五分钟。

这六个人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等着，唯一的解释是德·博格勒瓦尔侯爵宣布的事情全部精确无误地实现了。一系列的事情，件件都是奇迹，使得它们的见证人身不由己地耐心等待，直至最后的奇迹发生为止。

“ 十五分钟了， ” 意大利人宣布说。

又过了几秒钟，突然之间，他们全都吓了一跳，异口同声地暗暗惊叫一声。尸体的眼睛动了一下。

奇异的景象很快又重复了一次，十分清楚，有目共睹，使人无法再怀疑其真实性，这是眼睛在睁开之前的抽动。

与此同时，他的双臂也动了。两只手颤了一下。

“ 哎呀！ ” 公证人控制不住自己，结结巴巴地说，“ 他活了……他活了…… ”

### 十三 拉扎尔

多罗泰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其他几个青年人和她一样绷着脸，没有反应。只有意大利人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他活了！”德拉吕先生又说，“他在看我们。”

十分奇怪的直愣愣的眼神，也不说想看什么。这是尚未有思维的新生婴儿的眼神。茫然，无意识，它避开手电筒的光，似乎想继续睡下去一样。

相反，他身上慢慢有了生气，好像心脏在恢复跳动，血液渐渐地正常循环。手臂和双手有了一些合理的动作。接着，他的双腿突然挪到床边，撑起上身。经过几次尝试，他坐了起来。

于是，他们从正面看到了这个人，为了避免灯光直射他的面部，其中一个年轻人把手电筒往上一翻，电光移到凹室里床头上方的墙上，照亮了侯爵在信里提到的画像。

他们发现，画像上正是床上的这个人。同样宽阔的额头，同样深陷的眼窝，同样突出的颧骨，同样瘦削的下巴，同样招风的耳朵。但是，与信上所说的不同，这个人老了很多，瘦了很多，画像上是一个气色极好、状态极佳的贵族老爷。

他想站起来，试了两次，最终没有成功；他太虚弱了，双腿支撑不住他的身体。同时，他好像透不过气来似的，呼吸非常困难，或许是因为他久已不再呼吸，或许是因为室内空气不够。多罗泰看见贴墙有两块木板，于是对韦伯斯特和达里奥指指墙，告诉他们把木板取下来，这件事轻而易举便办成了，因为只有几颗小钉子固定木板，墙上露出一个圆形的小窗，或者说一个小窟窿，其直径充其量不超过三十到三十五厘米。

一股清风吹进屋子。那人也沐浴其中，虽然看上去他仍然毫无意识，但是，他朝窗洞转过身，张大嘴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所有这些细枝末节进展得非常之慢。目击者们惊得发呆，好像看到了复活的各个神秘的阶段，但是，他们无法断定哪儿才是最终的结果。这位死者复活的每一分钟，都是一个超越他们的想象的新奇迹，他们期待着不可抗拒的结局使一切顺乎自然，可以这么说，他们期待着这个不可思议的机器人解体和覆灭。

多罗泰不耐烦地跺了跺脚，仿佛在对自己发脾气，要把自己从麻木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她转头避开令她迷惑的景象，脸上的表情反映出她在努力思索，同伴们看到她的模样，也从那个人身上转移了他们的视线。多罗泰的目光在仔细探索着什么。蓝色的眸子变得更加深沉。它们似乎比普通的眼睛看得更远，在更遥远的区域里寻求事情的真相。

一两分钟以后，她小声地说道：

“试试看吧。”

她态度坚决地回到床前。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显而易见和不能不考虑的：这个人活着。因此，应该像对待活人一样对待他，他有耳朵可以听人说话，他有嘴巴可以和人说话，他有个性，使他区别于周围的事物。这个人有名有姓。所有的迹象不容置疑地表明，他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出现与奇迹无关——奇迹是最后才考虑的一种假设，而是某种试验的成功结果——不管它显得如何出奇，我们没有权利“优先”将这一假设排除在外。

所以，为什么不问问他呢？

她在他身边坐下来，握住他冰凉和湿漉漉的手，认真地对他说：

“我们听从您的召唤赶来了……我们是金奖章……”

她没有说下去，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已经说的那些话又好像荒谬和幼稚，她相信听她说话的人一定有这种感觉。她使了使劲才继续说：

“在我们这几个家庭里，金奖章代代相传，最后传到我们手里……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两个世纪，您的愿望……”

但是，她实在无法继续这些故作庄重的话。另一个声音在她的心里轻轻地说：

“天哪！说这些话的人简直是白痴！”

然而，那个人的手抓住她的手，慢慢变得温暖起来。他好像听到了讲话的声音，好像明白这是在对他讲话。于是，多罗泰不再放空炮，而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好像死而复生并没有影响面前这个可怜的人的基本需求。

“您饿吗？……您想吃东西吗？……喝不喝水？……回答我……您觉得怎么才舒服一些？……我和我的几位朋友会尽力……”

灯光从正面照着老人，他张着嘴，耷拉着嘴角，一脸呆呆傻傻的样子，没有表情，没有欲念。

多罗泰没有转身，叫来公证人，对他说：

“德拉吕先生，您不认为我们应该把第二个信封，把追加遗嘱给他么。他见到那份东西，说不定会恢复意识的，何况，这是属于他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信中的指示还给他。”

德拉吕先生同意她的意见，将信封递了过去，多罗泰又把信递给老人，一边说：

“这是您自己写的，可以帮助您找回宝石。没有人知道里面的内容。您拿着。”

她伸手过去。显而易见，老人想以同样的动作作出回应。

她再向前伸长手，他低头看了看信封，张开手指要接。

“您完全听懂了，是吗？”她说。“您一会儿打开信封！里面是关于宝石的秘密。对您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宝石的秘密……一笔巨大的财富。”

她再次突然停住，好像被一个猝不及防的想法，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吓呆了。一样。

韦伯斯特对她说：

“不错，他听懂了。他打开信纸一读，过去的一切就会重返记忆。我们可以把信交给他。”

乔治·埃灵顿支持他的意见，说：

“是的，小姐，我们可以把信交给他。这是属于他的秘密。”

然而，多罗泰没有执行已经宣布的事。她极其认真地看着老人。接着，她拿起一只手电，后退几步，又走近几步，仔细看看他那只残废的手，突然之间哈哈大笑起来，她已经忍了很久，终于不可收拾地爆发了。

她双手捧着胸口，弯下腰，笑得肚子都疼了。俊美的脑袋前俯后仰，她的卷发随着耸动起伏。她的笑声是那么迷人，富于青春，具有无法抵御的感染力，使在场的年轻人们都跟着她笑了起来，相反，德拉吕先生面带愠色，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么个笑法很不得体，他生气地说：

“我实在感到奇怪……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我们正在面对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多罗泰笑得更厉害了，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是的……非同小可……一个奇迹……啊！天哪，这真是太奇怪了！放声笑一笑真是痛快！……我已经忍了好久了……是的，这是明摆的事实，我可是认真的……心里有点不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太想笑了！……所有这一切太奇怪了！……”

公证人嘟嘟囔囔地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事情那么奇怪！……侯爵！”

多罗泰开心得简直无法自制了。她搓着双手，笑得流出了眼泪，口里只是在重复：

“侯爵！……德·封特乃尔的朋友！……死而复生的侯爵！……拉扎尔·德·博格勒瓦尔！可是，难道你们还看不见吗？……”

“我看见镜子变得模糊……眼睛慢慢地睁开。”

“不错，不错，我同意。但是，还有呢？……”

“还有什么？”

“他嘴里呢？”

“你们走近点。”

“有什么？”

“有……”

“什么，说啊。”

“有一颗假牙！”

德拉吕先生慢慢地重复道：

“有一颗假牙吗？……”

“有，有一颗白齿是假的……一颗镶金的白齿！”

“唔，那又怎么样？”

多罗泰没有马上回答。她让德拉吕先生有足够的时间清醒过来，让他自己去体会这个发现的意义。

“唔？”他重复了一遍，口气不再那么肯定。

“唔，是这样的……”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是这样的……我心里很着急……不知道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有没有镶金牙这回事……因为您知道……如果侯爵不能在生前镶金牙的话，那么在他死的时候……在这个塔楼里……他请来了一位牙医……也就是说，他从报纸上或从其它地方知道，可以用假牙换掉那只从路易十四上台就开始疼痛的坏牙……”

多罗泰终于克制住不合时宜的、令德拉吕先生反感的冲动。脸上只剩下了微笑，但是，她依然十分开心，而且颇有嘲讽的味道！自然，四个外国人也笑呵呵的，他们挤在她的周围，一个个乐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在床上，那个人还是傻呆呆地毫无表情，在继续他的呼吸运动。公证人把几个人拉到一边，背对着床围成一个圈子，小声地说：

“那……那……按您的意思，小姐，这是故意装神弄鬼？”

“我怕真是这样，”她滑稽地点点头，很肯定地说。

“但是，侯爵……”

“侯爵与这件事毫无关系，”她说。“侯爵的故事在一七二一年七月十二日结束，也就是他吞下毒药，为他的光辉一生画上句号的那一天，尽管侯

爵抱着复活的希望，但是，他只留下了几样东西：一、和房间里的尘土混合在一起的一撮骨灰；二、他本人写的一封奇怪的信，德拉吕先生已经给我们读了；三、藏在某处的几颗巨大的宝石；四、他在临终时把自己关进坟墓，也就是这间屋子，当时穿的几件衣服。”

“这些衣服呢？”

“给我们这一位装扮上了……除非他买了新的，侯爵的衣服照理已经破烂得不能穿了。”

“但是，他怎么进得来呢？这扇窗子太小，别的地方又进不来。

他到底怎么进来的呢？……”

“大概和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吧。”

“不可能！想想看，有那么多障碍物，路途那么险峻，拦在路上的一道又一道的荆棘……”

“谁知道那一道道荆棘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被人打开过缺口？石膏墙是不是被推倒了又重新修过？是不是在我们之前有人发现了这个房间的门？”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人应该知道侯爵的秘密机关，那两块石头的运作等等。”

“为什么不可能呢？侯爵也许留下了这封信的抄件……或者是草稿。但是……不……注意，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德·博格勒瓦尔侯爵已经告诉我们实情！因为他早已料到了，因为他在信中提到乔弗鲁瓦这个仆人，说他的忠心完全有可能发生动摇，他甚至想到这个善良的人可能把整个事件记录下来。他果然记录了，这份记录在亲属之中流传，一直传到了今天。”

“纯粹是猜测。”

“德拉吕先生，这是正确而又正确的猜测，因为在我们之外，在这四位年轻人和我之外，还有别的人，别的家族，同样流传着博格勒瓦尔的故事，或者这个�故事的部分情节。几个月以来，为了夺回必不可少的信物，从我父亲手中被人偷走的金奖章，我一直在努力战斗。”

多罗泰的话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她为此作了说明：

“奥恩省的夏尼—罗伯莱家族，阿登省的德·阿尔戈纳家族，旺代省的达韦尔努瓦家族，所有的家族都保存着这个传说。围绕着这个传说，贪欲和暴力恶性膨胀，发生了一幕幕悲剧，偷盗，谋杀，发疯。”

“但是，”埃灵顿指出，“这儿只有我们几个，其他人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等待。他们在等一个他们不知道的日子。他们在等金奖章。我在拉罗什—佩里亚克教堂见到一个叫化子和一个女工，他们在等待奇迹出现。我还看见两个精神病人来参加约会，他们在海边等着退潮。还有，我在一个星期前把一个叫德·埃斯特雷谢的强盗送上了法庭，这个危险人物是我们家的一个远亲，他为了夺取金奖章竟然不惜杀人。如果我现在说，我们在和一个冒名顶替的家伙打交道，你们不会不相信吧？”

达里奥表示不同意：

“这么说，这个人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扮演侯爵希望在死后两百年扮演的角色咯？”

“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宝石，我告诉您说，为了宝石！”

“但是，既然知道有宝石，他只要去找，找到以后占为己有就行了。”

“他肯定找过了，请您相信这一点，而且反复地找了，但是毫无结果！有一个新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只知道乔弗鲁瓦的记录，因为乔弗鲁瓦的主人没有将藏宝石的地方告诉他。为了知道藏宝石的地方，为了出席博格勒瓦尔的后人的这个聚会，在经年累月的悉心准备以后，他在今天，即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扮演了侯爵的角色。”

“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角色！一个没法扮演的角色啊！”

“扮几个钟头是可能的，而且这也够了。我说，几个钟头……你们想一想，只过了十分钟，我们不就同意把装着谜底的信封交给他了么，非常可能这正是他装神弄鬼的目的。他显然知道有一份追加遗嘱，一份解释性的文件。但是去哪儿找这份材料呢？公证人巴比埃不在了！所有的继承人都不在！去哪儿找呢？来这儿找啊，来七月十二日的聚会上找啊！从逻辑上讲，这份追加遗嘱一定会带来这里！从逻辑上讲，人们会将这份东西交还给他！事实上，我已经拿在手里。我正要递过去给他。再多一秒钟，他就知道里面的秘密了。接着，再见吧。一旦得到德·博格勒瓦尔侯爵的宝石，所谓的德·博格勒瓦尔侯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说，他会尽快地逃跑。”

韦伯斯特问道：

“为什么您没有把信封交给他？您猜到了？……”

“不，不是猜。但是，我有所防备。我把信封递过去，主要是想试验一下。如果他接受的话，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这样的反应是无法解释的，这是一个对他很不利的证据！他接受了。我看见他迫不及待，那手抖得厉害。我心中有了底了，与此同时，偶然的发现令我喜出望外：我看见了他嘴里的金牙！”

所有这些事情环环相扣，连接得十分严密，多罗泰揭示出事情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像向人展示一幅壁毯，说明和谐的统一来自图案和色彩的复杂组合一样。

四个青年人惊讶不止，没有一个人怀疑姑娘所说的话。

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大声说道：

“您好像经历了全过程一样。”

“真的，”达里奥附和道，“好像复活的侯爵在您面前从头到尾表演了一遍似的。”

“深刻的观察力，严谨的逻辑性！”伦敦来的埃灵顿说。

韦伯斯特还加了一句：

“非常灵验的直觉！”

多罗泰没有用她往常的微笑回应他们的赞扬。她感觉到整个事件正在急转直下，似乎还预示着即将会发生令她恐惧的事情。是什么事呢？怕什么呢？

大家没有做声，德拉吕先生突然叫喊起来：

“嘿！我，我认为您搞错了。小姐，我完全不能同意您的意见。”

德拉吕先生是这么一个人，他不轻易改变主意，但是，一经改变，他就死死地抱住新主意不放了。突然之间，侯爵的复活似乎成了他必须奋起保卫的教条。

他又重复一遍：

“我完全不同意您的意见！您堆砌一个个毫无根据的假设。不，这个人不是冒充的。有一些对他有利的证据被您疏忽了。”

“哪些证据？”她问道。

“ 喏！他的画像！他和画像上的德·博格勒瓦尔侯爵一模一样，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画像出自尼古拉·德·拉吉利埃尔之手！”

“ 谁告诉您这是侯爵的画像，而不是这个人自己的画像？要像一个人还不容易么。”

“ 但是，这古老的画框呢？这日期久远的画布呢？”

“ 我们应该肯定，画框是过去留下来的画框。我们同样应该肯定，画布没有换过，只作了些许涂改，以便使画像与这个假侯爵大致一样。”

“ 那么这个断指呢？”德拉吕先生得意洋洋地大声问道。

“ 手指是斩得断的。”

公证人火了：

“ 啊！这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不管诱饵多么有吸引力，谁都不会自残肢体的。不，不，您这一套说法站不住脚。啊，您想，像这个家伙会斩断自己的手指！就这个家伙，死气沉沉，笨头笨脑的样子！他干不了这种事！这是个废物，一个胆小鬼……”

上述论证令多罗泰感到惊讶。它恰恰点明了整个事件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她也恰恰从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

“ 您说得对，”她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自残肢体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在这种情况下，说明这件残忍的事是另一个人干的。”

“ 是另一个人斩断了他的手指？一个同伙？”

“ 不只是一个同伙，是他的头儿。策划整个事件的脑袋不是他。这个冒险的情节不是他导演的。他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一个因为骨瘦如柴的模样而被选中的无赖。幕后牵线的人物还在暗处，他才是个可怕的人物。”

公证人打了个寒颤。

“ 好像您认识他一样？”

过了一会，她慢声慢气地回答说：

“ 很可能我认识他。如果我的直觉没有弄错的话，整个阴谋的主脑应该是我送上法庭的那个人，就是我才提到的德·埃斯特雷谢。他虽然在监狱里，但是，他的同党——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在继续由他开始的勾当，并且企图将它一干到底……对了，对了，”她接下去说道，“ 可以这样认为，德·埃斯特雷谢已经安排妥当。他多年来坚持不懈，这种阴谋符合他阴险狡诈的性格。我们得提防他才行。即使关在牢房，他也是一个危险的对手。”

“ 危险……危险……”公证人尽量沉住气，说，“ 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危险在威胁我们！再说，这件事行将结束。为了那些宝石，让我们打开追加遗嘱吧。对我来说，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 德拉吕先生，事情不在于您的任务有没有完成，”多罗泰接着说，话语中反映出她还在苦思苦想。“ 事关如何逃脱灾祸的问题，我还不太清楚灾祸的性质，但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它在逼近我们，我的感觉愈来愈清楚。灾祸来自何方？我不知道，但是，它确实存在。”

“ 太可怕了，”德拉吕先生嘀咕道。“ 有办法对付吗？怎么办哪？”

她朝那间用做凹室的角落转过身。

床上的那个人不再动弹，阴影遮住了他的头和上身。

“ 我们来问问他。你们知道，这个次要角色不是单独来这里的。有人把

这个位置交给他，自己在一旁监视，就是德·埃斯特雷谢的那些走狗。他们在幕后等着演出的结果。他们在监视我们。或许还在偷听我们说话……我们来问问他。他会告诉我们，万一阴谋失败，他们会采取什么手段对付我们。”

“他不会说的……”

“会的……会的……他落在我们手里，为他扮演的角色请求宽恕，对他有好处。像他这种人，一看就知道是趋炎附势之徒……瞧他的模样。”

那人一动不动。没有任何表示。但是，他的姿势好像不太自然。像他这么坐着，半弯着腰，早就应该失去平衡了。

“埃灵顿……韦伯斯特……”多罗泰命令道，“用手电照一照。”

两只电筒同时射出一道光柱。

稍许过了一些时间。

“啊！”多罗泰叹口气，她第一个看到可怕的事情，不禁后退了一步。

六个人突然遇上了一个奇怪的，一下子无法解释的场面。他们以为那人已经僵化，实际上，他的上身和头在慢慢地向前倾侧，慢得几乎无法察觉，但是确实是在倾侧。两只眼睛圆骨碌碌地从眼窝里突出来，在电光的集中照射下，两只恐怖的眼睛像深色的红宝石闪闪发光。他的嘴巴在抽搐，像要大声呼喊，但是喊不出声音来。接着，他的脑袋垂到胸前，牵动了整个上身。

前后不到几秒钟，大家看见一把乌木柄的匕首，刀刃的一半插进他的右肩，鲜血汨汨地从脖子下方流出来。他终于支持不住。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他慢慢地跪在石板地上，突然噗通一声趴下了。

## 十四 第四枚奖章

虽然风云突变，却没有引起上述见证人惊慌，也没有造成混乱。有一样东西使他们顾不上恐惧，让他们说不出话来，使他们动弹不得：难以设想的谋杀过程。侯爵不可能实现的复活的奇迹，演变成为同样不可能的死亡的奇迹，而且使他们无法否认，因为这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事。

说真的，当时没有任何人进来过，他们仿佛觉得，死神跨进门槛，朝着那人走过去，当着他们的面用无形的手给了他致命的一击，然后扬长而去，在尸体上留下了杀人的刀子。除了幽灵，没有人能够进出。除了幽灵，没有人能够这么杀人。

“埃灵顿，”多罗泰说，她比其他人更快地镇静下来。“楼梯上没有人吧，是不是？达里奥，窗子太小，没有人能够爬进来，是不是？韦伯斯特和库罗别列夫，你们仔细检查一下凹室的墙壁。”

她自己弯下腰拔出匕首。受害人的身体不再抽搐，真的成了一具尸体。检查匕首和衣服，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埃灵顿和达里奥汇报他们的检查结果。楼梯？空空如也。窗子？确实太小。

他们和俄国人及美国人一起，还有多罗泰，五个人再仔细观察墙壁，还用手细心地摸了一遍，最后，她十分明确地宣布，也代表了大家不可动摇的想法：

“没有空隙。不可能有人从墙壁进来。”

“那是怎么回事？”公证人结结巴巴地说道，他坐在凳子上一直没有挪过位置，因为他的双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那是怎么回事？”

他有点低三下四地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很后悔当初没有马上接受多罗泰所作的解释，没有答应接受她随后会作出的说明。多罗泰清清楚楚地报告了威胁他们的危险，清清楚楚地点明了这件模糊不清的事件的方方面面。在他眼里，好像突然之间她成了一个永远正确，永远不会出错的女人，进而把她看成了保护他不受即将来临的进攻的强大的保护伞。

至于多罗泰，她隐约地感觉到事实真相就在咫尺之间游弋，她几乎看到了一个不成形的东西。这件事随后使她大惑不解；她怎么一点没有想到藏在黑影里的人呢？她好像害怕这么想，她似乎躲过了一次危险。如果不是女人的本性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使她视而不见，她有足够的智慧揭示这个危险。

说真的，她白白地浪费了几分钟。就像一个身处险境，完全不知道轻重缓急的人，她在原地踏步，嘴里说着一些没有用的话，一味地纠缠于当时的表面现象，或许也希望其中一句半句话能够给人些许启发。

“德拉吕先生，死了一个人，发生了一桩罪案。我们必须马上报案。但是……但是，可以推迟一两天再说……”

“推迟？”他毫不含糊地说道，“我这就去报告。有些手续是绝对不能耽误的。”

“您去不了佩里亚克。”

“为什么？”

“这帮强盗既然能在众目睽睽底下干掉一个碍事的伙计，肯定早已有所准备，派人把住了去佩里亚克的道路。”

“您肯定吗？……您肯定吗？”德拉吕先生嘟囔道。

“我肯定是这样。”

她回答的口气有点犹疑。此时此刻，她的心里非常不好受，因为对她这样的人来，犹豫不决是最大的折磨。她深深地感觉到还缺少一个基本要素来揭开事实真相。在这座塔楼里，身边有四个坚定的小伙子，她虽然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事件的操纵权不在她的手里。她不得不听命于敌人，受敌人的压迫，也可以说是受他们任意摆布。

“但是，这太可怕了，”德拉吕先生可怜巴巴地说。“行了，这里不是我的久留之地……事务所需要我回去……我有老婆……有孩子……”

“走吧，德拉吕先生，但是，请您先留下我还给您的追加遗嘱。我们当着您的面将它拆开。”

“你们有权吗？”

“怎么！侯爵的信上写得很清楚：如果命运真的抛弃我，或者你们根本找不到我的踪影，请你们自己打开信封，一旦知道保藏宝石的地方，宝石就属于你们所有了。很清楚，是不是，不能再清楚了，我们知道侯爵已经死亡，确实已经死亡，所以，我们有权得到四颗宝石，我们五个人是这些宝石的主人，我们五个人……”

多罗泰说不下去了。她刚才说的话，可以形容为前言不对后语。言辞之间的矛盾——四颗宝石……五个主人，令几个年轻人大大为惊讶，德拉吕先生虽然心思不在此地，也不觉大吃一惊……

“这一点倒是真的，你们是五个人。我们怎么没有注意到呢？你们五个人，但是只有四颗宝石。”

达里奥解释说：

“大概是这样的，因为有四个男人，所以只注意到四这个数字，小姐，您是法国人，四个外国人和您形成了对比。”

“但是，事实明摆着，”德拉吕先生接住说，“你们是五个人。”

“那怎么啦？”韦伯斯特说。

“唔，你们是五个人，照信上所说，侯爵只有四个儿子，他给了四枚奖章……你们听见了，四枚奖章。”

韦伯斯特反对说：

“他可能遗赠了四枚……留下了五枚……”

他看看多罗泰。她没有做声。她能不能在这件意外事件里找到漏网的谜底呢？她若有所思地说道：

“除非有人用欺诈的手段，额外地按原样复制了第五枚奖章，制作得十分相像，然后传到了我们其中一个人的手里。”

“那怎么知道呢？”

“把大家的奖章比较一下。”她说。“通过检查或许会有收获。”

韦伯斯特第一个拿出他的奖章。

它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使人无法怀疑它是侯爵亲自下令，亲自监制的四枚奖章之一。检查马可·达里奥、库罗别列夫和埃灵顿的奖章，结果也一模一样。德拉吕先生先后接过四枚奖章，反反覆覆地看了又看，最后伸手向多罗泰要她的奖章。

多罗泰取出系在胸衣里侧的一个小荷包，解开包上的绳子，突然之间她愣住了。小荷包是空的。她抖了抖，将荷包兜底翻个身。空空如也。

她小声说道：

“我的不见了……我的不见了……”

听她这么一说，大家惊讶得无言以对，接着，公证人问她：

“会不会忘在哪儿了？”

“不会的，”她说，“我不会丢的。要丢也应该连小荷包一起丢的。你们看：它刚好放得下奖章。”

“但是，”公证人说，“您怎么解释？……”

马可·达里奥不太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小姐不需要解释。因为，您不会以为……”

“当然，”德拉吕先生应道，“没有人说小姐没有权利来这里。问题是有五枚奖章，而不是四枚，而她的那枚又不见了，我的意思就是这些。”

多罗泰很从容地继续说道：

“我没有丢。它不在荷包里……”

她想说：

“它不在荷包里，肯定是被人偷了。”

但是，她没有把后面半句话说出来。她突然感到心里堵得慌，而且随即意识到这个指责的含义。问题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而且只有一个严峻的答案：四枚金奖章摆在大家面前。其中一枚是从我这里偷去的。因此，这四个人中间有一个是贼。

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使她对事情突然有了一个清晰的看法，使她有了意料不到的坚定信心，从而以超人的毅力克制住自己。在深思熟虑并面对严重的形势之前，她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因此，她接受了公证人的假设，小声地说道：

“是的，是这么一回事……德拉吕先生，您说得有道理，我把奖章丢了……但是，怎么丢的？我说不清是怎么丢的……是在什么时候丢的？……”

她说话的声音很轻，有点心不在焉。她的卷发梳向两边，凝眉蹙额，让人觉得她心事重重。德拉吕先生和四个外国人互相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姑娘毫无表示。接着，大家默不作声，静静地呆了好长一段时间。手电筒的光熄灭了。从狭窄的窗户照进来的光线集中在多罗泰身上。她的脸色非常苍白，苍白得连她自己都感觉到了，她用双手遮住脸，免得让人看到她内心的激烈起伏。

她实在太激动了，花费这么大的气力才达到目标，事实的真相在突然之间水落石出，能让人不激动么。她不是从散乱的片言只语中，东拼西凑而收集到线索的，可以说，她是完整地一下子得到的。乌云被扫清了。在她面前，在她闭着的眼睛前面，她看见了……她看见了……啊！多么可怕啊。

但是，她依然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在短促的几秒钟里，她的脑海里同时出现了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答案，所有的理由和所有的证据。

她记得前一天晚上，在佩里亚克村，他们的大篷车差点儿被火海吞没。是谁点的这把火？动机是什么？突然来了那么多救火的人，其中有人利用混乱的场面潜入大篷车，在她睡觉的角落里大肆搜寻，打开挂在板壁上的小荷包，这个假设完全没有根据么？

攫取奖章以后，这个贼赶紧回到拉罗什—佩里亚克城堡的废墟，将他的队伍布置在半岛上。他对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肯定了如指掌，而且为决定命运的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做了精心策划。毋庸置疑，他和扮演沉睡的侯爵进

行过一次总排练，作了种种交待，注意事项。成功后的酬劳。失败的后果。中午，他和其他外国人一样悠悠然地来到挂钟前，出示他的奖章，这是唯一需要出示的身分证明，然后听宣读遗嘱。

接着，便是登上塔楼和侯爵复活。再过一点时间，多罗泰会交出追加遗嘱，他将大功告成。德·埃斯特雷谢多年来精心炮制的大阴谋终于结出硕果，在执行整个计划的过程中，直至最后一分钟，在因为偶然因素而必须采取完全意料不到的行动的过程中，表现出同样的大胆，同样的准确，同样的气魄，同样的决断，谁能视而不见吗？某些战役是必须有主帅亲自指挥才能打赢的。

“他肯定来了，”多罗泰想，心里十分激动。“他越狱逃跑来了这里。他的同谋正要背叛他，并且向我们靠拢，他把他杀了。只有他才干得出这种事情。他来了。他剃掉了胡子，摘掉了眼镜，削光了脑袋，手臂用三角巾吊着，乔装打扮成俄国兵，一言不发，改变了走路的姿势，还与众人保持一定距离，确实让人认不出来了。但是，他就是德·埃斯特雷谢。现在，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在犹豫。他在想我是不是已经认出他的伪装……他是不是还能够把戏继续演下去……或者，他应该撕下假面具，拔出手枪，强迫我们交出追加遗嘱，也就是交出宝石。”

多罗泰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换一个人，一个像她一样性格和气质的男人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朝敌人冲过去。但是，一个女人？……还没行动，她的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她感到害怕。同样也担心另外三个青年人，因为德·埃斯特雷谢一开枪，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倒他们。

她的手从脸上放下来，没有转身，看见他们四个人等在那里。德·埃斯特雷谢和其他人在一起，两眼直溜溜地盯着她……是的，确实是在盯着她……她感觉到他凶恶的目光在注意她每一个最细微的动作，在想方设法猜测她的意图。

她悄悄地朝门口挪了一步。她的目的是占据门口，挡住敌人的去路，和他正面对峙，并且将他和三个年轻人隔开。一旦他被逼在墙边，后无退路，三个结实果断的人就有希望迫使他乖乖地就范。

她又移动一步，动作很小，旁人几乎无法察觉，接着又是一步。离开门口还有三米的距离。她斜眼一看，看见门边有一个钉满钉子的大槌。

她解释说，好像心里还想着遗失奖章这件事：

“我想是在那一天丢的……我把它放在膝盖上……一定是忘记把它放回荷包里了……”

说时迟，那时快，她使出浑身的力气。

可是太晚了。就在她猫腰的那一瞬间，早有防备的德·埃斯特雷谢已经一步跨到门口，双臂平举，手里握着两把枪。

他做出这个突然的举动，完全没有说一句话。而且，不需要说话，三个年轻人已经意识到面前这个人就是杀死假侯爵的凶手。在对方的威胁之下，他们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但是，他们立即镇静下来，逼上去准备反击。

德·埃斯特雷谢正要开枪，多罗泰将他们拦住了。她站在前面，用身子护住他们，她肯定这个强盗不敢按下扳机。但是，他用枪对准她的胸膛，几个年轻人动弹不得，只见他仍旧举着右臂，左手仍然拿着枪在身后找门锁。

“放开我们，小姐！”韦伯斯特义愤填膺，大喊道。

“您动一动，他就打死我了。”她回答说。

那强盗一言不发，将身后的门稍稍打开，身子紧贴着墙壁，接着很快便溜走了。

三个年轻人同时冲上前，就像猎人放出去的一群猎犬，但是，沉重的门扇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 十五 绑架蒙福贡

房间里乱作一团，前后大约一两分钟。乔治·埃灵顿和韦伯斯特固执地围着陈旧的门锁打转，锁的机械已经过时，从里面很难转动。因为白白放走了敌人，两个人很愤怒，都找不到地方出气，结果大家各行其是，费了力气反而把门锁愈搞愈坏了。

马可·达里奥怒不可遏，在一旁大声指责：

“快点啊！你们在干什么？……他就是德·埃斯特雷谢，小姐，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人？是他杀了同伙？……是他偷了您的奖章？圣母啊，你们两个，快点好不好！”

多罗泰尽量安慰他们。

“等一等，我请你们不要着急。大家动动脑筋。我们来商量一下……蛮干只会坏事……”

但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门一打开，便迅猛地冲下楼梯，多罗泰在后面大喊：

“我求求你们……他们在下面……正等着你们呢……”

这时，一声长长的刺耳的哨音划过天空，从外面传进屋里。

她赶紧跑到圆形的小窗口。但是，什么都看不见，她很失望，心想：

“这是什么意思？不会是招呼同伙吧……他们已经和他会合了。为什么还发信号呢？”

她正想跑出去，突然发觉裙子被钩住了。原来，这场戏刚一开演，面对德·埃斯特雷谢和他举着的两把枪，德拉吕先生早已吓得瘫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这时，他几乎是跪着在哀求她：

“您不会撇下我不管，让我和这具尸体呆在一起吧！……还有，这个强盗会回来的！……他那些同伙！……”

她把他扶起身。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去支援那几位朋友……”

“支援什么？”他忿忿地说……“支援那三个人高马大的家伙？”

……”

多罗泰拉住他的手，就像拖着个小孩子一样，两个人好好歹歹地下了一半楼梯。德拉吕先生不停地唉声叹气。多罗泰则仍在嘀咕：

“为什么还要发信号呢？向谁发呢？想干什么呢？……”

一个想法渐渐地渗入她的心里。她想到四个留在那边的孩子，圣康坦、蒙福贡等等，这个想法缠住她不放，下了四分之三的楼梯，到达在上楼的时候发现的墙洞前，她站住了。一个女人和一个老头，能帮三个年轻人什么忙呢？不可以做点更合适的事吗？“怎么回事？”德拉吕先生结结巴巴地说。

“我听见有打仗的声音。”

“我听不见有声音，”她边说边弯下腰。

她钻进狭窄的走道，一直爬到出口。这一次，她看得比下午来的时候更仔细，她看见在右边的檐口上有一条大缝，里面塞着一大包东西，外面有野草遮蔽。原来是一把绳梯。绳梯的一端挂在墙上的桩子上。

“真妙，”她想，“很显然，德·埃斯特雷谢随时可以利用这个出口。遇到危险，也容易营救，塔楼的这一侧恰好背对入口。”对德拉吕先生来说，营救工作并不容易，因为还没开始，他已经叫苦不迭了：

“绝对不行！从那里下得去吗？”

“这算得了什么！”她说，“还不到十米……也就两层楼高……”

“这等于自杀……”

“您宁可挨刀子吗？我再提醒您一次，德·埃斯特雷谢只为一样东西：追加遗嘱，而这样东西正在您的手里。”德拉吕先生虽然害怕，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条件是多罗泰第一个下去，确保绳梯可以安全使用，而且上面的横档要一根不缺。

多罗泰并不担心梯子上的横档。她分开双腿一下子溜到了地下。然后，她紧紧地抓住两条绳，尽量将它们绷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且花了一点时间，德拉吕先生则拼上老命，当他下到最后几格横档的时候，大汗淋漓，吓得差点儿要昏过去了。

多罗泰只说了一句话，就使他双腿有了力气。

“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了……您有没有听见？”

德拉吕先生什么都没听见，听多罗泰这么一说，他拔腿就跑，而且一开始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嘴巴里嘟嘟囔囔地说：

“他们追上来了……马上就要进攻了……”

一条近路穿过浓密的矮树林，将他们带到连接塔楼和老橡树茕茕子立的十字路口的主干道。

在他们后面并没有追兵。

“这些流氓！一见到有房子，我就派人去附近的警察局……然后，我要动员农民们带上猎枪，镰刀，叉子，带上所有有用的东西……您呢，您有什么打算？”

“我没有打算。”

“怎么！没有打算，您！……”

“没有，”她说，“我看一步走一步。我很担心。”

“啊！您瞧……”

“我不是为自己担心。”

“为谁？”

“为几个孩子。”

德拉吕先生喊了起来：

“啊！您有孩子？”

“我把他们留在客店里了。”

“有几个孩子？”

“四个。”

公证人大吃一惊。

“四个孩子！您已经结婚了？”

“没有，”多罗泰坦白说，并没有发现对方误会了。“我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幸好圣康坦不是笨蛋。”

“圣康坦？”

“是的，最大的一个孩子……很狡猾的孩子，像猴子一样机灵……”

德拉吕先生没有继续问下去。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通过狭窄的鬼门关之前千万不要给人追上。

“快，快跑，”他说，因为气喘，他自己的步子却愈来愈慢。“还有，您拿着，小姐，这是第二个信封！……没有理由让我带着这么危险的东西，

再说，它跟我毫无关系……”

她接过信封放进小荷包。这时，他们已经到达挂钟所在的院子。德拉吕先生一步一瘸，突然高兴得大叫一声，原来，他看见自己的驴子正在安安静静地吃草，再远一些是一辆摩托车和两匹马。

“小姐，您能原谅我吧？”

德拉吕先生骑上驴子。可是，驴子不但不肯往前走，反而后退了几步，老头儿十分光火，用拳头和棍子猛揍驴子的脑袋和肚子。驴子屈服了，没命地朝前跑了起来。

多罗泰在后面大喊：

“小心，德拉吕先生，那伙人已经准备好了。”

听到多罗泰的呼喊，公证人在驴背上身子往后一仰，死死地抓住缰绳。但是，那头畜生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等多罗泰走出废墟的围墙，只远远地见到了他们的背影。

她继续向前跑，心里愈来愈紧张。对她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疑问：德·埃斯特雷谢的人把守着半岛的四周，哨子声是给布置在海边和半岛入口处的人听的。

“不管怎么说，”她心想，“就算不让我过去，他们也会让德拉吕先生过去，显然，圣康坦会得到消息，并且做好准备。”

湛蓝和平静的大海向左右两边延伸，形成两个海湾，它们的交接处是高高隆起的峭壁。从高地上的树林中远远看去，“鬼门关”实际上是一道黑黝黝的沟壑。小路时隐时现。有两次，多罗泰清楚地看到了德拉吕先生的身影。

但是，等她接近种在路旁的那一行橡树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大概在前面最陡峭的路段上升起来一股烟尘。

接着，是喊打喊杀的声音，还有呼救的声音。然后，一切复归平静。

多罗泰加快步伐，以便去援救德拉吕先生，他显然受到了袭击。她跑得非常快，跑了几分钟，只顾着脚下，耳朵里一点儿声音都听不见，突然迎面冲过来一头驴子，幸好，她还来得及闪到路边，没有被驴子撞倒，骑驴的人趴在驴背上，双手紧紧地抱着驴脖子。

德拉吕先生的脑袋垂在驴背的另一侧，所以，没有看见她。

她继续向前走，心里很着急，知道如果过不了“鬼门关”，圣康坦和其他孩子就会遭遇危险。没走几步，她发现前面的山脊上有两个人影朝她走来。他们是德·埃斯特雷谢的走卒，在挡住德拉吕先生的去路以后，正把猎物赶向他们的主子。

她侧身钻进树丛，找到一个窟窿暂避，又用枯树叶把身子遮得严严实实的。

那两名走卒一言不发，从不远处走了过去。她听见他们钉着铁钉的鞋底发出沉重的囊囊声，朝废墟的方向渐渐远去，当她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影无踪了。

她的前面不再有障碍，多罗泰立即穿过“鬼门关”，回到半岛和陆地的连接处，达韦尔努瓦男爵和他的女友已经不在海边，她接着爬上山坡，拼命朝客店跑去。没到客店门口就喊了起来：

“圣康坦！……圣康坦！”

不祥的预感加重了。她来到门口，但是看不到一个人影。她穿过果园，看了看仓库，用力推开了大篷车的门。

同样没有一个人影。只见孩子们的袋子和一些常用的物品。

“圣康坦！圣康坦！”她又叫了几声。

她转回客店，这一回走了进去。

兼作咖啡室，摆着客店的铁皮柜台的小餐厅里空空如也。地上是打翻的桌椅。其中一张桌子上，放着三个喝了一半的大口杯和一个酒瓶子。

多罗泰喊道：

“阿穆鲁太太……”

她好像听见有人呻吟的声音，便朝柜台走去。柜台后面，女店主弯成一团，手脚被绑，身子被拴在护壁板上，嘴上还勒着一块手巾。

“有没有受伤？”多罗泰问道，一边帮她解开手巾。

“没有……没有……”

“孩子们呢？”姑娘又问，显得很放心不下。

“他们没事。”

“他们在哪里？”

“在海边，我想。”

“都在那里吗？”

“除了最小的一个。”

“蒙福贡？”

“是的。”

“天哪，他怎么啦？”

“被人绑架了。”

“被谁？”

“被两个人……两个人进来这里，向我要喝的。那孩子在我身边。其他几个孩子可能在果园里，在仓库后面玩耍。我们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突然，其中一个人掐住我的喉咙。另外一个人抓住孩子。”

“他们对我说不准做声，否则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又问我别的孩子在哪儿。”

“我随口胡编说他们在海边钓鱼，在海边的礁石堆里。”

“他们问我：老太婆，是不是真的？如果你撒谎，有你的麻烦。你发誓。”

“我发誓了。他们转过身又对蒙福贡说：

“还有你，小东西，快说。你的哥哥姐姐去哪儿了？”

“我害怕极了，太太，孩子哭了。他明知我说的是假话，但是，和我说的话口径完全一样：他说他们在那边玩，在礁石堆里。”

“于是，他们把我绑了起来，还对我说：

“呆在这里，我们一会儿回来。如果找不到你，你小心，老太婆。”

“其中一个人把孩子裹在上衣里，就这样把他带走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多罗泰陷入了沉思，脸色非常苍白。她问道：

“那圣康坦呢？”

“他过了大约半个钟头回来过，大概是来找蒙福贡。他最后找到我。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他‘啊’了一声，噙着眼泪水说：妈妈知道了会怎么说啊？他要帮我割绳子。我说不行。我怕那些人回来。于是，他从壁炉上取下那枝没有子弹的废枪，这是我已故的父亲那个时代用的步枪，然后带着另外两个孩子走远了。”

“他们究竟去了哪儿？”多罗泰说。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听见是朝海边的方向去的。”

“有多少时间了？”

“起码有一个钟头了。”

“一个钟头，”多罗泰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

这一回，店主人同意松绑了。多罗泰帮她重获自由，想派她去佩里亚克报案求助，但是，她回答说：

“去佩里亚克！足足两法里路啊！我的好太太，我没有力气走那么远的路。最好还是您自己跑一趟吧。”

多罗泰根本没有考虑这个建议。她要赶回废墟决一死战，头也不回就离开了客店。

她预计敌人会发动攻击，但是比她想象的时间提早了一个钟头，也就是说这是在吹哨子之前发生的事。绑架蒙福贡是预先采取的措施，然后，那两个人前往“鬼门关”，任务是阻止任何人通过，听到哨声以后向战斗地点靠拢。

至于绑架的动机，多罗泰非常清楚。这场已经展开的搏斗，不仅仅是为了抢夺宝石，德·埃斯特雷谢还想得到另一样东西，他为此表现出了同样的疯狂和贪婪。手中掌握着蒙福贡，胜利就有了保证。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算命运要跟他作梗，他也得让多罗泰屈膝投降，乖乖地听任摆布。为了救出蒙福贡，使他免于死，她肯定会采取一切手段，会接受任何考验。

“哼！这个魔鬼，”她低声说道，“他没有弄错。他抓住了我最宝贵的东西。”

她好几次注意到，路上有一些摆成圆圈的小石子或折断的树枝，她明白这是圣康坦留下的记号。她还知道，孩子们没有继续去“鬼门关”，而是向左一拐，沿着沼泽地去了海边，在礁石的掩护下，敌人发现不了他们。但是，她不管孩子们的做法，心里只想着蒙福贡可能遭遇不测，唯一的目的是赶上绑架他的人。

她因此重新进入半岛，越过“鬼门关”，在没有遇见任何人的情况下回到了高地上。此时，她听见第二次爆炸声。有人在废墟里开枪。对谁开枪？对德拉吕先生吗？对其中一个年轻人吗？

“啊！”她想，心里十分担忧。“也许，我原本不应该离开那三位朋友的。四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应。可是，大家不在一起，各散东西，结果就变得无能为力……”

多罗泰感到奇怪，她穿过城堡的外墙，好像走进了一个静悄悄的世界。战场并不大，长不过四分之三法里，宽才几百米，在这个局限的空间里，应该有八九个人在作殊死对抗对峙，却听不到一点声响。没有人咿哩哇啦……只有小鸟啾啾，树叶小心翼翼地飘落，仿佛天地万物都在参与制造寂静的气氛。

“真可怕，”她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什么意思？应该说一切都已结束？还是一切尚未开始，敌对双方仍在互相监视，准备较量？一方是埃灵顿、韦伯斯特和达里奥，另一方是德·埃斯特雷谢及其同伙。”

她迅速地朝挂钟所在的院子走去。在栓着的两匹马旁边，她再次看到了那头驴子，它嘴里嚼着树叶，缰绳丢在地上，鞍子平平稳稳地架在背上，身上的毛汗津津地发亮。

德拉吕先生发生什么事了？他跟上那几个外国人了吗？他的坐骑将他摔在地上，拱手交给了敌人？

一个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接踵而来。天色慢慢地黑了。

多罗泰毫不胆怯。战争期间，在救护车里，在火线，她比那些男子汉更快地习惯炮弹的爆炸。在敌人轰炸的时候，她也从来不会发抖。反之，不管她如何坚强地控制自己的神经，一切未知的事物，一切看不见听不见的事物，对她的影响也超过任何一个最胆小的男人，极度的敏感性使她有清晰的危机感。此时此刻，她深刻地感觉到危机正迫在眉睫。

然而，她继续向前走。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推动着她前进，直至找到她的朋友和救出蒙福贡为止。她来到孤独的橡树所在的十字路口，爬上耸立着科克赞塔楼的山丘。

寂静和孤独愈来愈深地困扰着她。万籁俱寂。如此不正常的孤独，甚至使多罗泰无法相信周围只有她一个人。有人在窥视她。有人在跟踪她。她似乎感到自己暴露在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下，有人举着枪正在瞄准她，她即将跌入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

多罗泰了解自己的性格，相信自己的预感正确，而上述感觉之强烈，更使她认为这就是有确凿证据的事实。她甚至知道他们埋伏的地方。对方了解她的天性，她的想法，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一定会引导她回到塔楼，所以，他们已经在那里等着她了。

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她现在不再怀疑，德拉吕先生已经落在敌人手中，在他们的要挟下，他已经说出第二个信封在她的手里，而没有这第二个信封，任何人都休想找到德·博格勒瓦尔侯爵的宝石。

过了一两分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她的想象。但是，事情发展的逻辑使人肯定敌人就在四周。所以，必须像面对敌人一样行动。

通过一个难以察觉的，似乎毫无目的的动作，从她的姿势中，隐藏的敌人绝难看出她完成了一项精确的行动，她打开小荷包取出信封，捏在手里搓成了一个小纸团。

接着，她的手压着裙摆，在拱顶下朝前走了几步。

在她身后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有东西从上面坠落下来，原来是古老的狼牙闸门卡进下面的凹槽，由巨木拼接成的沉重桁架挡住了出口。

## 十六 一发千钧

多罗泰没有回头。她已经成了囚犯。

“我没有搞错，”她想，“他们控制了战场。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她的右手边是上塔楼的楼梯口。她或许可以上楼梯逃跑，再利用一次那副绳梯。逃跑有什么意义呢？虽然难以反抗，但是，蒙福贡被人绑架，她不应该斗争到底么？她必须冲上斗兽场面对凶恶的豺狼。

她继续向前走。尽管孤身一人，身边没有朋友，她依然十分镇静，她一边走一边让小纸团顺着裙子掉下去，它在地上滚了几下，和路上的小石子和尘土混在一起，不见了踪影。

她到达拱门的另一端，突然伸过来两只手，两个人用手枪指着她。

“不准动，嗯？”

她耸了耸肩膀。

其中一个人严厉地重复了一遍：

“不准动，否则我开枪了。”

她看看他们。这是两个贼眉鼠眼、身穿水手服的走卒。好像就是在山庄里陪德·埃斯特雷谢的那两个人。

她对他们说：

“孩子呢？你们把孩子弄哪儿去啦？是不是你们把他带走的？”

他们猛地抓住她的手臂，其中一个人用枪顶住她，另一个开始搜身。但是，一个专横的声音阻止了他们：

“放开她。让我来对付。”

多罗泰没有注意到还有第三个人，粗壮的常春藤将他遮住了。他这时从墙边走出来。原来是德·埃斯特雷谢！……

他依然伪装成俄国土兵的模样，但是，与先前已经绝然不同。多罗泰在他身上重新看见了罗伯莱和岗顶山庄的德·埃斯特雷谢。他恢复了狂妄的神气和凶恶的嘴脸，不再掩盖走起路来稍欠平衡的样子。剪掉头发和乱蓬蓬的胡子以后，可以发现他的后脑扁平以及猴子一般的下巴。

他站在那里，好久没有出声。他在品尝胜利的滋味？准确地说，更像是在牺牲品面前感到局促不安，起码，他还在犹豫该不该马上发动攻击，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双手背在背后，停一停，接着又走几步。

他问：

“你没有带武器吗？”

“没有。”她肯定地回答说。

他命令两个打手回队伍去。然后，他继续踱来踱去。

多罗泰仔细地打量着他，想从这张脸上找到通人性的地方。但是，除了庸俗、卑鄙和阴险，她没有任何发现。因此，她只能依靠自己了。在废弃的塔楼这个闭塞的范围里，周围是这个最凶残的首领指挥的一帮无赖，她受人看管，无力反抗，还有人对她垂涎三尺，唯一能帮助她的就是她细致入微的智慧。这微不足道，但很解决问题，因为她已经有过一次经验，在岗顶山庄的围墙里面，她曾经身处同样的境地，面对过同一个敌人，最后，是她取得了胜利。这很解决问题，因为敌人不得不提防她，并因此丧失一部分攻击力。

此时此刻，他觉得已经胜利在望，而且他的成功迅速而全面，所以，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他说：

“她还真漂亮，这个小杂种！百里挑一……可惜她憎恨我！”

他走近一步，又说：

“因为积怨太深，是不是，多罗泰？”

她后退一步。他皱了皱眉头。

“是的，我知道……你父亲……算啦！你父亲当时伤得不轻……怎么都捱不到现在的。所以说，真正杀死他的不是我。”

她开口说话了：

“刚才……您那个同伙呢？那个假侯爵呢？”

他冷冷一笑，说：

“不要说他了，好不好！一个不值得可怜的无耻之徒……胆小，忘恩负义，自己暴露了就想出卖我，这是你看到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骗过你的智慧，你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说的是真话！我相信自己是仆人乔弗鲁瓦的后代，靠着记载的事，我花了多少年才弄清楚的事，你在几分钟里就解决了。果断，准确。你识破了我的用意，好像你手里拿着我的牌似的。最使我感到惊奇的，多罗泰，是你在此时此刻还能镇静如故。因为，小姑娘，你现在知道我翻出的底牌了吗？”

“我知道。”

“那你还不赶快跪下！”他喊道。“老实说！我一直在等着你求饶……我早想看着你趴在我的脚下，在地上爬行。可是，恰恰相反，你却不肯低头，你藐视我，还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

“我没有挑衅。我在听您说话。”

“好吧，让我们把帐算清楚吧。总共是两笔帐。一笔是关于多罗泰的帐（他笑了笑）。这笔帐暂且不提。放到最后再说……一笔是关于宝石的帐。如果不是你截走了必不可少的文件，我现在已经拥有这些宝石。你制造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用枪口顶着德拉吕先生的太阳穴，他交待说把第二封信交给你了。把它给我，否则的话……”

“否则怎么？”

“否则，让蒙福贡倒霉。”

多罗泰完全不为所动。当然，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也知道这场决斗比山庄里的那一场要严峻得多。

在山庄里，她可以等待救兵。在这里，她完全孤立无援，没关系！在这个人面前绝对不能示弱。谁毫不动摇地保持镇静，谁就是胜者，并且最终控制他的对手。

“坚持到底！”她不断地鼓励自己，“坚持到底……不只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还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的最后一秒钟……”

她一个劲儿地瞪着敌人，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有个小孩子在这里受苦。我首先命令您将他放了。”

“呵！呵！”他以讥讽的语调回答说，“小姐也命令起人来了，不知道凭的是什么？”

“凭我的信念，不用多少时间就可以让您乖乖地服从命令。”

“天哪，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的三个朋友，韦伯斯特、埃灵顿和达里奥。”

“不错……不错……”他说，“这几位先生都是做惯了运动、非常强壮

的小伙子，你寄希望于几位勇敢无畏的冠军是对的。”

他打个手势，让多罗泰跟他一起走，他穿过塔楼内部堆满瓦砾的圆形大厅。与正门相对的另一扇门形成的缺口右边，在矮树丛上挂着的常春藤屏障后面，排列着一间间门呈拱形的小屋，很可能从前是关犯人用的牢房。至今还能看见砌入石头地基里的铁环。

在其中三间囚室里躺着三个人，一个个五花大绑，口里塞着东西，而且和铁环锁在一起，就像三具木乃伊一样。他们是韦伯斯特、埃灵顿和达里奥。另外三个荷枪实弹的人在一旁看守他们。

第四间囚室里扔着假侯爵的尸体，第五间关着德拉吕先生和蒙福贡上尉。孩子身上裹着一床被子。破烂的被角遮住他的下巴，两只可怜的泪汪汪的眼睛在向她微笑。

她喉咙一哽，但是忍住了。既不表示气愤，也没有斥责。仿佛眼前发生的事根本无足轻重，对这场战斗的成败毫无影响。

“唔，”德·埃斯特雷谢冷笑道，“你对你的保护人有何感想？你觉得我的队伍怎么样？三位朋友看守俘虏。另外两个在外面放哨，监视周围的动静……我完全可以放心吧，嗯？但是，漂亮的小姐，你为什么离开他们呢？你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你放任他们，他们就像傻瓜一样，一出塔楼就一个个被逮住了。怎么挣扎都没有用……干脆利索。我的手下可是没有损伤一根毫毛……德拉吕先生反而麻烦一点，他爬到树上，非得费我一粒子弹，打穿他的帽子，才把他请了下来。至于蒙福贡，一位可爱的天使！……因此，你瞧，小姑娘，你的冠军人马已经与案无涉，你只能依靠你自己，这是很不够的。”

“这已经足够了，”她说，“因为我掌握着有关宝石的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秘密。所以，您赶快为我的朋友松绑，把孩子放出来。”

“条件呢？”

“我把德·博格勒瓦尔侯爵的信交给您。”

他看了她一眼。

“哎呀，”他说道，“这个建议很有气派。这么说，你放弃宝石了？”

“是的。”

“你代表你自己和你的三位朋友吗？”

“是的。”

“把信封交出来。”

“先把绳索解开。”

他勃然大怒。

“把信交出来，这里我作主。”

“不，”她说。

“我要……我要这封信……”

“不，”她说得更加坚决。

那个小荷包扣在她的胸衣上，稍稍露出一个角，被他一把抢了过去。

“哈！”他洋洋得意地喊了起来。“公证人告诉我，你把它放在这里头了……就像金奖章一样。我马上可以知道秘密了。”

但是，小荷包空空的。他失望，疯狂，举起拳头对着多罗泰的脸，大声咆哮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想糊弄我！你的朋友一松绑，我就完了。赶快把信交出来！”

“我已经撕了，”她说。

“撒谎！这么重要的东西是不会撕的，这么重要的秘密是不会毁的。”  
她再说了一遍：

“我读过以后把它撕了。您放开我的朋友，我就把秘密告诉您。”

他声嘶力竭地喊道：

“你撒谎！你撒谎！马上把信交出来……啊！如果你以为我可以任人嘲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忍够了。我说最后一次，快把信交出来！”

“不，”她回答说。

他一步冲到其中一间囚室，掀开孩子身上裹的被子，一把抓住他的两条小腿，倒提着晃了几下，仿佛要老远地扔掉一包东西一样。

“信！”他对多罗泰喊道，“否则，我就让他的脑袋在墙上开花。”

他那副模样让人看了恶心。野蛮和残忍扭曲了他的面孔。几个同伙在一旁看着他笑。

多罗泰举起手，表示接受妥协。

他放下孩子，满头大汗地回到她的面前。

“信……”他命令道。

她开始解释。

“信在拱门下……靠近这一头……石子堆里有个小纸团。”

他叫来一名手下，按多罗泰说的指示了一遍，那人跑步离开了。

“是时候了……”强盗头子小声说道，一边抹去额头上的汗。“……是时候了。瞧，你本来就不应该和我作对……还有，干吗要不服气呢？”他接着说，好像多罗泰的镇静态度令他不知所措似的……“是啊，何必呢？把头低下去，他妈的！这里不是我作主吗？你的朋友，还有你……是的，还有你，你们的命运统统掌握在我的手心里。”

他把这些话说了两三遍，几乎是自言自语一样，他的目光令姑娘讨厌。过了一会，听到手下回来的声音。他转过身子迫不及待地问道：

“怎么样？”

“找到了。”

“真的吗？啊，真没想到，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啊。”

德·埃斯特雷谢抚平皱巴巴的信封，将它捧在手里，犹如一件稀世珍宝一样，再慢慢地翻过来。信封没有打开过，上面的漆印原封不动，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他即将知道的秘密。

他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出了他心里的话：

“没有人……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

他拆开信封。里面有一张对折的信纸，纸上只写着三四行字。

他读过这几行字，好像很惊讶。

“哦！哦！真是岂有此理！我懂了，和其他人一样，我什么都没找到。老祖宗没有说错，宝石藏在一个无人可以到达的地方。”

接着，他又前后左右地踱了起来，静静地，好像在掂量下一步的决定。然后，他回到囚室前，指着几个俘虏对三个看守说：

“他们跑不了吧，是不是？绳子够结实吧？好吧，你们赶快回船上去，准备撤退。”

几个同伙迟疑不决。

“唔！怎么啦？”强盗头子说。

其中一个战战兢兢地问道：

“那……宝石呢……？”

多罗泰注意到他们之间的敌视态度。显而易见，他们互有提防，在瓜分战利品之前让德·埃斯特雷谢单独留下，似乎对他们的利益构成很大的危险。

“宝石？”他大声说道，“还有呢？你们以为我能吞了么，笨蛋？答应给你们多少就是多少，这是发了誓的。而且还是很大的一份！”

他狠狠地骂了一通，迫不及待地想打发他们。

“快跑！啊！我忘了一件事……叫两个站岗的过来，你们五个人把假侯爵抬走。我们稍后把他扔到海里去。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快去。”

几名下属商量了一会儿。但是，上司的威力还相当大，他们虽然脸上显得不太放心，嘴里嘟嘟囔囔的，在行动上还是服从了。

“六点钟，”他看看表说。“我在七点钟和你们会合，争取在天黑的时候登陆，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嗯？把船舱弄整洁点……说不定会多一个乘客。”

他再次看看多罗泰，趁着手下渐渐离去，他又强调说：

“乘客？应该说女乘客，是不是，多罗泰？”

她没有理睬，始终十分镇静。但是，她心里愈来愈焦急。可怕的时刻正在来临。

他手里一直拿着信封和侯爵的信。一边重读信中的指示，一边从口袋里取出打火机打着火。

“太妙了！”他心情畅快地小声说道……“一流！……一直找到地狱里去也值得……啊！这个侯爵，真是怪人！”

他把信纸拧成长条后靠近打火机。信纸烧着了。

他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用火点着一支香烟，然后面向几个囚犯，伸直手臂，等着信纸变成灰烬随风飞扬。

“您看，韦伯斯特，你们看，埃灵顿和达里奥。老祖宗留下的秘密就这么多了……一点点灰烬……全完了。真的，你们得承认你们太不聪明了。你们三个健壮的年轻人，既不懂得保护即将到手的财富，也不懂得保护人见人爱的小妹妹，只知道张大嘴巴欣赏她的美貌。真没想到，我们六个人挤在塔楼的小屋里，只要其中一个人揪住我的衣领……我一直提心吊胆。可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太无能了！你们活该……她也活该！”

他拿出枪晃了晃。

“我不需要用它了，嗯？”他说……“再说，你们应该注意到了，稍微动一动，你们脖子上的绳索就会勒得更紧。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勒死算数。明人不必细说……多罗泰小妹妹，现在轮到你了。跟我来。我们得想办法合作才行。”

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她跟着他穿过一堆堆残砖断瓦，从空地的另一头走进只剩下四堵墙的一个房间，墙上布满了枪眼。他指指房间，说这是从前的警卫室。

“在这里谈话更好一些。你那些求爱者既看不见我们，也听不到我们说话。这里绝对安静。喏，这里有一块草皮，请坐吧。”

她又着双臂，昂首挺立。他等了一会，低声说了句“随你的便吧”，旋即在自己指的地方坐下来，继续说道：

“这是我们第三次会面，多罗泰。第一次是在罗伯莱庄园的空地上，你

拒绝了我的建议，严格地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你当时不了解我提供的消息的真正价值，在你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不值得称道的冒险家，你心中只想着和我大干一场。非常崇高的情感，它使夏尼的弟兄们产生了幻想，但是，你骗不过我的眼睛，因为我知道偷耳坠子这件事。

“事实上，你有你的目的：为了得到你想得到的好处，你要摆脱一个最危险的竞争者。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你在告发我以后立即去了山庄，谜底可能就在那里，我在那里再次败于你的阴谋，把年轻的达韦尔努瓦弄得晕头转向，将金奖章弄到手，这就是你在那里干的事，我很佩服，承认你一步一步地完成着你的任务。不过……不过……德·埃斯特雷谢不是那么容易就范的人。越狱逃跑，故意纵火，夺回奖章，取得追加遗嘱，总而言之是全面推进。现在，四颗红宝石已经属于我所有。

“我想明天得到它，过一个星期得到它，或者过一年得到它，那都没有关系！它们是我的东西。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白白找了两个世纪，没有理由让别人拿去的。所以说，我现在发财了……成百万，成千万。有了钱就可以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这正是我的目的……不知道多罗泰是否同意做我的乘客，我刚才向手下是这么宣布的。你回答我一句话。同意还是不同意？”

她耸耸肩膀。

“我心中有数，”他说“不过，在使用极端的手段之前，我还是想试一试……”

他等着看威吓的效果，多罗泰完全不为所动。

“你很镇静！”他说。语气之中透露出稍许不安。“不过，你也很明白目前的形势。”

“非常明白。”

“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里。蒙福贡的性命，那三个绑着的人的性命，都是我手中的筹码，是我对你施加压力的手段。所以说，你还镇静什么？”

她从容不迫地回答说：

“我镇静，因为我知道您已经完蛋了。”

“算了吧。”他笑着说。

“不可救药地完蛋了。”

“为什么？”

“刚才在客店里，一发现蒙福贡被人绑架，我立即派另外三个孩子去附近的村庄了，他们会带农民们来这里。”

他冷笑一声：

“等他们召集起一队农民，我已经走远了。”

“他们快到了，我有十足的把握。”

“太晚啦，可怜的姑娘。如果没有把握，我早就让手下把你带走了。”

“您的手下？不……”

“谁能阻止我吗？”

“您虽然一副凶相，心里却害怕他们。他们在想，您一个人呆在这里，是不是要利用攫取的秘密独占宝石。他们觉得我才是他们的盟友。您不敢冒这么大的险。”

“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很镇静就是了。”

他摇摇头，怒冲冲地说：

“你说谎，姑娘！你装模作样！你现在比死人还苍白，因为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过一个钟头以后，我是不是被人抓住，我的手下是不是背叛我，二者都不重要了。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过一个钟头发生什么事，而是现在要发生的事。马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多罗泰，你不会不知道吧？”

他站起身，朝她走过来，带着威胁性的粗暴口吻，一字一句地说道：

“从一开始，我就被人当傻瓜。你这个走钢丝、耍杂技的女人，公主，小偷，走江湖的，你身上总有点东西令我魂不守舍。我历来蔑视女人。我一辈子没有为女人心烦过。你，多罗泰，你吸引我，又使我感到害怕。是爱情吗？不是，是仇恨。确切地说是一种病……是在我心中燃烧的毒药，多罗泰，是我必须摆脱的毒药。”

他紧紧地挨着她，目光凶狠，而且充满了渴求。他举起双手蠢蠢欲动，随时准备按住姑娘的肩膀。为了不让他抱住自己，姑娘不得不步步后退，一直退到墙边。他压低声音，气急败坏地对她说：

“不准笑，多罗泰，你这种流浪女人的妖术，已经让我受够了。你的嘴唇是唯一能够医治我的良药。然后，我可以从此消失，再也不来见你。但是，必须在得到这剂良药之后才行。你懂吗？”

突然，他用双手搂住多罗泰的肩膀，使姑娘一时失去了平衡。但是，她蔑视的态度依然，继续向他挑战。而且，她的意志愈益坚强，始终不让对方感到她的心里有丝毫的动摇或退缩。

“你懂吗？……你懂吗？……”他连续地摇晃她的手臂和脖子，口里一边嘟囔，“……你知道这是不可抗拒的吗？没有人能救你。这是失败的代价。今天，我要报仇……同时，我再也不受你的压迫……我们分开以后，我会说：是的，她使我痛苦过，但是，我不后悔，我们相识一场的这个结局抹去了任何的不快。”

他愈来愈使劲地压住姑娘的肩膀，同时，快活地挖苦说：

“你的眼神开始慌张了，多罗泰！难得一见，真让人高兴！你害怕了，你的眼睛……真美丽啊，多罗泰！……这是给胜利者的真正奖赏。光是你的眼神，在我面前惊恐万状的眼神，就好过天下的任何东西。多罗泰啊，多罗泰，我爱你……让我忘记你？多疯狂的想法！我要吻你的嘴唇，这是为了爱你爱得更深……也是为了让你爱我……为了你能够跟我在一起，像女奴，像倍受宠爱的女主人一样。”

她紧贴着墙壁。德·埃斯特雷谢竭力想将她抱在怀里。她则拼命地想脱身。

“啊！”他大叫一声，突然疯狂地动起粗野来。“不准反抗，小姑娘。把嘴巴伸过来，马上伸过来，你听见了。否则的话，就让蒙福贡来抵偿。你愿意我像刚才那样把他吊起来打转吗？行了，你听我的话，否则……否则，我就跑回去，活该那小鬼的脑袋倒霉……”

多罗泰精疲力尽。她的双腿发软。和强盗身体上的接触，使她恐怖得浑身发抖，但是，推开强盗，她又怕这个家伙冲过去对孩子不利。

她用力死顶的手臂开始弯曲。德·埃斯特雷谢一使劲，迫使她跪在了地上。这下完了。他就要达到目的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最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多罗泰大吃一惊。在强盗背后，距离几米远的地方，有个东西在动弹，有个东西从对面的墙上伸出来。从枪眼里露出一枝枪。

多罗泰立即想起来了：圣康坦从客店带走一枝报废的旧枪，而且是没有

子弹的。

她一动不动，避免引起德·埃斯特雷谢注意。她明白圣康坦的计策。孩子只是想阻吓敌人，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吓唬一下而已。现在该轮到她想办法，当德·埃斯特雷谢发现自己身受威胁时，让这个行动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毋庸置疑，只需片刻功夫，德·埃斯特雷谢就可以和多罗泰一样，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枝锈迹斑斑，破烂不堪的枪，像小孩的玩具枪一样完全没有攻击性。

多罗泰清醒地知道自己该做的事：镇定下来，挺起胸膛面对敌人，让他心虚，哪怕是几秒钟也好，就像刚才她凭着镇静和沉着已经做过的一样。她自身的安全，蒙福贡的安全，全系于她现在的坚定与否。“财富全在顽强……”她想。

但是，她口中不知不觉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就像说出一道能够保护你的咒语一样。她马上感觉到箍住她脖子的双手松开了。古老的格言，他经常思索的这句格言，竟然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里，从这个他认为已经处于穷途末路的女人口中如此平静地说出来，使他大为困惑。他仔细地打量她，突然惊呆了，她美丽的面庞表面出前所未有的宁静。嘴唇微启，露出雪白的牙齿，刚才还惊慌和绝望的眼睛，现在带着微笑安详地望着他。

“怎么啦？”他情不自禁地问道，同时想起在岗顶山庄的水塘边，多罗泰的惊人的笑声。“你今天还敢笑？”

“我当然要笑，理由只有一个：您已经完蛋了。”

他开玩笑似地说：

“啊？是么？”

“是的，”她毫不含糊地说，“我从一开始就告诉您，我没有说错。”

“您疯了，”他耸了耸肩膀，说。

她注意到他不再用你称呼她，而且确信依靠她难以置信的镇静，取得了与第一次一样的胜利，她又重复了一遍：

“您已经完蛋了。目前的形势与在山庄时一模一样。在那里，拉乌尔和孩子们去找救兵，您还操纵着大局，突然一枝枪对准您。

在这里，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三个孩子找到人了。像在山庄里一样，他们带着枪来了……您还记得吗？他们来了，枪口已经对准您了。”

“您胡说，”强盗结结巴巴地说。

“他们来了，”她说话的口气愈来愈逼人。“我听到孩子们发出的信号了。他们没有绕过塔楼进来。他们来了，就在墙外面。”

“您胡说！”他喊道，“您说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她态度平静，就像一个不受任何危险的人一样，但是，她一改用您称呼的习惯，非常强硬地说：

“转过身去……你就看到对准你胸膛的枪口了。只要我一句话，他们就会开火。你转过身去看呀！”

他躲躲闪闪。他不想就此罢休。但是，在多罗泰的目光，在她的充满怒火，不可抗拒，令他束手无策的目光的紧逼下，他不得不顺从她的意志转过头去。

这是一发千钧的时刻。

她使出全身的力量，不让强盗有思考的时间，坚定地大声喊道：

“举起手来，你这个恶棍，否则就像打狗一样打死你。举起手来！喂，那边的，准备开枪，毫不留情地开枪！举起手来！”

德·埃斯特雷谢看到枪，乖乖地举起手来。

说时迟，那时快，多罗泰猛扑上去，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摸出枪，然后面对面指着他，心不跳，手不颤，眼睛里流露出狡黠的神气，一字一板地说道：

“白痴，走，我明白地告诉过你，说你已经完蛋了。”

## 十七 绞 刑

整件事前后不到一分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形势彻底逆转。失败变成了胜利。

脆弱的胜利。多罗泰知道，她以无法想象的大胆行动，成功地在他的头脑里制造了错觉。但是，这个人是不会长时间受骗的。虽说如此，她还是尽一切努力要逮住这个强盗，这件事靠她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她得镇住他，首先解救出韦伯斯特、埃灵顿和达里奥才行。

她像统率着一支大部队一样威严，命令前来救她的人：

“你们一个人留在原地，继续瞄准他，稍有反抗立即开枪，其他赶快去解救被关押的人。愈快愈好，是不是？绕过塔楼。进门以后向左，再往前走一点。”

所谓其他人，实际上就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当然，如果有必要，只需把一八七一年式的破枪搁在枪眼上，圣康坦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他们去了，进入塔楼……开始搜索……”她的思绪跟随着孩子们的行动。

但是，她看得很清楚，德·埃斯特雷谢在仔细地审视枪管以后，脸上的表情正慢慢放松下来。他听到了孩子们脚步声，这和农民队伍的喧嚣声是完全不同的。她不再怀疑，强盗将在她的人来到之前逃之夭夭。

在稍稍犹豫一下以后，他放下双手，牙齿咬得咯咯地响。

“上当了！”他说。“只有几个孩子，枪是一堆废铁。啊！你真是狗胆包天！”

“是不是要我开枪？”

“算了吧！像你这样的女人可以因为自卫而杀人，不会为了杀人而杀人的。把我交给法庭？你这样能得到宝石吗？就算割掉我的舌头，用火慢慢地烧我，我也不会泄露秘密。宝石是我的。我想什么时候得到宝石就什么时候。”

“你再朝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

“好，好，你赢了。我离开这里。”

他竖起耳朵听了听。

“小孩子在那里磨嘴。他们找到韦伯斯特了。可是，等他们解开绳子，我已经远走高飞。再见……后会有期。”

“不行。”她说。

“有什么不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的。宝石第一。爱情第二。我错在把两样东西混在一起了。”

她摇摇头。

“你别想得到宝石。如果我没有把握，我能让你走吗？我告诉过你：你已经完蛋了。”

“完蛋？为什么？”他冷笑道。

“我当然有我的道理。”

他还想反驳。但是，此时传过来一群人讲话的声音。他拔腿就跑，弯着腰，顺着矮树丛溜了。

多罗泰在后面追，举枪瞄准，突然下决心要打倒他。但是，经过一番犹豫，她还是把枪放下了，一边低声说道：

“不，不，我不能……我不能……再说，有什么用呢？这杀父之仇迟早

会报的……”

她走去找几位朋友。孩子们花了好大气力才给他们松了绑，理不清的绳索实在难为了孩子们。韦伯斯特第一个站起来，跑着迎上前来。

“他在哪儿？”

“跑了。”她回答说。

“怎么！您有枪，也让他跑了？”

埃灵顿过来了，随后是达里奥，两个人都非常恼火。

“他跑了？这怎么会呢？从哪儿跑的？”

韦伯斯特夺过多罗泰手中的枪。

“您没有勇气干掉他，是不是？”

“是的，我没有勇气。”

“这么一个混蛋！一个凶手！唔，这事儿到我们手里，我担保，一定不会拖泥带水。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多罗泰挡住他们的去路。

“那伙人怎么办？总共有五六个，加上德·埃斯特雷谢……个个都带着枪。”

“那更好，”美国人说，“这枝枪刚好有七发子弹。”

“我求求你们，”她担心因为力量悬殊而吃亏。“我求求你们……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他们肯定上船了。”

“到时候就知道了。”

三个年轻人追了出去，多罗泰很想跟他们一起去，但是，蒙福贡的腿上还绑着绳子，一边哭，一边拽住她的裙子不放。

“妈妈……妈妈……你不要去……我好怕！……”

于是，她心里只剩下了孩子，她把他抱在膝盖上，慢慢地安慰他。

“不要哭，我可怜的上尉。事情已经结束了。那个坏家伙不会再来了。你谢谢圣康坦了没有？还有你的两个小朋友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你有没有谢谢他们？亲爱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她亲切地抱着三个孩子。

“是啊！我们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啊！圣康坦，你想到那枝枪，真聪明！好小子，你真厉害！来，让我再吻你一下！告诉我，你怎么来这里的。我看到了你从客店出来留在路上的白色小石子。为什么你要绕过沼泽地？你想顺着海岸，通过峭壁底下来到废墟吗？”

“是的，妈妈。”圣康坦回答说，多罗泰的称赞使他十分得意，她的亲吻使他非常感动。

“结果还是不行吧？”

“是不行，可是我找到了更好的办法……沙滩上有一条小船，我们把它推到海里。”

“你们三个人真的有胆量有力气划船过海？你们起码花了一个钟头吧！……”

“一个半钟头，妈妈。到处都是礁石，不让我们前进。最后，我们看到塔楼，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上了岸。到这里的时候，我听出是德·埃斯特雷谢说话的声音。”

“啊！我的孩子！我可爱的孩子！”

接着，又是一阵热烈的拥抱，亲吻像雨点般的落在圣康坦的面颊上，卡

斯托尔的额头上，上尉的脑壳上。她高兴得又唱又笑！生活真美好啊！不必面对这个紧紧抓住你的手腕的野蛮人，不必再受他邪恶的目光的玷污，这一切太美好了！

她正兴高采烈，却突然打住了。

“德拉吕先生呢？我把他给忘了！”

他躺在囚室靠里的地方，茂密的野草构成一道屏障，将他挡在了后面。

“快去救他！快，圣康坦，割断绳子……上帝啊，失去知觉了……喂，德拉吕先生，您醒醒。否则，我就把您留在这里了。”

“把我留下！”公证人突然醒过来，大喊一声。“您没有权利这么做，敌人……”

“敌人逃跑了，德拉吕先生。”

“他们会回来的。这些人太可怕了。您瞧，强盗头子一枪打穿了我的帽子！驴子把我摔在地上，就在废墟的入口处，我躲在一棵树上不肯下来。啊！啪的一下！只用一颗子弹，强盗就把我的帽子打掉了。”

“你伤了没有？”

“没有，但是，我身体里面疼，我受的是内伤。”

“很快就没事了，德拉吕先生。我担保疼痛明天就会消失。圣康坦，我把德拉吕先生交给你。还有你，蒙福贡。帮他按摩一下。”

她说完就走了，一心想着赶上那三位朋友，他们的仓促行动让她放心不下。毫无目标，毫无计划。强盗们如果没有上船，会再次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抓起来。

幸好，几个年轻人不知道德·埃斯特雷谢泊船的地点。半岛上，城堡遗址外面的地方不算大，但是，巨大的礁石形成无数的屏障，使她好不容易才一个个找到他们。三个人在迷宫一般的小路上迷失了方向，而且正不知不觉地朝着塔楼往回走。

多罗泰的方位意识很强，她没有走错路。她能够察觉到哪条路不通，凭着本能选择引导她达到目的地的道路。再说，没有多久，她就看到了路上的脚印。这是强盗们往返海边和塔楼之间经常走的一条路。这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就在此时，他们听见从正前方传来阵阵吵闹的声音。小路突然向右转了个急弯，原来是巨大的山岩挡住了它的方向，山岩陡峭而且怪石嶙峋，眼看兜个大圈得花很长的时间，他们下决心爬了上去。

达里奥身手最敏捷，他一直跑在前头，突然叫喊起来：

“我看到他们了！……都在海边！……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

韦伯斯特握着手枪，也赶到了。

“是啊，我也看见了！往那边跑……离他们更近一点。”

他所说的那边，是指山岩顶上的尽头，整座岬角俯视四十余米宽的沙滩。两根花岗岩石柱拔地而起，就像一扇打开的大门的门柱，从门里望出去，可以看见平坦的蓝色的海面。

“小心！猫下身子！”多罗泰命令道，她自己也趴了下来。

其他人把身子紧紧地贴住石壁。

在前面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有一条机动大渔船，甲板上围着五个男人，一个女人在指手画脚地说话。他们看到多罗泰及其朋友，其中一个男人迅速转过身，举起枪扳动了枪机。埃灵顿身边的花岗岩上飞起了几块碎片。

“不准动，”枪手喊道，“否则，我继续开枪啦。”

多罗泰叫她的同伴们不要动。

“有什么用？悬崖陡峭，你们不是想从上面跳下来吧？”

“不，我们可以从原路返回，再绕过去。”达里奥建议说。

“不准动。您这是疯了。”

韦伯斯特火了。

“我有手枪。”

“他们有长枪。再说，到了那里也赶不上趟。好戏已经演完了。”

“什么好戏？”

“自己看。”

在她的命令下，他们一动不动，躲在子弹打不到的地方。在前方，正在演出多罗泰所说的好戏，他们就像被迫出席观看，但是不能直接参与的观众。没有多久，他们便知道了这出戏恐怖的结局。

平静的小海湾构成一个天然码头，大渔船在码头边上颠簸不定，那个女人和五个男人弯腰围着地上一个半死不活的人，身上好像捆绑着红色的羊毛腰带。从远处看去，那女人像一个凶神恶煞的泼妇，舞动着拳头吆三喝四，大骂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其中有几句话传到了山岩上年轻人的耳朵里。

“你这个贼！……胆小鬼！……啊！你还不肯说！……你等着！……”

她大声命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因为几个年轻人注意到，强盗们在四面散开之前，那个人的脖子上已经套了一条长绳子，绳子的另一端越过桅杆的主横桁，抓在其中两个强盗的手里。

“德·埃斯特雷谢！”其中一个年轻人认出那顶俄国士兵帽，小声地喊了出来。

多罗泰想起他们在罗伯莱庄园相遇时，她曾经对这个敌人作过预言，心里不禁一震。

她压低声音说：

“是的，是德·埃斯特雷谢……”

“他们想对他怎么样？”

“想夺走他的宝石。”

“但是，他没有宝石啊。”

“没有，但是，他们很可能会想他有宝石。我早已料到他们会这么做。我看到他们脸上凶恶的表情，德·埃斯特雷谢命令他们离开废墟，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他们之所以服从命令，是为了布下圈套，让他自投罗网。”

在远处，那个人影在横桁上只吊了一会儿功夫。他们放下这个成了木偶的人。接着，又扯上去两次，那女人继续不停的叫骂：

“说不说？……你答应的宝石呢？……你弄到哪儿去了？……”

在多罗泰身边，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咕嚕道：

“这怎么可能呢！简直无法忍受……”

“什么！”多罗泰说，“您刚才想杀死他……现在想去救他了？”

韦伯斯特和他们朋友都给闹糊涂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面对这个令人恶心的场面，他们不愿再袖手旁观下去。脚下是悬崖峭壁，不过也有一些罅隙和兽径。韦伯斯特看到那名枪手已经不管他们，便不顾危险往下走，后面跟着埃灵顿和达里奥。

他们的企图失败了。那伙人不想和他们对抗。那个女人开动马达，等三

个年轻人踏上沙滩，小船已经在急促的马达声中调头跑了，美国人开了七枪，但是全部落了空。

他气得七窍生烟，对跟上来的多罗泰说：

“还是跑了……还是给他们跑了……我们该想别的办法……就这样让这帮流氓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跑了。”

“有什么办法？”多罗泰说“首恶分子不是受惩罚了吗？他们在海上还会搜他的身子，一旦肯定他的口袋是空的，肯定他知道秘密又顽固到底，他们就会把他扔进海里，就像对付尸体还在仓底的假侯爵一样。”

“德·埃斯特雷谢受到惩罚，您觉得够了吗？”

“是的。”

“您非常憎恨他？”

“他杀了我的父亲。”她说。

几位年轻人心情沉重地低下头。接着，达里奥说：

“但是，其他人呢？……”

“让他们去别的地方上绞刑架吧！这对我们更有利一些。抓住那伙人，将他们送上法庭，随之而来的是调查，诉讼，整个事件就会暴露出来。这对我们有好处吗？德·博格勒瓦尔侯爵建议我们在内部解决问题。”

埃灵顿叹了口气：

“其实，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宝石的秘密不见了。”

远处，那艘船朝着北方，朝着布列塔尼的方向愈走愈远。

那天晚上，德拉吕先生只想好好地睡一个觉，然后尽快赶回事务所，乔治·埃灵顿和马可·达里奥把他托付给阿穆鲁寡妇照管，又叮嘱她把自己受攻击的事绝对保密。然后，在将近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马套上大篷车，圣康坦牵着独眼喜鹊的缰绳，一起走上经过“鬼门关”的石子路，回到拉罗什—佩里亚克的废墟。

多罗泰和孩子们各归原位。三个年轻人在塔楼的囚室里安顿下来。

第二天清早，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骑上摩托车出去，一直到中午时分才回来。

“我去萨尔佐见了寺院里的僧侣，”他说，“我向他们买下了拉罗什—佩里亚克的这座废墟。”

“上帝啊！”多罗泰大叫一声，“您不是想在这里过一辈子吧？”

“不。但是，乔治·埃灵顿、达里奥和我，我们想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寻找，要想安静，那当然是在自己家里好啊。”

“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看您的样子很有钱，您真的很在乎找到这些宝石吗？”

“我在乎的是，”他说，“我们的先人德·博格勒瓦尔侯爵的冒险故事要有始有终，不让宝石在哪一天落入无权得到宝石的人手里。您帮我们一起干吗，多罗泰？”

“说实话，我不帮你们。”

“见鬼！为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罪犯得到惩罚，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他们显得很失望。

“不过，您会留下来吗？”

“是的，我需要休息，四个孩子也需要休息。在这里呆个十几天，和你

们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这对我们很有好处的。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我们离开这里。”

“日子已经定了吗？”

“是的。”

“我们也一起出发？”

“是的，我要劫持你们一起走。”

“去哪里？”

“旺代的一个旧庄园，七月底，德·博格勒瓦尔侯爵老爷的其他后裔将在那里聚会。我想将你们介绍给达韦尔努瓦和夏尼—罗伯莱等亲戚。然后，随你们的便，你们回这里来也行……和戈尔孔德的宝石埋葬在一起。”

“多罗泰表妹，还有您。”

“我可不干。”

“既然如此，”韦伯斯特说，“我把废墟卖了。”

对三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几天。上午，他们四出寻宝，因为多罗泰不参加，他们的热情很快便一落千丈。实际上，他们从早就等着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多罗泰把大篷车停在统领一路百年大树的大橡树下，大家在车子旁边吃午饭。

温馨的午餐，紧接着是同样温馨的下午，还有美丽的夜晚，谁都希望夜晚的时间一直延长到天亮。天空晴朗，没有一丝云彩。没有旅行者进入废墟打扰他们，他们在树上钉了一块木牌：私人领地谨防捕狼器，外人看见这块牌子就绕道别处去了。

天底下就他们几个人，加上四个孩子，他们和孩子们一起游戏，大家很快便成了好朋友，他们称姑娘为了不起的多罗泰，七个人无不为之倾倒。

她令他们着迷，令他们赞叹。她在七月十二日这艰难的一天里表现出来的机智，她在塔楼的房间里显示出来的镇静，她迅速赶回客店，毫不留情地对付德·埃斯特雷谢，她的胆量，她的活泼，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叹为观止。

他们觉得，她既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人，也是最神奇的人。虽然她一再解释，向他们叙述她的童年，当护士的经历，流浪卖艺的生活，在罗伯莱庄园和岗顶山庄的种种遭遇，他们始终无法相信多罗泰既是德·阿尔戈纳公主，又是马戏班的班主，无法相信这就是事实，既有涵养又充满幻想，既是大家闺秀，又是走钢丝的卖艺人。与此同时，她对四个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柔情的目光和细心的动作反映出母性的本能，使他们深受感动。

到第四天，从热那亚来的马可·达里奥成功地把她叫到一边，向她表白心迹，说：

“我有两个姐姐，她们会像姐妹一样爱您。我住一幢古老的公馆，只要您愿意，您可以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贵妇人一样生活。”

第五天，埃灵顿哆哆嗦嗦地对她讲到自己的母亲，说“她如果有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儿将会十分高兴”。第六天，轮到韦伯斯特上场。第七天，他们差点儿打了起来。第八天，他们要求她在三个人中间选一个。

“为什么要你们中间选呢？”她笑道。“除了我的四个孩子，我的生命中不止有你们三个人呀。我有亲戚，朋友，或许还有别的求婚者。”

“请您选择一个。”

第九天，在他们的催促底下，她答应作出选择。

“这样吧，”她宣布说。“我把你们排成一行，我拥抱谁，谁就是人选

择的丈夫。”

“什么时候？”

“八月的第一天。”

“您发誓。”

“我发誓。”

自此之后，他们不再寻找宝石。正如埃灵顿所说——蒙福贡在他之前说过同样的话——他们想得到的宝石，其实就是她，多罗泰。这是他们的祖先博格勒瓦尔为他们准备的最好的宝贝。

二十四日清早，多罗泰指示出发。他们离开拉罗什—佩里亚克的废墟，告别德·博格勒瓦尔侯爵留下的财富。

“不管怎么样，”达里奥肯定地说，“多罗泰表妹，您还是应该找一找的。只有您能够找到两个世纪以来别人找不到的东西。”

她做了个不在意的动作，同时回答说：

“我们这位杰出的祖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财富所在的地方。顽强的生命力……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吧。”

他们原路折返，经过维莱纳河，走上去南特的公路。途经一个村子——人还得吃饭，姑娘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接济——多罗泰马戏团可演出一场。这又使三个外国人大开眼界。多罗泰招揽观众，多罗泰在独眼喜鹊背上表演马术，多罗泰走钢丝，多罗泰招呼观众，赏心悦目，生动活泼的演出令人目不暇接！

他们在南特过了两晚，多罗泰很想见一见德拉吕先生。公证人的情绪已经完全平复，在热情招待之余，还向她介绍了家人，留她吃了一顿饭。

终于，七月的最后一天到了。他们大清早出发，下午三四点钟到达岗顶山庄。多罗泰将大篷车停在大门口，留下四个孩子，自己在三个年轻人的陪同下进了门。

院子里好像空荡荡的。山庄的人显然被派到田里干活去了。但是，屋子的窗户开着，传出来激烈的争吵声。

他们走过去。

传来一个粗俗而恶狠狠的男声，多罗泰一下子认出是放高利贷的瓦兰先生，他一边用拳头敲着桌子，一边狂叫：

“拉乌尔先生，您得付钱，这是您祖父签下的售卖合同。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钟，三十万法郎现金或国家债券。否则，山庄就属于我所有。现在是四点四十五分。钱在哪儿？”

随即，多罗泰听到拉乌尔的声音，然后是奥克塔夫·德·夏尼伯爵，他居中调停，建议双方继续协商。

“没什么可协商的，”高利贷者大声喊道。“给钱，现在是四点四十八分。”

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抓住多罗泰的衣袖，小声问道：

“拉乌尔……他也是我们的亲戚？”

“是的。”

“另一个是什么人？”

“放高利贷的。”

“给他开一张支票。”

“他不收支票。”

“为什么？”

“他要的是山庄。”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吧？”

多罗泰对他说：

“您是个好人，我谢谢您。但是，我们在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四点四十五分来到这里，您以为是偶然的吗？”

她朝石阶走去，一步步登上梯级，穿过前厅来到房间里。

看到她的出现，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拉乌尔站起身，脸色非常苍白，德·夏尼太太赶紧跑了过来。

她摆摆手，叫他们不要动。

瓦兰先生站在桌子前，左右是他带来做证人的两个朋友，证件和文书摊开在牛皮公文包上，手里拿着一只手表。

“五点钟到了，”他以胜利者的口吻说道。

多罗泰纠正说：

“也许，您的表到五点钟了，但是，请您看一看挂钟。还有三分钟才到五点。”

“那又怎么样？”高利贷者说。

“唔！解决这小小的一张票据，再把您赶出去，三分钟绰绰有余了。”

她稍稍解开路上穿的短披肩，从里面的一个小口袋里，取出一只黄色的大信封，她撕开信封，从中抽出一大叠一千法郎的钞票和一包债券。

“请数一数，先生……不，不要在这里数，时间太长了，我们不想有外人在这里。出去。”

她轻轻地把他和他的两个证人一直推到院子里。

“很对不起，先生，我们是一家人……都是两百年不见的亲戚……我们想尽快地和家人在一起……您不会见怪吧，是不是？啊！对了，请您将收据寄给达韦尔努瓦先生。再见，诸位……听，挂钟敲五点钟了……再见。我再次向你们致意。”

## 十八 因·罗伯尔·福尔图纳

多罗泰将那三个人关在门外以后，看见拉乌尔来到面前，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他说：

“不行，不行……这是不能允许的……您应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征求什么意见？”

“有关支付债务的事。”

“不要生气，”她温柔地说道。“我想先帮您打发走瓦兰先生再说。这样，我们才能慢慢地从长计议。”

“我都计议好了，”他脱口而出，“我认为这么处理完全无效。”

“拉乌尔，请您耐心一点好不好。明天再作决定吧。说不定我明天可以说服您。”

她拥抱德·夏尼太太以后，叫三位外国人过来，向她一一作了介绍。

“太太，我为您带来了几位客人。这位是伦敦来的亲戚乔治·埃灵顿。热那亚的马可·达里奥。这位是费城来的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知道您来这里，我想到要全家一个不缺地聚一聚。”

接着，她介绍拉乌尔·达韦尔努瓦，奥克塔夫伯爵和夫人。大家热烈地握手问候。

“太好了，”她说，“大家聚在一起，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们有千言万语要互相倾诉。拉乌尔，我又见到德·埃斯特雷谢了。正如我对他的预言，他给高高地吊死了。拉乌尔，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我还遇见了您的祖父和朱利埃特·阿泽尔。拉乌尔……但是，我们也许过快地谈正经事了。首先，我们得为这三位亲戚做一件紧迫的事情，他们都是喜欢吃喝，坚决反对节食的人。”她打开壁柜，找到一瓶波尔图酒和一些饼干，一边请大家吃，一边讲述她去拉罗什—佩里亚克的经历。她讲得很快，既不完整，也缺乏条理，一件件事情颠三倒四，让人觉得滑稽，使德·夏尼伯爵夫妇听得乐呵呵的。

“就是说，”伯爵夫人说，“当行动结束的时候，宝石不见了？”

“这个嘛，”她回答说，“这是三位表兄的事。您问问他们吧。”

在姑娘解释的过程中，他们三个人站在旁边听，对主人彬彬有礼，但是有点儿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而这些心事，想必伯爵夫人也有，而且德·夏尼伯爵也不例外，因为有一件事同样地令他们关注，只要这件事不弄清楚，他们的心情就轻松不了。

埃灵顿开腔了，在德·夏尼伯爵夫人提问之前，他对姑娘说：

“多罗泰表妹，我们不明白……不，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漆黑一团，我想，大家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您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吧。”

“说吧，埃灵顿。”

“唔，是这样的……这三十万法郎？……”

“这钱是哪儿来的？”多罗泰帮他说完了他想说的话。“您想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

“正是。”

她对着英国人的耳朵，小声说道：

“这是我的积蓄……是我的血汗钱。”

“请您……”

“您不满意这个解释吗？那么，我说实话啦。”她对着另一个耳朵，更

加小声地说：

“是我偷来的。”

“哦！表妹，不要开玩笑。”

“那，真见鬼，乔治·埃灵顿，如果不是偷，您想是怎么来的呢？”

他慢慢地说道：

“我的几位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想您是不是找到宝石了。”

“在哪里？”

“在佩里亚克的废墟！”

她拍拍手。

“好啊！他们猜到了！真是这样，伦敦的乔治·埃灵顿，我是在一棵树下面，一堆枯叶和石子底下找到的。尊敬的老祖宗德·博格勒瓦尔侯爵，把钞票和六厘利息的债券藏在那里了。”

另外两位表兄向前走了几步。马可·达里奥显得很激动，非常严肃地对她说：

“多罗泰表妹，我们恳求您认真一点，请您不要捉弄我们。宝石到底是不见了，还是找到了？对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承认，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已经放弃寻找宝石。但是，您在突然之间又让我们相信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奇迹。真的是这样吗？”

她说：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首先，因为这笔出乎意外的钱，人们很可能想这是卖了其中一颗宝石得来的……其次……其次……我得说出来，一句话，我们觉得您放弃这笔财富是不可能的，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您取得了节节胜利，就在达到目标的时候，您，多罗泰，怎么可能突然决定坐视不理呢？不出力！不寻找！不，不，从您这方面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她很调皮地将他们来回打量了几遍。

“照你们的看法，各位亲爱的表哥，我创造了双重的奇迹，不出力寻找宝石，却得到了宝石。”

“您什么奇迹都能创造，”韦伯斯特快活地说。

伯爵夫人附和说：

“是的，您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多罗泰，您什么都行，从您的表情看得出来，您这一回又成功了。”

她没有否认。她只是甜美地笑着。大家围在她的身边，既好奇又焦急。

伯爵夫人轻轻说道：

“您又成功了，是不是？”

“是的，”多罗泰回答说。

她确实成功了！一个折腾了几个世纪，无法解决的问题，被她解决了。

“什么时候的事？是哪一天？”乔治·埃灵顿大声问道。“您没有离开过我们哪！”

“噢！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我途经罗伯莱庄园的时候。”

“啊！您说什么？”奥克塔夫伯爵冲口而出，不觉大吃一惊。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起码知道了隐藏财宝的地方的性质。”

“怎么知道的？”

“通过那句格言。”

“通过格言？”

“实在太清楚了！清楚到我不能明白，为什么那些寻宝的人会这么盲目，而且使我觉得，隐藏财宝的人留下这么清晰的指示，是不是太幼稚了。不过，德·博格勒瓦尔侯爵做得也不错！他可以到处铭刻他的格言，挂钟上，火漆印上，因为，他的格言对后人来说只是一纸空文！”

伯爵夫人表示不同意：

“既然您知道了，为什么不立即行动？”

“我知道藏宝的地方的性质，但是不知道它的位置。有关的指示是金奖告诉我的，在到达废墟后三小时，我心里有底了。”

马可·达里奥嘴里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因·罗伯尔·福尔图纳……因·罗伯尔·福尔图纳……”

其他人也在重复这几个字，好像这是一道通鬼神的咒语，读出来就可以产生奇妙的效果一样。

“马可，达里奥，”她说，“您懂拉丁文吗？您呢，埃灵顿？您呢，韦伯斯特？”

“有足够的水平解释这几个字的意思，”马可·达里奥回答说，“没有什么难的地方。福尔图纳，意思是财富……”

“具体地说，就是宝石……”她说。

“是的，”达里奥说，然后继续他的翻译，“宝石藏在……因·罗伯尔……”

“在顽强的生命力里，”埃灵顿笑着说。

“在活力中，在力量中，”韦伯斯特补充说。

“你们三个人是不是认为，罗伯尔，拉丁语中罗比尔 这个词的夺格，就这么多意思了？”

“是的，我的老天，”他们回答说。“罗比尔……力量……顽强……毅力……”

她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膀。

“唔，我知道的拉丁文和你们差不多，不过，我是一个乡下姑娘，这是我比你们优越的地方。我在乡下逛来逛去，知道橡树里面有一个品种叫‘鲁弗尔’。我一直在想，法语中‘鲁弗尔’这个古老的词，是从拉丁语中的罗比尔缩合而成的，罗比尔的意思是力量，同样，它也有橡树的意思。正是这一点，在七月十二日那一天，我和你们经过大橡树的时候，就是在十字路口中心，十分醒目的那一棵大橡树，正是这一点，我说，使我把它和隐藏财富的地点联系在一起了，并由此译出了我们的先人不厌其烦地重复的指示：我把财富藏在橡树的树洞里。就这些了。正如你们所见，实在是幼稚得不能再幼稚了。”

她轻松活泼地演说完毕，静静地不说话了。三个年轻人看着她，惊叹之余又感到窘迫。她以其特有的智慧，以其身上的这种难以解释的才能，使她的朋友们吃惊，她美丽的眼睛为此流露出一种纯真的满足感。

“您实在与众不同……”韦伯斯特低声说道，“您是一个特殊的人……非常特殊的人……”

“一个善良的法国人，像所有的法国人一样聪明的法国人。”

“不，不，”韦伯斯特说，他实在表达不出积压在他们三个人心里的思

想。“不，不，这是另一码事……”

他在姑娘面前欠下身子，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手，埃灵顿和达里奥也过来做了一个同样虔敬的动作，而她不由自主地翻译起那句格言来，以掩饰激动的心情：

“福尔图纳，财富……因·罗伯尔，在橡树里……”

接着，她补充道：

“在橡树的最深处，在橡树的中心，可以这么说吧。在离地一米半的地方，它至今还保留着一个环状的突瘤，这是切割树干留下的疤痕。我凭直觉肯定应该从这里着手寻找，德·博格勒瓦尔侯爵把留作再生时使用的宝石藏在里面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考验我的判断。这是我在最初几个晚上所做的工作。三位表哥都已呼呼大睡，圣康坦和我，我们两个人动手干起来，使用我们的钻子、手锯和手摇钻慢慢摸索。一天晚上，我突然碰到了一样硬东西，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们把洞钻大一些。我从里面一个接一个地取出四个核桃大小的圆球。去掉外面的脏东西，四颗宝石露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

“这是其中的三颗，还有一颗抵押在德拉吕先生那里，他犹豫了好一阵子，经过珠宝商仔细鉴定，才同意把必需的款子借给我，必须在明天以前把钱还给他。”

她把三颗戈尔孔德红宝石分给三位朋友，它们绚烂多彩，体积相同，大得令人称奇，一如从前的宝石切削得对称有序。

埃灵顿、韦伯斯特和达里奥，他们手里拿着宝石，眼里看着宝石，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德·博格勒瓦尔侯爵，这位不可思议的想入非非的人，死于他自己的起死回生的美好梦想，在两个世纪以前将这些宝石托付给一棵树，他一定常常来树下读书和休息。在以后的两百年里，大自然缓慢地不间断地完成着它的大业，在精心巧妙地选择的密室四周建起一道道愈来愈厚实的围墙。在两百年里，一代代的人，有些或许是根据一则模糊的传说专门前来的寻宝者，无不与这神话般的财富失之交臂。现在，老人的曾孙女发现了这个不可捉摸的秘密，深入到收藏宝物的最神秘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把他们的祖先从印度带回来的宝石给了他们。

“你们留着吧，”她说。“侯爵的三个儿子的后代生活在国外，这是你们应得的部分。第四个儿子在法国的后裔将平分另一颗宝石。”

奥克塔夫伯爵惊讶不已。

他问道：

“您说什么？”

“我说，我们是三个法国继承人，您，拉乌尔和我，据珠宝商估价，每一颗宝石都值几百万，我们三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

“我可没有什么权利，”奥克塔夫伯爵直截了当地说道。

“怎么！”她说。“我们是同甘共苦的朋友。一纸盟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把您和我的父亲，和拉乌尔的父亲，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

“这个盟约已经过时！”拉乌尔·达韦尔努瓦也大声反对。“就我而言，我是绝对不接受的。遗嘱说得很清楚，毫无争论的余地。四枚奖章，四颗宝石。三位表兄弟和您，多罗泰，只有你们才有资格取得侯爵的遗产。”

她赶紧抗议说：

“您也有份，拉乌尔。您也有份！我们在一起战斗！您的祖父是侯爵的

直系后代！他也有奖章这个护身符！”

“他的这枚奖章毫无价值！”

“您怎么知道？您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枚奖章。”

“不，我见过。”

“不可能。我当着您的面从水里捞起来的盒子是空的。它只是引诱德·埃斯特雷谢的诱饵。嗯？”

“唔，我的祖父从佩里亚克海角回来以后，您在那里遇见他和朱利埃特·阿泽尔在一起，有一天，我发现他在果园里流眼泪。他看着一枚金奖章，他递给我，让我仔细看看。奖章上有您所说的全部指示。但是，奖章的两面都打了一个叉，显然，我已经说了，多罗泰，这两个叉说明这枚奖章毫无价值。”

姑娘听到这些话，好像十分吃惊，但是，口里却满不在乎似的说道：

“啊！……真的？……您见到了？……”

她走到窗前，额头顶着窗玻璃站了几分钟，掩盖整个事件的最后的帷幕正在落下。确确实实有两枚金奖章。其中一枚是假的，属于让·德·阿尔戈纳所有，它被德·埃斯特雷谢偷去以后，落在了拉乌尔的父亲手里，后者把它交给老男爵。另一枚真奖章属于老男爵，他出于谨慎和贪婪，从来没有对儿子和孙子提起过。老男爵后来疯了，他藏在狗项链里的护身符被人夺走了，但是，他仍旧出发去寻找这笔财富，身上所带的奖章，是他委托朱利埃特·阿泽尔保管，德·埃斯特雷谢没有找到的那枚奖章。

多罗泰马上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一切后果。她从狗项链里找到金奖章，以为这是她的奖章，其实，她侵占了拉乌尔的继承权。她回到山庄，施舍给杀害父亲的同谋犯的儿子，自以为是慷慨和宽容之举，实际上只是把一小部分她所窃取的东西物归原主。

她克制自己，尽量保持沉默。她得小心从事，免得拉乌尔怀疑到他父亲犯下的罪行。她从窗前回到屋子中央，眼睛里好像泪汪汪的。但是，她满脸笑容，若无其事地说道

“严肃的事情放到明天再说吧。今天，让我们好好地高兴一下，欢庆我们的团聚。拉乌尔，您请我吃饭吗？还有我的孩子们？”

她恢复了活泼快乐的神采。她跑到果园的大门口叫几个孩子，他们欢欢喜喜地来了。上尉扑到德·夏尼太太的怀里。圣康坦向她行了吻手礼。大家看到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鼻青眼肿，说明他们刚刚干了一架。

晚餐很丰盛，还有香槟和泡沫四起的苹果酒。整个晚上，多罗泰热情洋溢，对每个人都非常亲热，令人感到她生活得很幸福。

阿奇博尔德·韦帕斯特提起她的承诺。明天就是八月一日，是她在求婚者中间作出抉择的日子。

“我保证实践承诺，”多罗泰肯定地说。

“您在我们中间选吗？我想，拉乌尔不是最后一名求婚者吧……”

“在你们中间选。由于只能选一个人，我今晚要拥抱你们每一个人。”

她拥抱了四个年轻人，然后拥抱伯爵和伯爵夫人，最后是四个孩子。

大家一直呆到午夜才分手。

第二天上午，拉乌尔，奥克塔夫·德·夏尼夫妇，三个外国人在屋子里吃早餐，一名雇工送来一封信。

拉乌尔一看信上的字迹，难过地小声说道：

“啊！是她的信……像上次一样……她已经走了。”  
他，伯爵和伯爵夫人，都想到了她离开罗伯莱庄园的情景。  
他打开信封，大声地读了起来：

拉乌尔，我的朋友：

我恳求您相信我所写的这封信，有些事情是我昨天才知道的。

拉乌尔，我于七月十二日前往拉罗什—佩里亚克城堡的挂钟前赴约，我不知道自己篡夺了您的位置。我自以为是我父亲给我的护身符，实际上是属于您的。

上面这些话不是什么假设，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知道得很清楚，就像我知道存在阳光一样，我有充足的理由不透露证明事实的证据，但是，我仍希望您和我一样，在行动上和思想上充满信心，处之泰然。

我凭灵魂的永世得救起誓，下面是事实的真相。埃灵顿，韦伯斯特，达里奥和您拉乌尔，你们是德·博格勒瓦尔侯爵在遗嘱中指定的真正继承人，因此，第四颗宝石是您的。韦伯斯特同意明天去南特找德拉吕先生，交还他一张三十万法郎的支票，同时把宝石带回来给您。我在寄去他签的收据的同时，会给他必要的说明。

拉乌尔，我得承认，昨天，我在知道真相的一瞬间，心里确实有点儿难过。哦！也不是太难过，只掉了几滴眼泪而已……今天，我感到很高兴……这笔财富，我不喜欢……不，它包含着太多的罪恶和暴行！有些事情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再说……再说，金钱是一座牢房，我不愿意在牢房里生活……

拉乌尔，还有你们，我的三位新朋友，你们要求我，多少有点儿开玩笑吧，是不是？在昨天在场的人中间选择我的爱人。我以同意的方式回答你们，好吗？我的选择早已决定了，我只能首先忠实于我最年轻的小伙子，然后才能考虑别的对象。朋友们，请你们不要责怪我。我的心，至今为止，只是一颗母亲的心，它体贴，挂念，爱护他们，为他们跳动。如果我离开他们，他们怎么办呢？可怜的蒙福贡会怎么样呢？他们需要我，需要我们共同的健康生活。像他们一样，我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人，一个四处流浪的人。没有比我们的大篷车更好的屋子。让我继续走我的路吧。

还有，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聚一聚，好吗？让我们的亲人德·夏尼夫妇在罗伯莱接待我们。对了，定一个日子吧。圣诞节和新年，行不行？

再见，我的朋友。请接受我最热烈的友情。还有几滴眼泪，最后的几滴眼泪……。  
因·罗伯尔·福尔图纳。财富全在顽强的生命力。

拥抱你们。

多罗泰

信读完了，紧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

最后，奥克塔夫伯爵说了：

“真是一个奇怪的人……想想看，她的口袋里藏着四颗宝石，也就是是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她完全可以一声不响，占为己有。”

但是，几个年轻人没有理睬他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多罗泰是幸福的象征。现在，幸福跑掉了。

拉乌尔看看手表，然后，做了个手势让大家跟他来。他手持一个单筒望远镜，带着他们来到山岗的最高处。

远处，在草场的白色小路上，大篷车踟蹰而行。三个孩子走在独眼喜鹊的旁边，驾车的是圣康坦。

她一个人走在后面，多罗泰，德·阿尔戈纳公主，走钢丝的卖艺人……

# 杰里科王子

杨元良 译

## 第一部 米拉多尔别墅的花园

### 一 地中海国王

建在绝壁之上的米拉多尔别墅，三面是布满细鹅卵石的海湾，背靠居高临下的埃斯特来尔山的赭红色山崖。从屋前的空地上传出一阵阵呼喝声，两位姑娘坐在大厅的门槛上，兴趣十足地看着一个瘦削、漂亮、面露愠色的小伙子发号施令，车夫和膳食总管在他的指挥下，绕着圆形花棚的大柱子转来转去。一丛丛攀藤天竺贴着护墙攀缘而上，靠墙倚着六七样兵器和几锅煮滚的小豆。

“立定！”瘦个儿小伙子命令道，他的名字叫马克西姆·迪蒂耶尔。“现在操练兵器！多米尼克，阿历山大，你们自己各选一件。”

这是一堆从旧货商那儿搜罗来的破旧猎枪，不但已经报废，而且满身铁锈，还得用通条往枪口塞弹药，式样儿也好笑得很。

“枪膛里有子弹，先生！”阿历山大报告说。

马克西姆吓了一跳。

“见鬼！你们小心点。准备好了吗？阿历山大，您守住围墙的右侧。多米尼克去左侧。两个人都摆好狙击手的姿势。眼睛要睁得大大的，像灯笼那么大，嗯？见到海面上出现桅杆或强盗船的船帆，就给我狠狠地打……啊！我忘了一样东西——亨利四世型大炮。”

他拖来一截烟筒，架烟筒的两个轮子咣当咣当地响，他将烟筒对准了大海。

“特别要注意心脏。”他说。

“什么心脏。先生？”

“注意，大炮的心脏。这是大炮最容易坏的部分。千万不要碰它。”

“敌人爬上峭壁怎么办？”

“你们一个人用小豆汤没头没脑地浇下去，另一个插上刺刀冲过去。”

他吹响了冲锋号，坐立不安地跑过来跑过去，东检查西检查，把各种兵器整理了又整理，像一个充满幻想的爵士乐队的指挥忙个不停，辛苦了好大一阵子，终于精疲力尽，面向两位姑娘，背对着大海，瘫在一张椅子上。

“天哪！”他说，“总司令这个鬼差事！我消化又不好，整天只靠青菜通心粉充饥。”

戈杜安姐妹俩，亨理埃特和雅妮娜，身材苗条，剪一头短发，长得像男孩子一样，边看边抽着烟卷。

“累了吧，好朋友，嗯？”

“累死了！”

他接着又说：

“累死了，不过也放心了。如果不出我的预料，杰里科这个强盗今晚发动攻击的话，他将遭到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强大的炮火的顽强抵抗。等纳塔莉散步回来，看到我把守的米拉多尔别墅固若金汤，她一定会赞不绝口的！伏

邦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说，”亨利埃特直言直语地说，“纳塔莉找这么一个地方住，简直是疯了！一栋正在倒塌的破房子，没有电，没有电话！连个工人都找不到，火车站远在两公里的地方，方圆五百米之内不见一间房屋！”

马克西姆反驳说：

“但是，景色多优美啊！”

“您背对风景又看不见。”

“这才是真正地欣赏美景呢！再说，我看着你们……我看着你们，让我感到非常非常为难。”

“为难什么？”雅妮娜问道。

“你们两个人中间，我不知该娶哪一个才好？我们三个人在圣拉法埃尔开始谈情说爱，四个月过去了，纳塔莉·玛诺尔森请我们来这里陪她散心，也有一个星期了，我始终不知道到底更喜欢哪一个。”

“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您都不知道吧？”

“那肯定知道。”

“那您抓阄好了。”

“你们不能帮我一下吗？”

“可以，我们两个人全拒绝您，这就是帮您了。”

他耸了耸肩膀。

“这种假设不成立，没人会拒绝马克西姆·迪蒂耶尔的。”

“我，”亨利埃特说，“我只嫁给正经干活的人，不想从早到晚背着您这个包袱。”

“我这个包袱不算重，才四十八公斤！”

“再说，”雅妮娜说，“您没有什么地位。”

“不，我可有地位啦！防御工事建筑师、社交场合的开心果、食客，随便我挑。运气好一点的话，我把你们俩一起娶了。”

“那您亏老本了。我们俩身无分文。不如娶纳塔莉还好些，她是孤儿，又是百万富婆。”

“纳塔莉？”马克西姆大声说道。“我和她太熟了。首先，我们沾亲带故的，她母亲是法国人。其次，我们曾经订过亲。”

“算了吧！”

“她可喜欢我了。”

“是谁提出分手的？”

“当然是我。”

“什么原因？”

“她要我让一张哥斯达黎加邮票给她，那是我邮票中的极品。我不肯。于是，她打了我一巴掌。我揪住她的头发。她父亲也朝我的屁股踹了一脚。”

“你们那时候多少岁？”

“十八岁。”

“十八岁？”

“是的，我们俩加起来十八岁。”

“啊！原来如此。她现在是福尔维勒的女朋友，您不嫉妒吗？”

马克西姆一听就火了。

“福尔维勒的女朋友？别痴心妄想。他是一个庸俗的东西，一辆重型卡

车！不行，我坚决反对。”

马克西姆·迪蒂耶尔继续穷追猛打。他怒火中烧，完全失却了往常绷着脸说笑话的冷静，连来了一位高大美丽的姑娘都没注意到。姑娘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里捧着一大扎野花。

她笑吟吟地听着。她神情开朗，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接触大自然和阳光的女子一样，脸色红润，令人感觉到青春少女的力量和柔韧。

“好极了，”等马克西姆抨击完毕，她说：“我就喜欢毫不含糊和胡说八道。亨理埃特和雅妮娜，请你们把这些花摆摆好。你们比我内行。”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无意之中察觉到空地上的布置，她大吃一惊。

“阿历山大，您拿着枪在那里干什么？还有您，多米尼克？”

“小姐，我们在监视海面。”

“海面？上帝啊，我担保又是您搞的把戏，马克西姆！”

马克西姆赶紧站起来。

“这是把戏吗，纳塔莉？这叫谨慎小心！最起码的谨慎！”

“谨慎什么？”

“亲爱的朋友，一个人住在性命交关的地方，应该处处提防才行。”

“提防谁？”

“提防杰里科！”

他朝她走过去，低声说道：

“心狠手辣的杰里科上周在意大利海岸加紧准备。现在轮到我们准备了。我是个有眼光的人，是不是？唔，我在别墅四周发现了一些非常可疑的脚印。有人在监视我们。杰里科准备进攻了。”

“从哪里进攻，我的天！”她笑着说。“别墅四周是悬崖峭壁。”

“梯子！您这个不懂事的人。”马克西姆大声说。“云梯！从海面强行攀登！然后是绞刑架！毒刑！说也说不完的暴行！您没有想到么，纳塔莉？”

“我想到的是，在埃斯特来尔山里走了三个钟头，我差不多要饿死了，还有就是让多米尼克把东西收拾好，福尔维勒就快到了。”

“福尔维勒要来吗？这个祸星！”马克西姆气忿地说，“怎么！您那个重型卡车福尔维勒，这个该死的家伙，说来就来了吗？”

“是的，还带来一位朋友，准确地说是我父亲的朋友——夏普罗大夫，您也认识的，马克西姆，就是那个写了许多优秀的心理学研究文章的医生。他们在这里喝茶，我专门为欢迎福尔维勒组织了一场小夜曲演唱会。然后，他们将继续赶路去马赛。”

“什么演唱会？”

“意大利歌手的演唱会，我在特莱亚公馆见过他们。”

马克西姆一听，吓得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

“意大利歌手？就是说是杰里科的奸细？您难道没有看报，不知道他每次行动都派密探打头阵，在前面探路的吗？”

纳塔莉看了他一眼。这一回，他说得非常认真。亨理埃特和雅妮娜好像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行了，马克西姆，”其中一个人说，“说真的，您快弄得人心惶惶了……”

“没有坏处，”他说，“不管怎么样，我坚持认为不能让这些人来。”

“太迟了。”纳塔莉说。

“太迟了？但愿您还没有让他们进门吧？”

“已经进门了。”

“嗯？”

“真的！他们按门铃。我叫人给他们开门了。”

“啊！”马克西姆语气夸张地抱怨说：“敌人已经深入重地。我们完蛋了！”

纳塔莉·玛诺尔森的美貌，既在于线条的完美，也在于它们的表现力。她高傲而迷人。虽不刻意追求，却令人赞叹不已：没有丝毫的卖弄，只有人见人爱的姑娘的和谐体态；没有丝毫的做作，只有高贵和自豪；更加突出她永远简朴自然的举止。随着光线的变化，她的头发时而近似栗色，时而显得金黄。两只蓝色的大眼睛十分动人。

她早年丧母，因为母亲而具有法国血统。她从小就由管家和学校教师照顾，父亲则一年四季周游列国。玛诺尔森先生原籍瑞典，生于美国，对法国情有独钟，在通货膨胀时期，为法国清除了一大堆无用的东西，例如油画、艺术品、古董、金币等等。他的代理人为他四处搜罗，将它们运去美国。此外，他也是一个正派人，只是心肠硬一点，不大理会自己的女儿，隔很久才在旅途中顺便来看望她一次。

一天，他把她带上游艇，一直去到那不勒斯。她在父亲身边生活了三个星期，然后，他就去了西西里岛。两个星期以后，她在巴黎获悉：父亲在巴勒莫附近因中暑不幸去世。

父亲去世那年，她芳龄二十三。她天生的不安于现状，渴望安宁，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地方；追求她的人很多，但是她对爱情戒备甚多；她想找一个能为自己作主的人，但是稍受束缚，她又远走高飞了；就这样，她漂泊四方，从巴黎到维也纳，从伦敦到埃及。最近，在东方呆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租下了米拉多尔别墅，准备在此度过四五两个月。遥望戛纳和雷兰岛，美丽的景色令她着迷。她任性的脾气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过，如果不是马克西姆前来为她解闷，再加上他的两位朋友戈杜安姐妹，她或许已经厌倦了也说不定。

五点钟，他们几个人，加上夏普罗大夫和福尔维勒，在屋前的空地上喝了茶。通过花棚上石砌的框框，可以看见湛蓝的大海，太阳照在海面上泛起闪闪粼光，一条无际的曲线沿着戛纳和茹安—雷班，一直延伸到安提布海岬。一位女歌手，伴着弹拨乐的曲子，在房子的另一侧顺山势而上的花园里唱歌，歌声传过来，低沉而时断时续。

夏普罗大夫模样呆板，一副学究相，或者说像个旧时的法官，络腮胡子，白领带，戴金丝眼镜。他是退休军医，热衷旅行，曾经和他的朋友玛诺尔森多次结伴出游，自从这位朋友去世之后，他一有机会便来看望纳塔莉。他在蒙特卡洛附近有一处小庄园，福尔维勒从意大利开车过来，把他顺路接了来。

至于福尔维勒，开始他一直是玛诺尔森先生的秘书，后来成了合伙人，现在独自掌管一家出口公司。在纳塔莉众多的求婚者中间，他显然是最执着、最热烈、最诚恳的一个。“重型卡车”这个绰号用在他身上非常贴切。高大的个子，粗壮的肩膀，笔直的躯干，给人一种孔武有力的感觉，看到他惶惑的神情和有点儿局促的举止，使人感到他对自己很缺乏信心。纳塔莉对他也不很有信心，面对这一份极端的、诚惶诚恐、爱恨交加、甚至会狂飙突起的爱情，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她始终怀着戒心。

此时，马克西姆拉着大夫和姐妹俩去旁边的花园。想看看“三人帮”的

真面目。花园里种满了柠檬树和橄榄树，四周围着一堵相当高的墙。

纳塔莉跟在后面，和福尔维勒单独走在一起。那个女歌手是意大利人，年轻、高挑、皮肤很黑，总的来说还算漂亮，衣衫破旧，身穿一件带披肩的斗篷，一条黄色围巾突出了它的灰暗。她唱着一首抒情歌曲，如同经常在露天唱歌的人一样，声音显得疲惫，有时简直成了声嘶力竭的叫喊。两个男人拉着小提琴，其中一个肥胖，低三下四，一边同人打招呼，一边竭力地制造滑稽的效果，另一个是下属，瘦弱苍白。两个人都鬼鬼祟祟的模样。正是人们常说的千万不要在树林子里遇到的那种人。

福尔维勒小声问道：

“您喜欢这支乐曲吗？”

“喜欢，”纳塔莉说，“很通俗，但是很动人，您知道，我这个人在艺术趣味方面是很守旧的，完全不时髦。说出来都不好意思，我特别喜欢古代的管风琴。”

过了一会，他说：

“纳塔莉……”

她笑着打断他的话：

“不要说了。”

“不要说什么？”

“不要表白了。”

“我没有什么需要表白的，纳塔莉。您了解我的感情。”

“我了解。您总是在月光下或者在日落时分来表达您的感情，因为换一个普通的时刻，您就很不自然。”

“现在没有月光。”

“没有月光，但是有吉它的颤音。”

他叹了一口气。

“您真是让人为难！要不断地赢得您的欢心。”

“首先要赢得我的心。”

“我曾经觉得……”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您知道，福尔维勒，经过多年的追求却得不到一个人的心，那么这种追求是很难有结果的。”

“到底谁能使您心动呢？”

“无名氏。”

“用什么办法？”

“一见钟情。我相信一见钟情。”

福尔维勒的脸一沉。他感到痛苦万分。

“那就是说，毫无希望了？”

“愿意的话总是有希望的。”

“您父亲给了我希望，纳塔莉。他很器重我。他知道我多么爱您。您还记得，我在那不勒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明确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而且是当着您的面……您没有反对。”

她开玩笑地说道：

“反对和同意，中间差一大截距离呢！可怜的福尔维勒，您就这么愚蠢么？”

“愚蠢什么？”

“您老在摸索。您在寻找我的弱点。”

“您没有弱点。”

“可您还是在寻找。您想抓住我，像用竹筴套住小鸟一样。不过，如果说我喜欢力量和胆识的话，那么，我最憎恶的事情就是阴谋诡计，突然袭击，贪婪的目光和那一双随时准备抓住你的滚烫的手。”

福尔维勒忍不住了，他用近乎粗暴的口吻说：

“算了，您到底想怎么样？纳塔莉！我怎么做才能成功呢？您得承认，您对我的态度令人十分生气。”

她没有回答。她听着，陶醉在歌声中，他觉得自己说的话全都白废了。她的心为那女人的歌声而动，而对这个意大利人说的这些蠢话毫不客气地付之一笑。

这件事就这样完了。马克西姆叫人为三位歌手和乐师斟上波尔图酒，送他们出花园，随即便关上了大门。

“啊！”他走回来，松了一口气。“总算放心一点了。我检查了他们的鞋子，发现和早先见到的脚印不是一回事。不管怎么说，我们得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他经过纳塔莉身边的时候，听到福尔维勒还在罗嗦：

“说啊，纳塔莉，您到底想怎么样？事情该了结了。您要怎么样嘛！”

马克西姆插嘴说：

“要爱情，福尔维勒，也要尊重人；要热情，也要服从；要行动，也要会说话……总之，在这一大堆矛盾的东西里，您是注定的失败者。福尔维勒，我可怜您。”

他们一起回到屋前的空地上，福尔维勒又说了：

“纳塔莉，您对生活太苛求了。”

“我也常常这么责备自己。”她笑着回答说。“我有一些与自己的优点不相称的追求和野心。我毫无根据地想象自己有不一般的命运，觉得整个世界应该给我提供特殊的满足。”

“所以，您总是瞧也不瞧别人，”福尔维勒指出。

“恰恰相反，我很注意别人。但是，我很快便发现他们或者太软弱，或者太谨慎，或者太理智，或者太精灵，于是，我就掉转头离开他们了。”

大夫摇摇头。

“纳塔莉，您这样子是永远得不到爱的。”

“我开始相信这一点了。或者说，我得去找我的白马王子了。”

“您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个英雄，”她说。

“什么是您所说的英雄？”

“我所说的英雄，指那些超越常人的人。”

“超越什么？”

她哈哈大笑起来。

“超越一切，超越权利，超越习俗，超越义务，甚至超越他们自己的力量。”

福尔维勒嘲笑她说：

“纳塔莉，您太富于幻想了。”

“不，我这是空想。”

“这非常过时了，”马克西姆说。

“是非常过时了，”纳塔莉表示赞同。“我有点儿踏步不前，甚至可以说很落后了。对你们来说，雅妮娜，亨理埃特，爱情是一种有理智的感情，它会屈从于生活。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坚持从前的幼稚的观点。我从少女时期起读了许多书，读了我母亲从外祖母那里得到的全部小说。因为读过的这些书，我至今十分向往勇敢无畏的生活方式和拜伦式的人物，甚至到了绝对可笑的地步。”

“是不是还有瓦尔特·司各脱笔下的英雄？”

“甚至还包括库柏笔下的人物。”

“您不会想着嫁给最后一个莫伊肯人吧。”马克西姆说。

“嫁给他？不会……”

“但是，被绑架呢？嗯？或者被海盗骑士，一个阴险的海盗绑架呢？”

“行啊。”

“是么，如果是杰里科呢？”

“我不反对，”她快活地说道。

福尔维勒不明白他们开的玩笑，大声喊了起来：

“可是，杰里科是个普通的强盗，一个凶手……”

“谁知道呢？我们又不认识他。就凭几个逃出来的人，几个被抓住的同谋犯所说的一些情况？而且他们所说的话互相矛盾……一些人说他是魔鬼，另一些人说他慷慨大方……据说，女人个个都喜欢他。更有人为他放弃一切。”

“胡说八道！”福尔维勒说。

“也不全是胡说八道。众所周知，这个人很有气魄！”

“是啊，把人套上绞索，严刑拷打……”

“他的胆子可大了！一点不怕危险！你们还记得他攻上‘阿波罗号’鱼雷艇的事吗？还有，在光天化日底下攻打摩尔海岸的小村庄，把全村的人集中起来，强迫他们把所有的金子统统交了出来。”

“真够劲！”马克西姆说。

“那么多近乎传奇的丰功伟绩！如他自称的那样，他是地中海国王。‘从苏伊士运河到直布罗陀海峡，我是当今的最高权威。’”

“杀人的权威，”福尔维勒冷冷地说，“奸淫烧杀的权威……一个中世纪的土匪！”

“我可没有对您说他是个大天使。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做海盗的人，驾着好像是在土耳其偷来的一条英国战舰，令整个拉丁世界不寒而栗，应该说这个人有相当的胆量！”

福尔维勒耸耸肩膀。然而，夏普罗大夫被纳塔莉的激烈态度逗乐了，他说：

“唔，我说，如果您喜欢神奇和怪异，同时又想留在现实世界的话，纳塔莉，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位更加非同凡响的英雄。”

“比杰里科更了不起？”

“比他强多了。”

“快说吧！”

“我很荣幸能够向您做个介绍。杰里科是个神话，一个被想象扭曲了的人物……但是，我所说的这位英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您这位英雄叫什么名字？”

“德·艾伦—罗克男爵。”

“艾伦—罗克？这不是一个姓氏！这是一座花园的名字，安提布海岬上一座仙境般的花园。”

“不管怎么说，别人就是这么叫他的。”

“那他的真名实姓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首先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您的英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确实如此。”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遗忘了过去的人。”

## 二 遗忘了过去的人

大家赶紧围住了夏普罗大夫。纳塔莉热切地希望知道得多一些。马克西姆记起来：他听说过这个怪人，戈杜安姐妹有一天还在尼斯远远地见过他，那是在英国人大道上，围观的路人无不想先睹为快。

“我要说的，或者说我的简要介绍，”大夫开始说，“完全不是传奇故事，也不是杰里科的那些无稽之谈。我再说一遍，不管多么难以置信，我说的完全是真人真事。告诉我这件事的人，不是什么生人，而是一个亲眼目睹其事的人……是我的一个同行，他已经退休了，也是我在乡间的一个邻居，他叫凡尔拉日大夫。

“就是说，大约在二十到二十二个月之前，一艘东方航运公司的邮船从印度支那回来，途经尼斯港外的大海。当时，海面阴沉，由于云层的关系能见度极低。可是，在到达安提布海岬前，值班船长发现有一样东西随着风浪漂浮，好像是遇难船只的残骸。与此同时，他看到残骸上有个人样的东西，一个人影……”

“一具尸体，”马克西姆脸色悲哀地打断他的话说。

“说实话，”大夫继续说，“大约十分钟以后，这个人被打捞起来了，没有知觉，脸色苍白，胡子上凝结着血块，看上去和死尸实在是相差无几。一个如此虚弱、奄奄一息的人能够紧紧抓住小船的残骸，其毅力之坚强，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大家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让他松开手。”

“这么说，这具尸体还是活的……”马克西姆说。

“他还活着。我的同行凡尔拉日是随船医生，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他发现这个溺水的人还有心跳，虽然受了重伤，仍有生还的希望。”

“意外受伤，还是刑事伤害？”马克西姆摆出一副警察的派头，问道。

“毫无疑问，事关一桩故意伤人罪。他的肩上被插了一刀，插得不是太深，脑袋上挨了一棒子，换个普通一点的人，这一棒子就要他的命了。”

“他哪儿不普通？”

“他的忍耐力。凡尔拉日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他有如此强壮的肌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还说他从未见过这么杰出的人。他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被送到马赛的一家诊疗所，大夫眼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好，速度之快近乎神奇。”

“他从什么地方来？他是什么人？”纳塔莉问道。

“这是一个谜。他受的打击太重，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最初是这样……但是后来呢？”

“后来？三个星期以后，他不见了。”

“嗯？您说什么？”

“一天傍晚，值班护士走进他的房间，发现里面没有人影。他从床上起来，跳窗跑了，可病房设在二楼，窗外是一条冷清清的马路。”

“没有打招呼？什么都没留下吗？”

“不，他留下了一个合上的信封，上面写着‘谨表谢意’四个字。里面是十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可是，当初捞起他的时候，他身上只有一件破衣服，衣服里面根本没有钞票，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而且，他没有离开过病床，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

“那一万法郎是从哪里来的呢？”

“无论是这件事，或者是其它事情，都没有任何线索。人们唯一的发现是救他的时候，在他算是衬衣的湿漉漉的破布片上有几个刺绣的纹章。由此诊疗所给了他一个头衔和外号，叫他德·艾伦—罗克男爵。后来，唯一一张报道这个事件的小报也是这么称呼他的。当时正闹政治和财经危机，所以，这件事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是，男爵一定读了这篇文章，因为一年过后，我的邻居凡尔拉日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笑眯眯地自我介绍说：‘哎呀，亲爱的大夫，认不出我了？我是德·艾伦—罗克男爵。……’”

大家静了一会，接着，纳塔莉小声说道：

“您的故事真吸引人。在这一年里，那个怪人怎么了？”

“他发了大财。”

“发财？”

“是的，他在蓝色海岸和巴黎倒卖房地产，买了卖，卖了又买，他成了百万富翁。”

“您的朋友有没有问他过去的事呢？”

“问过十次二十次。但是，毫无结果。他真正的名字，他的过去，他的出生地，他生活过的地方，艾伦—罗克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怎么会呢？”

“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很自然的。他的头上重重地挨了一棒子，抱着木板在海上漂流加重了伤势，再加上饥寒交迫，结果使他失去了某些记忆，开始还以为只是暂时现象，最终看来是不能改变了。我再说一次，这是完全可以解释，非常合乎逻辑的现象。”更普罗大夫继续说道，“现在，不要说伤及脊柱，只要某些开始被人认识的细胞群意外地受到压迫，我们就可以确定会遗忘什么事情，遗忘生命中某个阶段的事情，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人为地让你忘记这一类事或那一类事，是不是这样？”

“那真是太方便了！”马克西姆说，“以后想去除不好的回忆，就像拔牙一样容易了！”

但是，纳塔莉的兴趣愈来愈浓，而福尔维勒则愈益显得神经紧张起来。

“他现在在干什么？他住在哪里？”姑娘问道。

“住在古老的埃兹村，悬崖的顶端……他修复了一座旧城堡。”

“能见到他吗？他和人打交道吗？”

“这半年以来，时时可以见到他。”

“大夫，您亲眼见过他吗？”

“我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一个星期前。他高个子，很瘦，不算好看，离英俊差得远了，但是，他的表情刚强坚毅！同时也十分和气！……他给我留下了很难忘的印象。还有，在这一带到处都在谈论他！”

“谈论些什么？”

“首先是他那桩案子，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哪些事情？他在做些什么？”

“做善事。做很多善事。”

纳塔莉一时语塞。

“他当了慈善家，是不是？”

“不，不完全是。”

“传教的使徒？”

“更不是。不如说是个好打抱不平的侠士吧。我从朋友那里知道了一些

关于他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揭露坏人的真面目，让满肚子坏水的人自食其果，让悲惨的故事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福尔维勒冷冷一笑。

“一句话，又是一个基度山伯爵……罗多尔夫亲王。平淡可笑得很。”

“你认识艾伦—罗克以后，大概就不会这么说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非常好的人。”

“是吗？”福尔维勒开玩笑似地说，“他穿黑丝绒的衣服吧？”

“穿得和普通人一样，不过别具一格就是了。风度出众。非常高贵。”

“还有脸色阴沉，是吗？一副被贬谪的天使的倒霉相？总而言之，是纳塔莉所追求的拜伦式人物……”

“完全不是。”

“那么，是个圣人？”纳塔莉说。

“绝对不是，”大夫肯定地回答说。“圣人是不傲气的，他有时候相当自傲；圣人也没有他那么机智诙谐，那么生气勃勃，说话那么轻松愉快。”

“我们还听说，他能创造奇迹。”雅妮娜·戈杜安说。

“噢！那是闹着玩的，”大夫反对说，“而且只是表面。实际上，那只是待人处事恰到好处，随机应变，特别是对所有接近他的人，他具有一种出奇的、一种神秘的影响力。所以，在所有身体接触、两人对抗的体育运动中，例如击剑和拳击，他毋庸置疑地比对手高出一头，其中的原因，与其说是他力量和灵敏超群，不如说是他的那种威慑力。”

“为什么会有这种威慑力呢？”

“因为他的经历使他与众不同。在人们的想象中，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忘记了一切的人，他的思想与常人是不可相同的，这种想法当然是对的。似乎在这么一个人的身上，会有一些超人和超自然的东西的。”

“我真想见见他，这个德·艾伦—罗克男爵！”纳塔莉大声说道。

福尔维勒冷冷一笑。

“噢！您又冲动了。”

“天哪，确实值得冲动嘛！”

“刚才还在说那个杰里科。一下子变成艾伦—罗克了……一个为老太太和小姑娘扮演巫师，操劳卖命的冒险家。”

“您想怎么样？您管我是老太太还是小姑娘呢，我对这个人感兴趣。英雄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草包英雄！一个江湖骗子！”

“如果到时候失望的话，算我活该，我就是想见见他。”

“怎么，您现在想嫁给他啦？”

“我只想见一见他。大夫，有没有可能？”

“完全可以。他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人。我的朋友凡尔拉日可以给您介绍。”

福尔维勒耸耸肩膀，说起了风凉话：

“他自我介绍就行了。一个魔术师说来就来，像魔鬼从盒子里跳出来一样。”

“想不到您还真说对了，”大夫快活地说道。“艾伦—罗克对相信他的人说过，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只要拍三下手，对着地面喊三声他的名字，他就会来了。”

“是对着地狱的方向吧？”马克西姆开玩笑地说。

“大夫，您真的相信他会出现吗？”纳塔莉说。

“不妨试一试。”

“可是我没有危险啊！”

马克西姆一听，跳了起来。

“怎么！您没有危险？那个杰里科呢？云梯呢？我发现的脚印呢？”

“废话！”

“全是事实！我不是想吓唬您，但是，形势很紧张。”

“那，我喊他的名字了！”

“马上就喊。多一个帮手没什么不好的，而且是这么一个好帮手！天晓得，一个魔术师……”

大家都笑了，一个个都很开心，只有福尔维勒面有愠色。

纳塔莉站起身，来到空地边上，低下头对着地狱的方向，慢慢地严肃地拍了三下手。

“什么都没有！”她说，“没有出烟！地面也没有裂开！”

“那还用说！您都没有叫他的名字呢！”

“啊！真的，”她说，“我都吓懵了！您认为他会带着一团火焰出来吗？”她庄重地叫了他的名字，每一个音都咬得非常准。

“艾伦—罗克！……艾伦—罗克！……艾伦—罗克！”

叫到第三声，在空地的另一端传来一个声音。在花棚的两根柱子之间出现一个影子，好像是从地下钻出来似的。一个人轻快地跨过栏杆，清清楚楚地朝前走来。

“小姐，是您叫我吗？”

### 三 几桩奇事

目睹这一不可思议的情景，众人大惊失色，个个呆若木鸡，连气儿都不敢透了，好像讲鬼故事的孩子，突然看见魔鬼来到了他们的中间。他们看着艾伦—罗克，如同看见鬼魂一般，谁都不敢肯定他真是有血有肉的人。

纳塔莉天真地问了一句：

“您从哪儿来？那地方是上不来的。”

“只要是纳塔莉·玛诺尔森叫我到，什么地方都能上来。”

但是，她不相信，说话的语气犹如责怪他做了一件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不可能，”她说，“这里三面都是悬崖峭壁。”

马克西姆·迪蒂耶尔附和说：

“绝对不可能。我简直不能设想……”

那人微微一笑。

“我可以保证，你们说得不对：我不是从地狱来的。”

“啊！您偷听我们说话？”

“不听也可以听见，不看也可以看见。”

纳塔莉慢慢镇静下来，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并且问道：

“但是，您总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吧？”

“当然。”

“什么地方？”

“尼斯。”他回答说。

“游过来的吗？”

“不，是从浪尖上走过来的。”

“您就是德·艾伦—罗克男爵？”

“别人是这么叫我的。”

他三十五岁左右，很高大，虽然看上去很瘦，但是肌肉发达。钉着两排金扣子的夹克实现出他上身的线条，肩膀宽阔，结实的肱二头肌将衣袖胀得鼓鼓的。他头戴一顶驾驶快艇的人常戴的帽子。左右两撇高卢式长髭，胡子上面是一个弯钩鼻子和突出的双颊，由于经常晒太阳的缘故，皮肤如古老的拉丁油画一样呈现赭石色和橘红色。右脸上横着一条长长的浅色疤痕。

整个人气度不凡。虽然有点儿耀武扬威，有点儿强横的味道，也因为他具有令出必行和豪放不羁，一位首领所必备的气质而得到了弥补。他高雅出众的外形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且孔武有力，使人联想到穿戴铜盔铁甲，毫不费力地挥舞令敌闻风丧胆的宝剑的勇士。

纳塔莉愉快地向他伸出了手。

“不管怎么说，德·艾伦—罗克男爵，我一叫，您就来了，欢迎您。我们正在说您呢，大夫所说的故事把我们全迷住了……”

“夏普罗大夫是我的朋友凡尔拉日的好朋友，他也是《心理分析》一书的作者，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

他接着分别向戈杜安姐妹和马克西姆打了招呼。

“亨理埃特小姐，是吗？雅妮娜小姐？……迪蒂耶尔先生？”

又是一阵惊奇。

“这么说，您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了？”纳塔莉说。

“不。我记得……或者说，我是瞎猜。习惯成自然吧。”

“我们早知道您是个巫师了！”雅妮娜·戈杜安大声说道。

“有时候是吧，小姐，”他说，“这也是我小小的社交才华之一。”

姑娘拍起手来。

“巫师！上帝啊，真是太奇怪了！对了，我前天在这里丢了一串珊瑚项链，能帮我找回来吗？”

“太容易了，小姐。”

“把项链给我。”

“喏。”

说着，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条珊瑚项链。

“啊！”雅妮娜大为惊异。

“我呢？还有我呢？”亨理埃特跟着嚷了起来。“快，先生，请您也为我创造一个奇迹。”

艾伦—罗克一挥手，好像在姑娘的手腕上抓住了什么东西似的，然后用手指一捏，把它扔得远远的。

“什么东西？”姑娘有点儿惶惑不安地问道。

“一只蜜蜂；差点儿蜇到您。”

“哎呀！”马克西姆喊了起来。“真是好眼力！有人说您力大无比！是个运动员……”

“哪里！经常锻炼罢了。”艾伦—罗克说。

他从客厅的桌子上拿起一副纸牌，一把将它撕成了两半。

“见鬼！”马克西姆简直惊呆了。

上面这些事情很快便过去了，艾伦—罗克没别的目的，只想开心一下，逗一逗纳塔莉。

“您呢，福尔维勒，”她说，“您不问一问德·艾伦—罗克男爵？”

福尔维勒一直置身于他们之外，此时，他轻轻地耸了耸肩，然后以带着敌意的嘲笑口吻说：

“我发现先生具有人们所说的一切才华……”

“演杂技，变魔术……”艾伦—罗克打断他的话说。

“我不具体说了，”福尔维勒说。“但是，不知先生是否是天生的眼力过人，能看穿我的心思吗？”

“当然可以，”艾伦—罗克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么，您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

“在想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

福尔维勒看了一眼纳塔莉。

“是我向她求婚的女人吗？”

“您的钱包里有她的照片。”

纳塔莉笑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给过您照片，福尔维勒，所以说……”

“所以说，这位先生搞错了……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福尔维勒冷冷地说道。

“照片上，”艾伦—罗克非常平静地解释说，“是昨天陪您在蒙特卡洛歌剧院看戏的那个美人。”

福尔维勒气得脸色发紫。纳塔莉对他了如指掌，开玩笑地帮他开脱说：

“不要辩解了，福尔维勒！任何人追求我，我都是接受的。”

“包括和轻佻女人逢场作戏的人。”马克西姆补充说。“行，德·艾伦—罗克男爵，您是一位高手。再请您说说纳塔莉·玛诺尔森的心态。”

“不必啦，”纳塔莉说。“我自己来说，我现在的心态是好奇心发作了。”

“我能满足您的好奇心吗？”艾伦—罗克说。“我可以回答您的任何问题。”

纳塔莉想了想，或者说试图想了想。她面对男人从来都持一种礼貌而冷淡的态度，不管他们说什么，也不管他们做什么，她似乎都不感兴趣。但是，在他说话的时候，她却不加掩饰地现出了内心的骚动。

“我只提三个问题。”她说。“首先提一个最无关紧要的问题。为什么您要离开马赛的诊疗所？”

“我感到无聊。”

“那一万法郎呢？”

“我发现手上还戴着一个戒指，戒指上镶着一颗宝石，一颗非常美丽的红宝石，因为宝石朝着手心，没有引起攻击我的人的注意。病房的窗口对着马路。我密切注视行人，终于给我发现一个看上去最诚实也最傻的人。我把戒指委托给他。他拿去卖给珠宝商，把钱送了回来。我留下四分之一，酬谢对我的治疗。靠剩下的钱，我赚了更多的钱。您现在明白我的奇迹的性质了吧？”

纳塔莉继续问道：

“第二个问题：您的过去？”

“我也不知道，甚至对攻击我的人、我头上挨的一棒子、接踵而来的艰难困苦和危险，我都一无所知。我的生命从在诊疗所里苏醒过来的一刻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就像婴儿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见面前有一堵白色的墙，明亮的窗子，一个在打毛线的护士。在此之前，是一片空白……一片黑暗……一团漆黑，无法穿透的黑暗，就像撞到一堵坚固的大墙一样。”

“可是，您的各种官能并没受到影响。”

“没有，除了记忆力。从前通过大脑获得的东西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只少了有关我个人的身世。我像正常人一样思维，我像读过书的人一样有文化有知识。我观察，我想象，我理解，我欣赏。我读一些肯定已经读过，并且从中得过教益的书。但是，最初的我解体了，我无法将它重新组合起来。尤其是视觉记忆完全丧失了。当然，我觉得所有的形状都很自然，也不感到事物的外貌有什么奇怪。但是，对任何一样东西，我都没法肯定地说：‘我见过这个特别的形状。我见过这处的风景。’”

“那一定很辛苦吧。”

“我觉得特别可笑。”

“可笑？”

“是的，所有这一切有很可笑的一面，而且第一个发笑的总是我。从前有个故事说一个人丢了他的影子。可是，你们想象一下一个失去了过去的人，他追赶着自己，就像一个人追赶自己的狗一样。不过，有时候，这也是蛮有味道的。是的，不受回忆的困扰！寻找自己！将自己作为一个不可穷尽的谜！不断地问‘我是谁’。”

“不管怎么说，从您的口音判断，您是个法国人。”

“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有一次听到一个英国人说话，我跟他交谈了几句，他却以为我是个英国人。同样，也有人以为我是德国人或者意

大利人。”

“但是，以您目前对自己的爱好和本性的了解，您对自己的过去多少有个概念吧？”

“概念是有的，不过十分离奇，十分复杂，十分模糊，十分矛盾！我心里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想法！我花时间进行整理归类，希望能够将前后左右重新弄个顺序出来。可是白费劲。我在自己的王国里迷失方向了。我手下的老百姓像疯子一样东奔西跑，我问自己：这个人是不是我的人？那一个是不是属于我的？简直是一团糟！”

“虽然如此，总有突出一点的事吧？……”

“不知道。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战场，来自过去的一支支疯狂的队伍互相残酷地厮杀。打来打去的都是我的祖宗，他们令我目空一切，勃然大怒，令我骇人的本性随意泛滥，或者相反，他们要我多做好事，给我好好干的强烈愿望，向一切不公正、虚伪、邪恶和暧昧的现象发动攻击。在所有这些东西中间，我，我到底算什么呢？”

“依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夏普罗大夫说。他看了看表后站起来，好像出发的时间到了。“您所受的严重创伤很可能改变了您的个性，使从前的一个大好人，从此变成了一个亡命之徒，或者，您从前是个魔鬼，现在变成了方济各。”

艾伦—罗克哈哈笑了起来。

“是天使还是魔鬼？我哪一个都不太想当。但是，说正经的，大夫，您说我怎么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呢？”

“治疗，那还用说！”

“是么，记忆会像花草树木一样重新长出来吗？”

“那要看您受打击的严重程度了。如果只是脑震荡的话，也就是说仅仅是脑髓的分子受到震荡——这种脑电震荡，胶质震荡，我也说不清楚。如果是深层震荡，也可能会影响到包围细胞的物质，甚至细胞本身——在这种情形下，用您的话来说，记忆会生长起来的，这种可能性很高，是肯定的。不过，如果证实是脑挫伤，那就严重了。”

“为什么？”艾伦—罗克问道。

“因为它造成的创伤使事后发现的功能消失，无法恢复。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细胞本身在形成伤疤的过程中解体了。”

“那怎么诊断呢？”

“只能由时间来诊断。由于细胞受创，科学上断定永久性丧失认知力的病人，在多年之后却恢复了原有的学识，我们不是见过这样的例子吗？”

“但是，创伤造成失忆，智力却完全不受影响，两者之间说得通吗？”

“为什么说不通？我们发现伤病有一种无法解释的选择力。一个伤员原来能说几种外语，伤愈以后发现只忘了其中一种外语。还有一个人失去的语言能力仅限于几个单词。伤愈以后，竟然用意思完全不同的词语代替从记忆中消失了的词语，而且他自己完全意识不到自己错了。”

“但是，大夫，我这个病例呢？”

“依我看，先生，您这个病例应该归入逆行性遗忘症，即遗忘事故前的

---

方济各 (Francois d'Assise 1182-1226)，小兄弟会的创始人，该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宣传所谓的“清贫福音”。——译注

一切往事。可以这样认为，在脑回的各个区域中，猛烈的撞击仅仅切断了与记忆有关的部分，其它方面的脑力则丝毫未受损伤。”

“那么，我怎样才能治愈呢？”

“很难说。但是，我想如果有一天您再受一次打击……”

“多谢您了！”

“我说的是精神上的打击。明天，下个月，明年，偶然而激烈的冲击，情感方面的冲击，都可以使电流重新穿过失活的细胞，就像在实验中，轻轻的震荡使停顿的钟表重新滴答滴答走动一样。那时就可以断定您只是一般的脑震荡罢了。”

“好啊！”艾伦—罗克开玩笑地说道。“但愿我只是脑震荡，不是脑挫伤。”

“我可以肯定，”大夫说，“环境的改变将使您突然面对自己，在无意中告诉您从前的事。这样，往事将冲破黑暗。我还有一个设想，比如说带您去度过童年的地方。过往的情感会慢慢重现，奇迹最终会出现的。”

此时，福尔维勒叫人开来了汽车。亨理埃特和雅妮娜请他带她们一程，送她们去圣—拉法埃尔的父母家，纳塔莉第二天再派人去接她们回来。但是，纳塔莉还在纠缠：

“德·艾伦—罗克男爵，您还得回答第三个问题。”

“我等着您提问，小姐。”

“您来这里干什么？当然，您的来访令大家很高兴，只是不知道您的来意是什么。”

“您说得对，小姐，我不是来谈论自己的，出于礼貌我已经说得太多；不是为了帮雅妮娜小姐找回她的珊瑚项链，这是我在攀着一棵棵小树爬上来的时候，在一棵小树的树梢上发现的；也不是为了保护亨理埃特小姐不受并不存在的一只蜜蜂的叮蜇；更不是为了猜测福尔维勒先生口袋里有一张照片，这是那位漂亮的太太在剧院里几乎当着我的面送他的礼物。不，我此行另有目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我能解释一下吗？三言两语就行了……”

大家再次把他围了起来。他从容不迫地解释说：

“今天早上，我开着摩托艇去尼斯转了一圈，我坐在公园里的一处小树丛旁边，突然，听见树丛的另一侧有两个西班牙人在窃窃私语，两个老百姓，我想是水手吧，我的耳朵很灵……”

“您会说西班牙语吗？”马克西姆说。

“还可以，听得懂他们属于一个团伙，准备今天晚上抢劫海边的一座别墅。”

马克西姆非常激动，脱口而出：

“不用说，肯定是杰里科一伙！”

“我也这么想，虽然没有听到很具体的东西。不过，他们将于八点半钟在所说的别墅下方集合，好像从海上某个陡峭的礁石上可以望见别墅。到时候有人会在邻近的小山坡上吹哨子，报告一切顺利。过五分钟会有第二次哨声。命令攻击开始。”

“就这么多了？”福尔维勒冷笑一声，说。

“就这么多了。可惜，那两个家伙跑了。我只知道两个和他们差不多模样的人坐上了来戛纳的火车，就是说他们正在接近埃斯特来尔山，我在散步

的时候，多次注意到米拉多尔别墅险峻的地理位置。他们要抢劫的别墅是不是这里呢？为了以防万一，我开着摩托艇来了。”

“正是，正是，”马克西姆大声说道。“米拉多尔别墅是他们的目标。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想不承认都不行。”

纳塔莉和戈杜安姐妹没有做声。福尔维勒继续讲他的风凉话。

“您提供的材料太空洞了吧，很可能……”

“很可能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艾伦—罗克说，“这只是我的看法。但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还是来了，还要看一看必要的时候能不能爬上这里的峭壁。这确实很困难，但是正如你们所见，这是可以做到的。”

他拿起帽子，欠了欠身，就像完成了任务一样，径直朝护墙走了过去。

“先生，您不会就这么走吧？”纳塔莉说。

“天哪，小姐……”

“您从原路回去吗？”

“我的小艇就在下面，而且……”

“听我说，还有一条小路，马克西姆和我，我们带您去。”

大夫建议说：

“纳塔莉，如果您这里有危险的话，我和福尔维勒明天走也可以。”

“当然，”福尔维勒说，“但是，听到这种无稽之谈便信以为真，也实在太幼稚可笑了。”

两姐妹紧追着问：

“纳塔莉，您真的不怕吗？”

“怕什么？”她笑着大声说道。“你们真是荒唐。快点啦，太阳都下山了。”

福尔维勒仔细地打量着德·艾伦—罗克男爵。他觉得这个人讨厌极了。他想把纳塔莉拉到一边，提醒她多加防备。但是，她不买他的账，反而把他们一个个推到花园的台阶前，福尔维勒的汽车已经等在那里了。

“雅妮娜，”她说，“我明天派人去接你们俩，好不好？福尔维勒，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过两个星期去巴黎。”

“到时候我也在那里。”福尔维勒说。

她和大夫行了吻别礼。

“您呐，大夫？”

“呵！我啊，”他回答说，“我一个半月之内不会去巴黎。我要去德国和瑞典做巡回演讲。”

她很快把他们打发了，又赶紧回到屋前的空地上。

她回来的时候，两个男人还在护墙边说话。他们看见那辆汽车在右手方向行驶，沿着夹在陡壁中间的公路一拐弯，汽车便消失了。

“这么说，先生，”马克西姆·迪蒂耶尔说，语气之中显得颇为不安。

“您肯定一点儿危险都没有吗？”

“我确实认为没有危险，”艾伦—罗克说，“但是，从坏处着想总是应该的。”

“真的吗？”马克西姆说。他想开开玩笑，为自己壮胆。“所以，我采取了一些防御手段。您见了，纳塔莉，我没有错吧，煮滚的小豆水和那几杆枪说不定还真有用呢。”

“啊！”艾伦—罗克说，“您预感到什么了吗，先生？”

“当然，”马克西姆说。“我时时都在防备杰里科。毫无疑问，他在这  
一带海岸蠢蠢欲动，您不久前听到的谈话证实了这一点。再说，又发生了意  
大利歌手这起麻烦……唉！纳塔莉，您真是太大意了！”

艾伦—罗克觉得奇怪，问了一句：

“什么歌手？”

“几个卖唱的，玛诺尔森小姐刚才让他们进了花园……您不觉得这里面  
有点儿蹊跷吗？”

大家沉默了一会。接着，艾伦—罗克低声说道：

“那两个西班牙人提到过意大利歌手，说他们会从别墅附近经过。”

“嗯！您说什么？”马克西姆说。

艾伦—罗克解释说：

“他们说有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

“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一点儿不错。”马克西姆结巴起来。

他一屁股跌坐在了椅子上。

纳塔莉的脸也显得有点苍白。

## 四 哨 声

马克西姆只晕眩了一阵子。他一清醒过来就感到必须作出一个断然的决定，在当时的形势下，刻不容缓的事情当然是找救兵。

“政府有责任保护我们，”他理直气壮地说道。

“去找乡警，”纳塔莉附和说，她已经控制住情绪，马克西姆害怕的样子把她逗乐了。

“不，得找骑警才行！我开车去，从戛纳带十几个宪兵回来……”

“那不让人笑话吗？在别墅里有两名仆人，还有您，马克西姆，不能因为怕小偷爬上来，就去惊动十几个宪兵。”

“没关系！必须马上行动。”他喊道。“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我去报告邻居。”

“我们没有邻居。”

“我能找到的。然后，我要将路人召集起来。”

“这里没有路人。”

“我会让他们来的！您以为我会像羊羔一样任人宰割吗？嘿，什么鬼地方！谁住这种被海盗包围的别墅啊。”

他跑着去了花园。

只剩下了艾伦—罗克和纳塔莉两个人。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明亮的天空上展现出一条条静止的红色的云彩。大海的蓝色在慢慢地变成黑色。

纳塔莉注视着德·艾伦—罗克男爵，就像我们看着一个人，并且等着他说话和采取行动一样，她对自己的这种心态感到奇怪，因为她通常习惯于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他静静地在空地上踱来踱去，步子很大很慢，虽然也有一些心不在焉的动作，脸上的神情却分明地显示出他胸有成竹。他点着一支烟，但很快便扔掉了，接着又点燃一支，同样地又把它扔到了护墙外面。接着，他看看手表，停住脚步，仿佛给自己的思想作个结论似的说：

“是有一些巧合的地方，大可不必过于紧张，也绝不能疏忽大意。小姐，您的意思是留在这里吗？”

她回答说：

“我为什么要离开呢？就为了这似有似无的危险吗？……”

“是的。”

“那我不走。”

“如果这样的话，能不能允许我也留在这里呢？现在是七点一刻。过两个钟头，如果平安无事的话，我想不会有事的，我就离开这里。”

“谢谢您。”她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吧。”

两个人静默了好长一段时间，艾伦—罗克颀长的身子靠着花棚的一根柱子，遥望红色的云彩慢慢变暗，自言自语地说道：

“真美啊！”

纳塔莉生怕在两人中间再次出现无声的尴尬场面，接过话头说：

“是啊，真是太美了！我在想，您心里会有某些模糊的回忆……在您脑海中浮现出……如此美丽的景色会使您产生某些印象。”

“确实是这样。”艾伦—罗克说。

“真的？您记得有过类似的时刻吗？”

“好像是。”他说，“我觉得，从来没有比这更美丽的一刻了……要不然，我会记起来的。”

纳塔莉差点儿打了个寒颤。是因为夜晚的凉气吗？是因为夜色渐浓的原因吗？她说：

“天黑了，该点灯了。”

他反对说：

“还没到时间呢。”

他说得很干脆，那种不容置辩的口气令纳塔莉感到不快。她不能容忍别人指挥，于是摇摇铃叫来了管家。

“点灯，多米尼克，”她边说，边指着独脚小圆桌上的大煤气灯。

多米尼克在空地上准备点另一盏灯，结果被艾伦—罗克阻止了：

“晚一些再点，天还挺亮的呢！”

“我本来想……”她话中带着刺说。

“对不起。最好还是不要有亮光。”

她让步了，并且对管家说：

“您走吧，多米尼克。”

多米尼克站在原地不动，显然还有话要说。她问道：

“怎么啦？还等什么？”

“请小姐原谅。”仆人局促地回答说，“可是，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怪事……而且，马克西姆先生已经告诉我们了。”

“告诉你们什么？”

“过一会儿有人要来攻打别墅。”

“攻打什么？根本没那回事。”

女仆苏珊此时也走了进来，接着，马克西姆大叫大嚷地出现了，他显得非常慌张：

“我看见他们了……他们躲在树丛后面……没时间可浪费了……我见到他们……他们逃跑了。”

“您说的是谁啊？”纳塔莉不耐烦了。

“意大利歌手……那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同伴。”

“那怎么啦？”

“给杰里科一伙发信号就是他们。德·艾伦—罗克男爵不会不承认的……他今天上午听见……”

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完全失去了主见，他想讲道理说服人，但是他的声音发抖，仆人们本来就害怕，现在变得更没有理智和更好笑了。司机阿历山大这时冲了进来。他发现小门上的锁被砸坏了，就是意大利人唱过歌的那个地方。这下子可全乱了套。司机认为必须下决心马上走，他毫不含糊地对纳塔莉说：

“如果小姐一定要留下，这是小姐的事。我们，我们要开车去戛纳。”

“开车去可以，不过要得到我的批准。”纳塔莉提醒说。

“小姐应该明白，我们得马上走。依目前的情形，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考虑安全。”

众人的情绪突然变得如此滑稽可笑，使纳塔莉没法生气。何况，她知道生气也阻止不了他们。

“算了。你们去戛纳吧。如果厨子不怕的话，请把晚餐准备好。啊？她

跟你们一起去吗？很好。你们还回不回来？”

“小姐，大约十一点钟回来。”

“行，等没事了就回来。去吧。”

他们一走，马克西姆凑到她身边，哆哆嗦嗦地说道：“您简直是疯了。我们不能和命运作对，走吧。”

“我不走。”

“那我也不走。”他说，“我把他们送到戛纳后马上就回来。在危险的时候，我要留在您的身边。这样做虽然违心，却是我的责任，因为我们正在冒最大的危险。”

他迅速地跑开了，纳塔莉笑笑，笑得非常勉强。

“我的朋友马克西姆不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他肯定不会回来了。”

上面这场戏只持续了一两分钟，好像一时的错乱使出场的演员们突然离开了剧本。任何理性的语言都已无法使他们镇静下来。用车夫的话说，只有立即逃跑才是安全。

艾伦—罗克一言不发。他朝点燃的煤油灯走过去，轻轻地拧低灯芯。纳塔莉对他说：

“您那么害怕亮光，是不是因为有人在监视我们？”

“我是这么认为。在我身上没有什么潜伏的才能，只有某种预感力……可以猜到可能发生的事情……”

“单凭预感吗？”

“不。但是，证据也不少，我在想谨慎一点的话……”

“我最好躲一躲？”

“您跟您的朋友马克西姆一起离开这里。”

“那您呢，先生？”

“我留下。这是我的职业，哪里有丑恶，就在哪里把它找出来，并且把它消灭，这是我的使命。而且，我喜欢这么做。”

她快活地说：

“您是我的客人，您来这里是为了帮我，可是，您却要我临阵脱逃？再说，也太晚了……您听，汽车已经走远了。”

就这样，在意外的情况下，纳塔莉孤身一人留在了偏僻的别墅里，身边是三个钟头之前还不认识的一个男人。她之所以这么做，既不是因为礼貌，也不是因为对他有好感，而是由于高傲的品性。离开这里，等于承认害怕。她不计较别人知道她在克服害怕，但是，一个人在受到不知底细的危险威胁时，必然会产生某种说不清的混乱，她不愿意艾伦—罗克看到在她身上有这种情形发生。

“您这里有首饰吗？”艾伦—罗克问。

“没有。您说他们为什么要进攻这里？……”

“是啊，”他说，“为什么呢？……”

他又在空地上大步地走了起来，让纳塔莉感觉得到他心情沉重。令她最难受的正在于此，这包围着他们的静寂和半明半暗的气氛。她多么希望听到一点声音，看到天空放光，大海能够抵挡住渐渐蔓延的黑暗！

“我的房间里连一支手枪都没有。”她笑着说。

“要手枪干什么？”艾伦—罗克说，“武器一点用也没有。”

“如果他们发动袭击呢？”

“只要早点准备就行了。”

“可是，不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吗？”

“到时候要的。”

“现在呢？”

“现在？……”

他走到她身边，手指轻轻地按住她的肩膀，让她在空地上的一张藤椅上坐下来，然后继续说道：

“现在，我们可以聊聊天，小姐，您说好吗？”

他的声音重新变得轻松活泼起来。纳塔莉立即如释重负，而且很想听听他会说些什么。

“我不会讲太久的，”他说，“您耐心地听几分钟，就知道我来这里的真正原因了。因为，除了提醒您提高警惕和注意防卫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不是借口，只是给我机会见一个我想见、而且下决心要见的人……听我说，请您多多包涵，我要对您说说我自己，说说我内心生活的悲剧……一个有点儿可笑的悲剧。我再说一遍，一个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印象的人的悲剧，他像寻找失物一样四处寻找着过去，而且是他的每一根神经都牵挂着一件失物。因为，对我来说，那是我的一切：重新找回自己，认识从前的我，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我，揭开我生活过、做过事的年代的奥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生活的。”

他停顿了一下，显得很痛苦，他接着说了自己的感受：

“是的。有时候，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在危机发作的时候，几个钟头或者几天，我生活在自我之中，俯身对着无底的深渊，眼巴巴地看着根本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我拼命地在自己身外寻找。我留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我注意他们表示惊异的细微反应，希望发现我在他们眼里不是一个陌生人。啊！我要紧紧追寻每一个不认识的人！只要他的回忆能够打开我前半生的铁锁。或者他的容貌、身影能够使我被掩埋的过去重见天日。有一天……”

纳塔莉凭直觉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心里不禁紧张起来。但是，他把她拉到点燃的煤油灯下，先请她坐下，让灯光照着姑娘美丽的面庞，然后小声说道：

“这是九天前的事了，我在蒙特卡洛的广场上散步，突然，我看见了您。您穿着一身白色法兰绒套装，手里拿着帽子。夕阳从正面照射着您的脸。这是前所未有的瞬间……我请求您，不要避开我……我要说，我当时的感觉不是爱慕，而是慌乱和激动。您，我当时不知道您的名字，但是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明白吗？第一次有东西在我的心底里，在那一片死气沉沉的地方跳动起来。您光彩夺目的容貌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在从前有过一次这样的感觉。这一惊肯定非同小可，霎那间，我的眼前重新出现了前一次心醉神迷的情景。”

他提起煤油灯，仔细地看了纳塔莉几秒钟以后，喃喃地说道：

“我从前见过您。当时阳光照耀着您的头。您在花园里，站在喷水池旁边，头上戴着一个花环。”

“花环？”

“我看得很清楚……它刚好卡在您的头发上……”

纳塔莉一边寻思，一边小声说：

“头上戴花环……记得有过一次，那是在那不勒斯公馆的花园里，当时

和父亲在一起……有柑橘花……我编了个花环玩……我记起来了……第二天，父亲去西西里，后来死在那里了。”

“是的，”他继续说。“是在一座花园里。天哪，您当时多美啊！您现在还是那么美！谁都忘不了您的……您的形象永远印在了我的心里，而且包括因为您的出现而变得生气勃勃的周围的一切……大理石喷泉，三个舞蹈的裸体孩子，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水柱，倒映在水中的柑橘树……上帝啊！上帝！我觉得我的全部生命在您的眸子里复活了，如果我能够永远永远地看着您……”

他说不下去了。在尽力回忆之后，他好像累了。纳塔莉任他看着自己。对她来说，原先所说的危险：杰里科强盗集团，小船趁着夜色悄悄逼近别墅，所有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他们紧紧地注视着对方。

最后，她说话了：

“我不认识您。我可以肯定，在今天之前我并不认识您。”

他肯定地说：

“我，我见过您……我见过您……我和您一样有信心，我们曾经有过共同的一刻，所以，我在蒙特卡洛认出了您，因此，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您的周围，等待着时机和您见面，注视着您的别墅，甚至参观了您的别墅，您的朋友马克西姆发现的脚印就是我的。因此，我来了。”

他压低声音又说：

“我的全部希望都在您的身上。您无法理解您对我是多么重要。我的生命决定于您……”

他挨得太近。纳塔莉稍稍后仰，抬头朝着天，好像要避开对方的压迫，这个人的生命在渐渐地渗透到她的生命里，她感觉到他正愈来愈有力地束缚着自己。过了一会儿，艾伦—罗克拧低灯芯，只留下了豆儿似的一点灯光。微风吹拂，时光消逝。因为寂静而产生的不安以及可怕的孤独感，再次攫住了姑娘。

艾伦—罗克走去靠在护墙上。直觉在告诉纳塔莉，虽然这是一个十分宁静的夜晚，但是他并不放心。她走过去说：

“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吧，有吗？”

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

“我好像听到了……是的……您仔细听……我听到一个有规律的声音，有节奏的拍击声……”

“噢！”她心里一紧，说。“不可能吧？不是海浪的声音吗？”

他断断续续地说道：

“不……不……不是海浪。我对海上的声音太熟悉了！……这是划桨的声音，而且划桨的人想尽量减低声音。”

她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浑身紧张起来。

“快到时间了，是吗？”

“是的，还有几分钟。”

纳塔莉鼓足勇气，尽量保持平常说话的声音，让艾伦—罗克觉得自己和他一样镇静。

“这么说，”她说，“他们快来了？”

“他们已经来了。”

“他们已经来了！”纳塔莉重复了一遍，同时体会着这几个普通的字眼

里所包含的恐怖意义。

过了一两分钟，她又说：

“是啊，真的……我也听到了一些闷闷的声音……好像是水流声。”

“是他们，”艾伦—罗克说，“在峭壁下有一条狭长的鹅卵石海滩，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在这里登陆。”

“没办法阻止他们吗？”她说，“如果……哦，我相信您有办法的。”

“毫无办法。”

“怎么？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说实话，不知道。”他说得很轻松。“我只知道一件事，漆黑的环境和寂静的气氛对敌人有利。不然的话，是一点儿危险都没有的。”

她回应道，拼命地压制着心中的害怕：

“其实也没有什么危险，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我们可以从花园和后山离开别墅。”

“意大利歌手呢？”他说。“您没想到他们会守住花园门口吗？从那里逃跑是不可能的。”

“他们只不过两个人。”

“是的，但是他们有武器，而且藏在暗处。”

“这么说，他们一旦发动攻击，就会长驱直入，因为花园的门肯定是开着的。”

“肯定是开着的。”艾伦—罗克说。

他们趴在护墙上，说话的声音很低，四周是攀藤天竺的叶子，黑暗中好像有几个影子闪过，寂静之中传来了一些声音。

“他们过来了，是吗？”纳塔莉说。

“是的……是的……我看见他们了……有两艘小船……”

“是啊，”纳塔莉说，“我也看见了……他们举高了桨……两艘船前后跟着。我看见他们了。我猜是他们……”

她突然停住口。

在山坡上别墅的另一头，传来了一声哨音。

## 五 偷 袭

哨音在海上传播，加上四面八方传来的回声，就像最阴森可怕的战场上的呐喊声一样。德·艾伦—罗克男爵静静地解释说：

“这是第一次哨声。过五分钟，还有第二次哨声。那时，他们就会架梯子了。”

她机械地重复着他的话：

“他们就会架梯子了。还有第二次哨声。”

艾伦—罗克问她：

“您怕不怕？”

“啊！不怕！”她攥紧拳头回答说。

她说的不是真心话。恐惧正不声不响地从每一个毛孔钻进她的心里，与此同时，她憎恨这个外来人，是他迫使她接受本来可以避免的考验。然而，她几乎生气似的再说了一遍：

“不，我不怕！”

“真的吗？”艾伦—罗克说。“这样的进攻真是太好了！这种危险的感觉真是耐人寻味！多少世纪以来，这一带的居民都生活在不安的等待之中。短暂的黑夜会给他们带来不幸吗？海盗们会登陆吗？接踵而来的是抢掠烧杀吗？啊！今天，在现代文明的世界里，竟然能够寻找到类似的时刻！……知道在黑暗中，没有人性的猛兽在窥伺自己……还要保护您！在他们和您之间，唯一的障碍就是我！”

他们往后退了几步。两个人站着，互相挨得很近。纳塔莉微微有些发抖，她说：

“我们可以站出来……”

“我们两个人的影子阻止不了他们的……您要明白，他们和他们的同伙——那几个意大利歌手，肯定已经联络过了，他们知道只有您一个人在这里，身边没有仆人。”

“是啊，他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他们来了……噢！”她说。“您听见了？……”

“听见了。”他说。“这是船底摩擦鹅卵石的声音……有一个人刚跳上岸……他们离我们不到四十米。”

“这事情太可怕了！”她嘀咕了一句。

他转过身，想在黑暗中看清楚她的模样。

“您的声音有些发抖。如果您心里害怕，心跳加快，请老实地告诉我。”

“这是一颗女人的心……跳动特别有力……是不是这样？……”

说着，她的双腿一软。可是，他正想伸手扶她时，她已经挺直了身体，他道歉说：

“噢！请原谅……我只想到自己快乐，忘了女人的神经不应该绷得太紧……再说，时间到了，如果毫无准备的话，这些家伙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当然，”纳塔莉说，“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他突然下了决心，想到必须立即行动。他整个人都改变了……他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一边仔细检查屋前的空地，一边放开嗓门，快活地说道：

“哦，怎么办？您的朋友马克西姆准备的武器，煮沸的小豆汤……稍微

原始了一点，是吧？效果也很值得怀疑吧？不，最好是阻止他们进攻……”

“是的，最好是阻止他们进攻。但是，您做得到吗？”纳塔莉说。

“什么事都是可能的……只要聪明机灵……”

“那您赶紧呀。”

“嘿！有的是时间……还有三四十秒钟。”

“就这么多时间了？这怎么行呢？您赶紧呀……”

纳塔莉在心里一秒一秒地数着时间，好像每过一秒钟，敌人就朝前逼近了一步似的。

“哦！我求求您……我求求您……我完全精疲力尽了。您认为……”

“我认为现在控制局面的是我，”他说，“不是他们。谁能控制局面谁就能打胜仗。”

他从客厅的桌子上拿来一大摞报纸，将它们揉成一个个纸团后扔到护墙边，墙脚下很快堆成了一座小纸山。接着，他提出要一些酒精。纳塔莉稍稍恢复了元气，她赶紧跑到饭厅，取了一瓶子酒回来。

“一八九六的上等白兰地，很好！”他大声说道。“我们来调两杯潘趣酒。”

他倒出白兰地，用打火机点着，把能找到的东西统统扔进纸堆里：两盒雪茄，针线篮，柳条做的花盆框，从椅子上拆下来的档子和藤条，一条草席。熊熊烈火腾空升起，发出毕剥毕剥的声音，他又朝火堆里淋了瓶子里剩下的上等白兰地和点灯的煤油。

“这是古代常用的报警信号。”他兴高采烈地喊道。“遇到敌人来犯，整条海岸线上烽烟四起，从一个海岬传到另一个海岬，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一连串的火堆互相传递。很快，在各个村庄里，守夜人就会在教堂的钟楼上拼命地敲钟……”

大门前挂着通知开饭的大钟，他跑过去连续不断地敲了起来。

“警钟敲响了！这是我们的家园处于危急之中，大家奋起反抗和夺取胜利的呼声！敲响一些，大铜钟！黑暗和沉默都被赶走了！火光的召唤再加上钟声的召唤。整个世界都已惊醒，起来抗击惊惶失措的敌人了。”

他前后忙碌，就像舰长在战舰的甲板上一样，充分展现出一个人习惯了危险，信心十足，所向披靡的人的全部热情。

“怎么样，我们得救了？”纳塔莉说。

“嘿！您想，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哪个男子汉有胆量挺而走险？他们已经没有勇气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大事的人必须是用特殊材料做成，体格非常强壮，经过长期的力量和野性锻炼的人，体格非常强壮的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火焰在空中飞舞，将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很大，他又重复了一遍，口气当中始终带着强烈的开玩笑的成分，这使纳塔莉感到不安，同时也令她发笑。

“是的，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失去了常人所有的过去，但是，我凭直觉感到，倒数上去几代人，在我遥远的过去和狂热的年代之间有一条铁链连着。是的，我的血和肉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自觉身上最肯定的东西，就是这种对事业和英雄主义的渴求。惩治恶人、驱逐海盗、解救美人，这是我重新塑造自己，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

他找到一根棍子，系上一块白餐巾和一块红布，在火堆上方挥动几下以后，把它插在了护墙上。

“这是胜利的旗帜！快逃吧，你们这些摩尔人和卡斯蒂利亚人！一支火柴就足以吓退野兽，老调重弹同样可以阻挡灾难！”

他洋洋得意地把大钟敲得叮当响，又说：

“行了！柏柏尔人逃跑了！不用听他们仓促的桨声就知道了！面前只有一个人，他们却逃跑了，女王得救啦！”

他所说的女王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思想没有因为惊恐的阴影而消沉。相反，这个了不起的人好像在演戏一样，是那么地潇洒自如，那么轻描淡写地对待自己见义勇为的行动，她觉得有这保护者在，哪怕是最危险的威胁都将烟消云散。

敌人逃跑了。她完全相信，因为这是艾伦—罗克说的。而且，在近处的山坡上，意大利女人的歌声渐渐减弱。吉它的声音愈来愈远。

艾伦—罗克小声说道：

“这是撤退的信号……我们或者可以乘势追击这个三人帮。但是，这么做风险很大，而且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们继续听了一会，歌声随着风儿断断续续地飘过来。有一些回声，也在渐渐地减弱。海盗的围攻、架梯子突击、野兽般的凶徒蜂拥而入，这些恶梦全被现实粉碎了！于是，艾伦—罗克的手轻轻搭住姑娘的胳膊，领着她回到了屋子里。

“我答应过您，一旦平安无事了，我就离开这里，但是，您不能独自一个人留在这里，跟我一起走吧，好吗？”

“跟您一起走？”

“必须争分夺秒，乘胜追击，绝不能让海盗们逃之夭夭。”

他们走进前厅，他随手捡起一件斗篷披在她的肩上。他们穿过花园。她一味地跟在后面。经过焦虑不安的巨大冲击，她变得麻木起来，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而且，他说话的态度彬彬有礼，使她根本不会去想，他的请求中是否有诈，或者他所做的事是否是当务之急。他是来救她的。他已经救了她，他要继续完成这件事。她深深地感觉到这个人光明磊落的品德。

他打开花园的门。右边稍远一些的地方，清楚地显现出纳塔莉经常走的一条石头小径，它急转几个之字形以后一直通到海边。艾伦—罗克用手电筒照着小路，电光集中在姑娘脚下，就像一块不断地向前展开的地毯。

在下方，一艘摩托艇靠着小码头，在水中左右摆动。

“‘水银号’，”艾伦—罗克说，“……一条良种的猎兔狗，我开着它作过多次成功的旅行。小姐，请上船吧。”

她有些犹豫，他催促说：

“请上船。我所做的事情与您密切相关，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知道袭击您的到底是谁。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没有钱，没有珠宝，这些坏蛋是不会盲目行事的。不是吗？……从此以后，您的生命将受到可怕的威胁，杰里科把矛头对着您了。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对手，我要揭开他的真面目，掐住他的喉咙。我憎恶这些十恶不赦的坏蛋。”

他又说：

“请上船。凡事需一鼓作气才能成功，不能半途而废。请上船吧。”

她没有答话，登上了小艇。

在发动马达之前，他听了听，然后说：

“现在还不能肯定是否能追上他们。夜太黑，显然有一艘跟我的艇相仿

的摩托艇在这里接应，把他们给拖走了。”

接着，他冷笑一声补充说，令纳塔莉不觉一震：

“可惜！如果能打沉它一条船就好了。我要捏住一个坏蛋的脖子，让他老老实实地给我交待。”

他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海面上疾驶。艾伦—罗克熄灭了灯，朝着大海直冲。埃斯特来尔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灯火变得愈来愈模糊。纳塔莉想，她现在哪里像一位获救的女王，简直就像个俘虏。但是，她丝毫没有反抗的念头，不但没有抱怨，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也一样保持着沉默。

至多过了十来二十分钟，他们见到了戛纳，城市的灯光愈来愈明亮，他们驶入小小的港口。艾伦—罗克点着电筒，向上举了四次。一束同样的灯光在对面晃动了四次，在作出回应以后便静止不动了。

这是此行的目的地。说话之间就到了。

有人站在码头上，一个水手，在路灯下可以看见他黝黑的面庞和满脸灰白的络腮胡子。

“这位是贝尔托，”艾伦—罗克一边抛出缆绳停泊“水银号”，一边介绍说。“一位公认的正直的老仆人，在他身边，我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而且我船上的全部船员就他一个人。唔，贝尔托，你有没有见到两条小船靠岸？”

“没有，老板。”

“肯定吗？”

“是的。没有船靠过岸，大船也罢，小船也罢……游艇也罢，渔船也罢……太阳下山以后都没有靠过岸。”

“很好。我们走在他们前面了。”

艾伦—罗克和纳塔莉一言不发地在船上等着。时间慢慢地过去。戛纳老城区的教堂敲响了十一点，仍然没有任何船只到港。杰里科一伙很可能一直去了安提布，或者去了尼斯也说不定。

艾伦—罗克是个珍惜时间的人。过了半个钟头，他对纳塔莉说：

“我们再使把劲，您不会觉得太累吧？我只要您几分钟时间。今天上午，我在尼斯的公园里听到他们谈话，两个西班牙人曾经提到一间水手聚集的咖啡馆，那伙人有时在那里会面。”

“好吧，”纳塔莉再次听从了他的建议，仿佛她已经完全失去了个人的意志和思想。

他走得很快，全然不顾同行的女伴，一心一意想着眼下的行动。

他们穿过广场来到老城。一条弯弯曲曲的上坡的马路。大约走了一百米左右，他停下来，说：

“到了……您看见有灯光的橱窗吗？……听……有人唱歌……一个女人的声音……还有吉它……”

纳塔莉竖起耳朵，小声说道：

“是那个来过米拉多尔别墅的意大利女歌手。”

“啊！”他说，“这下子好了。她和她的两个朋友是坐火车来的。”

他走近橱窗。但是，一块红色的帘子遮住了视线，他决定进去一趟；于是，他取下假领和领带，扔掉帽子，一手弄乱了头发。那班歌手不认识他，他要利用这个好处进去看个明白，然后立即出来。

他打开门。沉重痛苦的女低音扑面而来。唱完歌，场上响起一片掌声，

然后是嘈杂的说话声，时不时传出吉它调整琴弦的声音。

其间，大概是哪个酒鬼撩动了红色的窗帘，一道灯光从中射了出来。纳塔莉弯下腰，整个咖啡馆显现在她的面前，低矮，烟雾弥漫，大约有二十来个顾客围坐在桌子旁。在这些中间，她认不出有下午见过的男歌手。但是，在右边，她看见意大利女歌手坐在一张长凳上，在这个女人的身边，德·艾伦—罗克男爵一边直愣愣地望着她，一边和她说话。

此时此刻，纳塔莉才发现她原来长得不错，具有一种庸俗的肉感的美，当她露出笑容的时候，通常十分阴沉的脸竟然会变得如此艳丽夺目。艾伦—罗克的话一定很中听，因为她笑得愈来愈灿烂，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她的手指轻轻地抚弄着吉它的琴弦。

艾伦—罗克向前俯身对着她，一脸贪婪凶狠的样子，他目不转睛，眼神之中充满了一种威慑力。可以看出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的放矢，女歌手听得回肠荡气，充分地领受着话语中阿谀奉承的魅力。

纳塔莉气得满脸通红，恼得浑身发抖。这明目张胆地勾引女人的场面，而且发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那个女人情迷意乱，这个男人热烈痴情，不管是真是假，对一个二十分钟前还不认识的女人施出浑身解数，所有这一切都令纳塔莉惊讶不已。

突然，她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傍晚的行为。自己同样不认识艾伦—罗克这个人，不也是信任他，把他当成了最好最可靠的朋友么？她抛开一切，跟着他作了一次黑夜中的旅行，而且目的很不明确。现在，她在小酒馆的窗外监视着他，愤怒得浑身发抖。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她猛地从梦中醒来，一个她生活在无意识之中的梦，一个她突然觉得是最可怕的恶梦。随着她渐渐控制住自己，心中对艾伦—罗克的仇恨也愈来愈强烈。她什么都不想了，只想着如何摆脱奴役和屈辱。她最后看了一遍咖啡馆。意大利女人没有起身，没有挪动位置，她仰起头，闭起眼睛，唱着一首旋律单调的慢歌。水手们安静下来。文伦—罗克静静地听着……

纳塔莉走了。

咖啡馆门口停着几辆汽车。她坐上第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

“埃斯特来尔山……到特莱亚再往前两公里……米拉多尔别墅……我会给您指路的。”

这是一辆敞篷的出租车。夜晚的微风中飘着一丝馨香。纳塔莉大口大口地呼吸，全身充满了清凉的感觉。然而，她的头脑里依旧是乱糟糟的一团。各种各样的影像和感觉在里面翻滚撞击。恐惧，好奇，屈辱，骄傲，未曾体会过的陶醉，莫名的愤慨……还没有一个男人在她心里造成如此强烈的震荡。

所有这一切产生出一种疯狂的愿望，就是逃跑，毫不延迟地逃跑，避免继续受到伤害……

## 第二部 希腊神殿前发生的事

### 一 纳塔莉脱逃

马克西姆·迪蒂耶尔和仆人们是在晚上十一点钟回到别墅的。纳塔莉见到马克西姆慌慌张张的样子，手里提着灯笼四处找她，口里喊着她的名字。

“嘿，怎么搞的？”他大声说道。“出什么事了？可急死我了！这个该死的男爵……他抛下您就走了？”

她推说累了，把自己关进房间，没有作任何解释。

第二天，亨理埃特和雅妮娜知道以后，情况还是这样。她没有和她们说话，同样，昨晚发生的事情困扰着福尔维勒，他回到米拉多尔别墅，纳塔莉也没有怎么理睬他。

“哦，纳塔莉，”他再三地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您离开过一段时间。您去哪儿了？他用武力强迫您走的吗？您怎么逃出来的？”

她耸耸肩膀，回答说她当时完全有随意行事的自由。“那好，纳塔莉，我，我要告诉您昨晚以来压在我心里的想法，我为此改变行程回来了。我相信，这个假冒的男爵是强盗集团的成员，而且是主要成员之一。什么失去记忆，荒唐的故事！为了引人注目罢了！但是，请相信我，这个人行迹可疑，肯定和杰里科串通好了。马克西姆，您觉得怎么样？”

“当然！”他神气活现地回答说。“我当时装糊涂，就是要掩盖我的怀疑。这是一个典型的不择手段的冒险家。我更怀疑那几个卖唱的。不错，这里面很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一走了之。我的能力就这么大。”

第三天，当地的各家报纸登出一条新闻，使米拉多尔别墅里更加人心惶惶，马克西姆大声朗读的这篇文章可以概括整条新闻的内容。

#### 奇哉，杰里科海盗集团内幕大曝光

前天晚上，半夜一点钟光景，尼斯市两名骑自行车的巡警离开老城堡海岬，突然听到海堤上有人争吵。他们循声而去，等他们赶到那里，只见一个人倒在地上呻吟，另一个人，即行凶的男子逃跑了。两名警察紧追不舍，那人跳上一条有多名水手、马达已经启动的小船。趁着夜色，小船驶离海港后便失去了踪影。

至于伤者，在他两肩之间被人插了一刀，呼吸十分困难。送到附近的一家药房以后，在警察的讯问下，他边喘边答，一句接着一句，仿佛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想说的话一股脑儿他说出来似的。伤者在临终前嘀嘀咕咕地叙述，有人在旁乱糟糟地记录。经过整理，整件事大致如下：

此人名叫阿赫迈德，土耳其人。五年前，由海盗杰里科的主要副手，一个叫波尼法斯的科西嘉人介绍，他在土麦那上了海盗船。之后，他参加了强盗集团的全部活动，并且积蓄了几个钱。人们见到杰里科的时候不多，他将命令传给波尼法斯副官，海盗船上都这么称呼波尼法斯，通过遥控指挥各次行动。近来一段时间，事情很不顺利。前天晚上，他们乘坐两艘小船直奔埃斯特来尔山下的一座别墅，那里住着一个富有的外国女子。准备功夫做得缜密周到，大家都期待着丰厚的猎获。与往常一样，波尼法斯副官先走一步，身边带着一个叫鲁道维克的伙计和一个意大利女歌手，三个人都化装成卖唱艺人的模样。八点半钟发出突袭的信号。与此同时，别墅的空地上突然烈火冲天，钟声大作。他们只好赶紧掉头，一起回到尼斯，相信波尼法斯搭的是火车。阿赫迈德因为此次失败愤愤不平，大概

是喝醉了的缘故，他来到海堤等波尼法斯，指责他背信弃义，并且向他索取他应得的一份赃物。接着发生了争吵、动手，最后演变成谋杀。

“混蛋，昏迷之中的阿赫迈德仍不停地嘟哝：“……畜生……他偷光了我的东西……死猪……”

他死了，口中还在骂他的头头。

文章最后说，调查进行了一整天。主要是在港口、锚地和附近的村庄。但是毫无结果。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杰里科集团在埃斯特来尔山一带的海岸线露头了。大家肯定已经知道遭围攻的别墅的名字。明天开始，检察院将派人前往侦查。

“唔，纳塔莉，您怎么看？”文章刚读完，福尔维勒就嚷开了。

马克西姆洋洋得意，一点没有得理且让人意思。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这一伙卖艺的，他们正是……波尼法斯副官和他的同党。真棒，好在我有先见之明跑了，我现在相信，我具有感觉敏锐和有远见等优点，前程将不可限量。纳塔莉，您当时听见小船的声音了吗？敲响警钟和点燃篝火的人，是您和艾伦—罗克吗？妈的，一定很恐怖吧……您说一说当时的情形……”

纳塔莉什么都没说。显而易见，她不想对那天晚上的事做任何解释。

“没意思，”她说。“也谈不上恐怖，至多是让人不舒服罢了，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再拿这件事来烦我。”

但是，纳塔莉的态度进一步激怒了福尔维勒。他预感在她和德·艾伦—罗克男爵之间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令姑娘心烦意乱的事情。

“不管您愿不愿意，纳塔莉，您得说说清楚。”

“为什么？”她说。

“因为，他们一定会来这里调查的。”

“您怎么知道？”

“仆人们大概已经说出去了。”

“不会，他们答应过我不说的，我给了钱。”

“但是，别人迟早会知道歌手们来过这里。”

“那又怎么样？”

“他们会讯问您。”

“我会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

“您想瞒住艾伦—罗克先生来访这件事吗？您不想帮助司法机关了解这个人的底细，了解他在串通海盗方面扮演的角色？”

她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我没有必要去管德·艾伦—罗克男爵的事。”

“但是，如果司法人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您和他的事联系在一起呢？如果报纸把您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摆在一起呢？……您愿意出现这种情况吗？”

她再次耸了耸肩，没有说话。

将近三点钟，有消息说宪兵正在搜查埃斯特来尔山东西两侧的别墅，警察在离特莱亚不远的地方行动。包围圈正朝着米拉多尔别墅渐渐缩小。

五点钟，马克西姆跑去打探消息，回来的时候非常激动。

“我看见他了，就像现在看见你们一样。”

“看见谁了？”

“艾伦—罗克。”

“艾伦—罗克来了？”福尔维勒大声问道。“啊！量他不敢吧！……您肯定吗，马克西姆？”

“绝对肯定。他想避开我。但是太晚了。已经给我看到了。”

纳塔莉整个晚上都显得忧心忡忡。她早早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稍稍睡了一会。在此之前，她已下决心离开别墅了。

第二天早上，她派人给福尔维勒捎去一封信，说她有点不舒服，需要在家里休息，请他想办法尽量消除司法人员的猜疑。

将近九点钟，德·艾伦—罗克男爵来访，幸好，福尔维勒从另一个方向跑去找他了。艾伦—罗克请求见一见女主人，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相告。但是，纳塔莉拒绝接待他。

她从二楼的一扇窗子看见他背着手，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看样子是决心等下去了。远处的工具房附近，宪兵队长在和仆人们交谈。纳塔莉不得不放弃了这条出路。

她回到房里，犹豫了片刻，然后，把钱、支票簿、内衣等物品塞进小包，走到楼下，穿过屋前的空地。别墅的这一边恰好一个人都没有。

她在空地前端的护墙上趴了几秒钟，前天晚上，艾伦—罗克就是从这里爬上来的。她极其镇静，在估摸了可能发生的危险，肯定有成功的把握以后，她跨过了护墙。

三分钟以后，她以准确无误的动作，以想象不到的灵巧和稳健，跳上陡壁上的小路，然后顺沿小路，一直走到离米拉多尔别墅两百来米的大路，最后急匆匆地赶到了特莱亚车站。

她买了去巴黎的火车票，坐上了第一趟火车。但是，她在土伦下了车，披上一块面纱，租车去了港口。

一艘漂亮的游艇在水面荡漾，艇身细长，艇上精致的木料和铜器，令游艇显得豪华而不失高雅。这就是根据玛诺尔森先生亲自画的图纸制造，随时待命启航的“睡莲号”游艇。纳塔莉经常乘它作远程的航行。威廉姆斯船长和六名水手对她忠心耿耿。

“开船，船长。”她说。

“几点钟，小姐？”

“两点。”

“什么方向？”

“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

两点正，“睡莲号”游艇离开大锚地，驶向了茫茫大海。

纳塔莉在甲板上度过了下午的部分时间。她躺在可折叠的帆布椅上，眼睛注视着海岸线。她不想在离开法国这个问题上欺骗自己。预审调查可能带来麻烦，可能要参加审讯，可能对她的名声带来不利的种种谣言，澄清发生过的一件件事情，诸如此类的烦心事她都没有放在心上，而且与她的决定毫无关系。但是，每次想到可能再次遇见艾伦—罗克，她都感到无法忍受。他们的会面给她留下了一个失败的印象，深深地刺伤了她的自尊心，而且这个印象之深刻，使她害怕再次与他相遇，害怕两个人的不同意志发生新的决斗。

虽说她永远是那么清醒和坚强，其实，她的行动是无意识的，可以说是

不由自主的。她的身体贴着峭壁向下滑，就像梦游者在墙头上行走，没有掉下来一样。她觉得自己实力不如对手，没有交手就败下阵来，她是为了卷土重来、为了恢复自信，摆脱莫名其妙地受人摆布的状态才逃跑的。

她对自己从来是坦白的，所以，她不怕对自己说：

“我今天逃跑了。过几天自由和清静的生活，加上新的景物，心理就会重新得到平衡。那时候，我就会笑话今天小题大作的！”

远处，法国的海岸线和烟霞融会在了一起。到了三四点钟，海面上刮起风来，浪也大了一些，天上哗哗地下起了雨。纳塔莉躲进了船舱。

船舱里布置得优雅明亮，墙上贴着茹伊出品的墙纸，加上各种小摆设和一格格的书架，给人一种经常有人居住的感觉。纳塔莉在远航土耳其以后离船上岸，她当时怎么生活，现在也将怎么生活下去。她拿起一本书，是拜伦爵士写的《海盗》。有些段落用红笔作了记号。她随便翻开一页，读了起来：

“虽然浓黑的眉毛下掩藏着火一般的眼睛，他的相貌实在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细地看着他，就会很快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常人所见的东西，它会使你看了还想看，使你感到惊奇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赶紧合上上书。她打开另一本书，但是没有读便放下了，接着又重新捧起《海盗》，一眼看见了书上的这几行字：“无法无天的兵士们到底敬佩他什么呢？谁能如此牢靠地获取手下的信任？这是思想的力量，心灵的魅力……”

纳塔莉哈哈笑了，大声说道：

“得了，不能让这个家伙老缠住我。”

她回到甲板上，脚步矫捷有力。但是，雨势愈来愈大，甲板上很滑，船身在剧烈地左右摇晃。

她不得不靠在一根桅杆上，身上裹一件很大的雨衣，姿势十分浪漫，连她自己都感觉到了，她又笑了起来。她为自己感到恼火。为此，她需要有人说说话，她于是走近船尾的机舱，对威廉姆斯船长说：

“哎，船长，好像很顺利，是吗？”

“小姐，的确很顺利，如果不起风暴，明天清早就可以到了。”

“您估计有暴风雨吗？”

“不，但是会有大风。”

他转过身，一面回答纳塔莉的问题，一面将望远镜对着后方，观察他们已经经过的海区。

“奇怪，”他嘀咕了一句。

“船长，什么事情让您感到奇怪了？”

他回答说：

“哦！没什么。”

“怎么？”

“没什么……有一条船跟在我们后面。”

“唔，这很平常嘛。”

“很平常。我感到奇怪的是，它的速度比我们快，船体却比“睡莲号”小得多。”

“真的吗？”

“小姐，您来看一看。”

她将眼睛靠近望远镜，经过搜索，果然发现浪尖上时不时地冒出一个大黑点。

“您认为是什么？”她说，“鱼雷艇？”

“喔！不是鱼雷艇。”

“也许是潜水艇吧……”

“不是，肯定不是。”

他们接着说了别的事情。船长又观察了三四次，最后说：

“真想不到，它追上我们了！好像是直冲我们而来的……寸步不离我们的航迹。”

“您知道是什么了？”

“现在知道了。”

“唔？”

“一艘摩托艇。”

“嗯？”

“速度像离弦的箭一样快。”

“这怎么会呢？”

“您看左右两条白色的东西，比小艇本身还要大。这是它激起的浪花，像两撇大胡子一样。”

她跟着看过去，弯下腰看了好久。随后，她直起身子，脸色煞白，嘴里小声说道：

“上面站着一个人。”

“是的，一个瘦高个……驾驶盘前还有一个人……另外还有一个……”

“那他们是三个人？”

“好像是的。”

快艇破浪前进，一会儿沉入浪谷，突然又被抛上峰顶。距离愈来愈近，而且确实是紧跟着“睡莲号”的路线。

过了十分钟。摩托艇上的三个人已经清晰可见。

“两个男人，一个女人。”船长说。

“不错，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纳塔莉证实说。“其中一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只能看到一半。另一个男人可以看到全身。”

“是的，我在想他到底在干什么。”船长说，“他站在船边，好像要跳海似的。”

脸儿绷得紧紧的，纳塔莉也在想：

“站着的是艾伦—罗克。错不了……是艾伦—罗克。”

## 二 女 俘

很长一段时间，纳塔莉身体僵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嘴里反复念叨的这个名字，挺立在小艇上的这个人影，苦苦地折磨着她。

“ 艾伦—罗克……艾伦—罗克…… ”

他怎么知道她离开别墅了？他怎么会找到她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各种各样的答案在纳塔莉的脑海里互相碰撞，她心慌意乱，终于不得不求助于威廉姆斯船长，而且所用的词语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 船长，他们在追我……我认识这个人。他对我穷追不舍，我怕…… ”

船长微微一笑：

“ 小姐，他们可以追您。但是，在我的甲板上，他们是追不上您的。 ”

“ 您肯定吗？他可是胆大妄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且干什么事都能成功。 ”

“ 可是，小姐，甭想靠上我的船。海盗横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 您打算怎么办？ ”

“ 我没有打算。 ”

“ 没有？ ”

“ 绝对没有。我们甚至不需要理它。只有两个人的小船攻击一艘配备齐全的六百吨大船，谈何容易。 ”

“ 可是，万一他敢呢？…… ”

“ 那该他倒霉。我们看着它沉没就是了。您什么都不要怕。有些傻事是没有人肯干的。 ”

纳塔莉摇摇头。

“ 这个人说干就干，对他来说不存在傻事…… ”

汽艇异常平稳地前进。两船之间的距离每一秒钟都在缩短……五十米，四十，三十……纳塔莉甚至看到了艾伦—罗克的面孔。他的表情里只有深思熟虑，没有一点儿敌意，恼怒或嘲弄。艾伦—罗克专注地目测着距离，选择着路径，果断地发出命令，他的声音压倒了呼啸的海风。

水手贝尔托坐在驾驶盘前执行命令。身边是那个女人，从头到腰裹着紫色的羊毛编织的围巾。纳塔莉知道她不是别人，准是那个意大利歌手。

离开二十米的时候，摩托艇往右一插，离开“睡莲号”的航迹和它掀起的滚滚浪花，很快便处在了与游艇齐头并进的位置。

“ 该死的东西！ ” 威廉姆斯船长忿忿地嘟囔道。“ 一个小小的核桃壳，他也能站得怎么稳？好像两手插在口袋里走钢丝绳一样。 ”

水手们围在威廉姆斯船长身边。纳塔莉捏紧拳头，握住船舷的栏杆，眼睛盯着在翻腾的波涛里颠簸的小艇。艾伦—罗克抬起头，将帽子拿在手里。

他自始至终显得那么镇静，十分从容地注意着小艇的操作，让人感觉到只要有他在，一切艰险都将不在话下。小船靠上了游艇。

“ 简直是发神经！ ” 威廉姆斯船长气愤他说。“ 不是发神经是什么？他要沉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

艾伦—罗克想干什么？他想抓住悬在船舷的缆绳。有两次，他差点儿成功了。但是，小艇猛烈地撞在“睡莲号”的船身上，像皮球一样被远远地弹开了。到第三次，他用力一跳抓住了缆绳，身子悬在半空，下面是万丈深渊，只见他以惊人的力量，双腿蹬着船舷，朝甲板爬上来。

威廉姆斯船长被激怒了。这不成了古代的海盗袭击，他非常恼火。

“啊！不！不！不能这么干，老兄！威廉姆斯船长不能授人话柄，让人说他对这种无理的事情置之不理！……上，小伙子，砍断缆绳！用力砍！我们在自己的船上，是不是，嗯？”

一时的愤怒同样使纳塔莉失去了控制，她同意船长的威吓。她也无论如何不愿意让这个“该死的东西”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于是，她鼓励水手们，为船长的命令火上加油。

“大家快点！绝不能让他横行霸道……该他倒霉。”

过分的激动只是瞬间的事。斧头刚碰到缆绳，她就抓住了举斧头的手，一把夺过斧头，把它扔得老远老远的，接着又俯身对着大海。那一斧头只不过是轻轻地擦了一下缆绳，绳子还和原来一样结实。艾伦—罗克已经摸到船边的铁环，靠着腕力将身体撑上了舷墙。

全体水手集中在一起，挡住他的去路。一支手枪指住他。

“不准动！不然我开枪了，”船长大吼一声，枪口对着来犯者的脸。

但是，纳塔莉挤了进来。她一言不发，伸开双臂护住艾伦—罗克。船上的人被她一推，往后退了一步。结果在艾伦—罗克面前出现了一个空档，他趁势跳上了甲板，他面带笑容，再次脱下帽子，微微地鞠了一躬，就像在米拉多尔别墅时一样，所有的动作完成得活泼轻快，自然大方。

“请原谅，”他说。“我像个不速之客闯来了。但是，为了您，小姐，我不得不这么做。”

“为了您，小姐……”简直就像一个有教养的男人向他喜爱的女人献殷勤表衷心一样。说完，他就忙别的事去了。缆绳的一端绕在铜柱上，他解开缆绳，将它抛了下去。

“行了，”他对两个同伙喊道。“贝尔托，准备好了吗？”

贝尔托放下驾驶盘，女人也站了起来。他用缆绳打个结，女人将双脚套在绳结里，双手抓住缆绳，艾伦—罗克将缆绳卷在铜柱上，慢慢地把她拉了上来。

当时的情景就像马戏团里练习空中杂技一样，没有出错，也没有多余的小动作，而且做得不费力气，就像已经在保护网上重复过无数次了一样。半分钟以后，那女人登上甲板；因为围巾掉了，她露出了脸孔。正如纳塔莉估计的那样，她确实是那个意大利歌手。

按照艾伦—罗克的命令，汽艇原地掉头，朝着法国的海岸线回去了。

艾伦—罗克就这样完成了难以置信、难以想象的壮举。纳塔莉逃跑了两次，但是，艾伦—罗克挫败了她处心积虑设置的障碍，再次站在了她的面前。他的胜利是那么明显，令她完全失去了抗拒的念头，至于他这一方面，他甚至没有想到有辩解的必要。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解释。对于他的行为，他随后的行动将会作出解释。纳塔莉回到船舱，听任胜利者处置船上的事情。威廉姆斯船长和全体船员会听指挥的。

而且，人们很快便发现，他是个善于指挥，因而也有权叫人服从的人。他操纵舵轮的姿势，他下令改变航向的口气，显示出发号施令是他的职业和习惯。在他登船后十分钟，“睡莲号”改变西南航向，即去西班牙的航向，直冲东南而去，也就是意大利，确切地说是西西里岛的方向。艾伦—罗克成了一船之主，正如他操纵着整个事件的发展一样。

如果不是纳塔莉克制住自己，她一定会因为愤怒和屈辱而大吵大闹。她

现在成了俘虏，名副其实的俘虏，就像在海盗猖獗的年代一样。她不是艾伦—罗克在第一天见面时所说的重获自由的女王，而是一个被关押被严格看管的奴隶。女王的角色，看来是被那个在街头、在不三不四的咖啡馆里卖唱的女人，一个须臾不可分离、带在身边共享胜利的宠妃霸占了。

纳塔莉实在不明白。她把自己关在船舱里，眼睛盯着舷窗，舱里微弱的光线在努力抗拒漆黑一片的世界，想起在米拉多尔别墅与他初次见面的情景，她发现自己对艾伦—罗克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她同样记得在那个不同一般的晚上发生的每一件小事。他举起灯，面对面看着纳塔莉，说：

“我曾经见过您。阳光洒落在您的四周，您在花园里喷水池的旁边。是的，我们的生命里曾经有过共同的一分钟，所以，我到处找您。我把自己加入到您的生命里，最后将找回我自己。”

这是他说的话，他还说过其它一些被他今天否定的事情，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敌人的行径。她惊慌不安，心里却始终在等着他，她相信他会来辩解，或者相反，会来指责她为什么逃跑。近在咫尺却不来找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她错了。他没有来。

他摇了摇铃，让人送来晚饭。

两个钟头过去了。她以为除了值班水手，所有的人都已睡了，便悄悄地来到甲板上。两个黑影站在一起，一个挨着一个，背靠船尾的机舱。附近的一盏灯让人认出他们是艾伦—罗克和意大利女人。他们不像是在聊天。大概说过几句话，仅此而已，而且声音很轻。她想听个明白。但是，一个字都听不到。

她不假思索，在一反常态的情况下，听凭感情冲动的驱使，连她自己都知道她干的这件事很可耻很可恨。她朝艾伦—罗克冲过去，对他低声他说道：

“您什么目的？一个人怎么干得出这种事？对我如此粗暴无礼！……”

她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意识到这一点，话没说完就跑了，连这番指责的目的都没弄明白。她回到船舱，插上门闩扣上锁，她受到了伤害，新仇旧恨令她浑身发抖。这就是自命不凡带来的痛苦，一个从不怀疑自己、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力的女人最难忍受的痛苦。

此时，她又看到了那本《海盗》，就像一个人在有难的时候祈求神谕一样，竟然幼稚到想从中得到一点启发，她随手翻开一页。

“爱情的秘密深藏在我孤独的心里……”

爱情的秘密！真是莫大的侮辱。她打开舷窗，将书扔进了大海。

直到清晨她才睡着，但是，这一觉她睡得很死，而且没有做梦。

她醒来的时候已是傍晚，“睡莲号”一动不动。机器开动的噗噗声停止了。通过舷窗，她看见一个码头，汽车滚滚而过，还有几栋房子。她赶紧穿上衣服走出船舱，叫来威廉姆斯船长。“唔，我们到哪儿啦？”

“巴勒莫。”

她的眼睛朝四周扫，既没看见艾伦—罗克，也不见了意大利歌手。

“他在哪儿？”

“走了。”

“嗯？走了？”

“是的，临别只说了一句话：谢谢您，船长。他要给我五百法郎，让我

分给船员。我拒绝了。于是，他把五张钞票揉成一团扔进了海里。随后，他要我交一封信给您，小姐。接着，他就带着女朋友离开了，若无其事，就像旅客搭乘高级轮船完满地旅行了一趟。嘿！这个该死的东西！……”

船长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姑娘，她使劲地打开信封。里面是用铅笔潦潦草草写下的几行字：

两年前，您的父亲在西西里突然去世的时候，杰里科也在岛上。从帕斯卡埃拉·陶尔西，陪同我的意大利女人口中得知的一些消息，使我相信他们在那里见过面。有一辆汽车停在码头旁，在桑塔路西亚教堂对面等候您。它可以在几个钟头里把您带去离塞盖斯特寺院不远的卡斯德斯拉诺村。已经为您在当地主要的旅馆订好房间。明天上午十点钟，请您务必来到位于村子里最高处的陶尔西家。

顺致崇高的敬意。

艾伦—罗克

纳塔莉毫不犹豫。她自由了，心里想的只是第三次逃跑，重新回到海上去。船长告诉她，得等部分上了岸的水手回来才行。她只好在甲板上走了走，显得很无奈很焦急。

机器开动了。三名水手已经回来，接着，剩下的一个也回来了。但是，他们正要抽起跳板，纳塔莉突然改变了主意，对船长交待几句话以后，她背上一个袋子就急匆匆地走了。

一辆出租车停在教堂门口。车夫问她：

“是玛诺尔森小姐吗？”

“玛诺尔森小姐，”纳塔莉给了肯定的回答。

她上了车。

路面崎岖不平，到处是雨后的积水。起伏的丘陵上种植着无花果树和柑橘树。纳塔莉什么都看不见，她什么都不看，只是沉洒在模糊的梦境中，痛苦地感觉到自己正在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为什么同意作这次旅行？为什么莫名其妙地屈从？父亲的死和杰里科在西西里岛，这是一个巧合，不可能影响她自己作出决定。可是呢？……

公路盘旋而上，山岗渐渐湮没在夜色之中。纳塔莉很晚才到达一家肮脏的小旅馆，两个男人坐在壁炉旁喝酒。另一个人在一边抽烟。开旅馆的老太婆一边找来客登记簿，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那三个人和店堂，刷过石灰的墙壁已经发黑。纳塔莉在登记簿里写上名字，接着，老太太领她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晚餐已经安排好送来了。

她从未经历过如此的困境，真想痛快地哭它一场。旅馆显得阴森可怕，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掉入了陷阱。汽车司机，旅馆老板，那三个坐在桌子旁边的人，说不定通统是一伙的。万一被谋杀的话，谁会知道她发生的事呢？

她决定坐在椅子上过一夜。她半醒半睡，心里七上八下，警惕地竖着耳朵，后悔吹熄了蜡烛，又没有勇气去重新点燃它。教堂的钟按时地敲响。午夜过后二十分钟，大概是这个时间，她突然打了个哆嗦，确信椅子背后有人正试图打开窗户。她不敢回头，不敢叫喊，就是想喊也喊不出声来，因为她害怕得连喉咙都哽住了。

可是，那声音变得愈来愈清晰，使她得以判断来人的每一个行动，撬百叶窗，划玻璃的吱吱声，转动把手。一股冷风猛地吹过来。窗子打开了。有

人进来了。

她的周围出现了一道电光。椅子背挡着她，她希望保持不动就可以不被来人发现。但是，那人朝她走过来，几乎碰到她了。她毛骨悚然，相信是碰到她了，突然，她鼓足勇气，蓦地站了起来，准备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

纳塔莉还来不及看清楚袭击者的人影，手电筒已经熄灭了。一只手抓住了她的喉咙。她扑通一声重新坐了下来，在惊慌之中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事情前后至多持续了一两分钟。那只手没有继续用力。纳塔莉可以自由呼吸。但是，另一只手在她的脖子上东摸西摸。她的头巾被松开了。内衣的一粒纽扣被解掉了。恐惧和憎恶使纳塔莉浑身颤栗。他想干什么？她突然明白了。那手抓住一件首饰，就像有人挂圣牌一样，这是她时刻挂在胸前的一个链坠，一个古老的圣物盒。

那人一把扯断了金链，抢走了首饰。

纳塔莉没有还手。他跳出窗外逃走了。

### 三 帕斯卡埃拉陈诉实情

纳塔莉克服疲劳和紧张，在艾伦—罗克指定的时间离开了小旅馆。

卡斯德斯拉诺村里的房子高高低低，简陋贫穷，村子坐落在山岗的陡坡上，山岗与山岗形成一个盆地，像古代的圆形剧场，美丽的塞盖斯特神殿屹立在这个盆地的底部。她没有向人问路，就像一个旅行者信步所至，踏上一条路面不平、弯弯曲曲的马路。从教堂开始，马路变成一条小径，而且更加崎岖不平，穿行在一座座葡萄园和小花园之间。她爬上最高点，远远看见艾伦—罗克在她前面一百米左右的地方。

因为害怕招来种种传言，以及由此而来的调查，纳塔莉在旅馆里没有对人提起晚上遭到攻击的事。但是，那可怕的记忆留在心里，极度的恐惧时不时地令她心悸和脚软。见到艾伦—罗克，她的心放下了。她立即恢复了安全感。任何危险都威胁不到她了，一切都恢复正常，因为他在那里，在她的呼叫声可及的地方。他是不是女歌手的情人，对她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即使想到会再次见到这个女人，她也没有了任何屈辱的感觉。

他经过竖在路口的十字架，犹豫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似的，然后往右一拐就不见了人影。

纳塔莉紧走几步穿过路口。在用棕榈叶搭成的摇摇晃晃的栅栏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陶宅。她哗地推开栅栏。一间漆成粉红色的破旧小屋，屋角上挂着的铃铛响了一下，屋前有一条小路，两旁种着瘦瘠的布满尘埃的仙人掌。艾伦—罗克和意大利女歌手在门口说话。

他立即迎上前来。她隐约听见他说了一声抱歉，当时的情景下必然的一种客套。她感到十分疲倦，所以一走进位于楼下的正厅，马上找个地方就坐了下来。

“您的脸色很差！”艾伦—罗克说。“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没什么……”纳塔莉说，在撑持几秒钟之后终于控制住自己。“没什么事……或者说，没有什么值得您在此时此刻操心的事。过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他没有坚持。显而易见，对他来说，这次会面的重要性全在帕斯卡埃拉·陶尔西身上。他之所以安排这次会晤，完全是为了让姑娘面对她，纳塔莉，把事情说个清楚，其中的道理他随后会解释的。

她看了看他们两个人。意大利女人面色沉重，显示出内心的一种非常凶恶非常固执的东西，那架势就像随时准备动武似的。他也一样，一改当初吸引纳塔莉的无忧无虑，可以说活泼愉快的外表，脸色严峻而充满仇恨。他全神贯注，心事重重，似乎任何外界的事物都无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他的全部努力达到目前会面这一步。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必须作出让步，不是意大利歌手，就是他自己。

“说吧。”艾伦—罗克对意大利女人说。

“不！”她激烈地抗拒说，“不！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不想继续听您的话了……放了我吧。”

他拍拍她的肩膀。

“好好听我说，帕斯卡埃拉。那天晚上，我们在戛纳的小酒馆里谈天，你没有怀疑我，你没有否认和杰里科集团的关系。后来我又问你，迫使你坦白了其它事情，其中说到两年前，你在这里见过一位叫玛诺尔森先生的人，

当时正是杰里科对你的一生或多或少地起重要影响的时期。你答应过我，一旦我们回到你的故乡，你再详细地谈谈这件事。帕斯卡埃拉，我们现在回来了。玛诺尔森先生的女儿站在你的面前。这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把你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吧。”

他更加和气地重复了一遍：“说吧，帕斯卡埃拉。你完全不必害怕，我不会设陷阱害你的。等你告诉我们你知道的事情以后，等我知道真相以后，你可以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和你的家庭。说吧，帕斯卡埃拉。”

在意大利姑娘的脸上，纳塔莉看到了艾伦—罗克的这番话产生的效果。她的表情松弛下来。撇起的嘴巴变得平和了。不管心里愿不愿意，她终于乖乖地听话了，而且让人看到，她原来死都不肯说，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却不知不觉地愈说愈兴奋了。纳塔莉想起自己的决心崩溃和消散时，曾经有过同样的感觉。

意大利女人低声说道：

“两年前，我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卡斯德斯拉诺村，我父亲是意大利政府官员，他死后，母亲就带我来这里安家了。我们两姐妹，姐姐叫莱蒂切亚。我们三个人，靠一份年金过活，母亲为了养家，另外帮人做些花边。她非常喜欢我们，特别是我姐姐，她当时和现在都是那么美丽动人。过一会儿，你们或许会见到她的，可怜的莱蒂切亚，你们会理解我们的忧伤……我们的仇恨……是的，我们的仇恨！那时候，我们三个人非常幸福，非常快活！……莱蒂切亚总是笑个不停，唱个不停……”

姑娘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三月底的一个星期二，莱蒂切亚和我干完了田里的活……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葡萄园，我们喜欢自己照料……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虽然当时确实有值得担心的地方，因为我们走近树林子的时候，有两个人躲在里面。不过，这种事时有发生……当时追求我们的人还真不少……我们没有想到这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和妈妈一起吃晚饭。半夜里，我们那条老母狗吠了一次。这是它的习惯，而且，我也是在睡梦中听见的。可是到第二天上午，莱蒂切亚一直没有出房间，我感到非常意外，就去告诉了母亲，她马上紧张起来，冲进她的房间，房间里是空的，椅子和床被弄得乱七八糟，窗子打开着，还打碎了一块玻璃，可以看到竖在屋后的一把梯子的顶部。”

艾伦—罗克和纳塔莉听得很用心。纳塔莉想，她在前一晚受到过同样的攻击。

“没有留下蛛丝马迹吗？”艾伦—罗克问道。

“没有。”

“你们报案了吗？有没有来调查吗？”

“报案了。”

“结果呢？”

“没有结果。调查不了了之。那天晚上下了雨，外面找不到脚印。”

“那两个人呢？……”

“我报告了这个情况。但是找不到他们。”

“可是，您说过我们今天或许可以见到您的姐姐，是不是？”

“是的，她和妈妈去田间散步了。”

“就是说，她被绑架以后又回来了？”

“两个星期以后，她回来了。有人见她穿过村子。她一路走，一路唱歌和舞蹈，微微地撩起裙子，一路哈哈地笑。她疯了。”

帕斯卡埃拉流着眼泪。纳塔莉的喉咙也哽塞了。

“妈妈病倒了，”姑娘继续说道。“足足两个星期，大家想尽办法为她医治。我相信，支持她生命的力量，同样支持着我的力量，应该是我们强烈的复仇的愿望。我伏在她的床前，对她说：‘妈妈，你快点好。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要为她报仇。你照顾好可怜的莱蒂切亚，我去为她报仇。’”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别的想法，我的整个生命都放在这个任务上了。但是，法律失败了的地方，我怎么可能成功呢？如果不是运气好，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哪里还有我的门路。一天，一个小姑娘来找我，是附近一个有钱的农妇派来的，那农妇的名字叫阿妮塔，是个寡妇，我们和她很熟。阿妮塔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一直发烧不退。医生撒手不管了，她感觉到自己快死了，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告诉我她在偶然之中知道的一些事情，她是这么说的。但是，后来我仔细想想，似乎不完全是偶然……”帕斯卡埃拉不说了，似乎是疲劳或者有所顾忌，打断了她继续说下去的劲头。艾伦—罗克感到有必要催促一下，于是问道：

“帕斯卡埃拉，她要求你保密了吗？”

“是的，不是全部，她只要求我对她来不及说的一些事保密。”

“怎么会呢？”

“她太虚弱了。在关系到我们的这件事上，她说，那两个人在葡萄园周围窥视我们，我和我的姐姐，后来掳走了莱蒂切亚，她偶然之间知道了其中一个人的名字。”

“她把名字告诉你了吗？”

“他叫波尼法斯副官。”

“波尼法斯副官！”艾伦—罗克大吃一惊，“那个卖唱的？那个组织偷袭米拉多尔别墅的人？杰里科的同伙？”

“是的。”

“你原来就认识他？”

“认识。他是科西嘉人，当过远洋轮船的船长，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偶尔也来看望一下我的母亲。我们知道他是一些流浪歌班的班主，由于我会唱歌和弹吉它，他常常说要带我出去闯世界。他又回来了一次，也就是在我姐姐被绑架后的两个月，我答应跟他走了。”

“什么目的？为你的姐姐向他报仇吗？”

“不是。为了通过他接近杰里科。”

“你认为，他绑架你姐姐是为了杰里科？”

“阿妮塔在这一点上说得毫不含糊，杰里科多次见过莱蒂切亚，他爱上她了。”

“那么说，真正的罪犯是杰里科？”

“是的，两年以来，我生活在波尼法斯副官身边，就是要找到他。为此目的，我什么都干，我同意做波尼法斯的帮凶，参加策划的行动。但是，我一直接触不到杰里科。波尼法斯告诉我，他独自一个人生活，遥控他的队伍。他来无影去无踪。可是，我用心找了！”

艾伦—罗克低声说道：

“我们会找到他的，我保证。他和波尼法斯副官一起来这里了？”

“是的，后来，我和波尼法斯合伙以后，我知道他就住在这一带。”

“与玛诺尔森先生在这个地区旅行的时间恰好吻合，是吗？”

“正是那个时候。一天，那是五月十八日，我遇到一位先生，他从车站过来，问我附近有没有旅馆。我指给他看您下榻的那间旅馆，小姐，他住进了您楼上的那个房间。十九日，我看见他去塞盖斯特神殿，一路上和波尼法斯副官及另一个人说话，我看不清那个人的脸。我跟在他们后面，但是一拐弯，那个人就不见了。五月二十日晚上，人们发现那个外地人脑充血，死在神殿的台阶上；我打听他的名字，知道他叫玛诺尔森先生。三天之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叙述杰里科突袭马尔萨拉海岸的一个地方。”

纳塔莉从手袋里取出一张相片。意大利女人一看，说：

“和我说话的正是这位先生……玛诺尔森先生……他戴一顶浅灰色的大毡帽。”

“不错……他一直……确实是我的父亲。小姐，照您的说法，他和波尼法斯副官，及另一个应该是杰里科的人交谈了？”

“我肯定是的。事后，波尼法斯副官告诉我，他提出做玛诺尔森先生参观神殿的向导。玛诺尔森先生拒绝了。和副官在一起的是杰里科。”

意大利女人说了她所知的一切。艾伦—罗克继续提了几个问题，最后得出了结论，他对纳塔莉·玛诺尔森说：

“小姐，您明白了，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杰里科团伙一直在这个地区活动，这个团伙的首脑围着您的父亲打转，我们今天还无法知道他的图谋，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发现的，到那时候就可以确定他们攻击米拉多尔别墅的目的了。我们前进了一大步，很大的一步。在我这方面……”

他没有说下去。表情凝滞，认真地想了想，在他考察一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分散他的思想。

“很清楚了，对我也一样。”他小声说道。“这是唯一将我和过去联系起来的事，我完全有理由对此抱有希望。我见过您一次，小姐，我凭深刻的直觉肯定，我的生命和您的生命曾经有过一次碰撞。揭开此地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真相，也许可以帮助我回忆起过去的经历……我一定要了解过去。因为不管怎么说……”

他继续着内心的独白，嘴巴里小声地重复着心里说的话，说完了已经开始的那句话：

“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当时在那不勒斯，与您同时……这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巧合吗？您和父亲在那不勒斯，与我同时……接着，您父亲去西西里旅行，和帕斯卡埃拉……和波尼法斯副官……无疑还和杰里科说了话……这不是同一出戏的不同场景吗？我在里面占着一席位置，我们应该把这出戏重组起来……”

他用力地攥紧拳头，一字一顿地说道：

“必须这么做……必须这么做……从前，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照样可以生活……现在，有希望我回我自己了，我再不能这么生活下去了……我心里只有这件事……我要知道，我要深入到黑暗中去……我已经见到曙光……我要它照亮我未来的道路，指引我前进。”

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纳塔莉对他的了解多了一些。他的矛盾，他的谨慎，渐渐地有了更清晰的意义。事实上，复活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这是他唯一的追求。在记忆的道路上，他顽强地向前走，一直到找回从前的他为

止。

#### 四 往事重现

艾伦—罗克思索了好久，得出了以下结论：

“要解开谜底，我看只有一个突破口。农妇阿妮塔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为什么她觉得这么重要？她指名道姓地提到波尼法斯副官。我们能不能假设波尼法斯有个同伙，在本地有一个助手，正是这个同伙向她吐露了真情呢？”

随着一步步深入推断，艾伦—罗克自己都感觉到了其中的逻辑性和可靠性。他特别问道：“阿妮塔寡妇的生活怎么样？知道她跟什么人联系吗？”

“她的关系很多，”帕斯卡埃拉回答说。

“当时，她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呢？好好想一想。”

她回答说：

“当时有一些流言蜚语，说有两三回，见到一个人半夜三更窜到她家，她在村子里遇见这个人，是绝对不同他打招呼的……一个希腊人，名声很臭，名字叫查费罗斯。”

“干什么的？”

“什么都干一点，代写书信，帮人看病，医牙，不过主要是做导游。他住在去神殿的路上的一间小茅屋，在那里招徕外国游客。”艾伦—罗克点点头。

“导游！……波尼法斯副官想接近玛诺尔森先生，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伙计！恰恰是最能够帮助他绑架你姐姐的助手。波尼法斯认识他吗？”

“我想……认识的……认识的……我记起来了，他认识他……”

艾伦—罗克好像很满意。事件与事件之间互有关联，证明他的假设是正确的。查费罗斯，阿妮塔的情夫，几乎被她出卖了……查费罗斯，波尼法斯的朋友和走狗……所有这一切环环相扣。“这个查费罗斯，他的生活怎么样？”

“表面上很有规律。他老是在屋前屋后转悠，等着顾客或者旅行者。一到晚上，就去小旅馆吃饭，然后抽烟一直抽到半夜。”

纳塔莉想起昨晚袭击她的人，打了个寒颤，问道：

“这个人皮肤很黑吧，胡子剃得精光，上蜡的头发中间分缝，滑溜溜地贴着头皮，是不是这样？”

“正是。”

“您见过他了？”艾伦—罗克问纳塔莉。

“是的，昨天刚到的时候，我在登记名字，他在那里看着我。”

“您签名了？他可以得到登记簿吗？”

“我想可以的……老板娘从餐具柜里拿出来，用完又放了回去。”

“这么说，这个人知道您的名字了？”

“他可以做到的。不过，您觉得有什么关系吗？……”

“有什么关系，您自己心知肚明，只有您能够给我们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一提到这个人，您显得那么惊慌？”

她没有迟疑，用几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昨晚，有人从对着旅馆天井的窗子爬进我的房间。他掐住我的脖子，抢走我的东西以后就跑了。”

“您没有告诉任何人吗？”艾伦—罗克问道，显得很紧张。

“没有，我想见到您以后再说，所以，我来的时候这么狼狈。这桩奇怪

的抢劫案令我不知所措……”

“抢走了什么东西？”

“一个不值钱的旧首饰，是父亲在去世前的两天用挂号从巴勒莫寄给我的。这是一个大纪念章似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个圣物盒，我一直戴在身上，父亲在附信里是这么要求的……这也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艾伦—罗克小声说道：

“小姐，这个查费罗斯显然是昨晚抢劫您的人。他是波尼法斯的同伙，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昨天晚上，知道玛诺尔森先生的女儿来了，他就想利益独占，一个人做完这件事。至于他过去的角色，促使他今天这么做的原因，这次抢劫的意义，首饰的价值等等，需要他来跟我们说清楚。”

“有什么办法吗？”

“我会迫使他这么做的。关键是不能让他有所戒备，不能让他逃跑。”

艾伦—罗克愈来愈精神。在揭露事实的道路上，他又完成了一个阶段。采取行动的時刻正在逼近，对他来说，行动本身就包含着部分信心，因为有希望而使他沾沾自喜。

他正向纳塔莉和帕斯卡埃拉交待注意事项，突然，屋角上的铃铛响了，帕斯卡埃拉的母亲和姐姐散步回来了。

当时，艾伦—罗克和纳塔莉站在通向栅栏的小径上。先是衣着破烂的老太太走进花园，严肃的容貌使人想到帕斯卡埃拉，接着是一位少妇，头戴一顶宽边的大草帽，她一见到陌生人，立即用食指和拇指轻轻地提起裙摆，表演了几个美妙的舞步。她就是疯了的姑娘。

她亲切地笑了笑。表情不像母亲和妹妹那么严肃，相反，这是一张幸福、活泼、纯真和美不可言的脸，她嘴里哼着一首儿歌，接着，她一动不动，闭上了眼睛。

艾伦—罗克惊奇地望着她，就像我们看一个曾经见过的人，因为再次相遇而感到愕然一样。他显然发现了帕斯卡埃拉的一些相貌特征。

“莱蒂切亚，向客人问好，”母亲说。

她行了个屈膝礼，这时，艾伦—罗克已经朝她走过来，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细细地看着她，她睁开眼睛，也看了看他，突然，她脸上笑容尽失，伸出双手推开他，显出惊恐万状的样子，随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又对着他微微一笑，但是，微笑之中充满了幽怨和痛苦，让人看了心疼。活泼愉快的情绪消逝了，她累得好像支持不住的样子，把头靠在了艾伦—罗克的肩膀上。这样过了几秒钟，在他的怀里羞答答地扭了几下。最后，她重新跳起了轻盈的舞步，口中细声地唱起了原来的那首歌。

“您就是莱蒂切亚吗？”艾伦—罗克激动地问道。

她在艾伦—罗克面前扬动手帕。他抓住手帕，深深地吸了一口从手帕上散发出来的香味。但是，她握住他的手，把他拉到花园的围墙边，墙上有个缺口，胡乱拉着铁丝网。她指指缺口，好像是说：“他们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回来的时候，她指着挂在草棚支柱上的一把梯子，很可能就是他们在爬进她房间时用过的梯子。说着，她摔倒在路边的陡坡上，失去了知觉。

帕斯卡埃拉痛心地点了一声：

“可怜的姐姐……”

陶尔西大妈在旁喃喃自语，恨得咬牙切齿：

“如果不是想着总有报仇雪恨的一天，我真是宁可死了还好些。”

艾伦—罗克的目光没有离开过可怜的女人，纳塔莉想到那天晚上在灯光下，他也是这么看着她的，当时他还说：

“我曾经见过您……您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他真的见过纳塔莉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他注视了很久，接着，他一言不发，头也不回地走了。

艾伦—罗克看到查费罗斯没有逃跑，心里非常高兴。从村里俯视塞盖斯特平原的小广场，在他的询问下，有人向他指示了帕斯卡埃拉说的小茅屋，还指给他看正陪着两个游人去参观神殿的一个人。

他紧盯不放。查费罗斯接着陪同另一个游客参观，然后，到傍晚时分，他回到村里，在小旅馆四周转来转去窥视纳塔莉的行动，后来又陶尔西家的花园观察帕斯卡埃拉的动静，她这次回来和纳塔莉的来到，两者在时间上的巧合令他放心不下。查费罗斯在旅馆吃过晚饭，很晚才离去。艾伦—罗克希望当着纳塔莉和帕斯卡埃拉的面与他打交道，所以没有马上和他接触。第二天早上，他来到陶尔西家，要求帕斯卡埃拉去接纳塔莉。他自己先去神殿，请她们两人悄悄地经小路去巴尔巴罗山，守在古剧场的遗址附近。他将带着希腊人去那里会合。

随后的经过也就如此。九点钟，艾伦—罗克穿过干涸的小溪，到达看门人的屋子，然后朝塞盖斯特神殿走去。

他一路走，注意力高度集中。荒山野岭围成一个巨大的盆地，远望这壮丽的景色，在疯癫的姑娘身边感受到的烦乱再次涌上心头，他的心思不在欣赏风景，面对万千景象，某座山的曲线，景物的色彩，被建筑物明快的线条分割的美丽天空，他在努力寻找某些细节可能引发的回忆。没等他发现对方，查费罗斯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主动提出愿意为他效劳。

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灵活、相当年轻、身材匀称的人，他穿一身浅色的衣服，戴麻布手套和草帽。不等艾伦—罗克回答，他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神殿，那风格就像西塞罗的演讲一般：“这是多利安建筑中最雄伟壮观的成果之一。多么庄严肃穆啊！它有三十六根柱子，每一根高九米……”

艾伦—罗克由他高谈阔论。在肯定希腊人没有任何怀疑以后，他提了几个技术性的问题，对方迫不及待地作了回答，他们就这样绕神殿走了一圈。

之后，查费罗斯积极推荐客人参观古剧场。他们因此往回走到看门人的屋子，接着攀登巴尔巴罗山。四周冷冷清清。没有游客。艾伦—罗克打听过，知道从巴勒莫来的火车要稍后才到。

“我们的脚下是巴尔巴罗山，”希腊人说，“海拔四百米。请看全景，旅游界的行家们都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的景观之一。剧场的直径六十三米，上下大约有二十排阶梯座位……”

他突然不说了。艾伦—罗克一挥手，早已等候在那里，藏匿在一旁的纳塔莉和帕斯卡埃拉朝前走了过来。查费罗斯回过头，看见她们离自己只有三步路的距离。在他们周围，甚至在废墟外面都空无一人。他后退一步，预感到危险即将降临。艾伦—罗克用枪顶着他的太阳穴，说：

“不准做声，查费罗斯。你被包围了，你已经走投无路，已经不可能抵抗。尤其是你休想逃跑。再说，逃跑有什么用呢？不是我的枪指着你，不让你逃跑，是你的处境不让你逃跑。如果你逃跑，我就告发你。”

希腊人乱了方寸，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神色惊惶，目光空虚。他嘟嘟囔囔地说：

“ 怎么啦？你们想干什么？我做错什么了？ ”

艾伦—罗克把枪放回口袋里。一旦查费罗斯接受对话，迫使他让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 你做错什么了？ ”

他一一列举说：

“ 首先，你是绑架莱蒂切亚的人之一，因此，你们要对她的精神错乱负责。其次，你是跟踪玛诺尔森先生的人之一，因此，你们要对后来他发生的事情负责……我不说那么多了。你见到了，我掌握了与你有关的一切资料，与我合作对你有好处。 ”

希腊人看来并不相信有什么好处。相反，他好像觉得危险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于是，他决定听一听对方对他说些什么，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作出适当的反应。

他在剧场的座位上坐下来，叉起双腿，若无其事地说道：

“ 我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陷阱，而且，帕斯卡埃拉·陶尔西，其中有您的份。你们说吧。 ”

## 五 玛诺尔森先生之死

希腊人故做镇静，但是没有维持多久。艾伦—罗克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吓得他马上站起来，还微微地笑了笑。

“莫非你们喜欢听我讲。我是求之不得。讲话是我的职业。但是，讲什么呢？”

“讲绑架的事。”

“什么绑架？”

“绑架莱蒂切亚·陶尔西。”

“可是，这件事和我无关，我的先生！我知道，确实，可怜的小姐被坏人绑架了。不过，我绝对没有参与这件下流的事，法庭它……”

查费罗斯再次慌了手脚。无疑，这个不知名姓的对手的眼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尽量避重就轻，在另一个层面上展开讨论，总之，就是减轻对方的指责，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

“这么说，”他说，“你们是想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这就不同说法了。我是不会理睬恫吓的，但是，大家都开诚布公！……我承认，我参加了这次让人痛心的事。哦！我也是迫于无奈。我和波尼法斯副官是老朋友，但愿你们不认识这个东西，但是，他曾经帮过我，帮过我一个大忙。一天，他来找我，对我说：查费罗斯，我需要你帮个忙。我说：你尽管吩咐吧。否则的话，我还算是个人么。人人都有自己的良心，我的良心在这方面特别敏感。尤其是……”

“废话少说，”艾伦—罗克催促说。

“尤其是，”查费罗斯继续说道，“一件很小的事……几乎算不了什么……他的一个朋友，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请他带本地的一个姑娘去巴勒莫，这位朋友当时住在那里，他多次见过姑娘，而且迷上她了……这种事平常得很，是不是？可是，我这个人处事谨慎，所以提了一个条件，我说：好吧！但是，陶尔西家的几个女人和我都有交往，我不想别人伤害莱蒂切亚。波尼法斯说：怎么会伤害她呢？我的朋友是个有身分的绅士，我以名誉担保，莱蒂切亚第二天就可以回家。有这些话在，我就同意了。我再说一遍我是不情愿的。可是，人生中的事常常是由不得我们选择的。以后的事，您都知道了……”

“以后的事是，莱蒂切亚过了两个星期才回家，而且她发疯了。”

查费罗斯推开双手，说：

“这是我的错吗？我怎么知道波尼法斯的朋友非君子呢？”

他显出很痛心的样子，而且让纳塔莉和帕斯卡埃拉作证，强调问题在于那幕后的丧尽天良的劫持者。

“这样也算绅士吗？一个绅士会辜负别人的信任吗？”

艾伦—罗克对这些离题的话很不耐烦，说：

“还有呢？”

“还有什么？”

“另一件事？”

“另一件什么事？”

“关于玛诺尔森先生的事。”

“玛诺尔森先生？我不认识。”

“你没有听说过一个叫玛诺尔森先生的人吗？两年前，因为中暑死在神

殿台阶上的那个人。”

“啊！他叫玛诺尔森吗？我记得的。那天我恰好不在。但是，第二天，这里的人告诉我说……”

“你撒谎。”

查费罗斯并不松口：

“我不在场。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人要我去巴勒莫帮忙。我可以找到证明。我正光明地说一句，我当时不在。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事实，是完全不容置疑的事实。”

他的话音未落，在旁紧紧地盯着他，一直等着他会有所交待的纳塔莉，惊奇地发现他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先是轻轻地呻吟，接着又骇人地大叫一声。

“您想怎么样？您想怎么样？”他嘟嘟囔囔地嚷道。

纳塔莉这才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艾伦—罗克一把抓住查费罗斯的手腕，再用力一拧，疼得他直嚷嚷。

查费罗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拼命求饶：

“不……不要……不，放开我……”

但是，艾伦—罗克没有松手，他好像并没有出力似的，但是，他纹丝不动的脸上凶相毕露！额头上暴起的青筋显示出他心里是多么愤怒！纳塔莉见到他从来都很有自制力，很少把阻挡他前进的障碍放在眼里，现在看到他这副蛮横的模样，不觉大吃一惊，她说：

“放开他。我不能同意这种做法。”

在绷紧的肌肉付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后，他立即平静下来，很自然地微微一笑。

“要这个家伙少说废话，不说谎话，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我的目的达到了，是不是，查费罗斯？”

说着，他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一千里拉的钞票，加重语气说道：

“快说完它。你决定了吗，嗯？”

查费罗斯已经决定了。他非常害怕，惟恐这个可怕的人物再发脾气，连一点儿逃避的念头都没有了。怎么都好过再受一次苦，面前的这个屠夫是随时可能下手的，或许是不动声色地干，但绝不会手下留情。他收下钞票放进口袋里，立即开始叙述事情的前前后后，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只想尽快地卸却一切令他良心上过不去的坏事，艾伦—罗克不得不一边听一边加以整理。

“不要说废话。说玛诺尔森先生的事。”

“当然，当然，”希腊人迫不及待地回应说。“问题就在这位善良的先生。我和您一样，认为应该将他的事情弄得一清二楚。波尼法斯活该倒霉。至于我，我心头上老压着一块石头，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您给我机会把这个秘密说出来。这一天终于到了！唔，事情是这样的……”

他缓过一口气，说得更沉着了：

“唔，是这样的……一天，这个该死的波尼法斯……为什么他不让我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呢？……这个该死的波尼法斯又缠住我不放，他胡编了一个理由，要我跟踪这位玛诺尔森先生。波尼法斯副官的朋友，您知道，就是那个绑架莱蒂切亚·陶尔西的绅士，唔，他身上从早到晚都挂着一个护身符，而且对它看得像性命那么重要。什么道理？我不知道。但是，情况就是这样……波尼法斯是这么说的，他离不开这个护身符。一个不值钱的颈坠，可

是你就是出一千万，两千万，他也不会脱手的！你听见了，查费罗斯，两千万。可是，他这件东西被人偷走了，他肯定是身边的人干的。所以，我这位绅士朋友出了一个很高的价钱。”

“绅士的名字叫什么？”艾伦—罗克问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撒谎。他叫杰里科，海盗杰里科。”

查费罗斯一下子怔住了。见鬼，所有关系到他的事，不知这个人怎么会如此清楚？突然，他眼前一亮，怒冲冲地喊道：

“是阿妮塔出卖了我！啊！这个臭婊子！如果她还在世上，我让她后悔一辈子！”

“她已经死了。继续说，后来呢？”

“后来？”查费罗斯顺从地继续说下去，“既然已经知道是他和他那帮无赖了，唔，杰里科答应，谁帮他抓到这个贼，就给谁一大笔奖赏。结果，波尼法斯站出来指证了其中一名新伙计，一个十恶不赦的强盗，叫阿赫迈德的土耳其人。阿赫迈德受不住棒打，最终承认说在一个星期前，他在那不勒斯遇到玛诺尔森先生，将链坠卖给了他。于是，波尼法斯接到新的任务，要不惜任何代价找回链坠。波尼法斯和我，我们开始追踪。我们在玛诺尔森先生过夜的旅店错过了两次机会。杰里科很不满意。终于有一天，我们在暗中紧追不舍的玛诺尔森先生坐火车来了这里。就在这一天傍晚，波尼法斯和杰里科在一起，这是他告诉我的，他主动提出为玛诺尔森先生做导游，但是遭到了拒绝。第二天上午，波尼法斯和我，我们又到神殿四周转悠，准备有机会就下手，或者在当晚去旅馆潜入他的房间。”

“机会来了吗？”纳塔莉焦急地问道。

“是的，”查费罗斯说。“大约十一点钟，玛诺尔森先生来了。他独自一人东游西逛了一个钟头，手里拿着一本巴特克尔的旅游指南。我们躺在那个地方，瞧，就在那些石头中间。阳光直射。天气酷热。玛诺尔森先生喝了随身带来的一瓶酒和一杯咖啡。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相当胖、脸色红润的人。他的脑袋左右摇晃。看得出来，他很想睡上一觉。接着，他找个地方坐下来，就在那里，那两根柱子中间，撑起阳伞遮挡阳光；他脱下帽子，把一个橡胶袋吹胀以后枕住头，然后便睡着了。”

纳塔莉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低声问道：

“你们利用这个机会动手了？……”

“没有，”希腊人回答说。“我想这么做的。我相信，我们要是做了，他也不会发现的，我们可以得到链坠，而且万事大吉。但是，这时有一个农民经过……接着，有一队外国人绕神殿转了一圈……接着，波尼法斯不干……”

“为什么？”艾伦—罗克问。

“为什么？”查费罗斯有些犹豫，但是在艾伦—罗克注视下，他不敢回避问题。“为什么？唔……唔……波尼法斯一直走到神殿的台阶前，轻轻地推倒了阳伞，然后回到原地。玛诺尔森先生没有东西遮盖了……以至于……”

“以至于怎么样？”

“阳光直射在他的头顶上。”

“哎呀！太可怕了……”纳塔莉结结巴巴地说。“太可恶了！”

“不是么？”查费罗斯说，显得很气愤的样子。“不是么？我开始不明

白波尼法斯的意图。我表示不能这样做，我真的想冲过去救这位可怜的父亲。但是，波尼法斯不让我动。我不是很强壮……我动弹不得……再说，我很希望这位父亲自己醒过来……我看到他动了几下，好像是在挣扎，好像很痛苦。我想喊，波尼法斯掐住我的喉咙……他对我说，不准出声，你这个白痴……杰里科的命令非常明确。如果能把他解决了，就更好……所以，既然有此机会，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解决他，你就给我们安静一点。我能说些什么呢？无话可说，是不是？波尼法斯是主人……我根本不能动……我根本不能叫喊。我闭上眼睛。十分钟以后，波尼法斯咕嘟了一句，应该可以了。”

纳塔莉悄悄地掉着眼泪。那可怕的场面展现在她的面前，好像父亲又死了一回似的。她现在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了，知道他是被人害死的。查费罗斯心虚，吞吞吐吐地辩解说：

“这件事与我没有关系……这是明摆着的……绝对没有关系……如果我自由行事的话，我一定会阻止的……但是，波尼法斯掐得我半死……他是强盗里的强盗。他的心肝一分钱都不值……一分钱不值……我再讲一遍……”

艾伦—罗克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浪费时间为自己开脱了，查费罗斯。继续说下去。”

“继续说什么？”

“那个链坠呢？你们拿到了吗？”

“没有。”

“怎么没有？”

“嘿！没有就是没有，所以说，波尼法斯是个畜生。那个链坠不在玛诺尔森先生身上。”

“会不会他根本就没有得到过这样东西？”

“不会。”

“你怎么知道？”

“我们在他的皮夹子里找到了一张邮局开的收据。两天前，玛诺尔森先生寄了一个包裹给他的女儿，巴黎大饭店，纳塔莉·玛诺尔森。包裹的报价是：一万二千法郎。毫无疑问，应该是那个链坠。”

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然后，艾伦—罗克指着纳塔莉，对查费罗斯说：

“你知道这位小姐是谁吗？”

查费罗斯变得十分顺从和老实，他即刻回答说：“知道，她是纳塔莉·玛诺尔森小姐。”

“我确实收到了一个包裹，”她说，“包裹里附着一封短信，我还记得里面写的每一个字：

我给你寄去一个古老的圣物盒。我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是，我估计，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所以，我把它买下了。我会作一些调查，与此同时，你把它带在身上，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两天以后，我得到可怜的父亲去世的消息。从此，我再也没有解下过这个首饰。”

“那天晚上，是你去旅馆偷了这个链坠，是不是？”艾伦—罗克问查费罗斯，“你从登记簿上得知玛诺尔森小姐的名字，心想这东西已经唾手可得，

不能白白放掉这么好的机会，是不是？”希腊人不再否认。他点点头，没有出声。

“你把它弄去哪儿了？”

“我把它卖了。”

艾伦—罗克的手无意中碰了一下他被拧过的手腕，查费罗斯立即改口说：

“不，应该说，我曾经想把它卖了。”

“好在你改正得快。你把它藏哪儿啦？”

“在屋子后面，一个空油缸底下，上面有瓦片盖着。”“你保证说的是实话吗？”

“我以名誉担保。”

“去把它找来。”

查费罗斯啪地站起来，就像上了弹簧一样，迅速地从山坡上跑到干涸的小溪。随后，又见他朝小屋方向爬上去，绕到小屋背后。

艾伦—罗克和两位姑娘一刻都没想到他有逃跑的可能。他的反应，就像是高高兴兴地去执行一项上级下达的命令。这么做也是他唯一的出路。其它的任何举动都将为他带来灭顶之灾。

看着他回来了，而且比去的时候走得更急，也明显地更加轻松，艾伦—罗克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道：

“显然，占有这个圣物盒是整件事的核心。因为从邮局的收条上知道玛诺尔森先生将它寄给了纳塔莉·玛诺尔森，为了重新夺回它，杰里科和他的同伙发动了对米拉多尔别墅的突袭。也正因为如此，今后还会有新的行动。”

他顺着这条思路考虑再三，等查费罗斯回到面前，他问道：“你能保守秘密吗？”

“可以。”对方信心十足地答应说。

“我也奉劝你保守秘密。如果那伙人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因此有所戒备的话，除了你是不会有第二个人说的，等着你的是监狱。”

查费罗斯肯定地说：

“我对波尼法斯的行踪一无所知。他说来就来，从来不打招呼。”

“太好了。你把首饰带来了？”

“喏。”

艾伦—罗克接过来，仔细查看了一番。这是一块圆形的、没有光泽、老化、磨损的金属，好像是金子，中间像手表一样稍稍凸起，四周交错镶嵌着紫水晶、玛瑙和黄玉等宝石。完全是古代拜占庭的制作式样。

金属的另一面是一大块不透明的、已经损坏的水晶，表面划花了，而且有一条像破镜似的裂纹，通过裂纹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样可以活动的东西。用手摇一摇，可以听到低沉的突突声，好像是一块凝固的蜡，或者是被虫蛀蚀过的木块。

艾伦—罗克拿在手里摸了摸，翻转过来，两只手轮流掂量了一下，突然之间，好像有一股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然后流遍了全身，就像你找回来一样失去了很久、已经被遗忘的东西，你重新触摸到它，拿在手里把玩，你的心里重现出许多已经消失了的感觉一样。遥远的生命从物品中释放出来。一种难以表达的东西在心里油然而生。

有时候，回忆就是这样出其不意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我

们不知道它们是不是现实的一部分，或者仅仅是企图再现的梦境，只是一些曾经见过的人或事，是再次经过你的头脑的影像。

他反复地看，反复地抚摸，纳塔莉曾经像他一样反复地观察和留意过这个链坠，他的拇指和食指以某种方式揪到了某个地方，一个出自本能、完全无意或未经思考的动作，盒子轻轻地发出嗒的一声，上面的水晶玻璃动了一下，然后像盖子一样打开了，被虫蛀蚀过的一小块木头，或者是一块凝固的蜡从里面掉了出来。

这块被细心地保存了多少个世纪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护身符？圣骨？艾伦—罗克心里问着这个问题。

查费罗斯说他一无所知。连波尼法斯也不知道。好吧。可是，为什么杰里科如此珍惜它呢？为什么有人要偷它呢？为什么玛诺尔森先生买下它寄给女儿以后，还关照她必须时时带在身上呢？为什么要袭击米拉多尔别墅呢？

艾伦—罗克想了好久，这些神秘的问题，也许更因为愈来愈强烈地揣测到的这个离奇的谜，搅得他心里七上八下。他的手指触摸到链坠粗糙的表面，不停地轻轻颤抖。他的眼睛老觉得离不开它。

“睡莲号”启程返回土伦港。

帕斯卡埃拉暂时不愿离开母亲和姐姐，在她觉得适合的时候，再和他们会合，并且独自采取行动。纳塔莉在自己的船舱里过夜和吃饭，到第二天傍晚才出来。艾伦—罗克，或者躺在大堆的缆绳上，或者在船上前后走动，没有离开过甲板。

天色慢慢暗下来。法国的海岸线在远处渐渐显现。纳塔莉的目光牢牢地盯着艾伦—罗克高大的身影。她看着他行动，看着他坦诚地绝不虚情假意地生活，愈来愈深入地了解他内心的秘密，知道他除了全心全意地，痛苦而执着地寻找自己的过去以外，对其它事情一概没有兴趣。他之所以依然在她身边，仅仅是因为她，纳塔莉，曾经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是这个难以捉摸的过去的一部分，他希望由此揭开这个像鬼魂一样离他而去的谜。

帕斯卡埃拉也一样。意大利女人先前不是，现在也不是他的情人。纳塔莉对此十分清醒。就像对她一样，他控制帕斯卡埃拉，只是为了让她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她们两个人都只是他手中的工具。她们和他过去的历史有牵连，所以有义务帮助他完成任务，而且像奴隶一样永不砸烂这副枷锁。对于这一点，前一天在卡斯德斯拉诺村，当帕斯卡埃拉提出想留在母亲身边的时候，纳塔莉是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的。

“好吧，”当时，艾伦—罗克回答说。“可是，你要来找我们，你听到了，帕斯卡埃拉。我们离目标还很远。我在这里只了解到一小部分我想知道的东西。一切都要到了巴黎，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才有分晓。你要来呵，帕斯卡埃拉。”

纳塔莉很惊奇自己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这是一种你通常不会承认，但是令你不知如何是好，使你惊喜，也可能使你不安的感觉。是爱情吗？抑或是害怕爱情？不，绝对不，她从来没有爱过艾伦—罗克。艾伦—罗克不是一个可以爱的人。我们爱生活，爱那些生活中的人。可是他，他好像是一个人类之外的人；这个老在白费力气叩问过去的人，总是避开别人，起码不让人亲近。你受他控制，或者不受他控制，他迫使你本能地甚至病态地顺从他，这是接近他的人共同的感觉，这些都算了。但是，使你晕头转向，使你无法抵御的是他的那种神秘感。如果说纳塔莉的意志有所动摇，她的心却仍在抵抗

爱情，甚至抵抗任何的友情或好感。

“行了，”她振作了一下，说。“斗争还没有结束。命中注定要我们并肩战斗，也要我们互相战斗。但是，现在我已经了解这个人，他的法力已经解除。我自由了。”

### 第三部 六月十四日这一天

#### 一 福尔维勒碰运气

午饭的气氛很热闹，五个人一起吃饭，其中只有一个人讲话，两个人边听边笑，还有两个人保持沉默，所谓热闹，大致上也就是这样了。

纳塔莉·玛诺尔森从西西里回来，下榻香舍丽榭大道上最豪华最现代化的巴黎大饭店，吃饭的地点就在她六个星期以来一直租用的套间里。在座的有马克西姆·迪蒂耶尔、他的两位女朋友——亨理埃特和雅妮娜俩姐妹以及福尔维勒。当然，滔滔不绝的是马克西姆·迪蒂耶尔，笑的是他的两位女朋友。纳塔莉心事重重。福尔维勒气鼓鼓地不做声。

马克西姆自始至终热情不减，他大口大口地吃，大杯大杯地喝，不等别人提问，就已经喋喋不休地说开了。

“我再吃一点龙虾好吗？说真的！从前，我还记得，我原来是节食的，只吃烤面包和面条。这下完了！马克西姆·迪蒂耶尔强迫自己坚持到现在，有机会才多喝几杯。讲卫生，呼吸新鲜空气，体育锻炼，全面活动，这是他的座右铭。我的救命恩人？呃！当然是艾伦—罗克！”

他举杯提议说：

“为体能老师，教练，罪犯克星，为艾伦—罗克干杯！”

纳塔莉心不在焉地表示同意说：

“说真的，马克西姆，他使您变了一个人。”

“他把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您从前是什么？……”亨理埃特问道。

“我从前是个胆小鬼，一个倒霉蛋。”

“真是奇迹！”纳塔莉接住说。

“奇迹是从几次去西西里冒险开始的，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我带着两名手下——亨理埃特和雅妮娜，发现了种种蛛丝马迹，明白了艾伦—罗克的想法。”

“你的眼力真不错！”雅妮娜说。

“实在是空前绝后！凡在街上遇到的人，我看一眼就记下来了。咔嚓！行了。我的脑袋是一架柯达相机。体貌特征。底版。数码印刷。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的东西记录下来。”

“负责整理的是我们，”雅妮娜指出，“是我把卡片分类。”

“还有我，我立卷存档。”

“马克西姆服务公司，”马克西姆大声说道，“私人侦探社。凌驾法律之上的警察。”

“你娶我们两个人的事怎么样了？”雅妮娜问道。

“上司是不娶下属的。我可以为你们提供丈夫。就这样了。豪华型的丈夫。亨理埃特，给你一位绅士大盗；雅妮娜，给你一名死刑犯。呵！火热的生活啊！”

“还是那个目标？”纳塔莉问。

“逮住杰里科。和艾伦—罗克在一起，还能有别的事吗？海盗杰里科，十恶不赦的杰里科……使您不得安宁的杰里科。”

“事情有进展吗？”

“还需要几个钟头。”

“嗯？”

“不错，还得几个钟头。”

“那，几个钟头后会怎么样？”

“这出戏，就是说围绕着您编织的种种阴谋，没有我的话，你将成为可怜牺牲品，这出戏会分作两幕演出，一幕在下午，另一幕在今晚进行。”

“可是，您什么都瞒着我！”

“何必让您担惊受怕呢？活动家是不会事先张扬的，他们采取行动，只有自己知道准备工作的艰辛，以及风云不测带来的焦虑。”

“就是说，还有不可预测的成分？”

“没有。一切都是按毫米和毫克为单位计算的。否则的话，我能在这里聊天么？”

“这可是真正的解放啊！”纳塔莉大声说道。“所以说，今天，六月十四日……”

“今天，六月十四日，是大结局的日子。您的敌人将放下武器，杰里科将被打翻在地。”

“我能看到这两大事件吗？”她微笑着说。

“当然。”

“那么说，我受到传唤，可以到场了？”

“受传唤的另有其人。”

“去什么地方？”

“今晚，在这里。”

“今天下午呢？”

“秘密，暂时不能说。”“您知道，我今天得出去一趟，一个朋友病了，她找人打电话给我，我得去凡尔赛看她。”

“从几点钟到几点钟？”

“从四点到八点。”

“恰好是幕间休息，和我的节目安排没有冲突。好啦，动手干吧，还有最后几个细节要处理一下。两位小乖乖，亨理埃特，雅妮娜，我们走吧？”

刚走到门口，他拦住她们，说：

“啊！我忘了一件事。艾伦—罗克会来这里的。”“艾伦—罗克？”纳塔莉皱了皱眉头说。

“没有他，这出戏是演不成的。”

“他下午和晚上都来吗？”

“是的，而且是在缺他不可的时候出现！这叫神兵天降！”马克西姆朝纳塔莉走回来，低声对她说：

“我笑，亲爱的朋友，因为笑是我的习惯，即使遇到天大的危险也不会改变的习惯。但是，您听我说，您得做好一切准备。”她感觉得到他说这话的份量，可是，她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马克西姆，我都准备好了。”

“一会儿见，纳塔莉。回头见，福尔维勒。”福尔维勒没有吭声。马克西姆在精致的西装外面套了一件大衣，大衣太长，而且过时，他翻起衣领，从口袋里拿出一顶旧帽子。他把帽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口衔烟斗，转身朝着福尔维勒高呼一声：

“艾伦—罗克万岁！”

接着，他推着两位手下出门走了。

“好一个小丑！”福尔维勒低声嘟囔了一句。

纳塔莉关上门，摇铃唤来服务员，吩咐撤走餐桌上的东西。福尔维勒沉默不语，她也不加理会，只管在一张长椅上躺下来，点着了一支烟。

过了一会，眼看她不理不睬，福尔维勒气得七窍生烟，故意用手指笃笃笃地敲响旁边的一张独脚小圆桌。纳塔莉看着冉冉上升的烟雾。他站起来，在房间里四处走，把地板踩得噤噤响。这样过了几分钟。静寂的气氛终于使他忍受不住，他决定打破沉默了。于是，他拿起一份报纸，扫了一眼以后说：

“又是一桩入屋盗窃案……哎，就在这家饭店里！得小心才是啊，纳塔莉。找大宾馆这种歇脚的地方常住，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比如说，像那扇门……您看它是锁上的。而且上了插销，您以为万无一失了。可是，您不知道门背后是不是躲着一个坏蛋，正在等着您……这种事情，报纸上天天都有消息可以证明。”

他指着那篇文章，继续读出它的大小标题。

“巴黎大饭店发生入屋盗窃案……一位美国客人被窃值二百万元的珠宝。在艾伦什么男爵的协助下，窃匪被擒获。”

纳塔莉以嘲笑的口吻，帮他说出了男爵的名字：

“是在艾伦—罗克男爵的协助下。”

他忿忿地一挥手。她却偏偏不肯放过：

“福尔维勒，您算是背运了。在整个午餐的过程中，马克西姆和他的两个朋友开口闭口都是艾伦—罗克。您打开报纸，掉在您眼皮底下的第一个名字……又是艾伦—罗克。”

他继续在房间里踱步，愈来愈神经质，口里念念有词：

“他又来干什么呢？他在走廊里，在宾馆四周转悠，我见到他不下十次了。他凭什么呢？”

“人人有权在我住的宾馆周围散步，艾伦—罗克也不例外。”

“艾伦—罗克更加有权。”

“更加有权，为什么？”

“因为他关心您！……他负责保卫您！他保护您！他为您追捕所谓的敌人！啊！这个可恶的家伙！来历不明，招摇撞骗，下等巫师……像在尼斯的时候一样，在巴黎继续扮演大冒险家加格里奥斯特罗的角色，令一班故作风雅的人叹为观止。报纸贩卖他的事迹和神话。一天，他纵身跳上脱缰狂奔的马匹。第二天，他跳进塞纳河救起一位老太太。哗众取宠的东西。”

纳塔莉十分平静，说：

“救老太太也算哗众取宠？”

“当然，如果是装装样子做给人看的话。”

“你这个人真不好对付。”

“啊！”他说，“因为我感觉到您完全糊涂了。”

“我糊涂？”

“是的。您整个人突然之间变了。表情，笑容，语调，态度，您身上的一切都跟从前不同了。”

“妒嫉心使您失去了理智，我可怜的福尔维勒。”她十分宽容地说道。

“您明明知道，艾伦—罗克根本没有来拜访过我，我们只是在宾馆的大厅里遇到过两次，我当时都和您在一起，他至多和我打了个招呼而已。”

“啊！问题恰恰在这里，为什么这么拘谨呢？谁禁止他正大光明地走过来和您说话了？”

“您去问他好了，”纳塔莉反驳说。“他谨小慎微的态度确实不够礼貌，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是与我无关。再说，我也不在乎。他是个怪人，老实说，我觉得这个人相当讨厌。”

“表面上是这样，”福尔维勒针锋相对，他心里愈来愈激动。“但是在心底里，您兴奋，您克制，我凭直觉看得出来，您心里极度兴奋，好像魔棍一挥改变了您的本性，摧毁了您完美的心理平衡。是的，我很清楚，纳塔莉，我是傻子才对您说这些话的。难道还需要我来告诉您吗？”

他继续开玩笑地说道：

“我承认，他那么多事迹确实令我印象深刻。从水里救出老妇人……制服脱缰的马匹……”

“什么事情您都大惊小怪，纳塔莉。是这样的，是的，那天晚上，他和马克西姆走进餐厅，我和您正在楼下吃饭，我看见您的嘴角抽动，您的眼睛发光。我不是说您爱他……”

“为什么不呢？”

“不，一个像您这样的女人不会爱这种人的。但是，他令您苦恼，这比爱情有过之而无不及。您受他恶劣的影响，而且从你们在米拉多尔别墅相遇的第一分钟就开始了。”

“不错，恶果立即显示出来了。鬼迷心窍……喝了迷魂汤。”

“正是，”福尔维勒闷闷地说，“……这剂迷魂汤使您失去了理智。否则的话，在隔了一天以后，您能跟着这个混蛋逃跑吗？”

“我，我跟着艾伦—罗克逃跑了吗？”

福尔维勒挥了挥攥紧的拳头。

“唉！在西西里的那几天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起来就火冒三丈，帕斯卡埃拉的故事，发疯的姐姐和希腊人，杰里科，波尼法斯，您那个据说被人暗杀的父亲，多少谎言，多少戏剧性的突变，目的全在于迷惑您，蒙住您的眼睛！啊！是的，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一个善于演戏的家伙，加上记忆消失和忘记过去的花招。一个没有过去的人，这给惊险故事增添了多少趣味啊！对一个思想浪漫的女人来说，他当然比海盗优越得多了！”

纳塔莉不耐烦了。

“说够了没有？”她不客气地说。“我能够理解嫉妒和不公正的说话，但是我不允许别人侮辱我。”

福尔维勒毫不示弱。

“我有什么办法！我宁可事情有个了结。”

“您说的了结是什么意思？”纳塔莉越说越气。

“了结，就是要求您作出选择。”

“我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有，在他和我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差不多算是订婚了。虽然您一直没有明确地答应我，但是，我有权对此抱有希望吧。如果您最后决定说不，请您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我什么都能接受，就是不喜欢这种不上不下的境地。”

她没有回答，只是以挑衅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脸上略略露出一丝微笑，而且是那么严峻，使他在突然之间，对她即将要说的话，对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决裂害怕起来，虽然他在内心深处对此已深信不疑。为了防止马上决裂，

他喃喃地说道：

“不必说了……我知道……我知道……”

他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浑身发抖，非常紧张：

“啊！”他说，“怎样才能打掉您的傲气呢？真的，我有时候想也许只有硬干这一种办法。”

她稍稍往后一退，立即采取了防御的姿势。他在一旁低声说：

“是的，有一天，您对我说：我这个人很骄傲，非常注重人格，如果有人强吻或者偷吻我，我会觉得这是名誉扫地的事，或许会接受失败这个事实。所以……我有时候想……我想……啊！强迫您……压倒您的意志。”

他真的冲动起来，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她面不改色，不相信他会敢说敢做。但是，他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作为，只是用尽全身力气想抱住她，用脸凑近她的脸。

她吓坏了，伸直双臂顶住他。他一下子便弯曲了她的臂肘，顺势揽住她后仰的上身，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嘴几乎碰到了她拼命地东躲西闪的嘴巴。最后，她疯狂之中大喊了两声：

“艾伦—罗克！……艾伦—罗克！……”

这是在几秒钟之间，在剧烈的混乱之中发生的事。纳塔莉的叫喊与福尔维勒的攻击，几乎同样是不由自主的举动。惊愕之余，房间里一时变得寂然无声。福尔维勒慢慢松开手，纳塔莉从中解脱出来，他的脸上露出忐忑不安的等待的神情，好像他真的相信艾伦—罗克马上会出现在门口一样。出于求救的本能，召唤一个藏在不知什么地方，像当初在米拉多尔别墅的护墙后面会随时冒出来的对手，这样的结果真是太出人意料了，纳塔莉虽然惊魂未定，神经依旧高度紧张，这时哈哈笑了起来。

“您瞧，他真的在保护我，可怜的福尔维勒。他的名字就足以禳灾辟邪了……啊！您这个人真是滑稽！吓得您这副模样！”

他怒气冲冲地朝她走过去。

“我怕这个强盗？不可能。但是，纳塔莉，我现在明白他在您心目中的地位了。您在遭到危险的时候，您第一个想到他来救您！您脱口而出的是他的名字！您还敢说您对他毫不在乎？”

他气得说不出话来，喘喘停停，脸色非常难看。纳塔莉摇了一下铃。

“嘿！您这是干什么？”福尔维勒大喊起来。

她笑得更厉害了。

“您放心。我摇铃不是叫他。我叫女佣人。”

“叫她来干什么？”

“天哪，我让她来给您带路出门呀。”

“唉！不要做得这么绝嘛。”他含糊地咕噜了一句。

传来女佣人敲门的声音。纳塔莉犹豫了一下。她想只要不是独自一人，而且让福尔维勒知道这一点就够了。于是，她打开门，简单地吩咐了一句：

“苏珊，给车房打个电话，让他们在四点钟派一部车来。”

“是，小姐。”

接着，该她回房间了。福尔维勒表面上平静了一些，想挡住她的去路。

“您永远都不原谅我了，是不是？”

她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回答说：

“为什么不原谅呢？您刚才非常可笑，也就这么回事么。”

“这么说，我可以再见到您了？”

“天哪，我可不能作出保证。”

他坚持说：

“可以的，绝对可以，您可以保证的……我希望有一个保证，起码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问您，我还能不能见到您，能还是不能？”

“不能，”她站在门口，说。

他的火气又上来了。

“因为那个男人，是吗？是因为那个混蛋吗？……等一等，纳塔莉。我们不能这么分手……我们还没有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

“该说的都说了。”

“站住，纳塔莉，如果今天不说清楚，我们的谈话以后还会继续的，而且是在对您很不利的情况下继续，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怕您。”

“大概是因为有他保护吧，是不是？”

“谁？”

她砰的一声关上门。他听见了转动钥匙、上插销的声音。

“啊！该你倒霉！”他小声说道，一边举起拳头，仿佛要打碎门上的木牌似的。“我刚才没有下决心行动。但是，该你倒霉！以后发生的事，都是你自己找的。”

他正往外走，看见报纸上一幅艾伦—罗克的照片，心想：

“再说，不管怎么样，是了结的时候了。这个混蛋在暗处行动，不清楚他到底在干些什么，如果不想被他抛在后面的话……”

他出门走了。

出租车停在饭店外面。他向其中一个司机打个招呼，上车以后吩咐说：

“凡尔赛，走维尔—达弗莱这条路。”

出租车开走了，一个头戴鸭舌帽，脑袋缩在大衣领子里，好像专门守候在马路边的年轻人，听到了他说的话。他赶紧跑向停在邻近一条马路的汽车，车上坐着一个人。

“艾伦—罗克，我们的估计正确，他们定在今天行动。”

“他去凡尔赛了？”

“是的。”

“一切顺利。他走哪一条路？”

“经过维尔—达弗莱的那一条。”

“从塞弗尔过去。我们可以在他之前到达。”

艾伦—罗克男爵又加上一句：

“啊！马克西姆，我很喜欢这次行动。还不算我们又向事实真相迈进了一步！……”

## 二 解决了一个！……

米里埃尔·瓦特松是纳塔莉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一同旅行，一同出入豪华的大饭店，能够见到这位朋友始终是一件令她高兴的事。几天前，她得到通知说这位朋友即将抵达巴黎。早上，米里埃尔让人从凡尔赛给她打来电话，说她刚在王后大街租了一栋房子，准备住一个夏天。

四点钟，纳塔莉坐上汽车，给了司机必要的指示。她选择经过洛冈古尔的第三条路，比前两条都远一些。一路行程使她精神放松。她没怎么去想福尔维勒的恐吓，只觉得滑稽，令她觉得可笑。事实上，前后过程大约不超过三四十分钟，她只记得自己被福尔维勒紧紧抱住，差点儿被吻被侮辱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喊叫：艾伦—罗克！……艾伦—罗克！……当时的恐惧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是，那两声叫喊却仍在耳边回荡，虽然她竭力将此解释为开玩笑或者耍计谋，但是，她完全知道这是极度恐慌的表现，在那短暂的一秒钟里，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四个字上：艾伦—罗克！……

她感到惊奇。她对福尔维勒说艾伦—罗克令她反感，她说的绝对不是假话，另一方面，她一直觉得这个人对她十分冷淡。那么，为何叫他的名字呢？为何出现这种没头没脑的信任呢？这么说，她接受艾伦—罗克的保护了？他扮演保镖的角色，随时准备来援救她，她认为自然和正常吗？在她受到威胁的时候，从内心深处冲出来的是他的名字。

她穿过凡尔赛公园，将汽车停在铁栅前，然后慢慢地沿王后大街走去。此时的她毫无怀疑，毫无预感。可是，当她到达指定的门牌号码的时候，却惊讶地见到一栋三层楼的旧房子，她认出来了，她曾经和父亲来过这里。她肯定自己没有搞错。这栋房子原来属于玛诺尔森先生，是在处理遗产的时候卖掉的，但是她不知道买家是谁。主楼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楼后面有一个院子，种着几棵小树，院子尽头是玛诺尔森先生用作车房的大仓库，对着与王后大街平行的一条马路。无巧不成书，她的朋友米里埃尔竟然找到了这个地方。

她高高兴兴地按响了门铃。一位白头发妇人，好像是女主人的贴身女佣，前来开了门。

“米里埃尔小姐在吗？”纳塔莉问道。

“小姐正在等您。”那妇人说。“请跟我上二楼。”

穿过前厅，纳塔莉看到种着小树的院子，认出了阴暗的楼梯，扶手是一条红色天鹅绒的粗索子。半路上，老妇人让她走在前面。纳塔莉继续往上走，到了楼梯的转弯处，四周一片漆黑，她只好伸出双手摸索前进。此时，她突然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她正想后退，一只手抓住了她的手。一盏吸顶灯亮了，福尔维勒大声说道：

“纳塔莉，我早就说过了，我们的谈话没有结束，它将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美人儿，您怎么想啊？”

她没有抵抗。她甚至没有想叫喊。有什么用呢？老妇人不见了，没有人能听见她的呼喊。

再说，福尔维勒粗暴地拖着她，一边冷嘲热讽。

“美人儿，您怎么想啊？是不是可以把架子放低一点啊？”

圆形的楼梯转弯处三面是门。他用力一推，把纳塔莉推进了左边的卧室。

“进去，”他俨然以主人的口气命令道。

但是，他紧跟着正要进门，突然在门口呆住了，脱口骂了一句粗话。

房间里百叶窗紧闭，全靠一盏大灯泡照明，艾伦—罗克站在房间中央，双手插在口袋里，正等着他们进来。

福尔维勒的全部火气，他在这次行动中付出的全部努力，他的失望，他受的屈辱，统统变成暴风骤雨般的仇恨，朝着这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发泄出来，他像一头公牛撞了过去，虽然没有艾伦—罗克高大，但是比他壮硕，力量和愤怒给了他信心。

他莫名其妙地败下阵来。突然的冲撞根本没有动摇对手，相反，对方好像毫不在意的样子，只是从口袋里抽出双手护住了身体。

“您来干什么，流氓？”福尔维勒结结巴巴地说，粗野的本性使他什么都不顾了。“您凭什么管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您来保护纳塔莉？您凭什么，嗯？作为她的情人？”

他还没想到对方反击，脸上已经挨了一巴掌，打得他一个趔趄，几乎喘不过气来。

决斗还没有真正开始，便已经结束了。

福尔维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没想到事情会有阻碍，也不知道艾伦—罗克在体力上胜过自己一筹，只好在一旁骂骂咧咧为自己出气，而且压低声音，离开了一定的距离。

纳塔莉百感交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更没想到要过来劝解。她的双腿发软。可是，她看到艾伦—罗克镇静自若的样子，心里一点都不害怕。事情将正常有序的进行。再说，在巴黎大饭店的图谋流产以后，福尔维勒在她心目中的威信已丧失殆尽，现在更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没有危险的敌人。面对艾伦—罗克，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吗？

艾伦—罗克面露对手下败将不屑一顾的神情，转身对纳塔莉说：

“请原谅我的介入，以及这个人逼迫我不得不采取的粗暴手段。我应该向您作一些解释。不需要多少时间的。”

在纳塔莉面前，他恢复了当初彬彬有礼的态度，说起话来和在西西里的时候一样心神专注。福尔维勒在旁嘟嘟囔囔使人恼火，他大声喝道：

“闭嘴！你说什么都没用。老老实实呆着，等我处置你。”

他说这话的口气，以及称呼上由您到你的改变，完全镇住了福尔维勒，使他乖乖地不再做声。此时，形势变得十分明朗，艾伦—罗克请纳塔莉允许他提几个问题，接着，他问道：

“您的朋友米里埃尔·瓦特松来巴黎，事前已经通知了，是吗？”

“是的。”

“哪一天到？”

“说是后天才到。但是今天上午，她的贴身女佣，或者说一个自称是贴身女佣的人，我想就是在楼下见到的那个女人，打电话来告诉我说，米里埃尔提前出发，已经在凡尔赛这里安顿好了。”

“她没有住在这里。我甚至相信她现时不在法国。”

“那么，这个电话是怎么回事？”

“一个圈套，一个您必定会掉进去的圈套。”

“圈套？我可完全没有想到。”

“小姐，您现在看到事实了？您对这个人不再抱幻想了吧？”

“不抱任何幻想了。”

“这样的话，就容易说服您了，并且揭开他扮演一个遭到拒绝企图报复的情人的假象，告诉您他的真正面目。”

福尔维勒耸耸肩膀，觉得没有反驳的必要。艾伦—罗克继续说：

“一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监视他，马克西姆也在日夜监视他，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骗子，迟早得让您摆脱他。这是命中注定的，他无法征服您的心，无法强迫您和他结婚，他一定会使用武力。为了防止这种事发生，必须知道他可能动武的地方。于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马克西姆和他的朋友发现，令尊去世以后，他在暗中买下了这栋房子，连同附属的一个储藏库，我会告诉您它作什么用途。这栋房子是一个很方便的落脚点，必要时可以临时住一住，他请了一个人看门，就是那个相当可疑的老妇人，不久以前，我花钱将她买通了。我因此知道了他这次设下的陷阱，并且经过储藏库溜了进来。”

纳塔莉小声说道：

“您保证这一切都是真的？”

“刚才发生的事情是最好的证据。再说，福尔维勒已经默认了。”

福尔维勒非常夸张地声言：

“我承认爱纳塔莉。我承认，为了达到目的，为了要她嫁给我，我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过。”

“不错，”艾伦—罗克大声说道，“结婚，因为结了婚，你就可以攫取一大笔财产，就可以永远掌握一大笔遗产，掌握玛诺尔森先生的全部证券和生意，因为这是您的最后一着。”

“我的最后一着？”

“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您作为玛诺尔森先生的代理人，可惜，他在您身上倾注了全部信任，随后又升您作公司的代理总经理，可如果查一查您的帐目，等着您的将是监狱，同时使玛诺尔森先生的名誉受损。”

纳塔莉喃喃地说：“您说什么？”

“纳塔莉，他说的全是谎话！”福尔维勒大叫大喊起来。“他说的这些鬼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他报复我，在您面前诋毁我。”

“说下去，”姑娘对艾伦—罗克说。

她知道，这次会面到达了最重要的时刻。前面的事仅仅是序幕而已。

“我首先要对随后所作的披露表示道歉，因为它让人听了相当难受，但是，我不能不说。事情是这样的：您父亲亲手创立的玛诺尔森公司，除了公司总部设在巴黎外，还在法国甚至欧洲的其他大城市设有分公司，所有出口美洲的货物都集中到这些分公司，应该加上当时两个字才对。可是，根据马克西姆的调查结果，在玛诺尔森先生凭其才干建立起来的严密的公司网背后，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里，甚至现在也还存在着一个向外国发送货物的地下公司，而且货物的来源是非法的……说得明白一点，这些货物是盗窃得来的。”

纳塔莉跳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呢！……这么卑鄙无耻的事……”

福尔维勒双手叉在胸前，装出气愤的样子。他的脸色煞白，含糊不清地嘀咕道：

“证据呢……起码得有个证据啊。”

“我先举个例子，”艾伦—罗克说。“玛诺尔森公司的古董服务部集中

在凡尔赛，离这里不远，在一个很大的库房里。可是，这个库房的后半部分，在瞒着玛诺尔森先生的情况下，变成了被盗汽车的停放场，经过一段时间的藏匿和伪装，再用伪造的证件将它们出口到其它国家。”

福尔维勒还是重复那一句话：

“证据……我要求证据……我料您拿不出证据来……”

艾伦—罗克揪了一下电铃，同时叫了一声：

“马克西姆！”

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脚步声，马克西姆·迪蒂耶尔出现了。

不管在什么场合扮演他的角色，马克西姆都给人一种生动别致的感觉，他神气活现和一本正经的派头近乎滑稽可笑。这一回，他抱来一大摞文件，大衣不经意地披在肩上，像是一件披风，给人一种在海报上常见的私家侦探的印象。

他慢慢地推开文件，准备作一个详细的报告。

“快点，马克西姆，”艾伦-罗克说。“不必挑了。随便读一份。”

马克西姆迅速地拿起几页纸，像个书记员似的读了起来：

“二十七号材料。福尔维勒先生关于一辆失窃的流线型敞篷车的信。二十八号材料。车房主管的陈述。二十九号，福尔维勒先生有关改装的指示。三十号，被盗轮胎的存货。装箱指示。发货指示。全部出自福尔维勒先生之手。这里有五十三份无可辩驳的材料，都是我干这一行引以为荣的成就。”

“全是假的！”福尔维勒噘噘嘴，抗议说，“无耻的诽谤，”

“我不准您质疑任何一份材料，”马克西姆大声喝道，显得非常气愤，“它们都是我以值得赞赏的一丝不苟的工作确定下来的。”

“是假的！”另一方重复说。

艾伦-罗克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闭嘴。这些证据已经足够了。另外还有五十份材料。盗窃，抢劫，诈骗，背信罪，先是对玛诺尔森先生，在他死后是对小姐……假冒他人签名，挪用公款。还有……”

纳塔莉心里痛苦极了。她从来没有爱过福尔维勒，但是她让他不停地追求，她也没有忘记父亲同意婚事，支持福尔维勒向她求婚。

“说下去，”她对艾伦-罗克说。

“好，还有更严重的，”他继续说，“有一封信证明福尔维勒和杰里科有过书信往来。”

“您胡说什么？”福尔维勒心虚地说。

“你和杰里科有联系。这是对方给你的信。”

就这样说定了，杰里科同样希望与您见面。既然您前来与老板会合，请利用这个机会，切记于下午四点钟准时赴约。

“喂，你瞧，这封信是在小柜子的暗格里找到的。你将会误事的信乱七八糟地扔在里面，今天要为你的粗枝大叶付出代价了。你现在回答吧。”

福尔维勒完全招架不住了。他避开纳塔莉的目光，喃喃地说：

“还有呢？这说明什么问题？我可以和任何叫杰里科的人，或者和任何被人开玩笑叫做杰里科的人交往……应该将这个杰里科和那个强盗拉上关系才行。”

“这封信署名波尼，显然就是波尼法斯，波尼法斯，杰里科的死党。”

“这是推测！”

“就算是吧。可是，我们根据信上的日期可以作出判断。”艾伦-罗克说。

“五月三日。可是，我们知道玛诺尔森先生，按信上所说就是你的老板，那年的五月在那不勒斯。你不是去那里和他会合了吗？”

“正是，”纳塔莉肯定地说，“他和我们同住一间旅馆，一起过了一个星期。”

“唔！”艾伦-罗克总结说，“从我们在西西里的调查可以知道，杰里科同时到了那不勒斯，他在玛诺尔森先生身边转来转去。第二个星期，玛诺尔森先生去巴勒莫。再过两个星期，他在塞盖斯特去世，是被谋杀的。”

这一回，福尔维勒真的不服了，而且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使人无法否认他的真意。

“啊！绝对不是这样，”他用力地叫喊起来。“……我跟这件事毫无关系。我对玛诺尔森先生有很深的感情，而且非常感激他。他答应把纳塔莉嫁给我，这么可怕的想法……”

“事实明摆在那里。”艾伦-罗克说。

“但是，这不是事实的真相。是的，我说实话，曾经有过杰里科和我见面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为什么？”

“因为杰里科没有践约。”

“你当时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波尼法斯。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米拉多尔别墅，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杰里科的同伙。我和杰里科有书信往来，完全是偶然的生意上的关系。”

“我同意，”艾伦-罗克说，“我愿意相信你们会面的目的不是为了谋害玛诺尔森先生的性命。不过，有这么一件事。玛诺尔森先生当时带着一袋子珠宝，这杰里科是知道的，你们想商谈如何夺取这袋子珠宝，结果珠宝被玛诺尔森小姐带回巴黎去了。”

福尔维勒没有回答。与可怕的谋杀相比，推定预谋盗窃算得了什么呢？既然排除了前者，也就没有再为后者辩解的必要了。

谈话到此结束，它在巴黎开始，谈话双方是纳塔莉和福尔维勒，而且是福尔维勒要求纳塔莉继续谈下去的。谈话在艾伦-罗克无情的干预下结束了。福尔维勒已经失败，再也没有力量继续做他的坏事。艾伦-罗克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武器镇压他，甚至将他置于死地。

“你在玛诺尔森公司的地位将一笔勾销，包括你的种种劣迹，它们将不再被提起。马克西姆负责处理这些事务，他将和主要的负责人沟通一下。马克西姆，您有必要的证件了吗？授权书，委托书，等等。签名吧，福尔维勒。”

福尔维勒签了名。

“很好，”艾伦-罗克说，“你现在自由了。走吧。”福尔维勒有点不放心，指着那一摞文件说：

“这些材料呢？”

“它们是属于我的。”

“可是……”

“可是什么？”

“你们会还给我吗？”

“不。”

“怎么！不还给我？可是，我接受所有的条件了。”

“这和还不还没有联系。”

“这么说，我时时都有被人告发的危险？”

福尔维勒表示不能接受。可是，艾伦-罗克的强硬态度把他吓了一跳。

“接受不接受，随便你。”艾伦-罗克说。

福尔维勒朝他走过去。

“哦，您这是叫我没法活了，逼得我铤而走险，倒霉的还是你们，纳塔莉和您自己。”

“我不能作任何承诺。”

“如果我拒绝呢？”福尔维勒大喊道。

“我们明天把这些材料给总检察官送去。”

他感到左右为难。除了低头，没有其它办法。

纳塔莉的视线一直盯着福尔维勒，这时，发现在他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道极度仇恨的光。他在四周搜索，仿佛等待着奇迹来解救他一样。他在一个钟头里丧失了一切：结婚或者武力征服的希望，仅剩的财产、地位，并失去了他所爱的女人的尊敬。他像一头团团转的困兽，在猎人们的脚下进退两难。

马克西姆已经打开门，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手势，说：

“亲爱的福尔维勒，门口在这里。我再给你一个忠告，千万不要顽固不化。我觉得，你现在走了，脑袋里有一些很不符合道德标准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夹在艾伦-罗克和我中间，你像玻璃一样不堪一击。明人不必细说……”

他行个礼。福尔维勒几乎像跑步一样，一溜烟地经过他面前走了。

“解决了一个！”马克西姆大声说道。“我相信，我们已经斩断了他的魔爪。”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像个拳击手朝前面挥了两三拳，最后说：

“现在要对付其他人了。艾伦-罗克，您有时间可以浪费，我可不行。我去找一辆车，我们得防备暴风雨的来临，准备这出戏的下一集。啊！干我们这一行，不会没有工作做的！请接受我的敬意，纳塔莉……”

### 三 进攻和反击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艾伦-罗克对纳塔莉说，后者在感谢他们两位以后，正准备离开。“很简短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刚才感到，我们之间有不同的看法。”

“什么方面？”她问道。

“我拒绝作出任何许诺让福尔维勒放心，从您惊讶的态度里，可以看出来有点责备的意味。”

“是的，我承认。”她说。

“您愿意宽恕他吗？”

“不，我希望忘掉他。既然他接受了您的条件，您的权利也终止了。”

“我不这么看。对一个坏人，我们有双重的责任：首先是阻止他作恶，其次是惩罚他。”

“惩罚他？但是，我们没有资格这么做呀。”

“所以，我没有打算惩罚他。”

“怎么说呢？”

“我要把他送上法庭。”

纳塔莉后退一步，她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做得这么绝。

“怎么！您不是强迫这个人改邪归正，让他将功补过，而是要将他送进监狱吗？”

“唯一补救罪行的办法是惩罚。其它的做法都是次要的。如果福尔维勒不好好赎罪，他将永远是一个无赖。”

接着，他带着挖苦的口气补充说：

“再说，请您相信，福尔维勒这个人是不会改邪归正的，他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

纳塔莉问：

“但是……其他人呢？”

“其他人？”

“是的……比如，你们放走的查费罗斯……”

“那是暂时放走他。时候一到，查费罗斯也得对他的行为负责。”

“什么叫时候一到？”

“等我把这伙强盗一网打尽的时候，从虾兵蟹将到为首分子，从波尼法斯到杰里科。他才是最大的敌人，最大的罪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一追到底，直至掐住他的脖子。”

他说这些话，显示出毫不留情的决心。但是，纳塔莉这一回没有提出异议。她也憎恨这一伙强盗，是他们杀了她的父亲，她切齿痛恨杰里科。

艾伦-罗克声音低沉地继续说，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

“是的，也许我做得过分了。我的天性本来就不平衡，记忆又失去了连贯性，使我前后不能统一，时不时地受到遗传的蛮力的影响。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憎恨恶势力。所有作恶的人好像都是我个人的敌人。可以说，我痛感必须使他们无法再为非作歹。”

他接着说，声音变得更加低沉：“尤其是这些人，您懂吧……这些处处紧逼您，疯狂地迫害您的人。我答应过救您。我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他第一次影射他们在米拉多尔别墅的谈话，心情似乎稍稍平复了一些，

他又说，声音中多了一份友情：

“还有……还有……我的预感全部被证实了。为您奋斗，也就是为我自己奋斗。我在死去的记忆中认出了您的面容，就像一个瞎子重见失明之前十分喜欢的美好景物一样，我想，您的形象将把我带回到过去的日子。时至今日，我们有了所有的证据，是不是？我经过那不勒斯的花园，您头上戴着花环玩，就像这伙监视您父亲的强盗，福尔维勒，杰里科，波尼法斯，以及其他的人，在那几天里经过花园一样。我把他们从黑暗中挖了出来，可是，我见到的是我自己，我复活了我自己。多么令人陶醉啊！再过几个钟头，我就会知道了。记忆中的印象苏醒了。原来以为遗忘了的罪恶将重新上演一次。我现在追击罪恶，不就是我从前追击过的吗？过一会儿，我没有权利好好庆祝一下吗？因为我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也就是从前在那里见过您的我，在那那不勒斯，在巴勒莫和塞盖斯特一样，为了同一个目的战斗的人！……为了您！……为了您！……”

纳塔莉当着他的面，听到他说的话，激动得身子微微颤抖，她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充满激情的声音。

但是，激情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他内心的想法不允许他维持类似的骚动状态。电光一闪而过，不再照耀他饱经风霜，频繁而迅速地发生阴晴变化的面庞。几乎与此同时，艾伦·罗克闪到一边，离她远远的，重新陷入了令她手足无措的沉思。

他一言不发。她默不作声。她真希望赶紧离开，离他越远越好。

他收拾好文件，将它们扎在一起。接着，他们一起走了。他陪纳塔莉到她的汽车。马克西姆跟在后面。在分手之前，他说：

“很快就是大结局了。在此期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请您不要感到意外，也不要改变您的日常习惯。两个星期以来，您每天晚上都在饭店的餐厅里吃饭，是不是？请您今天也这样，并且和平时一样回您的房间。”

这天下午，纳塔莉是在躺椅上度过的，心情紧张，好像等待着重大事件的发生一样。周围的声响让她心惊胆战，好像全是针对她的信号，预示艾伦·罗克所说的大结局开始。她努力地坚持着，不安之中带着许多好奇。

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事更使她心慌意乱，如坐针毡。首先，是在七点钟的时候，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大作，吓了她一大跳。她赶紧跑过去。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她觉得好像是帕斯卡埃拉·陶尔西在电话里小声地问道：

“请问是迪蒂耶尔先生吗？”

“不是，”她回答说，“迪蒂耶尔先生不在。”

“啊！”那声音说，“他打电话给我，说是有话对我说。您是玛诺尔森小姐吗？这样的话，我告诉您就行了……”

可是，正在这时，前厅的门铃响了。女佣人打开门。马克西姆急匆匆走进来，好像他事先接到通知，或者听见了谈话一样，一把夺过了听筒。

“喂！……是的，帕斯卡埃拉，是我，马克西姆。唔，有什么消息吗？还是今天晚上？没有变化，嗯？您肯定吗？……喂……您说什么？……不要喝酒？……喂……说清楚一点……说清楚一点，见鬼！……喂……啊！该死的，线给掐断了。喂！喂！……倒霉！没人了。”

他挂上电话，咕嘟了一句：

“这真叫背运！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喝酒。”

像进来的时候一样，他又急匆匆地回到前厅。纳塔莉想留住他，但是，

他只扔下一句话：

“我没时间耽搁了。我得找到艾伦-罗克……特别是帕斯卡埃拉。她在哪儿呢？‘不要喝酒’，这是什么意思呢？”

马克西姆不期而至，帕斯卡埃拉重返舞台，有头无尾的警告，姑娘和马克西姆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令纳塔莉感到困惑，她清楚地感觉到进攻在即，她要毫不迟延地作好预防。她的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子上。她拉开抽屉，一眼发现抽屉里的一些东西被挪动过了，枪套没有扣上。她检查了一下。里面的六发子弹被人取走了。

在女佣人应召而来之前，她费了好大的气力才镇静下来。

“苏珊，我不在的时候，有没有人进来过？”

“没有，小姐。”

“您也没有进来过？”

“没有，小姐。”

“您在哪儿？”

“我在走廊对面的房间里，刚才为马克西姆先生开门才出来过一次。小姐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吗？”

“没有，”纳塔莉说，她不想引起女佣人惊慌。“没有不正常。苏珊，来帮我一下。我要换衣服。”

她不敢单独一个人呆着，提心吊胆得连去餐厅也让苏珊陪着。

她来到餐厅，在座的人安静下来，向她表示尊敬和赞赏。她的美貌，淡妆素抹的打扮，高贵的步履，像往常一样引起满座惊叹。几分钟以后，她抬头看见艾伦-罗克从对面的门进来。他穿一套晚礼服，优雅而不失朴实，十分抢眼。他坐下来，正对着她，离开四张桌子的距离，轻轻地地点一点头，示意纳塔莉不要和他打招呼。

他们的目光好几次交织在一起，显而易见，艾伦-罗克希望以这种方式和她保持接触。突然，他用眼光暗示了一下平时伺候她的调酒师，每晚，都是他前来为她打开一小瓶波尔多葡萄酒。想到帕斯卡埃拉在电话里的警告，她十分注意这个人的一举一动，根据他上酒的动作判断，她相信这瓶酒在此前已经打开了。他斟了半杯酒，纳塔莉在旁定睛细看。突然之间，她浑身一震。他是波尼法斯的同伙，来米拉多尔别墅的乐师之一，他们叫他鲁道维克。

她尽量摆出不在乎的样子，趁鲁道维克转身的机会，伸手将这杯酒放到了旁边的餐桌上，这个桌子的客人刚刚离开，同时拿过来另一只杯子，往里面倒了一些酒。于是乎，鲁道维克以为她喝下了四分之三的毒药。她自己却一刻都没想到被人下了毒。她以为里面至多也就是一些麻醉药，等她回去房间，会使她一觉睡得不知醒来。

可以说，她已经处于强盗的包围之中，阴谋正在慢慢推进，各个据点已经有人占领，最后的攻击每时每刻都会开始，而且是在他们的部署下进行。

像每天晚上一样，她来到大厅里，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抽几支烟，看看报纸。她看见艾伦-罗克走了出去，感到无比的孤独，就像在米拉多尔别墅的空地上，他没来帮助她击退敌人的进攻时一样。她心想，是不是要去报告饭店的经理，请求警方保护。但是，除了艾伦-罗克，没有任何人和物，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事件的发展。

于是，她鼓足勇气站起来，搭电梯上了三楼。

她住在长廊尽头最后一个套间，冷清得好像从来没有人来这里似的。她

回到凹进去的门框前，面对对开的门，她拿钥匙开了门。她走进连接三间房的前厅：右边是客厅，中间是睡房，左边是盥洗室。

她打开客厅，看见艾伦-罗克和马克西姆在里面，差点儿惊叫起来。

虽然一个个事件令她焦头烂额，可是一见到艾伦-罗克，她再次获得了一种安全感。

她如释重负地“啊！”了一声，说：“原来是你们……太好了！……可是，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马克西姆立即摆出了一副神气活现、放肆的模样：

“亲爱的朋友，我们想进哪里就进哪里，我本来想说，我们是穿过天花板进来的。不过，我从来不花言巧语。我简单地说，我住在您隔壁的房间已经一个月了，通过隔开我们的双页门，我把门朝我的一边开了一条缝，听着您屋里的动静，关注着您的安全。我就用这个办法监视福尔维勒先生。同样，我用这个办法听到了您和帕斯卡埃拉的谈话，她本来想和我通话，可是把号码拨错了。此外，我请您注意门闩没有插上，我们就这么进来了。”

“是谁拔掉门闩的呢？”

“您忠实的侍女苏珊，也是我们最忠实的合作者。我刚把她打发了，说是您的意思，像每个星期六一样，打发她去看电影了，她看完电影以后会直接回她的房间。所以，不必担心会有任何干扰。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别人也有对付我们的自由。”

“他们已经开始了。”纳塔莉说。

“是的，我知道，他们在葡萄酒里放了麻醉药。但是，被您避过了。”

“还有，他们卸了我枪里的子弹，说明他们马上要发动进攻了。”

“不足挂齿的小事，”马克西姆宣称。“敌人愈是加强准备，就愈是作茧自缚。我们的方案已经定了。他来进攻？我就反击……他设圈套？我请君入瓮……鲁道维克出场？……我派帕斯卡埃拉对付他。”

他说着看了看手表。

“十点二十分。十点半，意大利人在外面等我。我去找她，想办法把她带来这里，免得让人发现她的行迹。”

他出去了。

艾伦-罗克巡视了一遍套房和各间房的布置，落实了房门打开的方向。他找到电灯开关的所在，关上灯，又重新点亮。最后，他对纳塔莉说：

“小姐，您的珠宝放在哪里？”

“放在巴黎，银行的保险箱里。我随身只带几件不值钱的首饰。”

“它们在……？”

“在这个写字台里，钥匙由我自己保管。”

她从写字台里取出一个红色的小皮包，将里面的东西倒在独脚小圆桌的大理石台面上，东西包括两个手镯、几个戒指、一条项链和一个拜占庭式圣物盒。

“您不再随身佩戴了吗？”艾伦-罗克问道。

“不戴了，自从我知道是它导致我父亲死亡以后就不戴了。”

艾伦-罗克不经意地看了看，随手用铅笔在纸上划了几条互相交叉的直线，好像在画一个准确的图案似的。

纳塔莉在他旁边，弯下身子一看，说：

“您画了一个十字架……有两条横木……一个洛林十字架，是不是？在

小盒子上有这个记号吗？”

他掀起盖子，将盒子对着一个灯泡。在镶接宝石和划花了的水晶上，隐隐约约地刻着一个和他所画的十字相像的图案。

“您已经见过这件首饰？”纳塔莉问道。

“是的，”他小声回答说。“我有印象，在西西里的时候，我曾经把它拿在手里，它历来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它历来是……我的手指记得它的质地。我的眼睛再次见到它。肯定，是杰里科从我手里偷去的，他因为某种原因对它另眼相看……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

他的额头上堆起了一道道皱纹，竭力地想解答这个问题。一直到马克西姆回来，两个人都没有做声。

“唔？”他的脑袋伸进半开半掩的房门，说，“……没有新情况吗？帕斯卡埃拉能进来吗？”

他转过身让意大利女人进来，大声地催促道：

“快点，帕斯卡埃拉……还有，不要抖抖索索的。瞧我，我发抖了没有？”

仅仅几个星期，意大利女人的脸上就失去了神韵和光彩，眼光变得更加严峻，身上穿的衣服更加破烂，更加不修边幅，精神恍惚，几乎像是精神失常的样子。

“啊！”她说，“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我就没命啦。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了，等一等，我以为他们给您下的是毒药呢，小姐。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吃了他们调制的毒药，就这么直挺挺地摔在地上死了。啊！这些混蛋……”

“好了，帕斯卡埃拉，”艾伦-罗克说，“现在有我保护你。不管是鲁道维克还是波尼法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你肯定他们来了吗？”

“波尼法斯快来了。”

“鲁道维克呢？”

“他在饭店里当差。”

“那么，杰里科呢？”

“先不要问我。我先说我知道的……先说我们去西西里以后，我知道的有关波尼法斯和杰里科的情况。”

#### 四 初露端倪

惊魂未定的她没有马上说下去，竖着耳朵在听着什么，仿佛她怀疑哪一扇门会突然地打开似的。她害怕惯了，提心吊胆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但是，她终于控制住自己，并且开始叙述，从她断续起伏的声音中，我们感受到她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所经历的灾难和恐怖。

“我没有和你们一起走，因为我怕出纰漏。不管做什么，人多了都容易引起注意，而且我不愿意参加你们的调查。这种事，必须单枪匹马地干才行的。小姐，波尼法斯在袭击米拉多尔别墅以后，在你们离开以后，我肯定他会继续追踪您的。您是一个受公众注意的人。您到达巴黎，包括您下榻的酒店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在报纸上登载出来。这样，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就会闻风而动。我认识在蒙马特尔的一间小旅馆，他们总是在那里过夜的，我相信可以找到他们。事实也正如此。您到达后一个星期，他们在巴黎下了火车。我当时已经在在了。”

她吸了口气，继续说道：

“我已经在在了，不过，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波尼法斯对我存有戒心，主要是出于本能，并没有什么依据，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回过西西里岛，也不可能知道了解他在绑架我姐姐这件事里担当的角色，另一方面，他连艾伦-罗克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对我说，帕斯卡埃拉。看你的样子好像是出卖我们了。

“不仅如此，他还怀疑所有的人。在米拉多尔别墅的失败使他深受打击，鲁道维克不但提高不了他的士气，反而只是一味地罗嗦：‘老板，这件事坏就坏在杰里科撒手不管我们了。我不认识他，这个杰里科，因为我从来只跟您打交道，从前的伙计都说，当年他亲自出马指挥，情况完全不同。’”

“波尼法斯肯定地说：‘他会回来的。他要亲手抓玛诺尔森这件事，找回那个圣物盒。我随时随刻都在等他。’”

“‘太好了，’鲁道维克冷笑一声说，‘请您不要介意，他比您可是强多了，老板。’”

“鲁道维克的评价令波尼法斯大为恼火。他们争吵起来，结果是我做出气筒。如果不是我还有用处，和他们去郊区的小咖啡馆唱歌，干一些从前我不愿干的坏事，他早就赶走我，或者已经搬家，不让我知道他的踪迹。我撬坏了许多门锁，偷了一盒盒的银器。有什么办法？我紧紧地拖住波尼法斯。只有通过他，我才能认识杰里科，惩罚他们两个人。还有……还有……”

她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说了下去：

“还有，从第一个星期起，波尼法斯竟敢……不是吗？我们住在相邻的阁楼里，他每天见到我……于是，他要……就像杰里科对我的姐姐一样……他想占便宜……你们明白吗？……好几次，如果我不是拿着刀自卫的话……啊！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整晚不睡……我受了多少罪啊！我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他们的准备工作进展很快。他们定了方案。于是，有一天，我给饭店这里打了电话。”

“我一点都不知道。”纳塔莉说。

“您确实不知道，”马克西姆说，“我恰好在这里，而且是一个人。我于是回了电话，后来，帕斯卡埃拉时不时地往我的房间打电话，告诉我那人策划的阴谋，但是她不愿意见我……是她为我们提供了福尔维勒的行踪，

是她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对付他的武器。”

帕斯卡埃拉接着说：

“我从来不问波尼法斯，因为我提的问题会折磨他的良心。但是，鲁道维克不停地追问他，老是抱怨杰里科不在。于是，波尼法斯很无奈，很不情愿地答上几句，我在自己的阁楼里拼命地偷听。他经常压低了声音，提起往日他们在一起干的风光事，而且非常自豪。有时候，鲁道维克紧迫不舍，加上两个人喝了一点酒，他也会讲一些比较秘密的事，我往往听不大清楚。我由此知道了在米拉多尔别墅见过的那位先生的名字，福尔维勒先生，并且给你们寄去了一封波尼法斯过去写给福尔维勒的信。”

“那封信真是波尼法斯写的吗？”

“是的，是波尼法斯叫福尔维勒先生去那不勒斯的。杰里科和他，他们想占有玛诺尔森先生随身携带的一袋子珠宝和一大包证券。后来，这次约会给误了。”

“责任在杰里科，是吗？”

“不错。他们三个人说好了在海边会面。可是，杰里科在此之前到饭店的花园里散步，停留了两个钟头。”

“为什么？”艾伦-罗克问。

“唔，他见到玛诺尔森小姐坐在水池边，采摘花朵，编织花环玩。”

“后来呢？”

“后来，他就在那儿耽搁了，把约会忘记了。接着，他表示不再参与此事，他欣赏这位姑娘，不愿抢夺她父亲的东西。”

随后是一阵静默。艾伦-罗克和纳塔莉交换了一个眼色。艾伦-罗克对帕斯卡埃拉说：

“您真的肯定吗？杰里科看见玛诺尔森小姐在水池边了？”

“这并不奇怪，”纳塔莉指出，“我每天都去那里坐的。”

“的确，”他说得很小声，只有纳塔莉一个人听见他的话，“的确，世上就是有那么多的巧合！……我当时也在那里，我和他也许离得不是很远，当您为自己戴上花环的时候，我们都在欣赏您……真是不可思议！杰里科和我，两个人都被眼前梦一般的美景打动了！”

然后，他提高声调，又问：

“不过，虽然他改变主意，作出了很好的决定，可是他继续追踪玛诺尔森先生。玛诺尔森小姐转回巴黎，杰里科带上波尼法斯和查费罗斯，去了巴勒莫。”

“是的，”帕斯卡埃拉说，“因为他要不惜代价，夺回被他的手下，土耳其人阿赫迈德偷去的圣物盒。就在玛诺尔森先生启程的那一天，杰里科获悉玛诺尔森先生向土耳其人买了那件首饰。”

“就算是这样，可是他对玛诺尔森小姐的热情，怎么没有阻止他下达死亡命令呢？”

帕斯卡埃拉回答说：

“鲁道维克也注意到了这个矛盾，他对波尼法斯说了自己的想法，后者回应说，是这样，杰里科开口闭口都是她，他发疯似的爱上她了，而且还要追求她。于是，他想到干掉她父亲，这是波尼法斯的原话，这样可以更容易地制服姑娘……正如他对付我姐姐一样。”

纳塔莉打了个寒颤。

“他为什么一定要得到这个盒子呢？”

“我不知道，波尼法斯也不知道。他老是说，杰里科当时讲过两次：这东西的价值在两千万以上。一个无价之宝。波尼法斯相信，他是把全部身价都放进去了。嗯，是不是啊？找回这个盒子，控制玛诺尔森小姐，这就是他的目标所在。于是，他们马上为此奔忙起来了。”

“马上吗？你怎么知道的，帕斯卡埃拉？”

“唔，有一天，波尼法斯清理袋子，把一大堆纸片撒得满地都是，我听见他对鲁道维克说：喂，伙计，你瞧我们当初安排得多好，杰里科这个人多有条理。这是他亲手写的，可爱的玛诺尔森小姐在她父亲死后一个月的行迹。六月十五日，离开巴黎。十七日，抵达布鲁塞尔。二十日，柏林。二十二日，布加勒斯特……可是，你看，鲁道维克，六月二十六日，君士坦丁堡，我们要在那里守候她，抓住她和我们一起搭船离开。”

纳塔莉插进来说：

“是的，真是这样……这是我走过的路线……二十六日，我和我的朋友米里埃尔约好在君士坦丁堡见面。”

她读着那张纸，心里想这是杰里科的亲笔字，在她穿越整个欧洲的长途旅行中，他远远地，几乎每日每时都在跟踪她。

马克西姆伸过头来一看，说：

“这事有点怪了，艾伦-罗克。”

“什么？”艾伦-罗克说。

“杰里科的字和您的字很相像。”

艾伦-罗克拿过纸条仔细看了看，得出结论说：

“果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更多！”

“不至于吧，”马克西姆说。“您瞧……t 字上面没有一横……没有一个大写字母……这些都是典型的特点，这些特点……”

艾伦-罗克和纳塔莉面露忧虑之色。毫无疑问，谁都摸不着头脑，但是，在他们心里，特别是艾伦-罗克，尴尬的感觉每分钟都在增长。暴风雨来临之前，有些先兆不总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它往往会预先产生一种压抑焦躁的感觉。

可是，马克西姆对自己说的话并不在意，他向帕斯卡埃拉转过身，好像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似的，一本正经地说道：

“有一个地方不好理解：杰里科一直在跟踪玛诺尔森小姐。为了得到一个他喜欢的女人，为了一件他不能放弃的首饰，他无所不用其极。万事俱备，胜利已经在望。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什么呢？是完全违背逻辑的东西，就是说，他在二十个月以后才在埃斯特来尔山，在米拉多尔别墅发动袭击。您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吗？”

“可以的，”她局促不安地说，让人感觉到大家正在接近谜底。

“怎么解释呢？”

她清楚地回答说：

“攻击米拉多尔别墅的行动不是杰里科指挥的。”

“那有什么关系！”艾伦-罗克打断她的话说。“策划者是他。组织者也是他。”

“不对。”

“为什么？”

“因为杰里科已经死了。”

“嗯？”

听到帕斯卡埃拉说话的人无不为之一惊。整件事变得面目全非了。这个传说中的神奇人物，整件事在失去这个核心，这个代表，也可以说是它的象征的支撑以后，好像一下子变成了空白。杰里科死了！至此还有一种实际意义，有事实依据的东西，变得靠不住和摇摇欲坠了。

“他怎么死的？”艾伦-罗克问道。“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

“被人谋杀的。”

“被谁？”

“波尼法斯。”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沉寂，然后马克西姆摆了他的看法：

“行了，一切都清楚了。二十个月以来，杰里科海盗集团的整个故事，只是一个群龙无首的集团的故事，连这个集团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是在杀人凶手的驱使下行动，具体地说，这是一个没有资格指挥、因为失败而灰心丧气的人……”

“而且是一个受到良心责备的人，”帕斯卡埃拉接住说。

“良心责备？”

她慢慢地解释说：

“我很久以来就发现，波尼法斯因为自己伤天害理的所作所为，一直胆战心惊地过着日子。晚上，我常常被他的惊叫声吵醒。关于这一点，鲁道维克一次当着我的面问过他，但是没有得到答复。但是，这些天，我感觉到他的态度有所软化。由于所有的安排都要在今天晚上实施，鲁道维克不断地问：唉，杰里科呢，他不来吗？……波尼法斯，信不信由您，像上次在米拉多尔别墅一样，这次行动也成功不了。上星期二，波尼法斯差不多喝醉了，鲁道维克不得不把他扶上床。后来，他又把我们吵醒了。他在那儿哭。突然，他讲话了。虽然隔在我们中间的门关着，而且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我还是听到了他的一部分忏悔。”

帕斯卡埃拉停了停，接着用波尼法斯的原话继续说，好像这些话仍旧在她的耳旁回响一样：

“那时候，杰里科和我已经不合拍了，波尼法斯说，我心里很清楚。杰里科显然会继续留我的，因为我知道的事情太多，而且我还有用处……我也同样离不开他……可是，我实在是受够了……杰里科对待我太不近人情……不是讥讽我就是侮辱我……还有，为什么他能当头儿？为什么我不能当？……土耳其人阿赫迈德偷了圣物盒，背上挨了二十棍，他也对我说：波尼法斯先生，为什么不是您做我们的头头呢？您哪一点不比杰里科强。此外，我想到他在君士坦丁堡绑架玛诺尔森小姐，失而复得那个圣物盒……起码值一二千万……他很可能就占这一份……两千万啊！可是我，波尼法斯副官，我连两万法郎都得不到，虽然我像个苦役犯一样为他干个不停……于是……于是，我串通阿赫迈德干了那件事……一天……和阿赫迈德一起，彻底解决了杰里科。根本不需要动什么脑筋：这件事在我脑子里盘旋很久了。这个杰里科想怎么对我就怎么对我，我对他简直是恨之入骨！我像条狗似的，他的哨子一响，我就愚蠢地俯首帖耳……不行，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有机会就应该结束它。他对此有所发觉，而且对我说了，最后还补充一句：波尼法斯，我谅你没有这个种。可是，机会来了，我的胆量并不小……当时，我们

在一条小船上，沿着西西里岛北部的海岸……土耳其人划桨。于是，当杰里科弯腰取缆绳的时候，我用一根大棒槌……狠狠地从背后一击……打在他的后脑勺上……”

说到这里，帕斯卡埃拉又停了下来。艾伦-罗克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焦急的目光使她感到很不自在。他一句一顿地问道，声音都有点变了：

“用大棒槌……打在后脑勺上？……波尼法斯用大棒槌猛击杰里科的后脑勺？”

她再说了一遍：

“是的，用一根大棒槌，外面钉着铁皮……用波尼法斯的话来说，棒槌的头就像一个大铁球似的。好像杰里科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没有说一句话，好像屠场里被击倒的牛。阿赫迈德笑了。他说：‘干得好，波尼法斯先生。’他们翻遍口袋，拿走了他的钱和钱包。然后，由于害怕同伙的另一艘船过来，发现他们的罪行，他们捡了一条在旁边漂浮的破船，把尸体绑在上面。他们随后回到自己的船上，拖着那条破船，一起划桨，连船带尸体扔在了远离海岸的海面上。没有人看见他们。当他们和其他人会合的时候，波尼法斯对他们说：杰里科已经上岸了。下星期在君士坦丁堡见面。那些人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在君士坦丁堡没有见到杰里科。针对玛诺尔森小姐的阴谋也无从进行了。”

意大利女人复述波尼法斯的忏悔到此结束。房间里静得可怕。马克西姆听了这件事，终于明白可以作出何种假设，纳塔莉脸色煞白，他们都紧紧地望着艾伦-罗克。

他纹丝不动，咬紧牙关，握着拳头。但是，他的双颊陷了下去，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他们听到他在低声自语：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

他确实不能明白。因为他什么都不记得。现在和过去，在他心里还没有任何关联。从深不可测的无底洞里没有浮现出任何影像。但是，在他纷繁杂乱的脑海里翻滚着多么可怕的想法啊！

纳塔莉稍稍离开他一些。虽然她变得非常虚弱，却仍在心里说：

“不……不……这是不可能的！……杀害我父亲的人不是他……”

## 五 面对事实

艾伦·罗克是个随时接受挑战的人，哪怕这个事实正是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绝不承认自己就是杰里科。巧合，一连串在相邻的轨道上展开，有时将两个人命运结合在一起，是的，他同意这种假设，而且，前后发生的事件也不容他不承认。但是，说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他绝不同意！

他一甩头，完全否决了这种可能性，接着，他走过来坐在意大利女人面前，膝盖对着膝盖，眼睛对着眼睛，对她说：“你没有编造什么东西吧，帕斯卡埃拉，是不是？你说的不是一个恶梦吧？波尼法斯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疯吧？”

“没有，”她肯定地说，“他透露了心中的秘密以后，也许这么做是无意的，到第二天晚上又说了一遍，而且说得很详细、很镇定。”

“没有什么新东西吗？”

“没有。”

“你不会搞错吧？某些细节是不能马虎的。比如，杰里科这个名字……这是他的真名吗？”

“我想不是。”帕斯卡埃拉说。

“但是，和团伙之外的人打交道，他不能用这个名字吧？”

“确实，他让别人叫他勒普兰斯先生。说到这一点，我记起来了，据波尼法斯说，他真的是一个王子，这是杰里科亲口承认的，说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从前住在布列塔尼的一座城堡。可是，在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之间，说来说去是波尼法斯受到良心责备。他无法忘记谋害杰里科这件事。杰里科在他心里依旧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令他折服的人。他尊敬他，他害怕他。他随处见到他的影子，不论是晚上，抑或是光天化日之下，他听到他在诅咒，听到他一棍子打下来为自己报仇。”

“你胡说，帕斯卡埃拉，这是你想象出来的……”

“不，我可以发誓。”

“那么，他们真的把他打死了？”

“是的。”

“绑在一条破船上了？”

“是的。”

“把他扔在大海了？”

“是的。”

“那么，是哪一天呢？”艾伦·罗克愈来愈激动，大声问道。“你没有说是哪一天……”

“是在玛诺尔森先生死后五个星期。”

“五个星期？那么说，是在六月底左右了？”

“准确地说是三十日那一天。”

“六月三十日。”艾伦·罗克重复了一遍。

他不作声了。他在心里算了算。六月三十日……他是在七月六日被人从安提布海岬救起来的……前后七天……用七天时间，一条破船可以从西西里海岸漂到法国的海岸……

艾伦-罗克的双肘支在膝盖上，握拳顶着太阳穴。过于强烈的灯光使纳塔莉突然感到不适，她赶紧熄掉三盏灯……房间里只剩下了一盏灯亮着，而且有灯罩罩着灯光。

马克西姆深有所感，为了打破沉默，他说：

“其实，所有这一切都还相当模糊，不值得把它放在心上。注意力应当集中在今天晚上。帕斯卡埃拉，既然杰里科已经死了，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还要让我们聚集在这里？”

“因为波尼法斯就要来了。”

“那又怎么样？”

“现在，对我来说，”她说，“波尼法斯是毁了我姐姐的人。对你们来说，不是他杀害了玛诺尔森先生吗？通过他，我们可以知道事实的真相……现在只能向他一个人报仇了。”

“你说得对，帕斯卡埃拉，”艾伦-罗克抬起头说。“你肯定他今晚来吗？”

“我肯定。”

“他准备怎么干？”

“我好不容易知道，最近两个星期，鲁道维克在这里当调酒师，还有……”

“鲁道维克不认识杰里科吗？”

“不认识。他为杰里科卖命，远距离地做杰里科的耳目，主要为各项行动做准备工作。后来，波尼法斯将他收罗了。鲁道维克被饭店录用以后，任务就是监视玛诺尔森小姐，记录她所有的生活习惯。他甚至潜入过这个套间，因为知道女佣人每星期六都去看电影，他把行动的时间定在了今天晚上。”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他会把波尼法斯带进宾馆，让他乘工作电梯，来到对着这个套间、连接主走廊的小走廊上。鲁道维克在大堂取钥匙，所有的钥匙都一式两份挂在服务台，然后，他留在电梯里，等波尼法斯取得那个圣物盒，立即将他送下楼去。”

“仅仅是为了圣物盒吗？”

“是的。”

“他们约定了时间吗？”

“十一点四十分。”

他看看挂钟，又看看自己的手表。

“就是说还有十五分钟。很好。你有什么打算？……”

“把波尼法斯交给您处理，因为我们终于有机会让他中计了。您怎么处置他跟我无关。您是拿主意的人。”

“如果我放了他呢？”

她露出胸衣里藏着的一把匕首。

“他得替杰里科抵债，”她很平静地说。“对我来说，他是波尼法斯，也是杰里科。”

艾伦-罗克把马克西姆拉到他的房间里，他好像高烧不退，难以自制一样，马克西姆只感觉到手臂被他捏得生疼：

“马克西姆，您说得对，这一切还不甚清楚，也没有什么意义。显然，这里面有许多巧合……字迹……大棒槌……破船……还有我心里一些朦胧的记忆……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是不是，马克西姆，

您也这么看么？”

他并不等待马克西姆的回答。他自己给了肯定的答复，并且放下心来，他继续说道：

“再说，我们将从波尼法斯口中得到证实。其实，我有信心，而且我心里早已证实了。当然，有些事情还需要解释清楚。波尼法斯认识杰里科。他将为我们提供这个人的资料。我很快就会知道杰里科和我之间的关系。啊！我终于可以知道了。”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挥动着手臂，大声地重复说道：

“我很快就可以知道了！……也许，杰里科认识我也说不定！……我很快就可以知道了！我很快就可以知道了！这是多么兴奋啊！……知道……知道……”

突然之间，他控制住自己，平静得仿佛他的命运与此毫无关系：

“还有几分钟，马克西姆，把该准备的都准备一下。”

的确，关键的时刻愈来愈接近。反击的准备已经做好，但是，还得更有效地针对敌人的行动。艾伦-罗克和马克西姆回到客厅。他匆匆地向帕斯卡埃拉提了一个问题：

“你明确地答我。刚才不是你打电话来，提醒玛诺尔森小姐注意给她上的酒……”

“是的，我再说一遍，我最初以为里面是毒药。但是，后来我听见波尼法斯说的话了。他指示鲁道维克在小酒瓶里溶解一克什么东西，那名字我听不清楚。玛诺尔森小姐回房间后一两个小时，药性才会发作。”

纳塔莉没有做声，好像不想听到艾伦-罗克对她说话。可是，他还是说了：

“如果您信得过马克西姆和我，小姐，请您把已经开始做的事坚持做下去。您喝了药，波尼法斯是这么以为的，请您假装来不及回到房间，在半路上就昏昏欲睡了。是不是这样？您打开柜子，拿出旅行袋，将圣物盒和其它首饰放在一起，接着，您困得实在支持不住，坐在看书的椅子上睡着了。”

纳塔莉照着他的话一步步做了。她解开系圣物盒的链子，将它和几个戒指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手里拿的书从膝盖滑到了地上。艾伦-罗克压低唯一一盏点亮的灯泡上的灯罩，小声说道：

“您不会害怕吧，是不是？再说，这个人只是来偷东西……”

“真的，”帕斯卡埃拉附和说，“他保证过。他不会带任何武器。这是鲁道维克提出的条件。”

“不要紧！”艾伦-罗克说。“有我在……我保证绝对安全。”

大钟的指针指到十一点四十分。各就各位。

帕斯卡埃拉跑到马克西姆的房间里，让门虚掩着。艾伦-罗克藏在前厅的一个暗角里，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马克西姆在他身后，蹲在浴室的门口处。

在大饭店的这个地方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从外面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马克西姆压低声音说道：

“快了，这些事情总是非常准时的。否则的话……听……不是……这还不是……喂，艾伦-罗克，您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了，嗯？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波尼法斯会把问题搞清楚的。哦，也是的，有些地方不像是真的。比如，举个例子……”

艾伦-罗克按着自己的想法，说：

“在他离开的时候，我把所有的灯一齐打开，这样，我可以看清楚，他见到我的第一反应。”

“然后呢？”

“然后？唔，如果他认识我，我马上就知道了，这是关键所在。”

“亲爱的朋友，如果我是您的话……”

“嘘。他们来了。”

不远处传来了电梯开动的声音。接着，一切归于沉寂。艾伦-罗克将耳朵贴在门上。但是，走廊里的地毯吸收了脚步声。

一分钟过去了。如果真是波尼法斯，他应该到了与主走廊垂直相交的过道上，正探头出来观察动静，以便安全地穿过走廊。艾伦-罗克往后退到浴室的门口。

突然，大门轻轻地发出嘎吱一响。

真是太慢了。来人十分小心，尽量不让门锁发出一点儿声响。

外面的光悄悄地照进黑洞洞的前厅，那道光渐渐变宽。一个矮胖的影子钻了进来。亮光接着消失。黑影来到了纳塔莉等着的房间门口。

接着是一个同样的过程，同样地小心翼翼。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有的只是静上加静。接着又是一束光线，它比较微弱一些，是从房间里照出来的。

那个人影忽地进去了。它朝前走去，艾伦-罗克立刻跳出藏身的地方，将身子靠在了门边。

纳塔莉保持着一个睡梦中的女人的姿势。但是，通过微微睁开的眼睑，她从镜子里看见朝她走来的人，并且认出是波尼法斯，也就是在米拉多尔别墅见过的那个流浪歌手。这是不会错的。他非常使劲，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这超人的努力使他比无声更加寂静，比不动更加静止。额头上刻着两道深深的横杠。眼睛里露出攫取的光。纳塔莉搁在桌子上的手臂轻微地动了一下，他马上伸手到口袋里，好像是在摸武器。纳塔莉没有看到这个举动。

她并不害怕。她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努力使自己保持神色镇定，像一个熟睡的女人一样呼吸。

波尼法斯继续朝前走。离开他三步路，他见到了梳妆台上的首饰和圣物盒。他大概感到有点可疑，因为他停了大约有两秒钟。接着，他重新往前走。然后，他伸出右手，眼睛并没有看他要拿的东西。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纳塔莉安详的面容。他的手微微发抖，将根据纳塔莉的举动，准备抓东西或者准备杀人。

这时，艾伦-罗克悄悄推开门，按照事先的安排，他摸索着要找到那两个开关。他要所有的灯同时大放光明，让对方从正面清清楚楚地看到他。这场考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全力地期望着这一刻。他，艾伦-罗克，说他就是杰里科，他的理智和本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是，那么多事实前后左右地包围着他，使他不顾一切，要迅速地加以澄清，摆脱痛苦的怀疑。

事情进展很快。在贪欲的驱使下，波尼法斯加快了行动。他顾不上是否被人听到或者会不会吵醒纳塔莉，伸出贪得无厌的双手，将首饰和圣物盒拢在一起，把桌子上的东西扫了个精光。

这下行了。整个行动成功了。他现在考虑的只是如何带着战利品逃走，于是，他在原地一转身，想着去和同伙会合了。

恰恰在这一刻，房顶的吊灯和墙上的两盏壁灯一齐亮了。房间里灯火通明。

看到有人挡住他的去路，他径直冲了上去。但是，他一下子站住了，好像被人猛击了一下。他的身子朝后一仰，差点儿摔倒在地上。他脸上现出惊恐万状的表情。地狱出现了！这是幽魂吗？这是他杀了的那个人吗？他好像被人掐住喉咙，拼命地叫了起来：

“杰里科！……杰里科！……”

这个该诅咒的名字在寂静的房间里回荡。艾伦-罗克脚下一软。但是，他立即站稳脚跟，他被对方的指控激怒了，他觉得这简直就是最卑鄙无耻的缺德事，也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朝波尼法斯猛冲过去，五只指头紧紧地捏住了他的喉咙。

“你胡说！你胡说！”

对方脸色发青，满眼惊慌，但是他顽固到底，哪怕是要他死都不住口，虽然愈来愈无力，仍旧不停地嘟囔着那个名字：

“杰里科！……杰里科！……他还活着……是他……我认出是他……杰里科！……杰里科！……”

马克西姆赶紧跑过来，纳塔莉也一样，两个人使劲拉开波尼法斯。艾伦-罗克一时松了手，向着纳塔莉大喊：

“他胡说！如果我是杰里科，我一定记得起来的。”

波尼法斯趁他松手的机会，马上就跑，随手关上一扇门，接着关上第二扇门，马克西姆像老练的猎狗一跃而起，在后面紧追不舍。艾伦-罗克怒不可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像发了疯一样颠来颠去，把一张张椅子撞得东倒西歪，他避免看到镜子里苍白的面孔，这既是杰里科的面孔，也是他自己的面孔，艾伦-罗克吃力地说道：

“杰里科？如果是真的，我应该知道的呀！我身上有些东西会显示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我，杰里科？……他胡说！有些相像罢了。啊！这个混蛋……”

他变得语无伦次。他舞动双臂，像一个溺水的人感觉到自己在不断地下沉。像喝醉了酒，像精神错乱，他在原地打转，双手抱着脑袋，原来的伤口疼得像是裂开一样，接着，他扑通一声倒在了地毯上。

纳塔莉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个颀长的一动不动的躯体，心想：

“他杀害了我的父亲。他就是杰里科，凶手和海盗。我恨死他了！”

他还活着吗？他被彻底击垮了吗？不管怎么说，她不会弯下腰，不会去救他，也不会去听他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这是个恶贯满盈的人，是该由司法机关一枪解决，或者由社会送上断头台的那种恶魔。她毫不怜惜地看着他。

她同时看着帕斯卡埃拉。帕斯卡埃拉刚刚进来，慢慢地朝着那具尸体或奄奄一息的人走过去。她，一个意大利女人，她有胆量弯下腰，她有胆量去听他的心跳。杰里科还活着。

接着，她抽出了带在身上的匕首。

纳塔莉没有去想帕斯卡埃拉下一步做什么。她知道她会做什么。但是，她没有把它当作现实的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不觉得必须马上去管一管这件事。再说，她也是不会去阻止这致命的举动的。只要不牵涉到她，命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让罪犯得到应得的惩罚！她不想也无力表示赞成或反对。

艾伦-罗克动了一下，口中轻轻地哼了一声。一定是旧伤发作了，因为他一边呻吟，他的头一次又一次地朝地毯撞去。

帕斯卡埃拉举起手。她的脸上显示出毫不留情的决心。为姐姐报仇的时候终于到了。她的手举高了一些，手里的匕首握得更紧了一些。纳塔莉听之任之。事情应该如此结果。这是合乎道理的，是公道的，她感到恐怖，同时也感到一种满足……

但是，帕斯卡埃拉正要作出最后的努力，这个意大利女人突然之间好像身子一软，原来的决心不见了。她垂下手，匕首掉在了地上。她的表情忽然变得仁慈和绝望起来。事实上，这是她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下不了手，她不能打击一个她发自内心所爱的人。她跪在他的面前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哭，既不是宽恕，也没有仇恨。

马克西姆追了一阵，当他无功而返的时候，帕斯卡埃拉已经不见了。纳塔莉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 第四部 普鲁瓦内克庄园

### 一 新娘在等待

乔弗鲁瓦老人，普鲁瓦内克庄园的看门人和唯一居民，正在进行日常的巡视工作。所谓的庄园，实际上只剩下一堆十分壮观的废墟，位于布列塔尼半岛的顶端，一边临海，另一边与一处古老的森林接壤。楼房倒塌了，小教堂被夷平了。他穿一件挂丝绒饰带的短上衣，黑色的裤子磨得露出了布纹，拄一根带刺的木棍一瘸一拐地走在残垣败瓦之间，看过塔楼，便又朝着围墙走去。老人来到围墙边，离开永远洞开的栅门不远，在右侧第四个缺口前停下来，实在说，这座筑有雉堞和扶垛的围墙上，缺口的地方和满地的碎石一样地多，他弯下腰，发现在潮湿的地面上有几个新鲜的脚印。

他数了数，然后回到塔楼前，这是唯一可以住人的地方。他睡在顶楼，楼下和二楼是警卫室和已故的主人使用的三个房间。

乔弗鲁瓦爬上十五级台阶，到达连接警卫室的大平台，看到里面有几个他不认识的人，一点不觉得吃惊。这是两个游客，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是他在巡视庄园的时候进来的。

他神秘兮兮对他们说，满脸笑容，令他皱纹密布的苍老的脸显得精神焕发。

“他们今天早上又来了，这是第四次……我看见他们的脚印了……一共三个人……很可能是住在伐木工人废弃的小屋里，偷鸡摸狗的几个家伙，他们在寻找工作。”

警卫室很大，像塔楼一样呈椭圆形，两扇大窗向外凸出，窗洞上半掩着年代久远的破壁毯，形成两个真正的独立的空间。警卫室居高临下，可以看到一个保养得很差的花园的痕迹，满地蔓延的常春藤下埋着一堆堆隆起的石头。整间屋子给人很亲切的感觉，好像一直有人住着似的，巨大的壁炉里堆着木柴，家具放得整整齐齐，还有鲜花，书籍，古老的挂钟，钟摆还在来回摆动，打猎时用的号角，猎枪上的火轮，长长短短的刀枪剑戟，墙上挂着一排先人的画像。

这时，有个女人在台阶下面喊：

“乔弗鲁瓦！”

“啊！是您啊，阿尔梅尔小姐，”老人回到平台处应道。“有什么事要办吗？”

“他不在吗？”

“不在，小姐。”

“有没有消息？”

“没有。”

“那就等明天吧。你下来拿今天的花。把昨天的扔掉。”

“好的，小姐。”

接着，他转身对两位旅游者，依旧用颇为亲密的语气说道：

“是德·阿尼里斯小姐……阿尼里斯庄园的，离这儿一小时的路程。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她从前骑驴子来。但是，那头驴子老死了。”

他说着就走了，不再理会那两位先生和女士。

他们听见台阶上传来他的脚步声和拐杖声，通过其中一扇窗子，看见他

走到外面，跟着一个人走了，那个人个子挺高，有点儿发胖，穿一身过时的衣服，有点土里土气，也有点大家闺秀的模样。两个人边走边说，很是投合。

两位先生和女士开始研究警卫室，从一本本书的书名到墙上的一幅幅画像。

“纳塔莉，要不要我跟您说说？”那男的说。“唔！这间屋子给人一种空置的感觉，但是精心维护，保持得和过去有人住的时候一模一样。在布列斯特的旅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普鲁瓦内克夫人已经去世，她的儿子不在了，那个老管家懵里懵懂的，管理庄园也只是尽力而为罢了，就是说管理得非常糟糕。”

纳塔莉回应说：

“既然是这样，马克西姆，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来调查啊。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已经调查四天了。”

“可是，我们得到的资料很不明确。”

“那有什么办法？帕斯卡埃拉好像听到，杰里科是在布列塔尼的一座庄园里长大的，叫做普鲁万……大概是这么个名字吧。我列了一张名单，但是，我担心这一次又白费力气了。”

“我们走吧。”她说，“这些颓垣断壁让人看了伤心……”

“所有的遗址都是这样的。”马克西姆说。

他仔细看了看那些刀剑，摸了摸几杆火枪，最后扫视了一遍工作台。他正准备结束调查，突然高声叫了起来：“啊！这，这太奇怪了，纳塔莉，想不到会有这么大的发现！”

“是什么？”纳塔莉说，很奇怪他会这么激动。

“您看，”马克西姆说，“这本打开的书！……您看书名……还有，书边上的红铅笔印……”

她赶紧走前几步。但是，刚读了引文的前几个字，她猛地后退一步，口中喃喃地说：

“《海盗》！……噢！快走，马克西姆……他在这里……可以肯定……您怎么解释啊？……”

他解释说：

“不，纳塔莉，艾伦—罗克在巴黎。我们走的那天，我还见过他。”

“可是，这本书呢？……”

她不愿意再听下去。她拉着马克西姆，吓得就像艾伦—罗克已经出现在她的面前一样，他们来到花园，然后离开了庄园。

纳塔莉的车停在大树林边上，距离在三百步之外。她对司机说：

“我们回布列斯特。开快点。我要搭回巴黎的火车……或者去南特的火车……我也不知道……您快点。”

在那惊心动魄的事件过后两个星期，纳塔莉要求马克西姆安排这次布列塔尼之行，她没有别的目的，只想把开始不得不承认，过后又想方设法怀疑的事实彻底弄个明白。拒绝承认艾伦—罗克就是杰里科，她已经做不到了。理智和逻辑在事实面前低头，因为铁证如山，证明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他的本能仍在反抗。她希望了解得更多一些。她希望一清二楚，让事实出来说话。

在她这方面并不存在软弱或胆怯，她没有震撼帕斯卡埃拉的那种复仇的愿望，在决定性的一刻，这种愿望突然化为乌有，使年轻的意大利姑娘顿时

变得无能为力，只好跪在她所爱的人面前嚎啕大哭。不，她想知道，她只是想知道，艾伦—罗克，也就是杰里科，是不是杀害父亲的真凶，她感觉到压不住的满腔怒火，但是，她没有权任意发泄仇恨。

所以，他们一回到布列斯特，马克西姆毫不费力就将她劝住了。

“我不要求您去见艾伦—罗克，我十分明白您心乱如麻。但是，这条线索是可靠的。如果您真的想回巴黎。您可以马上回去。但是，请您先听我说。因为，说到底，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确切地说是您，一直生活在烦躁不安之中，根本听不进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无法做出任何明智的推论。我一提到艾伦—罗克的名字，或者是杰里科的名字，您就差不多要晕过去了。简直是儿戏！相反，我得说说艾伦—罗克，告诉您有关他的真实情况，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

纳塔莉听着他说，马克西姆很高兴，继续说道：

“他身体方面的情况很好。一个像他这样久经考验的人，抵抗力是很强的，精神方面？唔，这就要艰难一些了。连续两天，夏普罗大夫和我，幸好他在巴黎，我们两个人轮流守在他的身边。生怕他做出绝望的举动，令我们放心的是，到第三天，他把我们赶出来了。他得救了。”

马克西姆歇了口气。

“得救了，但是精神上一蹶不振。他一心认定要去投案自首，口里老是那两句话：别人干这种事是犯罪，那么我呢？既然我有决心将他们绳之以法，难道我不应该从自己做起吗？后来……后来，他不再提了。我们慢慢地发现，随着一些过去的基本事实渐渐复苏，他变得愈来愈有生气。言语依旧不多，可是，偶然之间说的一些话说明他的记忆在慢慢恢复。目前，毫无疑问，他已经能够分辨大部分过去的事了。他在发现自己，今天揭开一层面纱，明天又揭开另一层面纱。不久，他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全貌了。童年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他会知道自己真正的名字。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是普鲁瓦内克，我相信是的，他就会来普鲁瓦内克庄园，童年时见过的景物将彻底治愈他的伤病，夏普罗大夫是这么说的。但是，他目前还没有到这一步，在最近几天还不行，既然如此，何不趁这段时间将我们的调查做完呢？”

姑娘没有做声，但是，她不走了。

第二天，马克西姆和艾伦—罗克通了电话。后者没有离开巴黎。

纳塔莉多等了一天，她终于被说服了，于是，他们重新返回普鲁瓦内克庄园。为了谨慎起见，他们将车子停在树林里，选了一条小路，从路上可以看见整座废墟。马克西姆一路走，一路表达着他的意见：

“纳塔莉，您对我要有信心。这件事的处理是正确的，而且绝对保密，要想计划成功，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艾伦—罗克不知道我从哪里打电话给他，也不知道您和我在哪里，包括亨利埃特和雅妮娜，甚至大夫也不知道。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他们在阴谋败露以后逃跑了。最后，我还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福尔维勒远渡重洋去了美国。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放心。”

“帕斯卡埃拉呢？”

“她从母亲那里得到一个好消息，说她姐姐的精神好多了。此外，她没有勇气惩罚艾伦—罗克，接着回西西里岛了。所以，我再说一遍，不必担心有人来打搅我们。我们有广阔的活动天地。只要一两个钟头，我就可以把事情弄个一清二楚。”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可以弄清楚艾伦—罗克是不是本地人，以及他过去的历史。”

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九点钟，他们经过庄园的栅门，进入好像从来不关门的塔楼，看到乔弗鲁瓦老人正在打扫警卫室。他迎接他们，和前一次差不多，既不特别留意，也不觉得奇怪，只是兴致勃勃地说，语气中显示出对心中所想的事情充满信心：

“到普鲁瓦内克的教堂是半法里；到海边是一法里半；去车站是四分之三法里。至于脚印，在废墟堆里面也发现了，不过这一次是两个人。等月光出来，我要给他们一颗枪子儿。”

马克西姆问他，但是，乔弗鲁瓦还在胡思乱想，开始的时候回答得颠三倒四，过了一会，才摸着额头喃喃地说：

“请原谅，我的好先生……脑袋不好使了。得把这件事告诉阿尔梅尔小姐。”

“她会来吗？”

“她来了，我听见她来了。”

他好像突然之间醒了，疾步走到平台上，用心听了听。接着，台阶上下重复了前两天的对话。台阶下，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

“没有人吗？”

“没有，阿尔梅尔小姐。”

“他不在吗？”

“不在”

“有没有消息？”

“没有。”

“那就等明天吧。”

“但愿如此，阿尔梅尔小姐，您今天的气色很好啊！”

“我走得快了一些，今天是礼拜，我想跟你去村里做弥撒。唉，乔弗鲁瓦，这是我花园里的花。”

“太漂亮了！您不会太累么？”

“你每天都这么问，你知道阿尼里斯庄园离这里才一小时的路。”

“来回就是两个小时。”

“那有什么办法？老驴子已经死了。”

“令尊答应再买一头的。”

“目前收支已经难以平衡了。我房间漏雨，你知道吗？”

“这里也一样，自从普鲁瓦内克老太太过世以后，所有的东西倒的倒，塌的塌。农户不见了，仆人不见了。除了我，乔弗鲁瓦老头，还守着最后一座塔楼！我，从前的击剑教师，从前的军士！你说凄惨不凄惨？”

“在普鲁瓦内克庄园，一点都不凄惨。”

“嘿！几堵断墙和到处乱爬的常春藤！”

“是的，不过，这已经是本地最美的庄园了！”

对话仍在进行，阿尔梅尔·德·阿尼里斯走到平台上，把鲜花交给乔弗鲁瓦，纳塔莉和马克西姆见过她的背影，稍嫌高大，稍嫌肥胖，衣着和发型都已过时，但是，看上去脸蛋儿漂亮而健康，双颊红润，笑容可人。看到纳塔莉和马克西姆，她说：

“请原谅，太太……”

“小姐，”纳塔莉纠正说。“这位是我的表哥。”

“请原谅，小姐，”阿尔梅尔小姐接着说，“我不知道有客人在这里。我刚才乱说一气。”

“她在腰间系上围裙，换了瓶里的花，接着，掸灰尘，整理桌子。”

马克西姆走近去。

“您就是德·阿尼里斯小姐，是吗？我们来这里，一是为了参观遗址，二是因为普鲁瓦内克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几年前，我们在巴黎遇到过一个叫普鲁瓦内克的人。”

“先生，他不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人。让·德·普鲁瓦内克在一九一四年九月阵亡。我要告诉您，他是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叫普鲁瓦内克这个名字。”

“那位先生，”马克西姆补充说，“他还自称是王子……我不记得叫什么王子了……”

阿尔梅尔小姐宣称：

“方圆十里之内并不存在什么王子。”

“不，”乔弗鲁瓦肯定地说，“在让·德·普鲁瓦内克的头衔当中，有王子这个称号，一天，他整理那个抽屉，他给我看了一张古老的文书，他的先辈有这样称呼的。”

阿尔梅尔小姐开玩笑地说道：

“啊！亲爱的乔弗鲁瓦，你有时候挺糊涂的，有时候也挺啰嗦的。但是一说到你的主人和庄园，你马上就精神了。”

“可以说，他是我抚养长大的，”老人说。“他的剑术，射击，游泳，马术……都是我一手教会的。唉！他上战场的时候，多好的一个人！”

“如果他健在的话，现在多大年纪了？”纳塔莉问道。

“三十二岁……”阿尔梅尔小姐回答说。

“他高大吗？”……

“是的，很高大，修长精壮……一个出身高贵的庄园主。”

“小姐，您是他亲戚吗？”

“他的未婚妻。”

## 二 伏 击

纳塔莉不禁一颤。

“啊！您先前是她的未婚妻？”

“是的，”阿尔梅尔微笑着回答说，“……我现在还是。”

“怎么会呢？”

“让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被俘，两个月以后，他的名字出现在德国人发布的被俘人员死亡者名单上。他母亲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死了。我，我对此并不完全相信。”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临别的时候对我说他会回来的。他说：阿尔梅尔，我一有假期，就会从以前被封死的，后来被我打通的这条小路回来的，我会从这扇小门进来，阿尔梅尔，你是我第一个要见的人。喏，他说的就是被大碗柜遮住的小门。小路通到废墟里面很远的地方，一道栅栏把它拦腰切断，让的钥匙藏在—块大石头底下。”

纳塔莉好像非常慌张。她又问：

“因为他答应过回来，您就觉得他的死讯不可靠了吗？”

“是的，小姐。”

“您对他那么有信心……”

“我有十足的信心。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一样。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他都与众不同。这里的农民说他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我不这么认为……不过，他总是让我吃惊。”

“怎么让您吃惊？”

“我也说不清楚。一种友好的诡计，一种开玩笑，显示事物特别的一面的手段，一种要人相信、别人就相信的天赋吧。是不是这样，乔弗鲁瓦？”

“我们这个让，绝对是举世无双的。”老管家毫不犹豫地说。

“话说回来，他就没有缺点吗？”纳塔莉说，她的声音都有点变了。

阿尔梅尔摇摇头。

“没有缺点？呵！当然有啦！而且还不少呢，是不是，乔弗鲁瓦？”

老人表现出很高兴很宽宏的态度，回应说：

“那可是无赖一个，小姐，稍不如意就发脾气……爱发火……爱打架。十五岁那年，他已经是这一带淘气鬼里的首领了。他有自己的小船，从海上沿着海岸出去，去果园和养鸡场干偷偷摸摸的勾当。如果有谁不服从他，他可是毫不留情的！偷了多少果子！偷了多少鸡和鸭！一个无赖，真的！不过，也是一个当统帅的材料！”

“和他的先辈一样。”阿尔梅尔自豪地说，“您看他们的画像。个个都是海盗，都是名垂千古的人物。”

“他母亲呢？”纳塔莉问道，他们所说的事令她颇感窘迫。“她母亲是怎么说的？”

“噢！”德·阿尼里斯小姐大声回答说，“可敬的普鲁瓦内克夫人，她痛苦极了。她有好几次真的感到绝望，难过得又是哭，又是一个劲儿地骂他。她实在是太爱他了，做儿子的也懂得劝慰她。他说：妈妈，你说得对，你的儿子真的不成器。不过，你听我说。我这个星期的行为确实像个强盗。我一定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将功赎罪。从此，人们只见他出入穷人家的门户，为

他们干活，用小推车送去一车车干柴。还有，他真的让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口了！他把母亲拉到列祖列宗的画像前，庄园里的人对他们崇敬有加，他更是不甘人后，对着画像大声说道：我们来说说这些‘海上屠夫’吧（这是当地的说法），并且即兴凑了几句歪诗，开始一一斥责起来：

“‘这个保罗·德·普鲁瓦内克，潘波尔的司法总管，征服犹大国，偷鸡又摸狗，掉了脑袋丢了官。’”

阿尔梅尔说得兴高采烈，令纳塔莉不知如何是好，人们可以猜到，不管让·德·普鲁瓦内克做什么事情，姑娘都会支持他的。

“这么说，”她说，“您还在等他回来？”

“我每天来这里。”德·阿尼里斯小姐说。“一到门口，我的心就和前一天一样怦怦地跳。我叫乔弗鲁瓦，问他：他来了，是吗？他说：没有。我又问：嗯，那他有没有来信？他说：没有。于是，我摆好鲜花，看看屋里的东西是否整齐。这里是他用的纸，那里是他的烟斗。再远一些是他母亲的相片。还有，在这张桌子上，是村子里敲响警钟，通知新兵集合的时候，他还在给我读的那本书。‘这位首领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海盗们如此敬佩呢？……’”

“不错，”纳塔莉低声自语道，“这正是他念念不忘的东西。”

“不，”阿尔梅尔说，“这是普鲁瓦内克家族的心声。但是，还有一个品质，在他身上表现得同样地强烈，是他从可敬的普鲁瓦内克太太那里得来的，他母亲原来的名字叫玛丽·德·圣—玛丽。所以，他的性格既暴躁又温柔，既可爱又倔强，既理性又热烈，做好事奋不顾身，对邪恶深恶痛绝。不过，他不愿受任何纪律的束缚，只管感情用事。所以，有时是普鲁瓦内克，有时是圣—玛丽，两大家族轮流地在他身上发挥影响，他的脸上有双重的反映，小姐，这是他的相片，您也看得出来的。”

她说着从拜伦的集子底下取出一幅用纱纸套住的照片，在递给纳塔莉的同时，她又说：

“他总是穿这样的衣服……一件蓝色短上衣，两排金扣子……戴一顶水手帽。”

纳塔莉一点不感到惊奇。这是她早已知道的事。让·德·普鲁瓦内克的相片，其实就是艾伦—罗克的相片，只不过年轻十五年罢了。

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乔弗鲁瓦取来斗篷和帽子，向德·阿尼里斯小姐打个手势，告诉她该走了。

“行了，我的好小姐，不要再谈我们的让了。这些事情跟别人无关。”

“真的，”她又说，“但是，有人问到他的情况，我能不说么？小姐，请您继续参观。做完弥撒，我还要经过这里，或许会在庄园的废墟堆里再见到您。”

她施个礼就走了，后面跟着乔弗鲁瓦和马克西姆。马克西姆想陪她一起去教堂，并且继续提一些问题。

“纳塔莉，我回头来找您。”马克西姆在台阶上喊道。

“和德·阿尼里斯小姐一起回来好了，”她说，“反正我们不急着回去。”

剩下了纳塔莉一个人，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她的目光一直注视着那幅照片。艾伦—罗克！正是他，高高的身材，修长，壮实，热情的脸庞，充满毅力的外表，威严的举止。但是，还看不到岁月刻划的苦涩的皱纹，目光中尚无那种果断无畏的神气，也没有目前笼罩着他的那种神秘气氛。

此外，纳塔莉看得愈久，离开艾伦—罗克也愈远，他好像消失在愈来愈浓的黑暗之中，把位置让给了阿尔梅尔·德·阿尼里斯口中的年轻人。而且，这个年轻人的形象是如此鲜明生动，使她的眼中只剩下了他。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特征会使人想到杰里科和艾伦—罗克。只有活生生的一个让·德·普鲁瓦内克，布列塔尼的绅士，玛丽·德·圣—玛丽的儿子，美丽的阿尔梅尔的未婚夫，战场上的英雄。他的生命到此为止。海盗与杀人凶手杰里科，冒险家艾伦—罗克，他们还没有从喧嚣的厮杀或汹涌的大海中冒出头来。她俯身对着相片，以朋友的目光看着这个可爱的小伙子，记忆中那些脸色阴沉的形象渐渐地被取代了。

矮小的门底下有一条小槽，标记屋子里与窗户相对的另一侧，她看着小槽，心里想：

“等他回到度过童年的地方，走近庄园的围墙，他就会真相大白了，他会记起每一处遗迹，记起每一棵树，他从这扇小门进来，过去的一切会重现眼前。他的未婚妻或许会亲自来这里迎接他。”她心里不断地重复：

“他的未婚妻……阿尔梅尔·德·阿尼里斯……”她隐隐地感到有点悲哀，为了散散心，她决定到庄园四处走一走。在出去之前，她把相片放回书本底下，可是下面还有另一张相片，是让·德·普鲁瓦内克十一岁时照的，穿一件初领圣体的衣服，他微笑着，看上去很高兴很活泼，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在他身上未来会出现如此可怕的品性。

她朝平台走去，仿佛听见从庄园的瓦砾堆里有一些异常的声音，轻轻的脚步声，树枝发出的系窸窣声。

她听了一两分钟，心里有点发毛，竖起耳朵注意着外面最细微的动静。

她想起乔弗鲁瓦的话，说在栅门附近发现生人的脚印。这些脚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哪些敌人呢？

那声音愈来愈清晰，她悄悄地走到其中一扇窗前，弯下腰一看，不禁低声叫起苦来：“哎呀！天哪，这怎么可能呢！”

她小心翼翼地向外看去，但是不让别人看见自己。她一开始就觉得是波尼法斯，事实果然如此。他来到靠近塔楼的空地上。过了一会，窗子下面传来两个人窃窃私语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她听见偷偷摸摸上台阶的脚步声。

她于是躲在窗洞里，前面有磨得露线的壁毯遮挡，她透过细小的纱网可以看到来人。

他们很快就出现在平台了。她认出是福尔维勒，后面跟着波尼法斯。两个人都是农民装束，确切地说更像樵夫。

“她不在，”波尼法斯往里面略略一看说，没有想到要搜索一下两个窗洞。

“我早料到了。”福尔维勒说，“马克西姆跟着阿尼里斯和乔弗鲁瓦走了。我不相信纳塔莉今天上午会来这里。”

“不管怎么说，两个家伙来这里干什么？有谁能把他们带来庄园？嗨！如果她今天给我们找麻烦的话，活该她倒霉。”

纳塔莉浑身一颤，差点儿跨过打开的窗子，一出溜从楼上跳到地下。但是，她想这时候还不着急逃跑，要跑的话总有机会的。

她于是继续听他们说话。波尼法斯冷笑着说：

“福尔维勒，您不要紧张。这里就我们两个人。等鲁道维克一到，就安排他在这里站岗。”

“好主意，”福尔维勒表示同意。“我们起码有两个钟头的时间，足足有余了。但是，条件是没有人在我们和艾伦—罗克之间作梗。”

波尼法斯又冷笑着说：

“您还叫他艾伦—罗克，我觉得真是很逗。自从那天晚上我当面叫他杰里科以后，他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您也是知道的，因为我已经从头至尾告诉您他的历史。”

他搓了搓手。

“啊！福尔维勒，您的眼光真灵，那天晚上您呆在旅馆门口，一眼认出了米拉多尔别墅的两名歌手，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先生，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不过，我们必须有三个人才行，因为他们是三个人，即：艾伦—罗克，杰里科和普鲁瓦内克！”

“不错，”福尔维勒小声地说，“但是，这三个人，只要一粒子弹就可以干掉了，波尼法斯，我们的意见永远是一致的，是不是？”

波尼法斯没有回答，他在听。

“嘘！”他命令道。

“什么？”

“有人吹口哨。”

“嗯？”

“鲁道维克。”

“他提前到了。”

“是的，他的自行车寄存在车站。如果和杰里科搭同一班火车，鲁道维克可以足足早到一刻钟。”

这时，传来了第二声口哨，波尼法斯以同样的口哨声做了回应。几乎与此同时，鲁道维克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他来了！”他说。

里面的两个人明显地紧张起来。

“啊！你肯定吗？”

“绝对肯定。”

“那，快说，快。”波尼法斯说。

“没什么好说的。”鲁道维克答道。“你们派我去巴黎，要我在这几天监视那个人，我认识了他的司机，通过他知道杰里科昨晚要外出旅行。我一直跟着他到蒙巴那斯火车站，看他登上了来布列塔尼的火车。于是，我给你们发了一份电报，想来你们在今天早上收到了，因为你们等着我的消息，接着我也上了火车。到达普鲁瓦内克车站以后，他抄了一条到围墙缺口的近路。”

“这么说，他会从这里进来了？”福尔维勒指着一扇矮小的门说。

“没错。”

“大约要过二十分钟吧？”

“他走得很快，算它十分钟……”

“他妈的！”波尼法斯低声骂了一句。“一想到马上要见到他，闹得我都晕头转向了……福尔维勒，您在那儿干什么？”

福尔维勒正从墙上取下一杆枪，他问道：

“您给我带子弹来了吗，鲁道维克？”

“带来一盒，原来说好的。”

福尔维勒撕开包在外面的纸，打开了弹盒，往枪膛里上了两粒子弹，接着他把枪举上肩，对着那扇小门瞄了瞄。

“行了，”他说，眼睛里闪闪有光。“艾伦—罗克给解决了。现在，我们各就各位。”

他们选择平台作为伏击点，放下挂在门上的帷幔。万一艾伦—罗克从正门进来的话，他们仍然具有居高临下，控制台阶的优势。

他们等待着，气氛沉重。纳塔莉双手冰凉，额头发烫，心里已经不再想逃跑的事，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她也没有任何计划。她的两条腿发软。她只是看着，拼命地听着。

波尼法斯说了，声音不小，她听得清清楚楚：

“您不会马上开枪吧？”

“为什么不马上开枪？”

“这不傻么。因为，他怎么说都逃不了了，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看他到底来干什么，是不是来找什么东西。”

“有道理！”

“而且合情合理。我相信什么地方藏着一个金库。”

“荒唐！”

“不，不。否则的话，他来这里干什么？”

“因为他恢复了失去的记忆……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过去，海盗杰里科，在杰里科之前是让·德·普鲁瓦内克。他来战前居住过的庄园找让·德·普鲁瓦内克。”

“不管怎么样！”波尼法斯坚持说。“我们必须知道他来干什么。”

福尔维勒让步了。

“就这样吧。总之，如您所说，他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不过，我给您五分钟。我想快点结束。”

他们沉默了好长一会儿。然后，波尼法斯低声问道：

“您非常憎恨他，嗯？”

“是的，”福尔维勒回答说。“他破坏我的声誉。他抓住我不放。

只有等这颗子弹射出去，我才能呼吸畅快。”

“我也一样，”波尼法斯说，“不过，我已经杀了他一次，我想今天把这个机会留给您。”

接着，他又咬牙切齿地说：

“这是块硬骨头，您知道……小心点。他可是个诡计多端的人……鲁道维克？”

“什么事，老板？”

“你的枪准备好了没有？”

“我明白！”

好像从塔楼深处有声音传出来，他们不再说话，寂静之中充满了焦虑和庄严。

纳塔莉看到那杆枪好几次对着门举起来，接着又放下来。福尔维勒在做准备运动。

她支持不住了，如果不是怕任何动作会暴露自己的话，她肯定已经晕过去了。但是，她咬住牙根，终于没有倒下去。

那声音愈来愈大，先是脚踩小石子的声音，钥匙的声音，然后是钥匙寻

找锁眼和锈蚀了的锁影响它插入的声音。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有了结果。钥匙转动，发出吱嘎一声。

随着，门砰地打开了。

艾伦—罗克……

### 三 头 儿

他走进屋子，不像一个不顾一切，为了尽快达到目的而横冲直撞的人。此前，他肯定已经放慢了步伐，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回忆使他耽搁了，他在这个童年的环境里，恢复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恢复了对迎接他的种种事物的认识。

他站在门口。他回家了，他是这个久别重逢的家的主人。纳塔莉从正面看到他平静的，可以说洋溢着幸福的脸，想到的是相片上的让·德·普鲁瓦内克，而不是经常可见的艾伦—罗克的悲怆动人的形象。

阵阵清风捎来教堂里赞美圣体的钟声。古老的挂钟敲了十一下，屋子里充满了低沉温馨的叮当声。艾伦—罗克站在原地环视一周，仔细地审视墙壁，家具和用品，旧时的日子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的心里同时感到极大的喜悦，小小的痛楚和真挚的爱恋，就像一道道有益健康的电波，在唤醒和振奋仍在脑子里沉睡的事物。这是多大的安慰啊！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新生！

他坚定地向前迈了几步，完全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朝桌子走过去，拿起母亲的相片看了又看。他的嘴唇在轻轻地翕动：

“一九一四年十月三十日……她的忌辰……是的，这是我在被俘期间得到的消息……亲爱的普鲁瓦内克夫人……”

他继续视察四周，将自己和遥远的过去联系在一起。他拿起打开的书，读到做了标记的地方：这位首领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海盗们如此敬佩呢？……

他没有读下去，他突然想起来，口中低声念道：

“阿尔梅尔……阿尔梅尔·德·阿尼里斯。”

他无意识地拿起铅笔，蘸水笔杆，整理得整整齐齐的纸张，办公桌上的各种用品。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驱使下，他迅速地从一個盒子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其中一个抽屉，一眼就看到了那张羊皮纸公文。他摊开公文，端端正正地站好，大声读了起来：

“让·德·普鲁瓦内克、布列塔尼子爵、诺曼底伯爵、耶路撒冷骑士，鉴于国王侍卫长在第三次十字军远征中的丰功伟绩，圣路易国王敕封的杰里科王子。”

他不安地重复说：“杰里科王子……杰里科……”。他两眼愣愣地思索着。远方的钟声慢慢地消失了。

此时此刻，纳塔莉有一种突然的可怕的感觉，好像大结局即将来临。让·德·普鲁瓦内克不会在屋子中央停留太久，不可抑制的内心冲动促使他故地重游，但是，这里只是整个行程的一部分。他或者会走近其中一个窗户，看看废墟的景色，这样他就会发现她，她，纳塔莉……他或者会走去平台，这样他就会撞上三个强盗！

不可避免的悲剧……挂钟上显示的每一秒都表示悲剧正在逼近。纳塔莉注视着门口的帷幔。凶手们就在后面。他们已经准备就绪。帷幔动了一下，在帷幔和门框之间露出了枪筒子。说时迟，那时快，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事：纳塔莉的叫喊声和枪响的声音，一声枪响接着一声。

“艾伦—罗克！”姑娘喊道，猛地朝前冲了出去。

屋子里同时响了两枪，幸好，不管间隔的时间多么短促，呼叫的声音还是先于福尔维勒的袭击。艾伦—罗克一猫腰，两颗子弹打在两扇窗子中间的

墙上，将挂在独脚圆桌上方的玻璃镜打了个粉碎。

事件的进展神速而有序，就像在导演安排下的剧情发展一样。虽然是不期而遇，而且人物都处于非理智的冲动状态，他们仍然表演得胸有成竹，好像反复排练过一样。

艾伦—罗克没有想到纳塔莉会介入其中，往后一退要找个地方隐蔽，但是，他一眼看去，同时认出了纳塔莉，福尔维勒和他的两个追随者，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出来。相反，纳塔莉情急之中叫了一声艾伦—罗克，惊讶之余，不但没有朝前跑去，却站在原地不动了。

双方的犹豫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三个搞阴谋的家伙甚至不用商量，同时向他们冲了过来。波尼法斯用枪指着艾伦—罗克。福尔维勒勒住纳塔莉的脖子大喊：

“你，如果你多管闲事，就要了你的命。”

她被对方死死地勒住脖子，无法反抗。福尔维勒命令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好好看住她，他伸出手臂，转身对着艾伦—罗克。

“举起手来！”

艾伦—罗克没有理睬他的命令。他对纳塔莉说：“您救了我，小姐，我感谢您。”

然后，他对波尼法斯说：

“原来是你，波尼法斯副官？你和福尔维勒这条蛀虫勾结在一起了？你已经砍过我一次脑袋，并且把我扔进了海里，这还不够吗？唉！你真是贪得无厌啊！”

“把手举起来！”福尔维勒重复了一遍命令。

“没有必要吧，”艾伦—罗克说，“我已经输了。”

听到艾伦—罗克承认失败的话，福尔维勒神气起来，挺了挺身子。

“我输了。”这是他最害怕的人说的话。福尔维勒取得了全线胜利，内心的骄傲和虚荣急剧地膨胀起来，他把手伸得直直的，再次命令道：

“把枪交出来！……马上交出来……把枪扔在地上……”

艾伦—罗克耸耸肩膀，若无其事地坐了下来。

“我没有枪。我怎么会想到你和波尼法斯联盟，在这里伏击我呢？”

对方一步一步紧逼过来，手里的枪指着。艾伦—罗克从容的态度把他激怒了。他脸上的肌肉扭曲起来，变得十分可怕，嘴里叽哩咕噜地说道：

“你已经完了，好家伙！我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否则我就开枪。听见没有，混蛋？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条件，我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打死你。”

“什么条件？”艾伦—罗克说。

“首先是交出材料！……不准再要挟我！……还我绝对的自由！……不准告发我……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交五十万法郎给我。”

“您要求的就这么多吗？”艾伦—罗克说。

福尔维勒一拳打在桌子上，疯狂地喊叫道：

“五十万法郎！这是我给的数目！……五十万！……”

波尼法斯副官走过来，眼前突然一亮，这个巨大的数目冲昏了他的头脑，他也跟着福尔维勒大喊起来：

“每人五十万法郎！一个子儿都不能少！这是我应得的份儿！我在你手下的时候，被你压榨得够了！……五十万法郎！”

“要不要黄金啊？”艾伦—罗克讥笑说。

“要黄金！”福尔维勒愚蠢地回答说。眼前的胜利闹得他忘乎所以，已经不知所云了。

“好吧，”艾伦—罗克站起身说，“看你们两个语无伦次的样子，我知道没有我帮忙，你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看到艾伦—罗克高大的身影站在面前，福尔维勒毕竟有点心虚，除了再次以开枪威吓以外，他又吩咐波尼法斯：

“走开！去看住纳塔莉。小姑娘胆敢动一动，你就割断她的脖子。”

波尼法斯赶紧回到原地，举起匕首对着姑娘。福尔维勒则在一边重复那几句话：“五十万法郎。两张五十万法郎的支票！……由纳塔莉担保！……嗯！就这样定了，纳塔莉，你肯担保吗？……还要把那些材料还给我……还不还？你说不还吗，艾伦—罗克？给我打，波尼法斯！在喉咙上扎一刀……”

艾伦—罗克平静地说：

“小姐，不要说话……不要动，也不要怕。”

“给我打，波尼法斯。我开枪了。”

勃朗宁手枪的枪口轻轻碰到了艾伦—罗克的脸。

“还，还是不还，艾伦—罗克？不要废话！但是，也不要不说话。还，还是不还？”

“不还。”

“那，我就开枪了……波尼法斯，准备好了没有？我数到三……”

他数得很慢。

“一……二……三……”

艾伦—罗克镇静自若。纳塔莉在刀子的威胁下，虽然脸色苍白，却仍然站得笔直，无动于衷，两眼紧紧地盯着艾伦—罗克，和他一样纹丝不动。几秒钟过去了。枪声没有响。

“唔？”艾伦—罗克开玩笑说，“怎么不行了？你们两个都害怕了？”

他等着他们回答。福尔维勒和波尼法斯保持着凶神恶煞的姿势，好像凝固了一样。他对波尼法斯做了个手势。

“放开玛诺尔森小姐，搬一张椅子给她。”

接着，他对福尔维勒说：

“福尔维勒，你也不要白费力气了。你嚣张的时间已经过去，小伙子。你刚才连开两枪，已经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没有打中我，算你倒霉！这下完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第二次的。”福尔维勒后退一步，喘口气准备卷土重来。一张桌子隔在他们中间。艾伦—罗克双手撑在桌子上，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从容不迫地说道：

“你一个个子儿都别想拿到……你同样得不到那些材料。抓到一个像你这样的恶棍，是绝不会放掉的！材料保存在十分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刚才把我干掉了，明天，后天，法律也会来追究你。所以说，那有什么用呢？现在，我要总结了。这是我们第二次相遇。和凡尔赛那次不同。这一次，你得头朝下从台阶上滚出去。”

福尔维勒被骂得浑身发抖。他绕过桌子来到艾伦—罗克面前，针锋相对地向他发出挑战。

“是你要把我扔出去吧？”他说，竭力用一种和对方不相上下的嘲笑的口气。

“为什么要弄脏我的手呢？”艾伦—罗克说。“有人帮我干这些事。”

“叫他们来。”

“不必了。他们近在眼前。”

福尔维勒悄悄地朝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瞄了一眼。

“你疯了，”他说。

“哈！哈！你开始心虚了。”

“我？”

“当然！你很清楚我赢了！”

“真的么！”

“老天爷，我确实赢了，不动一刀一枪，用温文尔雅的方式。”

“你吹嘘什么？”对方似乎很不自在，说。

“我不是吹嘘。我是在说话。你错就错在这里，明白吗？既然你让我说话和行动，形势就彻底变化了。”

“嗯？”

“确实是这样！你以为这几分钟里，我在浪费时间，傻瓜，你以为我的话是对你说的吗？”

“不对我说，对谁说？”

“是对他们两个人说的。”艾伦—罗克指着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我在这里作战，我的身分不是战败者，我的身分是头儿。”

“谁的头儿？”

“我的战友波尼法斯的头儿，他认出了我的声音。哦，真的，在杰里科手下干了十年，是不会不认艾伦—罗克男爵的！在杰里科领导的时候，波尼法斯能服从命令。为什么换成艾伦—罗克就不服从呢？我不能十分肯定他已经弄明白了！那有什么关系！他服从的是我的声音，是头儿的声音使他服从。我刚才对他说：搬一张椅子给玛诺尔森小姐。你都看到了？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马上把椅子搬了过来。行了，福尔维勒，你的问题解决了。刚才才是你们三个人对我一个。现在我们三个人对你一个。多了两个人。你准备跳下去吧。”

福尔维勒犹豫了，他密切留意着两位同伙，设法使自己镇静下来。他小声说道：

“老是吹牛。我的朋友和我，我们是团结一致。是不是，波尼法斯？嗯，鲁道维克？我们的步调完全一致，是不是？”

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没有回答。突然之间，福尔维勒明确地感觉到事情不妙，自己成了枪口对着的这个人的俘虏。他毫不迟疑地作出决定，朝平台冲了过去。

波尼法斯好像岗哨一样，已经把守在那里。

他转身冲向窗口。

鲁道维克挡住了他的去路。

艾伦—罗克高兴得大叫起来：

“演习完了没有？简直是完美的舞台演出！啊！这两个好家伙……不需要指挥，他们就知道怎么做了。”

他自己站到矮小的门前。三个出口全守住了。事情已经万无一失。他命令道：

“伙计们，向前十步走！”他们步调一致，朝着散发恶臭的野兽包围过去。“太好了！行！”

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不紧不慢地向前走，艾伦—罗克以嘲笑的口吻说：

“行了！你这小子给逮住了。哈！这里和凡尔赛可不同了，嗯！不管怎么说，你当时跑得还相当体面，这一回，你得滚下去。”

福尔维勒满口秽言骂了起来，像一头困在铁笼里的猛兽，在屋子里又跑又跳。他气得直跺脚，他诅咒艾伦—罗克，他捡起枪，企图用颤抖的双手装上子弹。最后，他精疲力尽，跌跌撞撞，满脸汗珠，站在艾伦—罗克面前，结结巴巴地说：

“好吧，要死我们就一起死。你告发我，我也可以告发你。福尔维勒坐牢，可以；但是，杰里科也跑不了。嗯！这叫做一网打尽。海盗杰里科……等着你的是断头台。”

他像精神病发作一样，两只脚轮流踮地跳起舞来，一边大喊大叫：

“断头台，是啊……断头台！”

于是发生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就像搬动一张椅子一样，艾伦—罗克抓住笨重的对手的衣领，轻轻一提，将他放在了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伸开的手臂里。

“快！跳水开始，用力！”

无耻之徒滚下台阶，然后传来了骂骂咧咧的声音，和渐渐远去的恫吓。

#### 四 我杀过人吗，波尼法斯？

把福尔维勒扔下台阶之前，马克西姆·迪蒂耶尔已经回到平台上了。他看到眼前的一幕，不禁目瞪口呆。怎么搞的！他已经采取了一切防备的措施，不让任何人接近他和纳塔莉，可是，各方的敌人竟然都聚集在古老的塔楼里来了！艾伦—罗克……波尼法斯……鲁道维克……甚至还包括福尔维勒。他以为福尔维勒还在海上去美国的途中，谁不知却在艾伦—罗克的命令下，被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推下了台阶。

“亲爱的马克西姆，就是这么一回事。”艾伦—罗克快活地说。“我很高兴你能及时赶到，听见这出戏的结尾……”

接着，他较为严肃地补充了一句：

“而且，这也许是戏里最动人的地方……起码，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波尼法斯回来了，装出一副笑脸。这位旧主人好像从来没有这么令人生畏。鲁道维克也嬉皮笑脸。他们非常害怕，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艾伦—罗克朝他们走过去，如同想了结一件事一样，斩钉截铁地说：

“两位好兄弟有什么打算？你们跟福尔维勒先生来杀我，现在听见他说的话了。他说得对，这个福尔维勒先生。你们抓住我，就像我抓住你们一样，法律将把我们放进一部囚车里。怎么，你们想打下去，还是讲和？”

波尼法斯摇晃着肩膀，一脸难为情和后悔的表情。

“杰里科，您怎么能这么问呢？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头儿，还能和他打么！”

“你可是狠狠地给了他，给了你的头儿一棒子！”

“唉！杰里科，别再提了！我一想起来就后悔！……”

“可是，你今天还和福尔维勒在一起……”

“我疯了。这个白痴让我头脑发热。”

“这么说，你不会再干了？”

“永远不会了。这种事只有一次……”

“好，就当个笑话吧。从此一笔勾销。这么说，我们的看法一致了？你不再打搅玛诺尔森小姐了？”

“是的。”

“同样，我以后也不再管你们了。你要尽力重新走上正道，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没有必要，是不是？你是一个无赖，你死了还是一个无赖。但是，我要警告你，如果你不信守自己的保证，我可不管这么多了。结果是：警察找上你的门，说定了？”

“说定了。杰里科。我说话算数。”

“那好。现在，你对我说真话。”

“哪方面的真话？”

“关于我的。你应该知道，你给的一棒子几乎使我丧失了头脑。今天，我已经好了。但是，我需要你作证。玛诺尔森小姐就在这里。你在地面前说清楚……你听到了，一是一，二是二……不管事实怎么样，你都要实话实说。”

“您问吧，杰里科。”

“是我杀了玛诺尔森先生吗？”

“不是。”

他的回答脱口而出，脚后跟同时啪的一声踏在地板上。艾伦—罗克面露

喜色。

“我早知道了，”他说。“这么说，是你杀的？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已经知道实情了。”

“您知道了？”

“是的，全知道了。”

“谁告诉您的？是帕斯卡埃拉吗？”

“不是，是查费罗斯。”

“这个笨蛋！好吧，既然他说了，我也不必转弯抹角了。是的，这件事是我干的。”

“是我的命令吗？”

“不是。恰恰相反。您派我去跟踪玛诺尔森先生，从他手上把圣物盒夺回来，您对我说：千万不要伤害他。每次去西西里，您都是这么交待的。”

“结果呢？……”

“唔，看到玛诺尔森先生躺在神殿的台阶上，我经不住这个大好机会的诱惑，推倒了太阳伞。”

“为什么？”

“我希望在他身上找到链坠……并且占为己有。”

“我再提一个问题。波尼法斯，你是一直看着我干活的。你生活在我的身边，我对你没有任何隐瞒，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杀过人吗？”

“您？从来没有。”

“你从来没有见过我杀人吗？我这辈子有没有做过什么事，使你觉得里面有犯罪的嫌疑？”

“从来没有。您的命令很明确：不准杀人。”

“可是在我们的行动中，有过几次犯罪的记录。”

“那是您不在的情况下发生的。”

“我当时知道吗？”

“您不知道。您是事后才知道的，是在玛诺尔森先生死后才知道的。您当时想开除我。这也正是我想干掉您的原因之一。”

“很好，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你伸出手来。”

波尼法斯照办了。

“你凭着灵魂永世得救，凭着你母亲永得安息发誓，你刚才说的都是真话。”

“我发誓，”波尼法斯庄严地说。

艾伦—罗克的形象好像又高了一截。难以抑制的兴奋令他容光焕发。他在屋里大步地走来走去，把地板踩得笃笃地响。

他的身体好像解脱了沉重的锁链，他好像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他看着几位先人，似乎是在自豪地对他们说：

“我和你们一样做过蠢事，但是，我的双手没有沾染过鲜血。”

他两次走向纳塔莉，仿佛对她不来祝贺他的清白感到相当惊奇。但是，姑娘站在一旁，有点儿尴尬地面对着他，而且拒绝如他所愿地首先挑起话题，以至于他也不敢贸然上前和她说话。他手里抓着两个强盗，凛若冰霜，视如敝屣，好像他们从来没有为他效力过一样。一边警告他们如果再敢碰一碰玛

诺尔森小姐，一定严惩不贷，一边把他们推出平台。

马克西姆此时守在门口，让波尼法斯和鲁道维克过去以后，拦住了艾伦—罗克。

“他们走就算了，”他说，“您不能走，艾伦—罗克。”

“为什么？”

马克西姆等那两个人走远以后，才小声地对他说：“德·阿尼里斯小姐来了……她和乔弗鲁瓦老人在一起……”

艾伦—罗克以爽朗的语气，大声说道：“啊！您认识她吗？她很美丽动人吧，是不是？”

“确实，非常动人。”

“那她就高兴啦！”

“不，不，”马克西姆反对说。“这里的人都以为您死了。只有德·阿尼里斯小姐一直在希望，一直在等着您回来。每天早上，她送来鲜花放在您的坟前……确切地说是放在这间屋子里……我以后给您解释。但是，您想一想，她突然之间见到您，那会出现什么情景啊！纳塔莉和我，我们去打个招呼，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他拉住纳塔莉的手，不等艾伦—罗克从惊讶中镇定下来，他们已经急急地下了楼。与此同时，远处传来了姑娘和乔弗鲁瓦老人的声音。纳塔莉走出塔楼，决定打破一直以来的沉默，将所有的实情告诉德·阿尼里斯小姐。姑娘朝她走过来，对她说：

“小姐，我回来向您告别，同时想问您……”

她的脸上挂着美丽的，纯真可爱的微笑，好像也掺杂着些许的忧愁，些许的尴尬。

“问我？……”纳塔莉说，声音有些紧张。

阿尔梅尔继续说：

“我想起那个您遇见的那个人，那个自称普鲁瓦内克的人……他很可能是哪个不认识的亲戚……说不定会有让的消息……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他的话，请您告诉他……告诉他在布列塔尼有个姑娘在等着她的未婚夫……这位未婚夫的名字叫让·德·普鲁瓦内克。”

纳塔莉犹豫了，毫无疑问，她是准备说实话的，而且想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她有责任让两位新人团聚，成全命运的安排。对阿尔梅尔来说，这关系到她的幸福，也是对她的报偿。对让·德·普鲁瓦内克来说，他的灵魂将得到拯救。但是，她没有将秘密说出来。有一样比她的意志更强烈的东西，阻止了她的冲动，而马克西姆在旁看到她不做声，也跟着没有说话。

她只是说：

“我一定会这么做的，小姐。”

两位姑娘握了握手。阿尔梅尔向马克西姆敬个礼后就走了，乔弗鲁瓦一直陪她到回庄园的大路，镶黑色丝绒边的裙子长及踝骨。盘在脑后的棕色发髻遮住了颈背。她高大，外表壮实而且健康。

纳塔莉感到喉咙哽塞，看着她慢慢走远。她想，艾伦—罗克此刻在台阶上的暗处，同样在看她，他听到了姑娘刚才说的话。他为什么不出来呢？

她向马克西姆提了这个问题。但是，马克西姆突然暴跳如雷，朝着栅门冲了过去。门那边正走来两位姑娘和一位老先生。他愤怒地大喊道：

“亨理埃特！雅妮娜！你们来干什么？还带着夏普罗大夫！这事儿，真

叫人难以忍受！……怎么，谁告诉你们的？……”

纳塔莉知道，在他们之间没有解释清楚之前，艾伦—罗克是不会让她离开的，她一直希望大家有个交待，但是她也十分害怕，事实上，她刚一走，就听到了路边践踏青草地的声音。

她没有加快步伐，她已经逃跑过很多次，这一次她不想再跑了。何况，他已经来到她的身边，他们就这样走着，步子愈来愈慢，仿佛两个人都害怕到达某个地方，进行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纳塔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月桂树和女贞树中间，走了一条直达高地的小路。从高地上可以望见废墟的全景和古老破旧的院墙。她在离一张石凳不远的地方停下来，再也走不动了。

美丽的蓝天，轻柔平和，展开在庄园和近处的树林上空。太阳的热力，因为邻近大海，变得轻盈淡薄。在无比纯净的空气中，飘溢着布列塔尼荒原上随处散发出来的野花的香气。

在米拉多尔别墅的那个夜晚以后，他们再没有像现在这样单独相处过，心里也没有如此地疏远过，对他们来说，这一分钟简直就是离别的一分钟。纳塔莉背对艾伦—罗克，对方只能看到她的侧影。一个下定决心而变得严厉的侧影，她的决心是绝不软弱，不论艾伦—罗克有什么建议，她的回答都应该是永远的告别。

他对此显然早有预感，所以，他一开始说话，语气就十分尖锐。“在分手之前，小姐，”他直截了当地说，“有些事情应当说说清楚才好。正如我一样，您也是十分明白的。但是，您还应该知道，我唯一的愿望是给您留下一个真实的形象，一个既不是您最初认识的那个人的形象，也不是您后来发现的冒险家的形象。我不为其中任何一个形象辩护。我想让您看到的是真正的我。”

她皱了皱眉头。专横的口吻，习以为常的指挥人的派头，他来求情，怎么敢这样跟她说话？

他继续说，表面上仍很平静，似乎要求她听他解释，要求她绝对地相信他的解释：

“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悲剧，它几乎使我们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在我这方面，我的心受尽折磨，除了自杀，简直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出路。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我的记忆一苏醒，我就怀疑现实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我是杰里科，但是，杰里科真的如人们所说的那个样子吗？在报纸上，在受害人的叙述中，难道就没有夸张和谎言吗？我的名字，我做海盗，会不会使老百姓对传说中的重大罪案信以为真，将我的身世和历史上的海盗混为一谈呢？唉！我可以向您保证，有一些日子，我真是苦恼极了。一件件事乱七八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支离破碎，互不关联，我老是想，我下一步会不会亲身经历我的新生命害怕见到的罪恶？因为我而洒下的任何一滴血都将是对我的判决。这滴血，我还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我问自己，就像一个预审法官审问一个嫌疑犯。如果说我没有权利说自己无罪，起码，我有权利继续生活下去。”

他停下来，仿佛心里在继续说他没有说完的话：

“我有权利生活下去，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权利。”他挺起胸膛，无比喜悦地呼吸着故乡的空气，踏在俯视祖先领地的土坡上，显示出当家作主，任何灾难都无法破坏的自信。

纳塔莉并不掩饰，他的洒脱和热情令她惊讶不已。

他猜到了她的思想，说道：

“难道事情不该如此么？我所惧怕的，是成为别人想象中的杰里科，以及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肆无忌惮的杀人狂，杀害您父亲的凶手。既然恶梦已经结束，剩下的事情就真的这么严重吗？在这里，在我度过童年的地方，杰里科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只看到让·德·普鲁瓦内克，可爱的玛丽·德·圣—玛丽老太太的儿子，我在自己的庄园里，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家乡，在真正属于我的，从出生到上战场的这一段历史里。随后的事情，精神失常，心理不平衡，疯狂，中世纪的普鲁瓦内克家族，那群在黑暗中尽情享受的海盗和恶棍，不要再说这些事了。这是战争的缘故。战争激起了我的英雄主义，使我飘飘然，我曾经像个疯子一样冲锋陷阵。反之，它也使得沉渣泛起，将沉睡在我本能中最野蛮最兽性的东西暴露了出来。我开始热心作恶，为了逃出德国，我干掉了两个哨兵；我在土耳其参加抢掠，偷来了我的第一条海盗船，这都是战争干下的蠢事。可是，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波尼法斯的一棒子使我清醒过来。我现在是，而且从此都只是让·德·普鲁瓦内克。是让·德·普鲁瓦内克想对您说……”

稍稍犹豫了一下，他完整地表达他的思想，说：

“……他想对您说说您在他心中的地位，同时想问问您对他的看法。”

## 五 再见，纳塔莉

纳塔莉一直毫无表示，听到这里终于被激怒了。他的话令她反感，甚至可以说是把她吓坏了。

“不要说这些话……我不准您说……我在您心目中的地位，与我没有关系。至于您是杰里科或者是让·德·普鲁瓦内克，同样与我无关！”

“您一定要听我说，”他说得更加强硬。“两个人像我们这样，被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互相真正看清楚对方的内心之前，是没有权利说分手就分手的。”

她又抗议说：

“我不允许您这么说。几个星期以来，您对我的态度不就是一个陌生人吗？”

“一个爱您的陌生人。”他的口气出人意料地变得激昂起来，甚至改变了这次谈话的调子。“自从在那不勒斯的花园里，看见您给自己戴上花环的那一天起，我的心目中见到的只有您。我在黑暗中度过的那几个月，我的脑袋里漆黑一团，只有您的形象清晰地留在里面。唯有您的青春和美丽的形象指引着我。我在后来显得麻木不仁或者充满敌意，这是可能的，但是，我在竭尽全力朝着事实真相挺进的过程中，我心里只想着您，我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您的身上了。从那不勒斯的花园到米拉多尔别墅，从塞盖斯特谷地到此时此刻，我在自己身上见到的只有爱，最深厚最光明的爱。而您，纳塔莉，我已经说清楚我是什么人了，是不是轮到您说说您内心的感觉了？”

“我？”

“是的，只有我们面对面两个人。您应该同样地开诚布公，您已经听到我说的话，如果我们必须分手，难道我不应该听您说说同样坦白的話吗？”

他强有力的手握住姑娘的手腕，热情而有克制地继续说道：

“您记得在米拉多尔别墅……当时您是多么激动！您和我一样，顷刻间感到一种振奋。如果不是同样的奇迹般的情感所激发，您当时会那么做吗？我们不是同样地狂热吗？我们一起听小船的撞击声，一起俯身对着苍茫的大海，那情那境难道还是一般的朋友吗？当钟声敲响，大海上火光冲天，吉它的弹奏声逐渐远离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感觉，我们互相产生的感觉，难道不是您一生中最炽热的感觉吗？您回忆一下，纳塔莉……那天晚上，跟着我这个陌生人，当时还不认识我，却跟着我登上小船的人，是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人？”

“别说了！别说了！”纳塔莉结结巴巴地说，重新提起的这些旧事使她十分惊慌。“别说了！我不能同意……”

她拼命地想挣脱对方的手，羞愧和愤怒使她满脸通红。

“您听我把话说完，”艾伦—罗克命令说。“……就是说，一直到您坦白为止。”

“坦白什么？”纳塔莉发火了，她大喊起来。“坦白我怎么任人摆布？好，也许是吧。坦白您的力气比我大……您的意志压倒了我……喂，您看看我的手腕，被您拧得这么疼。啊！事情从来就是如此。从一开始，我就得服从。如果我逃跑，您在后面猛追，仿佛我是您的猎物一样，唔，我不想再屈服了，我不想了！我不想了！”

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不叫屈服。”

“是屈服。”她肯定地说。“我像个奴隶一样，您在强行登船的时候，我是多么听话啊。可是，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以往发生的一件件事解除了我的束缚，我不会重蹈覆辙了。”

“既然如此，您来这个破破烂烂的地方干什么？”他说。“如果不是为了追寻我的回忆，不是为了提出有关我的疑问，不是因为看到我的童年，看到纯真无邪的我而激动，您来这里干什么？您以为，我看不出来阿尔梅尔说的心里话使您多么局促不安吗？您以为，她回来的时候，您可能在想我会不会疾步奔向我从前的未婚妻，我没有看见您的脸色变得多么苍白吗？”

“您还敢说？”纳塔莉火冒三丈。“谁不让您出来了？”

“因为我爱您。只要您当时说一句话，阿尔梅尔就知道我在这里了。”

“我怎么不说呢？有谁不让我说了？”

“因为您爱我。”

她一怒之下，终于推开了艾伦—罗克。她浑身颤抖，随即又朝他走过来。

“您所说的爱，实际上应该是恨。我讨厌您！”

“不。”他说，“曾经有过短暂的一刻，您以为疏远我了，因为您觉得我有病，没有人性。从您感觉到我的痛苦和恐惧的那一天起，这种错觉就烟消云散了。”

“我讨厌您，”她又说了一遍，显得非常痛苦。“您听到了吗？我一直在避开您……”

他再次抓住她的肩膀，直截了当地说：

“那，如果你恨我，为什么刚才要救我？你当时还认为我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可是，当波尼法斯朝我开枪的时候，大喊一声‘艾伦—罗克’的是你。这一声到底是恨，还是爱呢？回答我，纳塔莉！”

她后退了。她的腿碰到残旧的石凳。艾伦—罗克伸开双臂一把揽住她的身体，将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你敢说你不爱我，骄傲的女人啊！爱情的证据落在了一个可憎的男人手里，你还有沉默的权利吗？”

她丧失了与他抗争的力气，更没有了与自己抗争的力量。艾伦—罗克的激情慢慢渗入，使她变得有气无力。爱情的话语涌到嘴边，只不过出于害羞的缘故，她依旧沉默不语，因为她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她回忆起自己关于接吻的想法，不管通过花言巧语，或者通过暴力，碰到嘴巴就是失败。她想：“如果他和我的亲嘴，我就完了。”她等待着，既焦急，又恐怖。

他出乎意料地下了决心，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没有比这更能感动纳塔莉的事了。他松开双臂，怀着无限的敬意，非常和气地请她在石凳上坐下来，然后，一个膝盖跪在地上，吻了一下她的裙子。

“请您宽恕我。您知道，让·德·普鲁瓦内克是一个野蛮人，而且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一切都会变的，而且也必须改变。请您相信，在我的心底里，虽然我常常说大话，我对自己的一生，如我现在所认识的这一生，我并不感到光荣。在我寻找到的过去和我梦想的将来之间，应该有一段补救和自省的阶段。纳塔莉，无论是杰里科也好，抑或是艾伦—罗克也好，大的冒险已经结束。在前后两者之中，充满了同等的自大和同样的虚荣。为了找回让·德·普鲁瓦内克，为了得到您的宽恕，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做一些

更朴实的事情。”

他边说边站了起来，乘一时兴奋，继续发挥他自己所说的话。

“是的，我应该工作，放羊，开垦荒地。如果在从前，我会去做个出家人。今天，我要远走他乡，做个新移民。何况，为了验证自己身上是否还残留着海盗和冒险家的本性，是否已经根治战争引起的无判断力和疯狂状态，我不应该自食其力、规规矩矩地做人吗？”

他来回走了一两分钟，然后回到她的面前。

“还有，纳塔莉，像福尔维勒和波尼法斯这种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哪一个都不会放弃作恶的。请您相信这一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法律永远不会制裁他们，不会发生使杰里科的过去重新曝光的轰动事件。我不想冒这个险，不想因为我而使您的名字受到玷污。我们分手吧，纳塔莉。”

她用双手捧着脸。她在哭吗？她会用冷漠的眼光回报他的眼光吗？他对她说：

“在普鲁瓦内克家族里有一个父子相传的重要秘密，纳塔莉，女眷们私下里也是知道的，但是，这个秘密从来没有对外泄漏过。于盖·德·普鲁瓦内克，耶路撒冷的贵族，第一位杰里科王子，他获得过一个链坠作为奖赏，里面藏着原始的十字架上的一片木头。”他笑着继续说，“可惜！这件圣物没有给我们带来智慧，也没有带来平安，甚至相反，我们因此变得如此狂妄自大，结果使我们深受其害。圣物藏在链坠里，在我的保险柜里还放着古老的证明书，可以证明它绝对可靠。请您留着它，纳塔莉。有一天，我觉得配得上您了，您觉得可以把让·德·普鲁瓦内克带回这里，带回到他的领地了，您再把他还给我。”

纳塔莉低声说，那声音勉强可以让人听见：

“那阿尔梅尔·德·阿尼里斯呢？……”

他回答说：

“她的希望会慢慢淡忘。我刚才看到她，而且听到了她说的话。她已经不那么痛苦了。她会忘记的。”

他从草堆里摘了一片肥厚的叶子，把它贴在拇指的外侧，再用另一个拇指压住。然后，像每一个小孩子都会做的那样，他把嘴巴凑近叶片，用力地一吹，叶片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声音，他连着吹了三声。

“听，”他说。“您听到脚步声了吗？是的，穿过废墟朝这里走来的脚步声！……”

他又吹了几下。脚步声加快了。突然，在离开五十米的地方，乔弗鲁瓦老人出现在一处斜坡的高处。他喘着气，一脸疑惑，四处寻找从哪儿传来的唿哨声。

艾伦—罗克吹了第三次，绷直的叶子在他的拇指间不停地振动。

“这是我小时候的信号，意思是我偷东西回来了，需要乔弗鲁瓦帮助我爬过墙头。”

老管家走近了，他的步子变得愈来愈慢，喘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他听出了从前的信号，但是，老眼昏花，从远处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他主人的身影。还有十步的距离，他犹豫片刻，骤然间全清楚了，同时，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一晃。艾伦—罗克赶紧用双手扶住他，老人结结巴巴地说：

“让啊 这怎么会呢……我的让！……真的给德·阿尼里斯说对了？……”

我的让……”

艾伦—罗克把他带到纳塔莉身边，对他说：

“乔弗鲁瓦，这是你的女主人……普鲁瓦内克太太……”

老人敬了个礼，立即接受了新的女主人。艾伦—罗克迫不及待地要把事情弄完，俯身对他说：

“乔弗鲁瓦，不要啰嗦了。是的，我知道，你很爱我……你想告诉我这句话，并且把我留在你的身边。这是不可能的……我得走。听我说。我会时不时地寄些钱给你……你按照以前的计划，把庄园整理得尽可能地井井有条，你有那份计划吧。到那一天，过四五年吧，应该把它弄得可以住人才好……特别是，你千万不要对德·阿尼里斯小姐说见过我了。”

他拥抱了乔弗鲁瓦，然后朝纳塔莉走来。

“也许您想弥补一点我做的坏事吧。这样，您去卡斯德尔斯拉诺村看望一下陶尔西一家子，我肯定会有好处的……然后，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别的事情……我会给您写信的。”

她点头答应了。他久久地望着她。她的眼睛湿润，百感交集，全在脸上表现出来了。

“再见，纳塔莉。”

“再见，”她轻轻地应道。

“您爱我，是吗？”

“我爱您。”

他们没有再说别的话。他走了。

她几次看着他走在通向栅门的小径上。她真想跟着他一起去。为什么要分开呢？何必再考验呢？何必对命运的安排诸多防备呢？他是让·德·普鲁瓦内克也好，是艾伦—罗克，甚至是杰里科也好，她不是爱他么？

在她身边，老人像一片树叶似的颤悠着身体。接着，他举起拐杖，象击剑一样刺杀劈打，耍了几招。她悄悄地说：

“我们不用等那么久的，亲爱的乔弗鲁瓦。我们一起来管好庄园。把需要修复的修复起来。过几个月，我就去找让·德·普鲁瓦内克。”

远处，在从栅门通向树林的大路上，她还可以看到他高大的身影。他迈着大步，像猛兽般矫健有力，双腿颀长，上身匀称，肩膀粗壮。多么有力！多么不可思议啊！

她想起普鲁瓦内克家族纷繁的族谱。她想到这个人就是杰里科，虽然并不担心他今后的变化，依然打了个寒颤。她同时想起了这些诗句：“他就这样赢得了信任？这是思想的威力，心灵的魔力。他随心所欲地改变着别人的头脑……”

